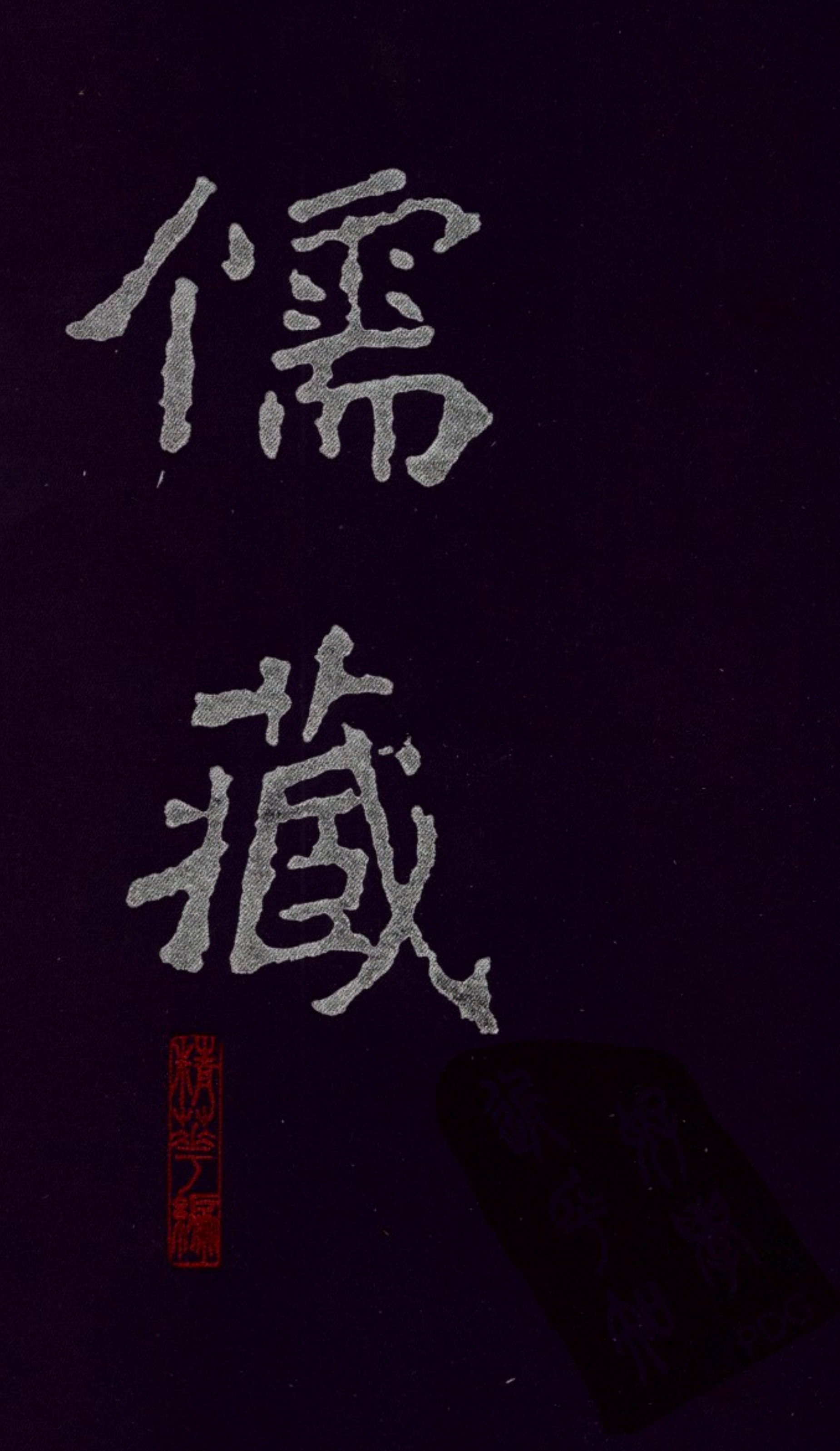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

精華編二五二冊

集部





精華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五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

ISBN 978-7-301-11970-9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8)第022253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五二)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責 任 編 輯：童祁　謝丹雲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70-9/B・0656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64.5印張　666千字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價：500.00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册审稿人　胡雙寶　王國軒

本册責任編委　谷　建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二册

集部

白沙子全集

〔明〕陳獻章　撰

孫通海　校點

目録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一一七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二二七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二六一

五言律詩

白沙子全集卷之五

白沙子全集卷之六

白沙子詩文補遺二……………………六二一

輯録一……………………六四〇

校點説明

陳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廣東新會白沙里人。明代理學家、教育家，世稱白沙先生。生於明宣宗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卒於孝宗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

陳獻章早年志於科舉，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舉廣東鄉試，後三赴會試皆下第，遂絶意科考，自修浩然自得之性，終身不仕。

景泰五年（一四五四），師事江西學者吴與弼，數月後回鄉，築陽春臺，讀書静坐其上，幾年足不出户。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譽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不久回鄉講學，四方學者聞風就教，門人益進。成化十八年，由於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相舉薦，召赴京城，令試吏部。陳獻章不得已入京，以舊疾復作爲由不赴試，並乞回鄉終養老母。最後旨下，授翰林檢討而放歸。此後，屢薦不起。

陳獻章在宋明理學史上是承前啓後、轉變風氣的重要人物，他的學術思想也有一個由主要宗朱（熹）轉向主要宗陸（九淵）的變化過程。他繼承古代儒學中有關窮理盡性的學説，融會佛、道有關開智啓悟的方法途徑，提出一套認知事物與修身養性的心學法門，即提倡依靠静坐而達到静悟自得的精神境界。他説：「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静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復趙提學僉憲》）並説「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虚明静一者爲之主」（《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等語，强調個人在認識客觀事物中，虚静狀態下靈感直覺功能的關鍵作用。在物我關係上，他過分强調「我」的作用，他説：「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

出，而宇宙在我矣。」（《與林郡博》）這和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唯我論同一脈絡。陳獻章的哲學思想也有與陸九淵、王守仁的心學不盡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存養功夫上，他提倡「以自然爲宗」。他説：「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與湛民澤》）

陳獻章平生頗有詩興，多在詩中表達自己的理念與情操。其詩自然清雋，當時與莊定山（莊昶）齊名，有「陳莊」之稱。現本集所載詩作二千多首，此外，由其門人採輯的書簡、序跋、祭文等應酬之作，約有五百篇傳世。這些文字成爲研究陳獻章學術思想的主要根據。

陳獻章在世時，其詩作已有刻本流傳。文章雖爲門人所傳抄，然未會輯鐫版。白沙詩文全集，羅僑始刻於明弘治十八年（時距白沙去世僅五年），詩文各十卷。正德三年（一五〇八），林齊重訂而補刻，卷帙依舊。爾後，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高簡、卞崍重刻。此刻本於白沙詩文有所增削，併爲八卷。至嘉靖三十年，蕭世延刻本問世。編次同於林齊刻本，而增刻補遺一卷，爲二十一卷。其後，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林裕陽、萬曆四十年何熊祥、天啓元年（一六二一）王安舜、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黄之正等人先後覆刻，均爲九卷。編次大略同於前刻，而詩文遞有增益。至清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何九疇又重刊，此本遠近搜訪，頗有增益，得前未曾刻者：序四篇，記二篇，題跋一篇，書一百五十八篇，各體詩五十五首，合併舊刻刊之，編爲六卷。此後又過六十年，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陳氏宗族又重刻之，稱「碧玉樓」本。是本大率取裁何九疇刻本，詩文稍有增益，何九疇刻本補遺者多未採。

此次校點，以清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疇重刊本《白沙子全集》爲底本，校以明弘治十八年羅僑刻本《白沙子全集》（殘存八卷，簡稱羅本），明正德三年林齊刻本《白沙子全集》（簡稱林本），明嘉靖十

二年高簡、下峽刻本《白沙子》(簡稱高本)，明嘉靖三十年蕭世延刻本《白沙子全集》(簡稱蕭本)，明萬曆四十年何熊祥刻本《白沙子全集》(簡稱何本)，清乾隆三十六年碧玉樓刻本《白沙子全集》(簡稱碧玉本)。

校點過程中，據校本補録了各體詩二十四首，賦一首，題跋二篇，書二十篇，均依原體例補入各篇(首)中或各體末，並出校説明。此外，根據清阮榕齡所據地方志、别集、家譜、墨蹟等補遺的各體詩二十九首，墓誌一篇，書一篇，輯爲《白沙子詩文補遺一》，而將明人林光《南川冰蘗集》卷末所附陳氏書三十一篇及各體詩二十五首，輯爲《白沙子詩文補遺二》，一併附於原集卷末。所以單獨列出，是爲保留原貌，便於考訂。

底本正文之後，所附陳氏友人或門人的題贈詩文，仍予保留。爲便於讀者了解陳獻章的學術思想及生平事蹟，又收録了碧玉本所附湛若水《白沙子古詩教解》，以及阮榕齡所撰《陳白沙先生年譜》，分别以「輯録一」、「輯録二」的名目置於全書之後。《白沙子古詩教解》以碧玉本爲底本，校以明嘉靖間馬崧刻本《白沙先生詩教解》(簡稱馬本)。

校點者　孫通海



白沙子全集卷之首

序

《白沙子集》之行於今世者，先高王父封冢宰泰宇公繼邑宰羅侯僑而再刻者也。是集之行於世，是高王父之志也。近年遠板寖磨滅，又嘗見墨跡篇什有未載於原集者，故知原集之尚不無遺闕也。此二者非高王父之志也。疇用竭其綿力，遠近搜訪，得未刻者：序四首、記二首、題跋一首、書百有五十八首、各體詩共五十五首，將合之舊刻而更鐫之。適姑蘇迂客顧侯來宰斯邑，首以表彰前世人文爲亟，聞疇斯舉，亟爲從臾，且助工資。疇用勉成其事。而疇自少溺於雕蟲之學，今因斯舉而後知悔焉。

夫從來讀是集者，大約謂先生之學，無專著之書以傳之，或者散見於是集之中，不然則謂聖賢言語之所發揮無非義理，筆墨神韻之間無非道意之流行。如是而已，未有正以文字視之者。疇今讐校之下，涵湛其中，乃覺其氣沛然，其法森然，其詞充然，其光赫然，其旨朗然，其味淵然。於戲！文家之能事至此極矣。從來不以文字正視之者，爲其時有樸率不悅俗目也。夫詩之多樸率者莫如西漢，唯其樸率之處，偏經後世文士剽襲以爲點綴，古色久之翻成藻彩。吾安知當時之人視之，不如今人之視斯集乎？吾安知後人之視斯集，不如今世之視西漢乎？故樸率者，乃其文之所以爲高古，非不文也。且嘗觀之人，其衣服必時

宜、其言語必滑澤者，率微末地卑之輩，稍上以至士大夫則不然。是故人之貴者，恒不足於華美，賤者反否。而賤者人愛而狎之，貴者人疎而敬之。今讀先生之文，有不肅然起敬者乎？夫爲先生詡其文，猶爲富人稱其家之有瓦缶也。第假不足於文，則是斯道之猶有所不包，而天下之文士猶有分長角立之地也。然先生無意於爲文者，而其文若是，故知文自有所從出，而區區求之於文者陋也。此疇之所爲悔也。

書既成，序其所以刻之由，并附斯言於簡端，冀天下之文士潛心是書，或不謬疇言，相與悔其雕蟲之習，以轉求乎文所從出之處，則先生之學其不墜於世矣乎！

康熙庚寅孟陬同里後學何九疇謹識

余涖□之日，❶即躬詣白沙先生祠，仰瞻像貌，虔修祀典。覩其棟宇傾頹，子孫微替，惻然久之。越一年，請於臺，蠲俸修葺，煥然一新。至詩文全集爲明封冢宰何公鏤版行世，歷年既久，字跡罔辨，切有志焉而未逮也。何子蒲澗爲冢宰公曾孫，承累世冠簪之後，閉户好學，恬淡仕進，所爲詩古文辭甚夥，標新抉奧，推爲玉臺領袖。與余文酒往還，不干以私，其品有足多者，余敬而友之焉。

己丑九日，同爲馬山落帽之遊，因語何子曰：「君先祖所鐫《白沙集》，余欲悉依宋刻重壽梨棗，吾子仰承先志，合力成之，可乎？」何子欣然樂從。更留意訪求，得未刻詩文若干首，各從其類而充之。剞工告

❶ □，原字漶漫，不可辨識，疑爲「職」字。

竣，以不佞有事兹土，屬爲之序。

夫白沙先生孝友理學，文章詩賦薄海内外，罔不尊奉片紙隻字如珍拱璧。顧余後學荒陋，奚敢弁言簡端？然竊喜表章往哲，何子與我有同心也。爰綴數語於末，聊藉以附不朽云。

新會令長洲顧嗣協

公甫陳先生生於新會白沙里，數十年來嶺南士風一變者，先生啓之也。凡今天下莫不知有白沙先生，得其片紙隻字訝以爲榮。嗚呼，先生豈但風一方而已哉，實足風天下風後世也！其文烏得而不傳哉！僑懼其久而散失，館其門人容貫采而輯之，遂授梓而傳焉。噫，先生豈待文而傳哉？文之傳非先生之意也，僑之責也。不然，天下後世將訾僑以不知道，不知先生，徒知是邑一俗吏焉耳已矣。是故傳之。

弘治乙丑春三月朔吉水羅僑撰

夫先生聖人之徒也。先生詩文，其中古之制作乎，其詩歌如風、雅、頌，其文辭如謨、訓、誥。

或聞之愕然，曰：「何哉，若是其大也，不亦少誇矣乎？今觀其詩歌之體裁，猶夫今之詩也，何取乎風、雅、頌？觀其文辭之矱度，猶夫今之文也，何取乎謨、訓、誥？」

曰：「非是之謂也。孟軻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何謂乎？聖賢之言發乎人心之同然，故與古訓異體而同道。夫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而後得馬之真相；忘於言語形似之外者，而後得聖賢之蘊。是故以其中和之性情，發而爲中和之詠歎，

優柔而敦厚焉，是亦風、雅、頌而已矣。以其自得之精意，以發其未發之蘊，載道而典則焉，是亦謨、訓、誥而已矣。」

曰：「然則何以異乎？」

曰：「言詞古今之不同，猶之東西南北之方言聲氣之異耳矣，而因以爲人情有異可乎？今以詞之古今而疑聖賢之異者，則亦猶求人性於東西南北之音之類也，求馬於牝牡驪黄之類也。」

曰：「然則果若是同乎？」

曰：「以《詩》觀之，風殊於頌，頌殊於雅矣，遂謂《詩》果不同可乎？以《書》觀之，誥殊於訓，訓殊於謨矣，遂謂《書》果不同可乎？則又何疑乎後世之詩之文也哉？故求先生之詩文者，當求先生之道於言外之意，以合於古訓，而不當求先生於言詞之間，則惑也。夫然後知先生之詩文，不可以後之詩人文士之詩文觀之矣。」

高簡曰：吾師甘泉先生過維揚，謂灤州亦刻是集，乃吾同年友柯侍御意也。先生既手校付之，而因序焉。簡請觀之，真足以破文人才子之訾矣。因略其序刻之由，而附其要語于此，以俟明覽焉。

門人湛若水撰　西蜀高簡述

夫道貫古今，匪明弗著。孔、孟而後迺有濂、洛，蓋昭如矣。唯明嗣興，若白沙先生者，其周、程之徒與？蓋先生起於南粵，獨悟道妙，而非有能授之者。是故其見道明，故其體道至；其體道至，故其言論簡易而弗支且多。夫其弗支且多也，故凡形諸動静，存諸語默，播諸詩文，徵諸出處，罔非道妙呈華。譬諸化工流形，萬彙森布，各

止其所，而其文固焕焕乎莫之繪焉。夫豈雕鏤綴奇、苦思模擬、役心垂後而故存之簡册者哉？雖然，其猶先生之緒餘焉矣乎！是故道裕諸心，精明應妙，固莫能覿矣。而自有與天地悠久不滅者存，非賴是能彰之也。然志士君子，非得之，其胡所考見儀刑？故其門人張東所既採集之梓諸其里矣，四方猶罕覿焉。

予柄維揚教，與諸士講學暇，偶談及兹書，共以未得爲憾。遂出手本，命卞生崍也輩刻之。因訪諸吾友沈汝淵氏，得遺集二三册焉。爰增其未有者，削其不必存者，以付梓人。崍也輩迺欣然成之，其志可知矣。因謂之曰：「兹刻也，豈徒存載籍已哉？將以求先生之心焉耳。不然，彌文而已矣。」生輩謝曰：「謹受教。」因識之。且題曰《白沙子》，猶孟氏七篇而題曰《孟子》之義也。

嘉靖癸巳仲秋賜進士西蜀後學

高簡撰

夫詩文，何爲者也？曰：人之言爾也。言者，心之聲也。是故人不能以無心，有心不能以無言，有言不能以無音，有音不能以無章。言之有章，章而暢者，文也。言之有音，音而律者，詩也。皆心之聲也。是故其心正者，其言淳；其心和者，其言順。淳和生於心，而達於言，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信之人，其言確如也。皆心之爲之也。

白沙先生之詩文，其自然之發乎？自然之藴，其淳和之心乎？其仁義忠信之心乎？夫忠信、仁義、淳和之心，是謂自然也。夫自然者，天之理也。理出於天然，故

曰自然也。在勿忘勿助之間，胸中流出而沛乎，絲毫人力亦不存。故其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以言乎明照自然也。夫日月星辰之照耀，其孰安排是？其孰作爲是？定山莊公贊之詩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以言其自然也。又曰：「爲經爲訓真誰識，非謝非陶莫浪猜。」蓋實録也。夫先生詩文之自然，豈徒然哉？蓋其自然之文言，生於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於自然之學術；自然之學術，在於勿忘勿助之間，如日月之照，如雲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發，紅者自紅，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爲是，是謂自然。

曰：「或有疑白沙先生自然之學爲禪，然乎？」曰：「先生之量廣矣，大矣，盍觀之天地之廣大乎？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妍媸無所不容，故於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舉陽虎之言，亦謂爲陽虎可乎？語曰：『癡人前不得説夢，説夢即以爲真矣。』觀先生之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是？』又曰：『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江門月，聞歌碧玉樓。』其先生之真乎！」

大巡蕭友山先生於百官萬物叢冗之餘，而能追慕白沙先生之風，既修廣城書院，將撥田以供祀，又求真像，刻全集，以愛慕表揚之，則友山之所養可知矣。孟子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尚友也。友山其尚友哉！

友山聞之曰：「非予之能也。蓋聞吾鄉先達高三峰司徒，昔也巡于廣，亦嘗修書

院于茲矣。吾有慕焉，而爲之也。」甘泉子曰：「此友山所以爲賢也。前人作之，後人繼之，又皆内江産也。已見内江之多賢讓大美，以居於前輩，又以見士風之厚也。吾黨有愧焉。」

刻工將成，介司府來謁序于卷端。予惟自然之學，固先生始以命水矣，乃不辭而謹序之，俾後之開卷者，當作如是觀。

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九月望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門人湛若水撰

儒者，心術之顯著於辭章，猶五味之滲入於飲食也。即片辭隻字，罔不可探其心者。觀白沙陳先生全集，先生心術之光大具見矣。然儒先有疑其近禪者。喬嘗與三洲李先生論之，三洲曰：「儒禪之辨，惟達天德者能知之，否則徒竊語也。」予謂遺集固在，猶之即飲食可以知味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故亦惟易牙而後知之也。此不待評矣。惟是集也，吉水羅公僑令新會嘗刻之矣。今侍御内江蕭先生世延又重刻之者，豈徒爲先生文集計哉！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此地山海崇錯，人多熙熙而來，攘攘以往，而罔攸屬厭。是故雖有奇士不能救民俗之昏靡。若公甫先生爲養母而辭美官，雖朝命致之而不起；爲學道而甘貧窶，雖鎮巡藩臬好義賢大夫欲爲之卜築謀生而終不强就。此其人物，豈非脱然嶺海風氣之外，巋然如靈光獨立者哉？侍御省方觀風，知風之自，慨然指白沙而歎曰：「此古之賢人也，不可立赤幟樹之風聲以爲民望乎？」是

故不惟新其祠，而且新其集焉。庶幾崇死可以勸生，敬上足以動下，風行草偃，懦立而頑廉矣！此昔人千金買駿骨遺意，非徒爲先生也，而先生之風長矣。

雖然，位内閣不事家産，以清白遺其子孫，不有順德梁文康公乎？位尚書不愛一文而威名振於華夏，不有南海霍文敏公乎？亦有遺文關係世教者矣，安知聞友山侍御之風者，不將藉以風天下哉？併書以俟諸後。

嘉靖辛亥孟冬朔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參政永嘉項喬撰

白沙先生之學，從精一之功而來者也。《書》曰「惟精惟一」，言精則純，純則不雜，不雜則心便一。伏讀先生詩文，無慮數萬言，其曰：「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此者指此理言之，得者從自己得之，此理實得於心。無少夾雜，精矣；只一個理在此應用，一矣。語精，則一在其中，何事之有？苟離精一工夫，更無欛柄，欲日用間種種應酬，心理湊泊，艱哉！此學不傳久矣。禪學者空諸有以求之，俗學者靠書册以尋之，皆是襲取，毫釐千里。乃若先生之學，大都具是書矣。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除却精一之外，更無別法。

按先生從吴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静坐白沙若干年，養出端緒，隱隱呈露，靈丹點砂，直見本體，道在是矣。今人無論賢不賢，都知先生爲振古之豪，顧不求之心而求之外，則雖高談性命，繩趨尺步，而心與行違，不助則忘。脱落超造之真，豈容有此障礙耶？嗟嗟，正學本無兩途，苟且遷就，決

非真到。吾人寓形宇内，汩没波靡，果何日得斬截工夫與聞陽春臺之緒乎？噫，猶幸有先生精一之傳在也。

隆慶三年孟冬朔後學惠安林會春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竊嚮往之。余爲兒時，則聞白沙先生以道學起嶺南，爲海内儒宗。蓋私心嚮往有日矣。頃代匱結綬新會，實先生桑梓之鄉。下車而謁先生於家祠，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已而進先生之裔，求先生之集，受而卒業，益知先生之學醇乎一本於濂、洛，而遠接洙、泗之緒。其言曰：「學貴自得，而後博之典籍。有意爲静，則不静矣。隨動静以施其功。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不離日用而見魚躍鳶飛之意。」及考先生之出處，則屢躓於南宫而絶意仕進。其後應聘而起，以終養而歸，蓋異夫洗耳投淵者流。而孝友和易，内行純備，無弗根本於彝倫。故姜麟有活孟子之稱，而一時名士，若鄒汝愚、李承箕、陳茂烈輩，皆北面焉，蓋有所表不虚耳。

先生没至於今，而聖人之道寖微，士大夫之爲道學者，往往遊於無何之鄉，墮于苦空之海，皈依南宗，至躋而躐于宣尼之上。有識之士，深慨于中，恨不得起先生而正之也。先生所著，舊已行於世久之，不無蠹蝕殘缺。里中後學許生欽賦，慨然議更新之，請敍于余。余不敢辭，故重授剞劂氏，布之宇内，後之君子得以覽焉。俾由先生之言而上溯洙泗之統，異端可拒，而世道終必賴之，先生蓋不朽云。抑余去先生若而年，代匱先

生之邑，得附先生著作之後，又厚幸矣。

萬曆辛丑歲林裕陽撰

白沙先生全集刻自弘治末年，歲久漶漫，中幾經補綴，率非全璧。廣文林君從南雍得甘泉先生所校善本，謀諸家君，重付剞劂。訖工，復屬余敍。

敍曰：言，非聖賢得已也。自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傳，即唐、虞豈其廢言？要惟曆數授受始一發之，而其吁咈一堂之時，固不必雅言及之也。故夫子曰：「予欲無言。」蓋《魯論》二十篇中，答問居多。即求仁爲聖門第一義，亦不過因問而答，言人人殊，未嘗執一説以爲仁必如是也。下逮宋儒，著述始富，然伊川已有兄弟議論太多之語，則亦足明言之非得已矣。

先生之學，由濂、洛、關、閩以溯洙泗，不事著述，不立門户。其主静之教，不過原本周子，而所爲致虚立本，亦僅偶一拈出，未始標隻字爲法門，如世儒也。若詩文流布人間者，非不名理躍如，亦大都應酬之具，遊藝之餘而已。譬先生詩文，其虞廷之有賡歌，孔門之有問答乎？而其深造獨得，不輕以語人者，殆亦精一之旨，非相禪不發；克復一貫，非顔、曾不傳也。蓋先生于世卿曰：「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有愛於言也。」夫在門若世卿即語上可也，先生待其自悟，尚不以言傳，況非其流亞也者？固宜微言絶學，人不盡聞，書不盡筆，而僅於詩文見其概與！先是從祀議興，知先生者十九，而疑先生者亦十一。迨於輿論大同，俎豆宮牆，於是先生之學與濂、洛、關、閩之學並著，而先生之集亦

與周、程、張、朱之書不朽。

余生先生闕里，取則不遠，知非是集不足以見先生，又知是集不足以盡先生。夫由先生所著述，而悟先生所以不著述，其於道也深乎！是爲敘。

萬曆壬子菊月賜進士南京吏部尚書同里後學何熊祥撰

日星麗天，非天之所以爲天也，然而天之精，可得而推焉。萬古斯文，猶日星麗天，非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然而聖賢之精，可因而見焉。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其可少乎哉！白沙先生崛起海濱，仰希鄒魯；陽春静養，碧玉自得；舉凡天下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不事著述，間嘗拈弄于詩文，亦可以得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我皇上建聖真之極，昭揭正學，崇祀文廟，四方學者益思得先生所著，以爲觀法地。顧邑中全集歲久蠹殘，淳積欲新之未能也。頃林君嘉讓過金陵，得甘泉湛先生京師所校刻，歸以示淳曰：「湛先生久在門牆，是必得先生精意之屬。子嘗有志于此，請校梓焉，可乎？」淳曰：「幸甚，君其圖之。」乃閉户讐校，間有所疑必以質淳。録成，同社何君上新遂率三五同志，付之剞劂，謂淳不可無紀。

淳曰：先生之學，心學也。先生心學之所流注者，在詩文。善讀者，可想見其天地胸襟，濂洛造詣，否則，等糟粕耳。神神相契，世能幾人？何君輩斯刻，可謂大有功於斯文者矣。淳烏敢辭？謹記。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孟秋同里後學黄淳撰

從祀文廟疏議

萬曆十三年乙酉，詔以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

先是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孔廟。隆慶初，言者又欲併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祀之，卒莫定。至是臺臣詹仕講、王學曾復以爲言。下館閣議，儒臣李廷機曰：學之祀孔子，何也？謂其道爲萬世師也。孔廟之有從祀，何也？謂其羽翼孔子之道也。諸生誦法孔子者衆矣，然或獨得稱羽翼者，何也？謂其徹乎道也。國朝理學浸淫，追宋而上之，漢、唐弗論也，則愚以爲三人者與有力焉。

國初固多才，然而挺然任聖道者寡矣。自河津薛公起而引聖道爲己任，卮言細行，必準古遺訓而繩之。蓋自是天下學道者四起，爭自濯磨以承聖範。豈謂盡出河津哉？要之，默自河津啓之也。然而士知惇質行己矣，於心猶未有解也。自新會陳公謂「學必有源，静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以爲至樂具是矣，其於世之榮名若遺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反求諸心，豈謂盡出新會哉？要之，默自新會啓之也。然以其初知反本真也，則猶隱然與應感二之也。自會稽王公於百難萬變中，豁然有悟於學之妙機，以爲天下之道原自吾本心而足也。於是揭人心本然之明以爲標，使人不離日用而造先天之秘，不出自治而握經世之樞，及其隨所施而屢建大勛，則亦由學之約而達也。蓋自是天下學道者，浸知顯微之無間，體用之一源，駸然有中乎道之窾郤。豈謂盡出會

稽哉？要之，默自會稽啓之也。愚故以爲此三人者，皆所謂羽翼孔子之道者也。

今河津既儼然列於孔廟矣，則進新會、會稽而三之，夫豈曰不宜？世之撓其祀者故多端，諸卑卑謾説勿論也。高者見謂，❶專求性命之精，使人忽躬行而廢多識，此亦未深究。夫先生之學者，夫兩先生以爲心鏡之不明，安取躬行之中否而修之？是故而求諸心也，正所以爲制行之權也。學而求諸心，則殫見洽聞，皆所以啓聖天之聰；遺其心而惟聞見之求，雖盡天下之物而識之無當耳。今考新會之論曰：「識見要超卓，踐履要篤實。」會稽則曰：「人須在事上磨錬做工夫乃有益。」彼却何嘗忽躬行也？新會之論曰：「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會稽則曰：「以蓄其德爲心，則多識。」前言往行，孰非蓄德之事？又却何嘗廢多識也？而猥以此爲兩先生病，兩先生有所不受矣。比者，擯斥諸言理學臣，毀其講壇，士人噤口結舌。今幸廟堂默以理學布諸政，抑既下令弛其禁矣。然而人心猶未釋然信也。誠以此時附兩先生廡序中，儻可以立儒幟而起士風乎！愚以爲從祀兩先生，則人心當；從祀兩先生於今日，則時又當云云。

鄒德溥曰：「王文成、陳白沙二先生之學，蓋所謂嚅嚌道真，涵泳聖涯，一代學士，先生之袞然者也。」文成用世悟道於歟閲體驗之餘，白沙高世得道於沈潛靜篤之中。故一則曰致良知，一則曰戒慎恐懼，曰勿忘勿助，曰自然。良知之説，似創而非也，自是孟軻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宗旨

❶「見」，碧玉本作「則」。

也。彼其歷試險夷，躬當盤錯，磨礱練習，而後有以見夫宇宙之内，千變萬化，皆出自吾心一點靈明，不過致其良知而足也。是以獨標以爲教也。戒慎恐懼、勿忘勿助、自然之説，似沿而非也，自是吾人收心、養性、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彼其用意檢點，極力收束，强勉刻勵，而後有以見夫戒慎之功，纔忘纔助俱不是吾心自然本體，不過還之自然而足也。是以歷舉以爲教也。蓋二先生學，皆出於聖賢，而非出於胸臆；皆得之蹈履，而非得之講談。

嘗試稽之年譜，參之輿評，則其立身行己，其居官任事，其治家處鄉，並無有得而容議者。或乃見其一二門人不厭衆心也，而並有惑志於文成；見其陽春臺中端默獨坐也，而以禪學疑白沙。夫自尼聖已不能保其往，與其退而静之爲禪，將所謂未發之中者非邪？愚以爲二先生之學並不背乎聖人，而二先生之祀各有補於世教。祀文成以勸夫縉紳者，使人知用世之爲學，不必藏而後可以修。祀白沙以勸夫遺逸者，使人知不用之亦爲學，不必仕而後可以顯。蓋以宋代區區而祀於黌宫者尚若干人，我明二百餘年，人文之盛，視宋何如哉？而僅僅一河東也。進二先生而祀之，其誰曰不可？而議者紛紛，續又奉命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廷議歸一部議，又請獨祀布衣胡居仁。少師大學士申時行乃具疏，上言皇上重道崇儒，德意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部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切以爲未盡也。彼詆訾王守仁、陳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儒，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辯。其謂各自立門户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

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静沿於宋儒周敦頤、程顥，皆祖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户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於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户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謂功耶？蓋孔子嘗删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顔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説」，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於道，有以身心發明者，比於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辯，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隙，今並祀學宫。朱氏之學，昔既不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者，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於拘曲而無所建樹；博物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專於見聞，斯於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並祀。

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於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於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制曰可。於是令天下學校皆祀守仁、獻章、居仁，位在薛瑄之下。

白沙先生行狀

張詡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太丘。先世仕宋，自南雄遷新會。❶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爲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卒。卒之一月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氏，❷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之。祖居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沙村在廣東新會縣北二十里。❸後天下人重先生之道，不敢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

先生以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村。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生。」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粵爲鄒魯，符昔賢所説。」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遥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

自幼警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自謂石翁。少讀宋亡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嗟夫，大丈夫行己

❶「先世仕宋自南雄遷新會」十字，據碧玉本補。
❷「林氏」，原無「氏」字，據碧玉本補。
❸「北二十里」，阮榕齡注：「按當作東十里。」

當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

明年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録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俱下第。聞江右吴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也。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絶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太學。祭酒邢某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❶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抗疏解官去。既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司，先生日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事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識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意。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鄺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❷「某所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虚

❶「邢某」，碧玉本作「邢讓」。

❷「鄺某」，即鄺文。

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脱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試官，主書經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稱屈，曰：「可惜陳先生不中時。」即有人夢曰：「經綸不屬陳先生矣。」群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㫤進曰：「他人戚戚太低，先生大笑太高，二者過不及。」先生頷之。其居神樂觀也，北士粗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生神樂觀，洞然氣沮口噤，❶各不能發一語，反致羞而退。因語人曰：「果異人，不可狎也。」今右布政使周某時同遊太學，❷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璧，先生因借閲經旬不還。某數取，先生笑曰：「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某遂有所警發。

南歸，杜門却掃，潛心大業。道價嚮天下，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供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亹亹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及也。

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某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❸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某等，❹聘先生爲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略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

❶「洞」，碧玉本作「恫」。
❷「周某」，即周孟中。
❸「陳某」，碧玉本作「陳煒」。
❹「劉某」，碧玉本作「劉希孟」。

禄，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并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❶願乞養病終養。」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不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❷「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録也。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寓之後，因修述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❸爲削去。歸經南安，知府張某問出處。❹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❶「下」下，本書《乞終養疏》有「必」字。
❷「李某」，即李東陽。
❸「某」，即張元正。
❹「張某」，即張弼。

某唯唯。❶暨歸，歲有薦辟，先生皆援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五色慶雲遶其所居之第，經日始散。

弘治庚申，給事中吴某以先生及尚書王某、侍郎劉某、學士張某、祭酒謝某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内閣柄用。❷上方敕吏部查勘，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早具朝服朝冠，令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修。❸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配張生子二人：曰景雲，❹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景暘，充邑庠生，先先生卒。女二人：壻黄彦民；指揮倪麟，後改譚某。孫男三人：曰田，曰畹，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以醫來，❺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歿後一月，提學僉事宋某移文當道，❻請入祀鄉賢祠。都御史鄧某疏乞恩典，❼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疏乞不拘常

❶「某」，即張弼。

❷「吴某」，碧玉本作「吴世忠」。「王某」，即王恕。「劉某」，即劉健。「張某」，即張元正。「謝某」，即謝鐸。

❸「乃」，碧玉本作「豈」。

❹「景雲」下，碧玉本有「歲貢生」三字。

❺「左某」，即左濬。

❻「宋某」，即宋端儀。

❼「鄧某」，即鄧廷瓚。

例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峰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幾千人。左布政使周某贈白金三十星助葬，❶誄之以辭，刻石于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榮死哀，吾於先生乎見之矣。

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迨晚年，涵養深至不可測。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某曰：❷「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兄弟泣争，義感行路。太夫人卒從伯兄之請。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耋，康强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常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後喪太夫人，服闋絶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娱耳。」通判顧某囊見先生束木帶，❸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贅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禄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

❶「周某」，即周孟中。

❷「王某」，阮榕齡注：「按《分省人物考》作御史王鼎。」

❸「顧某」，即顧叔龍。

妣。故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爲人豁達大度，不見小利。未第時，鄰人有侵其屋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失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

巡撫湖廣都御史謝某遺先生壽木甚美。❶一日，其交厚陳某者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生即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嘗專意作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某至，❷閲之愛甚，先生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❸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鋌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官，先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汪某慕先生特甚，❹在海北特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先生壽。其卒於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賻。參政伍某、僉事戴某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❺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某知之，❻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使李某倣鄭富公故事，❼破數百

❶「謝某」，即謝綬。
❷「林某」，即林仲璧。
❸「趙某」，即趙瑩。
❹「汪某」，即汪楡。
❺「伍某」，即伍希淵。「戴某」，即戴中。
❻「陶某」，碧玉本作「陶魯」。
❼「李某」，碧玉本作「李白洲」。

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於三四往返。御史熊某倣洛陽故事，❶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爲往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某亦以疏薦於朝。都御史鄧某倣林逋故事，❷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先生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某出使外夷，❸以其師某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却之。

太夫人兄弟之子林某，❹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之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友人莊㫤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某柩歸桂陽，❺爲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某、御史袁某、經歷張某輩之歿也，❻亦然。其聞羅某、袁某、張某之訃也，❼皆設位哭，爲之緦服三月。參政胡某爲提學僉事時，❽雅重先生，常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往受業，今學士梁某、參政李某輩與焉。❾其後某遭憂，❿先生特弔其母喪於新喻，及弔吳康齋墓於崇仁，羅某墓於永豐，⓫

❶「熊某」，即熊達，碧玉本誤作「熊逵」。
❷「鄧某」，即鄧廷瓚。
❸「左某」，疑是左輔，詳見《年譜》弘治七年。
❹「林某」，即林廣。
❺「朱某」，即朱英。
❻「彭某」，即彭韶。「袁某」，即袁道。「張某」，即張敼。
❼「羅某」，即羅倫。
❽「胡某」，碧玉本作「胡榮」。
❾「梁某」，碧玉本作「梁儲」。「李某」，碧玉本作「李祥」。
❿「某」，碧玉本作「榮」。
⓫「羅某」，碧玉本作「羅一峰」。

訪莊某宅於江浦。❶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才爲急務。知縣丁某之初知新會縣事也，❷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某書爲介，❸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己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某爲同知知德慶州卒，❹事遭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至，乃已。李某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白沙，❺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其欲來天下之善蓋如此。學士王某聞而歎之，盛稱先生，見黄公《釣臺記》。門人林某始有志於學，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某，❻以某不歸，乃不果。迎先哲宋丞相菊坡像，爲文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子弟之於師者久之。程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嘉其節，表之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君子謂先生，使其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

匡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先生，與副使陶某、右布政劉某、僉事徐某共成之。❼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

❶「莊某」，碧玉本作「莊定山」。
❷「丁某」，碧玉本作「丁積」。
❸「董某」，即董子仁。
❹「顧某」，即顧叔龍。
❺「李某」，碧玉本作「李承箕」。
❻「張某」，即張吉。
❼「陶某」，即陶魯。「劉某」，即劉大夏。「徐某」，即徐禮。

其所也。故先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某宅，❶有異人來見，語秘不傳。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

先生德氣粹面盎背，❷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某執弟子拜跪禮，❸至躬爲之捧硯研墨。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出告反面，有大事必白。羅某改官南京修撰，❹先生謂曰：「子未可以去乎？」某即日解官去。壬寅，別都御史朱某於蒼梧也，❺某預約東參隨官，❻竢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某曰：❼「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中貴某謁先生廬，至江滸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某倣曹參師盍公禮以待先生。❽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某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❾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嶽，都御史沈某創屋，❿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某甫下車，⓫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氓植者良少，前此貴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

❶「陳某」，即陳謙。
❷「粹」，碧玉本作「睟」。
❸「賀某」，碧玉本作「賀欽」。
❹「羅某」，即羅倫。
❺「朱某」，碧玉本作「朱英」。
❻「某」，碧玉本作「英」。
❼「某」，碧玉本作「英」。
❽「張某」，即張弼。
❾「陳某」，即陳銳。
❿「沈某」，即沈暉。
⓫「周某」，即周孟中。

氓群來獻之。京師走家童市靴於肆，工人問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誠能動，往往如是。

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勵奮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某時爲參議，❶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户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説。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陽春，日静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故其答某問學詩曰：❷「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兹不窮，縅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虚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静也。得之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欲静即非静矣。」於是隨動隨静以施其功。故示其門人張某詩曰：❸「知夜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遥。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摇？」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

❶「朱某」，即朱英。
❷「某」，即張元正。
❸「張某」，即本《行狀》作者張詡自謂。

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濶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静、程子静坐之説，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以合乎見大心泰之説。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以進乎顔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故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虚無寂滅之偏也，故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故其詩曰：「千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蓋亦歎天下之莫我知也。所恃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必有知言者，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哉，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綏來動和之效庶幾乎！

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遂絶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儻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斂之可無言。今其詩文

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其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揮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束茅代之，晚年專用，遂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好事者踵爲之。故其詩曰：「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賢聖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恥獨不恥獨，茅根萬莖秃。」又曰：「茅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窩。」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爲家寶。康齋之壻某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小陂，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時從人僅攜一二幅，恨不能多也。

先生教人，隨其資品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强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衆。南畿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聖前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乎，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耶？

某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

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在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從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没賢今畫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横天。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因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願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修何爲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負託之重乎？

先生殁後，門人聚議，以湛某爲行狀，❶李某爲墓誌銘，❷梁某爲傳，❸而墓表則屬之某也。某之爲行狀也，❹倉卒事多未備，某竊懼久而湮晦無傳，暇日因重爲補葺，以爲天下後世君子告，且備異日史氏采録焉。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閏七月甲申

門人承直郎户部主事張詡謹狀

白沙先生墓表

張詡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粤其鄒、魯歟？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絶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

❶「湛某」，碧玉本作「湛雨」。

❷「李某」，碧玉本作「李承箕」。

❸「梁某」，碧玉本作「梁儲」。

❹「某」，碧玉本作「湛」。

白沙先生。

先生生而資品絶人，❶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吴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静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絶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

其爲道也，主静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真，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静内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絶，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絶倫也固宜。

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

❶「品」，何本、碧玉本作「禀」。

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粤古岡産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詡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弘治庚申春三月望後門人張詡廷實撰

白沙先生改葬墓碑銘

湛若水

惟明宣德戊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白沙陳夫子公甫誕於新會。惟育成於姚旌節林氏，惟生於考琮樂芸之既卒。樂芸生於渭川，渭川生於東源，東源生於判鄉，惟乃高祖。

惟夫子有生乃異。始讀《孟子》志於天民，二十年舉於鄉，二十有七年罷於禮闈。從學於吴聘君，聞伊、洛之緒。既博記於群籍，三載罔攸得；既又習静於陽春臺，十載罔協於一，乃喟然歎曰：「惟道何間於動静，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内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故語東白張子曰：「夫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至無於至近，則何動而非神？故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虚而已矣。虚，其本也，致虚所以立本也。」

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是一片。自兹以往，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久矣，吾之不講於此學也。惟至虚受道，然而虚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體認天理，曰：「其兹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曰：「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幾禪矣。」

甘泉生曰：夫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

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爲之彰厥譽，一峰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執贄。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之薦其才。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著書，

不答。夫不辭，以嘗係仕籍也，恭君命也；不行，達可行也，夙志也；不答著述之請，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静而不失其正焉耳矣。

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峰。越二十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知縣梁生景行、翰林編修湛生若水、庠生鄧生德昌、湯生霦、太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折，惟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皂帽峰下。聞於憲長汪公鋐，以聞於巡按謝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爲助之金。總鎮韓公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昭至學也。

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夫自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人哀之，其誠之所爲乎！銘曰：

混沌既鑿，源遠益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下，若更一門。門各爲户，競出異言。渾渾濂溪，有沿其源；一爲聖學，示我大全。學絶道喪，千載棼棼。天篤夫子，握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博淵泉，直指本體，挽漓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救世，可謂元勳。念功考德，永護

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先生應召録

黄　淳

獻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歎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吴與弼講伊洛之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爲真儒復出云。

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朝。韶疏略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獻章以母老及病未輒行。英疏先有曰：「臣已令獻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不行，如英欺上何！」不得已强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説。」以病在牀褥，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病發再告，復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爲歲。二十八日，遂疏呈，❶爲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

❶「呈」，原缺，據碧玉本補。

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疏上，九月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説。」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令景星具狀鴻臚寺，告俟筋力稍紓，勉强赴闕稱謝，既又病不能興，乃具疏令景星謝恩而歸。

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时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虚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録》曰：「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南陽閣老于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之萬安輩，況娼嫉者乃鄉人耶？ 余獨恨一峰修撰之謫，

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脱然勢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召故獨詳之也。與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以明心爲務」之説不知從何得來。又曰：「内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於上，特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爲非。不知《謝恩疏》具陳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芳明矣。疏曰：「臣雖至愚，亦知啣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意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污之！康齋先生之薦，本自内閣大臣，所以展盡大賢之禮。石齋先生之薦，由于司撫外臣，所以禮效不及。❶ 石齋徵時，瓊臺丘公方爲海内所重，而石齋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石齋爲公所沮。後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公媢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極海旁諸郡淺」之句，吁，石齋豈尤人者哉？

古岡後學黄淳撰

白沙先生像贊并序

此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像也。嘉靖辛酉，洛南陳公參知蜀藩，出以相示，屬爲之贊，顧還何能爲役哉？昔司馬子長謂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還不佞，竊亦願致欣慕之私云爾。

於維先生，炳靈南粤。浮丘之峰，桂海之碣。静中端倪，作聖真訣。獨契本心，超

❶「效」，何本、碧玉本作「數」。

然融徹。靈鳥神龍,不可繫縲。終老江門,完璧無缺。方漢徐孺,擬宋康節。丹青晬圖,冰壺秋月。庶士傾風,萬流仰哲。矧伊鄉彥,不虔對越。宜其動靜與俱,行邁攜挈也。

西蜀右布政使後學豫章李遷謹撰

星應雪飛,呈見之奇; 陽春端倪,斂聚之資。銜勒不遺,動靜之規; 鳶魚自如,物我之宜。南斗金書,當時已莫測其神變; 長空大海,流風猶足繫乎綱維。嗚呼,黃雲紫水嘗聞其概,或若儀刑之可即矣。執鞭攀駕,幸非異代,又何憾此生之後時哉!

吉水後學羅洪先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難也海底針藏。冒雨衡風,殆億萬回而始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卒踏康莊。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洙泗千百載、垂絶之正脉,投宇宙無紀極、續命之真湯。雖天啓之不易,良人謀之允藏。遺容如在,道喪人亡。所賴者遺書數册,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門人南海張詡

萬卉色異,根核狀一。古灌園公,力灌其根,萬卉斯茁。千聖萬聖,所傳者心。大涵天地,精貫古今。博約交致,必力其根。碧玉有樓,陽春有臺,學非不博,維根是栽。天德王道,要歸慎獨。慎

獨者何，灌此一掬。一掬非内，萬物非外，握我靶柄，出之斯沛。嗟彼號敏達，認葉數枝。維卉之繪，譬彼剪綵，終乏天然。於維先生，默契道淵。仰止玉臺，孟晉遺詮。

古岡後學黄淳

白沙子全集卷之一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奏疏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❶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景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强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

於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説。欽此欽遵。」臣時方在牀褥，聞命愧悚，未能就試，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

❶「臣」上，羅本、林本、蕭本有「吏部聽選監生臣陳獻章謹奏爲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二十二字。

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立步艱難，自揣虛薄未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

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❶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鶩虛名、飾虛讓、趦趄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

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者也。

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

❶「陶」，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作「録」。

豈復有所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懣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

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❶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❷

謝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説。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欽此。」

伏念臣本菲才，❸誤蒙薦舉，又以老母

❶「侍」，羅本、林本、蕭本作「試」。

❷「至」下，羅本、林本、蕭本有「爲此具本令姪男陳景星抱齎謹具奏聞」十六字。

❸「本」下，羅本、林本、蕭本有「以」字。

在念，沈疴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温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啣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也。

但身在牀褥，實難動履，輒欲具本稱謝，以不親拜舞，益不自安。即令姪男陳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强赴闕，❶庶幾少伸報謝之萬一，而又爲風寒所中，肢節沉痛，臥不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旬月可愈，不惟有稽入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詔，心未酬而罪愈甚矣。臣瞻望朝廷，離違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之至。❷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毁，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

❶「勉强」，羅本、林本、高本、蕭本此二字互乙。

❷「至」下，羅本、林本、蕭本有「爲此具本令姪男陳景星抱齎謹具奏聞」十六字。

之教也。

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兹，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黄、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毁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

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顔、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黄、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

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

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

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奉餞方伯張公詩序❶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鋭於事爲，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悦。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爲可議。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處士例以不出爲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爲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

方伯張公不以僕愚，往往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紙責以贈言。僕何敢爲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狥一己之私，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以己與公進退并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否，公請自擇。胡文定云：「平生出處，未嘗謀於朋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惟公裁焉。

其辭曰：去夢勞精爽，投書阻歲年。壯遊眇車蓋，虛臥老江煙。公德清南服，帝

❶「奉」，原題漫漶不可識，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補。

心簡大賢。❶神仙休囑付，卿相待回旋。

東　曉　序 成化庚寅十二月作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

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己？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于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眄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❷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❸

❶「大」，羅本、林本、蕭本、何本作「時」。
❷「熾」，原作「勝」，疑係涉上文「勝」字而誤，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❸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成化庚寅冬十又二月壬戌書」十二字。

李文溪文集序 成化庚寅九月作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稿，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爲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藴，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册之中，粗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説，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悦，尚何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

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懼恧。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嗣子昭董其事，❶而俾予爲序之。烏虖，自予爲兒時，已聞文溪名而喜。少長，益嚮慕，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爲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閲其世譜。今幸寘

❶「嗣」，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胤」。

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奪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乎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❶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爲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爲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烏以辭爲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

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遊，入其室，見新故卷册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閲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一或拒之，則艴然矣。懼其艴然而且爲怨也而强與之，豈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僞，其自兹可憂矣。

澹齋先生姓某氏，名某，秫坡黎先生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秫坡一人而已。秫坡與予連里第，予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弱冠與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予以秫坡事縷縷。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秫坡之門存者不少，獨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所矜式焉。

夫不背其師於既死，而傳其學於來世，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成化庚寅九月同郡陳獻章公甫書」十四字。

信也。愛其子以及其友，仁也。益之子執饋於我，雲也； 今爲梁氏甥，戚也。藉是二者，其死也能無哀乎？ 哀而後爲之詩。詩之發，率情爲之，是亦不可苟也已，不可僞也已。

緑圍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爲嶺南第十三將，卒於官，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緑圍之伍，曰朝佐，曰朝愷，今爲緑圍始遷之祖。而⿰口民又始遷之祖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者是也。⿰口民以上世次莫詳，今斷自可知以⿰口民爲第一世。自⿰口民而下，或隱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之美無替厥先，術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

吾友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陀有石，延袤丈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爲室。石旁樹松竹，往往造其間，危坐收斂，爲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間，命曰「尋樂」，以爲問業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心良苦。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寶安林光與予知之。余交最久。光纔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之時，遇有得，輒若亡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以他恙，遂不可支。是秋九月，予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絢洎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殆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亦尋起。

嗚呼！ 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

守者矣。其於伍氏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❶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

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❷窮年卒歲，爲江山艸木雲煙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

先儒君子類以小技目之，❸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

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爲《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

少參任君菈吾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白沙陳某公甫識」七字。

❷ 「恨」，高本作「限」。

❸ 「先儒」，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

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概乎道也。

兹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

去歲之冬，李世卿别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

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關西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彦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爲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別出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蕪陋亦甚焉。

丁氏之居關西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者，丹陽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十二僕射、十光禄云。❶ 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於此，別譜乃增至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耳。

丁氏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遠日踈，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爲譜。關西之譜，以爲司馬首世，而以始遷關西之祖大郎首派，遠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屬某序之。君以成化戊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强者畏，弱者懷，盡毁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民之邪。于兹六年矣，然猶未能皆得於人，❷ 則亦以其方枘而圜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主於實而已，予故爲辨而序之。

予曩讀蘇子瞻《剛説》，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

---

❶ 「十二」，原空缺，據碧玉本補。

❷ 「皆」，原作「者」，據羅本、林本改。碧玉本作「有」。

可即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爲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關西之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爲七二居士，實介夫之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亡矣。蓋其自幼時聞於長老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之人哉！并識於此。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

湯氏，邑之著姓也。自言先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祖。統以上無考。譜亡于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己巳之秋，黄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譜亡，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

湯氏之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嗣子紹端念母氏之賢勞，❶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念之，徵予序。予

❶「嗣」，羅本、蕭本、何本作「胤」。

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修緝維持，既亡而復存。湯之子孫念之，亦允蹈之。

國史記事略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不修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湯氏。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滾滾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上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

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閱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

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毁。

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别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望雲圖詩序 弘治辛亥十二月作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内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

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册，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爲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絶復蘇。蓋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於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

頃者，公乘廣海之舟，道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

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歎者乎！烏虖，令伯之《表》，大行之雲也。❶斯《圖》也若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愧人之不能。振頹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豈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贈李劉二生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址，自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翟公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

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參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己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于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

❶「大」，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太」。

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迸衡宇。

二生以諸公之命命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之舊，必求能爲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强其所不能。諸公即居予於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也。二生其審諸？」

於是，邑中聞有諸侯之使，自邑令佐以下至士庶耆老，源源而來，靡不觀感。李生丰姿秀發，言論是非，不苟雷同。劉生貌恭而言慎，確有據守。俱稱爲東白門人也。予甚愛之，留且彌月矣。二生以諸公之命久不復，辭去。予既返諸公幣，復爲詩別之，所以致區區於二生，而申景仰於廬山也。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賦詩以贈。帙成，俾予序之。

味月亭序

成化丙午春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曩夢遊仙甚適，扁所居第爲味月亭，識夢境也，願乞一言以歸。」予口占一絶句云：「騎羊仙客去仙城，風韻千年落杳冥。羅浮道士來何處，笑倒君家味月亭。」戲謂子有曰：「君不知羅浮道士耶，嘗俛仰子之亭矣。」因撫掌笑。前此五年，予被徵過郡，通名子有之廬。道士即予，蓋寓意耳。

贈容一之歸番禺序

容生卓錐無地，從予游者十有一載，未嘗對人作皺眉狀。入京師，見聲利烜赫輒不樂。語人曰：「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徒食人禄而不知耻，雖吾不能以一日居。」生之志可謂篤矣，顧以予之疎謬不能輔其爲仁。是生雖有美質而其學未底於成，由吾之虚名誤之也。雖然，生之志豈易量哉！聖賢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但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裹處，既非庸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不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許茫茫。生方鋭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者果爲何如也？千里之行，始乎跬步。生慎由之。陳先生習忘久矣，生歸見毅卿，其亦以是語之。

道學傳序 成化乙巳閏四月作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録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廣東左方伯陳公取元所修《宋史》列傳中《道學》一編鏤板，與同志者共之。《宋史》之行於天下有全書矣，公復於此留意焉。噫，我知之矣。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

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

夫子没，微言絶。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弊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

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静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虚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野人所欲獻於公與四方同志者之芹曝也。

承公命爲序，故及之。公名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先公勿齋先生宰新城，遺愛在民。公稱其家學云。❶

雜詩序

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來，絶不作詩，值興動輒遏之。至今年夏四月，予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于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殆亦不可爲懷。反乎中堂，童子絃歌，蹶然厥中。情危境逼，因緣成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成化二十一年乙巳閏四月翰林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公甫書」二十五字。

聲，積句所爲，凡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杜鵑》、《示跛奴》、《詰李翁奴》、《送西賓筆》等，通若干詩。微覺曠日，既反于故戒，晦日取閱之，皆誠意所發，辭不虛假。序而藏之，用示兒子。

送李山人詩序

成化辛卯春，永豐人李立武挾風水之術過白沙訪予。一日，以其術相地於蓬萊館，指其上土渦謂予曰：「仰天湖也。」予不能識其然否。西北歷崑崙之麓，出入十二郇，環以青山，蒙以白雲，予於是俯仰樂甚。李君既四顧無所得，復歎仰天湖之勝，以爲奇絕。予於李君，蓋各適其適也。作詩以貽之。❶

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

縣主丁侯景仰一峰羅先生，於既歿，乃以學生容貫充弔祭使如永豐，而歸其賻于先生之子清極。貫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於江浦，然後歸。一念懷賢，無間存歿，可壯也。歌以送之。歌曰：

「還從江北話江西，謁墓人來見木齋。長江亦是東湖水，何處吟風弄月臺？今朝何事又離群，南北東西一片雲。如此行藏都未定，老夫扶病欲隨君。」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夏四月七日某識」七字。

東圃詩序

南海范規從予游，嘗聞規之父東圃翁朴茂，於人無怨惡，早歲出入江湖，既倦而歸，圃於西江之滸、花山之陰，因寄號曰東圃。東圃方十畝，沼其中，架草屋三間，傍植花卉、名木、蔬果。翁寄傲于兹，或荷丈人蓧，或抱漢陰甕，興至便投竿弄水，擊壤而歌。四時之花，丹者摧，白者吐。或飲露而飡英，或尋芳而索笑；科頭箕踞，樫陰竹影之下，徜徉獨酌；目諸孫上樹取果實，嬉戲笑語以爲適。醉則曲肱而臥，藉之以緑草，灑之以清風，寤寐所爲，不離乎山雲水月，大抵皆可樂之事也。

規别白沙去遊曹溪洞，不相見數年矣。一日復來，與規語，如聞陳子昂、李太白賦感遇詩，一喜一愕，規亦奇矣哉。比歸，以東圃詩爲請，且曰：「無以娱親故也。」予樂聞東圃翁爲人，而憐規之志不可違也，賦排律十韻以贈之。東圃名真，字則未聞也。

詩曰：一老胥江臥，瀕江一圃開。林春煙淡泊，地暝月徘徊。盡日扃茆宇，殘年寄酒杯。山蹊人不到，庭竹鳳飛來。静得丘園樂，清無市井埃。雲封朝几白，風入夜絃哀。細雨攜鋤去，輕笻看藥回。江山吾晚暮，梨栗爾嬰孩。天上群龍遠，花前獨鶴陪。誰爲求仲侣，心蹟總悠哉。

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

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人謂兩山傲，豈真傲者耶？兩山謝郡歸，今年六十有一矣。兩山之子詡也，從予游，限於官

守，不得奉卮酒爲兩山壽。爲作長句以壽之。其辭曰：

太守春秋踰六十，面如丹砂髮如漆。揮毫落紙神飄逸，拄頰向空思紆鬱。白雲滿野山露骨，誰道頭銜非外物？笑傲得之寵爲失，平生自許剛不屈。兩山宴坐何處山，願效南山保終吉。

弘治庚戌二月初吉白沙陳獻章書

周氏族譜序

周氏之上世居洛陽，自昭信府君仕元，爲昭信校尉，累有功。世祖嘗手撫其肩寵之，時人爲之號曰「御搭手」。周云，厥後從伯顔下江南，始不樂仕，退隱湖州之長興，尋徙德清。因感異夢，求所卜地於縣西門外。積谷口之前一里許，山水明秀，一如夢中所見，大喜，以爲神授，遂定居焉。

昭信娶長興姚氏，生兩提舉公。長公一子，諱子成，居本里井頭。少公長子諱亨甫，元季任典史，居河口。次子諱通甫，居縣西。各隨所居地爲派。長公之派一，少公之派二，統之爲三大派。三派之後，或隱或仕。國朝洪武初，任户部主事諱子和者，典史君之次子，顯于河口縣西。自通甫君以下六傳至封君，❶鼎以其子，今吾省少參公之貴，封禮部員外郎。少參公中成化乙未進士第，選工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繼遷郎中，遂參吾省。諸派之中，此其尤顯者也。

公以弘治己酉始至白沙。未幾，公復來，與言家世纓簪，以其族之譜請序以付

❶「甫」，原作「府」，據羅本、林本、蕭本、碧玉本改。

梓。❶予以不敏弗許。數載之內，屢致書囑邦伯東山劉先生、按察使陶公交致其懇。既而，公復以書來，曰：「吾周氏自昭信以上居洛陽，世次無考。今譜斷自可知，以昭信府君爲第一世祖，其不可知者闕之，不敢妄有攀附，以誣先代而誑後人。先生幸爲某序之，將無負於先生之言。」某於是不敢復以不敏辭於我少參公，而嘉周氏之譜不務窮於遠，爲信譜也。

誄李亨詩序❷

李亨之交於予十六載，意篤而業不光，一旦棄我而死，不塞望矣，吾所以不能不爲之慟，而深追憾於平日也。嗚呼，李亨尚能聞予斯言否？

李亨死，有子纔五歲，四女皆幼，揭而委之一寡妻，是可哀也。其生以癸丑某月某日，卒於成化庚寅六月某甲子，年三十八。

屬纊之秋，適林緝熙自寶安來白沙，覽予詩而哀，故亦同作。明年某月某日，葬李亨於某所。其親友馬廣氏請勒諸石爲墓銘。

送羅養明還江右序

永豐羅養明，丁酉春，承一峰先生命來白沙。一峰，賢者也，而養明其愛弟。與語連日夜忘倦。昔之善稱人者，曰碧梧、翠竹，又曰芝蘭、玉樹，若養明其可稱也已。

養明喜論詩，予特愛其優柔不迫，近古詩人情態。稍與養明言之，養明日記吾言，

❶「以付梓」，羅本、林本、蕭本作「某始辭」。
❷「李亨」，碧玉本作「潘季亨」。下同。

手録拙稿以歸，予亦不能辭也。雖然，君子之所以學者，獨詩云乎哉？一語默，一起居，大則人倫，小則日用，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之謂知。其始在于立誠，其功在于明善，至虚以求静之一，致實以防動之流，此學之指南也。

養明歸，質之一峰，一峰不予謬也，豈非千載之幸歟？律詩二章以贈其別，不足爲一峰道也。

記

韶州風采樓記 弘治丁巳冬作❶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裨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風度樓相望。忠襄之十八世孫英走白沙，謁文以表之。

夫自開闢達唐，自唐達宋至於今，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菊坡公二人而已耳。噫，士生於嶺表，歷兹年代之久，而何其寥寥也。則公之風采在，人争先睹之爲快，如鳳皇芝草不恒有於世也，可知矣。如公之才，得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公有益於人國也，大矣。雖然，一諫官豈能盡公哉！顔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

❶「丁巳」，原作「己巳」，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之。顔淵，處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顔子其的乎！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豈苟哉！英乎，勉諸。毋曰忠襄可爲也，聖人不可爲也。

古蒙州學記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公復來。」廬陵彭君粟適知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跽而言曰：「是再造我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國朝洪武間，革縣爲古眉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亡者過半。比年以來，瑶僮横據其地，盜日滋而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軍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僮老李恭著首遣其子來納款。公前以參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方成，❶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農。賊以此傾信。招所至，瑶僮視我立山咸來。此公以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之亡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編氓。

❶「方成」，羅本、林本、高本、何本、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宮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

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群兇之納款？州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聖朝倣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

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之癯，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孜孜，其傳寖多，其化寖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程鄉縣儒學記 弘治癸丑七月作

潮之程鄉縣儒學傾圮久矣，今按察僉

事雩都袁公慶祥處分以新之。明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劉公纓分巡嶺東道，僉事王公某往來爲之勸借財用，或拓地以相其成。

凡學宮之設，有文廟，有明倫堂，前後位置，所具皆同，亦程鄉之舊也。袁公因地之形勢廣狹而更張之，尊左則廟，次右爲堂，皆南面而並峙，此則學之大觀也。廟主以像，世相沿襲，有異授之嫌，❶而未詳其所自，意者古以尸祭之遺意歟。廟前樹杏爲壇，夾以兩廡，戟門之東祠鄉賢，西祠后土。泮池在櫺星門之内，池之左爲宰牲所，堂之東西偏爲兩齋，爲諸生號舍。道義門與儒學門相望，東廡之上神庫，西齋之上神廚。凡廟與堂之間，會饌堂居之，北列廨宇。凡此，皆出於袁公之規畫，授圖於縣令俾成之，總之爲屋若干楹。自辛亥迄癸丑，三易寒暑而後成。其形勝雖極壯麗，則亦天下之通制，不書可也。

袁公不以風教落第二義，追惟古先聖王立學教人之本意而作新之。袁公所以望于程鄉，則不可不以告也。

今夫南面而堂，一以奉古之人，一以居今之人，卑尊並立乎其間，此雖因地而寓形，而教未始不存也。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語》以四科稱群弟子，由漢而來，儒者以言語稱者幾人？以政事稱者幾人？以文學稱者幾人？其間足以方駕乎古人而絶塵於當世者亦鮮矣，況德行乎？顔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絶塵，而回則瞠乎其

❶「授」，羅本、林本、蕭本、何本作「教」。

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如此？夫苟從事於斯，雖未即優入顏域，亦庶乎閔、冉之間，而由、求又有不屑爲者矣。

予嘗聞程鄉風俗善多而惡少。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予老矣，彼將有感吾言而興起者乎？

縣令辛君竟以袁公之命，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陳珀乞記於予，故爲之一言。葉柏、鍾譽、楊偉咸以義官董茲役，柏又偕珀來謁文，費莫大於納粟，指揮陳昂、義官鍾華次之。其餘助者又七十餘人，名氏多，不能具載，宜列之碑陰云。❶

程鄉縣社學記 弘治庚戌秋作

國朝開設學校，自胄監至于府、州、縣，備矣，惟鄉之社學不列於官，待有司而後興。吉之永豐劉侯彬由戊戌進士來令程鄉，首以教化風俗爲事。相地邑中，得東西員城；得水南村，北距城五里；得大枯樹，❷南距城八十里。各就其地之便，建學宮一所，爲社學者四。學宮之制，正北爲正蒙堂，東西兩齋相向者無不同也。其在東者，堂後考亭之祠，前有春浣池、詠歸橋，皆揭之於亭。其在西者，堂南考亭之祠，其後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癸丑秋七月庚子翰林檢討古岡病夫陳某記」二十字。

❷ 「樹」，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村」。

退省有軒，燕休有所。在南北者咸無焉。

此小子之學也。是學也，貧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於其人。學宮既成，侯以諭諸父兄，諸父兄咸喜。退，各以其子弟來受學。則爲延師以教之，買田租米一百石，以供束脩之需。品量所給，視所領子弟多寡，東西各四十石，水南之受二十石，大枯成於諸學之後，未有受焉。

縣東五六里，有地曰周溪。山勢自北而來，迤邐南下，峰四遶如城。遠望不知溪發處，但見自出山東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横於坡陀之麓。上有曲池，狀如半月。侯顧而樂之，又愛溪之名，尋即其地搆堂於曲池之上最高處。圖《太極圖》於北壁，前作講堂，左右爲樓。居樓外鑿二石井，泉甘而冽，謂之天泉，并榜其門曰：❶周溪書院。周溪之門少東，過雲步橋，北折數百步，山曰雲洞，與太極堂東西相望，因闢地作亭，寓之雲谷之號。侯政暇輒往游焉，瞻眺徘徊，如有求而弗得。侯安取於山水若是勤哉？已上諸役及買田之費，侯悉以其在官所當得者，積歲成之，一不以擾民。教諭李君欽、訓導陳君禄具圖與事，遣生員鍾宏走白沙，屬予記之。

古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於庠序之右。今之郡縣學，古之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

予嘗終夜思之，其不及古者，有司非與庠序之設。六經之訓固在也。以小學言

❶「并」，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井」，則屬上。

之，朱子《小學》書，教之之具也；　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不可無也。　天下之事，無本不立。　小學，學之本也。　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

侯之心猶未但已也，曰：「我有司也，資於何以治？　資於何以教？　山名水名，我思古人。　世豈無庶幾者乎？」於是爲之意以感之，爲之地以處之。　十數年間，東西行過程鄉者多矣，未聞有吟風弄月而來。足以副侯之心者，侯豈敢必哉！　或謂予曰：「侯來程鄉居幾年，寄懷山水之間，不屑屑於簿書。　侯何心！　今且去程鄉矣。侯其埃溘斯世，將高棲而遠遁乎？」以是爲知侯，予蓋不知也。　併記於是。

重修梧州學記 弘治戊午三月作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界其間，皆古之名郡也。　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于梧州開設三府，病一學宮之不稱，亟選地于州城之南一里許，遷焉。　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規而益修之。　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備。　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闕門，榜化龍而儕起鳳；　神廚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並立于後；　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奐然一新，盛矣哉！

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　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　苟能修之，無遠不至。　修之云者，治而去之之謂也。　去其不如

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斯道之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就之功。然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自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有在於斯乎？嗟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況於廣大尊嚴，端凝灑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煙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病夫所自勵，以佐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者也。

州別駕謝君湖承督府命董茲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記。章於督府舊也，督府命之，義不可辭，於是乎書。

龍岡書院記

父兄不以其言爲子弟師。業修於身，子弟習而化之。其爲教也不一，因其世箕裘異焉耳。農商技藝各有教，豈直士哉！

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往聖繼絕學，與來世開太平。若是者，誠孔子之教也。大哉，教乎！

今父兄愛其子弟，教以六經，誦之也，惟恐其言之不熟；講之也，惟恐其旨之不明。似矣，不知其身之所教，與七十子之進

於聖人同歟？否耶？

江西撫之樂安有龍岡書院，❶今都御史謝公綬六世祖均福始建，與其弟均壽講學其中。福後以宏詞領信州，壽亦舉進士守來陽。❷歲久，棟宇就廢，公之父某復即其地而新之，既而諸子皆以文章取科第爲顯官。公謂其子琪曰：「書院無田，奚以守？」琪買田百畝，擇謹厚者掌之，以供祭祀及束脩之費。公巡撫湖廣，兩遣使走數千里至白沙，謁文記之，且以教其族之人。

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没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吴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户閾，俛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

謝氏之先以儒起家，傳數世，至公父子兄弟，皆能以文章取科第，出爲當世用。肩摩踵接，盛於一門，其得于龍岡者，不亦多乎？雖然，父兄之教，子弟之學，將不但如是而已也。今之學於龍岡者，一短檠課之外，未有聞也。公能亮予言否耶？橫渠先生語學者「必期至於聖人而後已」，予於謝氏，豈敢謂秦無人。

丁知縣廟記 弘治丁巳春作

丁侯爲縣六年，卒於官。歷觀我邑令，

❶「岡」，原作「江」，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來陽」，疑爲「萊陽」。

自洪武迄今，求丁侯未有也。侯仕不爲己，耻以俗吏自居。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産，上無以爲教，下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按民丁産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賴之。時有横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雖以此得罪，不恤也。

侯之性，略於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肅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于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其不應祀者，毁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涖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

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

侯以仕爲學，政暇必走白沙，往返，歲月内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願學，而切於救民，急先務也。

死之日，耕者弔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嫗夜哭於其廬，且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開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已。」故侯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已焉者。

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

繼令者，亦將有感於斯乎！侯名積，字彥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敝。弘治癸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❶命生員陳冕來徵記。侯，豐城人，名琥。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劍水，嘗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三年，❷愈相傾慕，安能已於言耶？

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疾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

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烏虖，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蓋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略。

❶「黃」，原作「劉」，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改。

❷「三年」，碧玉本作「七年於茲」。

恩平縣儒學記❶

恩平，古恩州之域。國朝置恩平驛，隸陽江縣，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高涼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命將討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既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令。鬱林陶侯素有威略，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既殺其桀黠者，遂以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慮其向背靡常，即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斥，其將何以待之？此堡所以建也。

成化丙申，右都御史郴陽朱公奉敕總督兩廣軍務。既至，環視列郡，昔嘗爲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之衝，送往迎來，民劬於道路者無虛日，不如以堡爲邑便。會我陶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經略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既定，悉以上聞。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户三千户，糧一萬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于其舊。城之中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宮。既成，❷諸士子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之聲盈耳，過者歎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壘，今爲詩書之府。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於學宮尤惓惓焉。甚矣，翁

❶「儒」，原缺，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補。

❷「既成」上，碧玉本有「學宮」二字。

君之明於保民也。❶

自有邊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利害怵於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以鬭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衛靈公問軍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弊民。❷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寧謐，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耶？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教而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恥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囹圄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志寧不亦樂於斯乎！

予不文，謹具其事始末與其所當先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考焉。君名儼，莆陽人。

新遷電白縣儒學記 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邑何遷，遷避寇也。先是，電白在高州府治之東，按察僉事陶公提兵過之，顧謂其守宰曰：「形勝不足以守，邑宜遷，遷必於神電衛焉。其地廣可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兹弗圖，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鏞以公之説聞於上，遂遷焉。

❶「甚矣，翁君之明於保民也」，碧玉本作「嗟夫，翁君其知理民之本乎」。

❷「弊」，原作「敝」，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下句同。

時成化戊子歲也。

學宮在縣治東南。當是時，寇賊未殄，草屋一間，奉大成木主而已。歲丙申，公以秩滿遷副使，奉璽書專經略是方。每一過之，未嘗不瞻顧徘徊，以學校之興廢爲己責，而歎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寇乃克平，是方之民寄命於盜賊之水火者幾二十年，至是始逭。

公往來巡省諸郡縣，俾勞來匡直，咸盡其方。越二載而民之病者蘇，仆者起矣。公顧力可及，以狀請於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公，首創學宮，次及諸役，許之。於是闢土爲基，度財爲用，而屬是役於某官某使督之，以己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舍菜焉。

宮宇巍兀，門觀軒敞，神像清嚴，器用具足，繚之以宮牆，飾之以丹漆，誠壯誠麗，遂爲一郡學校之冠。其他若縣治、若城隍社廟、若藩臬行司以及郵傳邸舍，橋梁道路，一一區畫成之。營材於山，民不知勞；爲陶於野，財不妄費，而皆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故役之煩者化而爲簡，難者化而爲易。公勳庸著於武事不可勝計，世稱公通變無方，亦焉往而非是也哉！

韓君某來守是郡，既至，覩衆美之具成，乃歎曰：「博哉功乎！」歷審其爲之先後，又歎曰：「公留意學校，功先庶務，其重如是乎！」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記之。辭，不獲，推古學校之意而言曰：

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

所蘊，如表裏形影然。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

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

公名魯，字自强，廣右之鬱林人也。始恩授吾邑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義云。❶

新會縣輔城記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隴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

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修，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成化十八年壬寅冬十二月望後古岡陳某記」十八字。

富，治兵無不强； 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 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

公曰：「不然。 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内之曰心，外之曰權。 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 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 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 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 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尅取之民，故椎牛灑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 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算贏餘矣。 今夫治兵於閫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每以偏師從事，況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 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虖，兵，凶器也，豈得已哉！

公從事於茲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于將來也。 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綱維乎？ 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 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爲緑護屏。 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 下蟠蛟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

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 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攜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 有雲起緑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 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

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静爲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

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屈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爲《雲潭記》。

潘氏祠堂記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多也。傷俗之益偷，吾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在乎多言也。善者，吾斯進之而已矣。

潘某氏者，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子，猶子也。

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以執籩豆，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卒。噫，茲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與也。

堯之時，比屋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鬩于牆，婦姑勃谿，朋友按劍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其私而不忘其後。某也，致孝乎祖禰，委祝乎兄弟，其生也若遺，其死也若虛，非求馬於唐肆者歟？未可知也。伯氏某承某之志，以其地三畝，搆祠屋三間，以奉四代神主。其田若干畝，以供常祀。《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其斯之謂歟！

某之從子，上舍生漢也，有一日之雅於白沙，來請記其事，予不能辭也，於是乎書。

增城劉氏祠堂記弘治癸丑九月作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

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艷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污穢，可勝道哉！

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

以愧之，卿大夫猶然，況士庶乎？ 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絶。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 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

宋之惠州守劉仲明自南雄遷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瓛，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頽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

瓛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瓛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瓛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瓛之兄瓚又率其族兄弟而增修之。❶ 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焕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

今年秋，瓛因林時嘉再至白沙，予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永慕堂記

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

❶「率」，原作「卒」，據碧玉本改。

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比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概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循情於妻子，其思慕其親，不以皓首而愧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

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被命以清理軍伍于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于堂。予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憂之餘；耳君之孝，而訝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恒怵惕於見人之親歟！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丱角所疑於孟子，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

它日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爲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以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

君聞之悅，命左右滌硯乞書，爲《永慕堂記》。

潮州三利溪記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人，人也；今之

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斷不疑矣。

今守令稱賢於一邦，利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問於我嶺南十郡之內，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東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舶，出没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運，潮人共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于港。正統間湮于大水，潮州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於海。慮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于溪，甃石爲關，時而開閉之。凡役民于畚鍤，卑之爲溪也，高之爲關也，僅一月而成。農夫利于田，商賈利于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溟，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

由是觀之，謂周潮州仕而爲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冥頑之鱷，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爲人，不可誣矣。今潮州以三利溪配之，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涪翁之所稱者，非濂溪先生歟？

潮州遺予書曰：「我故舂陵族也。」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聲，

其尚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棲桐枝，長飲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而不可得見，見其族之雲凝若此者，❶殆可與言矣。然則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關三利溪而已耶。

潮人相與立碑，頌潮州之功，遣生員趙日新來請文。予以其事并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爲人者，有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

潮州名鵬，字萬里，道州之永明縣人。

先生文既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之利無實，因作一詩以代跋，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其意欲示後人失于審也。其後黃侍御哲至潮，見之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得之矣。弘治甲子秋，門人張詡識。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而光宇死矣。

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衣危坐。厥明，請予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自覺惟坐爲樂耳。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

❶「凝」，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仍」。

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

予復之曰：「大哉，吾子之問也，顧予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語已，光宇整步而出，恍然若有得者，歸揭其榜曰「尋樂齋」云。

風木圖記

莆之李侯某，由進士官户曹員外郎，出爲廣東按察僉事。每出行部至新會，輒一過病夫陳某白沙，坐小廬山精舍半晌。始至，攜所得誌銘文并挽詩一大帙來授，而讀之三斂袵，先處士默菴先生與林夫人之賢皆可考而知矣。尋以《風木圖》請記。

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殁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弗逮養，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子可謂盡思矣，奚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爲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豐其養，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爲至矣。吾恐聖賢之志不明於後世也。❶

既撫圖而悲，復引其意，謂侯曰：「侯死事盡思，無負於曾子矣。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侯念之，侯念之。」是爲記。

處素記 成化八年六月，爲外兄何經作

一夫頎然，始弱冠爲生員，事進取不偶，退耕於野，作室三間。榜兩「處素」字於楣。曰：「吾不了其義當否，吾以問白沙子。」白沙子聞之絶倒。間數日，抵一卷請曰：「爲我記處素。」白沙子命出硯研墨汁，相向詰之，曰：「夫記，紀實也。爲我具狀，吾爲汝記。」即應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即不應，謂我處素，我即應之。

❶「志」，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意」。

但子爲我記足矣，吾知其狀云何？」兩手捧硯，躡席揚眉，進愈恭。白沙子不能却，墨其卷歸之。❶

慈元廟記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高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畎畝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

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舍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帑多而民愈困，❷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賡之以詩，曰：「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蓍龜萬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

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厓山。❸宋亡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成化八年夏六月七日石齋書」十二字。

❷ 「帑」，羅本、高本、蕭本、碧玉本作「幣」。

❸ 「創」上，羅本、林本、蕭本有「草」字。

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太傅。

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至厓門，弔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閑、愧頹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

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愧其不能工也。❶

夢　記二篇❷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既倦而臥，夢與應魁殿元、克恭黄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次之，次克恭，次予，應魁。途遇泥潦，予呼童子取行具，童子不應。予因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應魁屢歎不置，克恭顧予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漠然若無所聞焉。

既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同，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南海病夫陳獻章識」八字。

❷ 羅本、林本、蕭本題作「記夢」。

人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説之有？」

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爲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爲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群怒而逐之乎？然則如何，曰：「守其爲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又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掩鼻過者疾趨而争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吁，是何夢耶？將有應于後，早爲之兆耶？抑夢幻虚無，同異端之説，從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記于此，以俟明者決焉。

吴川縣城記

書城濮城郎之旨得之《春秋》，然後知長府之役可罷於魯人，譏鄭子産惠而不知爲政，非孟氏之過也。

昔寇盜充斥于高涼，百姓凛凛，委性命於豺虎之林。今湖廣按察使、前僉事、吾廣鬱林陶公，被命來專是方經略，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東之民，莫不倚公以爲命。寇

既平，公於是城吳川。城厚一丈，其崇三丈，周五百八十丈。亦勞矣，自師旅興而民滋敝。是役也，公實圖之，豈得已哉？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冬，城始克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何可忘！」父老相與言於官，遣生員李凌雲以狀走白沙，謁文記之。

時江梅始花，風日晴美，予與二三友登碧玉樓，望厓山慈元廟新成，與大忠祠映照下上。顧謂凌雲曰：是公與今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所作也。義以使民，民爭趨之，大有功於名教，是之謂達爲政之首務，皆可書。凡公之功在民，不違《春秋》義例，可書，時焉耳矣。施於無事之日，❶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襄陽府先聖廟記

庚戌之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玉臺山中，間語及其太守郭侯之爲人。予問治郡何如。曰：「侯以政及于民者，民之口碑矣。」復作而言曰：「民知其小，不知其大。大者口碑不載，將載之石焉。然非屬筆于先生，則石有時而朽也。」明日，君還行臺，乃以其狀來。

按狀，襄陽先聖廟自建國以來，有祭無樂。成化二十二年，侯以才御史來守是邦，告廟之日，大閱神庫，即議製之，顧以時詘，舉贏未暇也。居三年，民之病者駸駸乎起矣，乃延神樂觀樂舞生周某于岳州，問所以

❶「施」，碧玉本作「勉」。

製樂器者，其材孰難。生曰：「八音之中，其爲石乎？古取之于泗濱，今爲官所封，餘無難者焉。」侯審厥象，使人于隆中山求得之，生爲揆其音，曰：「可矣。」遂闢燕思堂于郡堂後爲之，每一器成，侯數四與較，期於至精而後已。越四月訖工。總其器爲數一十有八，析之爲二百三十五，蓋大成樂之式也。庫有祭器三百四十五事，歲久將就敝，侯悉取而新之，亦罔不殫厥心焉。烏虖，侯於爲邦，先務其大者，得之矣。

按《周禮・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之；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非其師弗祖也，非其祖弗祭也。後世學政既弛，教者不必其人，雖欲祭之，曷從而祖之？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于今賴之，故到于今祖之。然其大合樂也，達于大郡止焉。襄陽爲楚大郡，以其狀考之春秋，祭于廟者二百四十而未嘗有樂也。侯于爪髮既剪之餘，注心于簿書，期會之所不及，而其民信之，是可書也已。或曰：「古樂之亡久矣，宋明道先生欲著樂書而弗果，西山律吕未見於用，今之樂猶古之樂歟？」曰：「此非守臣之所能與也。」今之論人也，過嚴矣。始也，予讓記，而曹察院命之，垂二年，復轉託於我方伯劉東山先生，予重違其意也而與之。

侯名紳，字廷章，沅之宜春人。相是役者，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某也。

此文始屬稿於鄒汝愚，復略改次答曹察院，非我志也，覽者詳焉。

論

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三篇

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曾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中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

來於吾前矣，❶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矣；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何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下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

❶「來」，原作「求」，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安土敦乎仁論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樂于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後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然後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於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感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

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耳。

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邪？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争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即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廚也。夫庖廚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因是心，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

「聖人誅民害而迸之，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寓魑魅，則害去而

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即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即迸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厠其間矣。周公一《金縢》，大發寤時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云：「修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偏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有得焉。間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絶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

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某，號菊逸，蓋賢而隱者。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皆以菊爲悦者也，皆古之賢人也。

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説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爲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産，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

産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予，予既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而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爲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爲其可以温也，資於菽粟，爲其可以飽也。❶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❶「爲」，原作「謂」，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羹者，名曰「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

然予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鬭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譏取貧者，反舍彼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鬭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嗜者，不可一概論也。

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恥居人下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

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閒。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鎭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

曩夢拜公，坐我於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翺翔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

烏虖，古今幽明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憲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攜《思德碑文》一首詣予，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

諸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

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爲營，以塞四境要害；設守備之法，内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之。凡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爲，事務實而不爲虛文，故能取必於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

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遏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坯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

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

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❶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予覽之歎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于一日以爲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也。❷

書蓮塘書屋册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于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菴，三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生與予同事吳聘君，予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臥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會也。

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四月五日白沙陳某識」九字。

❷ 文後，林本、蕭本有「成化辛卯冬十月朔旦古岡陳某敬識」十五字。

盈耳也。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于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于龍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于考亭而世考亭，今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之所修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

入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爲要？』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曰：『性静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

予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某實命之而云自書者，❶貫不自以爲過，導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某初蓋

❶「書」，碧玉本作「罰」。

以爲可，卒歸於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愆義，規畫無度，皆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録矣。自罰必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爲限。復深責望之，昭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必非此門人之助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其可侮哉？❶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爲和之。楊鐵厓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

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辛卯七月二十二日石齋書」十一字。

語。安得鐵厓生並世，予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

鐵厓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既未及見，因附論鐵厓之後如此云。❶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爲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爲幸。然曉之於唐，既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況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疎矣。曉乎，其自處可也。❷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二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吴張聲遠。鍈一見驚絶，閲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鍈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月，至是三易歲。當鍈求跋語時，屬纊

❶ 文後，蕭本有「丁巳夏四月」五字。

❷ 文後，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二十七日石齋書」十一字。

來一年矣。

烏虖，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其爲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況其邇者乎！後生可畏，鋏其念諸。門人某謹識。❶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璜，字德潤，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詡之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臥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班。」

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拙詩，想爲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世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

首言大塘書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頷聯言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塘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❶「門人某謹識」，蕭本作「壬辰五月十二日門人古岡陳某識」。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末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

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爲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爲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恥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其平日所得於其友劉閔子賢手書，❶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孝行聞於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學，而鄭先生不没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無所於謀也。三旬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可也。❷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絶。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予，固其所矣，惜予貧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

❶「其」，原作「吾」，據林本、高本、蕭本改。

❷文後，林本、蕭本有「成化丁未夏五月」七字。

賢所謂旋渦底佛安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予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於予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予無一日之雅，奚以亮予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上如予而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之。❶

書玉枕山詩話後

予又有《迴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鐘雨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充玉枕錢。牀風無意緒，吹斷藥爐煙。」第三聯亦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往往譏呵太甚，群啄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爲晏嬰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五日」六字。

過白沙乞詩。榮，莆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予既贈之詩，復録近作七絶於此。莆有大理黄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題吴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凄凄。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芳，汎汎輕航。駕言出游，不泥一邦。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是壑之水，❶汩汩洋洋，不亦深乎！

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于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❷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予題《中流砥柱圖》。予讀彭秋官序文，雖非正説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段結裹，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爲諛辭。其辭曰：

❶ 「是」，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赴」。

❷ 文後，林本、蕭本有「瑞卿戊午歲冬至日石翁題」十一字。

使君使民不厭真，❶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爲屈信，❷死生爲戚忻，而以嗜慾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後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歎，聞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説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概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録來見示爲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光内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虖，安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❶「民」，原作「君」，涉上「君」字而誤重，據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改。

❷「落」，碧玉本作「辱」。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爲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既研於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浪？ 蓋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❶

跋潘氏族譜後

潘氏自其始祖太一公以下至臨淮典教華，爲世凡三十有四。 故國子祭酒豫章胡公若思括始終爲之序，頗詳悉。 同時稱聞人，曰建安之楊，曰南郡之楊，曰浙東之王，曰臨川之王，曰錢，曰高，曰苗，曰曹，曰裴。 題之跋之八九見，先後續續光不已。 譜既重，三十五世孫明、威、玘、伯、振慮夫光於今者或息於後，重自其身者或失之於其子孫。 序而傳之，以延厥光，以增兹重於無窮焉，惟其人。 不惟其人，惟其位之徇，則不信於世。 世方來，其奚賴？ 於是謹齋戒擇日，進譜於白沙，乞予言爲序後。 予既德弗類而文又不及世，於君之愛我奚足尚？ 雖然，有可爲君言者而奚敢不書？

夫惟君子以神之没身焉，其效至於通神明，光上下。 存乎孝悌，形於事君爲良，臨大節爲忠，感於人心、措諸天下爲事業。 存乎推延，光於簡册，存乎名。 勉而行之，存乎誠。 君受明天子命爲能臣，技謀勇果固所長，能不規規於是？ 惟所存孝悌心益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謹識」二字。

誠益推，著而爲良，爲忠，爲事業，爲簡册勳名，種種皆君有也。若是，斯譜也，不光重與！先世德美，具載諸文，此不贅。

批答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黄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模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生温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説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絶句諸詩，事事比喻，是多少牽强，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

概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

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題桂陽外沙朱氏族譜❶

成化十八年七月己巳，白沙陳某見右都御史桂陽朱公於蒼梧。明日，公命飲於燕居之堂，公之季子守賁洎諸孫侍側。公命守賁琴。三行酒畢，公出一編相示，題曰《桂陽外沙朱氏族譜》。周武王時曹挾封於邾，其後因封爲氏，去「邑」爲朱。世次淵遠莫詳，但云曰毗者來居桂陽，是爲外沙之始祖。蓋毗之後，盛於廊木，顯於外沙也。見於譜者，始祖以下七世缺焉，至外沙始詳矣。外沙之世，更始於保祖，至公爲十一世。世有舊譜，公之世父前交阯諒山通判思巷與贈都御史公之考思諫修之，成之者公也。公子五人，予所知者，守孚今爲秋官郎中。昔公示予守蒙之文，復誦其詩，曰是嘗有意於白沙者。守賁彈琴於我側。朱氏子孫知其後將益大也。

公生五年而孤，能自樹立，由名進士歷至大官。敦大清儉，爲政鎮静，若無所爲，民被其澤而莫知爲之者，光前振後，公之德大矣。子孫世守，令緒益裕，如郎中兄弟其庶幾乎！公俾予題，余不文，記所見一二，以俟後之修譜者。

❶ 本篇原缺，據林本、蕭本補。

蒼梧紀行❶

六月丁未發白沙，己未至白泥，書《留別緝熙》詩。陳冕從行。庚申日晡，艤舟七星巖擊石鼓，巖户没于潦，舟隨來巖上，索石題詩，秉燭書之。甲子，過三洲巖，潦至徑，絶不可遊。過麻墟，入德慶峽和尚石，皆有詩。戊辰至蒼梧，有《寄陳庸潯州》詩。明日，謁都憲，遂遍詣兩府。會按察僉憲翁侯讁、北流簿都給事黄坦、廣西參政黄塤、僉憲蕭蒼。壬申，別蒼梧，與伍伯饒復遊三洲巖，看林光、陳庸、張詡題名。癸酉，訪楊參戎於肇慶。明日，抵家。

雜著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虖，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嚴雪，凛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臨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固不能於此。然則從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不學乃能不壞其性，何邪？是必有所以然

❶ 本篇原缺，據林本、蕭本補。

者。學止於誇多鬭靡，而不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獸者幾希矣。予讀二氏之辭有感，故録而藏之。❶

誡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

里中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於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歎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毁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品習尚不同，❷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辛卯夏五月四日病中捉筆」十一字。

❷ 「品」，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禀」。

爲非而毁他人。此得失恒在毁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毁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顔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毁，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毁，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毁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昔吕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❶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餼羊猶存也。此舉雖過，然究其爲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録，算一過，諸君其誌之。❷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往喻，俾悉知余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辛卯四月十九日示」八字。

❷ 文後，林本、蕭本有「某筆辛卯夏五月二十八日」十一字。

意。❶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牆，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名分相繫爲美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乎？❷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❸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早晚死者恒多。烏虖，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蟲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偶書遺湛民澤龔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葛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龍，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壬辰六月初三日石齋書」十字。

❷ 文後，林本、蕭本有「壬辰六月日石齋書與容生」十一字。

❸ 林本、蕭本題作「漫筆示李承箕」。

吾夢長髯翁遺予羅浮山，盡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笻之入。

書　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吾所以游於藝也。❶

速勾丁知縣廟疏❷

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歎羨其美耶？❸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後，必有聞義而起者，❹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子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

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❺

❶「吾」上，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有「此」字。

❷此篇原入卷二《與張廷實主事書》中，茲依碧玉本移此。高本、何本入題跋。

❸「歎」，林本、高本、蕭本作「歆」。

❹「而」下，林本、高本、蕭本有「興」字。

❺文後，林本、蕭本有「弘治丙辰正月二十八日書與文都行之」十六字。

贊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抱瓮。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丁氏祠堂鐘銘 代丁知縣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鏜鏜，震于無疆。

改鑄邑譙樓鐘銘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我民不信，視此鐘銘。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繼之者何以考，故録之。❶

墓誌銘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右副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太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歸老于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寶生公父保輗，勤儉理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

公長者，初補隊長，卒伍争較曲直，不屑爲辨，而以理譬解之，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少回讓。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黄賊之患將至，契所有赴城，老幼扶攜塞路。守關者爲不便於民，公力争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民有急宜早爲之所，奈何拒之？」既而賊奄至城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之。

公生于永樂癸未某月日，卒于成化甲辰某月日，享年八十有二。先是，予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公化爲嬰孺。嘗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噫，豈非數也耶？

公娶同邑訓科周旋之女，賢克相公，先公若干年卒，葬歸德里之鳳山。子男六人，

❶ 此注，羅本爲序。

長曰賢，早卒；❶次曰能，即都憲公；曰英，曰俊，曰秀，曰傑。英、秀皆義官，俊未仕，傑陽朔訓導。女二人，適何宏、葉蒼。及公之存孫男十五人，曾孫幾人。壽祉子孫之繁，人以爲積善所致也。

都憲公由進士官户部，以其官封公署郎中事員外郎，贈母宜人。初，有司命選武衛子弟之良者入學，公環視諸子，以都憲公充選，蓋識之於穉孺時也。都憲巡撫甘肅，公訃至，解官歸，薨于路。諸弟奉公柩，將以今年丙午冬十二月十九日，合葬于鳳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吾先子處士與公舊，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其所與猶父也，不銘公墓，奚以辭？銘曰：

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菴先生之弟也。

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教淩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籍戍偏橋衛，有司以君充戍，母夫人胡氏謀盡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以志。偏橋戍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

❶「早」，羅本、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作「先」。

地有橫蠻黃一奇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鄰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喻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某由是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來廣就其兄參議之養，遇鹽商餽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亨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

夫君娶何氏，生男子四人：恒、益、巽、節，女二人：長適何紹基，❶次適胡紹海。君生于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于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十人：玭、琣、璠、珂、琨、珣、琯、玠、璜、琚。恒與諸弟卜今年十二月辛丑葬君里之粟堆，❷節以其狀走南海干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

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於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徵。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鈍齋。

❶「基」，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箕」。

❷「粟」，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栗」。

少孤，奉母王氏孝謹，處于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之秋，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慟絶，失于顛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

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于仁，愛非不足於同氣而窮于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鄉黨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瞑目以死，甚可哀也。

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久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於予。

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昴英，英宗❶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❶考諱彦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一人，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葬里之金釵山，趙氏袝焉。狀稱君長厚，恬静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咏，春秋致嚴于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嘗不可誣也。銘曰：

生不足，歸于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虖，子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

---

❶「英宗」，羅本、林本、蕭本作「宋」。「侍」，原作「侍」，刻誤，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其祖父處士忍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鑱大笠，往來於蔗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俾之銘。」

既而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予游厓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予既與東淵，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略無一言及于銘，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

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少言，與物無競，非横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處士于曾岡頭祖塋之左，未銘。

烏虖，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予，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辭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

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既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父歿於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既醉而歸。率諸卑幼迓於途，或徑至飲處，扶前曳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

李氏之先世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史，君之四世祖也。大父奐，洪武問舉巡檢。父善，教諭敘、珙，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季曰田，曰郊。田即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臣，❶次適游恢，皆蒲

❶「鉅」，原作「矩」，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葬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母疾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寶安林彦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彦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個，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於官，其子日新葬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黄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

君性快朗，贍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消也，可立而待。少，衣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胤兒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録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勸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既領鄉薦，未即仕，來與予游，君益爲喜。光誅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爲光録《朱子語類》至四十三

卷，值板本出乃已。光感而歎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頷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既杜門欖山，同時士往往有紆青曳紫照曜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裁，君爲不省答。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人莫能間也。

君虔於事死，遇宗族内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咈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敝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往游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

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倏逝去。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

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欖山。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一年，歲值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於白沙陳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

予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閲狀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徼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兹其常也。」

處士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率其弟珽、璿、璣以某年月日葬處士于三岡社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

伏其龍蛇，逍遥雲霞。綱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兹耶！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歸同邑朱氏，爲誠菴先生夫人。誠菴先生者，故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禄大夫、太子太保朱公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捫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爲股肱，晝爲夜思，四十餘年無内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

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爲心，以心爲孝，和氣徵于一家。❶ 聞從公於外，常攜族孫奇。奇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奇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既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爲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爲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爲解衣衣之，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佑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

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爲。吾以觀於夫人事，往往概之，公不約而同，殆天合也。

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害，決大去就，矻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統己巳，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留夫人於北京。時英宗北狩未返，

❶ 「徵」，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蒸」。

虜騎將薄都城。❶ 或謂夫人「盍去諸」？夫人面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能爲！設有不幸，臣爲君死，義也。奈何去之！」夫人先後累受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夫。子五人：守孚、守頤、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頤、守謙未仕。守蒙領鄉薦。守賁生員，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視之。二女皆適官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夫人生永樂某年，其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頤等葬夫人于高陂，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曰：

德之愛孰與色之愛，❷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緊夫人之澤兮，百世可忘？❸ 歸骨於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邑之永泰鄉石馬山，祔其親之兆。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生事予。予懼與廷矩，比諸生咸進曰：「是生廷矩者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徵賢母也。子宜以其賢銘。」予乃閱狀。

❶「虜」，原諱作「□」，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下「虜何能爲」之「虜」字同。

❷「德之愛孰與色之愛」，碧玉本作「色之愛孰與德之愛」。

❸「可」，碧玉本作「弗」。

母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菴何先生諱淵之妻。性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縷刀尺巧，不俟教絶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爲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居流離，未嘗困戚爲滅裂。❶平居，處于娣姒得娣姒，處于媵侍得媵侍，處于族親，無貴賤、内外、尊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不哀也。

自澤菴没，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矩一旦謝去，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群來譁廷矩，廷矩閉門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

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有廷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墓，以永於傳。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蕖軒，莆之耕埧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己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囷而出，粟雖

❶「困」，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窘」。

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酒邀賓客飲于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游者，率時之貴人耳。

君既卒，大理評事黄君仲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

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畎畝，體便輕暖，口足甘肥。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沈鳥飛。引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問，有號漁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嘗讀書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童冠三、五，高歌走舴艋，遨嬉于江。歸則焚香咕嗶，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爲常。尤喜飲酒，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爲越聲，歌以侑觴，居士

頹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儒，❶皆鄉之名士，非四人之儔者，弗與飲焉。

景泰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没于賊，居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始爲請於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灣人至今德之。

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纊，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植之，勿替書詩。先其義，後其利，薄己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窶弱之施，則致隆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

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生子男六人：浩、瀚、淳、淑、瀞、沂，女二人。繼室簡氏、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葬里之羅山。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其地，儷兩繼室焉。

成化歲丙申，瀞始至白沙，從予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曰：

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爲適，投竿以爲戲，故不知老之將至。

❶「儒」，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倫」。

馬甘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❶空群莫駕。九世曰禎，❷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附于馬灑。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蕡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爲子，顯于千春。

志孫机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暘之婦苑氏生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机，悔亡。」因以「机」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十五亡于疹。机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其異。未幾，婦攜机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療弗及，張目視左右，淚潸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絶，七月十六日也。

机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曰：「似其祖。」又熟察其寢興啼笑早夜之有常，曰：「無不似。」天畀我机，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哉！是月己丑，葬白沙葫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其壙以畢，

❶「衛公」，按阮榕齡考證，「衛」乃「魏」之誤。認爲：「魏公張浚也。按《新會王志·馬持國傳》，持國曾爲浚幕賓故云。」

❷「禎」，羅本、林本、蕭本作「楨」，碧玉本作「貞」。

予哀云：

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哀極生愧。何以寫之？爲壙記。

墓表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滘村。自西滘鼓柁並南下，❶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孚，曰：「有行人。」少力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爲耻。晚歲既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即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爲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富貴而弗驕，❷則不失義，不離道；人於患得患失，碌碌爲鄙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爲世勸。

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葬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娠，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己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

❶「並」，碧玉本作「而」。

❷「富貴」，羅本、高本此二字互乙。

郎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予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徵時，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傳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

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

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❶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

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説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❷

行狀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午七月代容珪作❸

侯姓丁氏，諱積，字彦誠，別號三江漁樵人，世家寧都之關西。丁氏系出丹陽司

❶「註」，原作「著」，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文後，林本、蕭本有「弘治癸丑春三月既望古岡病夫陳某撰」十六字。

❸「午」，原作「戌」，刻誤，據林本、蕭本改。

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爲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士，明年，出知新會縣。

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爲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峰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以助葬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

有中貴弟梁長，責民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大趨令。侯于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氣習。嘗爲民辯寃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侯解。侯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愼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於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

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户，所費亦至五六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當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録也。

民窮于侈且僭，侯爲申明洪武禮制，參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峰絶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毁之。此其政績顯著之大者。一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於官。

侯生正統丙寅十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

一芳，次曰某，生于公卒之五月。女二俱幼。侯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于家，鄰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爲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爲嶺南第十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世，世爲士夫家。

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争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己。己所欲爲，必以强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予。予之所可，君亦可之；予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予言之適從。

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予共啜。君悠然在艇尾賦詩，傲睨八極，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

所居之北爲巖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闃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夙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顔謝焉。入處于亭，焚香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

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寅之冬至明年

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於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既而果如其言。

學主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矻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束，凡出藩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夕約己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間與予論爲文，必曰：「黃涪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盡之。」論書曰：「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沖淡之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爲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

君篤於事死之禮，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不省者有以藉口。❶乃告於季父絢洎伯兄裕，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爲祠。有事於此，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端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爲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度茲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咸勸之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予

❶「省」，碧玉本作「肖」。

與訣，「父子兄弟具在，❶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爲君後云。

祭　文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爲災，孰非天造？探殃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綏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爲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宜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爲令，我民是軫。敬祈神庥，蘇我民窘。

謝　雨　文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修，何以爲邑？徒食七品之禄，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憫民之窮，降兹甘

❶「子兄」，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此二字互乙。

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用答神賜，惟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謦欬若接。取彼神丹，❶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奠而薦之，❷用表貞潔。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二十又一日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先妣林氏夫人：友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饌，用申虔告。

❶「謦欬若接取彼神丹」，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❷「奠」，原作「奚」，據碧玉本改。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于先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

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自況於豪傑之倫也。

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牆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跡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

某也生長東南，摳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鑑斯文。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菴先生文代陶廉憲作

烏虖，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方儉約以事乎其上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静簡易以臨乎其下者，足以爲功。

昔者，兩廣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公率師擣穴攘兇。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

來繼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免於塗炭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遂其生養者，若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實惟兩公。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雄，食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效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自期，胡天之不憖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虖哀哉！尚饗。

祭誠菴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越初八日己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於誠菴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

於乎，昔我抱病，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大有補。長笻下山，可以撑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皇皇仲尼，與世爲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欲速，爲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疏叩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

甲寅之春，公委齋斧，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廟堂，當爲砥柱；公去廟

堂，當爲鴻羽。公攬臺綱，閲兩寒暑，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爲，誰奪誰予，萬石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莽鹵。胡天弗弔，禍來一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匹婦。遼哉郴陽，欺我疾苦。犬子執卮，往澆墓土。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尚饗。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進士，宰邑太平，再蒞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來巡敝省，未至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託《詩》以宣，君口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委，道路流言，將信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君司風紀，實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君兮，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訃，繼此亦聞，海內知己，❶存者幾人。烏虖哀哉！尚享。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來，枕戈捲甲，力能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是依；公今逝

❶「内」，原作「門」，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改。

矣，人奚不悲！❶某也於公，雅匪朝夕，東望仙城，有淚霑憶。昔者枉棹，扶病過予，笑語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寫我私。尚享。

祭顧勉菴別駕文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往貳端陽，實惠一州。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於郡僚，督府之薦。公車翩翩，愈勵愈騫。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受知當路。衆論同異，孰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彥誠文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趾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謀私？嘗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於豪右，而惠可及乎煢嫠。汛掃淫祠，綱維化典，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革面。兩考于兹，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涕滂。此見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

❶「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胡」。

君雖死而有光。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之未亡，故君蒿之可掬。❶ 烏乎哀哉！尚享。

祭黃君朴文

於乎，逍遥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圭峰以放懷，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己有。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夭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枯於疎柳。有肉在俎，有羹在豆，公死如生，薦滿一斗。

祭李磐石文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於兹有年矣。公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屨雖極粗垢，不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乎哀哉！尚享。

爲景暘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母爲命。爰有室家，❷內外各正。古之賢母，❸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

---

❶「著」，碧玉本作「焄」。

❷「爰」，原作「奚」，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❸「母」，原作「士」，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録。於乎哀哉！尚享。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麗麗而强，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寖近乎數仞之牆。

予觀之子久矣。子初爲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子者，謂子好伐，乖於和而軒於直。予獨畏子感激而慨慷。❶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脱屣。而人之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

使其辭煙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燮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顔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❷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

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徬徨。故士之可貴者，不於其身之彰，于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豐于才而嗇于命者多矣，奚獨子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宇，其何可忘！

❶「慨慷」，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❷「而」，原作「於」，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子陳景雲持庶饈粢盛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

烏虖，士而好奇，揆道則離；士而無奇，罔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兹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奠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於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既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某一病多年，❶老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覩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

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概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没而有知，尚鑑斯言。

奠何教授文

於乎，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辰，鼠肝蟲臂，小大

❶「多」，原作「當」，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烏乎先生！

奠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❶與之才，將誰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哉，尚享。

奠汪海北文

烏虖，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修古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甘其所甘。

江門秋月，盧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不酣。從事數至，命我則慚。我賦白洋，句不待探。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充之，奚適不堪。

烏虖，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往來莫覯。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尚享。

奠梁貞文❷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月永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

❶「與」，原作「予」，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貞」，原作「正」，據羅本、林本、高本改。

之非無其志也，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而語静；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而歿，蓋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牲特柔毛、粢盛酒果，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

當披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日，某摧裂肺腑之餘，無由往哭。烏虖哀哉，烏虖痛哉！兄年七十，不爲不壽。兄有二子，不爲無後。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虖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事我，棲棲自幼。情若兄弟，爲足爲手。吾行東西，不離左右。矢心靡它，乃若之厚。❶庭有佳植，雪霜爲寇。如何弗顧，身木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饗。

❶「若」，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君」。

告羅一峰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某應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饈，告于亡友一峰羅先生之墓曰：

嗚呼先生，今曷爲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畎畝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動出群之氣，殷百蟄之春雷。❶知先生者，擬先生于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柟弗類，反見目于榆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録，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致死而勿頹。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同。成化己丑之夏，予遇先生于南畿，盍簪之讙，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先生草亭之什，❷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己，君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醑，尚享。

奠容彦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彦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炙雞之奠，告于彦昭之靈曰：

❶「殷」，碧玉本作「啓」。
❷「什」，碧玉本作「内」。

嗚呼彥昭，顏子之壽，過于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虖哀哉！尚享。

奠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暘具隻雞酒果，致奠于容生柩前，而告之曰：

俯江流而嗚咽，望雲山而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瀉。尚享。

奠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伍光宇尋樂齋，撫物興懷，潛然瀉涕，遂命子景雲持炙雞絮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

烏虖光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然在耳。手植庭蕉上牆，綠逐日新。光宇何之？斯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予善，斯人也而不永年。嗚呼哀哉！尚享。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于亡友伍光宇之靈曰：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幸光宇早世，某在

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寫，尚有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有氣，是可藏矣。敢告孔易新刊《來鶴亭》詩并拙作數首，奉去冥覽。❶

❶ 文後，羅本有「某再拜」三字。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書一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七年，❶邇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絶於耳。曩聞先生在喪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可問其詳，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所值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

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下。嬴博之葬，古今未必以爲非，然亦有非其情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之心也。奈何，奈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熟矣。然事往往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爲之弗豫。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

頃歲，承惠《貞節堂》八詩，❷真嶺南《竹枝》也。李世卿已收入縣誌。門户之光，非

❶「六七」，原作「十六」，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❷「貞」，原作「正」，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言語可謝也。藤蓑尚欠補，章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臘然後歸，蚤晚會試入京。區區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懷。他人愛我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

張進士行附此，不能盡所欲言。粗絹二匹表忱，外苧一端奉時用。不別具。

與鄧督府二則

一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憲鄧大人先生執事：

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爲世用。執事鴻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縣月結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❶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

引領蒼梧，衰病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盛德。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美，此野人之志也。伏乞鈞裁。

❶「士」，原作「事」，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

二

承令廣州府送到《伊洛淵源》一部、京香二束、白米二石。愧感愧感。

某老病多遺，況於四十年前半面之雅者乎？久而不能忘，蓋有在矣。在制無由造謝，謹此布忱，伏乞台照。

與朱都憲 三則

一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當宁，進位都憲，奉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

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

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

變，亦不能不少蹴踖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説耶？僕竊以爲執事好崇奬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悼其窮且老，踽踽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而遺之，使自爲禄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

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❶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❷

二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衡茅，惠以羊、酒、粟、楮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何人，可以當此？

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諭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是故出於愛僕之誠，而

❶「伏」，羅本、林本、蕭本作「復」。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三字。

僕之心亦有未蒙照察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自汗若雨，或連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沈綿反復，元氣寖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止則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概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執也。

承録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燄，當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

使回，謹此申覆。辰下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三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賴蒙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執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既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口喻。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駑疲，豈無飛動之意哉？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

長。去年秋自汗纔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❶自行起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

干冒威嚴，某不勝戰越之至。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四則

一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先生冒大暑負疴而出，動静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

未涯瞻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託鄒汝愚具稿，早晚録上轉達。

二

亡妣墓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月八日，去始喪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感之至。厓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録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别無佳思作得文字，强勉塞命，無以老朽爲嫌也。祀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進

❶「疾」上，碧玉本有「俟」字。

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

三

得五月二十日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未必識也。章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昔者寄去《慈元記》稿，幸一字批破還示爲感。❶

四

賞倪指揮，知感激矣。敝邑民得免於盜賊水火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活國者手段固如是耶！感服，感服。

里人問徭役，告以昔者舟中所聞，聽者雀躍交慶，如赤子之慕慈母。不審比日斟酌何如？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竊謂徭法雖更，必痛懲一二貪贖，然後法行之可久也。祭田事料理恐未免水火之相射，欲乞少緩裁之，如何？恃愛饒舌。

復彭方伯

古岡陳某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執事：

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執事手書，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朔日書」五字。

雅愛。繼又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遺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煒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翚，宣喻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

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廟堂以執事爲柱石。執事一嚬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爲輕重取舍。甚哉，執事之動不可輕也。

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爲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閭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廉耻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

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耳，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如僕者，忠信不修，章句爲陋，才既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薦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將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强於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俾玷缺，庶幾丘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使奔競者愧而恬退者勸，

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若曰：「可以仕焉。」僕不知其可也。矧今白汗又作，俯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强焉。幸甚，幸甚。

與陶方伯 三則

一

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周二來，得書，人情世態相見多不合，奈何處之。交游中有不勸人進者乎？某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非高明莫能亮之。承問改題諸墓石可否，書法與銘旌略同，所以存其名，不當云「某府君」；「忠烈公」，則書其白得於先朝者至顯矣。後來恩典所加，宜列諸神道碑，不必改題也。李世卿久在館中，恐要知，不多及。

二

陳獻章啓：頃聞夫人之葬已後，時諸兒姪偶冗於人事，不得奔走隨執紼者之後，愧罪，愧罪。

李進士世卿承命修本邑志，成，雅慕執事之大專，兹進謁志稿，將刻板，乞一經目定之，一邑之幸也。此友素抱耿耿者，百凡乞照及。

薄酒一尊，奉爲寇平之賀。蚤晚廣右之行，可得聞其略乎？

三

潭滘拘留稻舫，稱大府中差人，果出於尊意否耶？乞降指揮。比歲鹹田之入，僕於執事所謂待晏子而後舉火者也。然非鄧、馬二生，僕安得坐享此田哉？僕與二生約，每歲入，三分於僕，猶以爲愧焉。黄田第四葫，諸姪與易贊共成之。贊比二生用力尤難，所費十未酬一。伏惟執事擴造化之量，垂不朽之仁，念僕平生不苟取之小廉，不負人之小節，無易舊圖，則僕始終受賜大矣。恃愛輕瀆，不罪。

與歐總戎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弘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

病畏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詬也。

厚賜謹已拜領，感怍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復張東白內翰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

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略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

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儻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歎，可歎。

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與賀克恭黄門 十則

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

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

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毁瘠不能自制，與死爲鄰。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奈何，奈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厠賤名於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

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將以是大賀之門，蓋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兹耶？

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册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

二

爲學須從静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案如此，是最不可不知。録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託鍾鋏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録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誤，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紙所録《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秉之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略不過此而已，亮之。

三❶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

❶ 此則以下八則原缺，據碧玉本補。

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輳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四

人無氣節不可處患難，無涵養不可處患難。如唐柳宗元不足道；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之貶，便也撐持不住，如共太顛往來，皆是憂愁無聊，急急地尋得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若坡老便自不同，作《示虎兒》詩云：「獨倚桄榔樹，閑挑蕈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又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此皆是患難奈何不得氣象，何其壯哉！若加之涵養，則所見當又別。

五

今日與克恭別，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蹉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

六

歸去遼陽，杜門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爲學次第規模，實下功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爲禱。

七

比見克恭與人商論，費氣力太多，鋒鋩太露，有德者似不如此逼切，更望完養，令

深沉和平，乃爲佳耳。

八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九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著，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爲之三嘆乎！

十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❶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與吴黄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光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❷

與丘侍御

承差二十裏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

❶「愚」，原作「遇」，刻誤，《明儒學案》引正作「愚」。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黄門吴大人執事所錫不别裁謝」十六字。

也，而何其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宋先生旦夕臨敝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惓惓如是耶，感怍至矣。

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民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盛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道路其有藉哉，洒楮不瀆謝。❶

與葛侍御

古岡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事：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託於東山劉先生白之。今者，趙知縣白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悉也。僕請略言之：

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軍、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丁巳夏四月二十日」八字。

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于兹，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己，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己從人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江右藩憲諸公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

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❶ 修名山，復名書院之

❶「皆」，碧玉本作「希」。

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殁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不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乏之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禄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内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帛，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李白洲憲副六則

一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干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一一論之如法，加强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肯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外别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爲盡耳。亮之，裁之，干瀆死罪。

二

郁丞來，得手書并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等作殊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諭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答張主事書》尚未聞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孰與弘農公？今且使病夫爲邵堯夫乎？爲戴簡乎？病夫得附驥尾，爲羊城添勝迹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黄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者其超出六合乎？

顧别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委人承

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三

劉門子帶來書信，必欲自致白沙，不附他人，卒歸之水府，對之太息而已。數日前，鄧督府附到東山手書，獲聞東山好消息，喜慰無量。頃者，雖遭劾者之口，計不足爲盛德累。周生行時，有奉懷拙詩，想聞之一笑。區區憂病之餘，精力日不如舊，但偶未死耳，無足爲故人道者。尋醫南岳，耿耿一念，未能出門。蓋自去秋七月感風，手足不仁，至今尚未脫體。嶺南地方寇盜日益，民已窮而徵斂無已。天下理亂所關謂何？誰其憂之？

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之爲朋友，慮至此乎！周生倘及面，必能盡所欲言。劉門子告回，病中草草致此，不能悉。❶

四

聞將入覲，某在制中，不得如往年放舟別三水爲恨也。近兩辱手教，兼拜名酒之貺，日開涓滴，以養衰血，荷愛之厚，何可忘也。東南之民，望治如渴，未知先生明年復來否？專此候行，不盡區區。

五

憂病中無暇他及，直以時審録寃獄未信，恐涼風西來，青陽之氣日薄，不可得而回。謹此少布，伏希垂亮。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朔日」四字。

六

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彼有來蘇之望，此有臥轍之憂，奈何，奈何！不審何日啓行，制中但有心送。南北日遠日疎，歲云暮矣，復有盍簪之期否耶？北門園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券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償之餘年者，託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之。❶

復陶廉憲七則

一

使至，辱手書。承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言足以取信將來，如一時諸公會於省中，可謂盛矣！不自操筆，而以委於不能。若僕者，素無文采，比年以來，益以衰病，愈見荒落無足觀者，强顔爲之，徒爲有識所哂。況於多言干譽，尤非退者所安。區區之私，執事能亮之。使回，謹復。

二

作縣如彥誠，其賢良皆古之循吏，❷邑人懷其惠矣，議立廟以報之。倘以聞於執事，頒之，民將歸心焉。蓋民之所好，好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再拜」三字。
❷ 「良」，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未」。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況丁令在官，簡於事上，執事嘗抑而教之。今因民之請廟而與之，而遂成其名，執事之量弘矣。抑聞之千金市駿骨，況生馬乎？僕知執事百歲後，俎豆於斯民，當自我始，則有徵矣。

三

比日，邑中聞執事至，凡近年以邑科取民者皆罷之，民大悅服，爲可賀也。前此豈不恤其情而强徵之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願執事永矢此心，所以保功名於晚節，期俎豆於將來耳。憂病中聞此消息，不勝慰喜之至。謹此布忱，未涯瞻奉，惟冀以時調攝，以慰注仰之拳拳。

四

李剛回，具審福履康佳，甚慰懸仰。近傳方伯之除，的否？造次未敢奉賀。竊惟寵辱在外，惟以時倍加保嗇。事獲已，力辭就閑，此最上策。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荷公厚愛，不敢不盡。

五

秋暑既退，伏惟體況清和，納福勝常。頃者，陳都閫過白沙，具言當道所以論薦執事之詳。想朝廷不日命下，班次必崇，付畀必重。執事自此可以樹大勳業，酬平生之言，而東西託處亦惟便以圖。❶令名不失，

❶「以」，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之」。

公私兩全，此人情所至願而不可必得，非積累之厚，其孰能當之？某病臥一齋，寄名於石而無其實。英德石形峭立，或層起十數尺。奇絶可愛者，能致數片置庭兩隅，朝夕趺坐對之，志願足矣。然須得便舟可付。闕然勞人，則又非所愛欲也。不具。

六

辱手教。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執事固有之，奚容贅？❶

七

邇者蒙恩，先妣得歸小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甫畢。伏惟執事念舊濟貧之盛，心非言語所能宣謝也。側聞有事於西陲，辰下旌旄將至江門。某纍然在制，莫遂謁見之私，渴心東馳，伏枕流涕。謹奉疏，荒迷不次。❷

復趙提學僉憲 三則

一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望日某頓首」七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疏」二字。

而辨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峰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峰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峰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

執事爲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横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説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絶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

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吴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凑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

静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涣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静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虚以誤人也。

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二

易元至，辱手教數幅并諸作見示，更相規益，有交友之道。幸甚，幸甚。然謂僕《示諸生》詩末聯有激而發，則恐觀者過於求索，僕之意往往不然也。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汲焉告之，冀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聯，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若但如楊朱爲我而不恤人，則彼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闢楊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反復言之，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作詩者屬意於此，《訂頑》、《砭愚》咸此焉，在何嫌於人我爲敵與自任孟軻之重耶？記《語類》所載，文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楊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執事顧以爲不可乎？

海雲更號，極是率爾，敢不承教。執事録示張東白詩，且疑僕更號「逃禪」，不能擺脱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請問今所疑於僕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白，未可據也。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

一二語，❶偶未深契而料想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爲至論。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者云陳公甫喜荆公輩人。直如此草草，僕平生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怪也。

聞執事將赴京，不獲數侍誨，聊復此，不一一。

三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事：

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亦至矣。僕一顓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惰，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己者少，疑己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爲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遊之日也。

承諭有爲毁僕者，有曰：「自立門户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凡於數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爲毁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毁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强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爲執事陳之。

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

❶「僕」，碧玉本作「緣」。

立門户者」，非此類歟？ 佛氏教人曰静坐，吾亦曰静坐； 曰惺惺，吾亦曰惺惺。 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 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 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 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 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證於二公。 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 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争天下之口而浪爲憂喜耶？ 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 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 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爲此戚戚也。 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 雜宫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 何則？ 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 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惟執事矜其志而略其迹，取之群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 幸甚，幸甚！

都憲公雖未見顔色，然仰之十餘年矣。 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 僕固願一見，況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爲踈放，比於固執者乎？ 使回，謹此以復。 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復當道疏

頃者，亡妣出殯之日，伏蒙藩臬列位老先生大賢遺使臨祭，備極情文，光生泉壤，

不肖孤無任感激慚負之至。今者，仙舟來過江門，扶病褰帷，引領流涕，不敢任情乖禮，以遂謁見之私。徒抱哀忱，無由上達，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徐嶺南

切見本縣近年以來，盜賊日生，訟牒日繁，人情放濫，略無檢束，風俗惟見日不如前矣，未聞有反復之機。於乎，安得賢守令識理亂之源者與語是耶？頃者，誤蒙寵顧，衰病不出，無由進謝。自念老病山林，徒負虛名，無涓埃可以答一顧之辱，謹以是言進，惟閣下亮之。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張憲副廷學二則

一

京師一別，逮今六年，中間不幸彭年早世。僕自己丑得疾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雖

承訃以興哀，乃無疏以奉慰。尋自度於閣下如此，宜得棄絶之罪，然而終不復疑者，誠以閣下愛僕，亦猶僕之愛閣下故也。比者獲手書，三四讀之，然後知衆人所以待僕之心異於閣下之心。然閣下不欲正言之，但微示其端於僕，非僕有嫌於閣下，乃閣下引而不發。其不可者以意示之，將使僕深思而識之耳。雖然，僕何敢以望於閣下者望衆人哉？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己而勿與之争，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概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僕之所守如此，閣下信以爲何如哉？

僕不善交人，數十年間所交，其在上者，久而不衰，惟閣下與莆守潘舜絃而已。然止於相愛之深，知己則未也。而以望於一切之人，此僕所以不敢也。僕受氣本不多，疾病乘之。近年以來，齒髮都耗，精力寖衰，故又不樂與人俯仰，方將投名山、選幽谷、枕流漱石而老焉。幸而老母粗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畢，往無日矣。

閣下仕於朝爲臺官，其在外也爲按察官，可謂進得其地矣。大丈夫欲行其道於當時，自宰執而下，宜無有先焉者矣。閣下謂鷹鸇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之而不爲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己志，不爲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此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歎耶！閣下昔何所自任，今忽諭以乞身之圖，僕之所不敢聞也。

恃故縷縷，辭多率易，伏惟恕納而賜聽焉。幸甚，幸甚！

二❶

相别六七載，忽得一會，尋又别去，如之何不懸懸也。承手教皆真情發露，如此決非交淺者語，然亦非言語所能盡也。「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顔色。」自古莫不然，何但今日？所惜者，十二月乃先子忌日，不得遠送爲愧爲恨。百番紙盡作草書，不敢辭煩，但恐篋笥不容，因此益播吾拙蹟於天下，鍾、王輩笑人耳。比日人事頗忙，因倪指揮行便，草草復此，餘容續書也。

與黄大參

某啓：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履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夫絶塵步驟，固知其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脱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徹《寄韋丹》詩耶？流傳世間，識者笑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臥山樓，聞此信息，竊以爲喜。他皆未暇論，只不爲苟出，始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何如哉？未審何日就道，專此馳問，伏乞飛示。

❶ 此則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與戴憲副

恭聞執事榮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倍增喜躍，不知微痾之在體也。小廬岡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者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之賜也，并此敘謝。帕二方，表賀忱耳，不拒爲榮。

與胡僉憲提學四則

一

某啓：誤勤台貺，薄劣奚堪？感怍，感怍。野人有婦，亦以代井舂之勞而已耳。伏承手教，示以人道大綱，某敢不祇服？明日昧爽，以此婦見祠畢事，即趨行臺拜謝，以卒所聞。使回，謹此申復，餘不具。

二

惠曆久不謝，罪罪。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珍感無已。僕嘗粗涉郭景純《葬書》，愛其辭約而旨奥，反復讀之，蓋無難曉。及乎真形在目，美惡雜陳，則又茫然無所區別。以此知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況此經鄭玄默所注穴法處，謂不得師傅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吴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

易了。李君經宿別去，非久當回白沙。其人頗謹厚，而又爲高明所與，疑亦有過人者。

第患無能深扣之耳，承諭欲來新會，企渴，企渴。予久臥衡茅，未即進拜，則有其説：布衣陋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自重，以爲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病天下，有識方以爲憂。如僕者，縱不能捄，忍助之乎？惟亮察，幸幸。❶

三

奉別忽已踰年，想望之私，無日不爾。昨者，生員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菴、丘蘇州書札，得知先生體況安佳，深慰勤企。某近又以人事過煩，自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臥竟日，絶去思慮酬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兒自五羊回，乃知先生自梧州還，尚未知何日得拜見也。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静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舊歲莆田有一舉人林體英來訪白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如也。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頽靡，殊可憂也。

疲極未由往拜，專令學生持此候先生起居。別後相遇何人，伏乞垂示。幸幸。❷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憲司執事辛卯月日書」十二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四日某頓首湖西先生閣下」十三字。

四

某啓：昨來枉駕，感愧無量。承寄示《遊山》詩改定次聯，又佳，又佳。上下二句，大小氣力停匀，自是實事。魚鳥亦指隱居而言。晦菴詩云：「我是湖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意亦如此。或以爲形容道體之言，則恐涉於太深，上下承接不來。未知是否？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比見閣下於此詩略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詩雖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於他文如何，深以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二句以爲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使回，謹此奉瀆，不罪，不罪。

拙作末一章，屬意尤切，尚未知何日可遂此約。男女一大俗緣，比於軒冕外物，誠未易盡。湖山之盟信如何也？江山魚鳥，何處非吾樂地？閣下既以此自信而無疑於僕，望終賜之首肯。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憲副閣下辛卯月日」十一字。

與王樂用僉憲 三則

一

夫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户。尋常間聞人説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爲工與拙，罔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暘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夙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懼其見譏於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絶意不爲。凡學於僕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❶

二

執事懷抱利器退處林下者幾三十年。晚用薦者復起爲臺官，出臨嶺海，首舉盛禮酹於亡妣墓前。遠近聞者興歎，不肖孤無任感德愧謝之至。一峰先生墓木拱矣，執事言必稱一峰，豈但思慕之不忘而已，亦將以一峰生平念念不肯忘天下，卒莫達之天下者小試之，見道之可行耳。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執事安於所遇，不求其迹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執事過聽人言云云」八字。

之似，其未慊於用者姑置之，以其能者用之而益小心焉。幸甚，幸甚。

某病且老，無足爲世用，或能爲執事紀録一二成績以昭示後代，慎無曰「人莫知我也」。過辱厚愛，謹此復。制中不果。自書。

三

惠州孔子廟，作者不自爲記而以委諸人。某屏棄筆硯事於今三年矣，吴秀才請試之，不亦左乎？

國滅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❶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内夏外夷，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扁曰「大忠」，謹書法也。今廟於海陽，直取文山所存與其所遇拈出碑之，以風勵百代，其亦可也，不必襲大忠之名與厓山同也。拙見如此，可否，幸裁之。

幣金留面謝。奉和佳作三章，近以附五羊驛送去，不審經目否？餘不及。

與左行人廷弼

片腦，大惠也。前此見示傑作，兼喻以風水所宜，感慰之極。不審比日起居何如？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因想足下能飄然自適，益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近稿十數首録在別紙，早晚東游，則此紙或可隨行。有至

❶「夷狄」，原避諱作「□□」，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飛雲頂，❶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呵呵。

黄秀才行，令犬子專此馳候。基茗山蕉，貧者之獻于人止此，勿笑。

與光禄何子完 先生門人

久別想念無已。比年承貺不一。張秀才南都還，又承寄到坐几一事。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坐竟日，甚穩便也。好事者或借出效爲之。多荷，多荷。

近陳汝學報子完即日謝事歸矣，不知其實非也。昔者致幣於定山者，儀多不足，非子完誰其助之？然以爲求文者可也，爲老拙非也。諸公始作嘉會樓，白沙以地參焉耳，記者自有其說。子完嘗一日在館下，顧不能以謙恭自處，掠他人之美以爲己有耶？竊爲子完不取也。子完出處、語默、進退之宜，子完自知之，非老拙所能與也。獨憂定山先生，平生故人，或因子完之言而爲斯文留意焉，則未免爲識者所議且笑之矣。故具此白，餘不悉。❷

與羅一峰 七則

一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歎可賞。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峰敘文》并諸作實有

❶「有」，碧玉本作「若」。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子完光禄足下弘治戊午八月」十五字。

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浄浄。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雞耶？一笑。餘不具。❶

二❷

伊川先生每見人静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菴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説静，只説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何如，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静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藥也。

三

聖賢處事無所偏任，惟親義何如，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雖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

四

莊孔暘家貧，既無以爲養，又其親命之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一峰侍者」七字。

❷ 此則以下六則原缺，據碧玉本補。

仕，便不得自遂其志。應魁止於貧而已，若能進退以道，甚佳。至於甚不得已爲祿而仕，亦無不可，但非出處之正也。

五

孔暘承親之命而仕，不如此則逆親之命以全己志，殆非所安。尹和靖一日告伊川曰：「吾不復仕進矣。」伊川曰：「子母在。」尹歸以此意告，其母云：「吾知汝以善養，安知汝以祿養乎？」尹遂得不仕。若孔暘之親能如尹母，則可以和靖責孔暘矣。

六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

七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與莊定山 二則

一

李上舍回，辱賻帛爲感。承口諭，比年

手足作秋風痺，尚未全愈，今專託范生往視，未知此生能了此疾否耶？聞諸李學録之子，數日前《謝病疏》已上，甚慰翹企。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太虛近往來石洞否？向揮使處不奉簡，因見爲道下懇。病中不一，不一。

二

不意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前九月，龍克温報，繼又得周文選書，連紙不勝驚怛。仰惟先生孝德純備，不幸際此荼毒，心死形留，何可想擬！伏願撙哀自防，勉副憂禱。某支離之人，不堪走哭，束芻之忱，可見於此，惟照察不具。❶

與張廷實主事 先生門人。六十九則

一

盜走海上，及今不即料理令盡絶，後難圖。北方信息不到耳，竊以爲憂也。

順德人謗李世卿，由吴獻臣、王嶺南；怪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

緝熙攜家謁選，不過白沙，以書來別，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月日某頓首大行人孔暘先生至孝苫次」十八字。

今有一簡復之。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也。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吾意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緝熙畏天下清議，苦不肯承認耳。今此簡與之，更不道著一字。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何與吾事耶？謾及之。

二

孫侍御屏置公事，千里一顧，別後連枉數詩，不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某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爲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幸甚，幸甚！

三

來詩感憤之速，足慰所望，著此一鞭，無難於天下矣。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兮，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犬子應科在省，百凡可告教之，幸毋吝。

四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内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斂衽歎賞不已。林郡博何日過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吴瑞

卿攜所作《雲窩圖》至白沙，題云：「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消息，黃鶴樓前望五峰。」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 湛民澤近無一耗。廷實能過白沙，一話爲慰，然未敢必也。

五

陳留市隱使不遇陳後山、黃涪翁，一市傭而已耳。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士哉？ 得手書讀之，喜而不寐。所惜者，拙疾拘綴而雲谷已老。雲谷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所有者，吾安能揣摩之而得其真耶？ 獨孔修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爲快也。把渡人去，復此，病倦不多及。

六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搆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並此告。

七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

斬釘截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比觀《與民澤》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己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它往來疎數不計也。睡起瞶瞶，不多及。

八

譬之歌曲遺響，直唐調耳。近見《偶拈》諸作斬新，以爲絶唱，而何求和者多耶？百凡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此據景元口告李子長懷集之行，恐未免内顧之慮，能照之否？石翁白廷實地曹。

九

數句來無一的便，故不奉問。後山不意騷擾，崑岡之焚，玉石雜處，能無誤傷者乎？

承示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復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❶非但直説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説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據拙見如此，不審

❶「復」，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伏」。

然否？

世卿修志邑中，近方下手，其行恐在冬春之間，匡山之遊不遂約。秉常早晚可得一會否？近稿頗有之，倦不多録，俟續寄。

十

簡復張君席珍足下：僕知秉常，秉常知足下，故不待面，知足下過人遠矣。老拙無所爲，但願足下輩能樹立於世，俾斯文有賴，❶幸甚，幸甚。

蒙示諸作，健逸可愛，但得稍入規矩乃佳耳。拙稿數篇録去，以代面語。浮謗未息，老母眠食不忘，甚無聊，不多及。❷

十一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冗，煩暑爲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

❶「文」，原作「民」，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正月二十六日白沙陳獻章再拜」十三字。

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既。❶

十二

近來敝邑夜寇甚於前日，有盡殺一家十餘口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早爲之所，況有大於此者乎！意欲就省城内求一地，頗幽僻且寬廣，及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以此爲言，與鄙意正合。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幸爲我裁之。數日後，令兒輩詣左右聽處分也。所欲與語，非筆札所能盡。非相愛深者，告且密之。切囑，切囑。❷

十三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近稿録在別紙，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章復廷實心契。前日半江遣子來白沙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照。

十四

章因起倒傷煩，諸疾乘之，自汗耳鳴，心氣虛損，肌膚由是不實。得七月五日書，承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七日章白廷實足下」十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廷實」四字。

養生在去其害生者，章之病多自取，由不介意生死，故一切任之，今則末如之何矣。古人漏船之喻，良有以也。他日見雲谷丈人，試爲扣之，曰：閭丘之命，將懸於豐干之手；屈平數語，盡攝生之妙。或者知之而爲之弗蚤，終亦無補於漏船，不如探囊中一丸與之，又恐分薄，緣淺者無以當之，如何？

書中斷置平湖去就，章亦未敢率爾。蓋一時事體所關，萬一有甚難處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更得其曲折詳細，是非不難見也。別紙報袁德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此於天命亦何所增損，而使人動念耶？是豈無害於生，終不如坐忘之愈也。❶

十五

近得林子逢書，頗悉平湖履任來消息，大都是雅不勝俗，寡不敵衆，非但所執者古之道，祖宗來制典昭昭，亦依不得了。可歎，可歎。緝熙此出，固不得已，終是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直圖歸計耳，別無分付也。秉常想已就道。前承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感感。《歐太素傳》好，章舊亦聞鄉里有此人，但不得其詳耳。周文都如省，託渠一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恐亦未易謁也。溽暑不審體況，何似朋友凋落，交道陵夷，士風頽靡，莫甚此時。置之，勿以污筆墨可也。❷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十三日章白東所侍者」九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二十又三日章白東所賢契」十三字。

十六

左廷弼遺來白金二十兩，簡中疑似若只出於東白借助之意，則僕已辭之矣。會間爲叩其的，還一字。東白販紙失利，故不欲受。❶

十七

曩辱佳章並賀儀，愧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餞，倥傯不及奉簡。亦謂與世卿相知，不待面，安事簡耶？世卿淵達，善評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冀寬廣，以來天下不一之善。別有贈章，勿愛垂示。❷

十八

承示諸作，以拙者觀之，❸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拙菴記》文字議論好，非拙者可及。但不知較於古人情性氣象又何如也。更須自討分曉，大作規模不墮落文士蹊徑中乃佳也。

九月四日，章復廷實。《盧墓》詩若未登卷，請更作。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東所侍史」六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臘十八日病叟白廷實侍右」十一字。
❸ 「拙」，原作「作」，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十九

近作皆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大略如此，難一二指點病痛處。欲告又恐見難而止，反爲所沮，故不欲輒言耳。子長亦未有捉摸，撞來撞去，不知如何用心也。如李世卿平日自負，至論詩則以爲甚難，不敢出一語，亦近方得覺也。秉常南京寄來諸稿，讀之不能竟，又不知所養者近來何如也。别紙録去拙作，閒呼子長共讀之。《懷世卿》末一聯，以問容一之，亦不能了，知音者真難得也。

正月人日，石翁書復廷實侍者。前柬相達，見漢清，囑勿漏，恐倉卒生謗也。草率。石翁云。

二十

《半江十詠》接引意，然有次第，前後一一相照，求東所爲作一跋。爲此號者謝德明，居邑之南郭。疇昔有桓温少年之習，喜其勇於改革，閉户不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跋中略見此意，然亦不必專繫其人也。若興動，和拙詩亦可，不必跋也。

高作每見跌蕩可喜，但不知置之古人文字中能入得他規矩否？如《王節婦墓表》，只似信手寫出。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

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此等處似未能無少缺也。何如？觀其言可以知其人，彼沉酣世味者，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

《讀漳州功德碑》絶句別紙録上，兩山先生一笑。得便即寄去也。餘不悉。❶

二十一

承屢寄示近作，得之憂病之中，雋永之味，咀嚼不來。尋常喜言詩，值小煩惱，開卷釋然，今則末如之何矣。合是障得重後與物扞格，非干詩，力弱打不破也。藏之篋中，以他日披閱。

二十二

文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墜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後爲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頑姪景鍾，最爲老母所愛，今之亡也，正如來詩所謂。奈何，奈何！老朽此旬來體中頗熱，甚無聊。不一一。❷

二十三

李世卿不遠數千里來訪白沙，朝夕與之談，英偉特達，鄙陋當世，欲於聲利外立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九月十八日章白東所侍史」十一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復廷實地曹」六字。

脚者，非但文辭之工而已。期過秋方還嘉魚，因便能一來會否耶？❶

二十四

東所《寄興》壺字韻下五首，遣辭寬緩，稍就沉著，可以望作者之庭矣，謂非學力可乎？ 自餘皆不及此。《至日在病》數首，近日方寄到。近作皆勝舊，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晦翁自云：「初學陶詩，平仄皆依韻。閉門兩個月，方得逼真。」自古未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略無瑕纇可指摘。若恣意横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台字韻首句以「閒」字易「眠」字，何如？ 間字韻第二句當改。途字韻「俯慚」作「每慚」佳。目昏筆駑，不能一一。

二十五

久病未脱體，猥蒙督府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無以報之，甚懸懸也。昨承見示《和答督府見寄》高作，病中牽勉次韻一首，少見區區。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如不及之時也。東山先生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甚以爲疑，故未聯及之，雖受饒舌之誚，所不敢辭也。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且如我兩廣，地方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廷實侍右朔日外封去伍光宇墓誌碑一道」十九字。

如何耳。倪指揮可用之才，久被誣在獄，人共惜之。當道處分如此，因循不決，下人不免有疑，且將以倪某爲覆轍而怠於立事。此事雖微，所關於國家用人之機，當轉移以救一時之弊，則甚急也。若見督府，言次可及，無吝一言。謂此能分理一人之冤尤，❶未也。有益於地方用人，有益於國家，不可不慮也。切囑，切囑。❷

二十六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幾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説，在考察後則更無説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❸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緝熙書中怨非己者云：「一涉宦途，即爲棄物。」天下固有棄之者矣，章何敢棄朋友也？報帖即封寄緝熙，雖非所喜，然不可不報也。

五月十八日，石翁書于碧玉樓雨中。

廷實閲此簡畢，有便轉寄民澤可也。

二十七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干累於人。今歲創修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

❶「尤」，碧玉本作「猶」，按此當屬下句。
❷文後，羅本有「某白廷實足下」六字。
❸「竟何謂哉」，羅本、林本、蕭本重文。

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正爲此也。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爲識者所譏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苟也。亮之，亮之。

二十八

承示《楊柳》之曲，情蹙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然耳。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慎無若區區之懶也。

近來敝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家遭害，馬默齋輩「剥牀以膚」，可畏之甚。眼中惟倪舜祥可委。捕盜一事，顧今無可告語者。未信而言，將不免於人之我疑，況於欲取一善之長而遺衆疵之短，主者豈能聽此一夫之言而遽爲之予奪哉？但爲鄉里憂盜之至，不得已而有言耳。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也。仁夫會間多爲申覆。見示諸作，實有意思，更不奉字。章白廷實從者。

二十九

前後寄到《病中志喜》及《寫懷》諸作，讀之歎曰：「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兩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豈非惑耶？今而後，父子間自爲知己，他人莫能與也。幸甚，幸甚。《漳州功德碑》絶不類時樣文字，亦一奇也。

中秋食冷芋，腹中作痛連日。痛已，當爲作絶句詩寄漳州，託林蒙菴刻于功德碑陰，以彰太守之美。可否，俟報。❶

三十

近承寄示手稿，讀之比舊稍勝，莫有悟入處否？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辭氣終欠自然。廷實乘快時有㫋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正在平日致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章告廷實侍者。稿通五紙，看畢煩寄秉常，以代一簡。

三十一

秉常近會否，何久不聞耗也？前承録示《贈安指揮詩序》，讀之令人快意，亦一時傑作也。章《閒居》、《和陶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爲近之，欲録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不必不作，道固爾也。近看《祭鱷魚文》，作絶句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生人世，不及潮州老鱷魚。」録去一笑。❷

三十二

袁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其跡可駭，不審當道何以處之。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云，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十八日章復東所侍者。鴛穎作字不成」十七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廷實足下」六字。

耗也。天道於善人如此，如國家何？平生交舊，凋謝殆盡。聞此殆不能爲情也，哭而爲之緦，踰月乃已，聊以申吾心而已。兩山先生近眠食何似？服藥見效否？古今庸醫誤處方，殺人如麻，此不可不慎也。非久，遣犬子往奠德純先生，不知柩行在何時，便示一字。

近稿奉寄廷實見意。承惠書，已悉近況。行人告急，不及奉簡，惟心照。❶

三十三

右稿寄東所收閱。病久轉覺淹淹，無以自解，倘還一字以自廣，是所望也。卜者多云，此病至立冬節脱體。立冬在今九月二十四日，去此不遠，今病如此，恐未爲的斷。如何，如何？只得順受而已，此外更無他可仰。廷實將安爲我謀哉？淹病之餘，聊此草草。

三十四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長病小愈，曾親見之否耶？子長服黄柏不死，必且以黄柏爲有功，諸君爲子長憂黄柏也。白沙村裏老人呈縣，發去渡船。一夫造言，百喙交扇，亦有數乎哉！數旬來，左手足不仁，每於中夜起坐。❷卜者謂：必至大雪前後，疾乃可平。是亦數也。寶安道白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獻章再拜」四字。
❷ 「夜」，原作「庭」，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日殺人，可畏！北方信息近復何如？民澤還增江，非久龔志明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行，奈何？

病臥山樓，如在井底，凡有聞但頻示數字，切望，切望。九月十三日，章簡復廷實足下。送丁一桂詩，不可不作，就付來登卷。石齋書。

三十五

承喻出處與逃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偉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更俟他日面論以決之。見示《與時矩》詩，痛至，然知其不能回矣，惜哉！先夫人挽詩不詳。善行只如此，亦何益於死者，聊以紓足下哀思耳。奉去茅筆書通六紙，凡書視筆楮工拙，是固不能工也，勿訝。❶

三十六

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攜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以給之？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取舍概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自廷實別去，每念廷實至此。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二月二十一日章白廷實足下」十二字。

古。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實者，不敢不盡也。

李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廷實世卿》録與世卿紙，此不再書。❶

三十七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次韻廷實見寄》二首，其言因廷實而發，非專爲廷實也。

三十八

承録寄近稿，讀之。作者如是，豈易得？然便謂之然，竊恐未然，不審廷實自視以爲何如也。言辭不能盡人，辭氣足以見人，有諸内形諸外，誠者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詩耶？彼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毁，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何與論斯理也？❷病中不多及。❸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己酉秋九月二十六日獻章書奉廷實至契」十九字。

❷ 「何」下，林本、蕭本有「足」字。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書」二字。

三十九

惠來薑酒，喜飲輒醉。以數求卦，得旅之六五，蓋非常兒也。可賀，可賀。次韻二首，録如左方。尊翁素不喜詩，試以此呈之，當發一笑也。世俗好點檢，人不仕無義，違親非孝，古本子有成説，此外復有可與衆人道者乎？行矣，勿貽尊翁戚戚也。《木犀》、《感事》之作，略欠和平，願勿示人。别紙録去《閱東坡年譜》一首，使東坡及見之，不知以爲何如也。餘不悉。

四十

承十日敍款，爲歡何限！別後祇增愧戀。前寄去四絶句，想已經目。《見示》諸作興濃甚，但發揚微過，更放平易沉著乃佳耳。緝熙諸稿在南雄寄回，可收看。前託寄定山及石阡守二詩，不審曾有分付否？今日偶如外海看山。景暘行匆匆，不能悉。❶

四十一

好子不育，傷如之何！置之天命，不可知也。近得林待用書云：「朝廷用薦者起取。」想是冢宰覆奏，得旨遂行之。潘時用報如此，其詳不可得聞也。倘有所聞，無惜見示。

李世卿近往南山，未還白沙。承欲爲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三月二十八日章白東所侍者」十二字。

一會，此念自好，但一有所繫，則不如勿强，行止蓋亦有數也。比日奉同李憲副李村看山，中暑腹滿，連數日不能食，以菉豆粥解之，方得通。甚倦，不多及。❶

四十二

丁縣主回，得手書。知抵家甫一月，行李無恙，甚慰懸仰。其夙疾在躬，舊臘來，寒熱迭攻，腹中往往作瀉，至今苦之。承惠佳作，足仞素懷，病苦思索，未即奉和。不審過金陵曾一詣定山否？平湖典教，想已履任，途中頗亦聞彼中消息否？老病匏繫，早晚人事少聞，❷能過白沙一敍，渴望，渴望。有懷如縷，非面固不能盡也。❸

四十三

德純先生竟止於此道路，謗言不知何所從起。可怪，可怪。景暘至，百凡人事進退，乞指迷。幸幸。所欲告者，盡景暘之口。挽詩并兼素輓不可不作，通乞示稿。若未往奠袁先生，不知可同景暘一往否？裁之。

四月二十七，夜起索衣，往來房户間，遭跌傷面，是雖咎在不謹，亦衰年脛足無力之驗也。朋友凋謝，無幾人在，衰邁如此，復何望哉？近著《大頭蝦説》并諸雜詩，今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十四日章復廷實侍者」十一字。

❷ 「聞」，羅本、林本、蕭本作「閒」。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二月十二日章復」七字。

日右臂作痛，不能録。林進士尋母墓信宜，❶弗得，爲作二絶勉之，書在册上，可索一看。《送李劉二友詩》末聯似少含蓄，請改之，仍示稿。秉常詩不見録寄。❷

四十四

用人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舜祥七次捕盜六十餘徒，鄉里賴之。眼中未見其比。倘見巡按諸公，以公道扶之，恐無不可。惟裁之。

四十五

前後奉去拙稿，想達。承來喻，乳兒墮地即化。大塊無心，物自來去，何足留情！北行無日矣。某膝痛不足念，獨恨遠去未有再見之期，恐老病者不能久延竚也。奈何，奈何。《寄世卿》二詩并此達。❸途次有暇，乞録近作。送行一文，寄平湖讀之。某白廷實侍者。舜祥事已送府推，乞知之。

四十六

頃者，李別駕長源因論林緝熙上疏求便養，選部置之不行。長源以片言折之曰：「請於未得兖州之前，則無説矣。」可見公議如此。緝熙全不肯招認，顧自處於乘田委吏，竊以爲過矣。昨得渠書，怨朋友

❶「信宜」，原空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碧玉本作「久而」。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廷實足下」六字。

❸「詩」，碧玉本作「首」。

攻之太甚。今不欲言，歎此道日孤。聊及此。❶ 定山三月内已告養病，六月歸定山。昨所寄書物已領，恨未及見能用耳。五月六日，碧玉樓書。❷

四十七

患瘡想亦不爲甚害，但衰年易感，觸事多憂，顧又不能忘情耳。渡子回，乞示一字，以慰憧憧。某白。

四十八

慈元后爲國死海上，是時宋室已亡，極是俊偉明白。二百餘年未有發揚其事者。頃者，東山劉先生至厓山，慨然欲表其義，又不欲干諸有司，乃有里後進趙壽卿願出二百千立廟，議選鄉民吴璋董其役，可謂義舉。近者，按治臨縣，仰取管役士民。❸ 吴璋，本縣誤作犯人取之，遂致驚疑，不即赴官，累及其母婦知舊皆被拘繫。又取趙壽卿家人收監。彼工匠等何知，遂各奔散，不受雇值。事勢如此，不幾於垂成而敗乎！璋乃壽卿表兄，壽卿少孤，璋極力拯扶之，最所親信。今須得察院下一明文委之，其趙壽卿亦略加獎諭，使人心無疑，事乃可濟。幸留意。石翁書與廷實。

四十九

《恩平學稿》奉寄東所一覽，可否還示

❶「聊」，原作「耶」，據羅本、碧玉本改。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廷實收閲」四字。
❸「役」，羅本、林本、蕭本作「工」。

一字，及今尚未書丹也。近某又爲朱甘節撰其先人墓誌銘一首，稿在甘節，可并一批示。某白。

五十

近詩十首，景星録稿寄奉廷實和之。前所寄《種樹》詩已長舊一格矣。初和尤佳。自此更加鍛錬，令首尾瑩潔，到極難處正須着力一躍，莫容易放過，又當有悟入時。❶勉之，勉之。

十一月十三日，石齋書。諸詩何處不似，還一字以觀賞識。

五十一

兩山先生舊臘使人致餽白沙，有一軸子索書《生日詩》，尋以付李子長轉達，不知兩山之疾已革，蓋屬纊前一二日也。自廷實別去，兩山相視益厚。問往還人，云：兩山踰六十殊壯浪。死生之變，固莫測哉！廷實以何日聞訃？當即棄官，挈妻子萬里匍匐南歸。溽暑在途，哀毒所加，氣力何如？專此馳候，幸勿愛一字，以慰惓惓。無由奔慰，無任憂戀之至。❷

五十二

改《次韻東所寄興》第十首後二句云：「與儂七尺青團蒲，今年換與張東所。」因成四句，録去一笑。

❶「又」，碧玉本作「久」。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十七日獻章疏土地書大孝苫次」十五字。

五十三

簡一通，寄上方伯陳先生。帛一端，簡一通，寄高尹。俱煩求便達之，勿示人爲感，某拜浼東所賢契。所寄諸稿已領，此人行忙，未及裁答，俟後寄。見示近作，皆條達可喜。但語脉結構欠妙耳，然亦難説。且看兩紙拙稿孰優劣，便曉入處耳。❶

五十四

仁夫聰明識道理，尤善論事，將來必見用於世，享大爵禄，亦理所宜有。但未知造物所以處之者與吾輩何如耳。寄來紙不中書，强書附仁夫。若已裱成卷，不必换可也。別去忽忽一月，念之不置，久當奈何，奈何。特遣景元往問行李，兼送仁夫之行。奉懷小詩一首，録以代面：「南北東西一馬塵，相思何處不傷神？竹邊閉閤長無事，猶厭山雲軟素巾。」某書奉廷實侍者。

五十五

先夫人懿行非外人所能悉，況已奉拙挽，又可贅乎？餘令小兒口稟。章白廷實侍史。

五十六

歐總戎近寄自造藥酒，奉寄一小尊。表意一事，欲與吾廷實議，他人莫能與也，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公甫」二字。

千萬一來。二十二曉起碧玉樓，秉燭力疾書，恕不謹。❶

五十七

車進賢總角廷對，其説云何事。狀稱其好讀程、邵書，此其志有在，使假之年，必有可觀，惜其夭也。秋官喪此愛子，其情奈何！非不欲一言以慰之，顧十數年來不通京問，一旦應人之求，得罪必多。且置此於胸次，異日圖之，或別因一事而發可矣。手帕附回，乞并此意轉達。幸幸。❷

五十八

老病是常，不勞掛念。今遣應童往候，貴恙何如，更不煩筆紙，口喻此价回報，以慰懸懸。汪海北在東海徵糧，得病三日卒。《誌》：東海舊名大蓬萊，極熱。今年暑氣十倍常年，想是禁熱不過，不早爲之所，至此尚忍言哉！廷介誠可人，但恨會別匆匆，不能盡所言耳。別紙痢方之極驗，可試用之。奉去黑肉雞，意到便食，毋太擇乃佳耳。「饑瀉飽痢」，常言亦或近理，未可忽也。

五十九

助金已領。西山之遺，盂水難消，況若是重耶！黄涪翁謂：「旋渦中佛，不能救落水羅漢。」今廷實攜家行萬里，費皆己出，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石翁」二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五月十九日章復廷實侍者」十一字。碧玉本有「章白廷實侍史」六字。

非旋渦中佛歟？感恨，感恨。別後奉懷不置，小詩見意。經西華、飛來必有佳作，幸垂示。❶

六十

寄鈍齋及文都詩各已附達，惟前此寄隱求詩未發，蓋彼欲得大幅直書，❷有便請更易之也。蒙和《別後奉寄》四絶，讀之令人忘倦，蓋不但興高而已。袁侍御曾一會否？此公能納善言，最不易得。當言，幸勿吝也。❸

六十一

曠月無問，可勝懸懸。郴陽朱守節，誠菴老先生之猶子，近來白沙，道誠菴處父子間事數項，甚正大，表銘不及，良可惜也。某不幸七月間喪小孫机，哭之連日，近況可知。比日來聞長樂盜起，不審何故？羅浮之游不知又在何時也。舍姪送守節行過五羊，想當一會。聊致此，餘不能悉。❹

六十二

朱侍御録寄疏草并昔所惠磁碗俱領，感感。頃有簡與文都往，想達。李世卿日望一來會。渠過洪都，已得東白復起消息，非虛傳也。抑不知東白所以處此何如。外啓一封，煩交付馬秀才輩送入周省參大人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拜三月十九日」七字。
❷ 「直」，碧玉本作「真」。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四月二十二日章白」八字。
❹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白廷實賢契」六字。

爲囑。章白廷實侍者，五月七日。巡按丁内外何艱？乞報。何時起程？

六十三

《再疊臥遊》又跌宕矣。然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要穩實，乃佳耳。首章觀變等語，或恐生謗。凡此類尚改，❶慎之。子長病勢如何？服周報如此，奈何，奈何。萬一不諱，將焉處之？乞示一字。❷

六十四

屢辱疏。情至者不在多言。世父之哭，某憂病相持，不時奉疏，罪罪。亡妣小廬山之兆在碧玉樓後，相去纔數十步許。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建墳前小屋數間，以爲祭享之所，立墓田令人守之，此外更無可致力。呼天叩地於泉壤，無分毫之益，奈何，奈何。未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❸

六十五

《卜居》篇中知所得勝處快意，可賀，可賀。老病爲應酬，得飽眠十日，即無事也。腹瘡已平，承掛念。何侃如端陽了城隍廟碑，半月復歸，即發去白雲也。❹

❶「尚」，碧玉本作「當」。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九月五日碧玉樓力疾書廷實收閱」十四字。

❸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五月二十三日」六字。

❹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石翁書奉廷實」六字。

六十六

丁長官前月二十又六日以病卒于官。柩傍無一親者，寡妻孤兒，甚可憫也。謹報東所侍者。三月廿又一日，章書。

六十七

緝熙還家，滿三月無一耗往來。問茶園商，云：縣博治行李入京，早晚舟至江門，遂別。果爾否耶？向者過五羊，得廷實報，大喜，連賦數詩。緝熙倘不稅駕，則拙作反爲之累。言之不足爲世重，其以是夫！某白。❶

六十八❷

緝熙上疏，以衮易松江，爲辭富居貧。始聞之失笑，近來白沙，面質之。云：「上疏則有之，但欲還廣以便養耳。如無教授缺，請就教諭之列。不知松江之誣，起於何人也。」囑其以疏草來，外日別録寄。承喻。足見好學。幸甚，幸甚。恨未能詳說也。章白廷實足下。

六十九

亡兄墓已粗完，疊承賻儀。此人行，忙甚，不及狀謝，乞恕。外詩稿二紙，通乞轉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五月十二日」五字。
❷ 此則與下則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達。二十三日，章書。

與湛民澤❶先生門人。十一則

一

小廬岡精舍非不靜，只面東北隅便難過夏。廣城營營，恐亦未得爲佳寓。太夫人既不忘沙堤之舊，何不歸去也？吴明府事未白，世卿尚可少留，未即成行。老病近來唯覺懶惰之極，服香附子一月，頹惰減十之五六。然以比舊所服白芨散，睡息氤氳，四體舒布，血肉增長，爲不及也。不知久服何如？早晚能一過白沙否？不多及。

二

求藥外，爲致一篦子極密者，亦急用也。藥分作兩次烹，服之易盡，不久藏生蠹爲好也。廷實寄來近稿，答去一簡，言作詩之病。訪之，觀其求益何如，還一字也。喪次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正南開牕户，又爲東南風攪枕，不得睡。

附去錢五十，煩從者爲買小竹簾，横二尺，高五尺，椶縛者。托江門渡送來，碧玉用之，千萬。

三

來喻與拙裁意不相涉，無怪乎前此之

❶「與湛民澤」，高本、何本題作「遺言湛民澤」。

多言也。久居於危，不在仕止之間，蓋嘗兩遭不測之變，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爲謁銓之行，所以避之，非出處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 平生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往往寄聲，以不能去離此邦爲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遑恤，其他特患不得其時耳。康節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今日，所恨子孫世家于越，老朽亦欲爲後人立少基緒，使可傳也。目今要建幾祠宇，修幾墳墓，政恐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措辦不來，更一轉瞬，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奈何，奈何！ 憂病相持，歲云暮矣，安知其終不汩没於塵土耶？ 區區可疑者，吾子其深亮之。

四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脱然，尤爲奇絶。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遊甚樂，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黄龍、朱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

世卿録去近稿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五

碧玉臥病踰半月，❶忽得手札，讀之喜

❶「碧玉」下，碧玉本有「樓」字。

甚，遂忘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萬里之途，前程未有脱駕之地，真自枉了也。思於吾民澤告之，非平時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假之年，其肯虚擲耶？

附去藥錢一百，煩手丸寄渡子回，景雲在病也。

六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人也。横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横渠之後，彼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于門下者，咸得自勵而日勉焉，非但爲美言以悦人也。

七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哉？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八

民澤足下：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老朽以民澤告之。冷焰并騰，殆出楚雲之上，蓋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❶

九

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之學者各標榜門牆，❷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未安，亦未可率爾行也。珍重。草白民澤進士。❸

十

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峰，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

❶ 文後，高本、何本、碧玉本有「五月十二日石翁書」八字。
❷ 「之」，高本、碧玉本作「世」。
❸ 「草」，碧玉本作「章」。

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闒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然也耶？病中不欲多言，幸以意推而盡之，未可草草也。

五月五日，石翁書復民澤侍者。

十一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歎也夫！

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鋭耳。子長病且愈，日高音耗亦無，黄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服周教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此外有修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

戊午季春三月初二日，❶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

❶「初」下，原有「月」字，據高本、碧玉本删。

時周蓋有之矣。時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略與老朽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頃歲，有《答林府主壽老母生日詩》云：「有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却，揣分故難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慚非節孝，未了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與袁進士

足下去青山，登黄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凡足下之事，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時人遠矣。時人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仗馬間乎？此非僕所敢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乎旦夕過我，其問足下也，告之。❶

復林府尊 五則

一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白」二字。

父母。偏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偶未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强其所不能，幸甚，幸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倘可以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二

陳某啓：某在病，每歲老母生日，率諸孫拜於堂，盡愛敬而已，無以爲壽也。執事以郡主之尊，介於藩臬之間，所領事至多，乃能記憶日月，備極情文，以爲家慈壽。仰仞尊忱，不勝愧悚感荷之至！謹焚香再拜請訖，❶更不遺人，恐煩尊答。適登崑崙諸峰，有絶句數首，録上表意。未涯瞻奉，伏冀順時自愛，以慰注仰之拳拳。❷

三

某啓：制中久不奉問，徒切心馳。即日隸人來，辱手書，賜以香段、羊酒、果品、年書百本爲貺，不一。某衰病臥家，無由復見顏色，罄所欲言。三數年來屢勤貺問，感

❶「請」，羅本、碧玉本作「謝」。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三字。

怍至矣！顧何足以致之？隸人回，謹此代面謝。不宣。❶

四

使來，具審尊侯安勝，❷足慰翹企。僕病踰半年，手足不仁，不堪舉履。去秋勉菴先生還德慶，亦嘗枉棹一顧。犬子久病，他無可遣者。由是起居之問，不至我公之門幾一年矣。乃蒙挂念，賁以手書、歲曆、羊酒、果品之惠不一，僕何德以堪之？執事以清才理劇郡，克勤克慎，聞者斂衽。何久淹也？位不稱德，惠止一邦，意者造物付畀于人，小者速而大者遲乎？天氣向暖，惟順時加愛，以需天寵之至。不宣。

五

數日前，省下民聞佳音且至，喜而相告。始者道問消息，闔郡百姓引領，惟恐其不的，此可見民心所同，非一朝一夕也。秋暑中似聞台候愆和，水路跋涉之餘，惟少安靜，以俟其復。謹具書，令犬子陳景暘上問。大雨連日夜，村中牆壁盡倒，不能出門。下情區區無任悚戀之至！

勉菴別乘如端陽。幸今境内少寧，但多盜耳。過潮見萬里大參江省已卜赴任耶？不具。❸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二字。
❷ 「侯」，原作「候」，形近而誤。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七月十二日」五字。

與黃太守 二則

一

久不奉問，徒切心馳。黎生來，辱書，具審入秋來眠食安好，且諭以任滿之期，幸甚，幸甚。鄧督府必知人，國家圖任方面，惟在當道者謹而擇之耳。今東南十郡之長，必以執事爲舉首，其可辭乎？疊來珍惠，感悚可言！

曩與黎生談及近來碑刻無可者，安得美石而用之。黎生遂以聞於執事，不俟其請，即日黎生與石俱至。物良意厚，老朽何以堪之！丁彥誠，江右人也，遺愛在敝邑，百姓共立廟報之。今置此石於此廟，一以表茂宰之賢，一以侈郡侯之賜，其殆庶幾乎！雖蒙貪得之名，所不辭也。無由造謝，謹此布忱。偶有山水畫四幅，作者不知爲誰氏，愛其遠且淡，謹封上。倘賜一觀，亦斯人之幸也。❶

二

聖天子即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參政。病夫某聞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於後。病夫之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絹一疋，以表下忱，伏希鑑納。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孤哀子陳某稽顙再拜郡尊黃先生」十四字。

與張太守克修 三則

一

數月無蒼梧之耗，不意郡夫人奄忽化去。宦寓他邦，失此良助，哀痛奈何！某憂病之餘，無由遣人奉慰，愧罪，愧罪。《靈棋經》，用之占筮可也，若以爲先秦古文，未敢信。《夕惕詩序》果於高明有契也。別紙《慈元廟記》，覽畢轉達顧勉菴，有便還示一字教之。世卿囑筆中懇。❶

二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争趨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干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兹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切囑。制中不他及。❷

三

辱惠書。且審出入之勞，宜未遑他及。諸生奉命以祭禮來，宣讀祭文，褒揚發越，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百拜克修黄堂大人」九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黄堂張先生」八字。

有足慰先靈於地下，不肖孤何德以堪之！小廬山享堂在搆，賻金助役，仁者之惠，某何敢辭？昨得勾漏發來書，隨宜處分買木人，多荷，多荷。但不免干累地頭主人，又恐木户所領去銀中，間少有侵欺，貽害小民，奈何，奈何。都憲公至省，惠以羊酒，遣子弟以狀入謝，不得見。行間又惠年書。不知中丞所以待一賢刺史何如哉？無由瞻奉，謹以布謝。不具。❶

與丘蘇州 二則

一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跧伏海隅，比於縉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承諭，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黄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蓋未知之也。爲絶句一篇并前次韻録去，以發千里一笑。

二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

❶ 文後，羅本有「九月晦日」四字。

如昨，今羸然一衰氓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黄耳，不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闕弔賀，不罪，不罪。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氣所發，藹然盛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蓋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爲不畔乎道，不愆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禄之失得弗計也。閣下以爲何如？

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幸飛示。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❶

與鍾地曹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説亦似有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癸巳四月二十又四日某頓首黄堂丘大人閣下」十九字。

拘。❶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隴宜淺之説，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況此山來勢極是雄猛，必得融液之土方爲全美，亦不可草草也。❷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并手扇二握，仰仞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禄仕明矣。要能脱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況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爲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下之位，況今髪日就種，老逐病來。病與懶遭於世間，凡百事脱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起居，甚慰。周先生爲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丘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德步月閒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閲此紙罷，因記「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❸不覺呵呵，遂成拙詩：「梁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爲清静退，山人真脱網羅愁。如何皂蓋不歸去，應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發一笑，故併録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

❶「拘」，碧玉本作「據」。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十二月某白美宣先生閣下」十三字。

❸「記」，原作「寄」，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足當一簡也。❶

與吴惠州繹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齒録之，乃不自矜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❷ 然僕之所以不辭於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事於不賢而譽且禮之，況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

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蓋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疑於萬一哉？使回，并此布悃。不罪。

與汪提舉 二則

一　弘治戊午月九日作

白沙陳某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南海某再拜春官林大人閣下」十二字。

❷ 「慚慚悚悚」，蕭本作「慚悚慚悚」。

意。足下垂愛之至，非尺牘能盡，章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是，篇章成即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强説，幸相與勉之。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

人自海南來者，稱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慰翹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抑孰知修古之實之著於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真，得其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慕竹記》文，章心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耳。不多及。

二

足下事功之奇，襟韻之勝，安得一寄目於冷香以盡作者之妙？今之畫圖，能令武夫俗吏見者莫不鼓舞稱快，况吾人哉！雖然，非病夫意也，病夫何足以當之？足下以是心求進於古之人，庶乎無遠之不至矣。

嘉貺不一，照領。録來諸作，每讀一篇，輒欲奉和，而病未能。《慕竹記》文、大書表墓均之，未可牽勉。小詩四首録於卷中。待與阮從事過江門一次，依准還海上耳，高明必能亮之。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所已辦一杖雙屨隨我，顧今病勢尚未可動，餘無足道者。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二則

一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敝邑者，今日之事，欲爲名教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託始於僕以爲之名。伏惟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沙，問於我府主林先生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老先生，倡斯和之。興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知勸，百餘年間，嶺海之内，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僕何人，俾以虚譽，❶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悚之至。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樓之建，❷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不但紓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以貽玷諸賢，尤見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❸

二

左明府過白沙，得知近況一二，才與他人異，宜上下之交無不便歟。伏聞當道用人，如執事之才，將別有大委任之，而何欲去之速也。賢郎今已康復否？送蝌船過

❶「俾」，碧玉本作「猥」。

❷「樓」，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亭」。

❸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勉菴別駕先生執事」十一字。

江門，聊致此。不盡欲言。❶

三

山樓小搆，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此僕所以每受賜而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是。若徒以身爲溝壑，無所規益，舍己循人，與時勢上下，非僕之志也。

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刻，俟後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巡檢詩，何不類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曆日，分付一二，感公盛德，并此爲謝。

與余通守 二則

一

某啓：今日里長付到黄曆五本，前此寄來《鄉試小録》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疊辱台貺，豈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凡於公卿之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初。其有賜於某者，既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惟照亮。不具。❷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望日」四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戊午八月九日某頓首海北汪侯足下」十七字。

二

昨晚寒舍同飽脱粟，略無難色，大丈夫如此，亦何事不可爲？敬羡，敬羡。既別，索燭讀彭秋官序文一遍，言外已有砥柱中流之意，爲之發歎。此册告暫留白沙，俟閣下行李去郡，僕得以所見綴一言於彭公之末爲榮。其餘衰病稍減，尋爲捉筆，但恐呈薄技於大巧之門，於事不免踧踖難成耳。未由拜德，伏希心照。❶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群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託倪指揮送去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卑官爲喜，古之善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矣。詩本温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爲然也。

臥病餘旬，不能舉動，感兹遠別，又重違左右，强勉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戀之私，想能亮之。書墨并此謝。

與左知縣 三則

一

章啓：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月日某再拜海北汪大人足下」十二字。

別去匆匆，一語不能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兼多貺，硯石之奇，尤爲難得。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酬王佺惠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循吏傳》，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瞻奉未涯，謹奉啓，不宣。❶

二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之言，知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鄰封得此賢牧，幸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爲生靈喜，況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❷

三

李世卿將還武昌，敝邑具人船送行，世卿不可。即日東作方興，家無餘力。吴別駕人回，具審明府與顧勉菴候送之勤，某與世卿均一感謝。因世卿行，布此，餘不及。

與順德吴明府 四則

一

來紙二束，封識具在。恭惟廉令惠不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八月十七日」五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明府老先生」八字。

與常人同，榮感，榮感。適見按治周公歎息言，省中一時州縣吏無如順德。某謂，當道知人無難，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美惡雜居，賢者羞與不肖伍，萬一有如陶元亮輩人，傲睨於其間，其肯爲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吾懼斯民之不得蒙其澤也。按治自香山將臨敝邑，阻風江上連日，某爲絶句以迓之云云。其望於按治者如此，謾及之。❶

二

頃者從事至，辱書貺爲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即裁答。仁夫説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閒與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略，幾於失君矣。顧今乃蒙不鄙，瞻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冀鄰壤頌聲之來，足下將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三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爲，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俟面盡。

四

梁生至，辱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二年十一月六日某再拜賢宰吴先生侍者」十九字。

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凡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稱潘時用之賢，悼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昂。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夫復何憾？承一一示。明府豈徒羨彼者耶？陶邦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便可當一面之寄，其他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鍊之則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恐收斂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亮之。

答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章多病少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爲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

十郡内賢守宰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民俎豆之，以此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識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搆祠祀之，與厓山同。幸甚，幸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是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脚板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某已心許執事矣，❶顧今拙病未能脱體，少延歲月，爲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餘不一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久病未得脱體，精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爲賢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日又蒙多貺之及，感怍，感怍。以新作之邑，遇新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爲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日侍貞節堂，❷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衆工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

❶「已心」，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❷「貞」，原作「正」，據羅本、林本、高本改。

人目，雖不見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俯仰今昔，情如之何！

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足以行志，而竟不爲世用。或云見曹長官於京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事，無可託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烏乎，世復有斯人乎！ 執事以某之言爲然，則凡世所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執事也。

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漳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今之從政者，豈必盡如古之人？ 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吏目之矣。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將來必大有可觀，幸卒勉之，老拙之望也。

比者，小廬山塋封粗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奇娘子母計各安好，漳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惠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❶

與鄺知縣兄弟❷

丁明府彥誠，今之良宰官也。遺愛在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孤哀子陳某書復賢親明府足下」十三字。

❷ 此題下，羅本、林本、蕭本有「乙卯十月十二日」七字。

邑，邑人思其德，欲爲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爲之倡。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往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與嘉會樓相望，亦其平生所樂遊之地。❶留題真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先生門人。七則

一

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兖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怪，假令不病，將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進退不決於内，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❷

二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氏見母夫人，❸豈非幸耶？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禄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母不待。且母與褒之恩孰

❶「平生」，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❷此則原合在卷三《與林時表》一書中，兹改移於此題下。

❸「仲氏」，碧玉本作「仲子」。

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母之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先帝之仁，寧免終天之憾耶？緝熙孝禀自天，豈無念母之誠？因斗升之禄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偶欠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恒人，非沉酣利欲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爲之動心而變色，况賢者乎？自玆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爲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群惑於當年，如毛義焉，可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以盡言之。

定山近日之出，誰實啓之？其意云何？希垂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葬，只看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未由奔慰。謹奉疏，不盡欲言。

三

萬里之行，無可爲贈，徒深悽黯而已。辱書，具悉諸況。某七十病翁，理不久生，安知今日之言非永訣耶？三十年游好之情，盡於是矣。異日過定山先生，問我，亦以是告之。

四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于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爲慰。是月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于小廬山，與先妣同處。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

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孔而不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歟！此翁明年滿七十，世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無補於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朵頤而不知止耶？

李世卿自嘉魚來，與湛民澤往遊羅浮，今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爲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爲盜，地方多虞，白洲李先生爲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以落莫，耳目之用不息，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囂之境，恐卒不能成其美，未易裁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先生遣人走定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録書，中間報莊驗封以去，秋八月履任，尋得疾臥家，至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謝病，未審然否？想欲知，故及。

五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爲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耿耿于兹幾年，今發於此，適有客及門求見，不暇詳答，然大略具矣。如何，如何。

六

違濶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亡兄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窆。積痛成疾，章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少寬之喻，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書，中間一二近況與悼秉之等詩，想次第

經目矣，餘非面莫究。主考閩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録好文字，想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別紙見示奏草，此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月俱積，録近作一二見意。❶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景雲如桂陽未返，張僉憲日夕至學，景暘惟課訪是急，❷諸姪營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

七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脱，甚是完全。病臥在牀，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説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兹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

❶「二」，原作「一」，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課訪」，疑爲「科試」之誤。

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此所諭，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感。❶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能任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足下持此孑孑，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爲耶？頃者，何廷矩在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甘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忽忽聊此復，不能悉。

復祝主簿❷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某於今日之賜，不敢不受，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閣下之廉以養公也。僭率不罪。❸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四月」四字。

❷ 「復」，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回」。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日某頓首」八字。

與寶安諸友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纊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于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

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于督郵，平湖不屈膝于當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

數日前閱甲辰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爲他忙。江山舊宅香株老，籬落東風豆角長。小與先生分出處，扶留牕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手閒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

去秋與張進士唱和絕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川之歸無日矣。

景暘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懷抱作惡，希得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其氣矣。

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麴蘖醞釀來也。爲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甘心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蛻，又闕一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其簡而怒且譏耶？足下勤勤于僕之意，每見德孚與語，未嘗不增戚戚于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爲者，其機未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勉之，毋以畏難止也。

承枉陰陽家諏日等問，僕不究其得失，然大概以爲術家之書，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家之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惟今人不取也。《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縣仰，幸甚，幸甚。❶

復李世卿 先生門人

圭峰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狥，盡狥則失己。與諸鄉老龍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日某再拜」八字。

興寺舍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圭峰爲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拾，志中慎勿留意拙作，爲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晚陳伯謙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頗有援救意，不審聞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爲何如？朋友間評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爲？讀畢還一字示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

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召犬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翁意，見輒呼曰：「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膝前，撫生頂，與乃翁語，至今岐嶷可想。生猶略記老先生面目乎？味生之言，其志遠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夙疾支離，老脚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有疑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答陳宗湯先生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閩，過白沙，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御，宗湯索我於黃雲矣。周憲長半辭之頃，詘己信人，洞見肺腑。二公爲天下惜人才，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拳拳於桓溫問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也！

宗湯念之，一時交遊，東顛西覆，民澤可期遠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餘亦無足觀者。❶所須縣誌，謾往一册，世卿爲此書，蓋亦自以爲未足云。❷

與周文都 先生門人。二則

一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也。昨日簡中言，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爲義也。非子，來死於道路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之我。來若自計曰，不違主之命，是亦報主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所以處於來大者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則明，物涴之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曰：「以友輔仁。」

二❸

丁一桂至，想蒙照及。渠甥舅問，未知所以處。所有送行物一一封識，爲擕至虔州交附郡主。督府通令得見，或蒙一助，寡婦孤兒之幸也。北門地卷不識可還白洲否？和得汪侍御一詩，託寄上。册業俟寫得，別附去。顧別駕今爲古人矣。會間幸及之。五羊何日發舟？言不能盡。五月十九日。

❶「觀」，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作「顧」。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爲我謝李侍御戊午八月十一日章復宗湯掌教」十九字。

❸此則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與梁貞先生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内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虚静。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鄺珙之覆轍，念老朽之狂言，惟在貞。❶

與羅冕先生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徒以老朽旦夕往來於心，憂之深，言之切，有如吾服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助，亡妣得安小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粗畢。遣人去買藤縣木，歸建塋前小屋，爲祭享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子欲報於親之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矣。溽暑不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稍輕於昔，幸未即死，吾子無爲老朽戚戚也。官窰牛商云於館中，便略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二則

一

章之内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也。内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子，遣二妾，女一居孀，一在其室，其困日甚，今欲取來白沙。恃愛干瀆，倘遇人船之便，先令金成走車陂，取至廣，搭附來白沙。極感，極感。頃者市藥之費，遣人致

❶「貞」，原作「正」，據碧玉本改。「惟在貞」，羅本、林本、蕭本作「在惟正」。按梁貞字惟正。

之，不及裁謝。

二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蓋有弗獲已者，實恃知愛，瑣瀆爲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以僅存，雖在螟蛉，吾敢藐焉？公且隨力剪拂之，不但金成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藥資，感感，不別裁謝。❶

與黎潛蕭倫先生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畢。穴在小廬山圖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往來，記一忘十問，獨於潛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深，言之切，老朽何以答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一日千里。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知其在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再見白沙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憂病之餘，泯泯默默，可爲他人言者，念生忠信之人，可與共學。然問之者未切，❷告之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餘不具。❸

❶ 文後，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有「山茗二裹表忱」六字。

❷ 「未」，碧玉本作「甚」。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復趙縣博足下」七字。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衡山否耶？別紙録去舊稿，試爲我誦之。章非能言者，太虛豈俟多言哉？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女奴父母訟于州，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録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則免富民父子於死。知州以公雪寃死者數人，欲爲論奏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耶？」録事詣公，叩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歎息古人用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

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尺寸壤得，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己而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

無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並惠米、布諸物，具審。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爲慰。某奉母之外無他況，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承箕世卿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爲道之障，爲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盡。❶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蔭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欲求通一言，❷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託通好於李氏者委之，唯唯，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强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于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之八月二十八日某拜復俊圭足下」十四字。

❷ 「欲」，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故」。

亮之。

與李孔修先生門人。四則

一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脱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爲殯宫，論者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狥，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二

諸稿中間一二篇特好，得詩人蹊徑，趣亦雋永，異日當自知也。餘多裝綴曖昧之疵，蓋力未及而志願太高，用心過苦，故有此病耳。題目小序，文理類多不通，此不學之過，問東所。

三

衡山之行無日矣，今未發者，候俊圭至白沙耳。廬山之寓恐若久圖，非不爲子長計之，如此草草，終無益於子長也。頃者，丘按治自廣右來，云沈督府已辦田廬，作衡山主人矣。病雖未脱體，其能久淹於此乎？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五月二十一日」六字。

四

見示《和送美宣太守》詩，不見如何主意，大概類少年作老人語，辭氣終别。且其間下語，往來呼應，無脉可尋。詩貴融通妙密，若未理會得明白處，遽然語此，是躐等也。如何，如何？

與范規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脱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託。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問，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❶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之盜横，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奔慰，想能亮之。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二日」四字。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齋于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至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❶

與張聲遠 先生門人。二則

一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子然客帝京，忍寒餓二十年，爲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峰頭，采蕨亦可供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後九月二日某頓首」十字。

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一一。❶

二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❷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爲達，填溝壑爲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況於東吳反葬，水陸數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一二粗知，抑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救落水羅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增悲怍，惟亮察不具。❸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爲小孫田議婚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是叩諸蓍，得大過之豫，蓋吉占也，未審果如尊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産許婚，甚於流輩。癡孫疑未中東牀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鄰之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閏九月二十六日某白」十一字。

❷ 「一」，羅本、林本、高本、蕭本無此字。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十八日陳某書」十字。

幾爲是一來，倘不以疎外見疑，拱俟，拱俟。❶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爲禱。❷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 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二則

一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 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還童，❸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九月十一日」五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七月八日」四字。

❸ 「還」，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爲」。

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絶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❶佃者還，聊此復。制中不具。

二

三四十年舊游凋落殆盡。吾老甚，吾子想亦衰矣。別去幾時，齒髮比舊何如？願一見也。奉棉紙五十番收用。

與容一之先生門人。三則

一

幾日不得到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二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報札。爲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況。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奈何奈何。此

❶「復何道哉」，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重文。

非不忠愛于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争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往往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也。

三❶

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慚負而已，奈何奈何。

先妣墓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

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虚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二則

一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❷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虚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脱地，亦暫省得

❶ 此則原與上則爲一篇，因内容截然不同，似非作於一時，兹作另篇。碧玉本有小注：「按自比聞足疾以下當另作一書，因原本相連，姑仍其舊。」

❷「地」，原作「理」，據碧玉本改。

些撓亂，❶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真福往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二

貞父不幸早世，貞卒成立，貞有母也。有母而無年，貞之不得於天也。奈何，奈何！哀疾未由躬慰，臨紙悵惋。

與陳秉常先生門人。四則

一

秉常不春試。永豐之使，不在吳璉，秉常幸圖之。一見羅殿元亦不枉了。某一日書與陳生。

二

久違風采，渴想話言，偶得便舟，託以載子，儻無急故，庶幾一來。幸幸。十月二十五日，章書奉秉常。

三

蒙謗大矣！前有一簡與彭推府轉達府主，未審能至否。秉常可速入省謁彭，詳說其事，或士友中能扶持公道。秉常其盡心焉！事始末問公學。二十八日，章書。

---

❶「暫」，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漸」。

四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足仞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

別紙所議禮想是，但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生門人。二則

一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人羅浮，四百仙峰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背水陣，終難勝敵。希説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豨薟草果神效，[1]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説秀才。[2]

[1]「豨」，原作「稀」，據高本、碧玉本改。

[2]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丁巳秋九月二十日」十字。

二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説勉之。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癸丑臘十二日某疏上」十一字。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書二

與伍光宇 三則

一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爲之不能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景雲所説，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説，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❶

二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辛卯四月日」八字。

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待。❶ 及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❷

二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白南山，具審比日遺恙增劇，❸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 未可知也。陳後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知之，卒能行於世，後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恃，雖死可也，況未必死乎？ 不具。❹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今存亡不可知，況欲與之握手耶？

某别後況味如昨，但年來益爲虚名所苦，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平生只有四百

❶「待」，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得」。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四月日」五字。
❸「遺」，林本、蕭本、碧玉本作「貴」。
❹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辛卯月日某白光宇侍史」十字。

三十二峰念念欲往，亦且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 雖云道無疑滯，其如野性難拗，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 臨紙不勝悵惘。❶

與李德孚 二則

一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殖幾何，❷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 甚矣，俗之能移人也。

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 脱尚未免芥蒂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二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

賤疾幸少脱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辛卯月日」七字。

❷ 「殖」，碧玉本作「值」。

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

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老兄幸爲我一籌之。此語非相知深者不道，惟心照。癸巳二月十三日，某拜德孚先生侍史。❶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牀頭，日一展，展時一發歎。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

蕭先生書報潘生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也。呵呵。❷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

❶ 此段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十四日石齋書」十字。

眼，家人夢，卜人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 謹此馳賀，餘不具。❶

與林蒙菴

某啓： 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菴之登我堂也。 昔者，嘗一造蒙菴於京師則拜蒙菴，今思蒙菴而不見，見蒙菴之書則拜其書，如對蒙菴焉。 嗚呼，可勝慰哉！

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 讀蒙菴之書，知蒙菴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菴也。 雖然，有甚愛者有甚憂也。 蒙菴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 僕之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 憂其憂，無憂人之憂，其亦有以異乎？

蒙菴官于朝也，則行乎朝； 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 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己在人則殊耳。 梁石、時可之憂在己者，而亦爲人憂。 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 是三人者，僕皆有慕焉。 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

蒙菴所稱胡提學亦如蒙菴之憂者也。 彼其意以爲古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圖也。 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勢； 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 僕之得譽於提學，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之心本然也，蒙菴置之勿言可也。

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 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 周子曰： 「實勝善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端午日白沙某頓首」八字。

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此以廣蒙菴之意，何如？❶

與林時矩先生門人。三則

一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静，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争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二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矩不幸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爲怨，何者爲憾？縱浪大化，此往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癸巳四月二十六日某拜蒙菴先生閣下」十六字。

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塡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己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者幾何？吾重爲時矩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弔，惟强粥自大。不宣。❶

三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拙和一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三則

一

聞子酣於鬬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絶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争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争而家日耗，殺人以争而寃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己，舍之勿争，以分産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立於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三日石齋書」九字。

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脱落，無復芥蔕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❶

二

葫蘆甚美，山廚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遷居睦洲求静，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静，當亦有漸乎！未間，閒來一話。

三

縣郭居第相連，遞年火患恒多，今北風日盛，當爲豫防之計，伯欽宜及此時就殯。如或拘泥風水之説，且移殯海山，然後圖葬可也。太夫人年高舉履難，尤宜防慎。麾臨兄弟，將老朽此意再三申達太夫人前。明日舁轎子接來白沙，至開春還橋，在此在彼，老人亦何所不可也。區區不勝憂戀之至。諒之，裁之。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字與伯欽秀才五月十九日」十二字。

大理手校，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即如對面，耿耿達旦。❶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又不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敍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爲己之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試，區區迂濶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諸君之留意焉。❷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蓋廣僧中之知名者。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示以是詩：

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揖長官前。
山僧若有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九月二日古岡某頓首舜絃先生閣下」十五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庠中列位俊游辛卯月日」十三字。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産三子，哭之連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有鳳雛麟種降爲家寶。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兄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往此紙，惟足下亮之。❷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太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兖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

❶「終」，原作「於」，據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碧玉本作「殆」。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六月十二日」五字。

與金都憲

某啓：　敝居與嘉會樓相邇，當道東西行部往來過此，某得以扶疾見之，誠嘉會也。始者，熊察院寄斯名於斯樓，富哉，意乎！作記者宜因有所發，非專爲某也。　比兩辱手書屬筆於定山先生，竊惟執事尊德樂道之心，充内達外，盛矣哉！　不肖何足以當之！

瞻奉無由，豈勝馳戀，謹奉啓布謝萬一。　歲書自周都司來者十摺已領，不別裁謝。　某頓首。

都憲金大人先生執事。

與沈都憲

孤哀子陳獻章啓：　章不幸今年春中老母棄背，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承差來辱手教，示以石刻清詞，兼致多貺，感作無量。　前所付白洲先生書物，一一拜領。承録示晦翁《南軒古詩》，令作跋。　此驥尾之附，孰不以爲榮？　白洲亦嘗以一簡申命，章何敢忘之？　尋聞執事握憲節，往鎮鄖陽，無的便因循至今，哀苦之餘，無由具答，知罪知罪。　儻猶貸之以日月，庶幾除服未死之年，一附姓名於二先生真蹟之後，幸孰大焉。　制中不多及，伏乞台照。　獻章再拜。

都憲沈先生舊契執事。

與金方伯

比聞有巡撫江西之命，已令犬子候行。今日承差送到手書、年曆，一一拜領，感承，

感承。❶欲請東白先生記文，足見當道留意斯文之切，某何幸挂名於此，感怍，感怍。聞旦夕就道，更不遣告謝，恐勞尊答。伏乞垂照。

復陳方伯 二則

一

近得手教，復辱多貺，拜感，拜感。役人回，謹此申悃，此後更不遣人上謝，懼煩尊也。録來徐察院文字，僕知之久矣，不欲辯也。《道學傳序》中「支」字誤刊作「交」字，乞改之。子弟輩聞公刊此書，傾想如渴，不知可更惠數本否？干瀆不罪。

二

聞行李將入京，弗獲躬送，豈勝愧戀之至。賢人屈伸在道，公所存憂樂，安能奪之？唯萬萬自重。

與熊方伯

執事不以僕微渺，收之廣愛之中，爲貺大矣。聞將入覲，衰病之餘，不能二百里外走送，其於瞻戀，無任下情，謹具手啓，託周貢士爲致區區於左右，惟公亮之。別紙書近作四首一韻，適飲酒之言，封去用博一笑耳，非以是爲餽也。某再拜。

❶「感承感承」，羅本作「感感承」，碧玉本作「承」。

與鄧侍御

承寄示《論孟古義》，讀之炳然可愛。此公長於造語，發揮殆盡，有神采，脱去時俗凡陋，真佳作也。使今之爲舉業者能如此，亦何害其爲時文也。文章與世運升降，孰能留心於此乎？微歐公則天下不知有韓退之，侍御可謂有功於君舉矣。拙詩見意。

復孫清戎

陳獻章肅啓：頃辱過臨，執事屈内臺之尊，下顧漁樵之地，光塵一披，寵章疊至，感之愧之，多言不足謝也。

即日使來，承惠年書。卷端之題，不敢作難。近者，逼於我藩憲諸公之命，作吴主簿、王樂善先生數絶句，雖非挽詩正體，故戒僅存，然實非得已。眼花手戰，爲血氣所動，所作字鹵莽甚矣，至今愧之。向奉去卷子，但令兒輩録上拙詩，非某自書也。伏計執事離省日期尚遠，見委筆札細事，或可補於將來也。大抵年踰七十，宿疾在躬，百凡不可牽勉，亦理之常然耳。

慰王侍御疏

陳某疏：廣東之民未知憂上之憂，蓋感德政之所被，一聞罔極之哀發於左右，遠近驚怛，不能已已，況有半面之雅者乎？兩月前具一慰疏，以俟周生趨省之便，非不及時也。恭惟執事孝愛出於其性者與人

異，而又阻於官守，不即奔赴几筵，神往形留，何以堪處？日月不居，春復夏矣，不審自罹荼毒，氣力何似？某久嬰疾病，無由奔慰，悲繫增深，謹奉疏不宣，謹疏。

弘治戊午夏日月朔，某疏上侍御王先生大孝苦次。

復林大參

章啓：李從事來，得書，具審比日途次，有望家之喜。雖以先夫人之憂存乎心目者未盡，釋然之情與日俱作。勉菴別駕平生故人，倏爾傾逝，俯仰今昔，悵如之何？頃者去五羊，章不能力疾一送，罪過千萬。今寵之過厚，下情無任皇恐感戀之至。謹此敍謝，伏乞台照。

復二司狀

某狀：某謹以此月八日葬亡妣于白沙小廬山之陽，在碧玉樓東北，相距僅數十步耳。伏荷仁慈遣使來祭，寵之以雄文，周之以厚賻，存歿皆被其光華矣。別紙慰祔丁寧，尤見平生眷意之厚，下情不勝哀感之至。虞祔之間，塋封未畢，未由號訴，謹奉狀。荒迷不次，謹狀。❶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四月十八日孤哀子陳某稽顙再拜狀上大方伯暨列位老大人執事」二十七字。

復周廉憲時可疏❶二則

一

孤哀子陳獻章稽顙言，昔先妣禍變之來，由不肖孤罪積日深，爲天所厭故也。是尚忍言哉？謹以四月八日奉柩藏于所居屋後小廬山之原。章哀羸空乏，强勉臨事，不稱其心，徒有哀痛而已。即辰，遠枉書賜，拜領訖。祭文以俟月日，具祭饌，先妣墓前讀之，以宣揚高誼。章無任哀感之至。頃聞榮進觀察使，但存心賀。往歲亦嘗妄意仙舟往還蒼梧，或冀一過之便。今則所任愈重，瞻奉不可涯矣。無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❷

二❸

疊紙徒悉雅愛，往往欲答輒無可語。十數年來，人遠事殊，非惟拙者罷論當世，即如稱述前古高岡遠流、振衣濯足許事，閣下諒亦厭聽。平生進退憂樂兩言，自餘無可縷縷。若夫言離索，問起居，此彼往來，日瑣瑣只亂人耳，亦不欲道，惟照亮。❹

❶ 此則，碧玉本題作「答周廉憲疏」。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乙卯九月二十八日獻章疏」十一字。

❸ 此則，碧玉本題作「復周廉憲時可」。

❹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五月日古岡陳某再拜時可銓曹」十五字。

答蘇僉憲疏

亡妣不幸傾背，章以垂暮之年罹茲罔極，實以不克葬爲懼。尋於小廬山住舍之旁，力疾襄事，幸不即死。猥辱當塗之賜，下慰窮谷之舊，章無任哀感之至。孤忱誰通僻遠？忽於七月盡日疾作中風，左手足不仁，起倒勃率，常若坐大浪中，寸步不能自致。每憶垂愛之仁，久妨裁謝，如負芒刺。諸兒姪在前，一無可委筆者，秋云暮矣，愧如之何？恭惟執事，愛我則真，知我則舊，衷曲布陳，奚傷率略？謹奉疏不宣，謹疏。❶

答祁方伯

某啓：處疾年多，諸往返書問不及者十常八九，非忘之也，惟執事能亮之。頃者一疏之慰，禮有所專，情罔攸遺。亡妣不幸傾背，在乙卯二月十六日。大懼暮齒弗克襄事，百凡拘忌，一切掃去。窆壙于住舍之旁小廬山，塋封粗訖，重勞慰及。比者復辱手教，前後眷愛之私，可見於此，某何德以堪之，愧感，愧感。某於七月末間疾作中風，手足痿痹，不時布謝。恭惟執事望重位尊，姑以一鄉言之，如是者幾人，抑非但間里一日之光而已。近見陶邦伯諸公座間稱長者，執事誠足以當之，名爵之褒，其可量耶？無由瞻奉，謹奉啓不宣。❷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丁巳八月二十又九日」十一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二字。

與陶僉憲

某忝知末十餘年間，恩德所被，至爲稠疊，微賤未有一髮之報，慚負，慚負。頃者，辱兩顧白沙，寵以厚貺，仰惟盛德，意出於愛士之誠至此，堅辭弗許，曲聽鈞裁。遥望仙舟，畏風造謝弗及。下情區區無任瞻戀之切，不具。❶

與孔憲副 三則

一

曩者，伏承枉駕白沙，逮今三年未能造謝，誠愧誠懼。茲聞霜車西來，旦夕將經下邑，區區幸見之情，疾於飛羽。第以風疾彌延四體，困憊殆極，不可牽勉，令門生專候，至日敷此忱，伏惟照亮，不具。❷

二

野人耕桑以爲業，得一小録即奉置高閣，以俟兒輩之長，顧未有以昭彰高德之惠者，感悚，感悚。使回，謹此申謝。詩卷跋尾録在別紙，淺陋語不欲點污卷尾，故不書。某頓首。❸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頓首」三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五月七日部民陳某頓首」十字。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憲副孔大人閣下」七字。

三

某不謹，孟浪一跋。某自度何等腐爛語，惟公固命之，某何敢以賤姓名託於左右。臨紙不勝愧悚，謹啓。

與大參元善

七月十四昕來，獲手書，兼領賻惠不一，憂病中承眷愛厚矣。秉常每見勉酒肉扶養，李白洲方伯屢書示慰。不肖孤何以致故舊之惓惓如此？仰伊之懷，無任哀感之至。

自去年四月八日，小廬岡塋封粗畢。今年正月，遷先君墓來與先妣同藏在所居碧玉樓後，以便子孫世守，餘非所論也。感元善愛我，謹以布聞。病軀大略如李白洲之言，然恐未即死，但極羸耳。旦夕西行，果能迂一日程至白沙握手一別耶？瞻奉有期，何勝悚戀！❶

與某嶺南道

某啓：病寄丘園，老去惟有歲月耳。足下何稽界之歌詞，況於書札？玩物能喪人之志，足下反爲之增價耶？感怍，感怍。細葛二端，專使千里，老朽何德以堪之？從事言足下發此書時，履任才一二日也。足下修古循良之政以及海濱之民，是在足下。周憲長平生故人，何由復見之？李世卿即日還武昌，今少留白沙。此紙託世卿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孤哀子某稽顙」六字。

爲書，制中言不能悉。

復鄧僉憲

某衰病不出，未由進見。即日賢郎公子持手諭過白沙，兼致西厓閣老之惠，拜感拜感。數年來習懶成癖，且退者之分。京華故舊知其如此，不責往還書問，非一日矣。執事因書北達，倘未以爲罪及一言，幸甚。❶

答張太守兩山先生 名瓚

千里勞人，惠以羊酒，顧某不德，何足以當之？令子詡文章五色，有翔于千仞氣象，敢以是爲公賀。陳獻章再拜復太守兩山先生執事。奉去《大忠祠碑》一道。

與姜主事仁夫 先生門人

十數年間病廢往還，亦只是懶耳。遠者每以口問代報狀。仁夫知我深，想必不訝。近得緝熙書，中間報仁夫近出淮上理刑，遭罹家患，伉儷子婦之哀先後疊至，存者孤弱孫耳。奈何堪之！

某罪積日深，得禍彌重，今年春老母傾背，毁瘠不知，與死無異。曩見屬先公墓文，歲嘗具一草未脱，因循至今。儻未即死，當卒不負言也。里生陳紹裘赴春闈，囑其過淮上一見，附此，自餘問紹裘可知也。瞻奉無由，惟冀以道處情，勿爲無益之悲，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章頓首憲府鄧大人執事六月十日」十四字。

以慰區區，不宣。

復李太守

某以多病居嶺海之間，接人無多，惟平生於端陽一郡比他郡最爲親厚，若有夙緣，非人力所布排也。凡今四方賢大夫宦遊其地者，皆嘗得向往其風采而接其音塵，幸甚，幸甚。魏先生來，承書問珍貺不一，感怍可言。魏先生回，草率布此下忱。久病痿痹未脱體，不能具大狀。伏惟黄堂李先生大人涓別駕程先生執事通乞一照，恕其不謹。餘俟他日面既。❶

與王太守

部内陳某肅啓郡尊黄堂大人執事：

某久病山林，無裨當世，誤承厚愛，貺以殊禮，揣分實踰，然而不敢辭謝者，上下之體嚴，德禮之感深也。某與周生通家舊，非一世矣。執事雅望在人，平昔所存之正，所積之厚，某得之周生者舊矣。久病在牀，無由走謁，罪過萬千。周生今在京師，遠托造化之仁，内外各安，拳拳戀德之私，想亦無日不在左右也。

側聞新歲以來，郡政過勞，頃刻萬端，日不遑食，或至二鼓不得就寢，起居欠佳。某欲進拜郡庭，爲一郡生靈謝，久病未能出户，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具啓，用申下忱。手戰作，寫不謹，伏乞台照。❷

❶ 文後，羅本有「己未七月二十六日」八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己未正月望陳某頓首」十一字。

與陶提舉

與公別且三載，無日不懸懸也。頃者過白沙，薄分不得走舟次奉迎，到今爲恨。前此風雨中承仲氏僉憲枉顧，青燈綢繆，無所不話。自念支離之人，徒知閉户，甚無補當道往來之勤，皇恐，皇恐。專使馳此，以代面謝。惟照亮，不具。

與陸通判

病中聞旌馭在邑，不得往候爲愧。推府胡先生偶以事被拘，當道愛惜人才，想蒙矜宥。田野之民旦夕懸仰，而未聞得離憲獄，甚皇皇也。伏希垂示。❶

復高別駕

辱書兼拜書帕清貺，感，感。某自去秋感冒，手足不仁，至今未能脱體。附來紙未即奉復。❷

與劉別駕 二則

一

孫少參昨過白沙云，爲別駕處其去就甚至。近聞林待用憲長致仕疏才上即解任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三字。

❷ 文後，羅本有「章再拜」三字。

還家，決去者如是耳。恃愛饒舌，不罪。

二

某頓首疏：　亡妣荷先帝天地之仁，不肖孤遂得請歸。十又二年于兹，雖無鼎食之養，亦有水菽之娱，❶詎料其奄至此極耶？　已於四月八日奉柩藏于碧玉樓之北山，迄今塋封畢矣。某善行不修，徒竊虛名于海内，爲造物者所惡，禍延老母，尚忍視息於天地間耶？　伏蒙手疏，兼致奠儀。比者道路阻難，以愛我之私，勤人於遠，愧感可言。未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黄别駕

陳獻章啓：　承惠牲米，感感。老身在病，小兒應秋試，乏人走謝，謹奉啓。七月八日，陳獻章頓首。

答雷别駕

承差人送到施公子書帕外，别駕另具書帕，一一領訖，在喪，恕不答簡。六月初九日，孤哀子陳某稽顙復。

與林節推

總督府惠物一一照領，别具狀附便上答。名酒本佳貺，在執事尤爲難得，謹令犬子陳景暘詣謝。制中不多及，伏乞台照。❷

❶「水菽」，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❷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七月十三日」五字。

九日答丁縣長二則

一

公遇節補會，亦可笑也。惠來鵝酒與馬默齋輩喫了，必有佳作奉呈。某今日爲誠菴先生制服，略無好況，公他日必欲補會，僕亦爲公補詩也。

二

昨夕燈下譜稿成，以示黄秀才首肯，未審尊意以爲然否。謹録上正之。秋且暮矣，公決去否耶？《三江漁樵序》恐不得矣，呵呵！

與蒙知縣

某啓：病中聞人語輒灑然忘之，必有異乎人也。所得如此，所感可知矣。老朽何以報執事萬一耶？無由造謝布忱，謹奉啓不宣。

與順德楊明府

使至，辱手教，貺以年書、羊、酒，感作無量。東白先生、舒秀才書已領。東白，平生故人也。明府出其門，不待傾蓋而知其人矣。制中不多及。

與莫知縣

封川近地，某老病不出，明府限於官守，遂無相見之期。囊辱手教，惠以炭漆，感，感。某時在制中，久稽裁謝。玆者顧別駕使來，具悉宦況安好爲慰。諺云：「過後思君子。」方在新會時，百姓未以明府之去留爲欣戚，去之封川，然後懷之不置。安知今日封川之民不如昔日之新會乎？山村寂寞，無物可以將誠，緘附來使轉達，道意而已。不多及。

與韓知縣

某啓：辱顧不報，知罪知罪。執事前在敝邑，日月不多，未究所蘊。去之順德，雖云異治，固尚在此郡之内，接響絃歌，回春嶺海，僕未能絶望於左右也。未由進謝，謹此馳瀆。不具。❶

與黎知縣 二則

一

區區憂病之餘，日有事於祖禰。始者，竊聞左右遭不逞之誣，尋又有伉儷之憂，欲致一書奉慰，多累弗果，因循至今，愧罪，愧罪。頃聞差人護喪歸江右，哀念久當漸平。吴長官有譽於前，亦且不能免於多口，人所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辱某頓首韓侯執事辛卯月日」十二字。

遭固有數耶！ 謹令犬子詣府下布此區區，伏乞垂亮。

二❶

某疏：某鄰封之野人，茲以先妣之塋未封，親屈明府舟從于白沙，奠有高文，弔有厚賻，不肖何德以堪之？ 憂病相淹，未由匍匐拜府下，無任哀感慚負之至，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蔣教諭

違濶久矣，緬想清顏，如在夢寐。許巡檢回，遠枉詩尺兼致絲綿之惠，感，感，感。不肖孤久病支離，屬以老母傾背，毀瘠日增，與死無異，寧復有毫髮外慕作世間夢耶？恭惟縣博廣文先生坐函丈，誨多士，位雖極卑，道貴無忝，蓋自有樂地也。瞻望未由，惟冀萬萬以時自重。

與朱甘節

去秋別去，不審何日至桂陽？ 久不聞一耗，甚懸懸也。鄧俊圭今遣家僮來問桂陽事，不知俊圭書中亦惟云「寄到老大人輓詩」耳。不審比來履況何似？ 令伯母夫人洎諸昆季想皆納福勝常。道遠無一便，不得數奉問，愧罪，愧罪。

李世卿首夏自嘉魚來訪，今尚留白沙。與之語，甘節真知人哉！ 俊圭擬冬春間會

❶ 此則，碧玉本題作「答黎明府」。

白沙，貴札可付來也。餘不及。❶

與黄舉人

克仁久在制中，某老病支離，不堪走弔，而自杪秋感冒痿痹，逾半年未嘗一近筆硯，手疏亦廢，知罪，知罪。不審自罹荼毒至此，氣力何似？希顔兄近會亦不數，音耗闃然，如隔萬里，良可慨也。謹此上問起居，不宣。❷

與何廷規

竹牕先生壽老母詩何忠愛爾耶？李氏倫長官、吳斗南、何子有暨未面諸進士先生咸有作，感慰無量。謹此謝。❸

與鍾百福五則

一

近來濟寧會潘留鶴先生，益知吳錦衣之爲人矣，獨恨未得一面耳。百福在江湖多交好人，李承恩旦夕當見。前在平江，辱知待之厚，皆百福所賜，知感知感。道途所經諸拙作乏楮，不能盡録。《莊敏廟》詩用百福意，不必盡莊敏，但各指一事微顯闡幽，取其大者耳。拙作寄奉，録在別紙求

---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弘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陳某再拜」十四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二字。

❸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某再拜」三字。

教。舍姪未至，姑少俟灣上，數日後方入城。去就既定，五六月間或再與百福會淮上，又幸也。不多及。三月二十三日寓張家灣。鄉末陳某再拜百福先生鄉契。淮中諸相接人，乞一一致意爲感。

二

連遣人候百福於玉河橋，昨晚乃知北城之寓，不審何日入城也。拙疾拘綴，不得走總戎府下，戀德之忱形於詩，百福從容語及之，至懇。一二日能一過僧舍否？懸望極矣。某白。❶

三

百福鄉契：長路相思，如共堂席。僕踽踽無補於時，惟百福豪宕磊落，無適不可。林緝熙、張廷實近過淮，想共抵掌一笑，前有拙稿并雙履封留於總戎所，清視爲榮。平江三公子恨失一會，爲致此懇。張仲諸揮使通爲申忱。賤疾未平，勉從紙筆，不多及。❷

四

今日行李着舟，以某百户未至不得發，專使馳問來否。河流將凍，歸心如火，此使還即發舟矣。十九夜，郭縣舟中秉燭簡上百福先生。某再拜。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百福鄉契」四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十二月初九日陳某再拜」十字。

五

渴想一敘，適令舍姪造請，今晚或明日得一顧寒寓至禱。某又言，嘉貺足感多愛。

與馬玄真

趙壽卿助建丁明府祠，又捨田十二畝以供祀事，與匡山破百數金作慈元后廟，乃其素心。諸友咸爲賦詩，謁世卿文以賀之。非徒見作廟之人，實以表前令之愛於無窮。在足下宜有高作，非專爲趙生也。不可不告，惟尊裁。

答易隱求

累歲辱魚苗之惠，所耗多矣。感怍，感怍。今此所與復萬餘尾，畜之小池，得無口衆食寡之患乎？老拙不善謀生，如此者非一日，方欲求濟於仁者而暇爲蟲魚憂哉？呵呵！細茗尤佳，惠愧無以報。

與容彦文

蒼頭來，具詢尊翁貴恙比舊又增，懸切懸切。病軀不可動，兒輩近營書舍忙甚，未得遺問，愧何如也！畫松未題寫得，俟後取。章白。

與容珪 二則

一❶

璿疾何如？昨晚聞頗增劇，甚懸懸也。某自五羊歸後，厥疾又作。比日正畏風，不能跬步，日夕緣此作惡，奈何，奈何！若有便，但勤報札爲感。聞此疾發萌於前日舟中，區區不勝愧歎之至。壬辰三月二十日，書付容生。

二

某小恙不足慮，旦夕耿耿，正爲璿憂耳。得此耗，甚喜，甚喜。但須仍以小愈爲戒懼，尋醫合藥檢方，凡百可以療此疾者，悉心圖之。至囑，至囑。❷

與琴月先生

病者馮稅興求療於華、扁門下，恐不得進，假僕爲先容。公必以濟人爲心，此亦可濟矣。章白。

與陳剩夫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

❶ 此則原缺，據林本、蕭本補。原入題跋。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某書付珪生」十三字。

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時歲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朝之忱於左右也。某頓首。華宗布衣先生侍史。

復錢驛丞

某疏：足下限於官守，不遑下弔，遠枉香幣致奠于亡母几筵，某不勝哀感之至。虞祔之間，塋封未畢，不知所裁謝。慚負益深，未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答諸廣文

某疏：一瓣香、一端帛，交於未識面之前，不肖孤所不堪，況奠文之盡美耶？某謹以此月八日奉葬亡妣于小廬山之陽。虞祔之間，塋封未畢，不知所裁謝，某無任哀感慚負之至。未由號訴，謹奉疏。❶

與林友 三則

一

殘疾與陰陽消息，今日風雨，輒不可動。吾兄遠來而章連數日不得接見，知罪，知罪。時矩可與共話，吾兄但降心氣受之，則無不有益。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荒迷不次謹疏」六字。

二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作詩鍊語，尤非所急，故不欲論。

三

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驗之理不可無，而不泥於其術者，程子是也。據愚見，術家專取必于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土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既不遺乎地理，而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爲通論。至朱子師友之間，論議尤多，大抵本程子之說，而又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今若以術家卑陋，盡廢其說而不問，則前輩初無是也，必以其言吉凶應驗差舛而疑之，則亦必有至當之論。愚以爲，吉人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吉地獲凶應，譬諸僭僞篡奪，雖得之，必失之。當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殃隨之矣。故有始吉而終凶，宜吉而凶，宜凶而吉。以此推之，術家之說雖泥，然亦不可謂全無此理也。章白。

答戴惠

先王教民，以耻在禮。未成婦不廟見，故三月而後廟見，古禮也。今禮以婦歸之明日見舅姑，次見内外尊長，親戚卑幼皆來見，猶之可也。夫拜於前，婦拜夫後，又令

於各位前致幣，男女混然無別，大可耻也。世俗習以爲常，無或有非之者。

復汪侍御疏❶

某狀：　侍御以杯酒之奠當束芻，而文復過之，聞者莫不咨嗟興起，其有裨於風教大矣。顧愚何足以當之！　亡妣已於此月八日葬于小廬山之陽。虞祔之間，塋封未畢，少稽裁謝，下情不勝哀感皇懼之至。謹奉狀，荒迷不次，謹狀。月日，孤哀子陳某稽顙百拜，狀上御史汪大人臺下。

啓

聘　啓 成化癸巳二月，代兄作❷

伏以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士；　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蓋夙分之雅同，豈强能而苟比？　兹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閥閱偉而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疎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以難諧，必東牀而獲選。鄭、高、楊、郭，幸扳貴邑之甲科；　馬、聶、鍾、容，徒竊敝鄉之商

❶ 此篇原缺，據羅本、林本、蕭本補。
❷ 「癸巳」，碧玉本作「辛卯」。

品。適併四姓，敢贊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慚魚緘之莫罄，念雁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却一蹄涔之水；巍哉，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慰注仰。謹奉啓不宣。❶

聘　啓 成化辛卯十二月作

文啓：伏以德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于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于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屑于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于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斯合于天人，❷素志何疑于夢卜！片言賜允，束帛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流水，風韻悠哉。奉啓不宣。❸

請　期　啓 成化辛卯十二月，代兄作

文啓：伏以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高明；雁幣將誠，蓋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況逢桃李之晨。須傳采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況之匪加，❹奚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癸巳二月十六日某啓」十一字。

❷ 「斯」，碧玉本作「既」。

❸ 「奉」上，羅本、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有「謹」字。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辛卯十二月十九日忝戚古岡陳某薰沐百拜啓上親家豫章高士閣下」三十字。

❹ 「況」，碧玉本作「貺」。「加」，碧玉本作「嘉」。

勝悚懼。謹奉啓不宣。❶

與李宗成化壬辰正月，代兄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兹室家之願，實吾子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❷

❶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謹啓辛卯十二月二十日忝戚古岡陳某百拜啓上親家天水處士侍史」二十八字。

❷ 文後，羅本、林本、蕭本有「壬辰正月二十又二日白沙陳某頓首」十五字。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盼高山之漠漠，涉驚波之漫漫； 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 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 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 亦一時之壯遊也。

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群彦； 撤百氏之藩籬，啓六經之關鍵。 于焉優游，于焉收斂； 靈臺洞虚，一塵不染。 浮華盡剥，真實乃見； 鼓瑟鳴琴，一回一點。 氣藴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 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

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其一哂，而況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車馬駢填！ 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 失志者戚戚，伺夜而乞憐。 若此者，吾哀其爲人也。 嗟夫！ 富貴非樂，湖山爲樂； 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愧怍哉！

客有張璟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

哉？ 争如一笑解其縛，脱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擾兇盜兮，孰倀倀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汩珠玉于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徇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 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爲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畲。行路嗟歎兮，揭聲教於海隅。蠢兹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于書。

太學小試賦❶

明皇啓運兮，我道其昌。誕敷文教兮，辟雍堂堂。斯道壁立巍巍兮，于鄒魯而有光。擁皋比兮，而摳趨衿佩。爰命試而觀厥志兮，匪予名之爲害。孰秉筆而肖象乎天工兮，英聲播于成均。嗟予小子奚有於是兮，抱孤蹇而無聞。鞭古心兮自趨，拗世路兮孰隨？ 不舍規矩兮，聖與我而同歸。牆高兮宮廣，進不已兮終吾身而鑽仰。蟬蜕人欲兮，天命自全。下躍魚兮，上飛鳶。

❶ 此篇原缺，據蕭本補。

善學兮知止，寧若彼倀倀兮比夸毗之子？

四言詩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吉

水流石間，生兩松樹。洗耳掛瓢，無此佳處。幸逢堯舜，那無巢許？

撥悶

久病在牀，展轉莫舒。我欲觀化，有握其樞。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我病幾時，我念西馳，我行趦趄。如飢思食，如寒思衣。動惟厥時，匪亟匪徐。魚躍鳶飛，乃見真機。天豈不知？天偶遺之。吾將尤誰，我聊任之，撥悶以詩。

示湛雨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❶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❷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渴。萬化自然，太虛何説？繡羅一方，金針誰掇？

示黄昊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霸

❶「瓠」，原作「瓢」，據高本、碧玉本改。按作「瓢」亦通。

❷「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原缺，據碧玉本補。

柄在手。

與民澤

聖人之學，惟求盡性。性即理也，盡性至命。理由化遷，化以理定。化不可言，守之在敬。有一其中，養吾德性。

五言古詩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蜕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兹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爲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答張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學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

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代簡答羅一峰殿元

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約，獨與光也語。一峰約會南華，不至。

贈張叔亨知縣

棲棲白沙舫，影弄寒江月。夫君沙陽令，胡事顧微劣？我祖在九冥，願君爲墓碣。三夜茆簷下，寒燈坐來滅。感子心意勤，愧我言詞拙。明發江上舟，踟躕與君別。

戲贈館賓

遲遲歲將暮，戚戚懷故里。館中飢鼠多，旅食驢兒尾。垂德於不報，世間寧有此？行李無一錢，還家對妻子。

冬　夜 二首

長夜氣始凄，木綿被重褁。端坐思古

人，寒燈耿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妨奪，田蕪廢鉏耰。高堂有老親，遍身無完紬。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水菽吾當求。明旦理黃犢，進我南岡舟。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朝屢遷，言爲夕多苟。平生昧慎獨，即事甘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鹵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脱樞紐。頹顏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眠，晨星燦東牖。

經鱷洲

夕舫凌大波，北風吹我席。冥冥鱷洲煙，宛對君山碧。來雁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

厓山看大忠祠豎柱，阻風，七日後發舟，用舊韻

青青奇石草，上有牛羊躅。洶洶厓門水，遠帶湯瓶山名。綠。浮雲散孤嶼，初日明村曲。言歸輒風濤，無乃疑張陸。遲遲重遲遲，畏此波心木。漁人植長木於波間，置罾，俗呼爲罾罭木，觸之能覆舟。

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

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湖西八景，爲羅修撰作效一峰體

太極丸春

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山名。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翠玄洞天

翠玄在何許，乃在金鰲麓。石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繡壁誰可緣，丹房我當宿。呼童烹金鰲，膏此千丈木。

一峰來秀

湖西有一峰，天地得撐拄。旁有龍塘峽，北有浮香塢。我行崑崙丘，一望一延佇。歸來二三子，抵掌太極語。

三峽迴清

一峽蟠一龍，群山莽回互。武夷雖九曲，三峽誰勝負？澄澄水上月，歷歷谷中樹。焉得千丈筇，坐弄潺湲處。

金鰲霽雪

一鰲海上來，頭戴雪花白。諸鰲起相

拒，千秋歸不得。仙人羅一峰，永戲金鰲側。借問別離時，西佛生彌勒。

玉冕晴雲

玉冕臣諸峰，左右羅絡之。雲來巾其巔，得雨不復疑。豈無澤物功，雲覆在何時？悵望百穀春，廣濟蒼生飢。

飛翬橫翠

我昔遊太空，太空雲冥冥。歸來控翠虬，力與金鰲爭。巍巍太極尊，揮置東西行。如何千載下，空擬飛翬名。

大流垂玉

大流無此奇，偶值銀河傾。願回銀河流，免與世濁并。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題冷菴 江西僉憲陳琦自號

舉世好近熱，子獨畏之猛。投身向壑雪，永謝白日影。玉壺貯清冰，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于世非絶屏。假令務絶屏，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觀，天下方首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菴中人，不熱亦不冷。

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來顧白沙，兩不相值，賦三仄韻

行舟石門浪，不識扶溪口。時時聞來往，日入喪水手。昨暮黃巖馬，來嘶白沙

柳。惜哉兩不遇，獨坐空搔首。

我有一斗酒，願與子秉燭。子來復空去，值我不在屋。稺子呼不至，踉蹌走入竹。明旦歸我艇，先後迓以告。

閒居不凝出，偶出負佳客。問客來何許，來自黃巖謫。長安接笑語，中道有睽隔。悠悠百年内，與子異顯默。

感　事

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復旋。誰能萬里浪，安坐駕此船？傷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

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變化

孔子曳杖歌，逍遥夢化後。我夢已逍遥，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即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

貪　泉

藜藿可養生，柏棺可送死。瓦礫是黃金，貪泉亦清泚。飲水心不易，豈獨夷齊爾？山鬼笑儂家，儂家笑山鬼。

九日諸友會飲白沙，得雁字

黃菊有佳晨，良朋樂呼喚。爭持淵明杯，來接子桑飯。落葉迎馬鞭，斜暉轉沙岸。雨聲静秋竹，池影入江雁。酒酣獨高歌，呼兒續我斷。諸君極留戀，十觴亦不

算。雖無孟嘉量，且免落帽亂。百年能幾何，去者已强半。來會安可期，細把茱萸看。

贈林汝和通判

在昔黃金臺，與子初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十年。昔爲禮曹官，今搖慶陽鞭。常聞太華峰，峻絶峙中天。雅志在登陟，矯如孤鵠騫。適來南海旁，問訊滄洲廛。語舊未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煙。行則爲在田，止則爲在淵。勞勞夫何爲，贈子千金言。

贈馬龍如湖西奠一峰先生

晨興坐捫虱，有客窺我牀。客來問何許，顔色慘不光。去歲秋在季，文星墜西江。而師羅一峰，幸視我弟兄。相見不得語，失聲淚滂滂。子行詣湖西，問訊我有將。夙昔夢見之，恍若芙蓉城。覺來索苦句，句就涕未停。何以告一峰，寄意於瓣香。索火化奠文，一峰其洋洋。我病久南海，欲往未得行。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

贈陳秉常 四首

遠色靄初景，清風振遥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瑶池音。

黍稷雜萑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鹵莽，諉曰天之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

大舜卷婁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僦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清淵。

藤蓑 五首

一蓑費幾藤，南岡礪朝斧。交加落翠蔓，制作類上古。吾聞大澤濱，羊裘動世祖。何如六尺蓑，滅跡蘆花渚。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今夜不須歸，前溪正風雨。

人好蓑亦好，月光水亦光。水南有酒媪，酒熟喚我嘗。半酣獨速舞，舞罷還舉觴。所樂在知止，百年安可忘！

挽蓑欲何爲，新月出東嶺。獨速舞不休，凌亂何由整。曠哉漆園吏，自形還自影。

新蓑藤葉青，舊蓑藤葉白。新故理則然，胡爲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東風吹新蓑，浩蕩滄溟黑。須臾月東上，萬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

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頭白髮少，攤地青蓑破。千卷萬卷書，全功歸在我。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

賽蘭

南有賽蘭香，名花人未識。光風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來，氤氳在肝膈。

乃知方寸根，中稟天地塞。誰爲續騷首，❶俯仰空悽惻。牕户悄無人，圖書共昕夕。

天人之際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

答梅侍御見寄

群龍盛朝野，弱羽聊山林。行春忽傾蓋，對榻山花深。引我一杯水，寫君龍唇琴。永言歌大篇，《風》《雅》有遺音。乃知鷹鸇氣，未愜鸞鳳心。王事有驅迫，暮雨別江潯。離情落晚趣，再枉三洲吟。何以舒我懷，青天盼遥岑。

寄題三洲巖

我行蒼梧道，息槳荒江湄。連岡一以眺，❷石室涵晚暉。前哲有題字，執炬往讀之。遲回北壁下，目擊元公遺。今古一相感，光風吹我衣。蟲鳴丹竈中，葛仙胡不歸？對之發長嘯，宇宙今何時。圓蟾夜冏冏，蝙蝠秋飛飛。願言托高棲，行矣無是非。

病中寫懷，寄李九淵

出門見齋顏，十日不一逢。以我腹中滿，憶君頭上風。頭風尚可灸，腹滿何由

❶「首」，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手」。
❷「岡」，原作「江」，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通？受氣我亦薄，況乃疾病攻。五十去始衰，三四謝春冬。鬢顏倏已凋，血氣少復充。客來索我書，顛禿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以兹日衮衮，永負全生功。長揖謝茅君，安静以待終。

和梅侍御見寄

飛蓋凌滄溟，高臺拂朱鳥。乾坤一水浮，日月雙輪繞。塵埃紛局促，正坐眼孔小。景山千丈松，慰我冰雪皎。萬里一春風，東西逐騕褭。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暮雨江門舟，含悽問封草。假令鮑叔在，一士亦不少。誰云越臺近，舉目河山杳。冥冥白沙塢，雲煙共昏曉。

題劉氏雙節卷

阿姑與阿婦，守此芳歲闌。三十寡且貧，紡績供朝飡。孤兒泣長夜，秉燭更抱看。苦心兩咽絶，芳顔亦彫殘。持此雙白璧，輝映天地間。聖皇重民極，門閭合施丹。煌煌東白碑，終古埋空山。我母寡更早，賦詩涕汍瀾。弱草因風靡，頽波良獨難。

送李劉二生還江右，用陶韻 二首

夜聞桂樹芳，晨起山鳥喧。客從遠方來，歷我階西偏。手持諸侯書，徵會在匡山。我願結其人，遂往不復還。滯形宇宙內，俛仰獨何言！

中年見二子，楚楚西江英。問訊徐蘇

里，千年有餘情。開樽對冥月，高歌亦心傾。胡爲别我去，感此秋蛩鳴。贈處各有言，慨然盡平生。

漫　題二首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愆。韋編絶《周易》，錦囊韜虞絃。飢飡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畹與田。提攜衆雛上，啼笑高堂前。此事如不樂，它尚何樂焉！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煙，疾書澄心胸，散滿天地間。聊以悦俄頃，焉知身後年？

仕者必期通，隱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群，肉食安可饕？聖人履中正，白首濟川舠。悠悠荷簣者，果識聖心勞？浮雲馳白日，黍稷生蓬蒿。飯蔬食飲水，曲肱謝遊遨。汶上去不顧，陋巷貧絶交。徒聞武城宰，割雞以牛刀。

拉馬玄真看山

官府治簿書，倥偬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匆往，枉是最閒人。近來飲酒者，惟我與子真。能移柳間舫，同泛江門津。

感劉琨與盧諶事

越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晉運微，奔走風塵下。晉陽嘯明月，[1]胡雞夜回

[1]「嘯」，林本、蕭本、何本作「笑」。

馬。并州困石勒，從事爲別駕。成敗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和陶一十二首

歸田園 三首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搶榆，❶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南渚收菰田。❷游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後，鹿豕遊我前。冷冷玉臺風，❸漠漠聖池煙。閒持一觴酒，歡飲忘華顛。逍遥復逍遥，白雲如我閒。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妄想？今年秋又熟，讙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充儂量廣。醉即拍手歌，東西臥林莽。

近來織畚徒，城市售者希。朝從東皋耕，夕望西巖歸。貧婦業紡績，燈下成歲衣。但令家温飽，不問我行違。

移居 二首

萬金論買鄰，千金論買宅。豈不念子孫，而以營朝夕？長揖都會里，來趨白沙役。壤地何必廣，吾其寄一席。鄰曲彌樂今，園林尚懷昔。吾志在擇善，無然復離

❶「榆」，原作「揄」，據碧玉本改。

❷「南」，林本、蕭本、碧玉本作「西」。

❸「冷冷」，林本、蕭本作「泠泠」。

析。

留連晡時酒，吟咏古人詩。夕陽傍秋菊，采之復采之。采之欲遺誰，將以贈所思。所思在何許，千古不同時。四海倘不逢，吾寧獨去兹？願言秉孤貞，勿爲時所欺。

九日閒居

無錢撫秋菊，向夕涼風生。誰爲白衣者，頗識江州名。映杯碧水浄，曜日丹葩明。天際雁孤去，草根蟲一聲。荏苒委時節，徘徊閲年齡。興來發長歎，意盡還一傾。儉德苟不慚，厚禄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謡渺遺情。人生亦易足，何必勤無成！

和劉柴桑，寄袁道，見懷一峰之意

當年臺城會，執手多踟躕。四海一爲别，寒暑逝不居。遠意屬羅浮，舉頭望匡廬。胡然金牛谷，奄忽成丘墟。蜕骨歸復土，靈衿存爲畬。庶幾百代下，攀駕以忘劬。袁侯西江英，好德眼中無。尺素每欲近，十年不作疏。磨劍患不快，快則隨所須。永願磨此心，恢恢快劍如。

和郭主簿，寄莊定山

青松出喬木，遥望十里陰。少年不結友，歲暮懷同襟。同襟問爲誰，定山攜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辨古與今。在昔經江

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觴酒，❶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茫茫宇宙內，與子契其深。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玉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況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飲　酒

木犀冷於菊，更後十日開。清風吹芳香，芳香襲人懷。千回嚥入腹，五內無一乖。雖靡鸞鳳吟，亦有鷦鷯棲。昔者東籬飲，百榼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復與此酒諧。一曲盡一杯，酩酊花間迷。赤脚步明月，酒盡吾當回。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❷

遲明向南畝，疎星在簷端。夫出婦亦隨，無非分所安。道旁往來人，下車時一

❶「文」，原作「交」，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庚子」，《陶淵明集》原詩題作「庚戌」。

觀。問津津不知，仰視飛鳥還。邏苗遠峙夕，❶濯足荒溝寒。吾惜耦耕好，焉知世路難？伐鼓收西畬，黄雲被江干。聊用代糟糠，❷作粥歡賓顔。鄰叟攜兒來，嬉戲松下關。齊聲鼓腹謳，永謝攢眉歡。❸

懷古田舍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沮溺去千載，相知恒若新。出門轉窮厄，得已聊一欣。甘雨濡夕畛，繁花幕春津。獨往亦可樂，❹耦耕多近鄰。百年鼎鼎流，永從耕桑民。

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

海布剪黄雲，嶺綿裝白雪。製爲道人衣，方直無周折。吾老不出門，躬耕慕冀缺。黄昏披此裘，坐望梅村月。美人遺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虚空，樂矣生滅滅。❺

❶「峙」，碧玉本作「時」。

❷「用」，原作「周」，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❸「歡」，碧玉本作「歎」。文後，林本、蕭本有小注：「西涯先生嘗讀此篇，曰第四句不類。蓋予嘗自疑者。今不欲改之，以見西涯之不苟也。」

❹「可」，原作「何」，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❺文後，林本、蕭本有小注：「雪青事佛。」

紫菊吟，寄林時嘉

嚴霜百卉枯，三徑挺秋菊。緑葉明紫英，微風遞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盎中金，南牕伴幽獨。時無續《騷》手，憔悴誰當録？且脱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感鳥

有鳥不知名，皎然閨中清。育雛上庭竹，❶衆鳥不敢凌。暮雨銜蟲歸，喚雛雛不應。以翼覆雛宿，夜久巢屢驚。小僕極殘忍，不眠伺東榮。扳巢襲其母，母去巢亦傾。一雛墮地死，二雛尚咿嚶。平明視竹根，群蟻正經營。子弱母護之，無母何以生？嗚嗚號者誰，❷宛有雌雄情。入簾逼我枕，爲我再三鳴。此鳥初來巢，卑卑近前楹。我無害鳥心，人謂此鳥靈。終焉失所託，此禍將孰懲？吾甚愧此鳥，感之欲霑纓。呼奴撻其背，流血非所矜。再拜謝此鳥，此意何由平？

賓陽樓八景，爲丘侍御作❸今存其三

轂城呼月

微月瞰高樓，樓中酒初瀉。旁見轂城山，孰是呼月者？騰騰露光景，寂寂開迥

❶「上」，林本、高本、碧玉本作「止」。
❷「誰」，原作「死」，據林本、高本、碧玉本改。
❸「爲丘侍御作」，林本、高本、蕭本爲小注。

野。笑問圯上翁，何如此山下？

牌山樵唱

日夕樓上飲，瞻望南山阿。樵夫睨林木，會意豈在多？白雲滿山徑，負薪行復歌。人生異出處，貧賤奈爾何？

羅水漁歌

有月來照人，沉竿坐羅水。意與羅水深，夜静歌亦起。江湖雖云樂，天地懼終否。豪哉賓陽子，發跡異姜呂。

題萬碩司訓風木圖

把君《風木圖》，識君風木心。賢者不易貴，遠者寧務今？嗟哉鼎與茵，充足時所欽。

築室

辛勤結吾廬，經始算一一。廣狹更度量，卑高在平秩。堂以備薦享，閣以邀風日。前樹貞節門，後治渭川室。四垣謝粉飾，牡蠣高爲骨。仰瞻勢微峻，其間僅容膝。既以儲簡編，猶堪斂袍笏。是年秋在仲，筮日欣得吉。良友交助余，衆工告易畢。把酒對梅花，浩歌新突兀。

讀林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故有是作

言笑不可親，中宵馳夢想。君行幾千

里，道路輕閭廣。忽見囊中詩，區區謝官長。深淵或遺珠，努力試一往。微官亦何事，感激章欲上。行止各有時，姓名忌標榜。此言誰爲傳，聊以慰俯仰。

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

吾衰何所如，俯仰在一席。舍傍有小水，相望渺南北。静久動乃宜，住多行亦得。朝往暮南還，路傍事舊識。故人邀我飯，半餉吾未惜。東老對回公，神仙無惡客。

秋　興 三首

西風振庭木，虚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雁雙飄颻。天地豈予獨，知音不可招？冥心祈有合，悵望空雲霄。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爲爾，載籍多見之。翹首面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詠秋風誰？

海上有一士，來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飯，或投上方眠。游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謝琴月惠荔枝

長夏風雨過，西良荔枝熟。晚有好事人，提筐歸我屋。老母不肯嘗，馨香聞隔宿。上以薦祖考，又分及僮僕。❶第令筐中有，不畏稚兒哭。爾惠良足嘉，吾親素多淑。

❶「又」，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支」。

在德不在物，豈謂窮口腹？東坡三百顆，日啖不知足。長爲嶺南人，千載披心曲。

贈世卿 六首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餐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

青青牆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花，歲寒香不匱。新知語未足，遠別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淩厲。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留；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嚮道人，能辨憂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修，怠此之謂流。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跡，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舞雩，氣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翩竟奚取？老夫嘗用力，❶茲以告吾子。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輓容珪 三首

師友道久衰，窮鄉無可者。是非真妄間，彼此不相假。所適一以偏，較然見趨

❶「用」，碧玉本作「自」。

舍。滔滔復滔滔，風俗日益下。珪也何所之，終身在陶冶。

四雛一母乳，衎衎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母哀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别，悄然傷我心。蕭蕭暮色起，脉脉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雍門琴。

容氏多兄弟，西良此白眉。源源來講席，稍稍樹頭籬。行可鄉人敬，心惟我輩知。臨危僕且至，忍死待斯須。

有懷世卿 四首

仙鶴去不歸，黄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何許？出門望東海，默默空延佇。月出潮復來，鳴橈下滄渚。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緑。白雲被重崖，下映寒塘曲。情結竹上言，魂消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至不可讀。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絃久去耳，風韻今何如？灼灼花自媚，嚶嚶鳥相娱。高臺夕流盼，古道行人疎。

煩囂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鳥，交交春雨餘。少年耳目冗，衰老不能虚。安得魯連子，從之泛江湖。

觀自作茅筆書

神往氣自隨，氛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鋒萬莖秃。

益母草

有草人不識，棄之等蒿萊。時來見任

使，到口生風雷。溲也佐未足，益以蜜與醅。生者得其養，死者無遺胎。岐黄開《本草》，夭札人所哀。一物具一用，神功不可猜。佳名夙所慕，廣濟真天才。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未别情何如，已别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一角。江門臥煙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清風灑孤鶴。

遊圭峰，同世卿作

窮居無歲年，老夢得迂朽。永託山水間，東西事遊走。幽幽鐵橋花，悵望未得手。杖屨聊此躋，微霜正疎柳。斂襟欲無言，會意豈在酒？滄海當我前，崑崙卓我後。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

示李孔修近詩

昔别秋未深，今來歲方晏。吾衰忘筆硯，月記詩半板。或疑子美聖，未若陶潛淡。習氣移性情，正坐聞道晚。爲我試讀之，如君當具眼。

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

相别何悠悠，梅花十寒整。音塵中斷絶，窅若墮深井。忽枉尺素書，開讀喜不定。庾嶺秋正高，揚旌下松徑。君才足理郡，韶民日延頸。古來水火喻，子産功在鄭。歲計諒有餘，願聞下車令。

八月二十四日颶作，多溺死者

坐忘一室內，天地極勞攘。顛浪雷殷江，流雲墨推障。❶高田水滅頂，別塢風翻舫。❷大塊本無心，縱橫小兒狀。江門三兩詩，饒舌天機上。

讀張廷實主事近稿

世惟識寶人，惜寶如惜子。寶爲物所掩，念之容色悴。一朝此寶來，輒復喜不已。喜戚由寶故，以識爲心累。

贈鍼灸楊飛

昔吾見爾翁，賣藥金陵市。手持一寸鍼，鍼落病者起。我主大行人，❸翩翩酒相值。京中多異客，飛蓋若流水。一峰挾一囊，有藥能醫世。時當引疾去，東西各飄逝。歲月忽復多，囊括鍼亦廢。君來還見予，俯仰相悲喜。何期二紀下，重睹無雙技。瞻彼老定山，風波五千里。金陵多舊遊，存歿寧復記？人生若浮煙，爲君語如是。

正月二日雨雹 是日雨水節

雨水不雨水，雨雹胡乃然？小者如蓮實，大者如彈丸。仍聞隔江言，有雹大如

❶「推」，碧玉本作「堆」。
❷「塢」，碧玉本作「浦」。
❸此句下，林本、蕭本有小注：「莊定山昔爲行人司副，母疾，迎楊翁於常山。」

拳。吾君古帝堯，神功格皇天。雹往而霰來，無乃爲豐年？後二日雨霰。

五日雨霰二首

北風卷長雲，晨光坐來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謬悠。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不習書絹，殊失故態，已付染師，作碧玉老人臥帷矣。呵呵！拙詩紀興，録上顧別駕先生，以博一笑

用絹不用裏，下筆無神氣。何況闕其行，大小難更置。能書法本同，萬物性各異。茅君疎而野，拘拘用乃廢。我且毛穎之，安能免濡滯？書成始大慚，未忍水火棄。持以付染師，經營臥帷事。作詩告先生，共契茅君理。

贈黎秀才

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誰爲弄影

人，吾與黎生耳。黎生青雲彥，偶值薇垣使。❶ 明日還端陽，贈君惟有此。

寄李子長 二首

仙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覓栗兒，❷時無郭元振。經年斷往還，使我勤問訊。寧知造化心，天地無情盡！

祝融我當往，往處還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是仙？ 是身原有患，天道豈無緣？ 難逢俗人說，可爲知者傳。

臥遊羅浮四首

登飛雲

馬上問羅浮，羅浮本無路。虛空一拍手，身在飛雲處。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風雨。❸ 蓑笠將安之，徘徊四山暮。

度鐵橋

一度一萬仞，❹飛空本無鐵。何名爲飛空，道是安排絶。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海月。

下黃龍

天風吹我笠，吹下黃龍頂。兩手捉笠行，不知白日瞑。赤松見我笑，却立千丈

❶「值」，林本、高本、蕭本作「借」。
❷「栗」，原作「粟」，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❸「忽」，原作「一一」，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❹「仞」，碧玉本作「劫」。

影。童子問赤松，雲深各不領。

望羅浮

山大必有靈，土高豈無異？翠浮幾千丈，日月東南翳。我尋五岳來，未問仙家事。絶頂望九州，衡山正西峙。

贈周文都

十年兩別君，一別一回老。問藥朱陵遊，吾茲恨不早。平生憂樂心，相對各傾倒。遠別望眼昏，浮雲不堪掃。

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

既上桐江臺，復弄桐江釣。不食桐江魚，不怕嚴光笑。衣巾人笑儂，羊裘終未了。堂堂范公碑，千古稱獨妙。❶

寒菊

菊花正開時，嚴霜滿中野。從來少人知，誰是陶潛者。碧玉歲將窮，端居酒堪把。南山對面時，不取亦不舍。

寄賀柯明府

夷狄犯中國，妻妾凌夫君。此風何可長，此恨何由申？仲尼憂萬世，作經因感麟。往者宋元間，適逢大運屯；仰天泣者誰，屈指張陸文。臨事誠已疎，哀歌竟云

❶「千」，高本、碧玉本作「今」。

云。一正天地綱，我祖聖以神。缺典誰表章，匡山莽荆榛。寥寥二百年，大忠起江濆。慈元廟繼作，爛映匡山雲。近者陽江尹，一念何精勤！作祠比匡山，兩廟存三仁。大封赤坎墓，昭昭愜衆聞。深悲魚腹冷，一躍海門春。匡海風波隔，陽江面目新。自然聲氣應，坐使風俗淳。短卷心先賀，神交夢每親。琢詞告萬世，老病敢辭君？

偶書所見

崖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春，覆茅於其顛。一爲利所驅，取便世争先。漢陰喻桔槔，所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謝鄧督府惠交藤酒❶

使來遺一尊，百金不願易。遇藥如遇仙，奇方聞在昔。卓哉李文公，作傳甚詳悉。感公嘉會心，❷何以酬公德？但恐命不齊，服藥也無益。

曉枕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儔，誰爲自然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匡者，乃我之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❶「酒」下，林本、蕭本、何本、高本有「至」字。
❷「會」，碧玉本作「惠」。

題端陽李太守甘霖重應卷

嶺南名刺史，端陽有成績。端陽問爲誰，長沙垂令德。曰惟長沙公，善非一代積。去年苗欲槁，公寢不安席。手拈一炷香，須臾見昭假。今年事復然，斯民忻目擊。甘霖雨下土，郊野望四塞。滂沱及鄰壤，秋田足民食。公惠寧有心？斯民感公德。口頌遂成碑，舉手還加額。安得長沙公，爲我大邦伯？坐令十郡内，廣布陽春澤。閭閻與孝弟，四野無盜賊。共育太和春，絪緼謝反側。

偶得寄東所二首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别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

和羅服周對菊見寄

春來苦不早，春去常願遲。嗟哉造化機，萬物安得知？歲晏菊始吐，鮮鮮在東籬。不污桃李塵，永續徵君詩。

龜山夜月

萬古此龜山，萬古此明月。開簾望龜

山，岱宗固無別。但恐山多雲，風吹亂人睫。❶

馬牙香

爐中煨白朮，坐上有青天。❷ 綺季弈未畢，夷齊上西山。沉檀皆下品，欲語不同年。

題心泉，贈黃叔仁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贈伍弼歸覲

諸生胡不歸，九月望庭闈。山北山南道，紛紛落葉飛。呼兒巾木榻，謝客掩荊扉。不盡來時約，堪沾別處衣。

真樂吟，效康節體

真樂何從生，生于氤氳間。氤氳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雲在天，止如水在淵。靜者識其端，此生當乾乾。

得何時矩書

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移。❸ 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

❶ 詩後，林本、蕭本有小注：「楊龜山先生修正《程氏遺書》中間『堯舜事業』一段，疑借此以正其謬耳。」

❷ 「有」，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是」。

❸ 「移」，高本、碧玉本作「趨」。

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絶徒嗟吁。

聞陳宗湯、湛民澤欲過江門，遇颶風不果，用張廷實韻寄之

斬蛟須射虎，水石敢誰欺！老夢不知遠，客來何怨遲？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衰白如曾見，斯言或可依。

與民澤

漠漠黄雲岡，珊珊鐵橋水。宇宙幾千年，洞天今有主。借問子爲誰，平生子湛子。

題民澤九日詩後

我思陶長官，廬山一杯酒。世遠道彌光，歲歲此重九。酒中有歌者，劃然金石奏。謂從秦漢下，藩籬士夫口。藩籬苟不顧，其中更奚有？寥寥二千載，長夜不復晝。俛仰宇宙間，孤光映疎柳。民澤長者言，藩籬自兹厚。兹晨偶拈出，以洗薄俗陋。

景暘讀書潮連，賦此勗之

日往則月來，東西若推磨。及時願有爲，何啻短檠課？强者能進取，不能空墜墮。四書與六經，千古道在那。願汝勤誦數，一讀一百過。嗟予老且病，終日面壁

坐。古稱有志士，讀書萬卷破。如何百年内，能者無一個？書生赴場屋，勢若疾風柁；不悟進爲退，反言勇者懦。吾聞邵康節，撤席廢眠臥；又聞范仲淹，畫粥充飢餓。砥柱屹中流，有力始能荷。汝患志不立，不患名不大。師友爲汝資，薪水爲汝助。黽勉在朝夕，用爲老夫賀。

鼉洲阻風

平岡儗農事，一語五日留。今晨阻長江，風雨眠歸舟。老牛不乳犢，寧爲水草憂？念此結吾懷，人生易澆浮。父子且有此，他人復何求？冥冥蒼山屏，滮滮清溪流。童僕屢反側，晨炊渴薪樵。嗚鞭走泥潦，視我能來不？行止各有時，天道匪我由。會當息風濤，鼓柁辭鳴鷗。

送李世卿還嘉魚五首

楚地多佳人，可慕不可求。長江崩西浪，五嶺障東眸。翩翩李叔子，晤語滄溟秋。諸賢當未衰，濟世吾何憂？歸去襄南州，問詢李與劉。

襟懷有全楚，勝處多臥遊；大崖月冏冏，赤壁風颼颼。行藏君自知，可以與我否？我若登南嶽，寄聲黃鶴樓。

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爲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勿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跡。

在物有常性，水濕而火燥；在人無常情，所惡變所好。昨日見其恭，今日見其傲；蔓草輕芝蘭，清源亦黃潦。世情每如斯，聊爲行者告。

疾風起驚濤，舟以柁爲命。柁乎苟不操，舟也何由静？是舟如我身，孰知身之穽？是柁如我心，孰祛心之病？不如棄其舟，免與風濤競。

送梁國鎮

蓋有藏器人，我病元非果。徘徊思遠道，欲往悲定跛。[1] 梁生千里駒，東西無不可；飛轡入長安，垂楊春婀娜。

喜康沛至

三年念遊侶，奄至廬江曲。睍睆枝上鶯，相呼入幽谷。平生真淡意，至老方耻獨。

贈容珽

翳翳峰頂木，裊裊峽中溪；下有飛古寺，上有哀猿啼。我昔經過日，登臨上扶藜。中流日黯黯，兩岸風凄凄。遠行會離索，四顧仍低迷。羨子意氣豪，別我無一悽。行行至斯峽，爲我試留題。

贈潮州守周鵬[2]

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黄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

[1] 「定」，碧玉本作「足」。
[2]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梧桐枝，長飲甘露漿。

夢作洗心詩❶

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光，長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

寄李若虛憲副❷

我吟白洲詩，神爽自清絶。平生磊磈心，盡向詩中泄。詩成輒寄予，所得遂盈篋。藏之石室中，至寶防盜竊。

七言古詩

聽李深之説緑護屏聖池歌

天風吹斷雲冥冥，陰崖露滴池水清。牧童投竿蛟龍怒，空山白日雷霆驚。好事何人解尋覓，李生爲我言歷歷。安得健步上峥嶸，萬里直見滄波横。更憑猛手碎嵯峨，一徑密遶青松多。池旁是我安樂窩，近者青松遠滄波。紅塵溷溷如吾何？

❶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❷ 此詩原缺，據高本補。

除夕呈家兄

去年除夕色未槁，今年除夕兄已老。小弟朱顏不如昨，但説窮通無醜好。山中茅屋二十年，日月逝矣如奔川。兄弟五男并四女，啜菽飲水同炊烟。慈母年高白髮少，二十孀居憂未了。眼前黄口那得知，争覓梨栗相喧炊。我年未老筋力衰，耒耜即付大頭兒。童牛生角禾登壠，爲我且給通家糜。

別蒼梧，席間呈謝大參、段都閫

蒼梧城中三日雨，曉坐肩輿辭兩府。參西藩者謝大夫，枉與段侯同出祖。麻衣搭颯濫西席，對坐一文兼一武。三人相逢豈易得，一金便作華筵主。酒酣擁蓋回仙亭，立馬蒼茫別容與。

贈陳冕

南有滄溟水，北有崑崙山；我屋正在溪山間，瞻望不遠行實難。白雲朝暮常漫漫，桃花欲開梅又殘，問君此去何時還？

過端溪硯坑

峽雲鎖斷端溪水，白鶴群飛峽山紫。獨憐深山老鴝鵒，萬古西風吹不起。安得猛士提千鈞，亂石溪邊夜搥碎！

行路難

潁川水洗巢由耳，首陽薇實夷齊腹。

世人不識將謂何，子獨胡爲異茲俗？古來死者非一人，子胥屈子自殞身。生前杯酒不肯醉，何用虛譽垂千春？

修外海赤泥嶺墓作

赤泥岡頭封馬鬣，生荊死竹無日月。晚生曾孫賤又劣，仰首蒼天淚流血。載鉏入山日已決，北風吹我篙櫓折。悲鳴中夜聲嗚咽，曉踏荒山馬蹄熱。開榛伐樹功務捷，指揮群僕口喋喋。須臾豁見天然穴，高下山川甚蟠結。西南諸峰青不絕，東北漫漫海波貼。向來淺土悲滅裂，再掘又恐靈氣洩。復以玄石置墓碣，永示雲來千萬劫。❶人生貴賤那可必，下山復作兒女別。

釣魚，效張志和體

紅蕖風起白鷗飛，大網攔江魚正肥。微雨過，又斜暉，村北村南買醉歸。

秋雨書事，寄黃叔仁

嶺南氣候殊中土，七月初窮乃無暑。樹杪晝蒙密密雲，簷前夜滴絲絲雨。忽聞海上長風生，卷入寒城翳鐘鼓。東舍今晨母斂兒，西鄰昨夜夫埋婦。人間生死不可期，慟哭蒼生奈何許？

❶「示」，原作「云」，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與黃叔仁乃父題東溪卷并引

昔余大父渭川府君居此溪上，與黃氏故鄰也，去之六十年矣。閱此卷有感而作。

春煙漠漠溪溶溶，鳥鳴終朝低竹叢，桃花亂落溪水紅。白首一人扶一節，醉中忘却溪西東。誰載咿啞進酒篷，朝歌夕舞煩兒童。吾廬若在玆溪上，如此風光不讓公。

憫雨，寄黃叔仁

去年無雨穀不登，今年雨多種欲死。農夫十室九不炊，天道何爲乃如此！自從西賊來充斥，一十九年罷供億。科徵不停差役多，歲歲江邊民荷戈。舊債未填新債續，里中今有逃亡屋。安能爲汝上訴天，五風十雨無凶年！

得林憲副待用書奉寄

午枕起攀庭樹株，見戴白笠送君書。開緘快讀不見字，世事滾滾終何如？傾蓋一談未可少，悵望萬里徒區區。願言保此無壞身，烈火不解燔空虛。

自伍光宇墓還，登蓬萊絶頂

故人墳前澆我酒，白日欲西迴馬首。三步磴危道險不可躋，下馬長鬚扶兩肘。一噫五步停，引吭出舌肺腸鳴。此時平地慮顛踣，仰首十丈梯峥嶸。以手捉僕肩，以

足踏崖頸；躋攀欲上方寸難，❶又恐翻身落深阱。山北鳴鵂鶹，山南叫軥輈；豺虎伏莽狐狸遊，天地滚滚令人愁。小童魚貫上復休，絶頂始得巖巒幽，開顔一望隘九州。弱水涓涓扶桑樛，中覆一杯滄溟流。穹然青者吾羅浮，神仙葛白俱蜉蝣。湖西先生去十秋，五羊詩客徒淹留。數公陳迹或可搜，死者已矣吾何憂。後來諸生繼前修，努力莫倦蓬萊遊。

有鶴，寓懷先友丁彦誠邑宰

有鶴獨睨臨江樓，雪衣迴映江天幽。問爾莫是蘇躭流，蘇躭一去三十秋。人間膏火不可留，欲往從之嗟無由。鶴聞我言九回頭，欲去不去增綢繆。四野無雲風颼颼，矯翮萬里須臾周，顧我欲下非丁侯。

題畫春草

蘭兮蘭兮翳灌莽，棘刺蒲芽遞消長。野竹抽梢一千丈，巨石盤雲覆仙掌。鵜鴂三三兼兩兩，鼓翼飛鳴齊下上。仰視玄穹極高廣，稊稗瓦甓皆真賞。半酣一爬誰老癢，五羊城中鍾雪舫。

答惠菊

玉臺山中冬酒熟，玉臺氤氳聞紫菊；香帆帶雨來山家，九尺一莖紛天葩。主人持酒向花笑，坐下無花詩不妙。近者擊壤歌二千，菊花之音如響泉。陳村老人植菊

❶「方」，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分」。

手，玉蕤金華光照牖。世人有眼不識真，愛菊還他晉時人。一瓢酩酊廬山下，萬乘之君不得臣。

讀東坡年譜

坡翁春秋六十六，脚債一生償不足；黃州去後惠州來，無何又向儋州宿。瘴雨蠻風經幾時，放歸便就毘陵木。熙寧以下至元符，中間老稚圍船哭；婦女倉皇吏卒欺，坡翁已就臺官獄。平生幾册篋中書，一一旁搜付囘禄。西望眉山不知處，俯仰乾坤何局促！假令坡翁活百年，長領詞官稱玉局。氣節文章古所難，先知孰與愚公谷？丈夫當自慎出處，何爾呶呶蒙毀辱！

戲題張千户畫松

張侯畫松人不識，松不畫横惟畫直。上干青霄下盤石，倒卷蒼龍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變化虛空了無迹。不然恐遭雷斧闢，左手執弓右持戟，取勝無過萬人敵，侯莫畫松費筆力。

夢匡廬

老年心折何處山，昨夜夢鼓潯陽柂。九天無雲瀑布飛，聲落長江震吴楚。望湖亭邊延五老，遠之近之無不可。欲攜五老還滄溟，一囊又借長髯我。

與世卿同遊厓山作

海風晝號山木折，黑浪夜撼蒼厓裂。有廟於此昭臣節，吾昔大書吾腦熱。天冠地屨華夷別，萬古不使綱常滅。角聲嗚嗚旗獵獵，樓船將軍過擊檝。楚客傍觀嘿無説，肝腸裏有三公鐵。南山老人紅玉頰，久坐松根待明月。

題梁先生芸閣

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注脚。百氏區區贅疣若，汗牛充棟故可削。世人聞見多尚博，恨不堆書等山岳。舍東丈人號芸閣，高坐松根自鳴鐸；　摳趨童子慎唯諾，口授心傳爲小學。《孝經》《論語》時參錯，子史平生盡拈却。寄以斯名聊自謔。講下諸郎頗淳樸，誰敢作嘲侮先覺？讀書不爲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野鳥晝啼山花落，舍西先生睡方著。

題馬默齋壁

屋後青山屏翳合，簷前緑樹煙花匝。主人閉門屨不納，跏趺明月光遶榻。客來問我笑不答，但聞山鶯啼恰恰。橙橘盈園野芳雜，門外一江深映閣。四時八風誰管押，煙飛霧走龍騰甲。拙者孤舟持酒榼，成化十年甲午臘。

偶　得

衡山西遊何時還，暫寄漁蓑水石間。

又恐風吹江日殘，扁舟打落蘆花灣，教兒且築大雲山。

可左言贈憲副王樂用歸瑞昌❶

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唾。百年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齊覷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量，但高臥。

贈左明府考績之京

六十花封一高要，高要得公當不小。阿衡事業世豈知，天下經綸此中了。百里萬里大小同，語默出處非殊調。君今考績赴天官，我只弄我江門釣。

力疾書慈元廟碑記

北牕一榻羲皇前，青燈碧玉眠三年。慈元落落吾所憐，兩崖山高青閣天。厓門之水常涓涓，一碑今爲東山傳。虛言不扶名教顛，久病江湖落日前。嗚呼此意誰與言！

墜牀詩

母子之愛天所維，廬岡數步扃幽扉。近者夢寐常追隨，墜身牀下如僵尸。把火來照我爲誰，久病不死長命難，側身東面魂依依。

❶ 此詩屬六言雜詩，宜納入卷五「六言詩」。

六月十夜枕上

歲歲與年年，幾見春秋過枕前。有時自放春風顛，堯夫《擊壤》歌千篇。大醉起舞春風前，碧玉不知今幾年？望望衡山眼欲穿，世卿茲來何延緣！

枕　上

江門水上廬山巔，蒲團展臥羲皇前，洗手一弄琴無絃。江門之水常淵淵，月光雲影江吞天，安得古今名家，如劉文靖莊定山題一言？洞視千古如浮煙，江門水與銀河連，又何必棲棲向釣魚臺上來打眠？夫然後信性氣果江湖行藏動星象，同符羊裘老子未化之迹、可見之形，以爲曠世之賢，而思齊其賢也耶？

示　諸　生

江門洗足上廬山，放脚一踏雲霞穿。大行不加窮亦全，堯舜與我都自然。大者便問躍與潛，守身當以藩籬先。世間膏火來熬煎，市朝名利相喧填。百年光景空留連，丈夫事業何由宣？昔者緑鬢今華巔，嗚呼老去誰之愆？

病中寄張廷實，用杜子美韻

碧玉丈人天性直，長以語人人不識。胸中一部《蓮華經》，江雲浩浩江泠泠。時取黃鶴樓中老鐵笛，傍崖吹之，江神斂衽無人聽。安得張乖崖來分與衡山一半，今日

在衡山爲我作粥，便是當年事業成。

與謝天錫

先生大事久未襄，❶造次干人不啓齒。先生老窮旋渦佛，滅頂驚心羅漢水。麥舟遇我蓋非難，凶歲探囊誠未易。佳城許讓白牛岡，借助希微非我意。爲我寄聲謝韓子，紛紛薄俗古今然。所幸男兒窮有志，後山之後豈無人？百丈中流看砥柱。

民澤自白沙館告還謁母，故以歸爲望

黃雲山人風韻奇，擊壤亦唱堯夫詩。頃者省母增江湄，梅花雪月如見之。西風千畝稻垂垂，再把葫蘆暫纏歸。山門莫作兒女悲，《陽關三疊》徒噓唏。黃雲乃民澤所居之洞也。

贈黎申，兼呈克修梧州

蒼梧夜雨連牀，盧阜冬帆獨透。夢中彩筆子須投，海上黃雲我當種。短歌送子子合知，無病呻吟何足諷？

王樂用僉憲江門看病，別後賦此

木葉吾衣草吾屨，鳥解唱歌花解舞。天際虹橋萬丈高，袖裏青蛇三尺許。破帽衡開華頂雲，西望衡山久延佇。堂堂名教天命之，六六洞天誰是主？五羊城中老法星，昨日江門看病去。

❶「先」，碧玉本作「元」。

擬移木犀於上游黃雲，示民澤

木犀金粟散天香，在秋之季廬山陽。湛生期我上游莊，移根千丈黃雲岡。萬丈黃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金粟氤氳塞兩間，先生與爾同歲闌。

對菊

淵明無錢不沽酒，九日菊花空在手。我今酒熟花正開，可惜重陽不再來。今日花開顏色好，昨日花開色枯槁；去年對酒人面紅，今年對酒鬢成翁。人生百年會有終，好客莫放樽罍空。貧賤或可驕王公，胡乃束縛塵埃中？簪裾何者同牢籠！

慈母石歌，爲門人區越作

巖石江頭峻如壁，舟人指爲慈母石。慈母名來不可聞，巉巖兀嵂秋江碧。我聞慈母名，起我父母思。人有父母誰不思，我思父母徒傷悲。憶昔生我童穉時，家貧逐日圖生資。折薪與我代燈燭，鬻衣與我買詩書。朝夕俾我苦勤學，戒我勿似庸常兒。況生我命苦多疾，父母提挈綿歲月。一朝我病忽呻吟，父母咿啞面如漆。父母衣我兮寧自寒，父母食我兮寧自飢。我今身爲一命仕，薄俸堪將備甘旨。二親已去掩荒丘，薄俸還將飽妻子。幾回舉筯食腥膻，默默不知雙淚漣。收淚還將酒杯奠，杯奠不到音容前。慈母石，世罕有，汝在江頭天地久。我思父母不能養，恨恨當同爾齊朽。

嗚呼罔極恩難報，幸今賴有移忠孝。尚當竭力事吾君，庶可揚名酬二親。詩曰：誰化江邊石？世傳慈母名。神枯真可想，意得貌如生。行路三回顧，題詩獨見稱。丹青在人目，千古共沾纓！

戒懶文，示諸生❶

大舜爲善雞鳴起，周公一飯凡三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留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懶士卒離；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飢；猫懶鼠不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内，衹有懶子最爲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爲警戒。

黄雲右關

萬丈黄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吁嗟乎！金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黄雲左關

萬丈黄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金粟氤氳塞兩間。吁嗟乎！金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戲贈湯文秀

湯文秀，愛高科，雲霄一望不可極，風

❶ 此詩，碧玉本入雜著中。

鵬九萬行相摩。臨別呼酒索我歌。我歌我歌天風來，我歌未歇江帆開，中流撫劍何壯哉！❶一日要到黃金臺。

送梁金會試，因寄林司正

長歌送客江門道，山鬼聽歌渾絶倒。
去歲書來意謂何，相思爲謝蒙菴老。

付民澤❷

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若也不明了了心，到頭反異憧憧撓。

惠州葉從事，夜忽於江門垂釣，得二尾魚，送山廚作饌，戲贈之，因懷舊釣伴張主事廷實❸

取適愛魚生，取魚愛魚死。所取既不同，瀨江魚滿市。何日歸來張户曹，明朝且去州從事？

❶「中」，原缺，據碧玉本補。
❷此詩原缺，據高本補。
❸此詩原缺，據高本補。

五言律詩

題新村書齋壁 二首

日色催江渡，潮痕上石梯。趂墟村婦出，索哺襁兒啼。樹接黄村塢，船移白石溪。落花誰省記，何必武陵迷？

茅棟依巖静，柴門斫竹通；❶桑榆巷南北，煙火埭西東。一徑漁樵入，孤村井臼同。鄰家得美酒，吹笛月明中。

新年 三首

陰雨方連日，新年損物華。呼兒酌我酒，騎馬到誰家？黯黯寒雲密，蕭蕭暮景斜。人生正無賴，狼藉任桃花。

今日勝元日，江天乍放晴。呼瓶汲井水，煮茗待門生。山鳥鳴將下，桃花暗復明。所嗟人易老，況復歲華更。

朝雨黄鸝静，春風暗蕊低。極知來令節，未肯踏深泥。狼藉桃無語，侵尋草滿蹊。還聞騎馬客，躑躅向沙堤。

止客宿

爲恨開年雨，江村馬跡稀。諸君能枉拜，今夕不須歸。歲酒堪投轄，人家欲掩扉。仍聞僕夫語，畏逐駿蹄飛。

❶「斫」，林本、高本作「洗」。

暮雨客去

人郭路初暝，過橋客已勞。僕夫亦人子，❶馬足狗吾曹。春色歸詩妙，花枝愛酒豪。良宵只孤負，遮莫雨蕭騷。

送客

濃緑新春酒，疎紅隔水花。官人坐馬醉，江路遶山斜。桃李成春徑，牛羊散暮沙。林泉無宿客，興盡且還家。

登陶公壯哉亭❷

新亭開石窟，遠勢借崑崙。天地雙眸迴，滄溟一口吞。公來席不暖，士死廟長存。憶昔干戈際，南征萬馬奔。

是夕范生小酌

日月雙輪轉，乾坤一氣旋。是時冬始閏，細雨夜如年。人語斜風外，天機落葉邊。憑誰給燈火，更坐讀殘篇。

❶「人」，高本作「吾」。

❷此詩又見《新會縣志·壯哉亭詩碑》。詩碑上款是：「憲僉陶公平賊之後，建祠於邑城西，以報士卒死事者。復於祠後最高處作亭，以爲眺望之所。章以『壯哉』名之，並題其上。」下款是：「弘治元年春，閏正月庚午，翰林國史檢討陳獻章閱丁酉舊稿，書以遺守祠者。」

至容貫宅

在昔偶相遇，如今忽白頭。❶ 敝衣寒露肘，破屋早知秋。家業憑觚翰，廚煙管去留。老夫如辟穀，與子入羅浮。

福童灌園

綰瓶行百步，池在小橋東。抱甕雖無忝，寒衣却未豐。數畦仍待緑，十趾遂流紅。口腹終同及，能無愧此童？

寄胡寧壽 康齋先師之甥

年華當轉鳥，詩思更塗鴉。父子皆吾友，箕裘一舅家。人猶思嶺北，書不到天涯。莫作妻孥計，浮生日易斜。

石門

白髮非公事，扁舟進此門。山雲寒不雨，江路曲通村。玩世吾何有，長途馬不存。晚來堪一醉，江月照空樽。

悦城

山作旌幢擁，江絣鏡面平；舟航乘曉發，雲日入冬晴。鼓到江心絶，槎衝石角横。經過悦城曲，無語笑浮生。

❶「忽」，林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共」。

歲晚江上，追次王半山韻

山寒煙錯寞，江曉日荒涼；水際風巾動，梅邊蠟屐香。低頭挈小榼，拍手笑輕航。何但供遊走，而須此日光。

前題倒韻

雲歸山著色，萍合水韜光；落日雙蓬鬢，青天一小航。顏衰聊借酒，心遠只焚香。懶共旁人說，而今夢寐涼。

偕伍伯饒楊伯順甥舅、順德李子長遊李村山

遊走意何窮，天樞日夜東。青山都老脚，破笠又春風。逕草分遥碧，巖花墜小紅。乾坤渾欲別，何處問壺公？

九日，馬默齋送姑蘇酒至，次韻奉答

姑蘇一壺酒，九日到山開。即事焉能賦，頹齡漫愛杯。清風生菊徑，落日滿溪臺。酩酊藜牀上，雲來覆老萊。

求荔枝栽貞節堂

高榜近東溟，朝光滿北楹。欲便清晝睡，須待緑陰横。名木從誰假，幽居賴母成。君家多黑葉，火急送雙莖。

華山飛翠

何處青天外，穹然起一丘。山名疑屬我，詩景盡歸樓。九夏雲長潤，千巖翠欲流。野夫好遊走，衰病只羅浮。

對鶴 二首

潦倒溪翁誰，人疑鳥不疑。閒將鶴起舞，不作老無奇。任病還親酒，雖慵不廢詩。悠然清唳外，一枕到皇羲。

吾晚病兼貧，麻衣穩稱身。朝來參兩鶴，花底作三人。日出東南雨，鶯啼宇宙春。三杯下衫袖，拂拭舊龍唇。

題羅一峰，贈馬龍道南卷

花發春來少，愁添老去長。高才想傾蓋，昨夜語連牀。天下羅公佛，湖西馬子香。離筵一杯酒，歌苦莫相忘。

飲陂頭

入崦花叢密，遵陂石路高。柴門過午飯，村老對春醪。水白都如練，風清不作刀。自然五字句，非謝亦非陶。

吴村弔莊節婦墓 二首

豺虎何由近，風濤浩若無。行人看墓榜，英爽在清都。江暝雲長合，原寒草不

枯。乾坤不朽事，持此報君夫。

此里有此墓，千年亦不磨。世方逐蔡琰，吾甚敬曹娥。淫盜死殊色，良人及逝波。江翻練裙帶，激烈有遺歌。

懷古，次韻王半山二首

三徑五株柳，孤村獨板門。先生正高臥，衆鳥莫交喧。晉宋當時改，乾坤此老存。手中一把菊，秋色滿丘園。

相逢疎柳下，賓主兩忘言。處士乃無履，江州初到門；低頭入茅宇，散髮對金樽。長揖朱轓別，狂歌向小園。

即事

龍溪一片水，何處是真源？沉吟搔白首，竚立向黃昏。宿鳥争投樹，歸牛漸滿村。少年誰氏子，歌吹隔江繁。

經故居

到溪田作圃，環堵樹爲門。老憶先廬在，貧知草座温。三遷時已後，二紀恨空存。舊事無人話，斜暉滿故園。

容琴月生孫以詩來賀之

春意復西良，孫枝茁更芳。自堪爲喜極，誰肯笑詩狂？竹杖還渠撰，金杯與客長。簪花垂白髮，疊映緑衣香。

贈何廷桂罷館歸

科頭行百里，笠影落煙霞。四十親書卷，尋常過酒家。兒童非講席，鉛槧此歸槎。共待春芳發，來看舊種花。

贈謝德明有事赴廣還二首

畢嫁吾何有，勞君作犬商。釵裙是荆布，歲月勝資粧。月動江濤白，山衰木葉黄。無錢入城府，來往但輕艕。

月落五仙城，天空一雁鳴。離愁動江色，歸纜解鐘聲。鷺應船謳起，溪尋酒幔行。經過不買醉，貪嗅早梅馨。

有傳羅一峰觀化二首

悲風何處起，散作斷腸聲。乘彼白雲去，湖西問死生。四海方懸仰，一峰何可傾？平生不下淚，今日盡沾纓。

問訊南川子，東莞林光也。金牛有是非？❶憂爲妻子地，淚濕故人衣。歲晚流言惡，天涯信使稀。西風吹落葉，故故傍愁飛。

四月二首

四月陰晴裏，山花落漸稀。雨聲寒月桂，日色暖酴醾。病起初持酒，春歸尚掩

❶「金」，原作「今」，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扉。午風吹蛺蝶，低趂乳禽飛。

生意日無涯，乾坤自不知。受風荷柄曲，擎雨柏枝垂。静坐觀群妙，聊行覓小詩。臨階愛新竹，抽作碧參差。

風雨夜有數十客掛飯，❶達旦不寐

老覺生涯少，貧添食指繁。雨中誰舉火，夜半客推門。室暗承塵濕，階翻墜瓦喧。平明不曾睡，負鍤理花根。

聞方伯彭公上薦剡 二首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爲者，先生非過歟？長歌扶晚醉，短髮向秋疎。坐惜籬前水，垂竿試釣魚。

骨相合長貧，巖棲累十春。忽傳邦伯疏，見笑北山神。伎倆只餘子，行藏獨老親。古來稱冰鑑，誰是鑑中人？

初秋夜 二首

四時相代謝，已度一日秋。風吹露下葉，月照水邊樓。堯舜今當御，巢由竟媚幽。山靈邀夢去，昨夜又羅浮。

自我不出户，歲星今十週。丹砂求未遂，緑鬢去難留。時節來將晚，山河值早秋。西風捲雨去，星月滿池流。

秋夢 三首

山斗英魂在，江湖秋夢深。還將百年

❶「掛」，原作「共」，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淚，滴破一峰心。絜酒熏天地，金牛恨古今。龍泉不挂墓，吾欲殉吾琴。

南海五千里，不來莊定山。何由到江北，此會非人間。短短目相屬，悠悠心自閒。莫言但是夢，好夢亦云慳。

夜來何所夢，洗耳白龍池。❶秋月下相照，天風高自吹。永持一瓢水，細嚼萬年枝。山鬼向我拜，先生是希夷。

答惠州鄭別駕惠葛布

惠我一疋葛，縫衣笑不奢。賦詩酬別駕，愛酒典鄰家。獨酌秋風裏，浩歌山月斜。醉魂不覺遠，臥探惠陽花。

世澤 四首

世澤由來遠，何年播廣東？吾廬依外海，分派自南雄。家剩爲裘業，山餘偃斧封。千秋文物類，并與劫灰空。

世澤由來遠，時當阨難中。長鬚供隴畝，❷赤脚話兒童。骨肉危相保，干戈晚益窮。存亡一絲髮，端爲謝蒼穹。

世澤由來遠，中更幾替隆？市廛懷直道，夷險信陰功。地接華山隱，家嚴涑水翁。百年還舊物，報事亦無窮。

世澤由來遠，誰與啓迪功？今無天顏子，古有聖重瞳。想像千年下，淒涼百感

❶「白龍池」下，林本、蕭本有小注：「崑崙山頂有池名白龍。」

❷「供」，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躬」。

中。痴兒何足了，徒只愧家風。

江門墟

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行人思店飯，過鳥避墟煙。日漾紅雲島，魚翻黃葉川。誰爲問津者，莫上趂墟船。

中秋期友賞月，遣蒼頭致餽，以詩迓之

籠鵝并榼酒，食有一金攜。寂寂慚吾子，依依向隔溪。開筵面華月，出户望青藜。若負今宵醉，何不西山棲？

即席賦

夕風生微涼，池塘散月光。呼兒看酒具，待客飲江鄉。月對歌筵徙，風拖舞袖長。人生行樂耳，歸棹夜相將。

盆池栽蓮，至秋始花 四首

栽種已後時，花發秋將遲。雖無女伴采，亦有山蜂知。葉稀因地力，香遠是天資。安得三閭手，臨軒賦《楚辭》？

秋露開炎蕚，非時不遣誇。盆中玉井水，溪上春陵家。酒醒涼風發，詩成缺月斜。願爲若耶叟，種水作生涯。

開花恨不早，花落却生愁。白露能消物，紅蓮不耐秋。頻來痴小女，對此淚長流。不識榮枯理，哀樂空相仇。

此夕不能寐，此樂殊無央。下堂步明月，月印花自長。涓涓花間露，夜滴池水香。但惜花月好，那知風露傷。

圭峰閣

勝處不在遠，杪秋何處尋？步崖碧澗落，眠石青松陰。地少滄溟入，山高雁鶩沉，此時閒佇望，誰識倚闌心？

庚子元旦

風日佳元日，乾坤自此春。蒸空雲氣濕，照水柳芽新。笑語聊供客，杯盤少對人。能寬垂老意，花鳥不無神。

春興

野晴花簇白，山暖樹更青。卯酒醉欲睡，午風吹又醒。閒拈曲江句，勝讀《法華經》。自在山牕下，跏趺趣已冥。

晨起

群雀曉啾啾，閉門春事幽。下牀花到眼，招手鶴朝頭。永日還書卷，衰年但酒甌。醉來江柳下，笑引子陵鈎。

早起

推枕起新晴，披衣向小明。坐忘新病減，夢少夙心清。軋軋開鄰户，鼕鼕殺縣更。跛奴呼具盥，旋起遶花行。

晚晴，用前韻

蛙鼓報新晴，山牕晚更明。春隨天共

遠，人與鶴争清。酥酥鶯歌至，番番花宿更。朝來花樹底，果作探花行。

春懷，次韻陸放翁

江發溶溶緑，山開面面青。春風何氣力，吹動綵雲亭。時物歸春雨，交游散曉星。十年江海夢，誰道不曾醒？

清明日往孔家山墓

舊隱經都會，佳城入孔家。春雲低拂馬，山路曲縈蛇。只隔飄香處，猶疑壞圃花。九原無曉夜，誰管夕陽斜？

春興，追次後山韻

萬物各得性，天開一歲春。風柔翻弱羽，波暖躍纖鱗。穉柳初成趣，芳芹亦賞新。川雲將岳雨，何者不供人。

雨　坐

風雨坐前楹，關關雙鳥鳴。正當落花處，更作送春聲。大化歸無極，斯人樂久生。不知川上水，東逝幾時停！

弔陳毅卿墓

微風松下起，落日照蜻蜓。絮酒知吾輩，春山憶毅卿。由來都大夢，終寄一浮

萍。極目蒼岑外，波濤滿地生。

蓬萊山祭伍光宇墓

道骨成仙蜕，名山是閬丘。雲中騎欸段，天上叫軥輈。人世黃粱熟，吾儕白髮秋。仍留一杯酒，何處酹金牛？

樹穴蘭二首

樹穴疑生理，花開不記年。靈根那藉土，芳氣直薰天。瘦比飡芝老，清於辟穀仙。平生誰得見，雲嶠但蒼然。

大托海上山名。千尋樹，真堪托此生。春風卷騷怨，秋月照琴聲。南極峰連起，東溟水一橫。所棲非近地，持贈若爲情。

家兄攜秉常看山，予病不能往

行色千崖裏，風光三月中。山家愁酒少，造物愛詩工。好鳥簧爲韻，新花錦作叢。吾能騎瘦馬，不惜遠追從。

題龜山小隱，賀聶清碧新居

瀕海地三畝，連雲廈數間。龜山愛清碧，清碧愛龜山。笠屐誰同往，江湖我自閒。芙蓉小溪水，曾此照衰顏。

山下別業

豕脚有濡需，乾坤胡適隨？看雲因坐久，抱甕得歸遲。家累無多口，生涯但一

陂。歸哉五湖樂，吾未羨鴟夷。

弄孫

晝棟三重檐，曈曨曉雀穿。一兒臥我膝，一兒坐奴肩。風日秋逾美，詩書老未傳。二雛當慰我，心賞獨悠然。

戲贈都老

蔡坑黄野舟，獨坐小園幽。被命爲都老，傾心向縣侯。萬家春且至，一紀俗全偷。莫倚無言化，須君九借籌。

韋夫人挽兩山先生配，詡之母也

人生如朝露，死亦同蜕蟬。有子能如詡，夫人可以仙。春臺花灼灼，秋浦月娟娟。唤醒何州夢，歸來淚迸泉。

次韻何宗濂

灑落儀曹句，遺名得自求。如何行不顧，膠向漆中投。無事由來得，多言大抵浮。結趺樗木下，即此是良謀。

至陳冕家

遠樹晴堪數，孤雲暝欲遮。自憐江海迹，能到友生家。落日明江色，輕風動麥花。相看吾鬢白，不必問年華。

金洲石 在江中

舟楫公餘日，金洲不少留。中流幾丈石，明月五湖秋。目擊金山寺，春來白鷺洲。西風從此去，幾日到羅浮？

弔李九淵

水竹更新主，風花失故權。夜臺無起日，春草自流年。萬有終歸盡，千秋不必傳。倒巾此相對，只有玉臺山。

古榔寄周京

西來何處水，千里不平流。入海魚龍喜，懷山草木愁。雨邊明落日，石角上孤舟。寄語周京道，勞生不自由。

德慶州舟中，呈伍南山

江漲麻墟雨，天低德慶城。正當擊楫處，空有結趺情。入夏尋雙井，沿流到七星。同行鄒道士，勸我學長生。

德慶峽是年大水，舟行不由故道

客路一千里，羊腸八百盤。時時行樹杪，往往異人間。竹纜牽江暝，絺衣入峽寒。倚門應盡日，誰與報平安？

和尚石

舟楫行天上，斜暉卷浪花。迴流忽吞

吐，鳴櫓極嘔啞。便可通星漢，還堪著釣槎。雲根僧一個，疑我不袈裟。

南歸寄鄉舊 十首

家在桃源裏，龍溪是假名。蕉衫溪女窄，木屐市郎輕。生酒鱘魚膾，邊鑪蜆子羹。行窩堪處處，只少邵先生。

居士舊茅齋，蕭然倚玉臺。獨尋寺裏去，每到日西回。魚躍水萍破，風吹巖户開。小橋殘板在，長迓有人來。❶

省事除煩惱，端居養静虚。栽花終恨少，飲酒不留餘。山徑兒吹笛，村田婦把鋤。殷勤謝閭里，勝事莫相疎。

碧草東西埭，黄鸝遠近山。巖春花氣足，簷日鳥聲閒。文字虚堆几，園林不設關。一條煙際路，朝往暮來還。

江邊逢野叟，叉手問官名。立雀黄牛近，啣魚白鷺腥。西田餘故宅，北崦多新塋。駐馬斜陽外，悽然感廢興。

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諸孫。乳鴨争嬉水，寒牛不出村。墟煙浮樹杪，田水到桑根。鄰叟忻相遇，笑談忘日曛。

自愛愚公谷，誰過野老家？時依當户竹，閒數上牆花。鳥立溪槎静，牛争崦路斜。懷中嬌小女，學語解呼爺。

紫水團沙北，黄雲古刹東。樓吞滄海日，幔卷玉臺風。物色求鐘鼎，丹砂訪葛洪。芙蓉開十丈，天際白龍宫。

出處有分付，將非人所能。君看飛鳥輩，誰不顧高騰？放意三杯酒，留情半夜燈。韋丹非俗吏，靈澈自高僧。

❶「迓」，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訝」。

沙渠風日美，弄水愛群兒。花落鶯猶語，春歸蝶未知。惜芳心未已，高詠社公祠。❶四序每如此，獨憂無乃癡。

春興

野鳥飛揔静，春羅補屋穿。時時嘶花氣，翳翳傍林園。山鳥日暮至，長鳴芳樹煙。喚醒陶令醉，驚覺華山眠。

社西村 六首

孤村比屋静，疎竹小塘幽。何處還三徑，如公也一丘。晚田行布狗，春草散軥輈。汲澗誰家女，金瓔插滿頭。

結茅依里社，村以社西名。客至惟談稼，年衰不入城。鄰雞上樹宿，水鶴傍人鳴。向晚尋牛去，前岡笛又轟。

君家里社西，我家里社東。平分社公雨，不隔馬牛風。瓜地妻能種，衣巾俗與同。雲邊采芝逕，高盡玉臺峰。

社主對諸阡，居廬散百煙。共來鄉社會，同樂帝堯年。折花潮没屐，吹笛月隨船。偶尋社西去，又賦社西篇。

社西逢酒伴，埭北有花枝。詎識愚公意，聊同牧豎嬉。圍碁松崦久，度馬板橋遲。袖有歲蕤草，還家不告飢。

卜築真何意，施爲但自由。鄉音還杜阮，家業且陂頭。野老眠看客，山童坐飲牛。無生知樂否，更爲問骷髏。

❶「祠」，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詞」。

寄馬默齋 二首

山陰元有興，畫舫在須登。閉閣思君子，開門見老僧。騎驢山路穩，挂席海波騰。揣度安危事，如公恐未能。

倒載輕騑駕，徒行謝衆扶。無錢欺老杜，失策問長鬚。山雨酴醾病，林風枳殼疎。待君君不至，春盡又何如。

月坐

林深月到遲，愛月坐成癡。平生不戚戚，衰老猶嬉嬉。曾西卑管仲，孟子述宣尼。何事由求輩，區區欲有爲？

懷古

千里拜林宗，行藏未始同。諸賢皆好義，夫子獨時中。東漢非劉氏，西山是閬風。堂堂四百載，載籍爲誰空？

讀西涯李學士撰趙員外滄江別墅記

江空秋月清，月出秋江明。水月自相得，乾坤誰與争？作亭趙員外，屬記李先生，何時理煙艇，載酒下南京？

思親堂

父子自天性，誰能詠《蓼莪》？聲容想如在，風木悲奈何！草露滴秋隴，庭烏號

夜柯。思親兩眼淚，萬古注江河。

送鄭巡檢休官還莆

卑棲一枝足，高舉入雲層。大鵬非斥鷃，斥鷃非大鵬。卑高各有適，小大不相能。歸去木蘭溪，溪魚美可罾。

懷　古

皇皇復皇皇，開闢到陶唐。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閭閻盡孝弟，簡册無禎祥。乾坤十二會，巳午在中央。

寄容一之

直以傭爲業，何妨睡作魔。吟詩終日少，飲酒一生多。坐久頭鳴籟，行遲脚有鵝。林居三十載，一室小維摩。

萬松草屋二首

南山愛夫子，夫子愛南山。孤鶴去千載，萬松棲半間。無愁催白髮，有藥駐朱顔。夜半風雷作，龍來問大還。

畏途千百轉，回首見諸山。若個幽求子，結茅松樹間。希夷歸華頂，黄綺在商顔。分我青精飯，從君亦不還。

寄太虚上人二首

太虚石洞居，孤絶少人依。遠客攜琴至，逢師乞食歸。一莆青草上，四面白雲飛。盡日無言説，巖花落滿衣。

定山聊作主，石洞更無鄰。勸我無多事，如公是一人。朝聞履虎尾，莫見批龍鱗。莫笑楊朱小，楊朱解愛身。

九日寄丁明府

病裏登高意，村邊社樹蒼。有歡開酒禁，無力控詩狂。老鬢花簪醜，秋襟水照涼。如何丁明府，不肯共重陽？

菊節後五日，丁明府彥誠攜酒來飲，白沙社賦補會 三首

秋色上籬尖，天高霜氣嚴。對花無阿堵，笑我似陶潛。節去杯盤在，公來吏隱兼。江門賦補會，勝話無窮年。

此日還供酒，人情蓋亦難。暫隨明府醉，斷送菊花殘。極浦明秋日，臨流弄晚竿。遙憐張闊幕，相憶在長安。去秋九日，與張兼素同飲慶壽寺。

百里非無地，東籬不借人。因君九日愛，傾此一杯春。菊謝人間世，官閒酒處身。想無厭花意，投轄暮江濱。

對菊

種菊不盈區，揮金每顧餘。古今閒計較，俄頃失歡娛。西廩高堆粟，東樓賸貯書。路旁楊柳樹，顛頷不成疎。

秋晚

皎皎月又缺，鮮鮮菊可收。汀雲迷島嶼，山雨落扶留。市有屠牛杌，江連邏吏

舟。恐無賒酒處，垂白對清秋。

陳方伯耻菴挽詩二首

乾坤如此老，没齒向斯文。公自滄溟水，人無觳觫君。衣冠全素履，江海挹清芬。病起須持酒，青山欲到墳。

中年倦俯仰，上疏乞山林。黽勉南州牧，遲回北極心。民蒙三日雨，世病一鈞金。殄瘁聲悲處，龍蛇歲值今。

苦熱二首

揮汗書難繼，清心雨未來。手提弱絲去，風撼社門開。指點封君句，摩挲土棟苔。松根吾欲臥，返照又相催。

晚涼慰我渴，秋暑著人煩。拄杖緣溪足，看潮到柳根。哦詩衰骨痛，開卷病眸昏。六月飛雲冷，相思只斷魂。

晚步二首

水國秋先至，江村晚更幽。泥笠收郭索，山網落軥𨋂。涼入社門樹，陰連渡口舟。獨憐經略地，吾得放歌遊。

居常懶出户，肯到社西頭。海國諸峰暝，乾坤六月秋。微涼生浦樹，返照下西樓。今夕蒲團上，前山更臥遊。

崔清獻公裔孫潛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予既書紀夢之作，於其還也贈之詩

積雨階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爲門下客，公是菊坡孫。澤與流風遠，名因避相

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江門？

太夫人晚歸，攜諸孫候於貞節橋下 二首

寒花明隔塢，暝色欲歸潮。未愁山路黑，莫放板車搖。耄耋供人事，兒孫候此橋。殷勤望四崦，風急暮雲飄。

延緣看落日，伊軋到溪西。丫路依岡轉，垂蘿拂蓋低。喜從中道見，癡效小兒啼。報賜心何極，乾坤聖壽齊。

枕上偶成

翰苑無官府，蒲團了歲年。巖雲交樹白，水月印沙圓。懶甚陶元亮，閒於魏仲先。吾曹生分薄，於福敢求全？

梅村詩，次韻黎雪青❶

梅村梅發早，已過賞花期。玄酒初無味，名家豈在詩？井寒人汲少，川暝鳥飛卑。高枕滄溟者，神仙定不疑。

次韻秋興感事，録寄東所 四首❷

醉眠山影裏，恨不與君同。松下泉來冷，雞鳴日過中。就牀梳白髮，開户納清風。起視滄溟暮，孤鴻没遠空。

秋露落芙蓉，河山日不同。物情詩卷裏，天道雨聲中。朝出馬愁坂，暮行船逆

❶ 此詩，碧玉本列爲《枕上偶成》之二。

❷ 此詩，林本、蕭本題作「秋興用前感事韻録寄東所」。

風。欲投雲谷隱，鞭鶴上層空。

崑崙一池水，色與銀河同。問子爲誰氏，從師向此中。短檠非世業，破笠是家風。回首唐虞際，浮雲點太空。

首陽非立異，柳下不妨同。歲月黑甜外，乾坤軟飽中。腐儒甘糲食，烈士死長風。今古誰能計，賢愚併一空。

得林子逢書，感平湖事，賦此次前韻二首

平湖千里水，浣濯與誰同？咄咄諸魔裏，冥冥一夢中。支離深歲月，感慨極秋風。點檢希顏處，吾瓢合屢空。

同人未爲失，子不善爲同。宦況浮雲外，生涯大鱉中。孤篙撑急水，弱羽試衝風。佛者空諸有，吾儒亦有空。

與梁文冠

鉛槧誰分付，聞君有義方。紙田須樂墾，畫果豈堪嘗？得雨花蹊潤，隨風鳥韻長。公來詩不少，排日兩三章。

與客

客訪貧家少，連旬幸作東。笙簧都萬籟，俎豆亦千峰。冠帶迎人懶，情懷傍酒濃。白頭君莫笑，醉袖舞春風。

四月廿七日五鼓起索衣，往來房户間，失脚仆地傷面，咎在不謹，然亦衰年久病，氣弱無力之驗也，爲詩以自悼二首

脛骨衰無力，顛危剛莫支。少年非一蹶，今日獨多悲。形模甘老醜，面目對人疑。呼兒教滌血，不忍報慈闈。

風捲芭蕉雨，南牕夜擁衾。人當懲樂正，我已愧曾參。一一觀天命，時時動此心。林間子規鳥，那更助悲吟。

寄張進士廷實

是詩難入俗，正坐不雕鐫。水滿魚争躍，花深蝶喜穿。日高雲卧處，春在鳥啼邊。不及陳無己，能無賞自然？

秋中寄興，同前感事韻，録寄東所，兼呈雲谷老隱一笑

山人無外事，白首稚兒同。弄水溪堂背，争棋紙局中。盆池秋見月，竹院夜呼風。觸事成唐句，狂歌向碧空。

辱和拙作見示，九日醉中再次奉答

《激楚》嗟難和，《霓裳》更可同。更闌朱鳥下，聲斷碧雲中。稍歇沾花雨，還吹落帽風。萬松期不至，半偈欲騰空。

晝睡偶成，寄玉臺文定上人

老脚春還短，名山夢每登。玉臺天上

寺，文定意中僧。得法休藏鉢，傳心信有燈。道人北牕下，一枕一瞢騰。

春日書事

開年今日雨，疎柳小塘春。紫燕將歸社，黄鸝欲唤人。未明事南畝，選日聘西賓。元亮朝朝醉，江村白酒新。

春日江村 二首

時候花先覺，陰晴鳥自知。登山嫌避客，得句樂呼兒。蔓草披香徑，垂楊覆淺漪。美人期未至，江月幾盈虧。

草帶籬腰緑，花簪石頂紅。林園開晝景，鶯燕語春風。山靄霏霏合，江流渺渺東。獨來橋畔路，高拄過眉笻。

驛吏送酒

市榼通郵吏，三杯洗侍兒。十分春意思，一副酒肝脾。江嶺長看畫，風花不盡詩。混然天地内，公是醉鄉誰？

春日醉中言懷 二首

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兩鬢白於舊，三杯狂到今。子雲休擬賦，元亮已忘琴。南山千丈石，可以明我心。

古人不可見，空見古人心。春風開我琖，流水到誰琴？無説可傳後，何才敢議今！玉臺花信少，扶杖更西林。

與客談詩

《風》《雅》餘三百，唐音僅幾家。夢猶將影説，癢莫隔靴爬。豈是安排得，胡爲孟浪誇？超然不到處，應是用心差。

雨中李世卿往還

助談風滿席，伴宿月流衾。貧賤交游冷，江山脚跡深。惠連何處夢，孟母此時心。稍歇松齋雨，還來辨繡針。

得林憲副待用書，有懷故友張兼素

蹇蹇張兼素，從君致匪躬。天來今日定，書展故人封。賈傅生還慟，湘纍死亦忠。平生兩行淚，萬里寄秋風。

寄容貫圭峰 二首

西峰扶策上，病骨快新涼。乞米分僧飯，聞香過梵堂。閉門秋竹静，語鳥暮鐘藏。浩浩蒲團上，還同在醉鄉。

落日荒臺上，疎松古塔邊。身休論出世，趣欲到無絃。峰閣初生月，渠通自到泉。西菴憑借問，許住過殘年。

江村晚望，寄世卿圭峰

正氣一望緣，❶諸山進目前。鄉邦無一

❶ 「正氣一望緣」，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一望一延緣」。

老，知舊半重泉。黃葉寺旁下，白雲池上連。無窮幽澗水，日夜注東川。

贈黃進士廷章還京

錦衣在親旁，飲酒日百觴。樂處嫌春短，離心向夜長。青雲冠蓋起，黃甲姓名香。五色持文綫，千年補舜裳。

白雀群飛益高

取勢翩翩上，江空暮雨餘。情輕鳩並婦，聲細雁呼奴。白雪灑孤嶂，青天開一圖。安能隨蚱蜢，跳躑在泥塗。

得林別駕書，云去秋九月嘗夢予於廣信舟中，兼示道路所聞

潦倒年斯邁，芳菲日自遲。忽聞天上夢，又落世間疑。扛鼎須憑力，無才敢與知？涪翁亦秋思，漫寄潁濱詩。

重過大忠祠

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欽。青山遺此廟，終古厭人心。月到厓門白，神遊海霧深。興亡誰復道，猿鳥莫哀吟！

春陰偶作，寄定山

浩浩川流疾，冥冥嶺樹陰。共憐春錯

莫，更覺老侵尋。宿雨衰花氣，朝陽絶鳥吟。誰能盡天道，俛仰此懷深？

次韻寄廷實 二首

吾猶堪起倒，吾肯謝親賓？在世寧須此，如公故可人。百年應得見，一面始能親。獨向湘江去，無忘越嶺春。

無才慵作吏，有酒喜留賓。老更躭高臥，時還近俗人。鐘鳴山寺遠，月出土牀親。何處期吾子，笙歌玉洞春。

築室 二首

垂老無筋力，寧非版築人。居常只謾過，即事始知貧。海國秋風早，山房夜氣新。癡兒解了事，吾坐養吾真。

一室無多事，貧家每作難。從來無厚積，況復不能慳。貸粟干知友，營材入遠山。三間開土閣，聊得奉慈顔。

送景暘赴秋試

未達窮通理，難忘得失心。安能謝朝市，且莫厭山林。烹鼎須兼味，吹竽當好音。文章無定價，敝帚不論金。

圖新書舍懷世卿，時别白沙半月

月上齋垣白，疎梅共主賓。偶來對月飲，不見如花人。已覺書難至，常疑夢與親。海山猶在眼，何處却逢春？

龍　眼

龍眼何年種，嗟嗟舊主人。卑柯今蔽日，腐骨已成塵。春雨沾花足，秋蟲食實頻。流形非木石，鬢脚半搔銀。

始聞秋風作

西風中夜起，天地始肅清。白雁霜前意，玄蟬露下聲。幽人亦何事，版築初經營。何時登此閣，坐望羅浮征？

題容氏晚册

中秋悲蹟掃，愁思忽依依。此夜月還照，何年鶴始歸？猿啼新宰木，巷納舊蓑衣。大塊終同爾，誰能駐落暉？

梅　花 五首

山竹深深逕，梅花淺淺塘。清泠朝弄影，芬馥夜浮香。瘦骨交撑月，横梢直過牆。啄英終飽德，靈鳳或來翔。

探梅非探梅，梅花滿玉臺。北風吹盡日，疎雪點荒苔。色得乾坤正，精成造化胎。無人知老子，剛坐一牛來。

何處尋梅好，羅浮海上春。樹環鐵橋盡，地與葛仙鄰。鍊藥香生鼎，扳崖影落身。西湖千頃水，未洗往來塵。

彼美枝頭雪，微韜嶺上雲。低迷明月寺，掩映葛洪墳。北海罇能倒，西湖地索分。幽香偷未得，衫袖細氤氳。

手種梅千樹，山寒半欲花。歲闌知此

意，溪上問誰家。素艷明争雪，青蘿倒綰蛇。還須邵康節，來駕白牛車。

逐客

笛聲且莫哀，逐客過江隈。還到此邊去，盡因何事來。著書多在篋，遇酒輒啣杯。莫言生意盡，寒雨濕枯荄。

得張主事廷實書❶四首

十口雖無累，❷三年不易更。春雷轟令問，枯木嚼官情。長夜鄉心切，何時會計成？登高望東海，到眼是蓬瀛。

新涼欺老臂，索被過殘更。❸月到思君處，書通在客情。有家寧免累，作吏轉難成。日踏皮鞋破，思量舊閬瀛。

三口丘園舊，離群跡半更。幾時重見面，中夜獨馳情。眠食今何似，頭顱尚可成。定山名教頂，賀老却登瀛。

持燭圭峰寺，宵談僕屢更。一爲方外友，都没世間情。面壁僧猶在，栽蓮社未成。孤舟破危浪，載月下東瀛。

用韻寄潘時用

文章豪自寄，丘壑静還更。久病依人世，長貧愜婦情。辰婦岳氏，嘗止辰赴秋試。人爲知己惜，天與後生成。更約齊州外，從吾泛大瀛。

---

❶「主事」，原作「進士」，據林本、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十」，高本作「千」。

❸「過」，林本、蕭本作「護」。

用韻寄姜進士仁夫

書愛八分小，來書喻率更。雲霄初接武，江海尚留情。世事非難料，人才怕小成。諸賢須汲汲，吾老獨觀瀛。

用韻寄林緝熙平湖

秋懷耿不寐，更靜復聞更。水向漫漫注，心含種種情。士應强到底，官豈怠將成？舊業羅浮外，東南望隔瀛。

用韻效寒山二首

貧賤耻爲拙，富榮常好更。高論古今事，中懷名利情。堂堂無復見，小小或能成。浪説神仙在，從來不住瀛。

四郊多竊盜，村裏夜支更。爲語長官道，能無患盜情？家家愁日暮，處處望秋成。飢餓飽倉粟，苦海變蓬瀛。

久　雨

樹隱雲深黑，籬崩水亂流。凌風快燕子，上壁定蝸牛。老更憐兒病，人多爲草憂。朝朝嵇叔夜，誰辦不梳頭？

贈劉程鄉別

肅菴今又別，酒醒望圭峰。秋色此溪樹，暝煙何處鐘。功名悲夢蝶，文字耻雕蟲。故里荒墳在，歸來拜一峰。

病疥，用後山韻寫懷 四首

癢極肌難忍，爬深血有稜。老親令就枕，小婢問留燈。屋漏頻推瓦，牀摇屢束藤。同袍誰問疾，端愧玉臺僧。

呻吟不盡痛，夕枕傍慈幃。安得身長健，朝朝見綵衣？無膚臀奄赤，乍腫臂疑肥。睡過西廊月，寒空淡不輝。

缺月生殘夜，微風引洞簫。心閒髮少白，人老病難消。出户行看月，移舟釣落潮。酒錢不挂杖，著處解奴腰。

病枕愁更永，籠燈對夜長。千年無飽叔，一懶有柴桑。兒請栽瓜地，妻評作麴方。花時呼酒伴，酩酊出扶牆。

贈黎蕭二生別

白髮孤燈坐，青春二妙來。若無天地量，❶爭得聖胚胎？至樂終難説，真知不着猜。濛濛煙雨裏，歸思若爲裁。

野坐

團蓋青松午，重裀緑草春。野晴鶯得意，花盛蝶傷神。斷靄生西塢，殘潮下暝津。竹根酣共臥，不覺蘚沾身。

❶「地」，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度」。

梅　花 二首

世傳詠梅句，天下共稱奇。花有無言妙，人間都未知。正嗟同賞絶，又過半開時。安得邵康節，爲我問庖羲？

風月交遊淡，江山几席閒。夜深花睡去，時有夢來還。引步尋香易，無心弄影難。乾坤留此妙，何處覓孤山？

謝　客 二首

客舫初辭岸，主翁仍在牀。十年今轉數，一飯故難償。竹杪風生汗，天邊雨送涼。所思黃叔度，❶歲晚得同堂。

漾漾湖侵岸，蕭蕭風引旗。問兒打鼓處，是客發船時。鬻屨時將暮，迎門俗久衰。祇應巢許輩，掩口笑人癡。

寒雨中作

有期久不至，旦旦問童奴。雨過荆扉濕，風回樹葉疎。興移剡溪舫，詩在灞橋驢。風韻今誰繼，千年勝事虚。

喜梁文冠至

駐槳梅村夜，風光勝早春。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草木皆知舊，江湖多賤貧。短蓑來往數，等是最閒人。

❶「黄」，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王」。

雨中栽竹

心被清虛引，非關索竹看。檐前纔數個，淇上已千竿。微雨土初覆，北風天正寒。昆丘有孤鳳，何處啄琅玕。

楚雲臺呈世卿 四首

三杯拈鐵笛，見月上瑶臺。初弄山石裂，再轟仙鶴來。夜闌試静聽，曲罷仍遲回。何必楊州去，前村多美醅。

行窩還幾處，雲水且吾臺。兩脚風吹斷，潮頭月湧來。野橋牽木渡，沙逕逐牛回。亦有採樵者，放歌行負醅。

有月巖光瀨，無金郭隗臺，悠悠百年內，又見一人來。水檻秋逾好，山雲暝欲回。相逢各心醉，一語浹春醅。

爽氣通秋服，溪流静晚臺。高樓多自愜，真賞復誰來？對月詩方妙，看山夢始回。市沽堪便醉，況乃是家醅。

寄吴明府同世卿遊玉臺

圭峰雨初霽，策馬向松關。流泉忽滿澗，白雲長在山。棄置千般事，來投半日閒。上方禪榻静，坐到暮鐘還。

生日答吴明府獻臣

生日何人記，南枝報長官。酒香同客醉，花少避人看。後甲惟元祀，浮生又五寒。凭軒一長嘯，風日滿江山。

尋梅飲李鴻宅，用服周韻

今晨風日佳，策杖去尋梅。獨樹山中老，危枝石上開。時看殘臘盡，人望早春來。誰解忘情得，神功付此杯。

贈世卿別二首

客路經南岳，湘帆背岳開。江湖閒老夢，歲月是君來。相見兒童喜，别離琴瑟哀。惟應楚雲外，更起望仙臺。

豈無千日酒，花下與君同。客思朝臨水，歸旗夜引風。一槎當浦口，謂莊定山。一枕在遼東。謂賀克恭。何事今爲别，藤蓑還贈公。世卿乞予藤蓑，贈之。

贈世卿遊山二首

萬丈崑崙頂，冥棲憶老關。君看白龍水，何似黄公山。有酒終日醉，無官到處閒。南風乃何意，又送楚舟還。

朝來生紫氣，此地一函關。❶帽頂花沾雨，雲中人下山。相逢欲大笑，不語是真閒。晚向東亭醉，猶能騎馬還。

世卿將歸二首

會有還鄉意，深慚不自量。母留兒作伴，妻爲客求漿。臺榜明朝旭，松堂閉夜涼。延緣過殘夏，滿意泛瀟湘。

❶「一」，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亦」。

與君雲水別，何夢得商量。合是真調鼎，能忘老賣漿。還山非早計，舉棹是秋涼。有路通衡嶽，無詩弔楚湘。

贈饒鑑

君又去東津，東津月送人。周游千里道，細問百年身。野色淡將暝，江桃疑是春。丹青如可贈，畫我小崑崙。

梅花

草木自有性，湖山更乞靈。冰霜仙骨瘦，桃李世情腥。惹袖香全別，和羹子未青。未須攜鐵笛，吹月上湖亭。

喜何竹牕重過白沙話舊贈之二首

此君爲別久，不逐衆芳彫。白葛身已老，青雲即獨超。春風吹細浪，落日泛輕橈。楚雲有高樹，未肯挂公瓢。

憶年四十許，公弟立如山。行止相料理，漁樵共往還。餘情空耿耿，秋鬢各斑斑。不是公憐我，清顏誰更攀？

聞林緝熙初歸自平湖寄之

短世淵明醉，長愁子美歌。高情誰復爾，久別公如何？淡月初出浦，好風來颺蓑。買田滄海上，耕亦不須多。

張地曹寄林縣博，用韻答之二首

無心雲自在，得意鳥同歌。白骨可人醉，杜詩：「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蒼生如命何？漁樵真有道，煙水別傳蓑。想見滄溟外，東南月更多。

安得李太白，樽前同爾歌？自從識象罔，未始離無何。草長遊人路，風鳴挂樹蓑。東鄰古大嫂，掩口笑何多。

和子長民澤論詩，寄興羅浮之作

飛雲干老夢，拉伴騁遥臨。揮手謝人世，聞歌生我心。今年春又過，何處洞還深？相憶山樓暮，依依向遠岑。

再用韻示諸生

賢聖低回久，千年想一臨。希顔非樂道，疑孟失求心。逸駕行應速，寒泉汲務深。嘗聞根本學，不盡泰山岑。

贈李司訓別

江門雲水地，不絕往來交。已恨栽花晚，寧辭抱甕澆。月疑牕下枕，風語樹頭瓢。精舍明朝別，何時還見招？

再次寫懷

孤形將影住，一臂與誰交？矯矯志欲競，棲棲習恐澆。江山一得手，風月盡歸

瓢。始覺逍遥外，人間未易招。

代簡答府尊林先生慶老母生日

有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安敢却，揣分故難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觴斟。獨慚非節孝，未了百年心。

秋坐碧玉樓 三首

造次中秋過，商量九日來。詩將秋景淡，菊共老人開。時節陶潛醉，江山宋玉哀。平生滄海意，不受白鷗猜。

山中猶遠志，小草已人間。近得東白先生書：「在山遠志，出山小草。」故及之。不是無經濟，誰能斷往還？江魚肥入饌，霜橘緑堆盤。問我心何住，紅藤拄杖端。

碧玉架雲端，朝朝倚玉看。時情膏火裏，世事弈棋間。古榻多便靜，華簪不博閒。籬根散髮醉，又對菊花斑。

夢楊敷道定山事

夢語者爲誰，湖西舊見之。聊寬野老意，未了定山疑。貧病吾猶是，多愁俗豈知？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

九日嘉會樓登高 四首

引步下前除，兒扶杖亦扶。會於何處勝，客有去年無。天道常流轉，園林又變疎。暫留賞今日，醉莫看茱萸。

兼有吟詩病，何妨著酒扶。景逢佳處少，句向覓時無。醉去乾坤小，醒來伴侶

疎。今朝嘉會會，不盡看茱萸。

半酣壺矢折，又減兩三扶。九日江門有，千年栗里無。山形當晚瘦，脚跡向秋疎。問我登高去，都忘菊與萸。

溪邊菊一區，溪竹兩相扶。草木從吾好，風霜殺此無。閒同九日醉，浩笑一生疎。試問千雲檜，何如小汫萸？

楚雲臺觀民澤所栽菊，寄民澤，用昨九日韻，時民澤還五羊未返

當軒玉朵孤，植竹翠莖扶。香細風初動，神清俗本無。寒深溪井涸，月出山瓢疎。何處異鄉客，永懷歌茱萸？

野菊吟，寄子長再次

野菊生何處，尋香杖偶扶。孤標猶訝絶，佳色舊知無。老弄真成獨，秋來不作疎。金樽誰九日，引滿對茱萸？

吳明府送菊，次韻答之

黃菊有名花，淵明無酒官。酒多人自醉，花好月同看。老未厭人世，天教共歲寒。未應攜不去，高步蓬萊山。

答周潮州萬里

今代潮州守，濂溪是一門。乾坤吾道在，歲月此心存。行次天邊路，書投海上

村。夕愁空佇望，風雨暗高原。

汪巡按見訪

嶺南經略地，柱史不謀身。料理安危事，更張文武臣。風行先動草，寒極正開春。傾蓋江樓暮，揮杯勸故人。

寄題小圓岡書屋，和民澤韻

四野雲飛盡，圓岡一室清。至虛元受道，真隱或逃名。有疏微言塞，無爲大業成。一聲聞絶唱，五岳看全輕。

劉少參見寄，次韻奉答

西川一杯水，爲我浣詩塵。身落滄溟遠，心將翰墨親。江樓初見客，野徑別藏春。十郡停車地，千峰擊壤民。

贈李世卿 三首

楚客復歸楚，青山此送君。往來十年破，精力半生分。著意當時見，留情異代聞。若非真有見，何處謝浮雲？

三尺短春蓑，山風吹薜蘿。人材非管樂，吾道本丘軻。送老諸名岳，全生一病窩。相思憑寄語，路打祝融過。

落日蒼梧望，清風發棹謳。楚山正西上，江水自東流。作伴春擕酒，談詩月滿舟。洞庭看未透，更上岳陽樓。

題黄公釣臺

小小離人意，羊裘却未工。今人多白眼，爲我謝黄公。弄釣浮沉見，登庖撥刺空。浩歌泉石裏，況有古人風。

曉枕，示湛雨、龔曰高二首

二千六百丈，脚底是飛雲。悠悠四十年，欲往念徒勤。多謝紅藤子，扶吾還數君。鐵橋問何如，見景勝於聞。

萬年如一瞬，莫問我浮生。風雨將秋至，山河載月明。語簷幽鳥樂，對竹小童清。夜夜湘江夢，與君何日行？

再和曉枕，寄廷實二首

仰見雙白鶴，高飛入紫雲。苟無脱俗意，安用看山勤！好句能傳我，幽期敢後君。異時鐵橋詠，莫遣世人聞。

萬往皆有復，左車不復生。西風今夜起，朗月四山明。天馬非常步，鐵橋相伴清。去去莫復顧，衡山頂上行。

曉枕再和二首

平生老黄石，引望空白雲。無人知感激，爲我盡殷勤。何處尋吾契，名山訪道君。洞天三十六，步步聲相聞。

外生即非死，胡爲樂久生！去來大化内，俗眼未分明。我壽元無極，君才亦太

清。五峰南斗上，何日踏歌行？

中　秋 二首

平樓時穩步，身虛欲翩翩。明日秋始半，中天月最圓。武昌書未返，督府句堪傳。衡岳那能去，羅浮何處煙？

廣寞天自然，浮雲任飄翩。隨時有憂樂，與物無方圓。酒底月未咽，水中神莫傳。去年今夜艇，吾欲破湘煙。

彭司寇挽詞 二首

男子固多奇，如公更不疑。經綸思昔日，功業問當時。鬼幸村巫小，棋還國手知。杜陵秋月下，興盡《八哀詩》。

侃侃亦誾誾，行違榜要津。鳥還江上暝，人老世間春。祿盡休言命，愁多不爲親。武夷最高處，東望一沾巾。

斗氣空遺劍，牀燈不照琴。春懷不自得，老病忽相尋。事往浮雲夢，山餘宿草心。平生孺子意，絮酒一何深。

題雲津書院泰和劉氏

雲津杳何許，試向卷中尋。不覿六經教，空餘百代心。嵩陽思識面，白鹿尚遺音。家有鴛鴦譜，何須更問針？

春日寫懷 二首

水際尋芳去，花枝隔水新。可憐今日望，不是向來人。紫袖垂垂下，黄鸝樹樹春。東風天外至，南岳夢中身。

一觴復一曲，不覺夕陽殘。好景我只醉，春風人未閒。青紅今滿路，風日未登山。何如海中鳥，鼓翅蓬萊間。

贈周文都

君行無日矣，奈此別離何！道遠書難寄，年衰病更多。行行慎自愛，浩浩不同波。若見東山老，❶微言共琢磨。

贈黃希顏春試

北風雨如注，是底別離時。黃色眉端動，青雲足下馳。兒童酣世豢，國士醒心期。去去江流疾，還君一贈詩。

詩罷懷白洲先生

山東無近耗，白洲時爲山東左方伯。海上立斜暉。童子覓牛去，漁翁罷釣歸。登舟人欲別，周文都赴會試將行。見月鳥還飛。何限相思意，千峰獨掩扉。

贈丁一桂

初日照甘棠，千門一炷香。南風催返棹，西望欲沾裳。有廟旌遺愛，無金歸故鄉。未知忠定者，先請問崇陽。

❶「老」，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丈」。

奉寄筠巢翁

昔別筠巢叟，如今是幾年？華巔將望百，碧玉屢添年。寥寥千古下，望望五峰前。何日扶溪棹，還來別老仙？

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復以是詩

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多畫虎，文字笑醯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張　綱

漢廷張御史，何事便埋輪？欲作千年計，都忘一個身。堂堂見意氣，默默愧經綸。却恨程明道，丹青失寫真。

吳節婦

江山逢此會，真地作光輝。路轉扶溪北，山來越嶺西。春光流聖澤，明月照霜帷。碧玉遙相賀，雲中臥賦詩。

汪海北訃至 四首

西所今亡矣，皇穹肯不仁。眼中還見此，天下豈無人？海潤書頻至，神交夢亦真。人間秋半後，回首一沾巾。

誠至通金石，乾坤正惜君。懷沙人不見，修古恨空聞。歿世能千載，還山但一壙。海山今夜月，空照水中雲。

望望白洋水，滔滔碧玉流。白頭聞有是，傾蓋忽相投。天柱峰常在，神龍雲正浮。悲歌掩圖畫，淚落不能收。

英雄滿襟淚，不灑兒女胸。窮愁當盡夜，浩歎起秋風。幾點星初落，千峰日未紅。高樓慵引望，興盡一宵中。

示景暘

長鯨千里鬣，靈物一生奇。化成端有日，潛躍貴因時。感應天終定，早暮命難期。信知抱甕是，安事桔槔爲？

題丁長官祠

千山多雨後，百姓苦飢時。老病無人問，低回只自知。百感觀空盡，扁舟適楚遲。詩成遠莫寄，分付長官祠。

漫筆

行年七十二，七十一年非。漁樵真有分，語默各因時。比恨四愁具，方年伯玉衰。末行元屬我，天命更由誰？

題筠巢卷

手把筠巢卷，口詠筠巢詩。白頭心折處，碧玉夢醒時。夢將人待遠，心與此君期。想見千林暮，還同一鶴棲。

寄張梧州克修

還家臣職盡，攝守郡符新。心同端溪

水，跡比峽山雲。朝野無交牘，桐江有釣綸。時無張刺史，脚板但空聞。

贈黃化州歸莆田

有客來何處，多年守化州。白雲秋自好，碧玉夜相投。日月催人去，行藏悵此休。武夷洗足罷，回首望羅浮。

枕上偶憶舊遊南海祠，因懷故友林暕❶

子覺饒英氣，攜書話此宮。清祠無厲鬼，大水有真龍。過客窺諸葛，論詩病長公。往來三十載，美惡併成空。

臥遊上游莊

上游何處是，試唱上游歌。入澗花迷路，出門雲滿蓑。景勝開圖畫，春香醉綺羅。靜對南岡頂，月明秋更多。

次韻答鄺筠巢

飄飄八紘外，遠意竟誰分！我抱三年病，天生幾樣人。十年營一壙，萬骨掩孤墳。休休莫復論，局促此乾坤。

❶「林暕」，據阮榕齡《白沙門人考》考證，疑爲陳暕之誤。

次韻遊上游黃雲山

繫艇黃雲下，黃雲幾度歌。登高雲壓帽，度密雨沾蓑。瀑澗宵鳴瑟，山花晝擁羅。野人攜茗榼，路打鐵橋過。

答容北溪見訪

曲徑黃雲外，青山一路深。卷爲乘興地，人間何處尋？白龍三畝水，紫府萬回心。錦囊挑不去，千峰暮色深。

中秋撥悶，用舊韻二首

疎星圍碧玉，秋氣正平分。共持今夕酒，又減去年人。白髮來千丈，青山忽數墳。年光付流水，萬物信乾坤。

晚有悲秋意，秋來此夜分。可憐清夜酌，盡是白頭人。紫蓋終攜病，朱陵願卜墳。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諱日

雖貧還講諱，玆事俗之常。時節難虛度，杯盤祇自傷。五鼎終難具，千秋敢易忘？癡兒雖未了，清白永流芳。

迎醫，寄左明府

帆開春鳥起，篙響曉鴉連。日出千江水，風連一路煙。病苦魔難敵，情真事可憐。平生左明府，應惠濟生丸。

贈陸醫士 左明府遣來

山雨睡初醒，門前報陸生。手持王氏藥，重是長官情。分付一杯茗，剛勞幾日程。小詩何足謝，聊以著佳名。

寄東所

病久惟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且横天。❶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

春日偶成 二首

菊殘猶可對，人老不須嗟。水閣風低柳，山籬雀啅花。千門盡桃李，十畝未桑麻。大禹須治水，顔回却臥家。

競長家家柳，齊開陣陣花。春深添富貴，❷人老舊煙霞。欹枕黄鸝近，開牕白鳥斜。《草玄》無意緒，呼酒對侯巴。

感事示黄生叔仁

親老須甘軟，家貧乏囷倉。賣文應不免，爲恨故難忘。揮俗黄生激，辭賓子覺剛。爾曹雖得罪，無愧在門牆。

承張方伯報旌表家慈貞節

大喜來何處，勞公一札香。聖恩元浩

❶「且」，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正」。

❷「深添」，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添新」。

蕩，老母自冰霜。此報符佳夢，他時益大防。無論一家惠，舉俗賴虞唐。

旌表家慈書至十一月二十七，冬至後一日。二首

迢遞來金闕，光輝動蓽門。世知慈母節，人帶聖君恩。笑喜翻疑夢，榮封却未言。癡兒何以報，忠孝策諸孫。

荆扉無外事，散步數雞孫。特地開雙眼，從天降一言。江山同出色，存没各沾恩。斟酌杯中酒，春風欲到門。

病中詠梅十首

去歲誇身健，尋梅到幾山。酒傾崖影盡，衣染露香還。北斗今何向，南枝半已殘。下堂兒女笑，老脚正蹣跚。

孤山一片雪，千古獨稱奇。此外不能到，人間都未知。正嗟同賞絶，又過半開時。回首西巖下，南枝映北枝。

人生如逝水，花發見南枝。對影身猶隔，聞香席不移。延緣看月久，勃窣下堦遲。坐恐芳時暮，扶衰了一枝。

何處梅梢月，流光到枕屏。江山都太極，花草亦平生。閣冷香難即，牕晴影似横。凍崖妨足蹇，藜杖意高撑。

隱几日初下，東巖興復饒。月高寒白照，花近夜相撩。濁酒頻堪寫，清絃豈易調？羅浮在何處，魂夢與逍遥。

水陸花何限，梅花太絶塵。如何開眼處，不見賞花人。北塢風微動，南梢月自真。老夫前席坐，得意不無神。

山閣數株梅，山翁手自栽。有花娱我老，無計避人開。色映書帷凈，香尋墨沼

來。庶幾吾服汝，不作委蒿萊。

風月江山外，乾坤草木間。卷簾疎影動，拄頰暗香還。約伴多爲地，吟詩別作壇。終南雖白閣，不恃小廬山。

何處花堪憶，江門水背過。滿身都着月，一片未隨波。高倚松爲蓋，清連竹作窩。白鷗啣不去，飛入釣魚簑。

借如桃有實，方朔不來偷。山近重重見，人無淺淺休。路經寒水斷，香被白雲留。寄語林和靖，江門是一丘。

陶僉憲約遊厓山，立張陸公祠

西風吹桂楫，公泛兩厓間。落日看碑過，中流掩袂還。跡留新棟宇，名落舊江山。二百餘年下，誰無一日閒？

遊厓山，次李九淵韻 二首

前劫消磨盡，中原恨未沉。興亡先有識，秦貰竟何心？一一憑天地，勞勞笑古今。千秋厓石角，泛艇一來臨。

不待祥興後，神州已陸沉。孤臣空有淚，大塊本無心。索寞皇圖舊，經營廟宇新。暫攜二三友，斜日共登臨。

答丘蘇州

三年思楚水，尺牘走蘇州。滄海疑真蹟，黃堂是舊遊。遼東憶賀子，廣德問周侯。頃日相傳報，青天更倚樓。

壬午京城除夕

爆竹沿更響，燕城覺歲除。客懷元自在，詩興乃何拘。大地行藏活，風花點弄迂。天遭老丈侍，華酒幸相娛。

山行，追次伍半山韻

野雲時起伏，春日半晴陰。流水山催轉，幽岑鳥接吟。一游堪卒歲，千古曠知音。紫帽斜陽外，蒼巖更一尋。

許子駿田海晏其姻家譚秋江索詩贈之

伏波昔未遇，田牧向邊州。汝去雲山外，移家滄海頭。寨門春草緑，荻浦晚風柔。終羡陶朱樂，寧論萬户侯。寨門，地名。許田，故朱氏業也，故云。

羅以文將赴試南宫，過白沙話別，贈之

猶是青雲舊，如今白髮新。人生貴得志，此別定傷神。贈別無佳句，長愁只病身。看花知有日，莫惜馬蹄頻。

過伍光宇故居

伊人觀化後，此日復來遊。山屋門長掩，溪橋水自流。訪鄰時已晚，懷舊意空留。俛仰悲身世，林風野逕秋。

白馬菴聯句 二首

人生須此會，何處問陰晴。白沙 動蕩乾坤氣，調和鼎鼐羹。懷玉 公來山閣雨，天共主人情。定山 未了鵝湖興，江城又殺更。宗派

寒風吹角短，細雨打更長。白沙 天意留行李，燈花喜對牀。懷玉 衣冠真率會，尊俎太和湯。定山 何限春消息，梅花不斷香。宗派

白沙子全集卷之五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七言律詩

與友約遊仙井

仙井會容雙眼到，病軀須着一筇扶。春風有客來相問，何日扁舟進所如？世道難交終索寞，幽居擬卜只虛無。憑君寄語山靈道，欲傍啼猿借一區。

馬貞卜築圃中，與容貫同處

何處有花堪結椽，溪邊園裏樹相連。一齋一榻同燈火，江草江花自歲年。❶元亮高棲須避俗，巖青異骨合成仙。東風兩岸黃鸝語，我亦中流坐我船。

自斗岡還，至汾水江值暮

歸舟欲背南風發，別棧初開落日斜。杜曲寄聲憑驥子，是日，景暘有信促歸。武陵回首惜桃花。東遊西泛經旬日，揮翰留詩到幾家。滿眼却愁歸路黑，時從野老問江叉。

❶「草」，林本、高本、蕭本作「水」。

弔厓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義重君臣終死節，時來胡虜亦成功。❶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子陵 四首❷

誰將此筆點行藏，真有乾坤日月光。三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客星天上何須急，老脚人間不浪長。留得先生在台輔，不知東漢可陶唐？

羊裘不返道終疑，玉帛雖來事可知。天下君臣光武召，世間膾炙子陵碑。故人不改狂奴態，一事堪爲百世師。九鼎漢家從此重，聽歌山谷老人詩。

桐江秋水來天地，照見千年老鳳還。太史直書形迹外，先生猶在是非間。交情此去投當宁，年事何勞列從班？欲向東吴問遺老，江湖容有此翁閒。

先生如此亦天民，高坐桐江一水濱；却到陵夷排亂賊，方知名節是忠臣。白鷗自去江湖遠，黃紙何來道路頻？往往見人東廡下，傷心一代帝王真。

讀張曲江撰徐聘君墓碣 四首

杜陵煙艇曾來否，相國銘章今在亡。千古我能生感激，一碑誰可借輝光？江波

❶「胡虜」，原空二格，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補。

❷高本第二首至第四首題「弔子陵」。

自映蒲輪返，原草還沾絮酒香。事異鑿坏終遠去，鴻冥天濶道之常。

桓靈而下使人悲，却憶陳蕃在郡時。何處公車還欲召，平生此榻竟奚裨？事機成敗我當算，天命去留人得知。萬古江山一回首，風清月朗聘君祠。

知心未問陳蕃輩，欲起先生在帝桓。自古山林輕禄位，至今朋黨惜衣冠。尋常笑語諸公撫，七十支離一老看。誰道開元張相國，重磨碑碣寫心肝。

一木能支大廈顛，棲棲徒只喻當年。身垂白髮西山裏，光射青牛北斗邊。信史只今文獻碣，清風何日豫章傳？狂歌亂耳不足獻，依舊生芻置墓前。

西山驛晚望

晚來花雨濕詩囊，獨上郵亭望大荒。南盡海旁諸郡淺，西來天上一江長。漁歌落日還孤艇，樹隔啼鶯背短牆。料理憑高非一事，樽前誰與共平章？

秋江漫興

能傾瓦琖深深酒，不盡秋江短短篇。閒弄孤舟移白日，明開兩眼看青天。鷗還遠渚眠何處，雲颭高風落此川。野老隔波頻問訊，可能無意向神仙。

送羅養明還江右二首

長寄湖西夢裏身，扁舟春早忽相尋。乾坤自古悲難合，伯仲而今契亦深。草色正催公子醉，花枝不稱老年心。何須袖却鴛鴦手，更向滄溟問我針。

懶作人間賣卜仙，紅蕖浪裏枕書眠。詩篇到老絶求世，酒琖逢春不愛錢。鷗鷺一群清似雪，江湖諸子遠如天。扁舟忽報金牛信，也得江花對惠連。

村中即事

山風處處聞松花，江市日日來魚蝦，高田一弓走獵犬，灌木幾株叢老鴉。正逢元宵市燈好，亦有雜劇村鼓撾。野老西疇急春事，長揖縣官歸縣衙。

曉枕過金洲戲作

行人拍手笑天公，十月江湖朮朔風。旭日上天纔半赤，晴霞照水忽殷紅。注目九江來艇急，回頭三老著篙慵。何須却走蒼梧道，不是天公也笑儂。

清明前三日，有懷亡友伍光宇無子

先生英骨葬蓬萊，幽思憑高不易裁。荒歲無窮春易老，清明將近雨還來。皇天自失包胥定，泉壤誰與伯道哀？尋樂齋前數株樹，月明空有鶴飛回。

禱雨，呈縣主丁彦誠

峰頂爲壇五土升，皇穹端合享精誠。雨聲先到玉臺寺，雲氣初蒸緑護屏。野老分錢須一虎，病夫獻茗走諸生。年豐我欲招神貺，絶壁高鐫令尹名。

奉陪趙提學厓山慈元殿弔古

信國諸臣近有碑，一陵瀕海尚堪疑。荒山野水無人到，落日輕風送我旗。天地幾回人變鬼，風波萬里母將兒。萋萋芳草慈元下，邂逅漁樵問舊時。

李德孚輓歌二首

此翁白髮已垂肩，猶借滄波十載眠。德孚己丑偕予自京師歸，不復出，至是十年而卒。一舸載書同載酒，幾家留藥更留錢。山陽笛奏西樵月，西樵，南海山名。余曩與伍光宇同遊，後有《西樵山感舊》詩，即此山也。薤露歌傳《大石篇》。大石，即德孚所居村名。誰道人生只如此，兩行衰淚落江煙。

別時已動東遊興，別後還深永訣悲。夫子春秋能六十，故人涕淚不童兒。身如南郭人間老，家有文溪地下師。修短未知誰喜戚，天涯孤影日淒其。

題莊定山詩集

春風一曲有《霓裳》，不落人間小錦囊。

今代名家誰李杜，先生高枕自羲皇。乾坤兀兀中流柱，風月恢恢大雅堂。莫道白沙無眼孔，濯纓千頃破滄浪。

浴日亭，次東坡韻

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悲鶴髮，負暄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抱陽和去，散入千崖萬壑間？

扶胥口書事，借浴日亭韻

早春約我扶胥口，今日進舟黃木灣。使君已去漫留諾，水國獨吟空見山。老向煙波真得地，晚來風日更開顏。明朝去覓南川子，與話平生水石間。南川子，林光也。

宿欖山書屋

一片荷衣也蓋身，閉牕眠者乃何人？江山雨裏同歌嘯，今古人問幾屈伸？長與白雲爲洞主，自裁香樹作齋鄰。山中甲子無人記，一度花開一度春。

別欖山

羅浮山色眼中來，老子心情不易裁。高浪不驚南海舶，白雲聊共欖山杯。未知竹徑留人否，那問天公著雨催。主人更道秋來好，收拾黃花待我回。

餘　興

何處秋聲入短琴，江邊蕭瑟起楓林。空歌白雪兒童笑，不負滄波老子心。釣石摩挲雲氣暖，睡沙展轉月痕深。眼中昏嫁隨時了，只有牀頭鬻犬金。

陳冕來遊白沙，至仰船江遇石尤風，舟覆

中流幾覆程夫子，何況白沙門下人！賢輩何曾負天道，老夫正自怪江神。仁義幾回驚濶論，利名何處不通津。祇應歸拜庭闈日，棄置艱難不肯陳。

羅一峰挽詞三首

今我何敢私一峰，百年公論在兒童。要知此老如君實，更恐前身是孔融。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天下何嘗乏知己，我言剛與定山同。

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爲官謾兩京，既有光華爭日月，那無描畫在丹青？表章細事憑諸老，悵望高風激後生。千秋欲與蘇徐並，湖水中央更一亭。

芙蓉城下白騾還，更見一峰何處山！晚覺神仙真妄誕，肯留精爽一追攀。高才轉盼交游內，元氣驚心宇宙間。此日迸空爲誰泣，衰齡何意向人寰！

杜阮看山 容貫卜居之地。二首

曾於海上看羅浮，魂爽高飛未得收。一片好山還入眼，兩巡瘦馬更回頭。青浮竹杪岡連峙，紅浸花枝水曲流。君若卜居須卜此，澗邊黃髮是巢由。

數家種竹已成林，共有平生卜築心。草木總偷春色早，雲霞偏傍晚山深。鶯聲早赴山靈約，松蓋先分地主陰。欲置一菴三級土，結趺高榻對南岑。

代簡答伍郡主爲莆田林侍御求草書

閉門一病九十日，小草大草生荒蕪。山癯須愛老狂客，府主正逢賢大夫。藥裹君臣何處有，墨池風雨坐來無。禿管已馳林侍御，如今雪繭不還莆。

東亭奉别憲副陶公

父老連村擁畫航，東亭西日引杯長。舊是宰官今憲副，後來新會古桐鄉。指揮戎馬能千里，表裏山河捍一方。太史但收能吏傳，昇平不必問耕桑。

蔣宗誼以厥考樵林摘稿及其所著續宋論見寄，代簡奉答

江右詩書不乏賢，君家父子盡堪傳。《樵林》一摘幾千首，《宋論》直窺三百年。西漢文章遷《史》後，東吳風月定山前。乾坤隻眼知誰在，不是楊雄不好玄。

寄景星海上

妬花暝雨迷千里，隔水殘紅度幾車？❶夢破三更子規鳥，香來一樹木犀花。病夫老去頭如鶴，稚子春來髮似鴉。海曲傳詩意無盡，更期何處問丹砂？

次韻都憲朱公歸興

當日頭顱也未然，相逢休問買山錢。葛巾旋把陶潛酒，煙水將歸范蠡船。嶺表他年須遠略，❷桂陽秋月憶高眠。大臣去就嫌疑絶，還以嘉謨贊九天。

命孫田

新開斥鹵走通川，賸種烏穧益税錢。士不居官終愛國，孫當從祖是名田。幸生天下承平日，屢見人間大有年。從此不須憂俯仰，茅齋向暖抱孫眠。

辛丑元旦戲筆

酒杯不與年顏老，詩思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長滿十分春。棲棲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洪鈞！

---

❶「度」，林本、蕭本作「墮」。

❷「遠」，高本、何本、碧玉本作「領」。

與謝胖

柳市南頭望客舟，青山無語水東流。江花自對黃鸝晚，風雨偏催白髮秋。宇宙萬年開老眼，肝腸一縷入春愁。明朝日出波濤暖，依舊忘機對海鷗。

重贈張詡

風雨何人來欵扉，滄江煙艇疾於飛。正將白首憐傾蓋，不管春泥得上衣。詩句與君争出手，酒杯中我自忘機。傷心萬里滄溟水，又逐長風破浪歸。

荼蘼將開值雨

相看無語只沈吟，蓓蕾枝頭已簇金。山雨不來昏晝景，東君容有妬春心。較量花品終何益，茫昧天機亦自深。明日陰晴還未定，一尊何急對花斟！

答梅繡衣見訪

一春煙雨暗荆扉，繫馬憐君共落暉。酒琖香風吹月桂，硯池清露滴荼蘼。水中郭索嗔皆是，屋上慈烏愛亦非。天道不移人自異，紅塵飛上釣魚磯。

陳庸被盜，張詡有詩唁之，因次其韻

三尺龍泉八尺身，書生膽氣欲驚人。亦遺偷兒知我輩，還將直道是斯民。風連蜀魄東方曉，雨洗茶蘼昨夜春。白舫望君心若渴，清川照我髮如銀。

曉　枕

天時人事莽何窮，睡破山牕正惱公。幾點木犀三月雨，一聲蜀魄五更風。青春有限年年老，白髮無私個個同。莫共老人論甲子，閭閻稚子亦成翁。

詠　鶴

孤山赤壁兩茫茫，疎柳江邊一草堂。塵世事多黃髮老，仙禽真對縞衣郎。風回蕙帳聲猶裊，月落芝田影漸長。却怕茶煙生一縷，等閒飛去碧沙旁。

憶　鶴

孤山有月好西湖，只問湖中鶴在無。頸閣瘦軀三尺半，聲搖殘夢四更初。青田別去何由見，赤壁飛來不受呼。寂寞小齋誰是伴，賽蘭香裊舊團蒲。

謝惠壺

江上花邊到一壺，春風日日要人扶。數篇栗里乃何趣，五斗高陽非酒徒。春事無多花去眼，老形已具雪添鬚。醉鄉著我扶溪老，白璧黃金惠不如。

題間叟

前村煙火熟朝炊，正是先生睡足時。身帶江山人在畫，目窮今古世爭棋。花邊擊鼓諸孫戲，竹下扶筇一鶴隨。應笑書生閒未得，白頭憂世欲何爲！

游心樓，爲丁縣尹作

城外青山樓外城，城頭山勢與樓平。坐來白日心能靜，看到浮雲世亦輕。高閣祇宜封斷簡，半年方許讀《西銘》。❶ 乾坤一點龍門意，分付當年尹彥明。❷

次莊定山清江雜興韻

家學華山一覺眠，圖書亦在枕頭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賜年。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平生我愛

❶「方許」，碧玉本作「剛好」。

❷「彥明」，碧玉本作「彥誠」。按丁積，字彥誠。彥明或是別號。

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中秋夜示江右李劉二生

勝會古來非獨今，兩生尊酒喜同斟。且看溟海中秋月，莫動匡廬半夜心。天道端須憐主客，浮雲不敢弄晴陰。堯夫獨愛梧桐上，萬籟無聲意自深。

辭修縣志

吁嗟文獻荒涼久，著述圖經長老宜。令尹高才應處分，病夫何者敢聞知！嘗聞司馬開班范，直似家翁詔小兒。史體所關無大小，千秋麟筆寄宣尼。

寄李九淵

黄花開盡不持醪，更對黄花讀楚《騷》。江閣影流西日轉，海鴻聲引北風高。大寒天地猶堪出，垂老筋骸總厭勞。嗟我與君同甲子，鏡中誰讓長霜毛。

次韻梅侍御贈別

朱絃一弄白雲深，山水何人共賞音。老去布裘偏愛日，春來花樹不宜陰。兩端姤復雖天道，一體乾坤是此心。扶病寒江遠相送，古椰葉脱北風吟。

贈同遊馬玄真伍伯饒甥舅

江流東與海潮通，江去潮來今古同。巖洞風光詩卷裏，天涯歲月釣船中。老甥動止常隨舅，小友心情愛傍公。更約鐵橋窺險絶，筆牀琴匣未須封。

立春日呈丁縣尹

浮生五十五同逢，青帝來朝駕白東。草色向江先自緑，桃花臨路爲誰紅？高堂滿獻曾孫酒，小邑初移令尹風。身著斑衣啼又笑，老萊真個是兒童。❶

元夕

欲將斗柄作垂鈎，高掛銀蟾照九州。皇帝萬年臨宇宙，群黎無處不歌謳。兩間和氣氤氲合，五色卿雲爛熳浮。一曲昇平人盡樂，老夫林下更何求！

賀冠者

都老門前十丈松，采帷高映日曈曨。賓迎一徑桃花裏，春在三加酒琖中。禮式未忘洪武化，絃歌還動子游風。主人不用投壺勸，醉倒江門老石翁。

❶「萊」，原作「來」，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寄高知縣

下疑河岳上星辰，何處勾連得此身？天上未旌强項令，督郵多見折腰人。青天白日孤城曉，碧柳黄鸝萬井春。澗底菖蒲真未有，堪君服食更通神。

次韻伯饒見示養内之作

小結菴居不化緣，牽蘿架石兩三椽。一函玉笈飛霞裹，半枕華胥語鳥邊。東老豈知丹是酒，今人多以管窺天。市中買得《參同契》，萬遍千週然未然。

次韻答伯饒見拉出釣

好共溪山結晚緣，《竹枝》深夜響漁椽。風清月朗滄溟外，魚躍鳶飛枕几邊。茶竈煙銷回野艇，竹竿霜冷釣秋天。少年孟浪東西走，衰病于今耻復然。

苦熱

尋常衣汗濕青荷，争奈連朝溽暑何。四象陰陽分老少，一年天地幾中和。水枯瓦沼蛙將徙，日炙山枝鳥不歌。一事傷廉非得已，竹林冰簟受風多。

寄林虛牕

蒼梧酒興未消磨，又向江門鼓枻歌。烏見畫來高畫品，我疑詩巧是詩魔。輞川樹石愁摩詰，與可精神動老坡。開眼也知真有益，後來歲月悔無多。

晝睡

林木蒼蒼鳥哺雛，江亭春與睡相宜。風花已遺新年醉，氣候還增病叟癡。塵世悲歡忘處了，浮生日月夢中移。晨炊未熟無人喚，正是飛雲曳杖時。

對酒 二首

竹杪風輕瓦雀哀，葛巾蕭散步階苔。放懷自對溪花笑，好事誰撐酒舫來？白髮驚看今日老，青春剛到隔年回。狂心被酒如飛鶴，又逐紅雲上玉臺。

二仲爲鄰蔣詡家，蕭然鶴髮映烏紗。春來歌唱惟消酒，老去園林尚種花。早卜居廬依木石，不論日月住煙霞。小齋半夜忘眠處，三尺盆池一口蛙。

南歸途中先寄諸鄉友 二首

我家久住龍溪上，說著龍溪便有情。荔子不將梨鬪美，沙螺休與蠏争衡。江村婦女蕉衫窄，市巷兒郎木屐輕。漫興詩多

誰和我，樽前忙殺馬先生。

不分賓主共林塘，脱下朝衫作道裝。酒爲老夫開甕盎，茗和春露摘旗鎗。津頭水滿鴛鴦下，牆背風來枳殼香。何處與君拚坐久，萬株花裏小藜牀。

與謝祐

易生忽與謝生來，小雨初晴到玉臺。笑我十年皋席在，爲君今日蓽門開。古來委吏非忘魯，世外高人亦姓回。滿眼示人人不識，更從何處話根荄？

縣主丁侯約遊圭峰齋次，以病不果，賦此

笋輿欲出更夷猶，病入西風汗未收。書閣水雲聊自晚，玉臺霜月爲誰秋？主翁愛客杯盤大，小吏鳴鞭道路愁。我有平生筋力在，不尋齋次碧峰頭。

懷古

五斗之粟可以生，折腰殆非賢所能。即生斯世須妨俗，莫道前身不是僧。廬阜社中期滾滾，潯陽菊畔醉騰騰，南山歌罷悠然句，誰續先生五字燈？

荼蘼花開，有懷同賞

看花何處發孤吟，牆角荼蘼又破金。紫艷照人今日態，香風吹夢隔年心。多情酒伴何來晚，得意遊蜂入每深。病起南牕坐終日，獨憐涓滴未成斟。

次韻林先生潮連館中見寄二首，并序

先生年踰七十，尚能與曹、劉輩爭雄，於此可見好學、老而不倦。謹依韻押成二篇，❶求教。❷

煙村渺渺樹成行，社屋三間是講堂。竹葉杯中堪送老，❸菊花籬下又逢霜。膳夫問煮魴魚美，田舍邀嘗早稻香。入社撚鬚誰最數，共尋佳句答年光。

祖母年高令伯歸，白雲丹陛共霑衣。小臣去國身多病，聖主留心日萬幾。一飯未能忘補報，百年終是懶依違。白頭恐負垂髫志，記得城西就館時。

夜坐因誦康節詩偶成

牕竹蕭蕭正晚風，溪星耿耿又秋蟲。一瓢豈敢方顏子，千首將無有邵雍。恨月嘯花都《大雅》，鳶飛魚躍一《中庸》。無人不羡黃陳輩，高步騷壇角兩雄。

家兄往東向村收早稻，登舟後雷雨大作，章侍坐貞節堂至夜分以爲憂。是年甲辰，家兄六十一，未嘗有如意之求

花甲人間亦易回，吾兄懷抱幾時開？雲師暫引秋帆去，風伯還將暮雨來。社酒香消荷葉冷，楚歌聲起《竹枝》哀。天公遺我多愁事，貞節堂邊炒夜雷。

❶「韻」，原作「霜」，據碧玉本改。

❷林本、蕭本，此序文前有「承惠諸作感感」六字，序文後有「病畏言多恕不一一」八字。

❸「杯」，高本、何本、碧玉本作「林」。

丁縣尹惠米，時朝覲初歸

病叟山中觀物坐，長官天上帶春回。琴堂未必淹三考，村酤猶堪共一杯。彩翼雲霄看得意，白頭供奉愧非才。如今單父無裨補，分俸何須到草萊？

次韻張侍御見寄二首

吐月山前坐四更，一涼何不獻先生。鷦鷯翅短那能去，駿馬蹄輕只欲行。見舞綠簑知我醉，聽吟素練是君清。許尋舊雨江門下，秋晚不來空寄聲。

赤松黄石皆留侯，回首丹丘是故丘。明月波間休擊楫，白蘋洲上有眠鷗。誰家風雨花無恙，萬古江河水自流。百尺樓中朝引望，望中去馬更來牛。

聞張廷實謝病歸，寄之

老夫衰病託滄溟，不道滄溟亦有争。正是黑頭堪入仕，初登黄甲最知名。君當出我一頭地，我更期君萬里程。聞説朱明丹已熟，扁舟同作訪醫行。

偶憶夢中長髯道士用一囊貯羅浮山遺予，戲作示范規二首

飛雲萬丈來冥冥，囊括誰將隻手擎？南極回頭一閣老，鐵橋有路中天行。山通碧落神明衛，地有丹砂草木靈。若個長髯應識我，古來真隱不知名。

九節之笻手所持，兩年衰病負幽期。

香爐瀑布還匡阜，碧水丹山自武夷。雞犬幾時同馭氣，雲霄無日不支頤。可憐一覺羅浮夢，不記長髯道士誰。

羅浮道士說軒轅，千古高風尚可覘。枕上昨宵驚短夢，人間何處覓長髯？誰能愛酒過東老，我欲凌虛問海蟾。四百亂峰南斗下，是誰囊括到茅簷？

夜坐 二首

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縕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

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除生滅，黃老惟知養自然。肯與蜉蝣同幻化，祇應龜鶴羨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次韻張廷實謝病後約遊羅浮見寄 二首

滄浪共擬一桴浮，❶欲斫扶桑作釣舟。箕潁舊知堯舜大，留侯初伴赤松遊。空中鶴爪挐雲上，橋下泉聲洗鐵流。却憶平湖林縣博，仙山從我竟何由？

胸中千頃著南溟，何物涔蹄莽愛爭。但得百千同買醉，不曾三十便收名。鶯花衮衮新搜句，煙水茫茫舊路程。莫倚芳容欺老病，手扶青玉並君行。

❶「浪」，高本、何本、碧玉本作「波」。

與謝胖

風波來往十年身，舊事凄涼不可陳。當道豈非鉤距手，青山不問打眠人。酒醒旅館城南月，夢破茅茨海角春。何日定攜妻子去，水田稼好最娛親。

夢崔清獻坐牀上，李忠簡坐牀下，野服搭颯，而予參其間 二首，有序

公在蜀中，嘗賦《水調歌頭》一篇。其辭曰：「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西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閒。蒲澗清泉白石，梅嶺緑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夢中對菊坡論舉此詞，故中聯及之。

清獻堂堂四百春，夢中眉宇識天人。萬里報君西蜀青油幕，老我東籬白葛巾。南風欲理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鄰。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頻登閣，散髮從師懶著巾。嶺海一星元屬李，古今全華總歸陳。山齋夢破今何在，夜半歌聲徹四鄰。

館廷實進士於白沙社，率爾成章，兼呈丁明府

壇有青松埭有花，煙籠寒水月籠沙。人間何處堪棲鳳，歲次今年正屬蛇。樹杪看山横半面，水邊尋路入三叉。高軒若肯終年住，應没閒愁上鬢華。

廷實偕丁明府遊圭峰，雨中奉寄

脚頭到處是天台，多少風光在草萊。花縣偶攜明府去，玉臺還少道人來。清流赴海無千里，白骨封苔有幾堆。對雨一樽須强飲，爲君呼起鼻中雷。

次韻鄉人送酒

四時功德正恢台，仲蔚門前十畝萊。恨我未能終日醉，夫君又送一尊來。江山雨過聊供眼，書卷年深漫作堆。午枕南風吹不醒，可能破柱作驚雷。

廷實歸贈以瑞香之花，次韻留别

是誰溪裏放船來，溪月隨身上釣臺。衰骨可供連日語，後生真有不羈才。笑呼白鳥同詩社，旋掬清流當酒杯。欲贈夫君何所有，畫闌新帶瑞香回。

番陽丘先生遠示傑作二章，仰仞垂愛之厚，感慰兼極，章衰疾龍鍾，無足爲故人道者，勉據來韻，少布區區之忱耳。倘過遼陽之便，假手録寄，以發克恭黄門一笑，幸甚二首❶

昔從天上拜彤庭，一别官河幾度冰？

❶ 林本、高本、蕭本第二首題作「次韻丘太守見寄兼懷賀克恭黄門」。

豈有文章供史館，漫將袍笏對山靈。數株松菊猶三徑，兩棹風煙又八溟。欲寫漁翁寄廬阜，眼中誰解辨丹青！

綠水青山置我曹，江西遼左一神交。勳業都歸牕下枕，行藏更問《易》中爻。痴兒多病慈親老，不向清時歎繫匏。

西良容君攜孫來訪

不見夫君心緒亂，忽過茅宇鬢毛斑。稚孫看弄牕前筆，舫子忘歸月下灣。衰病欲尋西華枕，舊遊半落北邙山。洛陽詩酒耆英社，分付江門主客間。

次韻定山先生種樹三首

東崦芳菲已碧桃，更移紅杏占西坳。每逢好雨扶筇看，不要先生抱甕澆。與一野僧吟憩石，無諸俗事坐持醪。不將物我來分別，觀化于今是幾遭？

橋下泉流十丈窪，橋頭草屋萬株花。關關終日鳥鳴樹，歲歲春風人在家。何處三杯歌浦口，夜來一夢在天涯。尊前不見滄溟濶，浩浩還君一笑誇。

花時風日美新晴，❶北洴南垞迤邐行。春色酣酣薰我醉，年光衮衮歎人生。竹林背水題將遍，石筍穿沙坐欲平。客問定山何所有，滿山紅紫數聲鶯。

❶「日」，蕭本作「雨」。

題畫王太姥像，壽家慈八十一

三元甲子不須論，帝遣長生住此村。花水前頭瞻太姥，雲霞裏面拜曾孫。一天星彩分南極，千歲桃花發舊根。議擬人間都未是，壺中自有一乾坤。

至日病初起 四首

至日哦詩起坐牀，梅花牆角爲誰香？暖臍一盞金櫻酒，降氣連朝附子湯。旋整巾裳還客拜，未堪歌舞趁孫狂。赤藤杖點廬岡石，向晚猶須望八荒。

兩度書雲傍玉臺，不才知幸乞恩回。梅花果解撩詩思，弓影何須落酒杯。四大形骸從老去，一年風日想春來。眼前不獨南枝早，未臘江桃也爛開。

睡足龍溪舊草堂，晨開東牖望扶桑。四方雲物書同日，半夜梅梢度一陽。行不愧人貧亦樂，藥能除老病何妨。春來試約張東所，何處投竿弄渺茫？

山人家世本陳摶，供奉何堪晚得官。菽水可寬垂老意，江山不比向來看。教兒別煮新年藥，問客能飡老菜盤。欲上飛雲更何日，典裘沽酒掛驢鞍。

殘菊寄兼素 此菊白九江昇來

徙檻編籬與護持，託根何謝九江時。數花寂寞元高品，一賞延緣有舊知。把酒忽驚今日意，飡英誰弔古人悲。風霜未改微馨在，看到玄冬復幾詩？

晨起將出尋梅 四首

朝煙横野犢鳴陂，索杖山齋睡起時。田父許留今日酒，梅花不欠去年詩。衝寒索笑來何處，帶病尋香出每遲。彷彿西湖夢中見，水邊籬落忽横枝。

半樹横枝太逼真，暗香踈影亦傳神。芝蘭失寵元無雪，桃李生嫌更媚春。老幹最宜千丈石，香風不動九衢塵。相思滿眼天涯暮，迢遞無因寄遠人。

虬枝高望鐵橋開，稟氣寰中寡所諧。樵塢夜寒花索酒，山廚香近月横階。何處畫圖空議擬，他時羹鼎絶安排。相逢也恨孤山淺，那得詩情到簡齋。

村南叉路細縈蛇，注目寒江不見花。遠樹帶煙風裊斷，長梢離岸石鈎斜。看來欲洗溪邊竹，折去須乘水上槎。買地結菴何處所，老梅今擬作東家。

輓敕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郴陽朱公 三首

十年持節嶺西東，奏疏金門月幾封。都府清虚如到寺，家徒冷淡不隨公。瘡痍已拯人間溺，經略還收戰外功。猶與後時憂餽餉，❶羨餘不以獻重瞳。

髪踈齒豁瘴天涯，已道頭顱事可知。萬里忽聞徵召起，九泉應恨乞歸遲。事方年少常如鈍，慮過時人忽似癡。❷愛惜餉軍三十萬，❸至今猶繫陝人思。公爲陝西布政時，方出師，衆以餉道不給爲憂。公獨以身任其責，省二十餘

❶「時」，碧玉本作「人」。
❷「忽」，林本、蕭本作「或」。
❸「軍」，碧玉本作「金」。

萬石。陝人至今德之。

楚天春望思難任，生死交情祇自深。豈有鵬程高萬里，故收駿骨破千金。姓名叨入黄公傳，絮酒空懷孺子心。拂拭孤桐向明月，哀絃彈絶不成音。

太子少保誠菴朱公歸葬郴陽，適會憲長陶公遣生員陳諫偕景暘往祭其墓，遂併以公意作詩贈之二首

銘旌前日別金臺，故吏門生安在哉！黄葉孤村荆桂老，青山連騎越香來。人思舊德聞吹笛，鳥避新阡下啄苔。欲了平生功德狀，到時須打墓碑回。

黄金誰問買端溪，羊祜殘碑我解題。一飯可忘公吐握，千秋遺愛廣東西。寒瀧急雨飛濤惡，夜峽啼猿哭月低。不爲高堂兼臥病，天涯絮酒肯教攜。

讀張進士輓丁明府彦誠詩次韻

六年官守斃諸難，七月孤兒護一棺。作縣未逢真事會，濟人初試小還丹。思張公道多違俗，入敍年勞不轉官。今日桐鄉須愛我，還公俎豆黄雲間。

寄莊定山兼謝惠藥鼎祭器

青燈白馬共延緣，半樹梅花一大顛。謂太虚師。色笑親公剛一月，江山別我忽三年。懸車有病時將晚，辟穀無方意可傳。祭器遠來人不見，夜焚香炷拜青天。

易彬訃至，❶乞書銘旌

三年不款白沙扉，病枕春來耗亦稀。天地無窮流水遠，江山猶是昔人非。群賢半逐春雲散，老淚還隨暮雨飛。八字銘旌吾敢愛，知君不愧舊儒衣。

謁諸墓

宿草荒墳祇自悲，百年心事欲奚爲？券堂有鼠能穿地，神道無人可假碑。數口仍憂開歲給，一錢未領到官支。赤泥淺土嗟何及，早晚牀金盡一揮。

悼林琰 二首

青湖山下抱琴回，人道藩籬自此開。澡雪果嫌身抱柱，廿眠真有鼻呼雷。塵埃衮衮荒書課，鴻鵠翩翩落酒杯。多謝急難兄弟好，爲收遺骨葬蒿萊。

扶胥早寄坐中身，晚入賓宮忽四春。放意自名狂者事，到頭誰是醉鄉人？世緣可狥聊同俗，習氣難除每喪真。聞道平湖歸漸近，相逢空有一沾巾。

---

❶「彬」，原作「郴」，形誤。按易彬，字公學，廣東鶴山縣人。

景雲如郴陽未返，懷之，用舊韻

曲江忠襄鄉先達，過兩廟拜看留題。烏還英德山當面，人向芙蓉路更西。蓋頂拂霜羸馬怯，擔頭衝雨跛奴低。西風兩眼龍門淚，灑向桂陽何處溪？

袁侍御夜過白沙

萬里心期共杳然，春風何處酒相延？霜臺白髮三千丈，草閣青燈十九年。酩酊放歌聞浦口，支離從事説南川。乾坤此意誰拈出，盡是庖羲未畫前。

候緝熙 二首

何日江邊艤畫航，春風先客到林塘。烏性亦知長傍樹，人情莫甚久離鄉。蕭蕭白髮春還短，悄悄丹心老更長。不負平生袁御史，嶺南無地著秋霜。

悵望春江醉欲呼，諸君還契此機無。花開小沜供持酒，水到垂楊可繫艫。暮景何勞方伯玉，前程端勿問平湖。故鄉不似前回別，江閣青燈對老夫。

近陞憲副翁公以占城國主自海南來省，過白沙，索和李黄門諸公韻

炎氛莫近使君驂，清雨爲洗瘴天南。聖朝簡畀公何忝，長夏驅馳老尚堪。林下

朝朝還暮暮，水邊兩兩復三三，忽逢海上夷王過，又把新聞續舊談。

次韻張廷實舟中寫興五首

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少見鸞高翥，百歲當如蔗倒餐。影響何勞空説夢，功名真個不如閒！何人解脱葫蘆纏，跳下漁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青天。幾場世事攢眉應，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吟風弄月船！

好月江門客未眠，水風吹冷緑楊煙。望窮碧海三山路，興滿羅浮七洞天。勢利可能驅我輩，路人剛道是神仙。千峰不語留君醉，乞與人間作畫傳。

寄張兼素

歸舟遠泝長江水，信息初通五嶺雲。此日山林聊共病，幾時風月許平分？諸賢在位當扶世，我輩何人敢避群？早晚求丹還入海，風濤滿地却懷君。

緝熙至，用寄兼素韻寫懷二首

黄鸝啼破海山春，萬里滄溟一片雲。童子燒香賓客坐，老妻謀酒隔牆分。閒花塢裏藏春色，麋鹿山中失舊群。今夜蒲團空對我，明朝煙艇不隨君。

草閣春風忽兩人，坐臨江水看江雲。尋常肝肺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便離群。孤舟遠下

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

寄太虛上人，用舊韻

衆生尊我我須勞，公在吾儒公亦豪。數點曉星滄海遠，一牀秋月定山高。性空彼我無差別，力大乾坤可跌交。十二萬年如指掌，且拚閒弄在甄陶。

寄定山

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巖徑無風松子落，翠屏終日白雲交。定山樣子從來別，詩變堯夫酒變陶。

封博羅何孝子廬墓詩卷

春夏誰開發育功，直憑天地閉秋冬。三緘欲了西涯意，諸作還經老手封。活水有源終到海，遊絲無力祇隨風。肯將吾道千年計，跳入羅浮四百峰。

重約馬默齋外海看山

春風擬進赤泥舟，曾約看山共此遊。落蕋忽過三月半，先生能復一來不？不堪老我痴猶在，且喜嬌兒病已瘳。想得渡頭楊柳樹，清陰閒弄釣魚舟。

代簡答黄大理仲昭

先生面目入中年，海曲丹青不遺傳。尺簡豈堪頻問訊，兩京還説舊因緣。餘生可試屠龍技，畢嫁纔消鬻犬錢。九曲棹歌君莫唱，千秋誰和武夷仙？

代簡答林蒙菴，用前韻

忽忽浮生又一年，圖書老矣待誰傳？人非爲己終無得，我與先生似有緣。六十懇辭兵部禄，尋常亦欠酒家錢。武夷九曲君應到，争向區區問學仙。

次韻答林别駕

誰歃南溟一口清，惠陽别駕不勝情。春雲可待成霖雨，空谷還來問朽生。每恨功名欺老病，閒將律吕寄新聲。白頭滿眼知音少，却愛夫君蓋未傾。

杖

一杖何妨九尺裁，❶白頭筋力小低徊。西崖拄月翩翩去，浦口挑雲得得來。原壤見之休叩脛，醉鄉扶我且啣杯。一生用底公須愛，持贈山僧恐未該。

❶「裁」，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村」。

與陳聰

秋風兩見莆陽子，皂帽青笻去復回。眼底流年三十許，脚跟行路幾千來。未知世事真能忘，初得家書不肯開。若問江門何所見，❶兩崖春雨長青苔。

袁侍御輓詩二首

九載宜興共太平，長官能事問生靈。霜臺白筆宜當路，北極中天拱列星。眼底兩途分淑慝，手中三尺有雷霆。却疑夜半龍川雨，直爲高賢洗汗青。

山齋秉燭話同遊，十九年中酒一甌。赤縣敢辭烏府召，江湖先有廟堂憂。諸公不意辰星少，百計猶須晚境休。何處龍川子規鳥，爲君啼恨五更頭。

留朱甘節 誠菴先生之姪也

早從太保學關西，三十不官人得知。到處自稱西楚客，逢人只説李承箕。百錢挂杖還雙屨，千里低頭但一碑。江上《竹枝》歌正好，留君況是月明時。

中秋與朱甘節白沙賞月，呈甘節，兼寄其從子玭

天壤與君分楚越，中秋高坐白沙菴。雖無絲管留人醉，且對滄波與客談。桂樹何年攀月窟，《竹枝》今夜唱湖南。外沙子

❶「所」，高本作「許」。

弟通家舊，一一煩君語阿咸。

元旦試筆 二首

六載虛叨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閭閻擊壤今弘治，簡册編年又戊申。日色小薰穠李晝，風光欲醉乳鶯春。盧岡此景誰分付，也到江門不屬人。

天上風雲慶會時，廟謨争遣草茅知。鄰牆旋打娛賓酒，稚子齊歌樂歲詩。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更有好花枝。晚風何處江樓笛，吹到東溟月上時。

次韻李子長抵江門之作

江門之水流千春，玉臺之山多白雲。此山若解留人住，此水應須與客分。雲谷丈人終不老，舞雩童子又成群，去時若問來時見，尋樂齋前對此君。

送李子長還五羊

津頭看水坐成痴，天地閒人我却知。此日江山初見子，向來風韻更因誰？春波蕩柳舟難繫，曉樹啼鶯枕欲攲。江上明朝空引望，白雲何處久支頤？

寄廷實，用前韻

囀花黄鳥更狂痴，報得春光滿地知。千首有詩都寄子，一瓢無酒可干誰？夜來極飲花神喜，江上長歌斗柄攲。還憶舊遊三兩輩，眼前今古涕交頤。

得陳庸書，寄莊定山

族子不須疑用舍，定山休更問行藏。千年天地逢開闢，一代規模見主張。老惜筋骸雖伏枕，分甘藜藿也高堂。觀棋莫道無高著，當局輸贏又未量。

約諸友遊圭峰，文都報子病，不果行

西望蒼崖意已傾，怪來天道與人情。雲頭似墨朝垂幕，兩脚如絲夜擁綾。三約兩違真未信，百憂千算卒無成。相看獨有南山老，打硬猶堪逐後生。

與廷實同遊圭峰，別後奉寄，且申後來匡山之約二首❶

弄罷飛泉下玉臺，青天何處首空回？城中春雨君高臥，竹下茅亭客未來。坐隔談鋒終日笑，碑封丹蹟幾回開。孤舟莫負秋來約，同到匡門白浪堆。

千尋嶺上更登臺，再到丹丘忘却回。雨歇山齋人已去，月明江舫夢還來。不拚鐵柱磨針利，❷豈乏金篦刮眼開。回首匡山多感慨，英雄枯骨漫成堆。

❶ 林本、蕭本題作「與廷實同遊圭峰別去思想無已作此奉寄且申後來匡山之約」。

❷ 「柱」，林本、高本、蕭本作「杵」。

用前韻寄文都曝日臺

君家曝日有高臺，君坐臺中日幾回？旁舍先生扶杖過，平湖縣博寄詩來。不知天道晴還雨，屢見山花落又開。已有高人來指點，白雲何處路旁堆？

次韻李世卿雨中

南北東西眼欲連，簷頭風雨夜鳴泉。天低鄂渚衡山外，人在江門海水邊。愛酒時時同李白，論詩稍稍到庭堅，故人解致西山鳳，想脱漁蓑上畫船。

偶　成

秋月朗耀秋風清，漁翁自歌還自聽。却慚夜半留雙睫，早爲人間了六經。賢聖當爲天下極，何人不共此心靈？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

與世卿間談，兼呈李憲副九首

風光何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寃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東溟。

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作還隨漢事更。世情迴與淳風別，山色須看過雨明。枕底白雲

閒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酒醒西巖看月生，此懷此夜向誰傾？百年自信官情淡，兩耳那聞世態更。露飲秋蘭分楚客，詩連石鼎對彌明。五湖煙水能多少，更整絲綸釣八溟。

午枕清風汗不生，鼻雷打到日西傾。東西山色移牀看，六十年光轉瞬更。廬阜白雲真太華，玉臺高閣小朱明。丹青若更閒分別，老子江門是一溟。

草長津南薙復生，陰晴天氣欲相傾。短簷風暖偏宜睡，古瑟絃歌且莫更。❶有客艤舟留信宿，呼兒問酒出黎明。短衣江畔聊延佇，又聽漁歌徹四溟。

病裏風光如隔生，泥尊名酒爲誰傾？不將蓴菜還張翰，也把茅根與率更。松下白頭眠卓午，沙邊赤脚步平明。安期久矣無尋處，知在南溟是北溟？

獨立蒼茫笑此生，瘦筇幾尺也扶傾。新傳隻屨無多售，舊濫吹竽亦小更。往往詩囊隨李賀，深深酒琖寄淵明。世間未必如公足，山有飛雲水有溟。

碧酒三杯春又生，偶逢騷客各披傾。楊雄識字終誰讓，家媪知音却屢更。舊管一題都迭蕩，新收半卷轉高明。封緘遠寄而宗老，月在青天影在溟。

羞將白髮對黃生，信未通前意已傾。門靜客稀偏足話，山迴埭遠不知更。雞鳴桑柘孤村曉，日出東南一角明。我欲與君同辟穀，不攜妻子住滄溟。

❶「歌」，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高」。

月下懷世卿，時在南山

世卿昔赴南山召，今見南山問世卿。信宿世卿向何處，一片南山空自青。滄波脚底機全活，勾漏囊中藥果靈。且傍鐵橋攜笛上，亂峰明月試吹聽。

寄外史世卿玉臺 四首

兩崖樹石幾重衙，富貴人間未足誇。到寺客攜元亮酒，在山泉煮玉川茶。高軒倘許重過我，多病仍便久臥家。對月不禁秋思得，清吟分付一籬花。

病領詞官不到衙，老慵無意向人誇。四時好景偏留句，兩腋清風每試茶。司馬雖稱題柱客，薛公猶在賣漿家。近來山寺多高興，更作詩豪對浣花。

城扉半掩更休衙，客子山中句可誇。階下西風吹落葉，僧呼童子掃烹茶。著書歲晚堪投筆，見月宵來定憶家。記得西甌舊遊處，❶滿船秋雨木綿花。

江城吹笛月斜衙，回首秋巖最可誇。❷世外一眠那有夢，腹中三斗却須茶。文衰東漢無高手，詩過中唐少作家。笑殺平原趙公子，當年毛薛眼全花。

記旱，用前韻

簫管聲停刺史衙，豐穠無復去年誇。❸

❶「西甌」，原作「西甄」，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最」，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寂」。
❸「穠」，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作「穰」。

禾焦百畝還輸稅，菊到重陽可泛茶。鄰壤兵戈悲此役，隔村煙火問誰家。諸公果解憂民極，肯算腰金不鏤花。

得鄧俊圭書

舞雩童子亦同遊，陋巷高賢得自求。漢老豈非徐孺子，宋人何獨薛居州？數莖雪報年華晚，獨樹風驚昨夜秋。書使遠來深有意，白雲高幘岸羅浮。

九日李鴻兄弟攜酒從予，登舍北小廬峰四望，書所見寄世卿圭峰

山愛廬峰節愛名，登臨袞袞到諸生。千巖已見昏鴉集，兩榼還挑大鼈行。隴稻不堪交馬跡，❶寒花莫賞更人情。玉臺此日秋風賦，誰敵縱横李世卿！

六十一自壽 二首

世間甲子是何年，母鬢雙皤子亦然。十數曾孫羅膝下，兩三杯酒笑燈前。尋僧野寺花迷路，吹笛江門月滿船。聖主萬年歌不足，黃河清了鳳翩躚。

孤子今來六十一，慈親已過八旬三。旌書門外題新榜，拭淚牀頭換舊衫。少有菑畬供俯仰，不妨漁釣老東南。些兒別作長生計，巖畔丹書有兩函。

❶「堪」，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收」。

侍御朱先生將還京，再過白沙言别，出示同寅周先生送行詩，因附其韻

老大師門浪我推，飛騰天路是君期。兩藩須按兵民籍，百姓當懸父母思。山齋曾舊雨，蓋傾京國亦多時。分攜别作無言贈，處處還君不暫離。

臨安太守鍾美宣將赴任，過白沙言别，出示莊定山所贈詩，次韻二首

厓門春弄海濤高，太守當年共草茅。山閣遠煩青眼顧，世情渾是白頭交。功名此去期當道，風月何妨坐小舠。敢冀千金收馬骨，真成一笑擲鴻毛。

夜半海風來最高，江亭卷我三重茅。一林月色曉還在，四壁波光寒欲交。皂蓋忽聞催驛騎，緑楊長繫釣魚舠。也知窮達關天命，誰把行藏管鬢毛？

廷實累約遊厓山不遂，❶世卿在數千里外，不期而同，固亦有數，次舊韻寄廷實

海中來覓羨門生，雪浪如山故故傾。畫舫兩期人不至，蒼崖一别歲頻更。嘈嘈鼓笛轟雲下，弄弄波濤到月明。誰道青蓮李居士，一槎千里共浮溟！

❶「累」，原作「偶」，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改。碧玉本作「屢」。

和世卿留別韻二首

笑索南枝冷未禁，詩情翻益別情深。杯中涕淚知郊意，手裏推敲失島心。赤壁去看橫白鶴，大厓不著買黃金。山僧許借山房睡，只許僧分月一尋。

白首山中病不禁，百年愚計謾成深。四千客路旁人笑，去位憂端各此心。何限詩留何限意，一囊書當一囊金。江門細路細如線，端爲高軒廣尺尋。

代陳汝岳謝李世卿撰玩琴軒記

先子當年坐一軒，軒中高榜揭無絃。斯文觸目休論價，世德流芳可盡年。從此兒童堪我誦，是何風韻與人傳。道旁雖有崖千尺，不得名家一字鐫。

玄真送柑

溪園十月摘黃柑，歲月將窮致小籃。繞膝痴孫高起舞，隔年乳酒正開罏。色香本出梨之右，風味真無嶺以南。不惜霜根傳藥圃，白頭還解荷長鑱。

讀丁知縣行狀申文後❶

州里歡騰此郡推，揮毫今徹九泉知。古來士論都元氣，天下人心自秉彝。太史書須凡例定，桐鄉愛是長官遺。憑君更向

❶ 林本、蕭本題作「讀推府胡公爲纂修事批責本縣不采丁知縣行狀申文後」。

郊原問，怕有人間未采詩！

得世卿南安書

嶺客歸時一信通，匆匆燒燭待開封。心知別去千回折，詩長從來一格工。大意天開曾點識，前途誰貸阮郎窮。世間浩浩閒來往，除是青山不負公。

世卿寄示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舊律詩，復用韻答之

山寺燃燈客欲留，客情到此淡於秋。詩篇可續還杯酒，行李無多共一牛。峽水更看東逝急，嶺猿那肯晝啼休。舊題回首今如夢，巢父猶應笑許由。

將營土閣，使人取材於海山，颶作，舟踰期始至，喜而賦此

颶母徒懷一月憂，眼中材木稱心求。老妻洗爵傾紅秫，秋浪來帆出白頭。萬里滄波宜遠望，四時風月欠高樓。時哉版築休停手，二頃陂田幸晚收。

秋夕偶成，小兒失解，聊以慰之

崔顥賦詩黃鶴樓，❶白雲黃鶴兩悠悠。江山供眼不知老，風月滿簑還是秋。三試吾兒雖失解，一花司馬未簪頭。何人久抱

❶「顥」，原作「灝」，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遺珠恨，黑髯抽成白髯抽。閩語，❶謂鬚也。侏儷不可曉，故取音之近似者附會。見者笑之。❷

憶世卿廷實，用寄景暘韻

東西垣竹影交欹，坐到芭蕉月上時。何處塵蒙春試馬，壁間苔沒舊題詩。一杯脫粟吾將老，萬里長風子可羈。別有樵夫來歇擔，晚涼松下了殘棋。❸

永豐劉景惠持吾亡友羅一峰事狀來訪白沙，道其尊翁程鄉宰肅菴願交之意，❹留予館中數日，贈以是詩

儒官秋晚謝遲回，林下齋扉不浪開。顧我敢辭千古述，故人真爲一峰來。風流想見雷封下，消息通傳雪浪堆。明發仙舟聞解纜，屋烏情在莫頻催。

贈潘上舍漢，用前韻

東山月上暮潮回，誰遣歸帆趁月開？草屋肯留潘上舍，玉臺還對古如來。纔看溪樹交成幄，又見秋沙卷作堆。半醉贈君歌亦半，教兒還覆一杯催。

❶「閩」，原作「閒」，據林本、蕭本改。
❷「見」上，林本、蕭本有「閩士」二字。
❸「了」，高本、何本、碧玉本作「一」。
❹「交」，高本、何本、碧玉本作「友」。

予欲爲一峰傳而患無所本，其子梁撰事狀，托程鄉令劉君肅菴，肅菴以授其子景惠至白沙。予將考其事實爲傳，無所復辭，顧吾文凡，吾懼不如司馬可傳之遠。景惠行，復梁兄弟以詩，用前韻

北海英風夢始回，誰將年譜到山開？忽驚落月神如在，却對秋花笑不來。雛鳳一群丹穴內，殘星幾點慶雲堆。春秋畫筆終難擬，天地斯文更著催！

晚酌，示藏用諸友藏用，梁文康公初字也。先生門人。十首

何處氤氳到此溪，香林高樹望中迷。瘦藤拄月秋山遠，破褐隨風晚袖低。盧阜亦開新洞府，玉臺還是古招提。黄柑白酒誰賓主，不放今朝醉似泥。

風清月朗此何溪，幾個神仙被酒迷。雲水此身聊起倒，乾坤入眼謾高低。因過紫極聞丹訣，旋把黄金鑄水提。問我何如蘇内翰，夜觀赤壁踏黄泥。

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三島近，白龍天迴衆山低。客攜卷子抄詩草，兒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沾泥。

涪翁指點好濂溪，老眼青天醉不迷。五老峰連湖月白，緑荷風颭水煙低。無窮光霽還相接，太極圖書謹自提。懶與時人談此事，風流真個隔雲泥。

賞音無代無須溪，我爲諸君略指迷。開卷直疑韓愈錯，吟頭剛向孟郊低。貪修大藥遺真種，争得刀圭出粉提。晉魏以前

無近體，獨憐陶謝不拖泥。

東溪牽犬過西溪，短屐衝煙步步迷。秋竹苔深人語静，古壇松冷鶴巢低。山花折去空盈把，春酒沽來不滿提。笑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尚蟠泥。

屋上青山屋下溪，溪山何處使人迷？巖頭老樹排風正，門外垂楊拂浪低；東渚曉煙縈舴艋，西山夜雨落菩提。涓涓却笑三江水，未洗嚴光脚板泥。

漁翁向夜宿何溪，月色蘆花到處迷。蓬背風吹黄葉過，船頭浪捲雪山低。晚來竿綫殊堪弄，老去干戈不著提。自有平生煙水分，何曾軒冕視塗泥？

丹青不寫武陵溪，只記桃花也著迷。芳草獨行山路僻，白雲相送洞門低。笑呼竹笠前頭拜，交付詩囊右手提。風月滿山關不住，他時須用一丸泥。

十一月梅開滿溪，探花長是被花迷。巖前老樹藤纏殺，路上横枝竹掃低。香動酒卮羞欲歃，影留山月不堪提。逋仙此意還真否，笑指江門屧底泥。

贈朱玭還郴陽❶

君過衡山不上山，祝融峰在有無間。青燈此夜聞長歎，白髮何年許共攀？碑蹟我留諸叔久，酒杯誰放世卿寬。明朝又別東溟去，還著東溟畫裏看。

❶ 林本、蕭本題作「贈朱玭還郴陽玭云近會世卿於武昌還過衡山下以諸叔所勒詩文碑來留數日而別」。

得賀黃門克恭書

一封初展制中書，萬里遼天見起居。傷心何處江山還著我，斯文今古正關渠。傷心入夜思賢母，老眼當年識鳳雛。濂洛諸公傳不遠，風流衣鉢共團蒲。

疊前韻，寄迺子諮 二首

少年誰授訪之書，父子元來共廣居。無極渾淪親茂叔，《西銘》特達見橫渠。名駒獨步空凡馬，一鶚高飛失衆雛。想得趨庭詩禮罷，愕然木榻對盆蒲。

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雪消爐焰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一一園花都傍暖，飛飛江燕未將雛。好春好伴須行樂，東起松根七尺蒲。

和元夕客中韻

人問樂事此宵同，高坐春風一葦中。無地張燈聯對酒，是時聞雨不開蓬。推敲一字須公得，剪刻千門亦女工。厭見乾坤多事在，紛紛萬有不如空。

次韻張侍御叔亨至白沙 二首

生死遭逢未可知，兩生名氏至今疑。自陳多病甘爲退，肯與閒愁博得衰。冷雨侵人呼酒數，瘦藤扶老看花遲。繡衣未笑茅根禿，來請延陵十字碑。

舊事追惟喜復悲，一生羸馬著鞭遲。

春來花鳥偏留賞，老去膏肓更莫醫。❶蘇子瞻家真一酒，邵堯夫樣打乖詩。同歌同醉同今夕，絶勝長安別後思。

次韻張叔亨宿別

春草江門緑兩涯，隔江人唱《浪淘沙》。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僻地豈堪留客久，連牀端合拜君嘉。明朝愛得酕醄別，笑脱藤蓑付酒家。

次韻鄒汝愚陽江道中見寄

幾番形跡落堪輿，我亦人間一腐儒。遺我數篇風格別，思君一夜鬢毛疎。未知滿眼誰能恕，可復窮鄉自作孤。十二窩中春自在，打乖正坐不堯夫！

春　寒

江雲將雨弄春寒，壞絮中宵裏作團。二月北風還浩浩，幾程西路更漫漫。忽聞鶯語當牕沸，想擬花枝翌日看。天道陰晴也無定，藥爐且可共泥丸。

容一之飲鄰家，酩酊仆地，戲作 一之少有足疾，扶杖

山人早拄十年笻，勃率高低笑殺儂。拾得田中雙草屐，知傾花底幾郫筩？虚空筋斗何妨打，造次文章莫浪攻！見説緑楊

❶「肓」，原作「盲」，刻誤，據高本改。

津口月，玉山先倒主人公。❶

贈曹侍御

吹斷南風雨一川，畫船到處是青天。東海公程我枉聯經宿，吾道君憂正百年。病夫身自遠，九霄孤鳳眼將穿。不知詩史千年下，誰與平章贈處篇？

何宗濂書來，推許太過，復以是詩

後來鄉里不如前，五百乾坤浪數年。何地可扳文獻駕？平生願執菊坡鞭。泰山北斗諸公地，明月清風病叟天。竊比聖門吾豈敢，汗顏牕下讀來箋。

題兩山居士圖，爲新淦李文光大賈

盤谷不知何處山，君家真是兩山環。萬杯春覆酒遺老，一枕日高天與閒。水墨殘巾藏措大，江湖前夢説邯鄲。披圖一笑逢摩詰，北浒南垞欲往還。

讀林和靖詩集序

廟堂不坐周公旦，到處山林有鹿麋。北斗收名千古獨，西湖送老一枰誰？鶴知好客來尋主，月爲疎梅出併詩。未肯低頭陶靖節，掛懷身外五男兒。

❶ 文後，林本、蕭本有小注：「一之有足病五十年即杖矣。」

寄劉東山方伯，用送緝熙韻

高山流水好鍾期，不是西崖那得知？舊雨僧齋勞枉駕，秋風薇省近傳詩。堂堂白日青天見，昧昧蒼生赤子思。神爽屢交終是夢，幾時攜手笑支離？

寄謝天錫

不了從兼病與貧，小廬峰裏白頭新。問誰肯我同精舍，垂老思君是故人。世事轉頭渾覺夢，煙花過眼可憐春。幾時來伴江門釣，閒與諸孫講舊聞。

次韻鄺筠巢哭子

八旬老眼爲誰枯，淚盡家兒不受呼。天下誰還禁此哭，人間春已背公徂。肝腸裂斷詩能寫，氣力傷多酒不扶。正坐兩州消息好，不違家訓逐貪夫。

次韻李子長至白沙

山轉黄雲信脚行，西風吹袂五銖輕。勝遊自喜多閒日，衰病還堪逐後生。白髮我因何事笑，黄河人見幾回清？看君合伴廬岡睡，不獨能詩一技成。

邀馬玄真，用前韻 二首

閑眠閑坐或閑行，身老溪雲病亦輕。客至正當秋釀熟，船來莫待晚潮生。江山偶得三人對，❶風月還添一榻清。❷昨日書來張主事，頭顱空訝老無成。

駐屐岡頭望且行，轆轤閑轉釣絲輕。秋風篙楫來無遠，夜雨溪毛剪復生。精舍晚開諸老共，長江東匯此門清。李家子弟雖能賦，浩浩之歌老更成。

再和示子長 二首

名駒千里始能行，何許雲霄一羽輕。半箇先天無邵子，幾回隔壁笑侯生。幸逢聖主重華聖，遮莫清流徹底清。手弄一丸無剩欠，山林廊廟總圓成。

支離病骨此閑行，搭颯短簑何太輕。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草秋還緑，偷賞黃花晚更清。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與子長説詩，忽聞有談方伯華容劉先生德政者，因用韻以示

皇皇孔孟老于行，公履何階是不輕？萬有乾坤渾欲動，一波滄海莫令生。閉門想見衡山大，照眼遥分楚水清。肯爲蒼生留不去，三年方岳豈無成！

---

❶「對」，高本作「醉」。

❷「清」下，林本、蕭本有小注：「數日前，玄真送木榻。」

候玄真不至，用前韻二首

公來不來客亦行，上江船逆下江輕。空聞此日悲吟在，誰問從前太瘦生？竹月曉沈山閣冷，石壇秋老菊花清。人生佳會真難必，十度商量九不成。

野菊籬前領客行，白牛拖轉小車輕。風流有樣看前輩，笑語忘機接後生。霜篁夜攤巖屋冷，月瓢秋泛釣湍清。東溟望斷漁翁地，只賣江門一券成。

次韻羅冕

高笠短蓑吾不疑，白頭真結兩生知。天生男子非無事，公是閒人莫廢詩。十月酒多留客久，千峰月朗閉關遲。夜深自弄江門笛，驚起前灣白鷺飛。

送譚士直春試，次世卿韻

山藤短窄製蓑衣，獸錦長披力不支。插帽有花羞我老，鈎詩無酒送君遲。相依綠樹聞歌鳥，肯著黃金買侍兒。草尾河南俱有識，不知來歲狀元誰？

種梅

晚從種樹作生涯，十一月梅移帶花。根著不隨風偃仰，牆低惟信月橫斜。夢中山我羅浮到，雪裏詩誰處士佳。君欲尋梅何處是，江門樵路更旁叉。

種　樹 二首

早雨山泥滑屐牙，瘦藤扶路入雲斜。東原緑映西原白，一徑松連兩徑花。寒夜試看殘月掛，春風須著短牆遮。江門亦是東門地，我獨胡爲不種瓜。

長日山齋不弄棋，只憑種樹遣衰遲。小將梅逕分枳殼，不怕松根奪荔枝。帶雨煙光春淡泊，隔牆花影晝離披。等閑俗計休相聒，拄杖來看又有詩。

元旦，次榮敷韻

謝梅開杏了何疑，一節花應一節知。拍岸緑波春映閣，囀枝黃鳥日撩詩。江山若惜開懷早，歲月偏驚聚首遲。繫馬玉臺重引望，白雲閒與鶴同飛。

輓黎雪青

詩草人收味月亭，先生何處獨登瀛？山雲自映新墳白，齋榜空懸舊雪青。到了有生還似寄，尋思是夢不如醒。衹應更坐蒲團破，讀盡琅函幾部經。

劉進盛書來，勸著述，用舊韻答之

一入商量便作疑，可堪垂老更求知。追陪水月惟須酒，管勾風花却要詩。❶ 孟子生憂傳道廢，仲尼不怕著書遲。青天試問

❶「花」，高本、何本、碧玉本作「光」。

東南上，❶何處凌空拄杖飛？

用前韻寄羅養明工畫竹

東西舉踵笑人疑，種種邯鄲夢豈知？風雨揮毫千丈竹，江湖回首十年詩。數杯歌舞嫌春淺，高枕乾坤得老遲。聞道一枝棲亦足，剌天那肯逐群飛？

玉臺，次楊數韻

笑倚長松詠晚臺，三三兩兩共無懷。人間紫府千回夢，我共黃雲一路來。鹿洞當年尋李勃，鷲湖今日想東萊。將軍夜半還能飲，欲引東溟入酒杯。

與楊數投壺

矢戰輸贏更不疑，老年精力此壺知。君期大捷休疑手，我放微酡好賦詩。三舍避人心每下，一牀對此意彌遲。乾坤妙用安排外，肯放絲毫到弈棋。

楊數別後有懷二首

春潮渺渺獨乘槎，春雨霏霏別釣沙。海味豈能甘此客，華山真本屬吾家。青垂綺陌千條柳，紅脱荒溪幾樹花。老脚尚堪遊走在，紫藤高拄赤城霞。

江門春雨送歸槎，破帽排風落晚沙。

❶「問」，林本、蕭本作「望」。

向暖野鶯猶戀樹，感春遊子未還家。山瓶免續沽來酒，草閣空殘別後花。明日越王臺上望，白雲何處杳飛霞？❶

贈趙日新還潮州

千里徵文到此堂，東風歸棹夜相將。雨餘帽頂天如洗，花落船頭水亦香。考德每勞依講席，臨流親爲瀉椒漿。潮人共守文公教，趙德文章獨擅場。

送順德李縣幕岳，兼呈吳明府

江上清風不捲沙，山中濁酒未藏家。數杯送客發孤唱，半醉扶吾來小車。莫使長官愁案牘，當令滿縣種桃花。敝居正在廬山下，幸不來時路口叉。

春日偶成

蛺蝶飛飛花映牕，流鶯恰恰柳垂江；出牆老竹青千箇，❷泛棹春鷗白一雙。暖日暄風酣獨臥，來牛去馬亂相撞。江山指點非無句，誰致先生酒百缸？

贈余進士行簡別

行藏今古漫云云，誰把妍媸鏡裏分？鄉里論年多拜我，雲霄步武不如君。短檠課好都黃甲，獨板門深只白雲。欲識江門臨別意，東風吹面酒微醺。

❶「雲」，林本、高本、蕭本作「龍」。
❷「千」，林本、高本作「十」。

雨中偶述，效康節 三首

江門何處遣詩懷，風雨終朝閉小齋。同社客來休見問，臥家人懶不安排。煙浮石几香全妙，露滴金盤酒極佳。半醉半醒歌此曲，❶不妨餘事略詼諧。

今雨還留舊雨氈，滿襟涼氣似秋天。偶因門外無來客，得向山中作睡仙。樽俎喜歡朝暮醉，鶯花撩亂兩三聯。只消詩酒爲堅壘，肯放閒愁入暮年。

山房四月紫棉衣，無奈連朝雨欲欺。老去杖藜終穩便，朝來花酒又淋漓。昔賢曾共骷髏語，今日寧求俗子知。莫笑狂夫無著述，等閒拈弄盡吾詩。

次韻李憲副留別

一莖白髮未生鬢，四尺黃金猶帶身。歸去且看湖上月，相思還慰嶺南人。情關遠別詩難寫，花不能言鳥爲申。紫陌朱門天上事，華山都道不如貧。

次韻薛廉憲見寄 有序

華袞之褒，非所敢當，惟喜詩律之嚴整，命童子作越聲歌而和之耳。謹依韻一首，録上。不俟傾蓋之愛與區區頌禱之忱，一寓于此，惟高明察之。

嶺表生民澤可涯，九泉吾恐躍枯骸。豁開天日驚人眼，指點江雲詠此懷。弄釣

❶「半醉半醒」，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半醒半醉」。

不生鯨尾浪，入山休擴鹿門鞋。松根坐滿盧岡月，夜引壺觴望泰階。

承白洲李先生見惠白米、蛇酒、香茗諸品，不勝榮感，用韻以謝

舍釣開緘緑水涯，偶來雲水弄衰骸。即炊雪粒供朝饌，便瀉蛇漿放老懷。海上旌旗頻照眼，城中塵土未粘鞋。盧岡此日還精舍，賓主何時更兩階？

次韻劉程鄉至白沙

七月紫蘭開我家，是誰醉插滿頭花？千峰有客同文酒，三日無錢落晝叉。製錦手將龍補衮，釣魚船載月横沙。人生出處各有意，敢向秋江問去車！

九日小廬山示諸友

九日風光滿薜蘿，一年天氣最清和。泛花琖小潘郎醉，五羊潘漢。擊壤聲高葉子歌；南海葉宏。東海傾心狂措大，南山當面老頭陀。謝生愛卜葵根宅，説道葵根月更多。南海謝佑

九日下廬山

秋風浩浩洗芳蕤，瘦盡千峰雁始飛。南海一波長不定，西山半面却疑非。醉拈秃筆題蒼壁，笑插寒花弄綵衣。樂意滿腔推不去，狂歌待得晚鴉歸。

奉陪方伯東山劉先生往厓山舟中作

且作東山管病翁，乾坤今古笑相同。高松落落都擎日，寒水粼粼又起風。附子大黄天下藥，蟲妖鼠怪世間兇。數聲鼓角滄溟暮，奇石船頭鬼拜公。

東山至厓山，議立慈元廟，因感昔者夢中之言，成詩呈東山

海上一陵何處封，劉翁今日問陳翁。天翻地覆諸王世，草死崖枯十月風。慷慨尚餘精爽在，依稀猶作夢魂通。江山指點真還我，棟宇商量果待公。

元日有懷楊榮夫，示陳東淵

今年酒不對榮夫，來歲東淵對我無。人結静緣依嶺屋，日浮春色上桃符。哀鴻叫月今何向，野鶴穿雲不受呼。老得身閒須愛惜，早馳虚譽費支吾。

代簡答林蒙菴先生

空山歲晚未逢君，天許窮交只白雲。賢聖《中庸》非我夢，東南風月可誰分？浪求去馬真堪笑，欲報來鴻未有因。千古遺篇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蒙菴問所著書。

次韻興化王太守，諸公會飲顧通府宅，見憶白沙聯句

兀兀騰騰且白沙，鐵橋歲晚未移家。子規枕上無人喚，枳殼江邊有酒賒。萬物有成寧免壞，百年無喜復何嗟！漁翁欲語滄溟外，安得諸公共釣槎？

次韻顧通府擬歸索和章二首

山居還有事權無，童子朝朝告水符。我得此生真得矣，公知人懶不知乎？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惟有白龍池上月，夜深來伴老樵夫。

眼中魚鳥異飛沉，天損真誰不受侵？別駕何須稱我病，諸公那肯借人深。三年入報天官政，再命來腰刺史金。何許慢亭君欲去，虹橋跨月幾千尋。

次韻吴獻臣明府二首

白雲流出一溪閒，照見人間笑笑顏。年少不妨投筆早，路危須信着鞭難。乾坤許我具雙眼，名利真誰破兩關？千古伏波如白日，等閒猶謗載珠還。

千古聖賢孰與閒，潁陽剛好對商顏。看來彭澤都無累，歸去柴桑便不難。踏裏嬌兒方偃蹇，登高羸馬怯間關。思君坐歇江亭雨，何處蒼煙鳥欲還？

小酌次韻二首

清齋不厭紫芝貧，夢裏衡山欲借春。

日麗好花花當妓，水流孤月月隨人。香醪數斗過伏臘，高笠一流無主賓。醉睡不知春事晚，風飄紅雨點苔茵。

散髮老翁歌飲醇，飲醇天氣正初春。鶯花歲辦千篇課，風月天生一様人。不腆杯盤由老婦，極疎言貌接親賓。香輪不輾蘼蕪破，又長溪頭幾尺茵。

次韻世卿，贈蔡亨嘉還饒平

大厓居士此彈琴，誰繫孤舟緑渚尋？滄海我真忘僻遠，雲山公肯到高深。鼠肝蟲臂都歸幻，雪月風花未了吟。滿眼欲知留客意，廬岡孤月正天心。

林子逢至白沙，作示之

舊雨還君紫菊詩，秋風過我白龍池。應看衰俗人情破，肯放中流柱脚欹。弄影果誰非稚子，請纓正自不男兒。人間若問逍遥化，紫極宫中有一碑。

世卿赴順德吴明府之召，五日不返，詩以促之二首

何處千杯一放歌，楚雲剛好共婆娑。百年幾見都難説，一日三秋不啻過。索笑梅花催拄杖，照眠山月滿行窩。高棲遠卜衡陽下，却到而今夢更多。

今雨相逢聽此歌，江門漁父老婆娑。紫霞酒琖千回醉，黄鶴仙人兩遍過。遮莫

支離親藥裏，何曾造次出眠窩。廬岡准備明朝飯，小市津頭蚌蛤多。

一之夜歸自楚雲臺，失足墜臺旁溝，諸生拽出之。予聞大笑，與世卿各賦詩咭之

力危掉却手中笻，正賴諸公救得儂。横加斷岸懸雙足，滿吸清溝到幾筒。綿力不禁心轉怯，衰年長苦病交攻。無端輕洩天機破，能躍能潛果在公。

次韻顧通判夜泊江門見示

病裏春秋六十更，酒杯無日不淵明。還將白髮供人事，自許青山不世情。版築又勞今別駕，❶風花帶管老先生。紅蕖緑浪江門路，肯放孤舟半夜行。

送羅服周解館

戀戀江門愧爾曹，不離酒處見揮毫。等閒歲月抛鉛槧，不賣聲名到桔槔。幾個兒童供白髮，一年燈火伴青袍。看花肯續春來約，莫待黄鸝辭碧梢。

尋梅飲李鴻宅，用服周韻

應有花神候水西，曉林香霧隔窻迷。君謀萊婦肯沽酒，我愛孤山來杖藜。香影句中無樂府，梅花村裏有招提。東風未到春先到，莫向南枝著眼低！

❶「築」，高本、何本、碧玉本作「籍」。

次韻顧通守

到處能開觀物眼，平生不欠洗愁杯。牕前草色煙凝綠，門外波光月蕩開。歌放《霓裳》仙李白，醉空世界酒如來。春山幾幅無人畫，紫翠重重疊晚臺。

留世卿飲，用前韻

大厓居士且徘徊，老婦家中喚洗杯。園花當檻春饒笑，竹洞封雲晝不開。一冬菜飯留君住，萬里風船破浪來。若比詩情似坡老，楚雲臺是妙高臺。

與雷震東❶

何處黃公客欲還，黃公山亦小廬山。嶽色往來雲水兩三輩，粧點春風花柳間。有詩都點曉行湘浦望，湖光晴到洞庭看。逍遥送，九萬扶摇一日摶。

與雷震陽，用前韻❷

近午黃鸝鳴樹樹，深春紅雨落山山，誰開燈火書帷地，郎在丹青畫幅間。醉墨收歸湘篋富，狂詩抄與郢人看。牆隈只欠梧桐樹，高翼還隨老鳳摶。

❶ 題下，林本、蕭本有小注：「從世卿來。」

❷ 題下，林本、蕭本有小注：「從世卿來。」

與李嚴，用前韻❶

野鶴將雛到海還，楚雲歸夢幾鄉山。羹牆見我三湘外，歲月還君五嶺間。杏苑不禁春意鬧，美人争捲繡簾看。長安莫買乖崖醉，太華長留睡老摶。

次韻顧別駕江門夜泊

雲捲晴波千里白，帆收落日半江明，遥看煙際樓臺迴，不受人間鼓角驚。碧玉偶逢須著眼，黄花已過更揮觥。眼中別駕如君少，傾到尊前接後生。

次韻伍南山賀碧玉樓新成二首

脚底江山不浪開，小樓占此是天裁；光流南極牕前枕，春滿東溟掌裏杯。碧玉久亡今復見，白雲朝出暮還來。梅花又報羅浮信，月上江門載影回。

百尺空中天眼濶，三更月底夢詩成。安排枕几還公睡，已有闌干信客凭。鄉里過從盧行者，海山或遇羨門生。當年碧玉無留賦，何處青雲更擬陵？

再和碧玉樓韻

乾坤真妙此臺開，一一皆因造化裁。

---

❶ 題下，林本、蕭本有小注：「世卿仲子。」

意了梅花難著句，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無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樣子來？碧玉樓中閒穩几，千千山遶又川迴。

讀世卿蓋卿挽五羊鍾狂客卷，次韻

李家兄弟各才良，誰爲酬知水鑑光？天地好人還自好，古今狂者豈皆狂？碧油帳遶青絲鞚，紫錦囊封白雪章。萬里平江能送我，十年燈火夢淮陽。❶ 平江伯陳公嘗招致狂客于幕下。

次韻見訪

春曉不扃巖上扉，遶闌紅紫欲開時。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滄海滙爲雙帶遶，青山高起百重圍。赤泥居士來相訪，袖取雲笙月下吹。

飲　酒 二首

酌酒勸公公自歌，三杯無奈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舞破春風是此蓑。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到春來詩便多。

君莫停杯我爲歌，我今忘我是誰何。避人懶弄船頭笛，對影非無月下蓑。盧阜春雲眠華岳，江門秋水釣銀河。竹弓挽住閒人手，漸覺年來射鴨多。

❶ 「陽」，原作「楊」，據高本、碧玉本改。

再依韻答子長 三首

樽酒相逢喜欲歌，眼中人物又如何？山光開户青繞几，草色停舟緑滿蓑。東泛與公剛到海，西遊去我莫踰河。古今勝負彈棋手，閒笑人間局面多。

聽到人間甯戚歌，馬周無病謝常何。江邊野艇眠依竹，日出東山催着蓑。自古或由詩入相，如公真有口懸河。山樓盡日同揮琖，花落黏罇晚更多。

逍遥華頂放仙歌，華頂不登君謂何。仰攀明月天幾尺，中借狂夫地一蓑。亦見軒轅來鑄鼎，不聞夫子歎臨河。赤城路隔芳菲斷，一醉碧桃春更多。比歲常夢遊天台華頂山。

張主事報林縣博歸過五羊，用飲酒韻

太白峰頭太白歌，太白不歸天奈何？風雨驚回一場夢，江湖拈起十年蓑。山僧借喻葫蘆纏，武帝收功瓠子河。若道維摩元示病，老夫當日病還多。

張地曹見和飲酒數篇，復韻答之

若比漁翁別調歌，不將遺響弄陰何。往來釣瀨生春水，多少歸人著舊蓑？學士有牋飛紫禁，張東白上疏乞歸。東山無計謝黄河。劉時雍修黄河。閒人只謾閒料理，春雨階前草又多。

將至廬山有作，和吴兆麒

欲翁還舒雲以之，半陰半晴三月時。君歌一曲來陶謝，我把諸峰坐武夷。岸夾桃花藏釣石，春來江水入園籬。孤山蕩破廬山影，看到廬山幾丈詩。

和景孚遊山 二首

樹底樵歌鳥欲飛，澗邊苔色上人衣。碧雲洞杳春蘿合，紫蕨山深舊路微。問我行藏今老大，伴人遊走只童兒。采芳莫道無年少，領得濃香滿袖歸。

青雲偶共白雲飛，白雲閒映山人衣。一路風光春淡泊，隔林煙靄晝霏微。江山到我無前輩，造物磨人是小兒。花下一壺休瀉盡，明朝留得送春歸。

得世卿書訝其太略

曠年爲別此封書，應是山人半醉餘。海月開罇聊復爾，楚雲回首問何如？春來幾處藩籬破，老夢千年木石居。笑割衡山共君老，黄公何處且茅廬？ 黄公，世卿住處山名。

答世卿書

報答還山第一書，筆端有眼笑談餘。行藏付酒君亦醉，兄弟論文我不如。高榻忝同他雨坐，西山剛對此溪居。因君料理安身處，多少人間未結廬。

追和劉文靖偶得韻二首

千峰賒月飽清真，到處風花對賞新。菊徑豈無蓮社酒，遠師當與長官親。經綸誰試期年手，著述空嗟百代人！安得畫師深此意，不將朱白浪描春！

三復遺詩有訂頑，月中顏色見松關。頭顱本自成三極，噓吸猶堪塞兩間。老至不知何歲月，古來無恙此江山。莫輕語默論前代，天與閒人賸與閒。

吴明府約過廬山，不果，使人送菊酒至，用世卿韻答之

合是先生酒處偏，菊邊月下不成眠。兒歌野酌三杯後，花近藜牀一尺前。大塊了空無極眼，濂溪分付小圓圈。長官解記廬山否，略欠廬山一日緣。

次韻顧別駕奉寄彭司寇二首，有序

別駕顧勉菴聞司寇彭從吾先生得請致仕，還莆，賦近體詩二章賀之。謂僕受知於先生者不可無言，既示之詩，尋又以簡來促。因述所聞，附其韻，爲和答之歌，非所欲聞於司寇者也。

今代爲官到六卿，閩中此老最光榮。面前路濶身須退，闕下人嗟代有名。晚秫還家新釀熟，溪鋤試手藥苗生。相看不厭壺山好，笑拂松根坐月明。

二疏誰參漢大夫，都門今賣《送歸圖》。豈無經濟酬當宁，已道頭顱非故吾。自古功名關寵辱，幾人廊廟不江湖？木蘭之水清無恙，以配先生不可乎？

嘉會樓上梁，和顧別駕

遠離聲跡入無無，又向人間見此模。老去虛譽深自愧，古來名教要人扶。每留半餉陪諸老，絶勝扁舟在五湖。頗憶當年興國寺，樽前高論欲何圖！

用顧別駕韻奉答熊侍御❶

遠之非有近非無，草色花香造化模。俄頃笑談飛鳥過，丹青樓閣爲公扶。煙霞舊隱移匡阜，水月新墪有鑑湖。若個江山可藏拙，幸來相賞莫相圖。

壽王松坡，用西涯韻 清戎王侍御父

雪晴驄馬自知津，誰道梅花不是春？玉節趨歸生日酒，松坡未了白雲身。父子箕裘真有是，江山富貴小看人。往來獅子峰前路，洞口榴花幾度新？

待黄太守見訪，時當考績入京

端陽春好是公開，公莫朝天不放回。肯來嘉會留一日，更傍梅花勸幾杯。踏歌漁父江邊醉，吹笛仙童海上來。問我擁旌何處客，畫船撐月此徘徊。

❶ 林本、高本、蕭本題作「嘉會樓用顧別駕韻奉答熊侍御」。

病中寫懷二首

世間賢智皆青瑣，海上田家只白雲。多病一生長傍母，孤臣萬死敢忘君？諸公莫要連章說，先帝曾將短疏聞。何處擁旌來勸駕，買羊沽酒惜殷勤。

總爲功名欺白髮，不將富貴薄秋雲。雖然久病無官況，每拜名香祝聖君。九十萱親誰侍老？❶ 幾莖竹主話空聞。定山何處無來耗，惹得江門夢寐勤。

送左秀才次韻

脚底千峰不作難，天涯相望幾間關。孤村水月能看客，一路梅花直到山。畎畝未應同我病，乾坤那肯放人閒？東南更有春如酒，肯到明年二月還。

雲蘿處士挽詩

誰開三畝臥雲蘿，洛下元稱安樂窩。風月尚留詩卷在，經綸只放酒杯多。身將沙鳥還賓主，情擁山花當綺羅。四十五年成一夢，乾坤回首悵如何！

次韻汪御史留別❷

百代文章百代儒，小將碧玉贊黃虞。功名路上多塵土，桃李人間見此夫。頃以高談知識量，未聞俗態是規模。不因指示

❶「侍」，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待」。

❷林本、蕭本題作「和汪御史丙辰留別韻」。

晨雞唱，白日誰知有兩徒！

張生以詩來謁，次其韻答之

閒坐蒲團幾個穿，晚留一影畫漁船。日長睡榻千峰裏，春近柴門五柳邊。在處雲山皆我樂，後來衣鉢是誰傳？諸生莫有登瀛步，愛結而今病鶴緣。

八年春部書復至，顧別駕以兩司之命來勸駕，用舊寫懷韻賦詩見示，答之 二首

恰恰啼鶯初變樹，翩翩官騎忽穿雲。杯觴花底香迎客，鼓笛樓前鬧送君。老態一時都共見，公歌三疊敢相聞。白頭空有丹心在，北望天遙感戀勤。

名教可尊誰敢後，少年空有氣凌雲。得終殘喘留將母，直擬孤誠死報君。俗變唐虞今日計，德光堯禹萬方聞。太平何處無歌頌，臥聽蓬萊擊壤勤。

贈林府尊

收斂精神入太清，藉茅無計遣書程。兩三別駕風隨動，十數花封月最明。露冕江山無愧色，攀轅天地有真情。東風欲別仙城樹，滿路啼鶯是誦聲。❶

壽月溪翁爲順德主簿張如玘

花影搖溪水半篙，晚風送上釣魚舠。乘流曳轉波間線，擊楫歌翻月下騷。元亮

❶「誦」，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頌」。

此生惟盞酒，瑶池何日更蟠桃？鄰封主簿徵詩急，再拜江門致幣勞。

次韻鄺筠巢早春見寄

城郭塵埃不到身，扶溪看老百回春。里中物態渾非舊，牆外桃花只賣新。此老直於三代見，諸郎雖在一官貧。楚天何處堪回首，目斷襄陽不見人。

次韻王樂用僉憲見寄

七十餘年未覺新，躭眠猶是向來人。春杯斟盡啼鶯外，晚笛吹殘釣渚濱。人世謹防開眼錯，此懷得恐到頭真。青山果是無心出，何處眠窩共卜鄰？

次韻孫御史別後見寄二首

冥冥宇内繆相賢，處世知撑石瀨船。赤土喜逢三日雨，清談留到二更天。山中宿鳥知投樹，水底潛魚不離淵。明日畫船賓不顧，襲龍翔鳳有來篇。

白髮滄波了歲年，偶逢佳客話延緣。鳳毛五色能驚世，駿骨千金表好賢。索莫杯盤津口月，掃空雲霧水中天。寧知此地千年下，追詠能無千載前！

次韻張侍御叔亨見寄二首

月出不扃溪上門，白頭漁父向人言。扁舟自唱濯纓曲，四海共知明主恩。小飲未嘗沽市酒，狂書時復弄茅根。相思也有

臺官夢，夢見當年住處村。

家國不分無二門，君今與我皆忘言。五倫首重君臣義，一體元同骨肉恩。長養嘉苗休失實，剪除惡木不留根。他年我見張文獻，異代風流嶺外村。

北溪容球來訪答之二首

孤月正酣東閣睡，清風又到北溪船。看君迴出諸容右，問我何如十載前。劍氣燭天堪引望，桃花照眼未須憐。山中碧玉仙家物，已證先生作睡仙。

三月風光遍海埏，誰家園裏棹觥船？一身燮理三杯内，萬古乾坤半醉前。幾度寄書言自愛，何人挈榼荷相憐。自從托契中山後，却笑他仙是鬼仙。

鄧俊圭喪兄慰之

每恨思君不見君，一哀何處隔秋雲。客來每及難兄問，訃至那堪故友聞！碧玉三年空枕塊，廬岡四尺自封墳。青天幾度看明月，骨肉無言兩地分。

次韻王叔毅弘行人見寄二首

駐屐花邊聽鳥音，青山何處想登臨。肩頭伊尹方能任，脚底鴟夷未了心。歷歷更宜觀往古，炎炎何敢羨于今！相逢杯酒喜共醉，相憶詩情還自深。

高棲何處可逃名，説著衡山便有情。不住三年思乃舅，可無一字寄金陵。麻衣豈是無高論，若水還應作貴卿。他日五峰

供我粥，不知誰是老門生？

次韻余行人濂見訪

年富豈知行路永，眼高猶喜閲人多。荒村古木雲長鎖，白鳥青天水不波。老竹忽看高鳳下，短牆無算小蟲窠。憑君寄語東山道，神禹無功在九河。

贈劉秀才

江門舊雨長公詩，今日江西學者師；弘治以前無此詔，宮牆之內少人知。❶ 詩書豈但供時好，進退多應與世疑。百歲光陰同轉瞬，老夫雙鬢已如絲。

次韻答張天祥秀才

十處尋芳九處空，遠隨溪舫訪溪翁。請還几杖歌春鳥，學製綸竿弄晚風。幾樹江山憐晚暮，十年遊走羨兒童。張生來問衡山道，又問衡山孰我同。

次韻孫御史擬弔厓

瞬息人間三百年，尋常興廢不須憐。羌胡此賊真無賴，❷中國何年壞守邊？信國不來知有罪，魯齋當仕豈忘天！太空不

❶ 「少」，林本、高本作「幾」。

❷ 「胡」，原空一格，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補。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語乾坤病，萬歲千秋老淚漣。

容彥禮率諸弟同在館下，彥昭、彥禮、彥貞相繼而逝，彥潛今又卒，感而有作

水光山色兩依然，不見當年載酒船。老我交游疎後進，君家兄弟散朝煙。兩峰彥昭號。脚蹟今安在，彥昭常游永豐江浦，謁羅一峰、莊定山。彥禮碑詩久未鐫。某欲爲彥禮墓誌，未刻。莫道江門空識我，千秋遺話及璣璿。

悼彥潛，用原韻

山樓耿耿夜燈然，誰借東良一日船？淚逐花溝因暮雨，愁迷鵑樹慘朝煙。養生有命妨新學，入社無題侈舊鐫。塋次若將昭穆定，九原新兆有東璇。❶

次韻劉少參嘉會樓二首

九曲江邊一小樓，滿川風雨夜來收。樓下扁舟東泛桃花水，香徑旁通杜若洲。樓下脱蓑眠翠浪，樓前揮袂揖浮丘。公來二月春多少，兩度詩筒向此游。

天氣初炎過此樓，江邊春色未全收。煙消垂柳初凝岸，風遞平荷尚隔洲。破屋數家還碧玉，好山何處更丹丘？兩公勝會真難遇，結綺臨春是別游。

❶「璇」，林本、碧玉本作「璿」。前首詩正寫作「璿」。按「璿」「璇」二字通。

寄李世卿 二首

再過湘江踏浪過，❶一帆西去傍煙蘿。家臨漢水心無住，人到衡山興亦多。豈是兵戈愁阻絶，不因婚嫁笑蹉跎。白鷗肯信閒於我，也解忘機浴遠波。

湖北竹枝高自歌，釣絲千丈引垂蘿。煙霞脚底真曾到，歲月人間頗厭多。雲水與君終浩蕩，題緘寄我莫蹉跎。秋風稅駕衡山下，❷共泛清湘明月波。

次韻張東所元旦見寄

未到朱陵古洞門，一封先荷沈公恩。睡窮殘臘還憂病，吟倚東風欲斷魂。紫蓋不知誰是主，青天無盡鳥空騫。山人只合山中老，一歲桃花種一根。

再用韻答黃大參見寄 二首

數篇何處好懷開，疑是江門得意回。嘉會樓前曾駐節，芰荷香裏小持杯。急呼童子燒香讀，重遣黎生送酒來。咫尺端溪不能到，只憑清夢與徘徊。

別來幽抱不曾開，長夏思君日幾回。使我能吟白雪曲，須君共對紫霞杯。凋零老鬢尚未已，❸狂殺春風肯再來。莫爲廬山動歸興，紫薇花下少徘徊。

❶「過」，林本、蕭本、碧玉本作「歌」。
❷「稅」，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脫」。
❸「零」，高本作「枯」。

答鄧督府

不見如今五十年，賢關風韻想依然。衰齡我有無窮朽，督府公通第一箋。願託經綸均嶺海，莫辭將相作神仙。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督府檄有司月支米石、人夫，辭之。

次韻臨汀鄔先生

水滿江門弄釣時，一篇誰借病翁詩？忽聞天外舒長嘯，都與人間作廣基。海月偶紆南海望，❶風花未遣北人知。❷欲知此後相思處，千載神交在舞雩。

贈童子久住侍父入京

還著小坡隨長公，天葩未吐《孝經》通。青襟誰不羨童子，白髮我徒成老翁。曝日家聲從此大，凌雲氣魄蓋人雄。曲江清獻鄉先達，敢道後來無此風！

三贈文都

小住江門四十年，隔坡相應荷相憐。牕開四面客通刺，酒覆三杯月到船。身上紫袍知有相，畫中碧眼亦真傳。明朝庾嶺高回首，萬里晴波正接天。

❶「海」，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斗」。
❷「花」，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光」。

靜軒，次韻莊定山

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當說夢時都是夢，未逢真處更求真。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次韻奉答廷贊別駕王先生見寄

年去年來年復年，浮生此夢尚依然。不知草閣千峰外，坐到蒲團幾個穿。馬跡交時鷟亦進，鳥鳴哀處鳳還遷。兗州別駕憐同姓，不欠人間二頃田。

次韻梁平樂見寄

江山吾愛艷陽天，花柳青紅共一川。眼底祇應無外物，筆端何病不能圈？幾番作夢因何事，兩度傳緘莫有緣。共語喜逢丘御史，沈痾端爲長官痊。

次韻答太虛上人

雨過山中百卉寒，人間回首又春殘。徒聞有病肱三折，未試回生藥一丸。石洞棲賢終苦節，太虛持律最清端。年來雖闡蓮經教，却與無言是一般。

次韻沈督府見寄 二首

誰是朱陵洞裏人，世間此畫合描真。一瓢未醉山中聖，七字先傳筆下神。青玉有期看我老，紫芝無語爲誰春？還公一岳一萬丈，半點飛雲是近鄰。

不住東南四百峰，鐵橋山淺笑迷踪。喜聞世外無塵地，來伴巖頭掛月松。藥鼎便分煨芋火，道人原是賣薑翁。先生數上衡山頂，紫蓋峰前望白龍。

壽吳黃門母

何處思親錦卷封，荷花高映壽顏紅。喜看還雜來天上，不覺依稀是夢中。幾歲風光依北極，半簾月色見真容。不辭頌禱遥相賀，却對江山語未工。

用鈞巢翁韻兼呈翁

酒處能歌未盡陶，還從酒處説功勞。每因興去開三徑，日對花來醉幾遭。春意滿胸成浩笑，❶花神覿面見揮毫。南山向晚無真意，只謾悲吟也未高。

邸報，劉亞卿先生以今冬十月得請還東山，喜而有作

衡岳五峰青貼天，諸仙高步碧雲巔。特書八字非常見，遣告三生是别傳。一壺想共朱陵酒，七字先哦紫蓋篇。嘗答和沈督府

❶「胸」，林本、高本、蕭本作「腔」。

詩：「紫蓋山前望白龍。」今夜江門看邸報，東山元與岳相連。

和答李子長見寄

賢聖由來病有之，那堪一病屢移時！心寬不怕思眠早，性慢終應得老遲。白首喜同湛雨坐，青燈細話子長詩。定山却喜劉文靖，賢輩如何都不思？

次韻莊定山曲阜道中

曲阜之民如崇陽，五畝之宅樹以桑。太牢不驚天子詔，百里豈負聖人鄉！爭得綠蓑插羽翼，可憐白髮來羹牆。先生也未忘洙泗，獨立源頭一詠長。

次韻莊定山謁孔廟

六經如日朝出東，夫子之教百代崇。揆之千聖無不合，施之萬事無不中。水南新抽桃葉碧，山北亦放桃花紅。乾坤生意每如是，萬古不息誰爲功？

臥遊上游莊，示湛民澤二首

上游洗足意如何，到我來時還放歌。秋半寫空迷菊酒，月明舞爛釣江蓑。閒將野馬爲賓主，笑把山花當綺羅。人道上游真個好，上游固好遇人多。

黃雲之高高幾何，黃雲山人發浩歌。短響入雲白雪曲，長裙拖地赤藤蓑。黃鸝自愛藏深谷，野鶴高飛出罻羅。山路相逢

休問訊，山靈掩口笑何多！

次韻張主事答鄧督府

萬古人心萬古天，江門漁父笑空眠。幸逢嶺外千山静，共荷臺端一老賢。群趨豈尚班行簇，美譽當令世代傳。却憶東山天下望，不留今日鎮三邊。

撥悶漫書

撥悶江樓病有詩，詩成即事直堪嗤。江山莫歎無前輩，造物何嘗不小兒。物遇歲寒形自性，天于定後見真機。《大易》發揮群聖遠，碧玉山人近有詩。

自怡堂爲增江湛演題 民澤世父也❶

十畝林中半是塘，一蒲團臥花中央。百年真樂超人世，萬壑清風在此堂。洗足正當鐵橋水，振衣小坐黄雲岡。四百影斜孤頂月，任是神仙也括囊。

丁長官祠秋祭，示里人

蒼涼月色皎秋晴，海濶天高思已冥。一祠當日疲癃均乳哺，于今畎畝盡牆羹。已表桐鄉愛，列傳還須國史成。霜耀星華朱鳥上，水涵山骨鐵橋清。

❶「民澤世父也」，林本、高本、蕭本、何本入詩題。

夢莊定山遣使來問，夢中以詩答云

定山歸後再清康，夜半呼兒喜欲狂。夢遣長鬚來問病，故應早歲見羹牆。文靖一生隨老筆，太虛四大作禪牀。南北地殊生異世，先生何處問行藏？

曉　枕

碧玉山樓曉枕眠，獨吟樓上笑陽關。人世誰爲兒女態，道流空說化形仙。衡岳開山秋正好，春陵望岳地相連，碧雲野路無羈絆，五尺丹藤兩屨煙。

答雪齋先生惠曆

滄波老父多閒日，碧玉先生著破巾。一榻久便深谷臥，百年長借內臺春。新書每用知時令，寵貺多應及里人。鶴舞雲飛皆得意，坐看百粵盡歸仁。

次韻吴縣博見寄

黃菊開時霜滿林，山風吹冷薜蘿襟。肯忘沂水歸時詠，也到廬山酒處尋。自得不須言有命，太虛元只是無心。白頭不作人間夢，一笑江門契亦深。

次韻鄧督府見寄

眼看百物隨時過，路有千岐到處多。想見精神官裏坐，不離文字手中摩。白衣管領千峰醉，黄菊商量九日歌。堯舜浮雲無一點，廬山何敢更嵯峨！

衡山，和李子長見懷欲過江門 二首

新詩把讀大開懷，久病諸生擬到崖。身上緑蓑都舞破，雨中黄葉忽飛來。酒逢菊日何人送，子長八月五日書至江門，與重陽尚隔一月。已言菊日者，識喜也。詩人興到落筆，類多不實如此云。月照柴關每夜開。廬阜歸來見束髪，華陽巾好爲君裁。

秋來風月不開懷，暮遶朱陵百丈崖。青玉拂開壇上舞，紫鸞搏入手中來。野心雲水潛孤笑，老眼乾坤病一開。誰道李家無子弟，紫冥句在不堪裁。

再次韻答子長

懷極開懷是惱懷，捉君手拍到天崖。杖挑南極星隨去，人到西山鳳不來。久坐或聞仙馭過，登高時見洞門開。誰知山石書題遍，笑倩何人爲總裁？

次韻汪鼎夫侍御壽母生日

可恨白雲無羽翼，白雲朝暮在江南。君親於我皆無盡，忠孝須君兩不慚。錫命有封當第一，折肱治病不論三。高堂壽斝重陽近，又借黄花一度酣。

次韻吴縣博登嘉會樓見寄❶

醉下江邊百尺樓，浩歌一曲有陳留。想當詩舫忘眠夜，正是盧岡見月秋。青紫要途何足顧，江湖豪氣未全收，去尋野馬氤氲地，即是人間第一流！

贈林教諭汝惇

舞雩聲響在春殘，只隔人間幾片山。偶此通名秋竹院，共君弄艇蘆花灣。常於嶺右觀諸夏，剛被梅花送一寒。普贈乾坤唯一點，萬古長留宇宙間。

贈鐫者何侃

一鐫一字一磨礱，萬歲千秋感激同。未蠟碑前元屬我，到書丹後却須公。萬里雲霄回鸑鷟，滿池風雨舞蛟龍。不知費盡閒心力，誰傍斯文與計傭？

贈何侃如潮州刻三利溪記，用潮州見寄韻

咫尺荆州地肯容，清光偏照蓽門中。獨憐孺子才堪賞，不道詩人巧更窮。已見千碑傳好事，可辭束帛聘鐫公。潮陽父老如相問，爲説周陳共此風。

❶「吴」，底本及林本、蕭本作「吾」，據碧玉本改。前詩《次韻吴縣博見寄》本集正作「吴」。

九日和朱子韻，示陳冕 二首❶

正是詩忙酒亂時，滿樓風雨不須歸。碧苔院裏多秋色，紅樹溪邊又夕暉。九日共餐花有菊，暮年誰羨錦爲衣？滄江野艇來何處，遥望孤雲在翠微。

幾時貸馬去江東，信息今朝水國通。多謝好音青鳥過，敢期温酒白沙同。狂歌向老幾忘世，拙疾逢秋但怯風。欲識相思在何處，一籬細雨鞠花叢。

答馬龍惠筆 二首

揮毫殺盡山中兔，雪管秋風又到門。入手當爲天下技，禿頭終瘞水邊村。八分墨妙還江浦，科斗書成也狀元。思與兩賢同把筆，夕陽江郭斷離魂。

未推賢輩上騷壇，宗廟前頭有一門。已近宫牆窺此道，恐如遊騎走他村。圖書有秘誰先覺，坤復無端我亦元。到得滿懷風月在，不妨行坐弄吟魂。

示諸生 二首

無我無人無古今，天機何處不堪尋！風霆示教皆吾性，汗馬收功正此心。水火鼎中非玉液，鴛鴦譜裏失金針。道人欲向諸君說，只恐諸君信未深。

浮生擾擾白頭新，又見人間一度春。爾輩何時方發憤，❷老聞夜雨欲傷神。此身

❶ 第二首原缺，據林本、蕭本補。
❷ 「方」，何本、碧玉本作「肯」。

天地逢人少，落日江門叫鶴頻。爲報楊朱莫相笑，孟軻不是褊心人。

聞緝熙授平湖掌教

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音書又一鄉。溟海心情真自遠，平湖風月可誰將？山中舊坐香根老，耳畔新聲木鐸長。衰病未知何日起，扶留㯭下正抄方。

次韻廷實示學者

樹倒藤枯始一扶，諸賢爲計得毋疎。閱窮載籍終無補，坐破蒲團亦是枯。❶定性未能忘外物，求心依舊落迷塗。弄丸我愛張東所，只學堯夫也不孤。

讀茂卿次韻呈定山先生詩，有夢入羅浮之句，用韻寄答，時世卿在白沙

鶴避茶煙信有之，買田招鶴是何時？百年睡息深華岳，九曲歌聲斷武夷。有客到齋言種樹，呼兒插柳當編籬。誰知萬里東橋月，夢破羅浮亦有詩。

東　橋茂卿住處❷

彼此衰榮更共之，年過六十是衰時。藜羹頗恨無萊婦，卉服都忘在島夷。水暖河豚吹細浪，露寒秋蟹過疎籬。江天好景

❶「破」，高本、何本、碧玉本作「老」。
❷「茂卿住處」，高本、何本入詩題。

無人畫，每要先生藉入詩。

太虚上人以所註定山種樹詩見寄，喜而賦此，兼稿呈定山

四十年前從事勞，老來萬首放詩豪。米送這回種樹心全了，若個山僧眼總高。定山居寺近，❶書來南海與神交。❷白蓮不結楊州社，賓主依然是遠陶。

朱侍御將還京，過白沙言别

濟世才須古所推，偶聆高論識心期。開披伯紀當年疏，併入周公半夜思。滄海月殘微醉後，青山禽語晏眠時。朝天驄馬乘春去，高步彤墀珮陸離。

悼李九淵

九韶已死徵君老，我與深之事偶同。此夜北風吹白髮，舊時明月對蒼松。聲名還許輩流上，歲月忽消鉛槧中。莫笑腐儒無厚業，尊前叉手鳳騶鴻。

過康齋吴與弼先生墓

桐園三尺聘君墳，猶有門人爲掃雲。此日英靈應識我，斯文風氣莫如君。吟殘老杜詩千首，看破伊川《易》幾分。未了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

❶「米」，原空缺，據高本、何本、碧玉本補。
❷「書」，原作「曾」，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弔鄒汝愚謫石城 四首

少年爲意儘崢嶸，謫死天涯二十零。舊雨不留花縣榻，秋風還閃石城旌。兒啼母絶家何處，水宿山居路幾程。人事每將天不定，文章何用博虛名？

江月無光江水寒，角聲杳杳夜漫漫。孤兒歲月初離乳，夫子風流儘蓋棺。身後豈知名可貴，世間長苦路行難。鴟夷不亂當年計，還得雲門枕上看。

弱女孤兒哭作團，歸槎渺渺倩誰看？乾坤敬士此邦伯，生死交情非長官。遠陌不堪窮望眼，寸腸何直百憂端。欲陳薄奠無由致，園橘山蔬領一盤。

修短榮枯分各該，荒江落日爲誰哀？詞林當日人如夢，唐肆今朝馬又來。功利紛紛難入手，乾坤滾滾負多才。若將禍福論天道，顛沛如公豈理哉！

留別諸友，時赴召命 四首❶

璽書春晚下漁磯，❷中歲行藏與願違。鷗鷺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又疑非。難將寸草酬萱草，且著鶉衣拜袞衣。但得聖恩憐老母，滿船明月是歸時。

崑崙西北是官陂，滅跡煙霞我自遲。獨往恐逢江上雪，相思還寄隴頭枝。風雲想見千年會，消息終還七日期。總爲高堂難離別，乾坤行道豈無時！

欠服松花一大車，顛毛垂白齒牙疎。

❶「時赴召命」四字，高本無，何本、碧玉本爲小注。

❷「璽」，高本、何本作「臺」。

非關聖代無賢路，白愛清風臥絳廚。道上或逢人賣屨，眼中誰謂我非夫？他時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

釣渚風長裊故絲，水花含笑海鷗疑。都將老子行藏意，分付東溟水月知。自昔願從巢許後，而今豈異帝堯時？憑君寄語張東所，更與飛雲作後期。

石門，次林緝熙韻 二首

與君傾蓋定前言，來往青山十五年。老我自知難用世，勞君相送過貪泉。清言晚對江邊寺，離思秋生鳥外天。留取西華一樽酒，春風還擬上江船。

孤舟昔繫飛來寺，白首重來十四秋。君看秋風吹彩鷁，何如老子坐青牛。留情世事終何補，得意雲山亦易休。見說夔龍滿朝著，九重應許放巢由。

不寐

一飯不忘溝壑心，白頭冰雪更相侵。妻烹野菜供晨饌，兒點松燈對夜琴。賦拙但留司馬壁，碑成不賣退之金。無端婚嫁相料理，獨聽疎鐘到夜深。❶

次韻張東海

老去人間久廢談，青衫不改舊圖南。道超形氣元無一，人與乾坤本是三。何物坐中春坱圠，❷幾時鏡裏雪鬖鬖？白沙詩

❶「鐘」，高本作「更」。

❷「圠」，原作「北」，形近而誤，據文義改。

語如禪語，試著南安太守參。

南安贈龍溪李知縣

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手中玉斝休辭醉，鬢脚黄花别是春。鳳曆流年供俯仰，龍溪他日看經綸。憑君若見蒙菴老，爲説于今白髮新。

回岐道中

回岐接水樹冥冥，又是朝京一日程。兩耳如聞重譯語，幾時不見五仙城。朝無兒稚歌行酒，夜有巡船臥打更。欲識羈情多少在，崑崙深處白雲生。

聽秀夫誦定山先生之作

高格英風忽兩聯，故人耳順是今年。誰還敢擬三千首，我也前知八百仙。淡淡菊花秋滿把，陶陶松蟻日高眠。定山倘許吾扳駕，突過堯夫《擊壤》前。

廬阜書舍，和潘百石 五首

半畝還叨地主恩，北來岡阜亦稱尊。水摇荔子紅當檻，雨洗草麻緑遶門。飯後一牀便獨臥，晡時三餞喜微温。何人爲借丹青手，寫過書齋也未村。

一飯區區亦有恩，千秋壘洗定誰尊？先生終日臥隱几，童子幾人來掃門。晴旭滿牕啼鳥亂，春寒如酒著人温。江門煙景

還多少，獨倚寒松望遠村。

青山別樣與人恩，絶勝黄金買得尊。從此往來喬木下，可人風日短籬門。牕臨緑沼晴曦動，爐有丹砂伏火温。莫道我無徐孺子，又同廬阜又同村。

滄溟著艇未還恩，又結廬岡土宇尊。六十乃扶居士杖，尋常不過酒人門。江山儘放襟懷濶，風日頻來笑語温。只欠一詩閒道破，無人走告定山村。

城中借竹且蒙恩，竹在崇岡竹故尊。萬里滄溟都座下，一條官路自江門。長驅李白詩中逸，不舍堯夫酒後温。笑問地官張主事，病翁今日住何村？

程鄉學生鍾宏求社學記贈之

千里來攜欠一圖，東南村搆幾模糊。人扶世教何妨切，老向斯文自愧疎。雲谷許還徽國主，周溪流到長官居。秋風海上無窮意，也向程鄉社學書。

陳秉常雨中看柳

種得東風柳一千，江山意思日無邊。閒遮一老青春坐，更縛孤舟白日眠。近水雲煙相隱映，他山桃李自嫣妍。莫辭細雨頻來看，争得風光在眼前。

九日下廬山，示譚希聖

瘦藤扶上小廬山，東望何州不見顔。衰鬢插花秋意思，浩歌揮琖酒波瀾。山中雲氣方迷晝，草際蟲聲漸逼寒。知我倚松長嘯罷，江門水月正宜觀。

壬辰秋九日圭峰作

神仙自古非無術，佳節如今更要詩。野岸扶行秋勃率，山靈逢見恐驚疑。朋來斟酌三杯酒，我未悲傷半日時。醉上籃輿還老母，笑攜稚子候門籬。

答西良荔枝

殷夜春雷憎攪睡，灑牕涼雨苦催詩。三年得句無僧島，昨日逢人説李遲。箋内須躭長醉酒，世間胡有不争棋。短歌歌罷無人聽，持向西良答荔枝。

李憲副若虛枉顧白沙，別後賦此

江門相見忘平生，何處長安蓋已傾。素壁龍蛇騰十丈，清談賓主破三更。❶鶯花舊領詩全好，山水初經眼獨明。不怕長風吹大舶，使君一口吸南溟。

登舟，寄馬默齋，兼呈李掌教

貧居未去人間遠，衰病忽登江上舟。朝旭別君楊柳渡，北風欺我木綿裘。馬生送米供黃口，韋令傳書笑白頭。煙際不須閒指點，睡鳧飛鷺任夷猶。

❶「破」，碧玉本作「對」。

經黃道娘墳，誦元人黃子長圓明莊壁詩，有懷舊遊，因次其韻 六首

總角尋芳野水隈，一墳勝概眼中來。是處青山堪對酒，何人白骨不生苔？山中舊日菩提樹，移向禪林特地栽。

吾廬直北到山隈，贏得兒時竹馬來。杷下影疑黃石履，墳頭青是北山萊。苦吟到曉千峰月，勝事平生兩屐苔。偶過奇山尋舊侶，顛毛衰门菊初栽。

東西煙火隔林隈，遠近樵歌塞澗來。愛君獨曳浮眉杖，逐我深穿没頂萊。綠展芭蕉明旭日，紅飛躑躅點春苔。酒酣戲把雙桃核，擲向道娘墳上栽。

暝鴉飛入東林隈，山徑人稀瘦馬來。何處滄溟明島嶼，此身白日到蓬萊。水邊一嫗埋真骨，原上諸僧步晚苔。停鞭借問因何事，笑指墳前柏樹栽。

夜別青丘向澗隈，前身雲水一僧來。實消幾屐供靈運，虛設一牀眠老萊。舊塚漫題新歲月，今人不見古莓苔。百年未滿須行樂，更把閒根作意栽。

移家又近江之隈，不到道娘墳上來。三徑每嗟鄰靡仲，百年長恨婦非萊。尋思世上元無事，久坐池邊細畫苔。欲起英靈問端的，我無善果底須栽。

壽張叔亨母夫人

夫人五月逢華旦，客子孤舟走壽筵。村落酒香堪盡日，海中桃熟不知年。一雙舞袖初垂地，三疊歌聲正徹天。快著錦衣

在人世，始知王母未爲仙。❶

宋行宮

宋若早梟奸檜首，乾坤何得有行宮？三閩四廣成虛語，金□□元盡下風。結纓他日悲丞相，躡履何人識魏公？到此輸贏如反掌，厓山猶自紀元功。

追次康節先生小圃逢春之作 二首❷

時物紛紛共鬬妍，好春多在語鶯邊。傍花隨柳我尋句，剩水殘山天錫年。竹逕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而今我愛孫思邈，自古高人方又圓。

時物紛紛共鬬妍，好春多在語鶯邊。緋桃圃裏偏愁雨，緑柳梢頭更著烟。詩酒逢春聊復爾，江山到老只依然。行窩十二家家到，拚盡浮生未了年。

答陳秉常詢儒佛異同❸

青天白日照無垠，我影分明傍我身。白古真儒皆闢佛，而今怪鬼亦依人。蟻蜂自識君臣義，豺虎猶聞父子親。賢輩直須窮到底，乾坤回首欲傷神。

舟經西樵❹

青谿落日江濛濛，百丈曳過樵嶺東。

❶「未爲」，原空缺，據碧玉本補。
❷此詩原缺，第一首據何本補，第二首據碧玉本補。
❸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❹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萬里山河秋色裏，滿船笳鼓浪聲中。衰顔下照波濤日，幽思長吟島嶼風。却望蒼梧在何處，東籬今負菊花叢。

過訪陳時用，因題其曾祖遺像❶

百年生計積饒豐，獨□羅溪見此翁。親友也能思舊好，子孫應爲述前功。愁回剡曲孤舟雪，恨入山陽一笛風。今自白沙題品後，欲書潛德愧難工。

五言排律

月桂自白石移來

金粟初分我，花仙不吝人。煙霞三畝宅，草木百年身。影入青霄舊，香傳白石新。爲誰工態度，本自惜精神。翠竹旁通徑，緋桃正隔津。生憂兒女狎，莫摘老夫嗔。坐久風回席，行遲露在巾。當時尊玉茗，平地隱冰輪。收斂還真性，生成荷大鈞。相逢山水地，一笑武陵春。

貞節堂柏

柏下拜群孫，年華柏既尊。皇風動高蓋，聖澤溉深根。一事堪詩傳，千年仗魯論。撑空疑有力，印月自無痕。日出江門近，春回海角暄。細香浮竹院，深色映籬門。身謝看花塢，家貧賣酒村。陶然緑陰處，高枕弄吾丸。

❶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景雲田蓢尾

蓑笠堪從事，少年農圃情。乘潮打兩槳，落日照孤城。山廟題詩過，汀鷗伐鼓驚。提攜新耒耜，寂寞舊棋枰。挾被防春冷，攤書讀晚晴。兒曹依本分，吾道在躬耕。

旌節亭瓦雀

瓦雀喜庭棲，丹青意自迷；雨餘穿麗日，花底啅香泥。並語聲全碎，追飛羽忽低；悠悠去繒繳，款款戀榱題。卵育非無地，兒群或引梯；慣行書案上，漸滿井欄西。不羡雕籠養，真堪畫卷攜！由來親白首，那更避青藜？狎久如私昵，喧多類滑稽；行藏非社燕，飲啄溷家雞。度嶺千回歇，排風幾寸躋；冥鴻於汝輩，滄海一涔蹄。

鍾氏席上賦四十韻

九日江濤穩，孤舟客子來。兩番驚老瘦，一別長嬰孩。鬟婢攜筐出，溪童負水回。家家秋釀熟，處處菊花開。饌有江魚美，拳無俗子猜。敬恭存酌醴，意思劇甘醅。暫去終投轄，將留故下鍤。稍喧防笑語，屢起雪罇罍。石榻偏成臥，柴關莫浪推。交情雙爛熳，高興一崔嵬。樹暗蟲飛亂，山深猿嘯哀。蕭騷鳴碉竹，緑静映溪苔。吹笛丹楓浦，鳴榔白浪堆。平生羨漁牧，此地訝雲雷。掬澗頭垂膝，看雲手拄頰。天機聞答響，物理識枯荄。小立依林

隙，微吟近水隈。直防紗帽落，不放玉山頹。穉子能看客，諸君總愛才。燒茶供小枕，醒酒當殘杯。跡混何須滅，心空不假灰。相依南郭倚，獨傲北枝梅。孔氏終懷寶，顏公未鑿坏。因君投僻遠，爲我剪蒿萊。瓜接青門邵，堂開緑野裴。疏渠下滚滚，辨土得每每。盛惠兼群從，香名盡八垓。自慚非俊傑，何足憂瓊瑰！欲報王孫飯，深愁漂母咍。流連過日暮，感激把詩裁。問客分秔粒，呼奴拾芋魁。生涯從料理，勝事亦胚胎。松柏當軒大，桑麻繞舍栽。清泉幾仙井，白石一天台。閬苑何勞擬，桃源若可陪。東皋辰傲睨，南陌夕低徊。或作騎牛者，何嘗躍馬哉！峰巒皆錦繡，屏翳亦樓臺。堪覺賡詩苦，無寧著雨催。憑將一斛水，盡滌句中埃！

七言排律

王僉憲問一漫述

客來問我一如何，碧玉高樓夜夜歌。盧阜一壺開我酒，江門八尺贈人蓑。杏壇多士無顏子，洛下遺書病首科。且就玉衡觀轉運，那曾珠斗見森羅？古來相遇難如此，無怪人間説夢多！

南海祠下短述

虎門千頃雪翻騰，中有長鯨鼓鬣行。看弄漁舟移白日，欲拋塵土住滄溟。江西不得誇彭蠡，李白何須醉洞庭？天際有山

皆古色，水邊無樹不秋聲。一春桃李風吹盡，萬里乾坤雨洗清。畫舫乘空書卷白，晴霞映水布衣明。不辭海上兒童識，亦有祠前老樹精。歲歲放歌來此地，晚年偏喜不簪纓！

代疏答五羊諸友

白頭哭子豈堪聞，信有玄穹怨不仁。精爽已歸千佛國，玄纁未贈九原身。求之夢後心如失，病是愁中藥不神。鬢脚又添今日白，庭花何異昔年春。東君此意誰分付，又遣黃鸝唤向人！

五言絶句

曉起 三首

偶然風折木，村犬吠成群。此事真難免，問君聞不聞？

辛苦南鄰臼，遠雞方一鳴。夜來風極急，吹斷到牕聲。

冬眠不覺曉，開門見白雲。雲中何所有，童子兩三人。

湖西九巖，爲一峰題

光霽巖

風月佳名在，乾坤浪跡空。從來巖下客，祗與異人逢。

翠華巖

來說湖西者，不及華山頂。誰知巖中仙，解作石柱屏。

清風巖

聲從竇中來，可以塞天地。借問采薇人，便知風動處。

府教巖 宋教授羅開禮所棲之地

府教英靈在，虺蛇不敢居。從來巖上月，只是照虛無。

極清巖

聲名野老畏，草石貴人爭。剗却巖中有，悠然是極清。

英公巖 今名鍾英，一峰所更

翠掩千尋洞，青窺一竅天。人間無絕境，不要問桃源。

扇和巖即石柱巖

山骨短圓稜，初疑削木成。乾坤藏一柱，猶得鎮巖扃。

臥龍巖巖有龍潭、龍牀，牀之旁有石仙人

龍出潭水空，龍歸潭水黑。君從龍牀來，誰在龍牀側？

月巖

闇闇月墮地，忽在天中央。墮地人不覺，中天照四方。

題慈元廟

慈元一片石，長留何處山？厓門潮日至，雪浪飛天關。

題畫

金籠鎖鸚鵡，山木縱斑鳩。巧拙知誰是，天機不自由。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

松乃木之雄，公亦人中龍。何須看畫本，千丈在胸中！

對　酒

放歌當盡聲，飲酒當盡情。門前烏桕樹，夜半子規鳴。

答丘侍御送酒

石齋書本拙，酒力巧相扶。欲報霜臺晛，山中一物無。

雨　後

久雨方行樂，❶花前望玉臺。人間見花樹，不似玉臺開。

村步雜書所見 六首

疎花明委巷，細雨得今晨。點綴非無意，紅芳不是春。

公飯何曾接，衣冠不作人。齋中有名酒，分爾一杯春。

晚食南山稻，堂堂愧野人。平生無可說，一個白頭親。

村笛轟牛背，山花結帽頭。騎牛勝騎馬，曲坂没郎愁。

趂罷江門市，商船奪港歸。溪山愁引望，城郭更須知。

日照南浦口，初喧江市人。小奴性嗜酒，出飲畏吾嗔。

❶「方」，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妨」。

戲贈求書饒大中還江右

書法一家成，風波幾月程。孤舟愁度險，薦福有雷聲。

代簡答方伯彭公二首

大賢望於人，往往非獨守。難將一人意，滿足天下口。

氤氳復氤氳，東君欲放春。梅花何太早，早報越城人。

絶　句二首

清曉乘驢出，北風吹澗藤。沉吟澗邊道，天意莫留行。

行止皆前定，出門愁北風。西郊不成往，昨夜夢途窮。

贈別鄺知縣雲卿❶

又送夫君別，芙蓉花可憐。水深難折贈，留伴老夫眠。

與諸友夜過貞節橋

人影荒橋下，蟲聲滿月中。連翩雙大袖，聊得颭溪風。

❶ 此詩，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題作「贈鄺知縣雲卿別」。

讀張主事近稿

雨中月不見，雨霽月還多。雨被風吹去，無風月奈何！

對菊五首

淅淅西風至，爲秋未有涯。江邊聊一醉，信手得黃花。

不落龍山帽，何須九日風？更煩將小雨，向晚洗花叢。

春事歸桃李，西風響未休。長官三徑晚，丞相一坡秋。菊坡先生崔與之也。

好個重陽節，誰家酒不賒？果然殺風景，吸茗對秋葩。

天地花無數，寒花色乃佳。古詩拈未出，除是長官來。

九月木犀花盛開，偶成，寄賀黃門克恭

香逐西風起，氤氳入杳冥。不知從此去，幾日到遼城？

洗竹三首

風引一叢竹，摇摇四五莖。橫斜今洗盡，道眼看圓成。

洗竹洗荒枝，洗心洗狂馳。老夫無可洗，抱膝洗吾詩。

一洗一回疎，相將洗到無。客來莫問我，北壁有團蒲。

曉　起 二首

籬頭過井水，不打隔齋門。手握南陽布，纏頭數竹孫。

老不愛春華，一籬孤負花。胡爲聒我枕，稚子打朝鴉。

白有無情蝶，孤飛不傍花。白頭聞見少，閒動羽蟲嗟。

贈張叔亨侍御

天下原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攜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觀群兒釣 二首

群兒齊弄釣，其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投竿來上樹。

仰面看垂釣，失脚墜危石。若是謫仙人，水中眠亦得。

閱丁知縣傳

模樣從看拙，丹青只寫真。乾坤如許大，具眼豈無人！

夢　中　作

翩翩復翩翩，天生我亦仙。江山足風月，吟弄到何年！

夢丁彦誠

與君生死別，三四歲星周。夢語分明記，相悲各點頭。

對竹三首

竹色上牆多，南薰緑幾何？時無分付處，野鳥自來歌。

牕外竹青青，牕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原來無兩個。

北風卷頑雲，陰晴安可卜？海月出漸高，獨照南牕竹。

隨筆六首

苟能深積累，豈患無高譽？如何世中人，甘心鐵爐步。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爲心患。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小雨閉空齋，青青竹映階。道人終日靜，一枕到無懷。

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

梅下雜詩二首

朝凭曲欄西，暮凭曲欄東。欄裏梅花好，看花了病翁。

久共寬閒地，儂薰自在香。折來何所寄，只是寄遼陽。賀黃門欽也。

贈人

萱親垂九十，遊子尚天涯。莫艤仙城棹，南風夜引旗。

讀易偶成

南乎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睽。

張克修別駕約遊羅浮

重疊四百峰，鐵橋在何處？莫將別駕來，同到飛雲去。

張克修見訪

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

題劉鑑松

劉生於寫松，能以酒力遣。酩酊氣正豪，蒼龍自舒卷。

題　扇二首

風檣拗欲折，五月瞿塘過。何如此菴中，紅日抱膝坐。

張帆海上回，帆掛鐵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

贈胡地官，次韻吴明府獻臣二首

有一范仲淹，人將重名節。馬上地曹郎，翩翩起吾粤。

引滿花下杯，延緣坐中客。醉下大袖歌，❶孰云此門窄？

題林府尊壽家慈書後❷

馬尾緣封事，魚緘壽老親。古今誠一揆，藉用白茅人。

題顧通判集古唱和卷後

滿眼珠玉光，高才極雄騁。對之不敢言，稚子來弄影。出《化書》。

❶「下」，原作「不」，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林本、蕭本題後有序：「書中晨字誤筆，今易之。漢郎中令石建，萬石君之子也。遷史《萬君傳》及稱建謹慎之至。以方吾太守公，蓋未知孰賢也。跋以是詩。」

訪客舟中

船頭酒多少，船尾閣春沙。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

夢後作 四首

策杖獨行遊，青山一何深！道逢采藥人，問我松芝林。❶

見月時一吟，夜涼天稱心。回頭望東川，流水無古今。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蘿襟。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臥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贈鄺筠巢

山中一夜秋，老屋居然別。丈人不飲酒，共坐看明月。

客乞題隨時子軒

無雨笠且置，未晴蓑不捨。蓑笠用不窮，我是隨時者。

題扇 二首

東艇拍西艇，小拍庸何傷？夕風起驚濤，艇艇争低昂。

❶「芝」，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脂」。

一夫眉正揚，一夫髮盡禿。日暮船正歸，❶前江風拔木。

蔣韶州世欽挽詩 二首

治郡聲名遠，如何是我詩？青山韶石老，回首盡交期。

往事形骸外，如今一夢休。曹溪分我茗，猶説蔣韶州。

周京聞母喪歸，弔以是詩

萬里無歸耗，形將一木親。遺言入肝肺，真得太夫人。

題南牕壁

南風吹面處，不省是南牕。此意無人會，乾坤落酒缸。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 二首

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

秋來亦淫潦，日月閟其光。乾坤丈夫事，千古空堂堂。

❶「正」，林本、蕭本作「不」。

漫　筆

幅巾是秀才，袈裟是和尚。伎倆人共知，長篇事標榜。

神泉八景，爲饒鑑賦其四，贈之

太極涵虛

混沌固有初，渾淪本無物。萬化自流形，何處尋吾一？

浮螺得月

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東山月出時，我在觀溟處。

茶山分香

江門白藕花，我榻盧山頂。君若去茶山，茶香復誰領？

神泉嗽玉

焦明亦是鳳，螢熖只疑燈。安得石上泉，爲洗世中盲。

九　日三首

霜前淡淡花，瓢内深深酒。今日陶淵明，盧山作重九。

同俗不同俗，山杯映秋菊。仍聞席上

歌，不是人間曲。

歌舞重陽酒，今年有去年。山中八石榻，❶榻榻是回仙。

讀李評事承芳文 三首

著論必無同，乾坤孰此容？人扶周孔教，用世且無功。

一囊包宇宙，到手問綱常。所以東坡老，嘐嘐薄武王。

不薄論交意，因書稍稍知。還將天下眼，照破老夫痴。

送劉宗信還增城 四首

夜宿黃雲塢，秋登碧玉樓。歸時一片石，見月過羅浮。

山到鐵橋西，青天一角低。送君高處望，天與帽簷齊。

菊花笑我前，梅花撩我後。問花花不言，駐楫增江口。

山人偶出村，送客村南道。江山風日佳，歲月乾坤老。

贈張叔亨侍御出按雲南

到治一萬里，使君行莫遲。梅花開樹樹，不是向南枝。

碧玉樓晚望

樓遠見諸山，目短意不盡。天陰水怪

❶「石」，原作「百」，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興，碧玉所以鎮。

張克修別駕遷梧州守，來別白沙，贈之二首

甲兵滿一船，江門來訪別。贈君欲何言，笑把梅花折。

少年恣行遊，老病徒拘綴。送君今夜心，還到蒼梧去。

贈陳護湛雨二首

說到忘言處，無詩可贈君。許將臨別意，一點落黃雲。

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送李子長往懷集取道謁張梧州二首

春棹去江門，泝流焉汲汲。點筆煙外山，歸來看懷集。

不聞端別駕，敬士如子長。問道蒼梧下，登歌刺史堂。

贈范能用二首

溽暑不可處，清風時滿樓。如何傳別教，衲被坐蒙頭。

阮籍見孫登，只聞孫登嘯。針在繡不傳，繡傳針不妙。

西良容倫餽荔枝，非桂州本色，戲以是詩

口溢桂州漿，眼定西良色。我是荔枝仙，何人解漫得？

壽南山翁七十二首

朝看亦南山，暮看亦南山。南山長不老，聊以永君年。

萬株松上花，千日杯中酒。兒孫戲膝前，一舞一回壽。

贈太守黃公

水白端陽色，梅紅嶺上花。春風迎度馬，秋月候歸槎。

題宋丞相陳俊卿畫像

御史鐵爲肝，張秦掛舌端。至今湖嶠月，猶作太師看。

題宋狀元陳文龍畫像

文章甲天下，氣節愧當時。公母亦滂母，千秋名共馳。

梁惟正、鄧德昌往來白沙，途中遇盜，惟正以舟泊淺，奔于岸避之，德昌抱書立船頭，盜不加害，戲贈以詩

道逢惡少年，打破兩生敬。試問鄧德昌，何如梁惟正？

曉枕偶成二首

采義非采薇，食薇不食粟。遥遥望西山，千古嵯峨獨。

西北多奇峰，雲深杳難認。❶漢廷無謀臣，黄綺皆真隱。

度危橋

事至絶安排，放脚踏高崖。如何謝上蔡，旦旦習危階。

贈閔督府還陞南京秋官二首

司寇今欲行，病叟山中臥。如聞經略憂，未向春風破。

吾聞用世心，中外無異等。何由一送公，細話東西省。

贈林府尊

彼曰春泥人，此曰人泥春。晨朝出相送，向夕望歸輪。

贈李克常

桃花被東岸，江水日日深。贈君豈無言，亦有花水吟。

❶「杳」，原作「香」，刻誤，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感事漫述，與王樂用四首

丁侯爲縣時，不與謁者通。古稱奉法吏，秉筆惟至公。

留情重留情，獄事果難明。無輕赤子命，爲官急書程。

士而未聞道，未免爲物撓。卓哉安心人，外事若無好。

舍己莫委命，從人莫登山。嗚呼羅一峰，逐善如轉圜！

寄淮上秋官姜仁夫

問客淮南道，停舟過此無？盧岡一端帛，爲我謝仁夫。

答王按治求乃翁挽四絶

樂善堂

樂善機應熟，垂聲教不窮。江山無盡意，猶在典刑中。

月湖別墅

水月非無主，長懷別墅秋。湖光一萬頃，端爲此翁留。

可怡亭

此地還成趣，庭柯幾度扳。亭中人不

見，月照門前山。

吳山壽藏

山隱一坏土，人思百代傳。無窮身後事，未若子孫賢。

題丁長官廟

何時重借寇，此地一桐鄉。四海諸侯望，千年一炷香。

會翠亭

東池久寂寞，會翠得佳名。小詩拈未出，去尋王右丞。

吳主簿詩三首 主簿名則，宣平人，吳黃門仕偉之父也。有序

軍門止殺

按狀：正統己巳，閩城賊流毒處，民蟻附，朝命大司馬孫公原貞夷之。知先君謀略，禮致幕下，贊畫百協。邑有三巖，民多避難於上。逼脅之衆亦有聞義而歸者，命先君統之。推誠示信，無不感服。寇平，孫又欲行法。先君泣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矧既歸命，殺之不祥。」竟得免。奏功，授鮑村巡檢。

泣諫天應見，坑降地不知。自然殃慶至，天道不須疑。

過與弗取

按狀：景泰間，分麗水爲宣平，復命先君董其

役。伐木於山，役力於民，期年而功成。孫曰：「難平邑作，皆爾之能。餘木尚多，可治爾居。」先君辭曰：「功成於上，愚下何有？明公芟夷大難，布德於瘡痍之民，一方獲安，某也受賜多矣。且官物不可入私門，未敢如命。」孫益敬之。

百世高公綽，千金謝魯連。胸中無雅度，勝事竟誰傳？

卜築西溪

按狀：鮑村任滿，陞華亭主簿。愛民如子，處國如家。凡有議讞，多稱平焉。且疏子、下民、漕河渠、禁賄賂等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于蘇而漕數反出其上，又爲民陳情，得減北運一萬石。事載《雲間志》。在松十年，勤勞罔懈，僅五十而二毛蕭然。歎曰：「天道四時，功成者退。庸可不知止乎？」遂乞致仕，而歸卜築西溪之上。

主簿能經濟，中年未乞身。西溪看卜築，知是晏眠人。

寄嚴州林郡博緝熙

萬紫千紅外，如君故可人。桐江都滿樹，海驛尚含春。

寄東所

春江正滿時，未具衡陽楫。還攜鄧俊圭，江門與君別。

夢林緝熙二首

酒闌歌不起，老病無奈何！夢滿桐江雨，相對不成歌。

山樓本無夢，我自夢嚴州。嚴州誰夢我，白雲天際流。

答柯明府

終秉循良筆，難逃俗吏媸。❶不知三考績，課最竟何須！

贈雷少尹還汀州

桔槔滿天地，抱甕古來難。哦松非俗吏，哦松不在山。

覺後

馬圖不出河，鉛刀不割痴。上下幾千年，掩卷一沾衣。

謝姜大參惠酒

名公遺我酒，洗琖自開嘗。何以酬佳貺，商歌示不忘。

武進八景，爲徐嶺南紘作

龍山春雨

長夏龍公曉，人間望忽開。長風捲雨去，復送雲歸來。

❶「媸」，林本、蕭本、碧玉本作「嗤」。

笠澤煙波

何處煙波好，公乘笠澤槎。我泛江門月，乾坤共一家。

龜山夜月

夜半龜山月，能開萬頃秋。試從開處望，照公湖上樓。

陳灣疊嶂

丹青描不就，[1]陳灣疊嶂新。我詩君莫笑，還屬姓陳人。

薛堰通津

薛堰歸何處，披圖想具區。古來採本論，無欠也無餘。

亭山夕照

亭山不可喻，華頂凌天台。卑高本自形，夕照從西來。

廟墩靈跡

捄溺如救火，造次遂捐生。金陵人去遠，抝鬼不來争。

[1]「描不就」，原空缺，據碧玉本補。

板橋書屋

板橋藹吾伊，名稱已蓋世。誰云龜山月，不照新堂睡？

答無錫諸友

碧玉通書久，青天感興新。江門動秋思，聊因寄遠人。

送米與何侃

野饌家禽小，村春晚粒香。莫言無厚餽，吾意在分嘗。

九日，用舊韻

新篘壓兩壺，落英攜滿袖。我非陶長官，廬山還九九。

送黃希顏之太平推官

有官五馬後，無官百揆前。不將前後看，須著有無言。

題高瑨詩集

神交傾蓋上，心遠著詩時。無由向人道，人亦豈能知？

紀夢

一別三十年，相逢不相識。骨肉爲路人，春風淚沾臆。

寄潘留鶴

有時牛亦坐，何處鶴還留？天台二萬丈，誰踏紫冥謳？

題伍光宇碑陰

松柏孤高處，春風更可尋。如君有賢配，昭德在碑陰。

答廷實有懷見寄

白雲滿中野，此地即衡山。莫擬西來棹，須防失路難。

謝孟芳遺腹生男

充閭人所喜，今日愴還深。憶我初求乳，誰知母氏心？

贈吴惠州繹思

皂蓋朝天闕，青山道故鄉。高堂開壽斝，酩酊别莆陽。

鴝鵒 二首

初日上茅簷，江邊有畫船。八哥莫饒舌，有詔許歸眠。

雊鵒能言鳥，能言我恨無。白頭書小楷，不及蔡君模。

九日諸生攜酒飲白沙，醉中和答 三首

老病得狂痴，讙呼九日期。自補登山屐，誰供把酒巵？

諸君爲飲會，老子不須期。盡數籬前菊，一花拈一巵。

九九八十一，去來無窮期。元精爲我酒，大塊爲我巵。

對酒，用九日韻 四首

秋花新氣味，秋月舊襟期。獨唱花前曲，閒傾月下巵。

行年三十許，已卜入山期。處處開花徑，牀牀是酒巵。

飲酒何必多，醺酣以爲期。不辭亦不勸，三巵或五巵。

作詩尚平淡，當與風雅期。如飲玄酒者，器用瓦爲巵。

九日懷麥岐，時往江東未返，用前韻 二首

東西填脚債，已過一秋期。今日拈花處，思君第一巵。

茱萸何處酒，勝日與君期。漁翁歌獨

釣，江月夜明巵。

梅　花二首

水陸花無數，南枝愛殺人。遥持一杯酒，江上酹花神。

逢人問除日，君得地曹郎。此意憑誰寄，梅花隱石牀。謂東所也。

羅　浮二首

羅浮海上來，高高幾千丈。鐵橋倘不關，諸峰竟流浪。

世人未得仙，斯事安知妄？九等真洞天，朱明惟上上。

題子長寓舍壁二首

子長亦何病，夜夜此呻吟。世無白家媪，誰會子長心？

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叉兩手，剛被長官笞。

慈母石，爲門人區越作

慈孝相感激，天機謝人力。誰來石下歌，見母不見石。

鄉賢詠七首

馬持國

平生十數策，決定要經綸。不借魏公幕，知心是直臣。

馬晞驥

我邑登賢載，君家父子俱。清風端一硯，五馬達鄉閭。

伍隆起 宋義士

中原不可復，志士恥爲□，直把真心去，何妨假首歸！

羅希呂

孤高還寂寞，道否即詩窮。自古皆賢達，今人有此風。

周修 剛直爲黃斌所殺

閉目青天下，捐軀白刃前。匹夫如有志，溝瀆不須憐。

張撝

城西十日雨，病叟得無饑。亦有羅希呂，匡山賞小詩。

黎秫坡名貞，戍遼東

儒術聲名舊，戎衣日月長。酩然尊酒下，眼孔得遼陽。

題莊子泉

閒看千丈雪，飛下玉臺山。爭知白沙子，不是南華山。

題茂叔蓮

船入荷花内，船衝荷葉開。先生歸去後，誰坐此船來？

題淵明菊

籬下花堪把，先生有酒不？遥看白衣者，不復問江州。

題和靖梅❶

髮與疎梅白，身將寡鶴親。孤山殘雪後，清絶凭欄人。

送人會試

子不是劉蕡，天王更聖神。三年一杯酒，還醉杏園春。

❶ 林本、高本、蕭本題作「題畫」。

江上別張叔亨二首

長江夜如練，缺月飛上天。人心□如此，庶免物欲牽。

醉我一杯酒，爲君歌遠行。功名初在念，兒女定忘情。

乞荔枝❶

逢春思種樹，垂老笑開齊。未厭青紅在，從君乞荔枝。

六言詩

周鎬送白菊乞詩三首

陶令黄金遶舍，君家白玉滿園。千古清風廬阜，幾叢細雨江門。

微醉不須酩酊，半開莫待離披。安得季芳與語，相思欲寄一枝。

白菊偏宜素髮，青山只對蒼顔。嗎罷秋香滿腹，風吹不到長安。

邀丁縣主賞菊

社會賦詩不就，公當酬我杯盤。小酌

❶ 此詩原缺，據高本補。

倘尋舊雨，東籬還對長官。

題　枕

太華峰頭一枕，千秋萬歲通靈。不怕惡蛙驚睡，鼻端三月雷鳴。

漫　興 四首

風灑數莖白雪，月臨一丈青筇。餘事歸詩卷裏，殘年放酒杯中。

景斜瓦碗方食，日晏柴門未開。五柳前身處士，一瓢今日顏回。

晨光沼上魚戲，夕陽村邊鳥來。東鄰小兒識我，一日上樹千回。

翠煙綠樹歌鳥，青水紅蕖浴鷗。笑問五湖范蠡，風濤何處扁舟？

夜書南安店壁

千里紅塵倦客，幾年白髮衰翁。野店孤燈夜雨，寒房四壁秋蟲。

次韻景雲蒼梧往復 三首

朝辭白土低岸，晚泊和尚高岡。樵唱雲邊細路，漁家石角輕航。

雲木幽疑絶境，江流東見通津。蒼梧遠尋仙侶，端溪頗恨人情。❶

天地安排蓑笠，江湖放浪漁船。或者天隨是我，斜風細雨前川。

❶「人情」，碧玉本此二字互乙。

六言

柳渡一帆秋月，江門幾樹春雲。來往一時意思，江山萬古精神。

贈陳聰還莆二首

緼袍不妨學道，絶穀可以求仙。相府胡爲慢士，紙田自有豐年。

青錢不滿杖頭，雪繭徒勞免顯。相逢浪勸歸耕，實欠蘇秦二頃。

白沙子全集卷之六

新會知縣顧嗣協　迂客校正
同里後學何九疇　蒲澗重編

七言絶句

伍光宇卜室白沙爲讀書之所二首

君此卜居君亦足，空村無人山多木。
參差芭蕉麗晨旭，新葉新心遞相續。

競晨登登聞隔竹，東鄰老人事幽卜。
磁甌瓦盆不供俗，我不到門此翁獨。

答段錦衣惠藥

藥來詩往共誰忙，野老無金與段郎。
泉石旌旗俱在眼，不應泉石獨膏肓。❶

聞欖山近有車馬之蹟，因贈緝熙并寄竹齋丈

白日傳呼攬翠崖，誰家玉樹碧雲埋？
只疑冬酒開松逕，定有山靈怨竹齋。

偶成

牆角經春臥短笻，千秋塔骨不如公。

❶「肓」，原作「盲」，形近而誤，據何本改。

科頭坐轉茅簷日，閒看蛛絲蕩午風。

夜坐與童子方祥慶話別，偶成

晚飯蹣跚竹几安，秋吟涕淚閣燈殘。
一詩可送方童子，千煉不如莊定山。

往潮連人事

獨速蓑衣舞我航，數家煙樹隔瀰茫。
不將起倒供人事，秖爲看花也未忙。

柳渡月下，承茗溪翁約賞中秋月於潮連

年顏欲比茗溪老，酒琖同揮夜月圓。
來共主人秋半醉，更回楊柳渡頭船。

次韻張叔亨侍御見寄

酒舫當年興未涯，清宵人語白鷗沙。
如今縱有相思夢，不到長安御史家。

看　柳

淺塘低竹小泥村，黃土牆扃白板門。
望見西頭楊柳樹，行人都訝是桃源。

雜　興三首

曲肱深閉倚山閣，照眼不堪臨路花。
一身老去何須出，兩脚朝來只欲麻。

倚檻纔看一兩花，不堪終日雨斜斜。
先生已結僧趺坐，還與人間管歲華。

白日幾時生羽翼，金丹負我不神仙。
東家茗椀頻分啜，兩腋清風也可憐。

溪橋晚立，示諸郎

溪邊明月掃不去，竹下清風時一呼。
天與乃公供打睡，莫安橋板引樵漁。

齋大父忌作，舊居在道娘墳東

道娘墳西近官路，朝朝暮暮行人多。
世事百年渾不省，滿堂賓客《竹枝》歌。

贈釣伴

短短蔞蒿淺淺灣，夕陽倒景對南山。
大船鼓枻唱歌去，小艇得魚吹笛還。

得陳德雍書，年九十餘矣，猶有願學之志

越客初披手翰新，天涯暮雨欲沾巾。
可憐一片長江水，日夜東流不待人！

望頂湖山

客子正歌山鬼句，篙師欲進頂湖船。
遥看落日蒼梧外，獨立横槎古寨邊。

夜過三洲巖，讀濂溪題名，示諸生

山容寂寞紅葉老，江月照曜青天高。
題名夜半尋周子，秉炬相隨愛爾曹。

歇馬大徑山

數家煙火隔林塘，一樹寒花晚自香。
黃葉塚頭聊歇馬，鷓鴣聲裏近斜陽。

華蓋仙蹤，爲謝布政作，時謝已物故

華蓋山頭雲起時，群仙雲裏謝彈棋。❶
謝公不用登山屐，借得千秋一鶴歸。

東軒獨坐❷

桃花寂寞梨花開，山中薄酒三五杯。
村西有客可人意，風雨今朝期不來。

虎夜出

虎頭縋淵雨即下，山中白額還遭打。
今年雨足汝不知，稍出人間食牛馬。

次韻趙提學見寄二首

蒿萊封徑不腰鐮，長夏山齋睡正甜。
風送歌聲滿天地，驚回殘夢雨廉纖。

老大行藏敢不疑，曉川紅日睡醒時。
昨宵共對匡山雨，如此乾坤那得知！

❶「謝」，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坐」。
❷林本、蕭本題作「偶成」。

古有所思

采采紅芳日欲斜，盈盈珠淚落天涯。
東風忽攪籬前樹，惱亂春愁只爲花。❶

卜日修外海赤泥嶺祖墓，值雨

冬雨墳頭蒿已生，年年披草祭清明。
晚風吹落攜鉏艇，又聽軥輈隔水聲。

與景星夜坐

撥悶無人致酒瓶，哦詩燈下一郎清。
夜深笑拍胡牀語，❷忽亂堦前落葉聲。

西樵山下感舊 二首

西風吹老錦巖春，遺跡荒涼此水濱。
雲氣不遮西望眼，青山剛對獨歸人。

西樵山前暝鶴歸，縞衣雙拂錦屏飛。
淒涼夜半孤舟客，一聽遺音淚滿衣。

德孚先生留此眠，南山揮手白沙船。伍光宇號小南山。江山此日三人別，誰道人生無百年？

❶「只」，高本、碧玉本作「不」，林本、蕭本作「何」。
❷「拍」，原作「怕」，刻誤，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示建旌節亭役者

照曜乾坤功不小，此風此日更須扶。
泮宮畚土皆民力，不共城郎一例書。

次韻趙提學留別白沙

列炬溪邊樹影斜，隔花遥迓使君車。
酒杯欲別微風起，吹動馨香下柳沙。

蕉麗望羅浮

翠錦爲山白錦雲，畫工傳影不傳神。
今朝蕉麗江頭望，魂爽何由得傍身！

黄連滘即事

青草橋邊船未歸，曲川微雨暗荆扉。
江村盡日無來往，夫在東皐婦給炊。

上　帆 三首❶

蜻蜓翅短不能飛，欸欸隨風墮客衣。
此是天人相合處，蒲帆高掛北風歸。

南川風雨上歸舟，水國蕭蕭昨夜秋。
鐘鼓不來南海岸，夢魂深遶白沙樓。

荔丹映雨垂垂濕，江練隨風滚滚流。
不敢久貪山水勝，白頭正動倚門憂。

❶ 第二首、第三首原缺，據高本補。

初晴

初晴樓上燕飛飛，樓下歌人白苧衣。
一曲未終花落去，滿林啼鳥送春歸。

落花

落花半落流水香，鳴鳩互鳴春日長。
美人別我在江浦，欲來不來空斷腸。

清曉

清曉有人來欵扉，風吹衫袖白披披。
昨宵雨打山牕破，莫怪先生下榻遲。

對酒

半開半謝花相催，江水東流不復回。
扶杖江頭看花樹，不知笑向酒家來。

喜生姪

兩翁筋力少翁衰，竹杖先堪付若兒。
只恐暮年詩更逸，出門須背錦囊隨。

新設紙帳軒中二首

如雲白紙罩方牀，翠簟眠穿我固當。
世到葛天終不遠，先生枕外即羲皇。

階面苔侵牡蠣牆，小軒容易領年光。
只從今夜牀頭月，已照先生鬢脚霜。

送鍾地曹入京

十年自汗不曾乾，枕上殘書白首看。
莫道無心與君別，樽前更覺別君難。

感　事二首

人間骨肉薄秋雲，一事朝來不忍聞。
何處青山封宿草，欲將衰淚灑孤墳。

平生交態如兄弟，此日悲歌聞路人。
欲寄秋風兩行字，九原無雁獨憐君。

宿倪麟所，石榴花秋開

老蟾半影秋如水，曙角一聲霜滿街。
白髮山人到城府，石榴花下借眠來。

催諸友九日詩課

九日樓前客令新，黃花愛酒不饒貧。
勸君火急交詩課，纔到明朝罰主人。

題杜少陵小影，次韻柳文肅

孟子詩肩高聳山，杜陵談笑古風還。
世間還對憂時畫，美酒花前已破顏。

與舊童子

神樂燒茶伴老夫，昔時童子今生鬚。
青春過眼如流水，白雪滿頭非故吾。

謝惠酒

白髮蒼顏老石齋，出門秋思滿天涯。
極憐紫酒逡巡有，不負黃花點綴佳。

五月二十七夜颶風作，屋漏

燈殘四壁漏痕斜，老屋回風落細沙。
乾坤更有晴明日，爲報家人莫怨嗟！

題畫

赤壁磯頭天欲曙，縞衣和夢掠舟西。
欲尋故處何由見，長恨今人畫亦非。

題月溪卷

月出東方白漲溪，溪翁行樂溪東西。
相思欲過隔溪去，南斗無光北斗低。

贈周鎬兄弟

周生兩馬齊兩鞭，京指長安鎬在山。
今夜尊前看秋月，明年秋月憶尊前。

秋日 二首

山河一望仲秋前，楓葉初黃水半川。
路上行人不歸去，北風吹爾過殘年。

木犀未發盎蓮空，小女來方剪綵工。
不信衰榮是天道，覓花無處怨西風。

閱馬氏均田文

王侯尚愛槖中裝，何況田家弟與兄？
孟子未知人世事，獨將仁義教齊梁。

贈鄧柏林，其人貌似伍光宇二首

南山面目偶然同，又向人間見此翁。
碧蘿牕下一杯酒，猶勝良宵夢裏逢。

此老若是石曼卿，此山便是芙蓉城。
高歌獨控青騾去，是有風流萬古情。

喜　雨

滿眼珠玉不足珍，甘雨一灑萬家春。
昨日蒼頭睦洲至，又道睦洲饑殺人。

將如東莞，聞途中盜發，不果

扁舟東過扶胥口，一日二日之便風。
何故三旬不成往，仰船岡下賊旗紅。

題　朴　軒

葛洪亦號抱朴子，安知朴翁不是仙？
莫將甲子編年看，人道翁生大撓前。

題應憲副真率卷

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幾個自由身？
春風回首黃巖會，醉插花枝少一人。

茶園曲，寄治香櫃袁暉

峽東灣灣一水長，❶商船無日不蘇杭。
千村萬落無窮樹，盡是袁郎櫃裏香。

插　花

巖前上馬興難拏，卯酒三杯帽半斜。❷
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

訪山家次韻 二首

樛枝逕口郎迎馬，語鳥籬前妾掃雲。
笑殺主翁忙出户，手提筐果喚廚人。

清泉煮蕨愛山家，夜飲西巖望月斜。
澗底白雲留不住，半隨紅雨落天涯。

蕭黃門書來，見責久無書，用舊韻答之

諫官一字照天涯，南海年年問釣沙。
滄波不與黃門信，笑殺龍鍾百姓家。

平江伯陳公以紫茄花絹爲家慈壽，❸詩以謝之

吴紈衫色紫茄花，老親着時衆口誇。
小兒奉酒歌七字，持獻軍門表拜嘉。

---

❶「東」，原作「東」，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杯」，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鍾」。
❸「江」，原作「鄉」，誤，據林本、蕭本改。

景雲偕范規海上割稻

犬子給炊海上舟，范生打槳兩同遊。
田中割稻家中望，逢著諸仙莫浪投。

招訟者歸

越王城裏塵隨馬，刺史衙前吏喝人。
此日王孫不歸去，舊遊芳草可憐春。

中秋期諸友不至

山妻有錢肯沽酒，諸友賦詩期不來。
范生也逐吾兒去，一夜清光對玉臺。

贈鄺載道之淮陽別駕，前御史謫黃巖

十年花縣眼中人，別駕淮陽又幾春？
曾共烏臺高十仞，鄭郎今着白綸巾。鄭紀也。

感　事

齒本生來不著唇，呶呶衆口劇鶵群。
鼻雷自炒元城耳，夜半鐘聲那得聞？

詠木犀，寄倪麟四首❶

正月山桃委地紅，柳塘還捲落花風。

❶ 林本、高本、蕭本題作「木犀四絕寄倪麟」。林本、蕭本題下有小注：「自城中解館歸。」

木犀一樹渾堪賞，盡日相看煙雨中。
風雨歸來問小奴，藥欄花架費人扶。
黃昏雨歇茅簷月，只有木犀對老夫。
春城無日不思家，風雨經旬損物華。
竹色四時長不改，平安先報木犀花。
風吹雨打只傷神，白首龍鍾尚愛春。
花意未應嫌老醜，十年前是種花人。

題兩山居士卷❶

墨水翻騰作巨川，兩山何處灑雲煙？
醉中亦有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

題東所卷

東所詩成月滿衣，乾坤無語鬼神悲。
郎今欲到飛雲去，說與兩山居士知。

問鄺珙病

鄺生病肺今何如，獻歲初驚得手書。
我有丹方欲傳與，小藜牀上半跏趺。

次韻陳冷菴僉憲見寄三首

擊壤聲中酒國春，海風吹老石邊身。
桃花幾樹衡門下，我是唐虞一輩民。
乾坤畫筆久荒蕪，誰作臨江五老圖？
聞道遠師將結社，華巔猶得照鄱湖。
五十四年居海濱，偷將水月洗心塵。
今朝偶對西江使，溟海猶堪把贈人。

❶ 林本、蕭本題下有小注：「東所父也。」

別意

江閣醒眠秋正涼，西風殘漏轉離腸。
不知天道平分未，已覺人間一夜長。

悼林暕❶

一日之雅亦爲哀，鍾淑相隨入夜臺。
此生未了男兒事，也向扶胥打坐來。

木犀開時，江右李士達、劉希孟已去，容貫、范規江浦未還，因有獨賞之歎

嶺北書生嗟去早，江東遊子惜歸遲。
重陽將近無風雨，正是木犀初發時。

先子忌日作

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月下螢。
五十四年天頗定，❷諸孫羅列拜成行。

題畫 三首

茅簷秋颭酒旗風，舟入蒹葭月半籠。
醉睡不知家遠近，醒來依舊五湖東。

寒山鐘近不成眠，人在姑蘇半夜船。
何處明朝正堪望，吳王宫苑草芊芊。

金陵城西趁市郎，負戴不厭江路長。

---

❶「林暕」，據阮榕齡《白沙門人考考證》，疑爲「陳暕」之誤。

❷「定」，高本、碧玉本作「近」。

百花橋頭換美酒，歸與漁父歌滄浪。

古椰道中有懷

翠煙浮隴麥初齊，社樹青青獨鳥啼。
何處相思不相見，木棉花下水門西。

小湘峽食嘉魚十月二十一日

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
引滿阿儂生日酒，微吟空記屬牛年。

自三洲還至禄步村

江流夾束午風柔，城郭歸來禄步舟。
惆悵碧桃歌舞散，黄茅烟裏一輈輈。

過清遠峽

行人初上峽西頭，已有心隨下峽舟。
天下名山皆可愛，夢中慈母不來遊。

讀鱷魚文

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
如何皇甫兼逢吉，不及潮州一鱷魚？

食蜆

家住東南蜆子村，小鐺風味勝侯門。
眼前下筋非無處，芹曝猶堪奉至尊。

社中四首

桑林伐鼓酒如川，秋社錢多春社錢。
盡道昇平長官好，五風十雨更年年。

社屋新成燕子來，山丹未落野棠開。
三三兩兩兒童戲，弄水扳花日幾回。

社酒開顏一百家，春風先動長官衙。
東君也解遊人意，紅白交開樹樹花。

社日年年會飲同，東原西埭鼓鼕鼕。
無人不是桃花面，笑殺河陽樹上紅。

夜酌❶

侍子焚脂弄小孫，藥爐分火暖殘樽。
東風不管黃鸝怨，一夜飛紅滿樹根。

問李深之病

竹林花埭酒旗風，秋賞春遊事事同。
伏枕六旬猶未起，相思紅日滿簾櫳。

沙上

村逕西來入社松，北山終日白雲封。
往來獨把梅花笑，只有沙堆不負公。

秋江喚渡

何處渡頭風浪喧，隔波仙境似桃源。
瘦藤倦向人間去，喚得船來便上船。

❶ 高本題作「夜雨」。

春寒 二首

清明天氣如初臘，雨脚雲頭枉是春。階下荼蘼開自晚，不隨紅紫怨東君。

一春光景在花枝，三月殊非陰雨時。只有木犀偏耐冷，小枝簷下對衰遲。

看花何處輾香輪，江上春寒著莫人。衰病未堪供起倒，且便高枕過殘春。

題棲霞卷

紅霞小塢地仙家，日出耶溪十里花。秋竹垣低是何處，有人牕下讀《南華》。

雜興

數行屋蟻下庭蕪，牆角扶留緑映裾。正是滿樓山雨過，夕陽惟好鵓鳩呼。

讀朱晦菴註參同契

神仙不註《參同契》，火候工夫那得知？千古晦菴拈一語，可憐無及魏君時。

大水浮舟至七星巖頂，題其上

七星巖下醉神仙，猶占龍牀水底眠。我有一樽延壽酒，月明今夜對南山。

蒼梧寄陳庸，時館潯州

山形西上水東流，獨泛長江十日舟。
無翼可隨飛鳥去，相思時復到潯州。

題林良爲朱都憲誠菴先生寫林塘春曉圖

煙飛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嘗不似人。
得意乾坤隨上下，東風醉殺野塘春。

出肇慶，有懷馬玄真

紅塵白浪去來年，細雨秋江看木棉。❶
何處思君君不見，羚羊峽尾七星前。

金洲別陳冕

江上東風捲暮旗，木棉花下進舟遲。
金洲未是窮途別，莫贈黄金只贈詩。

漫　興

粉牆經雨舊成痕，青被扶留直到根。
俗吏欵門教暫去，隔簾抛果戲諸孫。

畫　鷹❷

落日平原散鳥群，西風爽氣動秋旻。

❶「棉」，原作「綿」，據下首改。
❷林本、蕭本題作「題畫鷹」。

江邊老樹身如鐵，獨立槎牙一欠伸。

木犀枝上小鵲

翠裙白領眼中無，飛上木犀還一呼。
乾坤未可輕微物，自在天機我不如。

贈周成

虛無裏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迷。
說到鳶飛魚躍處，絶無人力有天機。

春中雜興三首

春寒著莫絮袍輕，遊走何山更乞晴。
夜夢髯翁作人拜，安知不是白龍精？

小雨如絲落晚風，東君無計駐殘紅。
野人不是傷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

香煙裊入袖中蛇，讀《易》山齋日未斜。
領取乾坤分付意，扶留生耳木犀花。

端陽後一日，里人送角黍酒至

荷瓢童子問誰家，老婦簷前駐紡車。
角黍喚回端午夢，還從艾𥿍得松花。

九日木犀未開二首

野徑香沉舞蝶稀，柴門樹老著花遲。
含章此日無窮意，只有階前拄杖知。

菊來栗里何須酒，梅到孤山不欠詩。
老去未甘詩酒廢，木犀其那放花遲。

木犀花下待陳秉常

常疑楚客飡秋菊，不信唐人醉牡丹。
何處木犀香可愛，須君曾到玉臺山。

謝九江惠菊 四首

誰將此菊種江濱，物色當年漉酒巾。
若道淵明今我是，清香還屬隔江人。

紫菊移來紫水濱，白頭對着白綸巾。
花前酌酒笑未足，酒後簪花笑殺人。

故根迢遞九江濱，歲晚相看此道巾。
不用詩流强分別，種花人是賞花人。

鶴袖披翻野水濱，黄花簪破小烏巾。
腰間我有坡翁帶，解與西鄰賣酒人。

夜夢見太母，急呼諸孫前拜

欲覺未覺夢中夢，有形無形身外身。
喜逐悲來呼不得，曾孫前拜太夫人。

馬肇文惠油酒，并録示哭一峰先生詩及送林緝熙掌教絶句，復以香一束，賦三絶見意

誰以三年報一峰，舒剛蓋有古人風。
一詞亦到君親地，何處無天覆馬龍？❶

清油濁酒慰家貧，老子山中但白雲。
君欲看雲須久坐，晴牕端爲起爐熏。

南川釣艇已横波，裏水漁翁又放歌。
今日未知明日事，且傾君酒爲君哦。

❶「天」，原作「人」，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贈周二仔入京 文都家僕

故人訝我久無書，只到長安夢亦疎。
萬里周郎知此意，杖藜江上送長鬚。

次韻張廷實東所寄興見寄 十首

天邊暝色將秋至，海上長風送月來。
何處無人識東所，夜分樓上了餘杯。

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笻挑到古尼丘。
而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

扳緣千尺采松花，服食爲仙未到家。
我得丹方欲傳與，肯捐妻子入煙霞。

路自飛雲過閬壺，仙人迓我久趦趄。
相期汗漫歸何處，獨占煙波理釣魚。

放倒瓊林半醉間，半留醒處著江山。
病來只有冠裳在，不帶朱門一事還。

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長安一馬無？
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

邯鄲枕上看三台，誰撼藜牀喚老萊？❶
幽事不應全廢却，夜來風吼澗中雷。

西風吹老木蘭花，水閣氛氳帶晚霞。
溪上行人不相識，隔船對語問誰家。

海上峰巒今屬誰，攜來四百布囊垂。
或嫌珠珮多遺恨，化作長髯未可知。

門下諸生無一個，山童撤却皐皮坐。
與儂七尺青團蒲，今年換與張東所。

沽酒

酒店無錢與酒遲，初晴天氣菊殘時。

❶「萊」，原作「來」，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乾坤不放閒人醉，也到江門酒琖知。

題南浦送別圖，爲蔣方伯

何人更賣雲卿屨，我昔曾過孺子亭。❶
欲寫別離非此日，西山南浦認丹青。

對　菊十二首

花開無酒醉江濱，莫笑人間破葛巾。
廬阜長官歸未得，看花還共去年人。丁縣主告予謝病不果行。

飡香誰亦到湘濱，西崦東籬濫一巾。
去歲金英曾照我，今年玉蕊又驚人。

白雁南飛到海濱，吟邊芳氣襲衣巾。
門通水竹三丫路，坐對求羊一輩人。

秋英如雪照江濱，扳折須防小侍巾。
曲檻兩頭門盡掩，先生原是惜花人。❷

日日狂歌菊澗濱，花神應識玉臺巾。
西風爲掃繁華去，不遣紅芳近老人。

花舫誰撐緑渚濱，道人醉脱碧方巾。
東籬不飲江州酒，彭澤當年未盡人。

精魄當歸楚水濱，天涯聞訃忽沾巾。
西風吹醒蒲團夢，獨對黄花憶故人。謂都憲誠菴朱先生也。

扁舟何處剡溪濱，夜半歸來雪滿巾。
争似一瓢秋菊伴，漆園風暖蝶疑人。

我貌不如蘇潁濱，秋風華髮已盈巾。
有錢不買重陽醉，籬下黄花也笑人。

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巾。
丞相九回徵不起，碧虚長揖梦中人。

❶「過」，高本作「歌」。
❷「惜」，原作「借」，據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改。

知章投老鑑湖濱，還戴華陽羽士巾。
元亮也歸三徑去，至今人笑是痴人。

陶家園裏舊開叢，復入山牕對此翁。
一曲一杯花下醉，人生能得幾回逢？

種扶留，用舊韻 二首

輕落藤梢淺打溝，種時須共小遲留。
浮生日月供眠外，付與擕鋤抱甕休。

絜矩工夫但一溝，山中夜雨長扶留。
莫教看到詩人眼，千首鳶魚也未休。

漫　興

娉婷鄭女著纖羅，能爲襄王激楚歌。
一曲《霓裳》都掃盡，尊前無地舞《陽阿》。

贈麥岐出遊 二首

錯教人意向花濃，萬樹香飄一夜風。
行過東津莫回首，一番春事又成空。

我得無言贈麥岐，乾坤遊走到何時？
千山萬水無窮意，分付芙蓉杖一枝。

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云「生生生德俊逸超全」，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覺後紀以絶句

八字光騰斗外天，碧雲西去擁群仙。
乾坤此夢無人話，起步中庭月上弦。

贈人

誰將兒女浪于情，春雨來時草又生。
夢亦是真真亦夢，石泉槐火對清明。

悼周鎬 京之兄也。京以母命赴春官。鎬亡，京南歸在途。五首

一封長夏寄京書，不遣歸來待拜除。
誰與行人報消息，高堂今日要人扶。

一雙玉樹出東溟，豈意先隨曉露傾。
三十六年惟一女，老夫垂淚寫銘旌。

叔子還家定買碑，墓旁將刻老夫詩。
詩中不借閒言語，只寫人間母子悲。

嗜好平生法帖詩，偶逢方士問刀圭。
何人擺脱浮生事，得似周郎易簀時。

里巷三年六七墳，老年無淚哭交親。
數聲願借遼陽鶴，喚醒人間未死人。

望白龍池 在本邑崑崙山頂。三首

西望不見崑崙池，白龍上天歸何時？
望中心逐飛雲去，半掛玉臺松樹枝。

涵虛數尺鏡光懸，舊是頭陀洗鉢泉。
又有山人來洗耳，白龍休占水中眠。

雲影天光共一池，池中消長白龍知。
仙翁騎龍上天去，只有明月照漣漪。

梅花 十三首

一枝低壓塢籬斜，細路穿雲竹半遮。
忽被暗香相引去，小塘詩景在西家。

老樹眠江水嚙之，茫茫水月浸花枝。

暗香捲入滄溟去，不是漁翁那得知。
沙籠寒月樹籠煙，香徹龍溪水底天。
斜隔竹林窺未得，更尋西路上漁船。
南枝照水忽先開，漁父灣頭有釣臺。
罷釣歸來溪路暝，暗香幾度倩風媒。
孤山山下一枝梅，春到南枝尚未開。
酒醒西樓看月坐，清風湖上捲香來。
朝來溪上弄花丸，天地氤氳日月還。
無覓暗香踈影處，笑呼歐九問孤山。❶
梅花撩我又冬殘，落日深山一凭闌。
病眼不知花妙處，只將花作野人看。
梅花如雪擁溪扉，漁父村南負酒歸。
縱飲不知花落去，酒醒船上見花稀。
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開處酒家眠。
青山一片無人買，誰與先生辦酒錢？
樵客入林聞曙鴉，梅梢殘月暗溪沙。
沿溪路盡無人到，更說林逋住處賒。
舍南朝見一枝梅，舍北桃花昨夜開。
笑問花開何太急，青春肯逐酒錢來。
南北枝頭月正懸，月中誰此弄溪船。
晚來吹入梅花去，吹到林逋木榻邊。
蒼煙裊樹溪冥冥，夜半江樓笛一聲。
悵望錯疑溪女折，滿頭只慣插金櫻。

桃花 二首

雲鎖千峰午未開，桃花流水更天台。
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
山中兒女不知秦，無賴漁郎最惱人。
溪上桃花君莫種，東風不貸武陵津。

❶「孤山」下，林本、高本、蕭本、何本有小注：「氣魄壓倒孤山。」

題袁氏知歸卷 三首

鳥在蒼岑魚在淵，水深林密保生全。
秋風莫怨茅茨破，白首眠看榻頂天。

陰崖水必到滄溟，石罅涓涓勢已成。
萬古乾坤流不盡，望湖亭下更分明。

示我陰陽闔闢機，春陵墨雨灑門扉。
直從罔象前頭見，人與乾坤一處歸。

界江八景

河橋柳色

廬阜清風長官宅，渭城朝雨王維詩。
東西緑遍河橋路，長與離人照酒巵。

驛館槐陰

槐陰覆庭日早午，❶小吏夜出迎當路。
長江閱盡往來人，湓水西邊此槐樹。

爐渚晴煙

香爐紫煙生一縷，天風吹落蘆花渚。
江東行客歸去來，霑衣猶帶金陵雨。

古埠漁燈

埠頭半點夜燃枯，釣得松江一尾鱸。
漁父聯舟向東岸，東岸人家有酒沽。

❶「早」，林本、高本作「卓」。

界江霽月

玉宇蟾輝秋展鑑，界江水色夜磨銅。
乾坤好景誰無分，只問靈臺得屬公。

西僧禪梵

竹徑風傳西梵聲，隔牆深夜有人聽。
山僧老去無功德，還倚禪門誦佛經。

東閣書聲

閉户書聲午欲乾，夜闌燈燼落蒲團。
朝廷若問觀風使，猶有書郎信長官。

大橋牧笛

山花争插帽頭紅，蘆葉烏烏弄晚風。[1]
橋大板平牛步穩，老牛差後不愁儂。

讀周朱二先生年譜二首

千年幾見南康守，歎息人間兩譜開。
但使乾坤留一緒，聖賢去後聖賢來。

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
語道則同門路别，君從何處覓高蹤？

白洋潭魚二首

白洋風起釣絲飛，夢裏漁蓑此夜歸。

[1] 「烏烏」，高本、何本、碧玉本作「嗚嗚」。

明日冷香橋上望，海鷗相對便忘機。

白洋潭上浩煙波，何處漁歸此放歌？
月下聞之開口笑，江門三尺有藤蓑。

讀定山集

千首鶯花萬蠹魚，眼昏心亂意何如？
白頭許我編摩不，活水源頭洗硯書。

寄張主事

從來妙處不傳書，十夢人間九不如。
試問十洲三島外，白雲誰伴老仙居？

贈鄒汝愚吏目 時館壯哉亭

川雲嶽雨天模糊，萬里山亭此客孤。
又借南風吹一月，酒葫蘆打藥葫蘆。

題伍氏雙喜圖

莫怪龍鍾此葛巾，穿花入竹去頻頻。
秋風酒熟南山下，更與殷勤報主人。

戊子秋，❶開化吳廷介縣博校文於我省，念太夫人初度之辰在十月八日，撤棘之後，幸公程之便，趨歸爲壽，詩以送之

高下原從脚板分，江山富貴幾般人？
吳家子弟官情薄，❷欲把行藏壽老親。

❶「子」，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午」。
❷「吳」，原作「吾」，據碧玉本改。

題伍光宇碑陰

幾年滄海一碑成，身後何須歎不平。天遣老兄生少子，千秋寒食祭公塋。兄伯饒近生子，爲光宇後。

喜黄在登科 三首

半醒半醉一儒巾，黄卷青燈二十春。晚醉鹿鳴君莫訝，龍頭還屬老成人。

龍頭還屬老成人，夜半雷聲已變春。莫爲晨昏留不去，安車扶上白頭親。在有老母在堂，故云。

安車扶上白頭親，徐積當年也爲貧。憶昨扁舟淮上路，青山吾拜墓中人。

題松雪圖

元時有個趙松雪，松雪于今又屬誰？一幅丹青一瓢酒，廖公來乞老夫詩。

半江十詠，爲謝德明賦

江湖城市氣交吞，誰放蘭舟繫柳根？肯與漁翁通水界，白頭破浪在江門。

獨速溪邊舞短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要多。

水面煙濃白鳥低，數峰青鎖夕陽西。隔波莫是仙源否，恰到波心路已迷。

隔波晴色裊孤煙，萬樹桃花錦一川。夜半天風吹海立，探花人在半江船。

水到江心五百弓，白鷗雙起雁孤衝。

竹篙點碎菰蒲月，如此風光我共公。

畫紙敲針一杜詩，水生花落兩天機。
西風捲市塵高起，也到江心不解飛。

溪槎泛泛月中眠，❶橫占波間一半天。❷
何許少年三五輩，夜深鄰舫叫攤錢。❸

碧海雲深鶴夢勞，人間無地著盧敖。
不知居士曾來否，試向波心問小舠。

醉則高歌醒復悲，老仙那有獨醒時。
江間波浪三千頃，❹都與同公入酒巵。

半江秋水映斜陽，幾個神仙坐水旁。
酒是逡巡花頃刻，一尊韓愈對韓湘。

經陳氏家廟

牡蠣牆高一廟深，緣岡松柏晝陰陰。
我家俎豆茅茨下，只少黃金不少心。

題萬松菴壁

昔年曾賦萬松軒，一飯松根有夙緣。
旋摘黃花傳白酒，真成東老對回仙。

過東涌 周貢士抱乳兒久住出迓

鄉曲論交大父餘，耳根狼籍病翁書。
小兒莫道無靈性，也傍寒塘望筍輿。

---

❶「溪」，高本作「流」。
❷「占」，高本作「與」。
❸高本題作「夜行」。
❹「波」，林本、蕭本、何本作「碧」。

經曝日臺周鎬所築。鎬亡，無子止一女

何處猿聲更斷腸，夜聞孤女哭凄涼。
淚痕滴著臺旁樹，縱到春風亦少芳。

寄袁暉林敬四首

頗憶江湖林子翼，小齋留飯更袁暉。
人心人面人人異，賢輩如前共飯時。

南州香櫃久流傳，亦賣東湖草屨錢。
莫共諸賢理鉛槧，只治香櫃過年年。暉治香櫃自給，近爲社學師矣。

歲首詩緘寄早梅，路旁先倩秉之開。
而今兩眼西風淚，誰解傳聲到夜臺？

若道鴟夷解了心，五湖何用更千金。
魯連長揖平原去，風月無邊碧海深。

林緝熙縣博、張廷實進士、何孝子子完先後見訪，既而緝熙往平湖，廷實歸五羊，子完還博羅，因賦四絶

春水江門一葉舟，幾人來此看垂鈎。
浮雲一散無踪跡，飛盡桃花江水流。

昨夜江門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
五羊城中消息斷，君去東吴幾日還？

四百峰頭白鶴知，老夫八月有幽期。
爾家正在羅浮下，莫向春風怨别離。

長髯遺我一囊山，鐵橋流水非人間。
我今決策山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

夢遊天台

路入天台第八重，洞門剛與赤城通。

脚根點到虹橋下，一笑那知是夢中。

伍伯饒送蜂窠至，用韻答之 二首

獨憐溪竹隱花叢，待得南山後到蜂。❶
昔日往來南谷口，❷如今只用一丸封。

晚蜂隊隊過山房，❸何處歸來嘴脚香？
辛苦奉君臣子分，可堪奴輩日偷嘗。

賽蘭花開 四首

晴光三日轉花枝，坐對微馨忽有詩。
涓滴未嘗花上露，南風莫只報人知。

曲欄砌下少人窺，戲蝶遊蜂忽滿枝。
君欲尋花須早計，只今猶是未開時。

微風巾袂細氤氲，楚畹叢中別有春。
啜茗亦嫌風景殺，明朝載酒是何人？

山花艷艷綴旒傍，君愛深紅愛淺黃？
楚客見之揮不去，向人説是賽蘭香。

次韻南山送蜜 四首

萬古西山朽骨叢，中有魂魄化爲蜂。
餓死空窠不飛去，猶爲君王守故封。

寒花索寞不成叢，口腹吾慚入臘蜂。
覓蜜嬌兒啼夜半，未成新釀又開封。

知從何處宿花叢，清曉飛來又幾蜂。
定有香魂招不返，遠尋芳氣落花封。

處處山花好蜜房，絪緼巖壑爲誰香？
相思道遠無由寄，此味年來只獨嘗。

❶「蜂」，原作「峰」，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南」，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函」。
❸「蜂」，原作「風」，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戲贈館賓[1]

松風和雨灑柴關，過午雕胡飯始餐。今日華卿休怪訝，往年饑鼠嚙陳山。嘗館白沙。

讀林進士信宜祭母墓文 二首

淚血今朝灑鳳山，鳳山原只在人間。非關旅殯無尋處，不與皇華共載還。

天涯四尺不封墳，一去鳳山三十春。莫辭更向山前問，恐有漁樵是異人。

袁侍御道龍川訃至 二首

何處龍川去不歸，山南山北雨雲飛。晚風晴捲三千尺，好與歌筵作舞衣。

憶昔青陽動海濱，隔年草木預知春。如今行路無顏色，盡是青陽去後人。

次韻柳渡頭答鄉友 二首

溪南溪北荔枝垂，五月荷花欲捲旗。忽有酒船邀半路，三杯不記主人誰。

飯罷雕胡坐石磯，白雲閒與鶴同飛。神仙若道吾無分，那得身輕減帶圍？

題林進士廷玉繼母陳氏挽卷 廷玉幼好嗜醬薑，其母每求於旁舍給之

與兒醬薑兒勿號，前母生之後母勞。

[1] 碧玉本題作「戲贈館賓梁文冠」。

大統岡頭寒食酒，一杯和淚灑香茅。

五月菊 四首

夏卉秋葩黃一色，何人把酒謗天工？
品題莫問看花客，消得西來一夜風。

露飲霜餐不記秋，黃花三昧室中求。
區區形色多相似，爭得先生爲點頭。

小變春紅作淡粧，山亭初見一枝黃。
醉中忽眩東籬眼，起視金錢著屐忙。

二頃南風秫正青，督郵未到長官亭。
眼前雖有黃花在，不與陶公解醉醒。

題梁景行天壺書屋❶ 二首

打土編茅費幾錢，白雲深夜一燈懸。
知君未是壺山主，只借壺山過兩年。

虀粥朝朝長白寺，❷衣冠夜夜百原山。
三年枕席何曾設，一紙家書亦不看。

元夕

村南村北此宵同，好景難消一老翁。
在處恐妨年少樂，踏歌歸去月明中。

正月菊 二首

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更當時。
東風自領芳菲去，也爲秋香作意吹。

盧阜高歌九日杯，盡將秋意放花開。

❶「壺」，原作「湖」，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詩中二「壺山」同。

❷「粥」，原作「竹」，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誰教也向東風裏，點破千紅萬紫堆？

次韻吴縣博別後見寄 二首

聖賢生處是中華，何處天涯何處家？
夫君認得幽棲處，江門月底釣魚槎。

昨夜江門詠月歸，今朝又領衡山詩。
千仞岡頭一振衣，乃見盧岡點化機。

題一峰遺墨後 何知卷

穆穆熙熙在眼中，君家卷裏忽相逢。
蒼煙緑樹湖西路，何處金牛弔一峰？

何生告還新喻，因憶希仁先生平生，故人不相見十有六年，悵然有作，附生，他日見之，爲我道之

忽忽人間十六年，與公信息兩茫然。
不知今日江門路，還到湖西是幾千？

淵明愛菊

白衣剛到黃花下，醒長官爲醉長官。
社裏新知僧酒主，門前高枕石蒲團。

和靖愛梅

懊惱梅花未有詩，孤山馬上又攢眉。
後人拈出前人句，作者原來自不知。

茂叔愛蓮

不枝不蔓體本具，外直中通用乃神。
我即蓮花花即我，如公方是愛蓮人。

潘岳愛桃

潘郎本自愛桃花，種向河陽幾萬家。
世有長官如孟子，還除花地付桑麻。

廢宅逢梅

花間無主竹籬空，小徑斜穿曲巷通。
賴是暗香能不息，短笻破帽得相逢。

與客夜飲

擊節歌聲未出門，照書燈火已眠尊。
老妻喚醒蒲團夢，更與殷勤煮菜根。

辭徵文者

平生語默鬼神知，破戒隨人老可媸。❶
三日裹糧無此客，手攜空卷下階遲。

崔潛送菊坡先生遺像至，適鄉人送紫菊一株，遂以答之

高風千古鎮浮華，凝酌寒泉薦菊花。

❶「媸」，林本、蕭本、碧玉本作「嗤」。

江上一株紅帶雨，丹青同日到山家。

舫子

此身天地一虛舟，何處江山不自由。
六十一來南海上，買船吹笛共兒謀。

木犀 六首

曉枕東牕睡不來，木犀造次隔籬開。
阿田小孫名也。拍手黃鸝到，寫盡春風得意杯。

東風披拂滿林塘，脚債東山也未償。
捫虱不禁春意動，日華初吐木犀香。

茗碗朝朝怕侍兒，采花莫采稱心枝。
牀敷愛就東牕暖，分付東風敵面吹。

人間花草鬬春肥，粉蝶黃鶯接翅飛。
也愛白頭肝肺好，木犀牆下噦朝暉。

名花得見太平年，擊壤聲高壓管絃。
化日熙熙春蕩蕩，華夷何處不同天？

白頭無酒不成狂，典盡春衫醉一場。
只許木犀知此意，晚風更爲盡情香。

書易隱求銘旌後，感而有作 三首

一題八字八低回，滿眼凄涼筆下來。
春社去年人不見，茅檐燕子又飛回。❶

山林交分晚相投，詩在寒江紫菊舟。
君去落英還對我，獨吟春雨看江流。

半雨半晴鶯亂啼，溪邊丈人還杖藜。
不見舊時遊走伴，白頭銜雨更銜泥。

❶「回」，原作「來」，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移海棠花

小朵輕紅帶雨香，柔條深翠引風長。
道人不是看花客，肯把牆隈借海棠。

曉飲忽醉，擁禪衣坐睡

三杯過卯得瞢騰，坐擁禪衣問殺更。
下砌握刀山竹冗，開門負水海棠生。

弄筆二首

白日一醒塵土夢，青山誰計髑髏春？
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

弄水忘歸真灑脫，看山扶步小逡巡。
等閒未許丹青手，搭颯平生畫此身。

鵂鶹育雛于貞節堂東壁，壁高且危，二雛墮地下，乃就而哺之，悲鳴彷徨，如在無人之境，予憐之，取雛納之巢，紀以是作二首

將雛無力上榱題，聲斷殘陽翅忽低。
高棟托身君亦誤，鷦鷯安穩只卑棲。

海鷗來往未忘機，鵂鶹能言掠砌飛。
母去巢危雛落盡，啣蟲巢畔待雛歸。

江上

遲遲春日滿花枝，江上群兒弄影時。
漁翁睡足船頭坐，笑卷圓荷當酒巵。

有懷故友張兼素 三首

穆穆熙熙只此風，今人未見古誰同？
意中我了牛醫子，且放山齋水墨中。

長安風雨閉門間，陌上浮雲没馬鞍。
從此江西人物論，❶夫君高只比廬山。

萬里長安看我病，夜闌兩馬出攜燈。
如今只有西涯在，宿草江邊露滿塋。

何宇新赴南京，來白沙告別，云此行且復見定山，時秋已盡矣，以詩送之 二首

孝子已爲人所稱，世間留者乃何情？
故鄉莫作多時別，阿母墳頭草又生。

浦口柴扉幾日開，江門煙艇暮秋回。
交情亦似長江水，南北年年送往來。

閱光宇傳❷

君艇君齋古所呼，忘年忘病舜之徒。
莫言外史無憑據，曾見當時拉背奴。

戲題顧進士瓊林宴圖

黄屋門前緩轡行，上林花映賜衣明。
怪來老眼模糊甚，道是尋春杜少陵。

❶「物」，高本、何本作「勿」。

❷高本題下有小注：「光風艇、尋樂齋，白沙讀書所，今廢。光宇長於予。病駒，每疾作使一童倚背拉之，便起，衣冠坐，習静，忘其病也。」

梅花十首

湖上詩仙骨已塵，江門半樹復撩人。
攜田拉畹朝朝去，江上田家秫酒新。

雲隔溪扉水隔塵，梅花留月月留人。
江門半醉踏歌去，紗帽籠頭白髮新。

春風處處馬蹄塵，岸北花神冷笑人。
二十四番紅紫醉，一番零落一番新。

馬蹄懶踏六街塵，閒憶當年拄頰人。
江海衣冠零落盡，梅花還對白頭新。

精神交月不交塵，看到黃昏故可人。
拈出孤山難狀處，一年詩債又從新。

桃李安能踵後塵，玉妃全是耐寒人。
瘦笻拄破梅村月，要看南枝出格新。

梅塢風高不起塵，短笻聊立探花人。
山塘水淺時窺影，喜與年光不鬭新。

風遞微香洗渴塵，獨行山路不逢人。
梅花歲歲還依舊，只看何人著句新。

詩思梅花兩絶塵，破牕殘月夜窺人。
明朝走馬東西去，壁上空留醉墨新。

雪崖江畔杳香塵，天與孤高遠俗人。
不忘滄波別時意，一枝還遣到圖新。

次韻廷實進士送倫長官出遊

我夢名山爲點頭，名山到處是真遊。
牀頭買酒黃金盡，那向長江更買舟？

新年田家

古田同井今同村，同坐杯盤到子孫。
合是田家愛元日，白頭拄杖拜人門。

麥秀夫於城南小渚中累土結茅居之，容一之、馬伯幹取酒共醉桃花下，各賦詩爲樂，秀夫謁余同作，附其韻十首

春光淡蕩桃花潯，絶岸回風落碎金。
一路潺湲煙鎖斷，無人知道此溪深。

川練縈紆島上花，世間遥望赤城霞。
仙源不比函關路，老子來時坐一槎。

我夢桃花何處潯，水清蘋白一籬金。
美人家住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

手拄藤枝鬢插花，夜收沆瀣曉餐霞。
貴人已隔門前水，野老還通月下槎。❶

紅白花開緑渚潯，風光買我不論金。
《輞川》不借閒人看，只愛詩家著語深。

漠漠春煙淡淡花，竹邊孤嶼閣飛霞。
春江水滿秋江水，更著新槎换舊槎。

安期只在海東潯，何處名山浪鑄金？
欲向桃花問消息，柴門深鎖碧溪深。

武陵春盡水流花，洗却耶溪十丈霞。
晝坐竹根看未足，滿蓑明月夜縈槎。

東潯披卷盡西潯，海月秋連萬頃金。
卷裏我能題百首，溪篷斟酒莫辭深。

閉門春雨可憐花，誰共花前傾紫霞。
但放此杯深似海，回公肚裏得横槎。

得倫長官詩，疑其果於遊而未可以遊，次韻復之❷二首

一百青錢解杖頭，罇中有酒勝閒遊。
門前春浪高於屋，莫向長江弄破舟。

❶「老」，林本、蕭本作「人」。
❷ 題下，林本、蕭本有「以博一笑」四字。

短檠細字寫蠅頭，衰老而今尚好遊。
何處與君談半偈，玉臺留作濟人舟。

贈張進士入京 八首，有序

別後，膝痛甚于前日。本無詩悰，獨念吾與廷實不可無一言以別，爲八絶句，命童子容憑録于自作序文之下。

五年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
難寫別離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

有心誰莫弄兒嬉，孔老枝條我亦知。
風日小塘君不顧，竹牀藤簟自皇羲。

能將糟粕委諸書，影響人間不受驅。
五百年中名世出，先王政教果何如？

津頭日暮送夫君，別意那堪更遣聞！
芳樹鳥啼山雨過，柴門空閉一溪雲。

玉臺居士玉臺眠，碧海三山病枕前。
君欲有爲休問我，白頭世事已茫然。

會餘湯餅欲春闌，往即公程亦不難。
不獨有官兼有子，老親贏得一開顏。

南風吹上石門舟，又到西華寺裏遊。
記得聯舟此相送，而今空有雪盈頭。

昔曾寄住長安寺，潦倒滄溟夢不回。
何處思君還有夢，青山斜日兩徘徊。

次韻東所送薑酒 二首

寧知生早與生遲，真鳳真麟出以時。
何處氤氳薑酒氣，香風吹入野人巵。

病起朝天果未遲，出門剛遇鳳來時。
兩山居士何如喜，一飲從教累百巵。

與廷實看李世卿題竹

來看竹上舊題名，已有清風挹世卿。

夭矯龍蛇不堪捕，安知不是野狐精！

題熊氏桐軒 二首

湖海逢君四十年，破琴殘韻尚依然。
棹歌本是閩南調，傳到于今更不傳。

桐軒云是勿軒孫，何處江湖何處村。
古錦囊中風韻在，幾時彈向白沙門？

飲馬氏園，贈童子馬國馨 二首

日轉芭蕉雙竇鳴，飛飛蜂蝶喜新晴。
衰翁醉臥溪園裏，一曲春牛和國馨。六歲能誦予「春牛」之句。

白髮蹣跚溪樹根，還從地主見諸孫。
醉中自唱《漁家傲》，擊碎花邊老瓦盆。

喜晴

西林收雨鵓鳩靈，卷被開牕對曉晴。
風日醉花花醉鳥，竹門啼過兩三聲。

得沈大參時暘漳州發來書，答之

前後題緘兩度收，春風無雁過漳州。❶
青燈一榻南都夢，回首于今二十秋。

悼舊

里中興没一浮雲，六十年中幾度聞。
只恨墳荒無祭掃，前村更有未封墳。何潛死

❶「過」，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到」。

踰十年，并其母皆未葬。

馬文祥寄五氣朝元鑪至 四首

隱者年來少在山，白雲幾片落人間。
玉臺小徑蓬蒿底，吾對吾鑪盡日閒。

人間葷血共歡娛，誰作朝元五氣鑪。
自汲山泉煮春茗，不留俗客炰江魚。

合是神仙太乙鑪，❶旁通五氣似蓮珠。❷
如何水火收功用，去問劉安下手初。

眼前詩景浩相撩，何處丹鑪火又消？
莫笑道人歸未得，秋風雲路試扶搖。

五月二十六雨 民謂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豐

時雨時暘歌帝力，今年今雨卜年豐。
路旁酒價知天道，何處醉鄉眠此翁？

六月一日不雨 民謂此日有雨主旱

牕眼陰晴曉未分，一年憂樂稍相尋。
山林自慣清涼極，且放今朝到鑠金。

圖新書舍中植蕉數本，壁間李世卿題句，潮州饒鑑至，讀之有所興起，勉以小詩

一寸芳心卷却春，《竹枝》遺響落圖新。
潮州客子來何暮，還對芭蕉索楚人。

❶「乙」，林本、蕭本作「一」。
❷「氣」、「蓮」，林本、高本、蕭本、碧玉本分別作「竅」、「連」。

贈梁景行赴春闈

宗烈平生讀書處，老夫題作小壺山。
壺山不解留君住，君著壺中夢裏看。❶

夢亡友袁德純侍御 二首

再試宜興割雞手，置之柏府公巖巖。
如何不返龍川駕，遺恨千年在嶺南。

自別君來十九秋，江門暮雨忽相投。
當時呼酒留君語，却到于今羨海鷗。❷

周侍御文化將訪白沙，阻風江上，連日以詩迓之 三首

長風不打畫船回，更爲山靈掃玉臺。
走馬城中具茶果，青天白日繡衣來。積雨，是日得大霽。

將晴積雨此何時，我病山中久不知。
驄馬今朝在何處，江邊人吏望旌旗。

昔者吾聞周柱史，青牛紫氣出函關。
有心來鼓南溟枻，信息朝來已到山。

懷胡大參希仁 二首

魯連謝去都無事，范蠡歸來未了心。
三十餘年窮學道，而今方識古人深。

先生齒髮今如何，我髮秋來白又多。
若與先生論出處，江門只好聽漁歌。

❶「中」，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山」。
❷「于」，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如」。

梅下雜詩 三首

虛名每被詩家賣，素艷常遭俗眼嫌。❶
開向人間非得計，移根天上白龍池。

向暖南枝已播詩，北枝向冷尚遲遲。
肩輿欲過江門去，爭得春風剪拂之。

梅花信是菊花傳，賞到梅花又一年。
處士豈非詩俊傑，長官原是酒神仙。

題瑞鵲卷 有序

成化十九年，予被薦入京，過江浦訪孔暘莊先生。先生送予揚州，偕行至六合縣，經宿而去。當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後八年，莊先生病猶臥家，予乞終養歸。侍下亦衰且老。周君以監察御史按治吾廣，過寒舍道舊。於是，周君舉莊先生昔者所爲賦《瑞鵲》詩，俾予和之。

瑞鵲多年我眼中，笑烹牛鼎夜燈同。
如今柏府開詩卷，還對樽前兩病翁。

贈化州守鄭順解官歸

湖上鴟夷久買舟，清風明月幾宜休。
未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贈羅梁還程鄉 五首

一峰諸子在通家，生死交情俗可嗟。
泉壤有知開口笑，江門來共看梅花。

飛出一帆何處風，道人眠處玉臺東。
春光一路相隨去，朝雨渡頭花欲紅。

世道如今覺我非，衝寒猶肯到柴扉。

❶「嫌」，林本、蕭本、碧玉本作「嗛」。

江門春酒無多少，須勸羅生一醉歸。

翩翩雙屨一長笻，意氣憑陵四百峰。
肯向程鄉留一載，長官真好主人翁。

一客三旬住玉臺，梅花正傍玉臺開。
客心暗與梅花契，去到明年臘又來。

蓬島煙霞圖，贈羅定直 一峰先生之子也

丹青誰弄煙霞筆，題贈湖西公子行。
攜過羅浮莫開看，羅浮怕有異人爭。

輓林別駕汝和 四首

昔歲逢君郭隗臺，揚眉撫劍泰山摧。
紛紛白眼輕豪俊，只有余公解愛才。

別駕一城聊塞北，短檠諸子自江南。
平生抱負何由見，塚上銘詩仔細參。

赤岡經雨草萋萋，❶山北山南路欲迷。
怕到使君投轄處，黑雲堆隴鷓鴣啼。

有時江畔倚秋藤，臯臯如聞擊楫聲。
春色眼前人不見，江花江水總含情。

大田看山

春泥没屐大田潮，溪北初經獨木橋。
千丈峰頭望東海，三山正對杖頭瓢。

縣取脚色

蕭蕭白髮映春漪，脚色年來自不知。
滿眼江山難具報，只將年月載公移。

---

❶ 「岡」，林本、蕭本作「泥」，高本、何本、碧玉本作「江」。

炒蜆憶世卿 二首

蜆酒三鍾一曲歌，江邊長袖舞婆娑。
如今歌舞人何處，慚愧春鐺蜆子多。

奴拾枯枝給早炊，鐺中風味此奴知。
春風解憶江門否，正是江門蜆賤時。

雨中漫興 二首

種桃之歲在單閼，種竹如今又幾年。
竹長桃枯人老去，釣船春雨日高眠。

急起翩翩白鶴雙，黑雲將雨欲迷江。
人間未有高棲地，何處深山著老龐？

問厚郭胡父子起居於其鄉人蘇 有序

胡君名全，先師康齋先生女夫也。其子曰寧壽。景泰甲戌，予遊小陂，與君父子同處先生之門。時寧壽方七歲，工於筆硯，今二十又七年矣。

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
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

讀宛陵先生「歷覽昔賢皆泯泯，尋思魯叟自波波」四首

几上凝塵封玉軫，南風不入琵琶引。
仲由言志夫子哂，當泯泯時須泯泯。

著漁蓑了唱漁歌，受制江山老奈何？
溪上女兒閒抹鬢，東廛西市走波波。

泯泯波波世與身，都官兩語到頭真。

後生更把遺詩笑，公亦人間半醉人。

波波泯泯不同時，静久無憂動輒疑。
聖人坐北吾遺逸，天下蒼生怨望伊。

次韻羅明仲先生見寄 四首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

高軒頻過武夷山，曾聽仙歌九曲間。
坡公莫被山僧笑，只得今朝半日閒。❶

誰輕朱紱愛青山，回首波波泯泯間。
萬籟無聲天宇静，先生還似老夫閒。❷

三月啼鶯正滿山，傍花隨柳水雲間。
古來曾點稱如許，不是天公不放閒。

偶閲岳季方題商山四皓圖，次韻 四首

道窮夫子不東周，歷世紛紛講智謀。
四老若將三傑比，真成飲水勝封侯。

水墨誰將畫此圖，山人搔首看盧胡。
花水諸峰流落盡，白雲猶爲隱屠蘇。

虎困龍疲戰兩間，孤標千丈起商顔。
不將老眼看人世，肯爲留侯誤出山？

定惠安劉理不難，《紫芝歌》已動長安。
試將脚色從頭看，高祖如何敢溺冠！

❶ 此詩，何本作：「武夷碧水照丹山，按部時還到彼間。東坡也被山僧笑，只得今朝一日閒。」
❷ 「老」，高本、何本、碧玉本作「野」。

閱周溪圖作，贈劉景林，歸呈尊甫翁肅菴程鄉令四首

太極無階不可躋，却從樓上望周溪。周溪書院在太極之南，旁夾兩樓。天泉井名，在書院兩旁。十丈無人汲，雲谷亭名，在太極之東崦。老翁來杖藜。

月色溪光盪兩楹，酒醒開眼得蓬瀛。試問老仙誰接引，春陵雲谷兩先生。

兩仙何處舞《霓裳》，天上人間思渺茫。脚底飛雲三萬丈，隨君不得到程鄉。

水北原南秋更多，滿川明月濯纓歌。長官要結溪山好，去問南昌乞釣蓑。❶

東白張先生借予藤蓑不還，戲之二首

月下溪邊逐影行，還聞何處瀉溪聲。扶君直到源頭看，七尺芙蓉贈一莖。❷

咫尺溪光谷口分，谷中人語隔溪聞。明朝更下山亭去，溪上清風可送君？

丁明府置莊蕭二節婦祭田，邑人訟而奪之

歲月人間豈待深，等閒興廢遞相尋。祇應節婦墳頭月，還照當年茂宰心。

❶ 此詩，高本題作「東白張先生借予藤蓑不還戲之」，林本、蕭本此十三字作爲詩後小注。

❷ 此詩，高本入《閱周溪圖作贈劉景林歸呈尊甫翁肅菴程鄉令》詩中。

贈晉江掌教陳昌期赴任

身爲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
教授蘇湖原有樣，莫將資級小儒官。

村晚

漁笛狂吹失舊腔，采菱日暮鬬歌長。
老夫獨面東溟坐，月上孤琴未解囊。

對菊 五首

溪邊廬岡宅邊沙，眼前酒伴眼前花。
登高此地從頭記，三十六回無孟嘉。

因花催酒酒催詩，詩酒平生兩不虧。
秋到若無詩與酒，看花原似不曾知。

菊徑旁通水背村，秋光蕩漾短籬門。
與儂別樣何粧點，笑插金英滿鬢根。

映山映水兩三叢，移上山亭愛殺儂。
千古冷香吹不斷，長官頭上帽簷風。

籬前水色映花光，來坐漁竿弄晚芳。
西北酒姬解人意，❶問人沽酒壓糟嘗。

代簡答吴撫州，次定山韻

何許蒼生望不休，翩翩皂蓋擁諸侯。
定山也未忘情在，更把黄州贈撫州。

送子長遊玉臺，兼懷林緝熙、張廷實 三首

十里崖雲古色黄，白龍高映玉臺光。

❶ 「西」，林本、蕭本作「溪」。

山僧莫信閒饒舌，那得神仙此處藏！

山肯留人月肯留，好山好月好人遊。
誰還望見羅浮影，疑殺平湖五字謳。緝熙《遊圭峰》詩云：「是個小羅浮。」

來時溟涬許同科，❶曾聽圭峰踏月歌。
今日君騎地官馬，白雲招手奈君何！

贈袁暉，用林時嘉韻 四首

白首看雲共此臺，青山明月小遲回。
何時得見春風面，更到明年二月來。

風雨相留更晚臺，邊爐煮蟹餞君回。
扁舟夜鼓寒潮柁，又是江門一度來。

植竹爲垣土作臺，野橋分路到溪回。
江門若比瞿塘水，何處遊人肯上來？

青山依舊鎖溪臺，前度遊人去不回。
賴是山人無訴牒，有人真本賣山來。

冬至日示袁暉，用前韻

面壁山人不下臺，老陰消盡少陽回。
白雲影盡千峰裏，紫菊香騰十丈來。

袁暉久在白沙，候容貫不至，以詩來，和之

冷雨凄風寄我臺，香林草屋夢空回。
山中酒伴何曾見，水上詩瓢只謾來。

擬於精舍旁結小菴以處袁暉

精舍巖西擬一臺，松高竹密路斜回。
草菴半屬袁郎了，好帶茶園一櫃來。

❶「涬」，原作「滓」，刻誤，據林本、高本、何本改。

次韻贈胡地曹 二首

梅塢傳觴是偶同，小桃催放數花紅。
人間愛見春風面，天上還看斗柄東。

今雨到門君又同，四人對飲夜罏紅。
眼前莫道東溟遠，我欲乘槎更向東。

答蔣方伯 有序

淮鵝之惠，報以草書。少借右軍之譽，便成故事。寄興小詩，録以代謝。

筆下横斜醉始多，茅龍飛出右軍窩。
如何更作山陰夢，數紙換公雙白鵝。

得蕭文明寄自作草書至 三首

草聖留情累十春，熙熙穆穆果何人？
如今到處張東海，除是譚生解識真。

魏晉名家是一關，前驅黄米未知還。
却疑醉點風花句，四海于今幾定山？

東茅十丈掃羅浮，高榜飛雲海若愁。
何處約君同洗硯，月殘霜冷鐵橋秋。

送柑答之

遺我紅柑索我歌，狂歌不飲奈柑何！
大厓山下無人寄，日盡千瓢舞破蓑。大崖，世卿讀書處也。

雙鳳石 在七星巖，其一爲好事者取去。族子冕以書來索題。二首

雙鳳巖棲豈遠而，玉臺西望斗光垂。
蓬萊水濶無因到，願借山人一隻騎。

鬼鑿寒巖萬丈開，翩翩雙鳳忽飛來。
而今石化孤鸞在，何處人間去不回？

龍山吟，走筆和陳冕 六首

龍山氣魄小終南，行者何年住此菴？
黃雲道人飛兩脚，也到白龍天際巖。

何處龍山弔古墳，忽傳佳句到黃雲。
始知佛是西方我，報答人間父母恩。

老杜高擎何處天，滴醘洗蘚認當年。
山僧猶話飛來日，撞破龍山一道煙。

第一山人俗姓盧，脚踭塗字也碑趺。
寺旁老塔依然是，却是乾坤種種無。

浮生日月易消磨，回首龍山月一阿。
想得當時盧行者，笑人叉手縛諸魔。

風雨江門罷晚墟，隔船燈火夜呼盧。
驚回一覺龍山夢，閒對雲僧講地圖。

次韻蘇伯誠吉士 二首

魯水何剛愛一沂，江門新浴試新衣。
長風夜卷殘雲去，公抱大江明月歸。

我浴江門點浴沂，藤蓑自樣製春衣。
尋常只着藤蓑去，細雨斜風釣不歸。

喜楊敷至

笠影于今落海潮，十年雲水夢相撩。

一雙我辦雲卿屨，萬丈攜君訪鐵橋。

新年試筆

舍下水生春始開，竹間波弄碧洄洄。
東風日日江門道，不盡官船打鼓來。

對影

風月情真詩浩蕩，江湖水濶蓑飄翩。
丹青不是江門影，又畫瞿曇又畫仙。

雨中偶得

高浪張燈何處船，客邊風雨夜如年。
行人自有明朝路，莫遣陰晴不屬天。

題陶憲長畫范蠡圖❶

詩中之畫畫中詩，晴雪孤舟蕩晚暉。
同在五湖煙水内，是鴟夷不是鴟夷。

雨後觀園

二月平原水亂流，微茫生意盎初浮。
黄茅翠甲驚人眼，是我曾無爲草憂。

僉憲莆陽李公自海南征黎，過白沙

蛇窟縱橫木短弓，霜風何處捲飛蓬？

❶「范蠡」，高本、何本作「唐詩」。

清時欲獻征黎頌，血刃猶誇甲胄雄。❶

飲名酒

徐孺眼欺湖水碧，龐公心死鹿門深。
尊前水月千千頃，手上絲綸萬萬尋。

觀競渡

快意深時恨亦深，干戈何處不相尋？❷
誰將五月龍舟水，盡洗中原虎鬬心？

贈茶園何視履翁

讀《易》溪邊日已斜，晚風吹落釣魚槎。
江門水月真無限，也照先生帽頂花。

題王廷直畫

曲肱帶酒眠花間，有月穿松到我前。
人去華山今已久，丹青猶畫在山年。

贈畫師

高枕松眼不記秋，秋來春去幾時休。
山中此夢公能畫，我有黃金贈一舟。

次韻馬廣重過白沙 二首

綠榕陰裏早秋天，又借漁翁半日眠。

❶「猶」，林本、蕭本作「休」。
❷「干」，原作「千」，據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改。

三度槁梧攜過此，如今不記是何年。

陰晴十里不同天，獨樹溪邊看雨眠。
何處引杯歸未得，相思真有日如年。

葵山小睡，次韻謝天錫 二首

閒到忘閒始是閒，閒中消得幾葵山。
曲肱枕斷疎桐影，夢遶白龍池上還。

無心可比白雲閒，白雲被風吹出山。
道人肯比桃花水，流向人間更不還。

送劉程鄉遊玉臺

春草楊敷曾醉處，秋風又拂長官衣。
黃雲不是棲賢地，纔到黃雲便說歸。

葵山受諸持齋者拜，戲作示之

山花山鳥共諧嬉，山石危橫步不知。
笑領頭陀稱老宿，真成老子是嬰兒。

次韻張別駕古勞望白龍池

一泓何處瀉天池，泡沫君看水面漦。
若對崑崙修缺典，數篇休欠白龍詩。

睡　起

天地蜉蝣共始終，十年痴臥一無窮。
道人試晝無窮看，月在西巖日在東。

候方伯東山劉先生

幾處龍光發夜函，畫船信息滿東南。
津頭小吏殷勤報，坐爇爐香月底菴。

贈夏進士昇

春日春風江漾沙，官船不發對山家。
山杯一舉山翁醉，笑點青藜數岸花。

顧別駕欲人以號稱，不以官口號，取笑

別乘官高上元簿，夫君英氣蓋東南。
何須不學程明道，只要人稱顧勉菴？

書稱顧別駕曰勉菴別駕，詩以博笑

勉菴別駕今相隨，書法兼之蓋亦宜。
若道是名皆外物，因君分別却生疑。

顧別駕來教民板築，復以詩見示，次韻奉答

斛板親傳易簡方，旁觀點點復行行。
無人不拜先生賜，茅屋家家是土牆。莆中呼板築之具曰斛板。

宿雲臥軒三首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
小睡正酣童子問，公今是夢是醒時？
不妨到處與人群，借宿山齋酒半醺。

我得五龍傳睡法，枕痕猶帶華山雲。
了無意緒問諸緣，到處茅椒可借眠。
白日與人同在夢，不應疑我是神仙。

讀漳州張太守功德碑❶

罷守三州臥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
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斑。

次韻黃澤飲酒見寄二首

南山北山花笑人，有酒不肯延佳賓。
請君試向西園看，又減黃鸝一半春。
拚飲如何更問人，樽前不見李元賓。
晨朝有酒晨朝醉，莫待黃昏老却春。

謁鄧家山墓

擲谷鶯聲向此沉，遶墳春色爲誰深？
紙錢灰冷桐花落，已被愁風捲到心。

送扇與萬松菴

山中團扇織朱藤，小把還誇入手輕。
見說高齋蚊嘴赤，夜深來撲老先生。

次韻劉方伯東山見寄

一爲雷雨沛西東，十郡民歸岳伯功。
我有江門水千頃，春來只好浴凫翁。

❶ 林本、蕭本題下有小注：「郎中林雍撰。」

松隱晚詩 薛廉憲父也

清静忘機樂未休，水風何處弄浮漚。典型今在山頭月，曾照疎松枕畔秋。

送薛廉憲江門 三首

江上看雲獨送君，廬山雲亦華山雲。解衣半餉雲中坐，纔出雲來路又分。

無端聲色謝盲聾，多少人心弊弊中。萬里青天今日送，江門津口一帆風。

東山於我問漁磯，君見東山詠我詩。莫共越人謀出處，直夫先謝外臺歸。東山，劉時雍也。陳壯，字直夫，江西僉事，山陰人。

謝東山惠廣西酒

月下花前舞影欹，桂江酒美獨斟時。眼前莫道都忘却，也向東山有報詩。

李評事題其弟世卿詩卷曰采菊，蓋取予贈世卿古詩首句語名之，因題

是處江山有釣蓑，相逢休要問如何。閒吹黃鶴樓前笛，即是廬山采菊歌。

次韻世卿再至白沙

脚底白雲無定方，風流到處賀知章。這回却是無人見，走共漁翁酒處藏。

茂卿評事惠扇答之時世卿在館中

遠望不見大厓山，君家兄弟果皆難。
不知風動今多少，也到先生掌握間。

度楚雲臺前小橋

一木欲度溪岸高，江門丈人放步牢。
脚底太行開幾片，秋風隨處灑鴻毛。

用前韻答張直兄弟助修楚雲臺

託契青蓮意便高，千秋分付此臺牢。
先生醉拍藜牀笑，笑殺楊朱靳一毛。

偕一之、世卿詣楚雲臺，偶作，呈世卿二首

小立三人靜楚雲，水田漠漠向秋分。
千峰笑指來時路，黃鶴樓前月是君。
半牀明月半牀雲，光景行窩到幾分。
眼角東溟秋一片，邵堯夫也不如君。

代簡奉寄饒平丘明府

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回。
風吹不盡寒蓑月，影過松梢十丈來。

寄廷實制中

東閣摩挲舊雨琴，青山回首又秋深。
制中面目今何似，折盡寒燈半夜心。

聞黃澤發解

笑領秋風第一花，文章誰敢謗飛沙？
狂歌欲買花前醉，不怕無錢付酒家。

和林子逢至白沙

一樣春風幾樣花，乾坤分付各生涯。
如今著我滄江上，只有秋香撲釣槎。

秋夜楚雲臺小集，贈俞溥

新秋有客來信豐，風月此杯聊此同。
江山濶幅無人話，六七青袍一病翁。

憶衡山，呈世卿 四首

身輕何處謝炊煙，石洞松脂不計年。
尺牘已通南岳主，一丸還有白龍仙。

今日山齋擁敝綿，幽懷抱膝又經年。
湘中憶我無歸路，更住衡山幾日船？

楚山西望翠重重，說著衡山便不同。
九尺仙筇倚牆角，待君來問祝融峰。

曲肱何處枕湘流，不到名山死不休。
高詠祝融峰頂月，與君當作逍遥遊。

即事

照眼春光爛不收，江亭一雨欲成秋。
道人不是閒鶯蝶，肯爲陰晴一日愁？

謫仙亭

遷客一亭眠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
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

世卿還黄公山

黄公椽子李家山，水國初歸作夢看。
愛殺在家兄弟好，一壺春酒對承顔。

謝金方伯曆

扣門驚睡雲霞曉，洗手開緘日月新。
莫笑土牀空耐冷，薇垣又借一番春。

聞周京春試下第，遣黎公往報其家

浣壁小兒期大魁，倚門慈母夢歸來。
春榜未登非惡報，開緘莫欠老黎杯。

聞東山先生領都憲之命修理黄河，以詩寄之

疏鑿分更日已多，乾坤無奈一黄河！
天生會有龍門手，人世空傳《瓠子歌》。

題山水小畫，寄姜知縣

泉聲山色正邘心，誰寄漁蓑渭水潯。
解點無中含有意，世間除是畫工深。

送蔣誠之考績入京

塵埃局促非天遊，大翼豈肯搶榆休。❶
王明受福在今日，野老放歌回白頭。

沈石田作玉臺圖，題詩其上見寄，次韻以復

到眼丹青忽自驚，玉臺形我我何形？
石田雖有千金貺，老子都疑一世名。

得世卿永興書

山堂見月自鈎簾，一榻秋光中酒眠。
何處博舟來嶽下，晚摇山影過湘川。

方伯金公顧白沙，次韻答之

晚飯對公山閣雨，尊前又拜歲書新。
別來試把梅花數，三十六回江上春。

題一峰傳稿後

一峰獨去江湖遠，千古長留列傳新。
歲歲桃花滿東岸，只將榮謝記冬春。

閔都憲惠曆

前曆將窮後曆新，臺端兩度拜山人。
東西嶺外今何地，飛盡嚴霜是好春。

❶「榆」，原作「揄」，據碧玉本改。

送林時嘉

南川夢裏舊青湖，何處青燈一榻孤？
留取幽禽守花月，隔林還與盡情呼。

次韻陳冕二首

課試失期無了日，酒杯勸影有長春。
風流倘帶龍門選，不愧當年第一人。

西遊笠頂是青天，每愛前村酒處眠。
秋雨閉門人不見，依稀猶記下江年。

冕與張別駕約遊清淇

長江月色浩無津，愛月撐江別駕真。
借問此來誰主約，翩翩猶是未官人。

寄題趙西澗❶

澗裏仙蒲幾節來，澗邊塵跡尚封苔。
賒君澗水西頭月，并與蒲香入酒杯。

悼區孟章有序

章姓區氏，順德人。四十不娶，棲迹空山，委志逍遥，漠然不知人世之欣戚何如，亦一奇士也。

一坐虚寒誓不歸，病危何處覓刀圭？
青山若問君來去，只有當年海月知。

❶「趙」，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邵」。

悼馬龍有序

龍從一峰先生遊，頗見意趣。一峰賦《道南詩》送之。後爲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亦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返。若林琰皆覆轍可鑒，惜哉！

《道南詩卷》出湖西，恨失當年馬上攜。
高枕何如一峰好，夕陽回首萬山低。

次韻顧別駕留宿碧玉樓五首，有序

弘治七年夏六月，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欲創樓于白沙水湄，爲往來相接之地。謀始事於我，郡主林先生遂盡聞于藩憲諸公。議既定，別駕以按治之命來相地。是夕，宿白沙碧玉樓，遂次韻奉答。

白雲滄海共悠然，病榻年深別駕眠。
領略可勝諸老意，一簾疎雨對江天。

信宿留公豈偶然，山中麋鹿避人眠。
乾坤多少登臨意，一洞天深一洞天。

一弛一張皆自然，嘉賓未醉主人眠。
兩鳩相對山樓午，❶喚得晴天作雨天。

不相同處是同然，三十年來辦一眠。
何處白雲堪作雨，白雲封斷白龍天。

勾引漁郎恐未然，桃花巖下笑人眠。
白頭我亦人間睡，不是桃源洞裏天。

偶憶廷實遷居之作，次韻示民澤二首

君將肝肺託諸詩，我道溪山是外圍。
人或有疑容未信，已如深信不妨疑。

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
自家真樂如無地，傍柳隨花也屬疑。

❶「午」，碧玉本作「下」。

湛民澤攜諸生遊圭峰甚適，奉寄小詩，呈文定上人四首

天風吹入紫雲層，高閣逢秋快一登。
多少傍花隨柳意，還尋一個玉臺僧。❶

秋落遥峰翠幾層，不知何處嘯孫登？
而今小坐黃雲看，誰道方袍不是僧？

洞崖秋蘚碧層層，奪竹穿松際曉登。
想得紫芝初入手，汲泉鑽火欲呼僧。

閣天孤峙老稜層，萬古荒臺萬古登。
君逐我來無記性，東坡言是德雲僧。

山斗，爲羅一峰作二首

青天白日一峰尊，碧玉先生斂衽看。
四海未知山斗價，一錢相售是君難。

曲論迷真亦異哉，乾坤何代不生才！
今誰敢避愚公號，曾作夫君北斗來。

觀黎秫坡先生畫像二首

羊裘不釣世間名，考蹟桐江更考情。
散髮松根坐磐石，葫蘆無酒對先生。

無詩無影不留真，描畫先生到幾分。
賴有當年親點筆，一聲孤鶴在秋雲。

次韻周憲副孟中見寄二首

黃花簪滿碧方巾，已作人間了事人。
籌策廟堂無我夢，只將杯酒托經綸。

金帶纍纍夢欲通，庭柯忽撼夜來風。

❶「尋」，高本、何本、碧玉本作「餘」。

白頭相見知何日，挑盡殘燈碧玉中。

代簡答黃太守

韓山片石舊空聞，尺札秋風此拜君。
隱几獨慚非老手，得逢青眼看斯文。

次韻廷實見示 二首

擊壤之前未有詩，擊壤之後詩堪疑。
風花雪月人人是，又墮風花雪月圍。

騷壇處處自張圍，我不操兵世莫疑。
翠壁青林端有句，傍花隨柳却無詩。

寄題張主事小西湖次韻 二首

咫尺波光對五湖，滿城況是眼中無。
山禽自鬬聲音好，來傍竹林眠處呼。

人間風月幾西湖，居士園中亦偶呼。
千樹梅花一隻鶴，可曾認得主人無？

龍江鄧翹送晚菊

氤氳何處送花舟，歲晚相看碧玉秋。
笑把一杯花亦笑，年年公酒爲花留。

次韻送藤枕

萬事無心一片雲，再來西華打眠人。
紫藤一枕誰分付，盡日酣酣紅樹根。

悼陳冕 二首

不飲亦狂飲亦狂，醒中說夢醉中忘。

乾坤早暮蜉蝣化，不是芙蓉不耐霜。

東方欲白星漸稀，一場春夢曉鐘時。
伯道有子常事耳，劉蕡登科人不知。

風入梅花遞少香，月臨江閣有微霜。
去年此夜客劇飲，此夜今年人悼亡。

寄左行人

白狐可改先公墓，我許還公尺券書。
漢老未還《東白記》，也憑門下一吹噓。

左行人寄惠倭金酒琖，醉中賦答

睡鄉原自醉鄉分，醉興深時睡興深。
六十七回春又過，茅柴不管注倭金。

劉景仁自雷州別二親還永豐，過白沙，贈之

何處寒笳動曉風，江門別舸太匆匆。
半肩不是雷陽物，何得雷陽在夢中？

與鄺筠巢求蘭 二首

楚畹當年不盡花，每逢秋露憶君家。
白雲只隔扶溪水，不使餘香到白沙。

墜露聲殘楚水昏，一杯何處酹湘魂？
山人口是游蜂嘴，不到扶溪竹下門。

次韻王樂用僉憲見寄 二首

春到江門好放舟，放舟處處是天遊。
能將公事此中了，何啻于今第一流？

拍拍滿胸都是春，一聲未唱已通神。
新詩若道堯夫是，只問堯夫是底人？

謝生得京醞以爲美，使致白沙，開幕視之，空樽而已，因發一笑

十千美譽酒家聞，屋裏茅柴且賞真。
偶對泥樽開口笑，先生不是醉鄉人。

題李子長畫二首

青山影裏人家少，緑樹陰中石徑微。
偶出洞門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扉？

谷靜山深樹幾叢，溪邊白石可青筇。
詩中此景多相似，只恐詩家是畫工。

寄鄧俊圭

韶州西去是衡山，楚客舟從嶺左還。時李世卿取道廣西還武吕。欲語祝融天上事，思君迢遞見君難。予與世卿約遊衡山，云：「候世卿歸途過樂昌，更與俊圭期定。」今不果矣，念之悵然。

外祖父無子，以姪孫林廣爲後。廣之曾大父以一身兼兩戎籍，不能辨而一之，爲子孫世役，久之，業盡人亡，惟有廣耳。有司今又以廣補北京鎮南衛伍，自是而後，林氏子孫在新會者無子遺矣。丘隴之守，委之誰耶？予力不能振之，賦二詩贈廣，庶有識而憐之者二首

茅簷家具盡隨身，老婦嬌兒日可親。有夢只尋丘壟去，不須回首問耕人？

淚盡廬岡失母家，塚傍枯樹也無花。平安莫遺無書信，一度春歸一度嗟。

贈劉别駕肅菴解官歸永豐二首

西來雙棹不曾休，再過江邊碧玉樓。共説湖西歸去晚，客心應未死金牛。

一蓑歸去釣秋江，花近漁舟水亦香。却笑此翁閒未慣，水中鷗影尚同翔。

朱門誰道不如貧，笑把狂詩寫贈人。日暮孤舟向何處，野花啼鳥故山春。

得廷實報定山謝事歸，憶東白、仲昭諸先生有作五首

也曾收得定山書，三月天曹謝事初。見説定山長在病，當時不出意何如。

當時不出意何如，得喪難逃真數書。更憶往年張學士，西山對面説《河圖》。

西山對面説《河圖》，遠志誰將小草呼？今古聖賢不同調，各留一影落堪輿。

各留一影落堪輿，歎息乾坤幾丈夫。脱贈藤蓑君亦愛，江門春雨憶皇都。

江門春雨憶皇都，個個先生六十餘。必有嘉言告當宁，他年應得史臣書。

題空夫卷，爲余行人作

三十年來學鍊空，凡身猶在有無中。到門有客求題句，不識空夫果是公。❶

題吴憲副累葉傳芳卷

壺山八面照莆陽，吴氏傳來奕葉芳。莫向通衢高綽楔，只談世業教諸郎。

答張梧州書中，議李世卿人物、莊定山出處、熊御史薦剡❷四首

德行文章要兩全，乾坤回首二千年。自從《孟子》七篇後，直到于今有幾賢？

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眼中誰是醫和手，恨殺刀圭藥未投。二首，李世卿。

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病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莊定山。

買舟南岳去尋醫，七十今年病不支。傾蓋獨憐熊御史，肺肝今徹野人知。熊御史。

---

❶「識」，高本、何本、碧玉本作「是」。

❷「薦剡」下，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有「所及」二字。

鄧督府欲得慈元記，上石答之二首

西涯許撰《慈元記》，大手文章不要多。
拙作豈堪傳勝事，如今此石未須磨。

東山規矩趙生成，頃者一緘傳到京。
有廟未應無祀典，老夫重敢告先生。

偶得示諸生二首

平地工夫到九層，不知那個主人能？
他鄉消息無尋處，去問嵩山戴笠僧。

江雲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
涼夜一蓑搖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

寄李世卿

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
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

永順彭宣慰世忠堂

宣慰之堂名世忠，靈溪水與滄溟通。
如今百尺高銅柱，❶又見兒孫起故封。

次張主事韻送林大參之任廣西❷四首

病裏逢春實怕春，對花著語未驚人。

❶ 「尺」，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丈」。
❷ 「張主事」，高本、何本、碧玉本無。

今朝縱有狂詩送，不是當年翰墨臣。

東西嶺表非無事，經濟術中怕有心。
何處老仙來救世，刀圭倒盡藥囊深。

碧玉高樓架紫雲，世間應笑此樓深。
忽聞夜半鵬風起，九萬扶摇好在今。

夫子當時見逝川，一聲浩歎不知年。
東溟更比川流濶，不共東溟一派傳。

和答姚主事

問我平生遺我詩，清風明月想襟期。
此心若道原無事，似我江門看水時。

雖乏向用之才，忝有晦藏之地，引步朱陵，寄懷青玉；李拾遺徵之不至，上疏何爲？張乖崖捄火事嚴，徒勞分争，因而有作

海北多年一釣船，大翼遨空魚躍川。
盡言天下知音少，《白雪》不知何處絃？

題健齋費子充殿元號

化機浩浩不曾停，剛見群龍面目成。
誰道名齋無此意，江門月上看潮生。

讀罷有感

坐掩殘書慨古今，白頭契分向誰深？

頂門欲試回生手，争得名家一寸鍼。

海北汪提舉新作懷沙亭、修古書院、冷香橋於海上，遣使歸圖，并求慕竹樓記，值予在病，復以是詩三首

海邊西望海雲遮，何處懷沙不見沙？
壁上畫圖君試看，冷香今日落誰家？

忽然土木見經綸，嶺海于今一使君。
忙殺多年簿書手，可能談笑起斯文。

獨憐不見竹坡翁，慕竹樓高月已空。
欲點山茅照西所，一瓢無計引春風。

次韻送海北使阮刊

春日溪邊送阮郎，桃花半落溪水香。
相逢休問來時路，大舶不知何處洋？

次韻李子長寒菊二首

四尺霜莖一寸葩，幽香何只暗浮丫。
借令歲晚無人見，不做人間九日花。

水北一叢含數葩，梅梢寒月過籬丫。
茅茨可僦從人愛，不賣廬山半畝花。

羅服周呈所作丁知縣祠詩，因憶舊臘寄示菊花諸詩，比今爲又長一格，賞之以詩

醉舞黄花落鬢毛，當時詩語太矜豪。
春風再詠甘棠下，又長黄花一格高。

鄧秋波六十一，偶失一賀，小詩索笑

六十光陰一鳥過，一瓢還許醉秋波。

只今那有苕溪叟，日日尊前聞放歌。

寄吴别駕獻臣 二首

一官萬里向西行，雪錦樓高别駕登。
若問野人何處所，朱陵洞裏白雲層。

羅江許薄偶然逢，又得成都一信通。
惟有大匡李居士，洞庭何處醉春風？

贈鄔文瑞❶

回首長汀路幾多，琴書又打鐵橋過。
趨庭若問東南事，曾聽江門一放歌。

某昔過淮見平江總戎，禮遇甚至。都閫王侯厥配陳氏，於平江總戎戚也，一日過予白沙，相與道舊。平江今爲天下兵馬元帥，相去萬里，無由幸會，雖隱顯殊途，然於公之舊德未嘗一日忘也。因事賦詩，託侯爲達之

不見平江十七秋，春風秋月夢何悠？
病中忽見東牀面，却憶淮南是舊游。

和答王僉憲樂用 四首

春在城中不見春，城中春不是長春。
湛生羞作春風面，故向人間更避人。

❶「鄔」，高本、何本、碧玉本作「烏」。

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
公今料理春來處，便是乾坤造化人。

春王正月衆家春，望柳尋花我自春。
先生欲學程明道，莫厭尋花傍柳人。

一物春知物物春，一年春亦萬年春。
總在乾坤形氣内，敢誣當世謂無人！

寒江獨釣

我道非空亦非小，萬事舍旃終未了。
朔風吹雪滿江天，我只弄我桐江釣。

杜甫遊春

碧柳黄鸝三月畫，江湖風雨萬篇詩。
花前濁酒不得醉，驢背春風空自吹。

秋江晚渡

扁舟何處渡長津，水濶煙生不見身。
莫向西巖斂高楫，天涯時有暮歸人。

莊子觀泉

珊珊瀉下天花爛，仰首白龍高十萬。
丹青已會識者心，誰道漆園非具眼？

答石阡太守祁致和

六年飽讀石阡書，習氣于今想破除。
雪月風花還屬我，不曾閒過邵堯夫。

程節婦詩 鍾氏，狂客之女

風俗當年壞一絲，直到于今腐爛時。欲論千古綱常事，除是渠家節婦知。

贈按治侍御王公哲

明朝驄馬又何之，眼見東巡西怨時。短歌忽被風吹去，都落人間作口碑。

偶得 二首

《白雪》《陽春》誰會彈，莫愁天下賞音難。江門夜半看明月，想到朱陵青玉壇。

朱陵我居青玉壇，五岳雖雄無此山。鍾期老仙還未還，高山流水我須彈。

次韻送陳秉常之荆門州任 三首

不辭遠道赴荆門，不避兒童笑稗官。閒望白雲飛綵水，脚頭落處洞門寬。

紫蓋垂陰宿霧收，下臨雲夢此何州？黄鶴飛來一回顧，不盡荆門天際頭。

得手未償燈火債，設心豈異賢良科？世間膏火煎熬外，無奈箕山處士何！

題山泉，爲林節推

高崖百丈到滄溟，咫尺寒泉萬里清。若道眼中惟見水，老狂何意向詩傾？

吴瑞卿送菊，用東坡韻答之

江山摇落見霜葩，枕畔香風到細丫。
不是先生愛孤寂，人間回首已無花。

題畫雲窩

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
扁舟一去無踪跡，黄鶴樓前望五峰。

送人

寒水江門可半篙，漁翁江上理魚舠。
狂歌欲送夫君别，却顧樽中無濁醪。

次韻張廷實見寄 二首

兩脚著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還。❶
正當海濶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

歲月人間古又今，斯文興廢遞相尋。
崔嵬百丈皆平地，西上一笻何處深？

黄别駕報世卿將來白沙

君去廬山幾度春，君來不來桃花新。
花日喜逢黄别駕，共對廬山説故人。

---

❶「爾」，林本、高本、蕭本、何本作「你」。

送陳仲治，用舊韻二首

萬言策進大廷對，三百人争甲榜名。
醉放漁歌此相送，白頭閒動少年情。

北斗非將列宿論，乾坤五岳泰山尊。
俯仰四時觀物態，雨餘何處步高原？

久病吟

梅花未發先扃牖，落盡梅花未整巾。
明日廬山春又至，仰眠樓上歲華新。

卜室大雲山

雲屋久住大雲山，我亦雲中借半間。
未愁此地雲封淺，擬帶朱陵一洞還。

縣送春至

四角圭田酒入唇，長官送我意何勤。
莫言自有長春在，也共人間一歲春。

謝伯倚得孫，送薑酒至

七十一年雲水中，半江老隱舊知儂。
一杯引滿爲君喜，伯倚今朝又作翁。

漫筆

一蓑春雨江門釣，萬里長風海上吹。
南岳歸來無一事，小廬峰頂卧觀時。

喜聞劉亞卿得請還東山

平生畏就人間飯，向晚還同此鶴棲。
今夜開懷看邸報，東山歸臥祝融西。

觀　時

山雲將雨過桃溪，晚脫萬紅何處溪？
年光也逐溪流轉，已送啼鶯過隔溪。

寄陳仲治金臺 有序

是日，乃翁静軒先生至白沙。問其年八十有二，行步如麗，良可賀也，故報仲治云耳。

萬里傳聲仲治裘，上林春好任郎遊。
而翁八十二春秋，浩笑江邊碧玉樓。

憶世卿

楚鄉迢遞廬山春，君來不來花又新。
引筇踏爛廬山月，折得梅花懶寄人。

題湛民澤家廟

忽然突兀見新堂，遠抱飛雲萬丈光。
主翁合是比閭長，此地還成禮義鄉。

張廷舉送薑酒至

七十謬爲人所尊，直從西埭到東墩。
一杯引滿爲君喜，廷舉今年始抱孫。

別廷實張主事

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
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没賢今畫幅寬。

寄題五峰爲葉本厚父作二首

清世誰堪住五峰，石牀三尺白雲封。
祝融三畝終留我，略與先生脚板同。
扶溪作飯江門喫，五峰丈人予未識。
何當坐我五峰前，共對梅花説《周易》。

贈張不已

不已心期不已知，明年八月戰秋闈。
摩天氣吐三千丈，蟾闕高扳第一枝。

感事呈宋督學先生

禄位升天原有命，情懷化俗却無醫。
道不易行休恕己，仁非可讓更由誰！

寄廷實主事

稀薟鼎内還丹意，枳殼爐邊待酒心。❶
明朝許約西遊步，一寸稀薟地萬尋。

和答林方伯待用春日見寄二首

對花把酒春無幾，寡欲安心老合知。
病過冬春還引望，中天月色幾盈虧。

❶「爐」，林本、高本、蕭本、何本、碧玉本作「墟」。

舊雨春歸鶯不知，雨晴鶯老落花時。
月露滴開鶯眼膜，乾坤不了一盈虧。

答陳静軒過訪

公是登堂拜母人，往來不倦拜丘墳。
通家無論鄉閭舊，八十頭顱事事真。

丁長官祠示里人

古人冷淡今人笑，此黃山谷詠徐孺子祠詩也。
此義足起人聞聽。莫遺藤蘿終得意，頓令
簫鼓不聞聲。

寄李白州都憲

東南遺愛望重臨，萬里滇南恨正深。
引領東山歸去路，騎牛跨鳳許相尋。

諱日有感

十二月逢哉生魄，江山爲爾生愁色。
黄昏庭樹烏上啼，一聲何處江樓笛？

送梁宗烈赴春試 二首

夢入天門看春榜，榜中不記狀元名。
世間此夢真何夢，説到梁生似有情。
君持素履向朱門，五色雲中見至尊。
且莫輕言天下事，須將風俗究根源。

枕上

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共嗟吾道衰。

總爲乾坤元氣薄，聖人誠處衆人知。

與張東白

入忙救火張忠定，自遠飛章李拾遺。何故山人都不作，山人貪睡起常遲。東白先生志在經綸，未常忘世，才堪集事，果於有爲。吾以是陳東白笑之。笑之則是，誚之則非。往者，定山一病既危，進退片時，天下皆疑。東白先生知乎不知？

答陳中貴見訪

積歲江門幾度過，不將錦繡薄藤蓑。雪泥鴻爪他年夢，記得漁翁此放歌。

題慈元廟，呈徐嶺南紘

前有東山後有徐，慈元風教萬年垂。嶺南他日傳遺事，消得江門幾句詩。

江門釣瀨與湛民澤收管三首

小坐江門不記年，蒲裀當膝幾回穿。如今老去還分付，不賣區區敝帚錢。

皇王帝伯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江門漁父與誰年，慚愧公來坐榻穿。問我江門垂釣處，囊裏曾無料理錢。達磨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釣臺亦病夫之衣鉢也。兹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託。珍重，珍重。

與湛民澤

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應中。
若向此邊參得透，始知吾學是中庸。

江門釣臺

何處江邊著釣臺，楚雲明月盡收回。
若比桐江還勝概，千年埋没一朝開。

再用韻與湛民澤

日斜劉九放船回，層起江門水底臺。
浩浩碧波山鎖斷，潮打厓門兩扇開。

民澤祖樵林居士搆堂於上游莊，民澤乞題

入雲堂搆昔人開，蘭桂香風次第來。
黄雲山高幾千丈，後山前日寄聲回。

次韻張廷實讀伊洛淵源録

往古來今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
孟子聰明還孟子，如今且莫信人言。

曉　枕

聖賢都從一上來，時止時行道與偕。
若使春陵爲孟子，光風霽月更襟懷。

漫　筆

浩笑江門點舊詩，詩中幾度見承箕。他日攜書南岳住，却話山樓浩笑時。

贈楊中順德楊明府之子

山下柴扉不浪開，楊生端爲老夫來。欲報封君無一事，只將狂句贈生回。

哭景暘二首

詰杙爲楹四十秋，纔醒一夢便長休。名登鼎甲死亦枉，老撫諸孤病只愁。

影翳山樓痰吐夜，寒生老屋病交秋。渡中短紙誰封附，遠大爲詞解我憂。廷實有疏。

聞東山先生得請歸，賦此

青玉之壇橫素琴，絶無人地五峰深。碧雲鎖斷元無路，東山東山何處尋？

問馬默齋病於其姪孫馬大年

荔顆紅時酒正多，口瘡不飲奈公何！郎君解記春牛否，還爲而翁一放歌。

林樟貢士入京，告行于白沙，贈之

乖崖捄火出人間，造次來分太華山。收拾如今到山處，明朝不見藕如船。

枕上謾筆

正翕眼時元活活，到敷散處自乾乾。
誰會五行真動静，❶萬古周流本自然。

答容彦文見訪

裹糧縛鴨問廬山，久病勞君每厚顔。
若問廬山近來事，重陽過後菊花殘。

次韻東所見寄

若水清風當頴出，山人莫道不前知。
拍手江門春信早，黄鸝飛上緑楊枝。

答文定上人二首

千金帖子忽飛馳，洗手開緘只汗顔。
前代昌黎今我是，恍然海上記留衣。

神交今在識荆前，再結前生未了緣。
果蒙道力相扶起，早晚東林對長官。

輓鍾太守美宣二首

詩人自古例多貧，恨殺滇南金帶新。
公與定山貧到老，已有陳黄一輩人。

天下功名無我關，只緣我自愛江山。
若對江山元没興，紙錢灰冷未知閒。

❶「動」，林本、高本、蕭本作「静」。

夢遊衡山，遇南極數老人來過，却須先生作主，與諸老對酌，洪崖、壽崖在旁歌詩以侑觴，合坐皆喜，予以詩一首識興云

衡岳去天能幾何，一株松下月明多。
南極老仙騎鹿過，一瓢斟月兩崖歌。

題任明府思親樓卷，用定山韻

人間何處不樓居，亦有如椽大筆書。
定山丈人都不管，一拳不屑老何如？

碧玉樓晝夢扶病出遊，村徑甚適，忽安福羅進士攜彭秀才來訪，遂書以贈之

春早春寒著莫人，黃鸝囀處暖初勻。

狂心剛被風吹動，走遍南坨到北津。

泉石，爲順德張氏題

江山幾處堪還我，泉石邊頭合有人。
高著一雙無極眼，閒看宇宙萬回春。

羅浮春，寄民澤 二首

海上花開萬玉林，閒門碧玉夢相尋。
不知開處花多少，折盡羅浮半夜心。

九肋蹣跚清楚潤，九苞真與黃雲深。
復有鳳凰山上月，遍照羅浮玉洞春。

陳海篷諸子冠畢來見，贈以詩

兄弟參差作雁行，春風碧玉喜同登。

近午天風吹雁去，翩翩吹入紫雲層。

周方伯至白沙

天上客來尋故人，江門月下足音聞。
便傳一點江門信，逢著桃源且問津。

偶　得

一碧光横南嶽前，靈壇秋玉青相連。
道士來攜三尺木，高山流水一聲絃。

答送茄瓜 二首

兩頭肥綠壓肩斜，五月江園始送瓜。
童子近前與翁語，小籃瓜底是新茄。
同將形色委人間，竊比高松一鶴閒。
口腹累人都未免，茄瓜籃裏又詩還。❶

懷張詡

南北東西一馬塵，相思何處不傷神。
竹邊閉閣長無事，猶厭山雲軟素巾。

魯兩生，示民澤

九五當朝須勸駕，兩生朝突不留琴。
想見古來交會盛，鴛鴦譜裏盡傳鍼。

❶「又」，碧玉本作「有」。

贈秀夫如江東❶

浦口來尋舊路岐，柴門過午未開時。
青山十里花圍斷，不許遊人折半枝。

讀陳庸詩稿

天上霓裳久寂寥，人間何處不詩瓢？
寄言雪月風花好，都在騷人仔細描。

張　巡

獨蔽江淮阻賊兵，乾坤回首盡羶腥。
何人肯救睢陽急，不使忠臣付忍名。

許　遠

援絶城孤力不任，逆胡天討竟成擒。
却憐當日奴羹進，酸盡平生長者心。

南　霽　雲

萬人回首看浮屠，肯信將軍躍馬呼。❷
誰續睢陽三日命，進明先斬後擒胡。

秫坡先生釣臺

少年朝暮釣池傍，嬉笑哦吟送夕陽。

❶ 何本題下有「乙巳秋作」四字。
❷ 「信」，高本、何本、碧玉本作「訊」。

却憶子陵臺上月，至今千古共流光。

樂歲，呈楊大尹 二首

舍北歌童摣破鼓，舍南春婦著新裙。
田家少遇豐年樂，盡道今年是十分。

元夕將來拍鼓譁，茅簷燈火醉家家。
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

壽陳静軒七十，次世卿韻

甲子如何管得翁，全無白髮有青瞳。
赤泥更是遊仙枕，兄臥西頭弟臥東。

午睡起

道人本自畏炎炎，❶一榻清風捲晝簾。
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

用韻寄鍾美宣

綠柳黃鶯紫水涯，市橋沽酒醉春沙。
江花一與詩人別，如此風光屬自家。

晝睡爲雀所喧

野風吹隙簷翻雀，晝攪牀風雀攪眠。
若道神仙無一事，老夫當日未神仙。

失僕

粥罷腰鐮亦上山，晡時悵望負芻還。

❶「畏」，原作「愛」，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乍疑乍到忘歸路，月滿東楹未上關。

定山許撰一峰墓誌，東白許墓表，久不見示二首

先生老去銘當出，東白人來表可聞。却愛大流山上月，清光先到一峰墳。

今古多聞遷《史記》，一峰何必我同年？先生存作垂千古，東白曰然我亦然。

金鰲閣

横浦秋成百尺橋，金鰲閣上見山遥。憑高無限歸來思，何處飛雲不可招？

鐵漢樓

鐵漢原來亦是誇，羈魂入夜遶天涯。數聲羌笛樓前月，落盡寒梅一樹花。

墨花臺東坡遺跡

汝弼即是張長史，堯夫方愛陳公甫。何處思君不見君，墨花臺上廉纖雨。

横浦橋

乘輿十月猶溱洧，子産未知爲政在。隔河騎馬是何人，下馬問訊張東海。

濂溪臺

黄菊花開又一年，南山無分對陶潛。不知風雨隨儂否，惱殺臺中一夜眠。

葵菴

葵花愛日臣愛君，臣與葵花共此真。試問春來桃李樹，紛紛同者是何人？

春中四首

時光堪喜亦堪悲，歲歲春隨斗柄移。送老一條邛竹杖，夜挑明月上臺磯。

北風吹我早裘輕，不借肩輿一日晴。九十日春都不見，跏趺榻上看雲生。

龍溪不賞去年花，今歲春光喜在家。多謝花神憐舊識，盡情開向白牛車。

長養功勞在此時，好花還借好風吹。朱朱白白天機妙，問著東君自不知。

夢長髯道士以一囊貯羅浮山，攜以遺予，紀以絶句二首

一口囊盛四百峰，翠林香霧春冥濛。低頭笑問長髯老：何處方壺有路通？

千仞飛雲隻手拏，采鸞停處是仙家。青牛騎過鐵橋去，踏碎璚瑶一路花。

同馬默齋候麥秀夫夜過白沙，和韻二首

東風吹老桂花天，坐久寒生月下氈。見許夜深移艇過，笛聲何處二更前？

酒分玄碧下青天，花發長春覆采氈。
不待客攜家醞至，先生先醉藥爐前。

待馬默齋不至，諷以是詩❶

花前誰共引杯長，風送歌聲到赦郎。
莫唱雍門絃上曲，從來此曲斷人腸。

白沙社有懷，書張廷實詩後

海上《竹枝》非楚聲，壁間科斗是賢名。
粵堂東望不知處，惟見白雲天際生。

次韻答周太守瑛見寄 二首

白馬山前雪滿扉，隔江雲樹晚依微。
津頭日日行人過，不見長安舊布衣。

相逢記得入京年，夢破邯鄲不受牽。
更説莆陽風景好，木蘭溪裏木蘭船。❷

醉鄉

管勾仙家碧酒春，醉鄉今日屬何人？
天高地迴無人到，試就陶潛一問津。

睡鄉

漆園蝴蝶故翩翩，一落人間今幾年？
試向髑髏原上望，八荒明月正堪眠！

❶ 高本題作「忽聞户外歌聲以爲馬玄真將至不知其累約而累違也諷以是詩」。

❷ 此首高本題作「江浦有白馬庵曾寓處」。

梅花下感事

桃李村村待發蒙，孤芳憔悴不成叢。
天涯一寸腸如結，吹斷江城曉角風。

月夜與何子有飲梅村社，贈之三首

溪北溪南踏月遊，梅花村落似羅浮。
東風夜卷殘潮去，留得何郎半日舟。

人日今年又共君，他人交態白頭新。
開懷一夜梅村酒，時復停杯問故人。

日落尊空客欲還，清光猶在社公壇。
明年憶我重來否，認得梅村背後山。

夢先兄持絶句見示，及覺，忘其前聯，以意足之

松林土屋閉斜曛，人世悲歡那得聞。
閒處釀成玄碧酒，秋來攜過武夷君。

京師初歸，答容琴月

舊遊風月未應忘，到手新詩喜欲狂。
記得長安秋雨夜，三人燈下説西良。

三洲巖聞虎

草動雲飛十里風，三洲巖下吼聲雄。
先生自對山靈笑，不道前身是遠公。

經坡亭

水繞寒柯霧半籠，遊絲輕曳釣船風。
三洲覽遍題名處，閒向坡亭說長公。

枳殼 二首

淡白濃香如有情，扶留牕下雨初晴。
南州花草雖無敵，❶敢與東風枳殼争。❷
蓓蕾枝頭春意長，臥看蜂蝶往來忙。
不知今日開多少，熏得先生枕席香。

題攜琴訪友圖❸

松崖日暮水聲深，❹何處攜來緑綺琴？
礀石隔林人不見，❺只疑魍魎是知音。

答徐侍御索草書

寒牕弄筆敢辭難，也得先生一破顔。
不要鍾王居我右，只傳風雅到人間。

代簡舊友克明梁先生

瓊山緑水舊遊行，滄海歸來語後生。
幾醉幾醒醒復醉，世間何事合留情。

❶「敵」，蕭本作「數」。
❷「敢與東風枳殼争」，原僅存最後「敢争」二字，據蕭本校補。
❸高本題作「攜琴圖」。
❹「松崖日暮」，蕭本作「千巖萬壑」。
❺「礀石隔林」，蕭本作「隔岸歡呼」。

至日，梁聽松睥白石，惠生魚克明弟

朝來何處得庖鮮，白石村邊響夜舷。
布被蒙頭呼不起，真成至日閉關眠。

周文都、伍伯饒、馬玄真諸友約釣河豚，值雨弗果。伯饒復遣人來約，答之，時玄真、文都在病三首

七月十日秋正來，漁翁夜上臨江臺。
斜風細雨不歸去，若個玄真安在哉？
秋入江門風怒號，江水未落濤頭高。
晴明三五君須記，月下溪邊遲小舠。
河豚正美周郎病，玄真不出公奈何？
絲綸一握三千丈，獨釣東溟雨滿蓑。

梅月，用莊定山韻三首

今宵喜對梅花月，正是乾坤大雪餘。
雷在地中陰獨伏，風來天下九包魚。
四時萬物無非教，人傍梅花月傍軒。
若道不關梅月事，宣尼何事欲無言？
溪上梅花月一痕，乾坤到此見天根。
誰道南枝獨開早，一枝自有一乾坤。

和世卿二首

越山楚山皆白雲，楚越如今不必分。
三十六峰同一樣，不知何處武夷君？
草樹雲霞亦假名，高齋何處不先生？
解尋正路宮牆下，榜也如今是典刑。

次韻董子仁見寄，兼似林蒙菴、周時用提學二首

江門花鳥欲春闌，脚帶雲霞步步寬。
君到閩中試借問，龍山何事别長安？

還將病骨畏秋聲，一枕江流是我生。
若道嚴陵偏不仕，漢人更有聖之清。

鱷洲山遇虎

登高停棹鱷洲山，獨自忘機虎跡間。
忠信於人真可仗，爪牙當道却須還。

鱷洲阻風

牛饑僕冷不能嗔，短曲長歌互有神。
今日誰家能走馬，泥深還掛一壺春。

晚發厓山

江水初寬白鷺飛，厓山欲莫赤楓微。
孤舟獨背湯瓶去，不共前川釣艇歸。

厓山雜詩六首❶

寒雲黯黯日模糊，南有蒼厓對撚鬚。
今夕孤舟不成寐，白鷗飛盡我跏趺。

北風半夜卷滄溟，杖屨船頭候曉晴。
滿目寒雲吹不散，一帆細雨濕湯瓶。

萬古青山自落暉，白鷗穿破水雲飛。
孤舟江畔無情思，閒與兒童詠《緑衣》。

❶ 第五、第六首詩原缺，據蕭本補。

北風何事更長吹，盡日孤帆逗水湄。
吟遍天涯歸未得，江神應愛石齋詩。
肩輿迓我走衝烟，山鳥窺人下啄舷。
十里風光奇石角，一江晴色霧潭前。
白鷗黄犢任西東，沙草傷心對朔風。
今日江邊題舫子，詩人若是半山翁。

經都會故居 三首❶

臘月四日促歸裝，舴艋衝寒到石塘。
忽見溪邊舊環堵，恨隨流水繞村長。
總角展書溪樹根，風光不比洛陽園。
碧桃盡屬西王母，綠橘先分小弱孫。
二頃生涯作箇農，《竹枝》聲與楚歌同。
秋來不獨黄花酒，夜擘香橙更酌公。

秋日東軒漫題 四首

籬崩瓠落不禁秋，臥對蕭騷月半鈎。
彭澤須收三頃秫，菊花無酒笑人不。
山杯許對鄰翁飲，村酒還教稚子賒。
滿地芙蓉不如昨，可人牆角素馨花。
黄葉紛紛江水流，人間何處不悲秋？
江邊野老無名姓，笑向滄江任白頭。
復憶題詩古渡旁，孤舟春早泛潯陽。
江雲一繞三千丈，恰有人間白髮長。

寄馬默齋

江山風月滿吟壇，誰把漁郎薦老官？

---

❶ 第三首詩原缺，據蕭本補。

眼底秋光供點筆，等閑休作負彭鸞！

追和白石馬教授，奉寄其玄孫馬竹隱

山深谷冷老煙霞，君住孤村第一家。
一榻清風明月夜，鈎牕閒對紫薇花。

贈曾確還博羅

風袂飄飄過五羊，五仙遮道問行藏。
廬山莫道無分付，領得春風古桂香。

示　兒六首

張公九世尚同居，忍字專書一百餘。
受唾由來稱長者，而今市輩却嗤予。

姑也須烹婦也炊，採薪負水是男兒。
吾親日夜傷離別，争得肝腸冷落時。

百畝荒田力不支，如何千畝更營私？
相尋利害無窮日，慎勿逢人乞面皮。

門前賓客偶相投，忽忽浮生五十優。
君貴我貧俱是分，敢將丘壑傲王侯！

俯仰天人不敢言，直持素履到黄泉。
兒曹莫問前程事，若個人心即是天。

聖心太極一明蟾，影落清江個個圓。
五十年來如夢覺，臨岐更出《示兒》篇。

遊白雲

擔頭行李但書囊，選勝尋幽到上方。
身與白雲同去住，客從何處問行藏？

灌溉，忽縣尹送酒至

一瓶西注一瓶東，兩徑初移緑未濃。忽見白衣持酒至，擬留一斗待秋風。

次韻答丘侍御

五月江門荔子叢，繡衣下馬擘輕紅，❶兒童争走烏臺節，笑挽青荷立水中。

玉臺，贈黎民瑞

青天何處一登臺，脚踏黄雲萬丈開。聞説程鄉長官好，抱琴歸去抱琴來。

讀近思録 四首

楊墨偏高子莫疑，孟軻精一古心期。日長對卷無人到，風雨巡簷一詠詩。

六經不假群賢補，却憶宣尼下手時。白首齋心顔子坐，青燈横几大臨詩。

有物衮衮復洋洋，牽牛入井幾倉皇。不知轉瞬誰爲主，荆棘横生亦滿腔。

《大學》《西銘》迤邐攤，從前只假半年閒。誰家繡得鴛鴦譜，不惜金針度世間。

寄黄仲昭

江西諸子在春風，我有新碑落永豐。

❶「輕」，高本、何本、碧玉本作「殘」。

海濶天空無可寄，只將狂斐爲君通。

次韻胡提學訪欖山 二首

斜風細雨綠蓑衣，江上人家半掩扉。
莫向天涯歌獨醒，白頭漁父笑人非。

今朝黃鳥喚春回，桃李還知帝力栽。
昨夜殷雷無意緒，黑雲將雨滿山來。

訪教諭何宗道

樹隱肩輿行欵欵，花催春鳥鬧關關。
蘇公渡口雲連水，宗道廬前雨滿山。

峽山別胡提學還至九江作

峽山飛出兩三航，❶滿載離愁下九江。
夜泊孤舟不能寐，自燒銀燭到秋釭。

畫　蘭

誰將水墨寫横披，竹石荊蘭也自宜。
記得湘潭秋雨後，清香猶帶楚臣悲。

對　菊

陶家園裏舊開叢，復入山牕對此翁。
一曲一杯花下醉，人生能得幾回逢？

喜孫讀書

閒看溪水繞橙根，自握刀鉏斸小園。

❶「航」，高本作「舫」。

日午課詩孫漸長，上堂誇與阿婆言。

芙蓉文筆

丈人日暮看芙蓉，湘水西來第幾峰？
兔顥刺天無屬我，今爲松桂主人公。

寄李子長

能將玄酒注金卮，混沌誰教更鑿之？
我借元初溟涬好，❶爲君驚喜爲君悲。

題孔雀圖

兒女心情未遣知，白頭笑賦雀屏詩。
可能乳得西周鳳，來壽君王億萬朞。

題蒲石畫

一石青青蔭幾蒲，半篙煙水欠模糊。
江門有個丹青手，也把江門畫作圖。

雨中送客，江上偶成

細雨江邊送畫橈，肩輿如夢看春潮。
不知此處誰分付，笑倚南風酒未消。

次韻呈長官，贈鄒汝愚

江門還我自由仙，七洞天西小洞天。
南去北來船過盡，無人肯住釣臺前。

❶「涬」，原作「滓」，形誤，據文義改。

再韻呈吴獻臣 二首

雙鳬海上果誰仙，竚看飛騰上九天。
爲問南遷鄒吏目，幾時歸去玉皇前？

君尋孔轍笑晨門，豈得晨門不笑君？
自古山林多獨見，無人不道市朝尊。

候方伯劉東山先生至 三首

客從天柱得琅函，來試丹砂嶺以南。
有個道人眠不起，洞門深鎖白龍菴。

林下丹書小石函，天邊雲翼入圖南。
江山欲畫驚眠處，一個盧岡破草菴。

《易傳》《遺書》共此函，偶拈一事問河南。數千里外涪州夢，透到龍門何處菴？

次韻謝天錫，登三層頂望崑崙池作 二首

兩眼高憑何處空，白龍猶在有無中。
旁觀莫道崑崙小，氣蓋東南萬萬峰。

手拍崑崙歌沆瀣，虹橋月下拜相邀。
回頭笑向玄真子，纔到葵山怕路遥。

卜居茶井 二首

海鳥回翔何處歸，海山春到白龍西。
欲摶九萬無風力，認著崑崙便托棲。

何處揮鋤口可餬，池邊君問白龍無？
茶區尚有成周制，一井而今受幾夫？❶

❶ 此首原入《次韻謝天錫登三層頂望崑崙池作》之二，據碧玉本移此。

寄陳秉常，用天錫韻二首

早援深谷探花原，舉手來扳笠頂天。
誰與浪傳青鳥信，君今疑是白龍仙。

性癖躭幽老奈何，白雲又長十年魔。
玉臺記得尋僧處，半日留君却未多。

次韻沈別駕見寄

我生之初我有真，百年泡沫往來身。
一丸也恨無分付，誰是乾坤會弄人？

夜坐二首

此生身世與忘憂，何處行藏獨倚樓？
寒夜酒醒無睡思，山城風静數更籌。

露冷風清正酒醒，誰家今夕不勝情？
人間老去無愁思，獨倚疎梅看月明。

次韻復趙提學

雨打風吹一樹花，孤根不肯向人斜。
晚逢青眼何須恨，未到朱樓莫浪誇。

與倪麟

沙水東西兩石橋，夕陽飛馬剪山腰。
不知酒興還多少，一路清風吹不消。

挽竹齋

屋裏沾裳羅一峰，門前又報竹齋翁。
一年氣運天何極，兩歎交情日未窮。

五言夙昔慕陶韋，句外留心晚尚癡。
敢爲堯夫添註脚，自從删後更無詩。
擬古之篇古未如，詩家分路入沖虛。
晚唐諸子殊堪訝，白首專門但守株。
虚泊終踰得屢拈，蘇州撫手揖陶潛。
舊來食蜜雖高論，誰寫璚漿洗舌尖？

道經七星巖二首

百丈巖前石鼓鳴，山人今夜動山靈。
同舟亦有知音者，共聽乾坤第一聲。
七星巖下醉神仙，猶占龍牀水底眠。
我有一尊延壽酒，月明今夜對南山。

戲贈二謝生二首

婉轉青囊傳二謝，淵源來自馬蹄洲。

題畫鷹

秋風垂翅下雲衢，野性翩翩不受羈。
欲借一枝江畔宿，等閒花鳥莫相疑。

夢曾晳二首

傾蓋寧知是夢中，絶塵標致却春風。
千秋此意吾能説，不與由求面目同。
夢失形軀夢即真，江山隨處舞雩春。
眼中大塊非無肆，何限人間覓馬人？

讀韋蘇州詩四首

夜雨齋燈卷未收，清謡百首對蘇州。
晦翁兩眼滄浪碧，也爲先生一點頭。

山人眼是庖丁手，解把屠牛破土牛。
當日師傳一寸金，李家書以錦囊深。
太陰正側去何析，却泥區區角上尋。

與李世卿約遊圭峰 二首

方壺使者與公期，老我三山乞住持。
且約圭峰爲社會，一圖今古付王維。
愛山長負入山期，多少陰晴被把持。
起倚秋原看落日，如今剛好著繩維。

和世卿

山靄霏霏碧滿蓑，清風不奈俗塵何。
人間久矣無高鳳，何處如今楚鳳歌？

次韻奉答李方伯介軒潮連見寄 二首

姓名秋榜忝同鄉，四十年來守故常。
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
不待冰顏累十秋，可堪相近阻相求。
此心未許旁人識，公在山齋僕在舟。

次韻姜仁夫留別 九首，❶有序

弘治己酉春，姜仁夫進士以史事貴州。❷還，取道廣東，過予白沙。自己卯至丙戌，凡八日。辭別三首，❸予亦次韻爲別。明日，仁夫至潮連寨，方

❶ 第七、八、九首詩，蕭本、何本另題作「次韻仁夫潮連寨見寄」。
❷ 「事」，碧玉本作「使」。
❸ 「三」，碧玉本作「六」。

十餘里，遣隸回，並得三絶，和之，通前九首。吾與仁夫之意，皆不在詩也，豈尚多乎哉！仁夫，浙之蘭溪。從學章先生德懋，吾廿年舊好，故吾詩兩及之。

江門綫路幾人通，兩月公程來向東。
何處敢勞君著眼，短牆疎竹是家風。

雲去雲來等是浮，獨憑高閣看江流。
南風莫送東歸客，更共江門一日遊。

家近桐江舊釣臺，鳳林何日暫歸來？
平生章子如相問，道我山中日閉齋。

一著將窮一著通，謝公全局算江東。
眼中論事如章子，是有當年國士風。

洞門終日白雲浮，洞裏桃花覆澗流。
誰道乃公閒似我，不曾攜杖白雲遊。

百尺江邊有築臺，自從君去望君來。
黑頭了却人間事，更約焚香共小齋。

極目長江傷我心，滿身風雨立江潯。
帝城此去幾千里，一度逢關一寄音。

今古相望日已賒，包羲已上孰名家？
不識乾坤真易簡，借人門户甚搏沙。

進到鳶飛魚躍處，正當隨柳傍花時。
今人不見程明道，只把《中庸》話子思。

彈子磯候默齋不至❶

軍人打鼓泊官船，黑霧濛濛水下灘。
隔岸相呼不相見，竹籠牽火上桅竿。

清溪道中 二首

西風吹冷峽山雲，紅葉青溪點綴新。
惟有白頭溪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

鸕鷀短槳自江鄉，峽水晴飛練帨長。

❶「默齋」，高本作「諸友」。

畫舫有人捫虱坐，了無意緒向南康。

濛裏驛，呈送行諸友❶

相隨征路二旬餘，笑指前山別老夫。
却到前山心未了，西風燈燭兩踟躕。

南雄讀羅一峰記書院文

丘墳何處草離離，千里湖西夢覺時。
落日小池橋上路，催人下馬讀殘碑。

度　嶺❷

天地風雲會有辰，開元可是欠經綸。
千尋松下看流水，十八年中度嶺人。

玉枕山，和南安太守張汝弼

一枕秋橫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
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

過天柱峰

天柱峰前望故鄉，西風淅淅鬢蒼蒼。
愁腸暗爲慈親斷，誰道青山是劍鋩？

宿迴龍寺

酒醒迴龍欲二更，迢迢秋漏徹江城。

❶ 高本題作「曹溪別諸友」。
❷ 高本題作「度嶺有懷張曲江」。

何須不理東湖棹，徐孺亭前月自明。

題雲嶺

路旁指點一峰墳，一老西巖坐白雲。
盡是唐人詩境界，千林紅葉訪徵君。

與豐城知縣王本儉

劍水相逢梅始花，春風吹動長官衙。
詩家到此須分別，不共河陽一處誇。

贈劉進夫還永豐，兼寄羅養明、楊榮敷、羅清極湖西諸友三首

江船戀戀費行纏，我託劉郎亦是仙。
何處青山君憶我，月明湖上酒醒眠。

一峰原上夕陽斜，雲掩閒門幾樹花？
見説西風吹不死，散分春色與鄰家。❶

淦川銀燭照離情，畫舫行人一月程。
相憶却憐山寺遠，不曾夜半到鐘聲。

題劉主事顯仁挽册

曾傾白下郎官蓋，❷忍讀青田太守文。❸
今日九原誰是伴，里中新有一峰墳。

和婁侍御

偶與梅花作主賓，旋將幽意託龍唇。

❶ 此詩，高本題作「過羅一峰墓」。
❷ 「蓋」，蕭本作「盞」。
❸ 「忍讀」，蕭本作「又見」。

曲中若有千年調，也要先生會入神。

贈祝秀才鄉試二首

祝生南赴應天闈，萬里秋雲一鶚飛。
我有蘭溪他日意，敢將裁入送君詩。

蘭溪章子多時別，得見平生祝器之。
衰老不知言語費，逢人信口話庖羲。

和羅洗馬韻二首

折屐初收一代名，斷裾猶欲救蒼生。
誰知南北東西路，未出門前已是行。

五十東溟始願違，安知不是慕甘肥？
今朝怕上花衢馬，猶恐黃塵染素衣。

贈江通判

明朝別駕過金壇，暫到茅山亦不難。
我憶江門歸未得，爲君沽酒慶茅山。

謝何秋官惠米，追次陳後山韻

相逢不肯訴家貧，眼底斯人又姓陳。
慚愧太倉分一斗，乾坤多少病饑人！

過瀨縣，風大作，取舟中儲酒飲之

黃菊開時歸意濃，泥尊名酒未開封。
不辭拚作陶潛醉，受盡長河一日風。

讀壁間李學士和予藤蓑詩，偶成奉寄 二首

西涯一曲我《藤蓑》，對此相思可奈何！今日玉堂應説我，海門何處扣舷歌？

春雨江門著舊蓑，釣船相近問如何？白鷗分定閒眠界，猶唱西涯學士歌。

剡溪

剡曲溪中雙槳鳴，老翁訪戴是虛名。雪消月出歸來夜，只有詩情與世情。

雲封寺有曲江遺像，戲題

嘗疑大塊本全渾，不受人間斧鑿痕。今日雲封禪寺裏，曲江遺像任塵昏。

不寐

舊雨今雨漏湔湔，長更短更聲相連。何人酌我金尊酒，暫醉慈親臥帳前。

石門讀貪泉碑

芙蓉花發西華寺，遠訪殘碑到石門。一曲《貪泉》歌未了，夕陽紅近水西村。

贈曹侍御璘謝病

飽蕨青山更飽眠，襄陽歸去自今年。眼中未有如公早，柱史前頭或姓錢。

雜　詠 四首

過午城中走帖還，老夫對酒社東山。
詩家進步如撐艇，又上前溪一兩灣。

傍花隨柳興飄飄，澗水牽情到石橋。
勃率未堪還自笑，眼前剛好被春撩。

不坐人間彩鷁舟，怕逢漁父問因由。
君家酒艇輕於葉，試遣長鬚爲我謀。

拍月縈爐一小舟，欲窮仙島路何由？
須君一見安期老，指點蒼茫爲汝謀。

得世卿詩 二首

笑顏別後幾回開，詩到衰翁輒舉杯。
擊壤狂歌千首在，一春無計寄君來。

東野功深偏洗削，退之意到每優柔。
眼前一二聊拈掇，正好承箕對孔修。

夢中作 三首❶

日出東山尚未眠，閒尋溪水弄溪船。
人間一種惟予樂，只在溶溶浩浩間。

躑躅江邊水汲橋，沿溪貪賞不辭遥。
獨憐歸馬無鞭策，未忍臨風折柳條。

木葉爲衣草爲屨，鳥共唱歌花共舞。
袖裏青蛇三尺許，六六洞天中作主。

題徵仕郎張公孺人區氏墓誌後

衛幕已鐫東白誌，西涯又撰孺人碑。
莫道不傳家世事，當年兼有兩公知。

❶ 第三首原缺，據高本補。

種萆麻六首

山渠面面擁萆麻，鎖盡東風一院花。
江上行人迷指顧，老夫於此煉丹砂。

短檠他夜照書牀，一餞萆麻也借光。
老去圖書收拾盡，只憑香几對羲皇。

紅朵青條擺弄同，人間無地不春風。
莫輕此輩萆麻子，也在先生藥圃中。

萆麻得雨綠成畦，如此風光亦老黎。
飲後小菴搜句坐，山禽啼近竹門西。

萆麻遶竹逕通雲，雲裏樵歌隔竹聞。
手把長鑱種春雨，風光吾與老黎分。

種了萆麻合種瓜，青山周折兩三家。
老夫來構茅茨畢，別種秋風一徑花。

次韻李憲副若虛白沙別後，途中見寄三首

江門春浪兩涯平，半醉船如天上行。
坐冷燭花歸問夜，逢逢津鼓欲三更。

咫尺圭峰不見臺，春雲將雨幾時開？
山中一徑無人到，除是青天畫舫來。

江城無處不通潮，風疊寒漪色更嬌。
詩舫飄飄向何處，高涼西去不勝遥。

和鹿步韻

黑甜一枕鼻呼雷，江浪如山夢裏來。
乾坤何處留雙眼，不向三洲鹿步開。

贈湯地理師四首

春泥没屐大江潮，溪北初經獨木橋。
千丈峰頭望東海，三山正對杖頭瓢。
錦囊以上不堪言，老郭原來亦是仙。
笑殺城中諸年少，欲持阿堵問君傳。
南越山川拄杖交，東風何處送歸舠？
一條路打朱明過，直下潮陽看海濤。
雲水相逢是偶然，江亭燒燭話新年。
眼中但有牛眠地，指點青山不要錢。

贈鄒處士還合州二首

人間憂喜也無期，萬里間關一馬歸。
莫灑東風别時淚，春光又滿老萊衣。
石城米賤雲門鎮，吏目身輕翰苑官。
歸去山中偏好睡，家人不用遠來看。

題也可莊上見一空二首

交交黄鳥弄春晴，也可山莊隱几聽。
莫以山林笑流俗，山人原是此山靈。
青山何處倚鳩藤，回首塵埃幾折肱。
林下一壺誰共醉，淵明只好對高僧。

醉中作二首

酩酊高歌掩舊書，青山日月笑居諸。
一番春雨無分付，枉種桃花三兩株。
酩酊放歌何處來，東風吹笠上溪臺。
臺傍有個高飛鳥，飛向三山去不回。

觀物

一痕春水一條煙，化化生生各自然。
七尺形軀非我有，兩間寒暑任推遷。

早飲輒醉，示一之

清晨隱几入無窮，浩浩春生酩酊中。
我若扶衰出門去，可能筋斗打虛空。

得廷實書

洗竹添花張户曹，忽拋閒散事煎熬。
東門春水無人釣，又長溪頭幾尺高。

田夜讀 田，先生孫也。三首

朝來牕壁尚塗鴉，燈下吾伊且賞瓜。
不是風雲天上夢，阿田家世本桑麻。

掃突炊秔及早鴉，東皋時有未芸瓜。
田家樂事如翁少，男戀詩書女戀麻。

憶年童稚髮如鴉，稍稍東陵學種瓜。
今日肯嗟頭似雪，江門三畝但萆麻。

紀夢

偶然嘉惠得鄰封，無數金錢出袖中。
欲向萱闈談此夢，隔簾斜月未聞鐘。

得世卿、子長近詩，賞之 三首

漠漠江天對把詩，竹壇風日引杯遲。
翁歌此曲兒當續，問著別人都不知。

飛雲高起大厓深，兩處天教兩鳥吟。
莫把隴山來比並，山頭鸚鵡被人擒。

詩到堯夫不論家，都隨何柳傍何花。
無住山僧今我是，夕陽庭樹不聞鴉。

鄒吏目書至有作，兼呈吴縣尹 三首

傾蓋投緘不自輕，人間造次幾晨星？
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部經。

落花遥對石城春，半篋殘書一病身。
茶筅粟瓶供客盡，不妨人笑長官貧。

天涯仙客病渾家，開過東風幾樣花。
容易江山得重九，問君何地落烏紗？

張侍御叔亨將赴京，遣人告行，求贈言不已，賦此以答

不爲泯泯即波波，天命委之人奈何？
秋雁未來君好去，文章覆瓿不須多。

梁文冠抄詩 四首

口謾吟哦手謾抄，風壇疎竹晝相敲。
不知今日滄溟上，天放何聲此處高。

雪月風花信手抄，皇王帝霸入推敲。
伊川擊壤三千首，都共南風一項高。

君到詩情每被抄，玉臺秋磬借僧敲。
門前荷蕢知心否，雲鎖千峰月正高。

屋下塵編不暇抄，狂歌試把鐵橋敲。

秋風背取詩囊去，且看擎天柱杖高。❶

夢緝熙

花前把酒問平湖，君到閩中憶此無？
夢裏征帆西下疾，兩人江畔笑相扶。

宗廉送明瓦屏風至，❷次韻答之 二首

小中雖異大中同，明處韜光暗處通。
三直五横真本子，人間無路獻重瞳。

瓦木鋪排得此身，乾坤何物到頭真。
道人具得屏風眼，還向小齋來卜鄰。

渡厓海

争如天上弄銀河，不使鳴榔亂我歌。
有酒只邀王母醉，托身明月挂婆娑。

題石泉

蟹眼不絶西陂陀，涓流直下成江河。
君釣石泉歌不得，江門漁父爲君歌。

贈宗兄汝學使廣西還

匹馬行行西復東，一鞭騰破雪千重。
寒梅初放一枝白，間破江南無數紅。

❶「柱」，原作「拄」，據高本、何本、碧玉本改。
❷「廉」，當爲「濂」。宗廉即何宗濂，陳獻章弟子。

夢梁明府益

十年信息杳西甌，生別猶嗟死別休。
紫水城西歸葬地，夢中還作少年遊。

同周文都宿黄鶴年宅

看山從我不賫糧，聞説葳蕤滿道旁。
草閣塘邊邀飲罷，青燈同宿有周郎。

菊旁午時花盛開

自澆黄菊數花辰，九日山尊對野人。
祇恐花開時已後，滿籬須愛午時春。

樓上鷹

老拳促起此樓巔，那見秋風眼欲穿。
明日陰晴先報了，天機漏盡復何言。

贈李若虚憲副

欲別未別情難吐，白龍雨過黄雲暮。
莫辭寫盡金盤露，明日玉臺君不顧。

次韻李憲副若虚見憶

此蓑煙月此溪心，隔水樵歌盡好音。
若向東湖傾此意，先生真個似儂深。

和鳳山見寄韻❶乙巳冬十月

白馬山前雪滿扉，隔江雲樹晚依微，津頭日日行人過，不見長安舊布衣。

奉陪家兄與古淡山酌❷

落落乾坤兩老翁，半生期許半相同。松間對酒誰爲酌，喜得季方到此中。

壽湛丈❸甘泉父也。二首

有客曾過世壽堂，笑索尊中白酒嘗。此客姓名人不識，傳與君家不老方。

世壽堂前春似海，好花還爲老人開。老人不看花顔色，也愛花香落酒杯。

代簡潘季亨❹

四野狼烟一日消，歸裝已度白雲橋。江門忽値攜琴使，寄語閒來話寂寥。

哭潘季亨❺

毅卿希大雖傾謝，此外寧無二子真。一傍江山埋汝骨，幾回天地哭吾人！

❶ 此詩原缺，據高本補。
❷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❸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❹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❺ 此詩原缺，據碧玉本補。

附　録

壽石翁陳先生六十一詩序

李承箕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在門下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爲先生壽。時先生之鄉閭諸君亦相率爲詩歌，俾予冠以文，爲先生壽。

承箕曰：前中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太夫人不以其疎遠而拒我也。諸孫肅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面立階下。輕清紆徐，抑抑揚揚，歌古之詩以侑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人在高堂康健和悦，氣静而志閒，子孫皆恂恂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禄，天下之人異之。今翕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然隨問而答，初不强括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則閉門高卧，人不能以勢相誘。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

今孟冬廿有一日，先生初度辰，諸君誦予文，予歌諸君詩，諸君又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而退，將無煩先生。顧客使箕他年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曲千首，所謂「鵲南飛」者，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醉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得隨杖屨，飄然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我也。諸君於是再拜，先生言曰：「承箕之言，蓋以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之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時弘治元年十月庚戌，學生嘉魚李承箕拜書。

送白沙陳先生序

羅 倫

白沙先生處南海者，廿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之。」其斯之謂與！

夫天生物也，人爲貴；其與人也，心爲大。以仁居之，❶以禮位之，以義道之，以知出之，以信成之；以配天地，以明日月，以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艸木、育鳥獸；大行爲伊吕，窮居爲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是其大而已矣。

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爲天子，天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爲禹。」爲堯、舜，爲禹豈其爲富貴哉？爲其大而已矣。走而爲大者麟，飛而爲大者鳳，介而爲大者龜，鱗而爲大者龍，人而爲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爲大者，以人而不爲焉，不亦禽獸之耻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爲大

❶ 「以仁」，原作「其人」，據何本、碧玉本改。

也。先立乎其大者，然後小者不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爲大也。可大者，獨先生哉！

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爲四韻詩以別，謂余言，余顧謂諸君。自立其大者，余何言？

成化五年己丑，夏五月廿又四日，永豐羅倫書。

贈白沙先生詩十四首

人物明時第一人，欲將斯道覺斯民。才追班馬文章古，學究關閩道德新。虞網豈能籠綵鳳，魯郊終見獲麒麟。孤舟明日金陵去，回首春風入夢頻。

建安周源

洙泗汪洋詎有限，派分濂洛與關閩。茫茫泣面嶺南去，濯盡人間多少塵？

禹穴涂志文

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肩頭負擔重千鈞，萬古顔曾與長揖。先生豈是不憂君，先生豈是忘民急，先生豈是薄公卿，先生豈是躭蓑笠？大行此道便鋪張，窮來此道還收拾。先生明日辭金陵，我懷陡覺殷憂增。白雲大袖弄溪水，吁嗟堯舜誰與爲？

湖南謝文祥

秋水青瞳静，青天白帽高。吾儒有矜式，斯世孰甄陶？跡混山林槁，心親湖海豪。乾坤好風月，吟弄樂陶陶。

仁和項麒

名字流傳宇宙間，鯫生何幸此躋攀！光陰半百隨流水，培嶁之中見泰山。閲世雙眸如許大，括囊萬里又空還。斯人未得霑恩澤，著作功成定不刊。

姑蘇沈鍾

潮生晚風急，孤舟去何之？誰知三載間，乃有三別離。平生曠達懷，不以去國悲。辟彼縱壑鱗，萬里焉能縻？所嗟參與商，未有重見期。深林翳長林，不肯炫所奇。幽花出灌莽，恐受衆目疑。君應慎所履，慰我長相思。

括蒼潘琴

旅館驚相見，同爲上國賓。問年皆老大，惜别又逡巡。湖海雙蓬鬢，乾坤一偉人。掉頭留不住，歸臥碧山春。

華亭郁雲

洙泗迥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淵源遂湮没。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虚寂。漂淪二百年，末流靡終極。明經取青紫，滔滔不知溺。誰哉障狂瀾，爲我存一脉！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棲四十春，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琴。寤寐千載人，今古如一日。興喪天豈知，棄捐吾自失。負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安得辭世紛，雲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問先天易。

蘭溪章懋

獻納違初願，行藏任此身。欲論天下事，誰是眼中人？歲月歸時晚，江山到處

春。相逢煙水外，尊酒話垂綸。

江東龍瑄

獻策未得志，拂衣歸海東。大材偏不偶，吾道豈終窮？著述垂來裔，衣冠復古風。天長羽翼短，安得附冥鴻？

宜興沈暉

多君志道德，英邁允超群。元氣時應會，光風世更聞。隴梅開夜月，溪水漲秋雲。昨幸韓荆識，東歸惜袂分。

于越姚璟

考亭遺蹟久荆榛，風度真堪繼後塵。千載武夷人仰止，羅浮從此共嶙峋。

天涯兩度挹春風，甕裏醯雞待發蒙。明日又從江上別，離心一片逐冥鴻。

莆田黄仲昭

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斗光芒共九洲。萬里東南溟海闊，蒼生何處問乘桴？

江浦莊昶

題貞節堂 四首

茶陵李東陽

高門棹楔過高樓，節婦名題在上頭。棹楔如山矻不動，門前江水自東流。

面面青山遶白沙，蕭蕭白髮映烏紗。欲知内翰先生宅，元是南州節婦家。

嶺南風景值千金，楚客歌成萬里心。

莫作楚歌歌此曲，阿婆元解嶺南音。

大忠祠下非無路，貞節門中更有人。莫道人心不如古，須將節婦比忠臣。

碧玉樓 五首

群峰擘翠此樓開，指點虛無是體裁。碧玉無人誰作賦，白雲終日共銜杯。林坳霧隱鶯聲遠，屋角春深燕子來。睡起開牕更何有，澄江對雨幾縈迴。

南海方獻夫

堂前雙柏走蒼虬，苔自侵階鶴自謀。怪底詩翁貧到骨，野風蕭瑟蔗塘秋。

百年聞道屬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我今登樓望江水，青山紅樹四無鄰。

獨上高樓望八荒，浮雲飛盡月澄江。人間亦有虬髯客，投老扶南自一邦。

鶴骨崢嶸盡幅開，❶執鞭何計起泉臺。翰林棨戟依然在，曾見先生馬首來。

鐵城黃佐

嘉會樓 三首

徵書迢遞下林丘，一見君王便乞休。令伯何能忘菽水，漢家終不屈羊裘。簾開山色年年緑，月落江聲夜夜秋。出處於公真勘破，畏途元不似滄洲。

莆田林應驄

百尺中天此一丘，千年詩句滿登樓。花開花落春長在，雲去雲來水自流。一脉

❶「盡幅」，碧玉本作「畫軸」。

只今傳孔孟，六經終古看奎婁。臨風短笛無人和，早共江門問釣舟。

南海曾仕鑑

日出東南萬里明，高臺遥指白雲生。漫隨古道尋花柳，肯向時人説姓名。殘碣舊詩猶有跡，滄波煙艇已忘情。却憐擾擾浮生夢，欲向先生問八冥。

同里李以龍

小廬山二首

乾坤今古幾廬山，鹿洞傳心咫尺間。一自白雲深鎖後，無人抱月踏歌還。

豐城袁奎

放歌天地倚崆峒，半畝猶存處士宮。螺黛蹲連山九鎖，嚣塵飛斷路千重。巖閒鹿跡侵苔緑，春淺桃花覆澗紅。千載楚雲思不盡，欲憑黄鶴問遺踪。

門人區越

廬阜精舍

蒼梧吴廷舉

聞歌容易答歌難，此是乾坤第幾關？眼孔今時小東魯，脚跟吾已到廬山。松陰過雨青天迥，花逕對苔白晝閒。一榻我留三宿去，山靈莫浪笑空還。

楚雲臺

同里張問行

何年高起讀書臺，臺下陰雲點翠苔。

明月在天風在柳，更無人自楚中來。

南泛江門謁白沙先生故居

三水何維柏

夢寐江門意獨深，扁舟南下歷江潯。黃雲影裏千峰静，碧玉樓中萬古心。吾道淵源真有自，釣臺風月尚堪尋。凭闌極目遥天外，欲扣漁歌和此音。

謁白沙祠 二首

瀕海應鄒魯，東南挺大儒。有言皆典訓，何事不師模？舊宅餘經壁，蒙泉啓聖途。懷思不可接，俯仰愧吾徒。

高明區大相

淑艾不須疑，神交在往時。懷君千古意，貽我數篇詩。星日推宗學，江山餘夢思。致虚元有受，夙昔貴無爲。

高明區大倫

和白沙先生菊花 二首

同里林大章

重陽菊綻九江濱，彭澤風清獨岸巾。千載又開廬阜徑，秋英還遇古今人。

紫豔初移自澗濱，幽懷更對玉臺巾。楚雲別去遥相憶，欲折寒香寄遠人。

白沙子詩文補遺一❶

留菊主飲❷

經冬三月不離牀，屋角梅花夜夜香。舫子藥隨春酒至，先生病愈故吾忘。直拌酩酊能留客，莫笑蹣跚懶下堂。記得早秋同宿處，竹籬煙火白牛岡。

題易隱求齋❸

茅茨清絶有蟾宫，水裏嬋娟竹裏風。高枕隔牀啼鳥静，小齋終日白雲蒙。江邊好景詩難道，世上閒愁酒可通。題作隱求争未信，如君方許學屠龍。

贈公學❹

春城風雨濕詩囊，瘦馬朝馳抵路旁。世事偶逢車載鬼，書生真有鐵爲腸。清風明月終還我，守義懷仁不負郎。行止非人乃天定，孟軻何必罪臧倉！

---

❶ 據阮榕齡所撰《白沙叢考·白沙先生詩文補遺》與《白沙先生年譜》輯録。

❷ 見《鶴山志》。阮注：「按易贊，號菊主。」

❸ 見《鶴山志》。

❹ 見《鶴山志》。阮注：「按易彬，字公學。」又注：「《鶴山志》云此詩意不可曉。《白沙集》有《與陳秉常書》，云：『蒙誇大矣，事始末問公學。』詩當緣此作也。」

送崑山省試❶

綠鬢來孤騎，清言費一燈。極言憐老病，無計逐飛騰。鳳鳥當時至，龍門何處登？經過五老下，問訊白蓮僧。

梅下憶長源❷

香似梅關馬上聞，江門晚樹曉氤氳。上林本是看花客，一見花開便憶君。

送李昇之京❸

歌聲誰放曉江干，萬里舟航眼界寬。短棹已隨煙浦外，此溪遥接白雲端。行藏手上惟三尺，名利場中總一官。夾徑鶯花春未老，爲君傳送到平安。

寄施以政❹

水上紅霞抹白雲，臺旁春色映溪分。風光不遣人描畫，描畫何人得似君。

---

❶ 見《鶴山志》。

❷ 見《鶴山志》。阮注：「按李渭，字長源，號崑山。」

❸ 見《鶴山志》。阮注：「《鶴山志·雜記》，又《鶴山志·選舉》：李昇，古蠶人，弘治十四年舉人，石埭知縣。按既云弘治十四年舉人，時先生已没焉。有送之京事，考《新會王志》：李昇，石步人。是此詩送石步之李昇。《鶴山志》誤也。」

❹ 見《鶴山志》。

讀秌坡集 四首❶

曾從父老問前因，說到才情迴絶倫。
今日偶然文字外，分明文字一般春。

直上遼陽訪管寧，至今此語聳人聽。
當時英邁知何似，肯向泥塗險處行。

筆端寫出自滔滔，人物當爲一世豪。
欲識胸懷真富有，長江萬里湧波濤。

塵外亭南我舊居，自從丱角慕相如。
他年倘有東阿眚，敬爲先生特筆書。

悼容彥昭❷

淚盡西風草木間，遊雲晴逐薤歌殘。
千秋只有無情月，遍照松楸處處山。

秋夕偶成，明日揭榜❸

缺月不滿簾，南窗聊隱几。猶聞户外春，斷續秋風裏。犬子初試筆，老妻浪驚起。滔滔終夜心，四海皆名利。

臥愚亭❹

何處水邊堪此亭，偶從詩卷挹芳馨。小眠亭上真何意，大夢人間肯未醒。難以智愚分巧拙，儘教描畫付丹青。老夫伏枕廬山下，頭白於今未與名。

❶ 見《秌坡集·附録》。
❷ 見《列朝詩集》。
❸ 見《列朝詩集》。
❹ 見《羅司勛集》。

闕　題二首❶

浩浩江門水自流，懷人獨聽五更秋。風飄萬古雲無著，月上千山夢易幽。老去不堪杯酒別，詩成不覺始生愁。世間極樂惟君事，一曲琴聲韻欲浮。

年光想像似浮雲，夢冷長亭柳色新。記得出門時節好，自教寒食歲同春。煙分玉樹花明遠，露滿南山草半茵。塵路豈能忘此念，故來河畔理絲綸。

闕　題❷

埽却越臺塵，坐弄王孫草。舞雩日日詩，風光元不老。

問容允恭❸

阿咸送來小廬岡，問訊高眠尚北牕。安得如前好筋力，與君馱醉蹇驢雙。

❶ 阮注：「今歲道光二十二年，大良談君子粲書來，云嘗見白沙懷人詩二首，是茅筆書。今十餘年矣，忘其姓名，紙約長三尺云。」

❷ 阮注：「先君《夢菊筆記》云：余藏白沙真跡草書五絶一首『埽却』云云，《白沙集》未載。今此幀尚藏榕家，係紙本，行書兩行，直四尺三寸許，橫一尺，無年月。」詩末又注：「按『老』字下有石齋圖章。」

❸ 見《容氏家譜》。

夏贈陳秉常、容彦昭、易德元使永豐謁羅一峰❶

夜發白沙口，席影江門月。洋洋一峰倫，望望何時接。男兒亦何事，料理經事業。千載曲江祠，中間可停楫。

登厓山觀奇石❷

長年碑讀洗殘潮，□□還□野火燒。來往不知亡國恨，只看□石□□□。❸

出潞河三首❹

來往西風析木津，歸舟明月又隨身。君看烏帽白頭客，合是東西南北人。浮世升沉雖有定，鴻鈞賦予不爲貧。却憐病骨長如舊，叨負清朝翰苑臣。

上疏寧非罪，綸音更敢違。平生只願仕，今日暫須歸。溪艇眠紗帽，巖花落綵衣。細論朝野事，九五正龍飛。

聖主隆大孝，微臣表下情。深慚不報德，有詔許歸寧。野日明霜戟，河風動羽旌。此時心一寸，飛入九重城。

❶ 見《鶴山志》。

❷ 阮注：「按石刻在厓山三忠祠。」

❸ 碑文下有落款：「白沙陳獻章。成化已亥年□月□日。」

❹ 以下八首見吴榮光《辛丑銷夏録》卷五，阮注：「此卷白沙先生墨蹟，紙高九寸，長九尺九寸，有石齋白文殘印。卷後有翁方綱、蔡之定、黎民表諸題跋。」

至直沽

玉臺居士領朝衣，乞得寧親海上歸。到眼碧波還漾漾，迎潮白馬故飛飛。何嘗宇宙無通塞，到耳江山省是非。今夜直沽須一斗，北來多負網魚肥。

直沽逢周京

病者宜休壯者行，老夫常揖謝周生。停船沽酒日初下，燒燭賦詩潮欲平。豈有文章供世用，不留門户得身輕。華山有語君須記，造物由來也忌名。

乞恩南歸，先寄諸鄉友候我於曹溪者

諸君來訪曹溪洞，臘月扁舟我亦還。白帽影連江上水，清猿聲斷峽中山。公能少爲煙霞住，我豈不如鷗鷺閒？枕中收得淮南記，更與南山長老看。

漉酒巾

取彼頭上巾，漉酒無乃卑。但求當日醉，不管後生疑。衷情萬里隔，志士千古期。無人知此意，只有東林師。

舟中，次麥岐韻

麻衣穿破不沾塵，海上支離一野人。

本爲聖朝無棄物，偶逢儒席得稱珍。紅蕖緑浪横孤艇，白雨黄牛廢一春。却愧南山髯長老，閉關深坐一蒲新。癸卯十月二十六日，獻章書於桃源舟中。

遇雨詩有序❶

易菊主偕其姪壻楊和從子庸信宿白沙，遇雨，偶憶莊定山與予於白馬菴夜雨聯句云：「公來天閣雨，天共主人情。」菊主感歎，再三誦之。予因舊韻以復。

襟裙猶耐冷，紅紫半抽晴。我不辭爲主，公無厭絮羹。旋吟詩遺興，直以酒陶情。何可廢行樂，春秋七十更。

老脚莫浪出，東君不放晴。青山倚鳩杖，白飯下魚羹。耕鑿無餘論，烟霞杳去情。偶持一觴酒，留客話深更。

衡門來好客，久病快新晴。子美雲安酒，東坡骨董羹。江山成永嘯，今古莫留情。勸飲多狂句，陶箋寫率更。

人心殊覺夕，白日此陰晴。義激中流柱，名哀衆口羹。恥爲一身計，癡擁萬年情。坐久籠山雨，寒雲濕未更。弘治癸丑春正月二十日，石翁書於白沙貞節堂。

先室張氏墓志❷

岡脉旁起推車嶺，正南面積水，池作己丙向者，吾室張氏藏也。張氏卒，葬孔家山二十五年，爲今成化之末年十二月甲申，其子景雲、景暘始易棺衾，奉遷於此。

翰林國史檢討陳獻章志

❶ 阮注：「此詩并序，本集不載。兹從張庢山丈總章見真蹟，鈔以示榕者。」

❷ 見《新會志》。

與易贊書❶

頃歲，東白徵入京師。比歸，遺予書曰：「在山遠志，出山小草。」此言出處不可不慎也。東白官翰林，未四十致仕。天下慕其早退，以比宋之錢若水可也。等而上之，識者尚未知處東白於何處。信乎！君子立世，始終一致，不離乎道，足以追配古今，無愧誠難也。余嘗以觀古今，人凡有愛，必先自愛其身，然後可以推己及物。《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否則未見其能愛也。雖然，君子立身之大節，出處進退之大防，亦不可不聞也。君愛菊，以菊主卷索題，余念君之志不在利，聊相爲言之。

弘治己未秋陳獻章

❶ 見《鶴山志》。

白沙子詩文補遺二[1]

與林緝熙書 二十一則

一

忽夢天大雨，有路滑險，行者皆莫能着足。緝熙獨負子於背，疾走，上下凡數回，如履平地。仰首曰：「光將負子歸矣。」予告曰：「子異時所克大者，端緒盡在今日矣。」夢中覺精力倍平時，昂昂增氣。此吉兆也。予平生夢特異者，必有徵於事。緝熙必能始終，此念大慰予望。庚寅。

二

秋且盡矣，旦暮惟吾子尺牘，耿耿置不足於胸中，奚吾子不以所得告予夫？予則兀然，終日隱一几，坐而思之，思之不得又重思之。假令有得毛髮以上，吾又不以告吾子而誰告耶？始子之寓京師也，處於子仁、克恭之間，乍合乍離，率不過一日二日，其有所欲言而未竟者，亦未始屑屑然也。近者，獲其手書，述一遺百，宜詳而反略者，此則不可疑而可悲。歲月寂寂，一札千金。以予揆之，克恭輩別去，知其晚夜思索，胸中堆積，所欲言者何限？略云固可，奈何盡之，是以默默寄恨於向來耳。今吾與吾

[1] 據清咸豐元年刻林光《南川冰蘗集》卷末輯。

子相去雖甚邇，不可朝夕見，謂宜勤一書以罄其所欲言者，無令拍塞胸次。人事何常？庸詎知他日萬一不爲克恭輩追恨於疇曩耶？

前此寄去書稿想達，亦勿愛一字，吾子之意也。德孚托予爲《文溪集序》，病倦不能詳細，乞爲删定。去紙却寄白沙。渠近有書來促此稿，已旋往碧虚矣。庚寅。

三

不見許時，渴想，渴想。僕自八月抵家，至今人客往來，續續未已，殊廢讀書。未審緝熙何如也。承寄示《遊山》諸詩，又别，又别。眼中杜子美，恐不止莊木齋一人。第不可使羅應魁知之，便作惡耳，呵呵。僕未識羅浮山作何面目，誦緝熙「明月沖虚」之章，覺清風滿紙，颯颯逼人，莫道不是老天將留下此好生活與吾人也。卜居之事，憧憧於心，老母安土重遷，到今開喻，未蒙首肯，朝夕惟以此爲念耳。德孚堅坐碧虚，亦是勇決。外人道他好名，又道他學仙，德孚都不恤，可謂有志矣。但不知終身出處大節如何，若更透過此一關，其進殆未可量也。萬梅書屋且當閉關獨坐，早晚僕同德孚一叩，却往羅浮也。《語類》搜尋得琴軒家板本否？望作急見報，免抄京師錯本爲好也。年尊夫人哭小孫，過哀成疾。人子當此之際，憂惕何可暫離？緝熙倘有意過白沙，請勿舉踵，僕却不敢奉怪也。天寒，惟望萬萬自愛。庚寅十月念七日書。

四

來教具悉。進業之勇如此，可畏，可畏。章始有志於此，亦頗刻苦。後來憂患妨奪處多，或前或却，故久而無成。緝熙今認得路脈甚正，但須步步向前，不令退轉，念念接續，不令間斷，銖累寸積，歲月既久，自當沛然矣。與陳先生書，意好，辭亦不費，今附。德孚轉達張内翰寄到蘇文，今亦附達左右。渠欲同羅先生來嶺北約章會講，有手帖云云，不知果如何也？令弟秉之能相從此學，殊不易得。未面，且爲致下意。辛卯正月五夜，燈下書。

五

德孚兄近專向裏尋索，若念念爲之不置，可識端緒。上蔡云：要見真心。所謂端緒，真心是也。緝熙後一札已具此意，但恐工夫不能無間斷耳，更企勉之。德孚兄近處置得出處一節，甚停當，更不拖帶泥水，可羡，可羡。吾人立身各肯如此，士風何患不振？知之宜作一書往賀也。光宇就白沙作屋。新年來，别爲出少課程，令自求益。此兄刻苦，誠未易得，愧無能爲扶持。有便，可作一札以左右之，幸甚，幸甚。辛卯。

六

舊歲，涂伯輔過新會，帶到張内翰寄來

蘇文一部，共二十二册，此月九日已附德孚轉達，並手札一封。光宇寄去程氏遺書共六册，未知到否？賣香人便，附此潦草。何時還來南海祠，飛示爲禱。辛卯。

七

來諭主張默默甚好。默默守得住，言語纔多便走了，須假默默去養教盛大。《中庸》言細不遺大，不過工夫則不離個忠信。孔孟却就言語上教人點檢，便是終日乾乾也。光宇疾亟，旦夕視之。無聊甚，不一一。辛卯十月十一日。

八

不德之徵，殃及同類，光宇不幸此月十八日逝矣。哭之屢日，夜不能自解，神惝怳而不能持，奈何，奈何。天不可怨。光宇力善不倦，得罪於世之淫人者，天卒不與耶？將數之有一定不可改耶？光宇無恙時，見屬諸文未能作，憫其垂絶，煦煦爲了，得譜序一首，附入光宇平生好處。尋又令繪士寫真，爲山巖幽棲之狀，而贊之詠之。皆光宇屬纊前數日目擊。他日以勒諸巖石，爲嶺南之勝蹟。顧吾德劣而文又亡奇，不足與圖永久，奈何。昔者視其疾，云萬一不諱，吾爲汝具行狀，請緝熙爲作墓誌，今不忍負此言矣！早晚掇拾一草，去請緝熙下筆，千乞勿讓。章又爲擇葬地，在其屋後山，距所棲石巖僅數丈許，卜之，亦吉。光宇病將亟時，使人扶出，望之曰：此吾舊所愛也。卒之三日，其季父絢洎鈍齋兄囑筆代報。臨紙不勝嗚咽。辛卯十月二十日。

九

光宇竟止此，可念。章爲狀，緝熙銘。此雖朋友之責，亦死者之志也。尚奚辭！付去碑二紙，稿一紙，餘在秉之紙。章白緝熙足下。廿七日。

前日寄去鄧童子碑册，想達。壬辰。

十

秉筆欲作一書寄克恭，論爲學次第，罷之，不耐尋思，竟不能就。緝熙其代余言。大意只令他静坐尋見端緒，却説上良知良能一節，使之自信，以去駁雜支離之病，如近日之論可也。千萬勿吝。

十一

二月初旬，得豐城同門書，報先生棄世，屬纊乃在己丑冬。不知彼間許多時，何故不以訃聞？或所寄書偶沉浮，後更不寄；或茂榮自不肯報，亦未可知也。來書見責赴哭，而章自五羊歸後，厥疾又作，跬步不能離庭户，惟東向哭而已，奈何，奈何。來訃鄧生，可惜岑寂山中，忽然失却一賢主人，其無味可想。緝熙作銘，拙者奚吝書丹？但自覺筆意凡近，終不能傳遠，而平生亦未有可倚仗處。徒勞往復，不若緝熙自書爲佳耳，惟裁處。

十二

鄧祚碑好。光宇之銘頗涉奇矣，然又特好。辭雖工，不害於道，其傳宜永，光宇之幸也。章近凡百粗遣，惟舊疾時復一作，益厭人事，欲遠去耳。平岡人鍾氏兄弟好事，惠余屋基，有田十頃餘。其地近海，在吾邑西南數十里，即屋之北山是也。衆議復欲於旁近建學舍一所，割田以供諸生之貧不能自振者，計亦不下四五頃。所得盡佳山水，旦夕殊以此自慶耳。緝熙前過白沙，倪麟夢一人被髮指余言曰：如厓山間七八大賢云云。當時莫曉所謂，今卒應之，是何神也！時矩欲從余於平岡，近與李玉俱在館中。城中人語云：秉之中道，叔馨絶倒。不知何所自去也。幸語秉之。癸巳九月朔日。

十三

前月二十八日，與僉憲陶公聯舟從三水上胥江，遂與胡先生相遇，乃知緝熙、秉之前一日在石門，別去晤此會也。佳作《贈胡先生》託時矩附卷中，間聲律未完處，謬改數字，愧率爾也。拙作想已聞於諸友，今不再録。次日曉登峽山寺，與胡先生飲餞，席間與論爲學之要。口占一絶云：「一片虛靈萬象全，何思何慮峽山前。洪城内翰如相問，爲説山人已遁禪。」此復去廷祥書。羅殿元疑爲禪學作辨，其源蓋始於廷祥也。可笑，可笑。事托倪麟者，未有指準，彼中非無人可求，更俟續報。餘不具。九月一日，寓胥江舟中，獻章書。

十四

增城老人至，得緝熙手札一通、碑四帖，展玩良久。歲前南至日一束，亦每誦不能謝口。緝熙果於辭大有得也。章自春間納犬子婦，俯仰作熱汗發，至今癡憒度日，恐遂不足爲人倚仗。歲云邁矣，奈何，奈何。秉之勘破異説，抑何遲也。時矩自鐵漢，終不道被人磨毀得也，而且不免呶呶。異哉！其所用心也。可笑，可笑。老人不知章之不文也，又不知言之不可苟也，觸熱走數百里，來而去，去而復來，言亦不可也，勤可念也。爲《釣圖記》一首，去姓名也，不與老人聞也。老人往矣，緝熙其私審度之，尚無辱斯文也，批破一字與之否也，則勿示焉。

陳布衣不幸卒於龍巖，去年八月十七日也。拙挽録於別紙。甲午六月十二日。

十五

前日告秉之等只宜静坐。子翼云：「書籍多了，擔子重了，恐放不下。」只放不下便信不及也。此心元初本無一物，何處交涉得一個放不下來？假令自古來有聖賢，未有書籍，便無如今放不下。如此，亦書籍累心耶，心累書籍也？夫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苟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道存焉，則求之書籍可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曰從事於學，亦爲人耳。夫子語爲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曰：「去食。」必不得已而去，非惡而去之，三者不可得兼，則亦權其輕重次第，取舍之而已。

夫養善端於靜坐，而求義理於書册，則書册有時而可廢，善端不可不涵養也，其理一耳。斯理也，識時者信之，不識時者弗信也。爲己者用之，非爲己者弗用也。詩、文章、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我胸中，夫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終始一意，不厭不倦，優游厭飫，勿助勿忘，氣象將日進，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始自此迸出體面來也。到此境界，愈聞則愈大，愈定則愈明，愈逸則愈得，愈易則愈長。存存默默，不離頃刻，亦不着一物，亦不舍一物，無有內外，無有大小，無有隱顯，無有精粗，一以貫之矣。此之謂自得。

清明日書。緝熙更爲申說，令了了。

十六

近睹詔內一款，言監生有不願出仕聽選者，授以從七品，有司職名；依親坐監者，授以正八品，有司職名，俱令冠帶。閒住，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派差徭。朋友間聞有此例，皆以爲便於我。且曰：「以心存道，以迹存身，亦無不可。」吾之所以見疾於時，此朋友所共知，宜朋友所共憂也。然有可疑者：迹者，人之所共見；心者，吾之所獨知。迹著而心隱。通變者，聖人也。執其道至死不變者，賢人也。聖人任迹而無心，賢人有心而踐迹。因時有險易，故道

有恒變。微乎，微乎，惟聖人然後可以與權。膠於恒而不變，賢人因不足於權也。托於權以自肆，小人之無忌憚也。抑又有難者焉： 倉卒之不虞，顛沛而蒙難，若過宋之微服，見囚而佯狂，此又權之已逼者也。故慮危而後安，防亡而後存。《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在《明夷》之初九，事未顯而處其艱，非知幾之明不能也。《象》曰：「君子於行，三日不食。」言知幾速去，行人之所難而不疑也。當穆生之去楚，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卒被胥靡之辱，其於處患難之幾，何如也。愚叨叨未中理，願與君子籌之。可否，惟命。

十七

羅浮之遊，樂哉！以彼之有入此之無，融而通之，玩而樂之，是誠可樂矣。世之遊於山水者皆是也，而卒無此耳目之感： 非在外也。由聞見而入者，非固有在內則不能入，而以爲在外，自棄孰甚焉！

所歷諸處，必有佳作，詠歌而歸。托於聲者，千態萬狀，神化恍惚，莫不雲行而水流，則得於我者，若丹青之妙，水鏡之照，明者可以攬而有也。何惜一二示我耶？

淹病之餘，有懷未遂，凡閱此紙數四而未嘗不耿耿也。力之所不及而猶終不忘焉，非不異於畏難而憚勞者，終不足自解也，其他可知矣。疑火之喻，甚高喻也。此不足校，但幸覺之不早，言之不謹，今而後可以括囊矣。乙未十一月末盡之一日書。

十八

得九月書，具悉諸況。先府君墓誌并詩奠文石刻，此月方下手，計工一月可了，但恐人事中有作輟，未前期也。章百凡如昨。舊臘因土人陰謀爲孽，避地城中，今幸無虞矣。前此，舉邑恟恟，蠆毒將作，鄉人挈妻子東西避者相繼，若無尹彦明之先見，章幾陷虎口矣。方此妖未殄，浮謗山起，賴丁縣主、倪聖祥協力濟艱，渠兇授首，罪狀昭然，四境獲安，亦大幸也。或者謂四海之聲名不能壓如山之謗，東南不可居矣。如何，如何。便風無惜寸紙見意，至囑，至囑。

正月六日，章寓城隍廟書。

十九

僕不能自決於進退，遠煩吾子致憂，進語白沙連日，處義精密，吾子之見偉矣，敢不佩服。十五日自嶺頭歸，腹痛尚未止。十八日筮，得《歸妹》之《師》。其辭驟看若相牴牾，疑其非鬼神所以示人一定之意。細看「跛能履」一句，《程傳》與《本義》皆少忽略。《小象》言，相承未爲承，助其君乃承，二以行也。蓋初既爲姊象娣之徵，豈能自主於行？必依正配而行，如跛者依人而履，故曰「跛能履」。《象》釋之曰：「跛能履，吉相承也。」其旨明矣。如此看方不失《易》本意。二爻辭蓋互相足，非有牴牾也。然後筮者之進退決。謹告緝熙足下。章筆兼達秉之，以爲何如。

二十

緝熙苦次，先府君吉人之墓，章得銘之，甚幸，但愧文不逮實，所恃者永叔自有《瀧岡表》可傳耳。葬期至今臘，碑丹宜及時書之，秉之能爲此一事否耶？拙疾有拘，未得躬弔哭，愧痛何言。近又爲彭公薦剡所干，府縣來促起程，至今行止未判。疇昔所與商議，未審今日主張何如。衆論紛然，皆不足據，緝熙必有至當之論，望少輟哀，垂示爲感。己亥十月十日書。

二十一

春至獲香醞，與客嚼橄欖對酌，如在欖山親風味也。感感。

承喻，銀瓶嶺好佳山水，何日得寄目？向問一之云，只穴處有疑，畢竟此一事難曉，非郭景純，道好道惡誰信得？近見鄺洪云、何時矩自負地理，每與人閱一地，索謝三十金，竟未有償之者。可笑也。此子近發狂甚矣。非特此一事，凡所處皆不近人情，初不異其至此也。緝熙頗聞之否？

今年夏秋間，二犬子連得兩孫男，幸老母粗康，日弄孫爲樂。回吏部檄，大意言目今尚病，未能起程。他一不及。頃見府主云，甚得事體，蓋亦衆心所同也。陳大中近有書云，今冬了一峰葬事後，偕清極來白沙。獻章復。

二十二

向者，羅清極書囑一峰墓誌，馬龍屢

囑，今緝熙亦囑。章於一峰情分最厚，果待多囑耶？顧自謂拙於文，一峰在世時久知我不能也。頃疑廖先生當爲行狀，緝熙當爲墓誌，孔易、東白輩爲墓表、爲神道碑，章袖手可也。且挽□數篇，皆在人口，使其言傳，是亦足矣，非敢忘一峰也。一峰交廣，如緝熙當任表章之責，幸毋多讓。新碑石稍濶，亦堅好，若他無勝此者，亦可作墓誌石。奠文詩刻只數日可了，誌字六七百，一手刻，多拚一兩月。此役托聖祥不難，但未與面議耳。裁處幸回示。庚子九月七日。

二十三

「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所欲畫者。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襟韻高者，脱去凡近，所作萬古常新。此可以意會，難以言傳也。

二十四

前在城中有簡寄去，不審到否？時事紛紛，想徹左右，玆不贅。惟去住一節，欲聞至論，便風無吝一字。凡報宜附張詡處轉寄爲便。去年九月一簡，十二月方至白沙，不知何人沉滯也。碑刻已三之一，月間可了。二月十一日。

二十五

平湖之任，在貴札未至之前，已得之於道路。諸作中略見所以自處，輕重泰然由之，正愜素想。章自抵家來，恒十日一梳，

五日一頳，足跡未嘗越里門。念緝熙方此遠去，良晤何時？而不得握手以別，悽絶奈何。聞憑限頗寬，萬一能迂棹一過白沙，豈勝爲慰也。

承喻迎養，不審太夫人能遂行否？家貧，禄仕固賢者所不免，然必欲奉枕几以行，吾恐老人之憂不在水菽而在道路也。其行與否，宜並與己之去就久速裁之，正未可草草也。所欲言者，非面不盡。

拙作三首，録在別紙，見意。羊一羫，酒一罌，謹獻太夫人壽，幸爲道此忱。景雲回，乞示起程日期。不能悉。八月十四日。

二十六

緝熙別去，明日李侍御來訪，與語彭都憲巡撫地方，嘉興正在部內，深爲緝熙喜也。學職所關，有當取決者，通問裁之，此公似不必避嫌也。會饌一事，公私卒不能兩全，反覆計之，不若且守定成法，終是立脚穩當，不受人指點也。委曲自全，苟以悦人，非忠信之道。三十年間相與期於斯道者幾人？萬一天假之緣，見所望者在彼，豈非千古之一快哉！憑限無幾，過定山可會會之，毋逗遲也。

《老子》云：「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此殆今日之座右銘也。況吾人固相托以心而不以跡耶！

奉和彭先生詩，録在別紙，託寄。不多及。成化甲辰秋八月二十日書。

二十七

兼素一病遂不起，德純亦死於龍川。新歲略聞朝廷舉措大端，二公不死將有用於世，惜哉。頃者，寄去兼素挽詩，潦草不能盡所欲言。過吉水收回舊稿，當別作詩或哀詞奉寄也。元年閏正月二日，章白縣博先生。外近稿一帖，寄上清覽，景録者。

弘治元年戊午。

二十八

別駕張克修近於肇慶横槎作隄，有田百餘頃。章以緝熙無養干之，蒙首肯。陳子文云：此田甚美，得一二頃足可爲還山之計。望早定歸期，區區之望也。忙甚，故不多及。

二十九

昔李世卿過端溪，會張別駕、陳子文與論老朽所請之田。別駕與三十畝，請益五十畝。老朽聞之發笑，曰：「子文告所築隄田不下三四百頃，別駕不喜作檀越主耶？」所得不償所求。及得書，許以歲穀一百斛，仍推己俸買之，而以成事托子文。別駕自去科入京未返，他日更面請看得百畝以上，所費當老朽圖之，不以累別駕也。東山先生在省日亦蒙以此意懇之。別駕當是甚次第人，若是缺口鑷子，豈可干也。

三十

相別十年，不奉問見罪，奉問則贅。克明死矣，太夫人春秋益高，早晚平湖官滿，謁選耶，不謁選耶？老朽欲聞此而已。

三十一

人情老少不能無小異。曩與故舊別去，耿耿如有所着，今不見者且四年矣，亦復爾耶。近王叔毅行人過白沙，與論定山出處去就之詳，似小可訝然。豈彼甥舅間相知猶有未至者耶？承先大人久襄事，景雲自去秋病，迄今尚未離床席，餘無可遣者，愧罪，愧罪。袁藏用、林子翼、子逢諸君近況何如？張主事近一至白沙，李世卿乙卯冬留楚雲臺，數日前經還武昌矣。湛民澤奉母還增城，老朽旦暮與容一之對坐談稼穡耳。從事貴里人還至此，草率不能悉。

弘治丁巳春二月晦日。

贈別林緝熙 四首

愧爾遠步登此堂，東家行路久荒唐。詩成老我無功用，歲月還君更激昂。奠枕白雲閒宇宙，摳衣明月入宮牆。風霜歲晚成身地，莫負男兒一寸剛。

溟海萬里流，羅浮千仞岡。五年一濯足，十年一褰裳。浩浩浮大鈞，峨峨奠中央。人生但如此，泉石非膏肓。

別思何悲哽，之人足起余。相逢過白首，此去決璠璵。琴劍那能久，晨昏不作疏。放顏如有問，次第拜堦除。

朝辭白沙館，暮宿越王臺。舟帆幾日住，詩卷兩人開。具眼乾坤大，論功日月哀。六經憑孔氏，無計避秦灰。右一首兼呈美宣。庚寅六月。

次韻林緝熙遊羅浮四首

寺鄰千丈石，古色劍稜稜。是物諧吾性，何年遺爾僧？簷牙巡鵲屋，屋角掛癭藤。坐眺秋天迥，扶搖任老鵬。右宿明月寺。

白日深屏翳，清宵聞步虛。未殊閬苑日，誰辨鐵橋初？歷歷深經眼，栖栖正卜居。老夫端欲往，更問子何如？右沖虛。

紅泉雙屐駐，碧落一宵同。去□□□□，□□□鬢蓬。書回謝闤闠，跡滅想崆峒。預恐迷前路，先來訪葛洪。

拔地決起瘦鶴軀，插天壁立東南隅。眼中非子不能到，海上何山可與俱。便從往種扶桑樹，即將寫入方輿圖。群仙未用誇三島，一覽還應隘八區。登羅浮。

絶句二首寄緝熙賢友

矢心欲解浮名縛，海上林光汝最真。四百峰巒分我半，清風明月兩閒人。

澄江空爲謝家有，春草亦傍他門生。若道詩無工拙句，古今何得有詩評？

寄緝熙二首

種種日用見端倪，而此端倪人莫窺。不有醒於涵養内，定知無有頓醒時。庚寅六月。

明善進誠心，未能省外事。頓使知慮

煩，修身功不易。

次韻緝熙河源道中聞林琰凶問 林琰即秉之

大塊無心任去來，先生何事獨興哀。生前只對一樽酒，死後須埋幾尺灰。處處花開狂雨損，年年春被杜鵑催。白頭襟抱胡爲爾，得放開時且放開。

讀胡僉憲訪緝熙欖山詩，因爲三絶句，寄題山中書舍，兼呈竹齋老丈❶

護法沙門也作人，白衣送酒此山頻。天機早有胡僧識，算到梅花五百春。

回首扶胥浪拍衣，翩然來閉欖山扉。明朝擬入清湖洞，不送山前畫舫歸。乙未夏四月。

次韻緝熙受教職 二首

風雨山前夢亦安，天涯孤客歎之官。莫愁飛雪登程晚，還喜憑書與限寬。笠影遠離滄海月，手痕猶在富春山。乾坤欲了男兒事，日月東西跳兩丸。

百年文物在東吴，畫舫春風憶此都。到手閒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秋風淅淅將吹雁，渚雨霏霏急下凫。村裏病翁誰見問，莫言筋力尚支吾。

❶ 此詩三首，本書已收一首，兹補録二首。

成化甲辰中秋後，寶安袁藏用、林子翼、林時嘉，童子時遠、時表從緝熙來訪白沙。緝熙新授浙江平湖縣博，將之官，是夕辭去，賦此識别

天高日朗送君還，紫水黄雲又閉關。但是笑談如此輩，不妨來往共人間。豈無貴介同傾酒，每憶心知恨隔山。官在太湖家萬里，老夫何地索開顔。

追次緝熙平湖舊作見寄詩韻，時緝熙便道歸自閩廣，將過白沙一話，因以迓之

地爐借子畫寒灰，已遞新詩過越臺。小甕初香猶待熟，南枝正發未全開。去年春比今年早，前浪人驚後浪催。邂逅故鄉如夢耳，幾時松菊見歸來。

偶　題

端默三年下，南方有緝熙。由來須一静，亦足破群疑。敢避逃禪謗，全彰作聖基。後來張主事，是與樹藩籬。

歲暮得林緝熙平湖書

開緘不見平湖字，君往平湖今幾冬？想見朱顔非往日，故人林下首如蓬。

緝熙書中問不報鄭憲副提學書，因成小詩代簡，托緝熙達意

疏梅瘦竹晚相扶，又見籬根一歲徂。

老向往來多不記，平湖平問鄭公書。

寄欖山

相思無語出門遲，短髮龍鍾只自知。獨往逢君是何日，黄鸝飛上緑楊枝。

和答林郡博緝熙將至嚴州見寄 二首

二十年前別帝畿，而今衰鬢各成絲。人情未易分真僞，世路終當慮險夷。有要但看無欲止，知幾端在履霜時。嚴州剛遇思齊地，肯放長竿到手遲？

四方冠蓋客京畿，多少年光入鬢絲。笑語山僧還揭諦，可勝斯道落吾伊。緝熙許我過無定，萬丈飛雲一武夷。千里相思頻作夢，嚴州誰問到官遲？ 弘治臘月。

輯録一

白沙子古詩教解

湛若水

詩教解原序

甘泉生曰：夫白沙詩教何爲者也？言乎其以詩爲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謂也。白沙先生無著作也，著作之意寓於詩也。是故道德之精，必於時焉發之。天下後世得之，因是以傳，是爲教。是故風雨雷霆皆天之至教也。《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至教也。天之至教運而萬物生矣。聖人之至教行而萬化成矣。

或曰：「然則白沙豈聖人之徒與？」

曰：「白沙先生學聖人者也。」

「然則何以有教？」

曰：「聖人有聖人之教，賢人有賢人之教。其致一也。」

曰：「白沙之詩多矣，曷爲而不入詩教也？」

曰：「吾采其希古者也。昔者水也請古詩之學於先生，先生然之，然猶曰愈其難也。若夫近體之作之妙者多矣，繫於文集，吾未采焉耳。何以未之采也？明先生之著作以別於後之詩流爾也。竊取乎著作之義，庶其在解乎，庶其在解乎！」

時正德辛巳孟秋之吉門人湛若水

謹撰

重刻詩教解序

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鳴天下，不著書，獨好爲詩。詩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爲教也。今讀先生之詩，風雲花鳥，觸景而成。若無以異於凡詩之寄託者，至此心此理之微，先生化化之妙，物引而道存，言近而指遠，自非澄心默識，超然於意象之表，未易淵通而豁解也。時維甘泉湛氏領會最真，蓋得於亟丈者邃矣，於詩教之深廣固莫逆於心矣。於是揭己所解，欲使人皆得解，取先生古體諸什悉爲之解。古體解而近體可因以解，更無庸贅爲之解。天下後世，循其解以味先生之詩，緣詩而窺先生之道，庶不負先生之教矣乎！

顧其書鏤板久失，家藏刻本既多殘缺，各處抄本復多差訛。姪孫世澤旁搜累年，乃得參互考訂以復其舊。噫，是書嗣刻，先生之教燦然得解者衆矣，先生之道因詩教而益彰矣。甘泉嘉惠後學之功亦隨之不朽矣。世澤克輯遺書，無愧先生之姪孫矣。茲非吾家一盛事乎？遂喜而爲之序。

時乾隆三十六年歲在辛卯孟冬

族後學炎宗謹撰

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上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

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蜕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兹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比而賦也。《此日不再得》，乃宋儒楊龜山作以示學者。先生年四十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以爲試題，故先生作此，自言其學聖之事也。首二句，以謀衣食之急比謀道之急，以引通篇。負奇氣而磨青蒼，欲希天也。夢古人而悲流光，恐蹉跎也。高瞻遠望，古人先得我心者，朱紫陽之説敬乎！蓋敬者聖人之心，法聖德莫大於敬，則入德莫要於主敬。主敬以剖義利，則聖可學可見。聖學匪難，要在心臧而已。心者敬之主宰，萬善所由發端者也。能反心以養其善端，勿爲戕賊，方爲道德之膏腴，若文辭不過粃糠。人身參天地，不能追古人道德之軼駕，但漱文辭之粃糠，何足貴哉？今以木鑽之弱質，研彌堅之道，如磐石難入，安得不愧憤交集，夜起徬徨？蓋以聖途遠而心思長也。則及時精進，安可緩乎？

行遠自邇，進學之序也。育德含章，道德之積也。時先生年四十，此云「邇來十六載」者，自二十五歲將往學臨川時始計也。歸自臨川，閉户盡窮古今書籍，所謂「閉門事探討」也。既而歎曰：「夫學貴自得也。」築春陽臺静坐數年，所謂一室同坐忘也。此四句言從前爲學之事。及久之，又歎曰：「夫道無動静也。得之者動亦定，静亦定。苟欲求静，則非静矣。」乃隨動静以施功，所謂顛沛莫强，如濟川之奪航。此四句乃當時學力所到者。蓋到此全體功夫，方覺從前之未盡也。顧茲以下，又自勵其將來之功。一身爲綱常所繫，而一心實爲樞紐，不可不摻存而任其斲喪。心字應上。用心臧最是聖學要緊處，聖人千言萬語只要教人收恰此心。操此樞紐，則萬化由此出。而所以操之，不外上所言敬耳，努力回狂則道岸可登矣。

夫先生主静而此篇言敬者，蓋先生之學，原於敬而得力於静。隨動静施功，此主静之全功，無非心之敬處。世不察其源流，以禪相詆，且以朱、陸異同相聚訟，過矣。先生嘗曰：「伊川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此静字發源濂溪，程門更相授受。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説静只説敬，學者須自量度何如，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静方有入處。」按此，則静與敬無二心，無二道，豈同寂滅哉？

此篇乃四十歲以前事，後來所造之高，所得之深，尚未及言，然即此可想矣。當時稱爲「龜山不如」，豈虚語哉！

示湛雨 若水，初名雨，字民澤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掇？

賦而比也。天命，即天理也。「有學」、「有覺」二句，皆謂溺於記誦，滯於見聞者，雖有學如無學，雖有覺如無覺也。千金一瓠，《鶡冠子》：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此借引以言本心也。言學當超於言語之外，而致力於不覩不聞之體，《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則有一瓠千金之重。此言一諾，則重於萬金矣，如曾子唯一貫之旨是也。然必先用功艱難而後可獲。果能先難後獲，則天理流行。其真機活潑，水到渠成，無非鳶飛魚躍之妙。將見萬化皆從此出，如太虛之無言，何用如得山、臨濟二僧以杖喝爲教者乎？又借引繡羅，以比千變萬化皆從本心應用。然則金針在我，又誰掇乎？蓋佛氏所謂莫把金針度與人者。以金針比心，此心人人各具，我不能授之於人，人亦不能掇之於我。釋氏可謂不識心者矣。此詩乃先生病革以示若水者，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其意至矣。

示黃昊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欛柄

在手。

比而賦也。「高明」，謂人心之本體，所謂極高明者也。「欛柄」，亦以比心之主宰處。言高明之體，覆物無外，然非他求也。其主宰在我，誠能反身求之，則可以極高明之量。心常惺惺，何所不照乎？

魯伯真墓銘

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興也。源之華者，水畔之草華也。舒舒，開發也。纍纍，碩大也。言水際之華則舒舒矣，木柯之實則纍纍矣。華實之盛，有本者如是也。人而不固其根本，則何以達於事業，裕於後昆乎？反草木之不如矣。

李子高墓銘

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嗚虖，子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賦也。言人生夭折而不足於年，則歸之天命。然朝聞道夕死可矣。若義不足，則雖長年，亦何用哉？謂夭壽不足計，惟當盡道於己也。

李元春墓銘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母疾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

賦也。言道非可以難易言也。蓋難易只在人之能不能，而不在道。賢愚之分，總決於此。

處士陳忍菴墓銘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

賦也。言用舍在人，行藏無與。君子在世，與時偕行而已，不必於隱，亦不必於不隱也。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吉

水流石間，生兩松樹。洗耳掛瓢，無此佳處。幸逢堯舜，那無巢許？

賦也。洗耳、掛瓢，巢許事。此詩題別駕張克修之畫。言水出於松石之間，松可以掛瓢，水可以洗耳，但無巢許之徒耳。夫巢許之事過於中道，而先生言之者，所以激廉立懦也。

撥悶

久病在牀，展轉莫舒。我欲觀化，有握其樞。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我病幾時，我念西馳，我行趦趄。如饑思食，如寒思衣。動惟厥時，匪亟匪徐。魚躍鳶飛，乃見真機。天豈不知，天偶遺之。吾將尤誰，我聊任之，撥悶以詩。

賦而比也。此先生撥悶之詩。先言久病展轉，欲觀化而又有天握其樞。又言病不得遂衡山之遊，念念之勤如

此。然而舉動亦自有時，須不徐不疾，如鳶飛魚躍而後可見真機。今我之病不遂行志，天豈不知哉？蓋天普萬物而無心，偶忘之耳。故我當安天命，而作此詩以撥悶，蓋歸乎正矣。

可左言贈僉憲王樂用歸瑞昌

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唾。百年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齊覷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量，但高臥。

賦也。三言可者，言可之過，不能無可無不可也。左猶差也。三言左者，言差之甚也。此詩名可左言，先生所作以贈僉憲王樂用者。樂用初以御史退居二十餘年，今起用爲廣東僉事，不踰年，考察去官。此詩送之，歎其可之過矣，差之甚矣。人之作意以勞精神，反召人之笑唾。不知人壽幾何，百年如一轉瞬，所以致此煩惱者，皆心自爲之耳。若向上之人，即明窮達之義，而不致此矣。今奈之何哉！但歸來與青山白雲爲侶，静坐省思慮，尚可補過於晚景耳。

題吴兆麟采芳卷

歲云暮矣，冬雨凄凄。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芳，泛泛輕航。駕言出遊，不泥一邦。雲龍風虎，

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汩汩洋洋，不亦深乎？

比而賦也。兆麟，字瑞卿。此詩因吳兆麟《采芳卷》而作，託意高遠。言歲寒凍雨、牛僵馬危、商旅不行之時，但見窮民有饑寒之歎。此時將采芳以寄遠人，又無可致之機，不如且待時之春，天道之陽，物理之亨，人情之和，此采芳其時也。於是駕輕航以偏遊，不亦可乎？且雲從龍，風從虎，聲應氣求，乃理之自然。若此時出遊，則德被於人而人化之，如水之赴壑，不能自已，其入人豈不深哉？蓋比出處以時而不可苟也。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賦而比也。此銘家廟鐘之詩。言此鐘之爲質甚重，故其爲聲則遲。蓋以喻人之爲學，所積者厚，則其事業亦晚發也。然聲之動靜，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以時耳，喻人之動靜語默一惟其時也。或曰此詩喻人家積德之厚者，則其裕後必遠，固自有時，亦通。永爲神依者，鐘聲動則神感而憑依之也。

丁氏祠堂鐘銘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鏜鏜，震於無疆。

賦而比也。佛山，鄉名，鑄冶之地。此銘丁知縣祠鐘之時。言此鐘鑄於南海之佛山而入丁氏之祠堂，其聲則鏜鏜然而震于無疆矣。喻丁公積治新會，德政及人，故聲聞馳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泯也。

改鑄邑譙樓鐘銘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作民不信，❶視此鐘銘。

賦而比也。不傷，謂費得其宜也。壞者，鐘之壞也。萬世之經，謂正教也。此銘丁侯所改鑄邑譙樓之鐘。言丁侯鑄此鐘雖費，然壞則宜改鑄，費所當費，故曰不傷。又因言此鐘之聲，聞於百里，如聲教之同然。所以警人心，使歸於皇極，而萬世之經常存。此丁侯作民之政教也。若謂作民之政無考信，則何不視此銘乎？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繼之者何以考，故録之。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

❶「作」，本書作「我」。

八年，漢陰抱甕。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賦也。惟，思；恢，大也。渭川先生，祖之別號也。漢陰抱甕，言守拙不爲桔槔之機巧也。先生作此詩以銘其世賴堂。堂以渭川府君爲祖，所立殊衆。故老猶以拙自守，不爲機巧，實爲我開家之祖。故堂以世名，而德音孔恢，皆自此始矣。❶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賦而比也。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先生作此詩，名爲忍箴，言七情惟怒發之甚遽，故於横逆之來，尤當堅忍也。蓋忍能制怒，如水能制火。然必忍之之久，使愈堅厲，至如張公藝忍字百餘，然後爲忍之至也。故又引《書》必有忍乃有濟，以明之。若小不忍而亂大謀，豈非人所當深戒乎？

答張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學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兹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虚形乃

❶「孔恢皆自此始矣」，馬本作「甚大矣」。

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賦而比也。經者，聖人精意之寓也。而云糟粕者，蓋爲誦言忘味者言耳。此詩隱括與張學士廷祥書語，以與胡希仁提學者。借引輪扁糟粕之說，言古人以經書爲糟粕者，以其誦言忘味爲非真傳也。若夫賢人之學，由積累而至者，如一勺之水可成大川，程子所謂莊敬持養者是也。至於聖學心得之妙，不由積累，如源泉之出，自涓涓而不息，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是也。然此至無而至動，至近而至神，若得此欛柄入手，則陳編不必窺矣。古人讀書不過以開發聰明，不可牽纏此心也。但經云學於古訓，而此云然者，亦爲誦言忘味者言之。用心牽纏，亦謂溺於章句之病。蓋聖學以自然爲本，❶本立則未發而虛，已發而即實，亦周子靜無動有之意。又言戒謹恐懼，若求之太過，則失其自然之本體矣。故又言學者之了心，當如素琴之無絃，而後可以入道，即明道所謂聖人以情順萬物而無情之意。

此篇乃將答張內翰書會括成詩，雖書中之言不止此，而大意不外此也。世多訾之，抑亦未深思耳。所謂至無者，即無極而太極之無。陰陽動靜皆由此出，五行萬物皆由此生，非「至無有至動」乎？夫婦居室之間，無非鳶

❶「蓋聖學」，馬本作「然此學」。

飛魚躍，妙理活潑潑地，非至近而至神乎？放之彌六合，非發用不窮？卷之藏於密，非緘藏淵泉乎？喜怒哀樂未發爲天下大本，則本非虛乎？發皆中節，乃爲天下達道，非形乃實乎？朱子嘗謂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皆備，所謂虛也。而所謂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無所不通，皆本於此。故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先生之意，總見先靜而後動，須以靜爲之主；由虛乃至實，須以虛爲之本。若不先從靜虛中加存養，更何有於省察？故戒慎恐懼，雖是存養，而以此爲主，以此爲本，非偏於存養也。《中庸》先戒懼而後慎獨，先致中而後致和，朱子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周子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皆是此意。周子之論學聖也，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其即先生主靜致虛之學乎？聖學精微俱括於此，奈何以禪目之！

代簡答羅一峰殿元

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約，獨與光也語。

賦也。揮袂，言別也。曹溪，韶州南華寺。光，林緝熙名，先生弟子。此詩先生所以寄羅一峰先生者，言與一峰別久，途遠而信絕，年久而思苦，髮爲之白。今得其書，思愈甚而髮愈白，

然徒思耳。先生固天下士，豈肯來顧我乎？則夫昔年曹溪之約，徒托諸空言，而獨與緝熙言之耳。一峰約會南華不至，故云。

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賦也。此詩先生以自策而示諸生者。❶言聖賢之不作，六經爲之不明。而元氣五百年一合而生聖人，既一合又一離，故聖人不常有也。然男兒生其間，豈可自棄而不嚮往哉？舜、顏爲天下師法，我常夢見之。但恐年邁不及，若復遲遲，是虛生虛死爲可悲也。故欲效魯陽之揮戈回日，而乘時以精進耳。❷魯陽戰酣，日暮揮戈而日退三舍，言欲假年以勉力也。

冬夜 二首

其一

長夜氣始凄，木綿被重裘。端坐思古

❶「先生」下，馬本有「作」字。

❷「乘時以精進」，馬本作「及時以勉進」。

人，寒燈耿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妨奪，田蕪廢鋤耰。高堂有老親，遍身無完紬。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菽水吾當求。明旦理黃犢，進我南岡舟。

賦而比也。此與後篇皆冬夜之詩。因寒氣而擁裘，坐思古人而歎己以汗病廢學廢耕，又歎家貧俯仰之累。然所求止於菽水而已，故不得不進舟躬耕於南岡，以備菽水。猶雖病而不得不力學也。

其二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朝屢遷，言爲夕多苟。平生昧慎獨，即事甘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鹵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樞紐。頽顏無復少，此志還遂否？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寐，晨星燦東牖。

賦而比也。此因夜坐而思己過失，如喜怒言爲之愆，由其昧慎獨之功，是以致此掣肘也。又思孔、顏之學如此，而我以鹵莽弗力，故服膺雖久，而恒失其萬化之樞紐也。門樞、衣紐，皆謂此心，如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是也。又歎歲月之邁，不知其終能成否。是以思不能寐，自夜至晨，尚耿耿然對東牖之星也。

經鱷洲

夕舫凌大波，北風吹我席。冥冥鱷洲

烟，宛對君山碧。來雁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

賦也。席，謂舟之檣帆。鱷洲，土名。君山，洞庭湖之山名。八極，八方之極，言遠也。此詩因行經鱷洲而作，言舫行遇風，見鱷洲之烟景，如見君山。又因天寒月色而興塵外之想，以周遊乎八極。其託意之遠，蓋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

厓山看大忠祠豎柱，阻風，七日後發舟，用舊韻

青青奇石草，上有牛羊躅。洶洶厓門水，遠帶湯瓶綠。浮雲散孤嶼，初日明村曲。言歸輒風濤，無乃疑張陸。遲遲重遲遲，畏此波心木。

興而賦也。厓門即厓山，宋亡之地。奇石，厓門之石，如人立甚奇。湯瓶，厓山對面山名。張世傑、陸秀夫皆死宋亡之難，厓門有祠，與文天祥並祭，名曰大忠祠。波心木者，漁人植木江中，置罾其上，俗呼罾戙，舟觸之即覆。此先生往厓山看大忠祠，阻風七日，發舟而作。言青青奇石之草，則有牛羊之躅矣。洶洶厓門之水，則帶湯瓶之綠矣。浮雲既散而初日明矣，何爲我方言歸而遽阻風乎？無乃張、陸二公神靈留我也。故我行不遽行，小心謹慎，畏波心之木觸之而有傾覆之禍。則先生隨時隨處而存警戒之心矣。

湖西八景，爲羅一峰題 效一峰體

太極丸春

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亡，《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比也。天城、太極，皆湖西山名。

此與後七篇，乃先生爲羅一峰修撰題湖西八景而作，此名《太極丸春》也。言太極山如《圖》中之太極而天城列如兩儀。蓋有此理，而後有此象，有此名，不因此名象所由生。何以知畫前之《易》乎？蓋指太極之理也。然伏羲往矣，《河圖》、《洛書》久不明，則山中人如一峰者，可不端默以妙契畫前太極之理乎？

翠玄洞天

翠玄在何許，乃在金鼇麓。石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繡壁誰可緣，丹房我當宿。呼童烹金鼇，膏此千丈木。

賦而比也。麓，山足也。金鼇，湖西山名。烹鼇膏木，蓋以爲燭，喻大其明睿以燭幽遠也。幽，深。丹房，喻道。繡壁，喻入道之路。其難如此，如顏子所謂欲從末由者也。此題《翠玄洞天》之詩，言翠玄洞在金鼇山之足，石門幽深必須秉燭乃可入遊。然此峭壁如繡，誰可緣之而上乎？丹房我則當往宿之耳，然必烹鼇膏木爲千丈之

燭，乃可照其幽深。猶學道者，先開發明睿察見天理乃可入聖域也。

一峰來秀

湖西有一峰，天地得撐拄。旁有龍塘峽，北有浮香塢。我行崑崙丘，一望一延佇。歸來二三子，抵掌太極語。

賦而比也。一峰，山名，亦羅修撰應魁之別號。龍塘，峽名。浮香，塢名。崑崙、太極，皆峰名。言湖西之有一峰可以撐拄天地，如應魁之才可以扶植綱常也。龍塘、浮香，言一峰前後之景。又言我昔行崑崙之丘，望一峰而延頸佇立，以比望應魁同歸於道之意。由是灼見太極之全體，歸與二三子抵掌而談之也。

三峽迴清

一峽蟠一龍，群山莽回互。武夷雖九曲，三峽誰勝負？澄澄水上月，歷歷谷中樹，焉得千丈笻，坐弄潺湲處。

賦也。三峽，湖西地名。武夷，福建名山，上有九曲水。言此三峽者，每一峽即有一龍蟠其中，而群山相爲迴互，視彼武夷之有九曲，未知其孰爲勝也。於是遥想其水月谷樹之景，安得長笻而往以弄其潺湲乎？

金鼇霽雪

一鼇海上來，頭戴雪花白。諸鼇起相拒，千秋歸不得。僊人羅一峰，永戲金鼇

側。借問別離時，西佛生彌勒。

比也。金鼇見前，以比一峰爲非常人也。❶ 此詩詠金鼇霽雪，因金鼇取義，言此鼇從海上而來，其頭則戴雪花之白。以山上霽雪，故有此象。此鼇既來，乃爲衆鼇所擯，永不得歸，亦以喻一峰爲權宰所擯之意。金鼇山所由名如此。今一峰懷抱道德，如僊人然乃來遊戲於此山之側。借問一峰何時來此，乃十二月八日在南都別我而來也。彌勒佛相傳十二月八日生，蓋先生此時與一峰別於南都。此乃假借之辭，讀者不得錯解指爲佞佛。

玉冕晴雲

玉冕臣諸峰，左右羅絡之。雲來巾其巔，得雨不復疑。豈無澤物功，雲覆在何時？悵望百穀春，廣濟蒼生饑。

賦而比也。玉冕，峰名。巾其巔，謂雲覆之如人之戴巾。然雲覆山則成雨，如君臣有道則能澤民也。此詩名《玉冕晴雲》。言玉冕峰爲諸峰之尊，如君之御群臣，左右諸峰皆環遶羅絡之也。若有雲戴於其上，則成雨必矣。故此山非無澤物之功，顧雲何時來覆乎？如一峰豈無澤民之具，而不得時也。是以悵望此山庶幾興雲雨生百穀以濟蒼生之饑耳！其存心澤物如此。

❶「以比」上，馬本有「仙人」二字。

飛轝橫翠

我昔遊太空，太空雲冥冥。歸來控翠虬，力與金鼇争。巍巍太極尊，揮置東西行。如何千載下，空擬飛轝名。

比而賦也。虬，龍子有角者。巍巍，高大之貌。飛轝、翠虬，皆湖西山名。此詩詠飛轝橫翠，寓言我昔之遊於太空而見雲之冥冥。所見既大，故能控御翠虬而與金鼇争勝負，雖如太極峰之高大，亦揮置之而使之東西行也。如此又何必擬飛轝之名乎？蓋人能胸次洒落使廓然大公，則能與天地同體，是所謂遊太空而不必擬飛轝矣。

大流垂玉

大流無此奇，偶值銀河傾。願回銀河流，免與世濁并。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比也。大流，泉名。銀河，謂天上河漢。此詩詠大流垂玉，亦湖西八景之一。言大流之泉，世間無有此奇者，蓋其泉偶遇天上銀河之傾，所以爲此奇也。然此流若到世間，則與世之流同濁矣。所以願回此流，勿使爲塵世溷濁也。若回此流得以長清，則可以洗日月天地不至濁，又洗甲兵使不用矣。以比人能反天地之性使之長清，則與日月合明，天地合德，而萬民不争矣。

題冷菴 爲江西僉憲陳君琦作。陳琦自號冷菴

舉世好近熱，子獨畏之猛。投身向壑雪，永謝白日影。玉壺貯清冰，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於世非絶屏。假令務絶屏，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觀，天下方首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菴中人，不熱亦不冷。

賦而比也。熱，謂熱鬧煩囂也。山壑寒雪之間，則冷矣，猶人之淡薄也。白日，以喻熱之事。玉壺清冰、秋露金井，皆喻冷淡之事。此詠冷菴之詩，爲江西僉憲陳君琦作。言世人皆好熱鬧之事，而子獨猛畏之，投身於壑雪之中，而辭白日之熱如冰露。然以冷自勝，於世非有絶屏之心。若出於絶屏有意之私，與近熱者過猶不及也。我以道眼觀之，如寒暑之氣得兩平者，乃爲中正太和耳。故欲寄語菴中之人，不熱不冷無過不及，如寒暑之中和，乃可也。

感事

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復旋。誰能萬里浪，安坐駕此船？傷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

比而賦也。此詩爲感事而發，今不可考其爲誰。大意言君之心，如水之逝，不可復還矣。然其危如駕船於萬里之浪而不自知，所謂安其危也。其愚豈不可傷哉？此豈天使之然，蓋由我自取之也。仁者見之，有惕然哀

矜之情，何不爲智士之自全其身也乎？其感傷之意至矣。

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變化

孔子曳杖歌，逍遥夢化後。我夢已逍遥，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死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即死無所憐，乾坤一芻狗。

賦而比也。曳杖歌曰：「泰山其頽兮，梁木其壞兮，哲人其萎兮。」逍遥，洒落不累之意。觀化，邵子病革，云：「且與他觀化一遭。」六字者，先生夢觀化，書六字於壁，云：「造物一場變化。」芻狗，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者，結芻爲狗，巫祝用之，詳《莊子・天運篇》。此詩先生夢觀化而作，引孔子夢化之事而言己之夢觀化六字在壁，雖古今聖愚不同，其歸盡一也。蓋死生者晝夜之道，大數既速，何必欲久，況人物如天地之一芻狗耳？死何足憐哉！觀於此詩，先生深明晝夜之道、夭壽不貳者矣。

貪泉

藜藿可養生，栢棺可送死。瓦礫視黄金，❶貪泉亦清泚。飲水心不易，豈獨夷齊爾？山鬼笑儂家，儂家笑山鬼。

賦也。藜藿，菜名。栢棺，易朽之

❶「視」，本書作「是」。

材。瓦礫，至賤。黃金，至貴。貪泉在廣東南海縣石門之下。《地志》云：「爲官過此，飲其泉則貪。」吳隱之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此篇先生詠貪泉。言藜藿栢木可爲養生送死之具，則能視黃金如瓦礫而此貪泉亦化爲清泚矣。是貪廉在人之心，不在泉也。如是，豈但夷、齊不易心哉？人人能勉之也。然則安知山鬼之笑我乎，我之笑山鬼乎？言人能自清則可無愧於鬼神矣。此又隱之之所未發者，真探本之論歟！

贈張叔亨知縣

栖栖白沙舫，影弄寒江月。夫君沙陽令，胡事顧微劣？我祖在九冥，願君爲墓碣。三夜茅簷下，寒燈坐來滅。感子心意勤，愧我言詞拙。明發江上舟，踟躕與君別。

賦也。栖栖，猶言依依。白沙者，先生所居村名。沙陽，福建之沙縣，張叔亨先生嘗爲其縣令。我祖，叔亨自謂其祖也。此先生贈叔亨之詩。言其舫依依於白沙，弄寒江之月影。且公爲沙縣令，何爲顧我之微劣乎？遂述公言我祖在九泉之冥漠，願君爲墓碣之文，每坐茅簷講論至寒燈之滅，如是者三夜，則其意勤矣。但愧我不文，無以發揮潛德耳，明旦姑與君相別也。

九日諸友會飲白沙得雁字

黄菊有佳辰，良朋樂呼喚。争持淵明杯，來接子桑飯。落葉迎馬鞭，斜暉轉沙岸。雨聲静秋竹，池影入江雁。酒酣獨高歌，呼兒續我斷。諸君極留戀，十觴亦不算。雖無孟嘉量，且免落帽亂。百年能幾何，去者已强半。來會安可期，細把茱萸看。

興而比也。此九日會友詩。言有黄菊則生於九日之佳辰矣，是以好朋則樂來相唤請矣。所以來者各争持淵明之杯酒，以接續子桑之飯也。遂言落葉迎馬鞭四句，以寫九日之景。而酒酣高歌之時，又呼侍兒續我酒之斷也。所以欲續酒者，蓋諸君極有留戀之意，不算十觴之多故也。然飲必以節，雖無孟嘉曠達之量，亦不及亂而落帽。蓋樂而不淫也。又每念人壽有限，逝者無窮，則來年之會，又安可必？所以更把茱萸細看，其感慨之情至矣。

贈林汝和通判

昔在黄金臺，❶與子初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十年。昔爲禮曹官，今摇慶陽鞭。常聞泰華峰，峻絶峙中天。雅志在登陟，矯如孤鶻騫。適來南海旁，問訊滄洲廛。語舊未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烟。行則爲在田，止則爲在

❶「昔在」，本書各本此二字互乙。

淵。勞勞夫何爲，贈子千金言。

賦而比也。金臺，即今之北京，古之燕國。萍之於水，蓬之於風，以比易離而不可合也。滄洲廛，先生自謂其所居也。慶陽，謂肇慶，汝和爲其郡通判。先生作此詩贈之，❶言與其相見相別之久。汝和嘗登泰華之高，如孤鵠之騫舉。今則來判肇慶，訪問我滄洲之居，不可謂無意矣。何爲會未終日而意若棲棲牽於世事乎？夫丈夫所重者出處之義，若富貴則如浮烟之無有。在田在淵，惟其時耳，又何棲棲如是之勞乎？吾贈子以此言，等千金之重。所以警之者至矣。

贈馬龍如湖西奠羅一峰先生

晨興坐捫虱，有客窺我牀。客來問何許，顏色慘不光。去歲秋在季，文星墜西江。而師羅一峰，幸視我弟兄。相見不得語，失聲淚滂滂。子行詣湖西，問訊我有將。夙夕夢見之，恍如芙蓉城。覺來索苦句，句就涕未停。何以告一峰，寄意於瓣香。索火化奠文，一峰其洋洋。我病久南海，欲往未得行。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

賦也。此詩先生作以贈馬文祥如湖西奠羅修撰者。❷言我方晨起坐捫虱之時，而文祥適來。吾見其顏色之

❶「詩」，原無，據馬本補。

❷「羅修撰」，馬本作「羅一峰」。

慘，若有哀傷者。告言去歲之季秋九月，文星墜於西江，蓋一峰此時逝矣。先生遂答言，汝師一峰，與我道義骨肉，今不得相見而語，遂涕泣失聲。今子之往，問我何所將，然我昔夜夢見一峰，恍然若在芙蓉城者。故感索苦句，句成而尚泣不已，哀之至也。然我之索句以告一峰者何哉？惟以瓣香寄意，使先通其精神，而後焚此奠文以告之，庶幾一峰可格也。今我欲往而病未能，但極目以送子行耳。

贈陳秉常四首

其一

遠色霽初景，清風振遙林。子來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瑤池音。

興而比也。此與後三篇，皆先生贈門人陳秉常孝廉之詩。託興而言遠色初霽之景，則清風振林矣。子入我室，則弄我花間之琴矣。入室，用升堂入室事，言入道也。弄琴而有正聲雅淡，因見其思之幽深，異於由之瑟也。若夫瑤池之音，神仙之曲，以比聖人之聲樂，則又不同矣。故欲以此贈秉常，蓋此音可留千載而不朽也。期望之意至矣。

其二

黍稷雜萑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鹵莽，誘曰天之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

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

比而賦也。黍稷，五穀之美者。萑葦，惡草名。此亦贈秉常詩。言黍稷雖美，爲萑葦所雜，如人正性雖善，爲邪思所亂。性者，心之生理，何嘗不正？有不正者，情也。邪思者，情之流也。故思無邪，所以節情之流而正其性也。思一邪，則人爲鹵莽不能精義，遂諉言上天賦才之薄，何哉？然朝東暮西，日月易邁，則良時誠爲可惜。若聽其逝而莫競，則可悲矣。蓋歎不能法天之行以自强不息也。其警人深矣。

其　三

大舜卷婁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僦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賦而比也。《莊子》云：「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聰明衰矣，不得休歸，是卷婁也。」卷婁者，拘攣之意。朝鮮，箕子所封之國。金石交，言堅也。南川子，即林緝熙也。此亦贈秉常詩。言莊周以大舜爲卷婁者，欲以遺落世事。其言不足取，蓋大舜無爲而治天下，何卷婁之有？若夫以天下撓己，己累於物，則真卷婁矣。然非知道者，孰能無累？識真者，即知道也。不知道而卷婁於物，則爲孟浪死矣。中土，中國，以比正道。朝鮮，外國，以比異端。或曰，以中土比本心僦舍，朝鮮比慕外，乃舍己求人之

意，亦通。又言緝熙察見道體，深契己意，乃白首金石之交，試爲我視之，其識真而不爲卷婁者，❶何如也？

其　四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清淵。

賦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若然否一由於我，則於爾之自得，何所有哉？又歎人生如寄，若落葉之隨風，不可不及時進修也。又言自己固有之性，淡然無欲，無所污壞，如清淵。然何不反求自得，而以濁水迷之哉？喻人自以人欲而昧天理也。

觀此四詩，則見先生真得堯、舜以來心學之傳而不爲異端所惑者。

藤蓑五首

其　一

一蓑費幾藤，南岡礪朝斧。交加落翠蔓，制作類上古。吾聞大澤濱，羊裘動世祖。何如六尺蓑，滅跡蘆花渚。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今夜不須歸，前溪正風雨。

賦也。此與後四篇皆藤蓑之詩。言礪斧采藤，交加而落，以製爲蓑衣，如上古之制。自披以滅跡，其視嚴子

❶「其識真」，馬本作「不知其今之識真」。

陵披羊裘釣大澤中，以動光武者，何如也？遂言舉世之人無可與同者，惟有天隨子可與之夢中語也。且前溪風雨如此，則今夜可以不歸矣。風雨以喻時，蓋傷時而欲避世也。

其二

人好蓑亦好，月光水亦光。水南有酒媪，酒熟喚我嘗。半酣獨速舞，舞罷還舉觴。所樂在知止，百年安可忘！

比而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人好則蓑亦好矣，如月光則水亦光矣。遂言水南之酒家喚我嘗酒，酒酣而舞，舞罷而飲，其所樂豈在酒哉？在知止足耳。自今百年不可忘此樂也。

其三

挽蓑欲何爲，新月出東嶺。獨速無不休，凌亂何由整。曠哉漆園吏，自形還自影。

賦而興也。漆園吏，謂莊周。此承上篇而言。今我挽此藤蓑，將欲何爲者哉？蓋以新月已出而起興也。所以著蓑而往，爲獨速之舞而不休，遂至凌亂不整也，蓋形跡皆忘矣。因託寓莊周之曠達，形影相對，嘆無與儔者也。

其四

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首白髮

少，攤地青蓑破。千卷萬卷書，全功歸在我。❶吾心能自得，❷糟粕安用那！

賦也。東坐西坐，言隨處静坐，❸以體認天理也。自言朽生何所營求哉？不過隨處静坐而已。今至於老髮非徒白，而白又至於少矣。以青蓑攤地而坐至於破，其久而且專如此。故又言書雖千萬卷之多，不過欲以管攝發明此心，而收立大之全功也。孟子學問以求放心。程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亦此意也。夫人苟能自得，則夫世之誦言忘味，誇多鬬靡者，皆糟粕耳，何用哉！蓋刺不善讀書者之失也。

其五

新蓑藤葉青，舊蓑藤葉白。新故理則然，胡爲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東風吹新蓑，浩蕩滄溟黑。須臾月東上，萬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

興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新蓑則藤葉青矣，舊蓑則藤葉白矣。因言物有新舊，其理固然，何必以此動心爲之忻戚哉？以比貴賤榮辱之不同，不宜以此動心也。我乘扁舟往坐南山

❶「在我」，馬本作「我大」。
❷「能」，馬本及本書作「内」。
❸「静」，馬本作「默」。下一「静」字同。

之石，而東風吹蓑。適日將暮，滄溟已黑矣； 須臾月出，則見滄溟萬里一碧，以喻人爲富貴利達所蔽，則不見此道之大，至於本體，復明其真境，可樂如此。安得同心之人，共此今夕之樂哉？ 蓋勉人同進大道之意也。

天人之際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 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

賦也。帝座，星名。此詩明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言宇宙間混然同氣，故天人一理，而感應之速，尤爲可畏。遂引《春秋》隕石，所以示戒於人深矣。又引嚴子陵與漢光武同臥，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何故哉？ 蓋天人感應之理一也。夫匹夫之微，能動天地如此，人豈可不慎動也。

答梅侍御見寄

群龍盛朝野，弱羽聊山林。行春忽傾蓋，對榻山花深。引我一杯水，寫君龍唇琴。永言歌大篇，《風》《雅》有遺音。乃知鷹鸇氣，未愜鸞鳳心。王事有驅迫，暮雨別江潯。離情落晚趣，再寄三洲吟。❶ 何以舒我懷，青天盼遙岑。

比而賦也。群龍，以比群賢。弱羽，鳥之翼弱不能遠飛者，以自比。龍唇，琴名。《風》、《雅》、《國風》、大小

❶「寄」，馬本及本書作「枉」。

《雅》也。鷹鸇，以喻擊搏者。鸞鳳，以比温雅者。三洲，巖名，在德慶州。此答梅侍御之詩。言賢人滿朝，而我則如弱羽之棲山林而已。今侍御行布，陽春忽來，❶傾蓋相顧，對榻山花之深，酌我玄酒，而寫心於琴，永言而歌，有《風》、《雅》之音，因見鷹鸇不若鸞鳳。但王事之驅迫，又將别去也。至别後又寄我三洲之吟，我但仰遥岑以悵望而已。

寄題三洲巖

我行蒼梧道，息槳荒江湄。連岡一以眺，石室涵晚暉。前哲有題字，執炬往讀之。遲回北壁下，目擊元公遺。今古一相感，光風吹我衣。蟲鳴丹竈中，葛仙胡不歸？對之發長嘯，宇宙今何時？圓蟾夜冏冏，蝙蝠秋飛飛。願言托高棲，行矣無是非。

　賦也。蒼梧，即今蒼州之地。元公，周茂叔先生也。此題三洲巖之詩。言我息槳三洲，登連岡而望，則見石室涵暉，有茂叔之題名。秉燭而讀之，古今相感，若光風之吹我衣也。此地舊有濂溪書院故云。然又世相傳有葛仙丹竈，然仙跡渺茫，但令人發長嘯而已。惟慕其景之勝，欲往棲之而無是非也。

病中寫懷，寄李九淵

出門見齋顔，十日不一逢。以我腹中

❶「陽春」，馬本此二字互乙。

滿，憶君頭上風。頭風尚可灸，腹滿何由通？受氣我亦薄，況乃疾病攻。五十云始衰，❶三四謝春冬。鬢顏倏已凋，血氣少復充。客來索我書，顛禿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以玆日衮衮，永負全生功。長揖謝茅君，安静以待終。

賦也。顔，猶面也。齋顔，即齋扁。此詩病中寫懷以寄李九淵者。九淵，先生里人，故望其齋顔，則思十日不相見矣。蓋由彼此皆有疾病。然九淵頭風之疾在皮膚，故尚可艾灸而愈。若我病腹滿，乃心腹之病，何由通之乎？蓋亦以寓克治之意也。又言年過始衰，顔鬢血氣凋謝，而來求草書者至多，供應不給，又妨全生之功，今但謝絶茅君，静養全生而已。茅君，謂茅筆。其言謝茅君，豈直全生而已哉？蓋欲去小技以入大道也。程子亦云「未見從古善書人能知道者」，即此意。

和梅侍御見寄

飛蓋凌滄溟，高臺拂朱鳥。乾坤一水浮，日月雙輪繞。塵埃分局促，❷正坐眼孔小。景山千丈松，慰我冰雪皎。萬里一春風，東西逐騕褭。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暮雨江門舟，含悽問封草。假令鮑叔在，一士亦不少。誰云越臺近，舉目河山杳。冥冥白沙塢，雲烟共昏曉。

賦而比也。朱鳥，謂南方朱雀七宿，以嶺南分野而言。騕褭，馬名，指

❶「云」，馬本及本書作「去」。

❷「分」，本書各本作「紛」。

梅侍御所乘之驄也。子羅子，謂一峰。鶴歸華表，丁令威事，言一峰仙去也。封草，謂一峰所上扶綱常之疏。鮑叔，亦指一峰。此詩和侍御。言其飛蓋凌滄溟而來，其行臺之高，可拂朱鳥，蓋美之也。又言乾坤如浮水中，日月如輪之轉繞於其間。蓋以道體之大，視之如此。世人甘分局促，由其眼孔小，不能見大故也。今梅公如喬松冰雪，慰我所思，而春風逐馬而來，其威德兼至如此也。遂因嘆羅一峰之逝而含悽問其諫草。使一峰若在，則所知雖一士不爲少也。又言梅公在越臺甚遥，而白沙則與雲烟同其昏曉也。

題劉氏雙節卷

阿姑與阿婦，守此芳歲闌。三十寡且貧，紡績供朝飡。孤兒泣長夜，秉燭更抱看。苦心兩咽絶，芳顔亦凋殘。持此雙白璧，輝映天地間。聖皇重民極，門閭合施丹。煌煌東白碑，終古埋空山。我母寡更早，賦詩涕汎瀾。弱草因風靡，頽波良獨難。

賦而比也。此詠劉氏雙節之詩。言姑婦守此歲寒，年三十而寡且貧，紡績自養。雖有孤兒，長夜秉燭更代而抱，苦心至於嗚咽絶聲，凋落芳顔，可哀之甚也。然此二人之節，如雙璧之堅白，輝映於天地間，卒受旌表之榮，又有張學士之碑也。遂自言我母林

氏，以二十四而守寡，比於劉氏尤早。今我賦詩，因思母之寡，惟有涕泣而已。又嘆世人不能守節，如弱草之靡於勁風，頹波之逐於下流，亦難乎獨立砥柱矣。❶

送李劉二生還江右，用陶韻 二首

其一

夜聞桂樹芳，晨起山鳥喧。客從遠方來，歷我階西偏。手持諸侯書，徵會在匡山。我願結其人，遂往不復還。滯形宇宙內，俛仰獨何言！

興而賦也。言夜聞桂華之馨，晨則見鳥之喧矣。而劉、李二生從江西而來，歷我賓階之西焉。所以來者，蓋持江西藩臬諸公之書來，徵我會於廬山白鹿洞以主教事。我豈不願往，但爲形跡所滯，俛仰獨何言哉！蓋先生實不欲往，特婉言以辭之耳。

其二

中年見二子，楚楚西江英。問訊徐蘇里，千年有餘情。開樽對溟月，高歌亦心傾。胡爲別我去，感此秋蛩鳴。贈處各有言，慨然盡平生。

賦也。楚楚，秀出貌。徐，謂孺子；蘇，謂雲卿。皆隱居南昌高士也。此亦贈劉、李二生之詩。承上而

---

❶「獨立砥柱」，馬本作「卓立」。

言，我今中年乃見劉、李二子爲江西之秀出者。問訊之，又爲徐、蘇之里人，因仰企徐、蘇之高風，雖相去千年，尚有餘情。今見二生，即如見徐、蘇，所以開樽對月飲酒高歌而爲之傾心也。相與之深如此，亦何爲別我而去，蓋感此秋蛩之鳴，慨時之晚，而興思歸之念耳。是以各有贈處之言，以盡平生之懷也。其愛二生之意至矣，惜乎二生未聞感悟而心得之耳。

漫　題二首

其　一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愆。韋編絶《周易》，錦囊韜虞弦。饑餐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畹與田。提攜衆雛上，啼笑高堂前。此事如不樂，他尚何樂焉！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烟。疾書澄心胸，散滿天地間。聊以悦俄頃，焉知身後年？

興而賦也。畹、田，先生二孫名。茅本，爲筆；松烟，爲墨也。此與下篇皆漫興之詩，言時逝將老，志在寡過，然《周易》絶編，舜絃已囊，於是餐霞飲淵而遠超物外。弄孫娛親而近樂人倫，疾書澄心而游藝適情，安知老之將至乎？

其　二

仕者必期通，隱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群，肉食安可饕？聖人履中正，白首濟川

舠。悠悠荷蕢者，果識聖心勞？浮雲馳白日，黍稷生蓬蒿。飯疏食飲水，曲肱謝遊遨。汶上去不顧，陋巷貧絶交。徒聞武城宰，割雞以牛刀。

賦而比也。《國語》云：「肉食者謀之。」浮雲馳白日，比正人爲群邪所蔽。黍稷美種爲蓬蒿所荒，比君子爲小人所惑也。此亦前篇之意。言出處異道如此，吾人或可隱爲鹿豕之遊，而不可出爲肉食之饕也。然吾見聖人履中正之道，則又不以隱爲是，寧白首爲濟川之舟。其不忍忘天下之心如此，彼荷蕢之徒譏孔子者，果識聖人汲汲皇皇之心乎？但浮雲白日、蓬蒿黍稷，既非有道之世，所以寧曲肱飲水而不出遊。且欲如汶上之不顧，陋巷之絶交，而武城之宰以牛刀割雞者，徒然聞之而已，則先生之不出，蓋非果也，無其時耳。

拉馬玄真看山

官府治簿書，倥偬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如勿往，枉是最閑人。近來飲酒者，惟我與子真。能移柳間舫，同泛江門津。

賦而比也。倥偬，煩擾之貌。隱几，静坐也。江門，地名，先生所居之，左兩山夾江如門也。此先生招馬玄真同看山之詩。言己既無簿書著述之累，惟静坐以忘朝夕耳。因想南山之景而欲與玄真同往。又言惟我與子飲酒愈見真性，淵明所謂「試酌百情遠，

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者。蓋任真即道也，但不知能移舟泛江門之津否耳？

感劉琨與盧諶事

越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晉運微，奔走風塵下。晉陽嘯明月，胡雛夜回馬；并州困石勒，從事爲別駕。成敗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賦也。劉琨，字越石；盧諶，字子諒，皆晉之有才名者。憐，猶愛也。歷叙二子遭晉運之衰微，一生行爲出處，其成敗歷歷如此，吾不必論之，吾獨愛鑿坏而遁者之爲見幾也。先生出處之義，於是乎見矣。坏，又作阫，屋後牆也。《淮南子・齊俗訓》：「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闔鑿阫而遁。」

和陶十二首

歸田園 三首

其一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搶榆，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西渚收菰田。遊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鳥鳴我後，鹿豕遊我前。冷冷玉臺風，❶漠漠聖池烟。閒持一觴

❶「冷冷」，馬本作「泠泠」。

酒，歡飲忘華顛。逍遥復逍遥，白雲如我閒。乘化以歸盡，斯道古來然。

賦而比也。搶榆，見《莊子》。玉臺，寺名，在新會圭峰山。聖池，在新會緑護屏之上。此後十二篇皆和陶詩，此則和《歸田園》篇。言己逃名，歸山采樵，如鳥之搶榆而宿，豈敢比龍之潛淵也。於是采菊收菰，望高原而坐深林，與禽鳥鹿豕、風烟白雲爲伍，飲酒忘年以歸盡。古道皆如斯，予復何求哉？

其　二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妄想？今年秋又熟，讙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充儂量廣。醉即拍手歌，東西臥林莽。

比而賦也。此亦和陶《歸田園》詩。言古之高人，辭名利如馬之脱羈鞅，則吾之力耕不足羞矣，而肯反爲妄想貪得之心乎？惟秋熟作社恐酒不足，酒足而醉則歌笑以臥草野之間耳。

其　三

近來織畚徒，城市售者希。朝從東皋耕，夕望西巖歸。貧婦業紡績，燈下成歲衣。但令家温飽，不問我行違。

興而賦也。畚，土籠之類。❶ 皋，謂田之高者。淵明云：「登東皋以嘯

❶「籠」，馬本作「箕」。

傲。」行違，謂樂行憂違也。此亦和陶《歸田園》之詩。託言古人有以織畚爲業者，今之織畚者，多不見售於城市。我但朝耕夕歸以爲食，貧婦燈下紡績以爲衣，聊求温飽而已。若夫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豈我之所問哉？其隨時安命如此，非有道者其孰能之？

移居二首

其一

萬金論買鄰，千金論買宅。豈不念子孫，而以營朝夕？長揖都會里，來趨白沙役。壤地何必廣，吾其寄一席。鄰曲彌樂今，園林尚懷昔。吾志在擇善，無然復離析。

賦也。都會，里名，先生降生之地，乃舊居也。白沙者，先生新居。一席，言甚狹也。此和陶《移居》之詩。言古人有買鄰買宅者，豈不念子孫爲朝夕之營哉？所以舍都會而來趨白沙。版築之役，非爲廣其壤地，但寄一席之間可矣。雖今日者樂新鄰，亦未嘗不懷舊土，然吾之志在擇里處仁而已，則此居不可再有離析也。

其二

留連晡時酒，吟咏古人詩。夕陽傍秋菊，采之復采之。采之欲遺誰，將以贈所思。所思在何許，千古不同時。四海倘不逢，吾寧獨去茲？願言秉孤貞，勿爲時所欺。

賦而比也。古人所思皆指陶淵明。此亦和陶《移居》之詩。言我於日晡之時留連此酒者，蓋欲酒酣而咏淵明之詩。當夕陽照菊之時，乃采之采之，非但一采而已也。欲以此菊寄淵明，又已隔世而今無其人，則吾豈可舍此菊哉？惟願言秉此孤貞，勿爲時人所欺而已矣。言君子當守道特立而不爲時改節也。此託言飲酒而賦其詩，賦罷而采其菊，采菊以寄其人，人遠不可致，亦終守此不變。其温柔敦厚之意至矣。

九日閒居

無錢撫秋菊，向夕涼風生。誰爲白衣者，頗識江州名。映盃碧水淨，曜日丹葩明。天際雁孤去，草根蟲一聲。荏苒委時節，徘徊閲年齡。興來發長歎，意盡還一傾。儉德苟不慙，厚禄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謡渺遺情。人生亦易足，何必勤無成？

賦也。淵明九日對菊無酒時，見白衣人自花外來，乃江州刺史王弘使人送酒也。❶此和陶《九日》之詩。言無錢買酒，獨撫菊風生，誰爲白衣送酒之人乎？碧水丹葩，形容對酒之色。❷且感雁去蟲鳴，年與時變，故發嘆而爲之傾盃也。夫淵明儉德遺榮如此，故高謡而渺然見其遺情，則人生亦貴於自足爾，何必勤苦而終無成哉？

❶「弘」，原作「宏」，避乾隆弘曆諱，據馬本改。
❷「對」，馬本作「菊」。

和劉柴桑，寄袁道，見懷一峰之意

當年臺城會，執手多踟躕。四海一爲別，寒暑逝不居。遠意屬羅浮，舉頭望匡廬。胡然金牛谷，奄忽成丘墟。蛻骨歸復土，靈襟存爲畬。庶幾百代下，攀駕以忘劬。袁侯西江英，好德眼中無。尺素每欲近，十年不作疎。磨劍患不快，快則隨所須。永願磨此心，恢恢快劍如。

賦而比也。臺城會，言與一峰會於南都也。遠意屬羅浮，言一峰曾約羅浮之遊也。舉首望匡廬，言己引望廬山也。金牛谷，乃一峰隱居之谷。此和陶詩寄袁道，見懷一峰之意。忘劬以上十二句，言己與一峰別後彼此相望，而一峰今已物故，然亦足爲世之瞻仰也。袁侯，即袁道，字德純，爲侍御史。自此至篇末，又贊袁君之賢好德不倦，且勉其進德修業以達諸用也。以磨劍比磨心，其期望於德業者切矣。

和郭主簿，寄莊定山

青松出喬林，遥望十里陰。少年不結友，歲暮懷同襟。同襟問爲誰，定山攜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辨古與今。在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觴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户，何時還盍簪？茫茫宇宙内，與子契其深。

興而比也。此和陶以寄莊定山之詩。定山莊先生，號孔暘，名昶，初爲翰林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言松出

喬林，則有十里之陰矣。少不結友，則歲暮豈不懷同襟乎？我之友何人哉？乃定山也。攜琴鼓之遂爲知音，而忘古今之辨矣。又思昔酌酒論文於江東，惟我與子耳，豈意聞《韶》於千載之下也。但我今閉户不出，不知何時復會。所以感慨宇宙之茫茫，惟與子爲深契矣。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玉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況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賦而比也。如如，光貌。榛塞，如荆榛之塞路，言不明也。夫子，指賀克恭。《伐木》，朋友相勉勵之詩。此和陶以寄遼東賀克恭者。克恭，名欽，初爲黃門，見先生則棄官從學，卓有古人之風。此詩篇首四句，言人若有古心，能明此道，則何必生上世及多讀古人之書哉？「寂寂」四句，言人之出處各有定分。「杪秋」至「其蕪」十句，言乘時遊山，因念故人，及歸空室無侶，而莫與共明此道也。「夫子」至末，又嘆不見克恭，無以自娛。恐時邁音疎，故申以《伐木》之詩爾。當一日三讀，庶得我之至意也。

飲酒

木犀冷於菊，更後十日開。清風吹芳香，芳香襲人懷。千回嚥入腹，五内無一乖。雖靡鸞鳳吟，亦有鷦鷯棲。昔者東籬飲，百榼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復與此酒諧。一曲盡一杯，酩酊花間迷。赤脚步明月，酒盡吾當回。

賦而比也。木犀，花名，一名桂，一名金粟，同類而異品也。此和陶《飲酒》之詩。言木犀之比菊花，尤爲冷淡，且後十日而開，尤爲晚芳也。且其香能入人之深，使五臟和平而無乖戾。故我對此花飲酒，可配東籬之醉矣。所以累觴至醉，踏月而歸，不盡則不歸也。然則對花飲酒，莫非行藏安於所遇道理，先生之志，豈在酒哉？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遲明向南畝，踈星在簷端。夫出婦亦隨，無非分所安。道旁往來人，下車時一觀。問津津不知，仰視飛鳥還。邏苗遠畤夕，濯足荒溝寒。吾惜耦耕好，焉知世路難？伐鼓收西畬，黃雲被江干。聊用代糟糠，作粥歡賓顔。鄰叟攜兒來，戲嬉松下關。齊聲鼓腹謳，永謝攢眉歎。

賦也。此亦和陶之詩。言欲明未明之時，將往南畝，踈星在簷，夫婦倡隨，安分躬耕。若有往來之人下車問津，而不答，但見有鳥倦飛而還耳。以諷溺而不知止者。又言邏苗濯足，但知耦耕之樂，而不知問津者世路之難

也。於是收禾以代糟糠，娛賓睦鄰，童兒戲嬉，鼓腹而歌謳，不知有攢眉之事矣。

懷古田舍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沮溺去千載，相知恒若新。出門轉窮厄，得已聊一欣。甘雨濡夕畛，繁花羃春津。獨往亦可樂，耦耕多近鄰。百年鼎鼎流，永從耕桑民。

賦也。青陽，謂春氣也。恒若新，猶言白頭如新也。此亦和陶詩。言君子不憂貧賤，但憂農事之徒勤而不穫。今時又春生，而求富貴者奔走道路不止，可悲也。然此惟長沮、桀溺知之。今其人已去千載，世人惟白頭如新耳。言相知之少也。此時而出，轉爲窮厄而不失己者，庶可一欣也。且今正甘雨繁花之時，獨往亦已可樂，況多有耦耕者爲近鄰乎？又歎百年光陰如流，則我永從耕桑之民耳。

和陶十二章止此，讀之可想見先生之高風，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師矣。

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下

夢作洗心詩

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

光，長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

賦也。洗，謂洗心也。堂堂，廣大之貌。此先生夢作洗心之詩。然洗心而以天地、日月、四方、百世、先王、政教言之者，何也？蓋人之此心此性與天地萬物渾然同體者也。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無非一體。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詩言人能一洗其心，則天地長清寧矣，政教還先王矣。再洗之，則日月合明而照四方矣。又洗之，則此道流行百世不息矣。所以然者，蓋由其體之一爾，其旨微矣哉！

止遷蕭節婦墓賦

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比而賦也。宗廟之瑚，器之貴美者，比貞婦之德也。帶，衣帶。即，猶近也。袪，袖口也。捫，猶摩也。蘇，生也。此先生所賦以止遷蕭節婦墓者。節婦不受辱而死，有墓在新會城外。歲久，豪勢之家有欲遷而奪其地者，故先生賦此止之。言此婦如美玉之貞潔，禁賊毋得近其帶、捫其袖而執

其手，誓言手尚可斷而身終不可污。蓋絶之之嚴也。又奮罵其爲犬豕，所以冒此白刃之慘，雖死而其面貌猶凜凜若生而不可犯也。又言其樂死忘生如此，而嘆其壯烈雖丈夫不如也。

題余别駕中流砥柱圖

使君使民不厭真，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辱爲屈信，❶死生爲戚欣，而以嗜慾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賦也。此題余别駕《中流砥柱圖》之詩。言别駕當誠以愛民，忠以事君，忘其榮辱生死，絶其嗜欲，則千秋萬歲不朽。必如此而後可謂之中流砥柱也。蓋因其名責其實，勉勵之意至矣。

題心泉❷爲黄叔仁作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飛塵。飛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賦而比也。以泉比本心，以塵比物欲，以桔槔比智巧。日日新，喻天理之生生不息也。黄叔仁，别號心泉。先生爲作此詩。言夜半汲山井者，夜半静定之時，而此泉日新，如人之夜氣生生不息也。此時澄心反照，則天理自見矣。若夫白日則馬動人行而飛塵

❶「辱」，馬本及本書作「落」。

❷「題心泉」，本書作「題心泉贈黄叔仁」。

亦起，如旦晝所爲梏亡之矣。❶ 此時爲塵所蔽，則本來面目豈可見哉？ 又言飛塵猶之可也，若智巧以鑿其性，如弄桔槔者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壞之極矣。孟子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亦此意。桔槔，汲水機也。《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贈潮州守周鵬

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梧桐枝，長飲甘露漿。

比也。孤鳳，以比周濂溪先生。黃唐，黃帝、唐堯也。楚，謂湖廣。九苞，鳳也。此詩爲潮州守周鵬作者。鵬自言爲濂溪之後，故云遺種。以濂溪生於湖廣之道州，獨得千載不傳之秘，如楚之孤鳳也。此鳳必有黃帝、唐堯之時乃出，今我久望而涕淚淋浪，幸見濂溪之孫如鳳之遺種。守潮三年，如鳳雛之集於南海，其所棲但梧桐之枝，所飲但甘露之漿而已。然此亦因慕濂溪之風，故其辭多過稱，鵬之爲人恐未足當此，讀者宜知之。

紫菊吟，寄林時嘉

嚴霜百卉枯，三徑挺秋菊。緑葉明紫

❶「梏」，原作「牿」，據馬本改。梏、牿古同。

英，微風遞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盎中金，南牕伴幽獨。時無續《騷》手，憔悴誰當録？且脱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賦而比也。三徑，見淵明詩。緑葉紫英，蓋言紫菊也。菊生於九月，故云寒馥。芳情，言桃李之芬芳情態也。謝，猶絶也。雅望，言菊素有傲霜節操之名望，與松竹等也。江，謂龍江，其俗能種菊，高至一丈。盎中金，以盤栽菊，其色似黄金也。《騷》，謂《離騷》，屈原所作，有云「餐秋菊之落英」。因此秋菊而歎屈原已逝，當時無繼《離騷》而作者。則此菊憔悴，無人稱賞，今我但效淵明脱巾漉茅柴之酒以賞之而已。此乃先生所作秋菊之詩，以寄林子逢者。子逢，名時嘉，乃先生門人緝熙之從子也。隱居茶園，故以菊喻，正爲節操不受變於時俗者勉之也。

感鳥

有鳥不知名，皎然閨中清。育雛止庭竹，❶衆鳥不敢凌。暮雨銜蟲歸，喚雛雛不膺。以翼覆雛宿，夜久巢屢驚。小僕極殘忍，不眠伺東榮。扳巢襲其母，母去巢亦傾。一雛墮地死，二雛尚咿嚶。平明視竹根，群蟻正經營。子弱母護之，無母何以生？嗚嗚號者誰，宛有雌雄情。入簾逼我枕，爲我再三鳴。此鳥初來巢，卑卑近前楹。我無害鳥心，人謂此鳥靈。終焉失所托，此禍將孰懲？吾甚愧此鳥，感之欲霑

❶「止」，本書作「上」。

纓。呼奴撻其背，流血非所矜。再拜謝此鳥，此意何由平？

比而賦也。皎，明白也。閨中清，比婦之貞潔者。東榮，屋之東翼也。逼，近也。楹，堂柱也。此先生感鳥之詩，因鳥之被奴殘害有感於心。言此鳥爲小奴襲取驚飛，雛遂委地而死，如人賴母之育，非母則何以爲生？今其鳥之鳴，若告訴於我。我感此鳥初忘機而來此卑棲而不見疑，我反不能制奴以安全之，所以感泣撻奴以謝此鳥，而意猶不能平也。其及物之仁溢於言表矣。

賓陽樓八景，爲丘侍御作今存其三

穀城呼月

微月瞰高樓，樓中酒初瀉。旁見穀城山，孰是呼月者？騰騰露光景，寂寂開迥野。笑問圯上翁，何如此山下？

賦而比也。穀城，即穀亭。圯上者，張良遇黄石公，授以兵法之地。此詩詠穀城呼月。言微月初出，瞰此高樓，正值樓中瀉酒，見穀城之山因思誰是呼月之人乎？由初露光以至照臨四野，如人本心之明，擴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此誠有得於此山之下者也。彼圯上老人所授受者，縱横之術耳，其

視此何如哉?

牌山樵唱

日夕樓上飲，瞻望南山阿。樵夫睨林木，會意豈在多?白雲滿山徑，負薪行復歌。人生異出處，貧賤奈爾何?

興而比也。睨，熟視也。此詩詠牌山樵唱。言在樓上飲酒以望南山，則見樵夫之熟視林木，目擊意會，其會心豈在多乎? 所會維何，彼樵夫於白雲之中，負薪行歌，蓋以貧賤自處而樂之者也。因歎人生出處分各有異，若能素位而行，各得所樂，如此，樵夫則雖貧賤將奈爾何哉?

羅水漁歌

有月來照人，沉竿坐羅水。意與羅水深，夜靜歌亦起。江湖雖云樂，天地懼終否。豪哉賓陽子，發蹟異姜呂。

興而賦也。言月來照人，則沉竿於羅水之旁矣。意遂與此水同深，故夜静而放歌。此固可樂，然賢人以江湖爲樂則爲處否之象，乃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此實太公釣渭之事，而賓陽子則異於是矣。

題萬碩司訓風木圖

把君《風木圖》，識君風木心。賢者不易貴，遠者寧務今? 嗟哉鼎與茵，充足時

所欽。

賦也。此詩詠萬碩司訓《風木圖》。言因此圖以識其孝思之心，又知其心不以貴而易，如所謂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者也。然所見之遠者，必求大孝，寧務今人之所尚哉？因歎今人所尚惟在茵鼎取充足而已矣，豈古人之所謂大孝哉？

築室

辛勤結吾廬，經始算一一。廣狹更度量，卑高在平秩。堂以備薦享，閣以邀風日。前樹貞節門，後治渭川室。四垣謝粉飾，牡蠣高爲骨。仰瞻勢微峻，其間僅容膝。既以儲簡編，猶堪斂袍笏。是年秋在仲，筮日欣得吉。良友交助予，衆工告易畢。把酒對梅花，浩歌新突兀。

賦也。經始，經營之始也。平，均；秩，序也。薦者，薦新。享者，祭享。邀風日者，閣高故風日易生也。貞節門，先生之母林氏貞節旌表門閭。渭川者，先生之祖也。室，謂堂之室也。謝，猶絶也。牡蠣，俗名蠔殼，可砌爲牆骨者。秋仲，八月，志其經始之月也。筮日，卜日也。突兀，高貌。此先生築室之詩。言此室止於可以容膝，可以邀風日，可以祭祀，可以儲簡編、斂袍笏而已。無盡美之心，其得居室之道者歟？

讀林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故有是作

言笑不可親，中宵馳夢想。君行幾千里，道路輕閩廣。忽見囊中詩，區區謝官長。深淵或遺珠，努力試一往。微官亦何事，感激章欲上。行止各有時，姓名忌標榜。此言誰爲傳，聊以慰俯仰。

賦也。深淵、遺珠，以喻野有遺賢也。此先生讀林緝熙近所寄詩而作。時緝熙典文衡於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夢見之，故言與緝熙間濶但有夢想而已。每念其典文閩中，行役之遥，忽見其詩乃欲辭官長之徵何耶？何不念士有遺珠之嘆而努力一行乎？又言緝熙乃教職，胡爲位卑言高而數欲上章論事耶？蓋人之行止，隨處而安，不在於標榜慕外也。我之此言，誰爲傳于緝熙，以慰其俯仰之勞乎？

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

吾衰何所如，俯仰在一席。舍傍有小水，相望眇南北。[1]静久動乃宜，住多行亦得。朝往暮南還，路傍事舊識。故人邀我飯，半餉吾未惜。東老對回公，神仙無惡客。

賦也。回公，即仙人吕洞賓别號也。東老好客。洞賓題其館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爲收書。」此

[1]「眇」，本書作「渺」。

詩乃先生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者。言我既衰，但俯仰一席，雖舍傍小水，亦眇然如隔南北也。然久靜長住之後，亦宜行動，一弛一張，理之自然，且往還所經多舊識，亦不可不一事訪問，則故人留飯亦何惜半餉之閒乎？彼有東老，則有回公，原無惡客，況夫道義之交者哉？

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

海布剪黃雲，嶺綿裝白雪。製爲道人衣，方直無周折。吾老不出門，躬耕慕冀缺。黃昏披此裘，坐望梅村月。美人遺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

賦而比也。冀缺，晉之隱耕者。

梅村，在白沙村，先生所居傍。此詩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者。雪青事佛，故詩中語借引佛書曉之。言剪黃雲之海布，裝白雪之嶺綿，以爲道人之裘。方直，以象此心之方直也。無周折，以象此心之無邪也。今我窮居躬耕晚歸，披此裘以望月，酌美人所遺之酒至於半酣，得於心而發於詩歌，聲光朗耀通徹以塞於天地，而吾廓然大公，此身如在太虛無物之中，彼釋氏之樂所謂生滅者，果如是乎？然謂之如虛空則非真虛空，蓋釋氏以寂滅無聞爲虛空，吾儒則以隨事順應不滯於物爲虛空，相似實不同也。釋氏之樂在於滅，是以滅而滅生。若夫望月、飲酒、放歌，樂由此生，則先生之樂在於生，是以生而滅滅。樂滅者，窈冥昏默與物扞格，

何有於生？樂生者，日用動静與時偕行，何有於滅？生者，人道也。滅者，鬼道也。噫，人鬼之判遠矣。

《傳燈録》：無住禪師嘗務晏寂，於時庭樹鴉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問：「鴉去無聲，何言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之所縛。」按此則釋氏以動作聲聞爲生而惡之，以無動作無聲聞爲滅而樂之。烏知望月、飲酒、放歌與時偕行者，先生不已之樂哉？先生詩文用佛事佛語者多矣，非借此以比況，則即此以辨別，其意深，其辭婉，苟不細求其故并通考其上下文之辭，未易得其真解者矣。如此篇「樂矣生滅滅」，乃因雪青事佛，故致其辨別以深曉之。奈何不得其解者，遂斥爲媚禪乎？先生嘗謂釋語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霄壤，貴擇之精。先生固擇之精矣，讀者亦貴從而精擇之。

夢中作

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西子蒙不潔，掩鼻而過者，疾趨而争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

比也。法，猶教也，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此詩先生夢中作。言法之好，惜乎人無有傳之者，如衣之好，惜

世人莫肯穿之者。蓋嘆傳道之難也。又引孟子之意以言雖有惡人自新，亦可勉而至。然則非法之難傳也，人自不肯傳耳。其勵學者至矣。

秋興 三首

其一

西風振庭木，虛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雁雙飄颻。天地豈予獨，知音不可招？冥心祈有合，悵望空雲霄。

興而比也。此與後二篇皆秋興之詩。言西風振木則虛堂蕭蕭矣，攬衣而起則見雙雁之飄颻矣。因此雁有雙而言天地間豈遂使我獨立而無知音，曾不如雁之雙飛乎？故我冥心獨立於此，企有所感而與我契合者，今未得焉，徒然悵望雲霄而已耳。蓋嘆知己之難也。

其二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爲爾，載籍多見之。翹首面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詠秋風誰？

賦也。盛時，盛年之時也。爾，猶然也，指傷悲而言。載籍，典籍所載也。崑崙頂白龍池，即綠護屏聖池。振衣，言振去塵埃，如人之去物欲也。此亦秋興之詩。言年盛時不求自得本心之樂，至老而徒傷悲無益也。古之志士往往如此，見於書籍者多矣。然則，仰望崑

崙白龍而欲一振衣而高詠者，又誰人也？蓋自任及時勉進之意。

其　三

海上有一士，來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飲，❶或投上方眠。遊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賦也。胥靡，刑徒賤役。上方，禪寺。無絃，陶淵明壁上常有無絃琴。❷魯仲連，高士，却帝秦之議，曰：「若以秦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亦秋興之詩。託言海上有高士，或就胥靡而飲，❸或投上方而眠。彼胥靡、上方，蓋皆可與爲徒者，豈如世情之淺淺者然乎？飲酒在得酒中之味而不在醉，弄琴貴得琴中之趣而不在絃。此爲何人？蓋魯仲連之流也。其自寓之意深矣。

謝琴月惠荔枝

長夏風雨過，西良荔枝熟。晚有好事人，提筐歸我屋。老母不肯嘗，❹馨香聞隔宿。上以薦祖考，支分及童僕。第令筐中有，不畏稚兒哭。爾惠良足嘉，吾親素多淑。在德不在物，豈爲窮口腹？東坡三百顆，日啖不知足。長爲嶺南人，千載披心曲。

賦也。西良，村名。荔枝，嶺南佳

❶「飲」，馬本及本書作「飯」。
❷「常」，馬本作「惟」。
❸「飲」，馬本作「飯」。
❹「老」，原作「考」，據馬本及本書改。

果之名，色、香、味三者皆絕倫。筐，竹器，盛茘枝者。不肯嘗，未薦祖考也。其果隔宿尤香。不畏稚兒哭，筐中所有足應其求也。吾親，亦謂老母也。淑，善也，言素善其味也。此謝琴月遺茘枝之詩。言茘果之惠，上及祖考慈親，下及稚兒童僕，所惠廣矣。然感之之意，又在德而不在物也。豈窮口腹之欲，遂以爲感激哉？又引東坡日啖三百，乃所謂口腹之欲者也。

贈世卿 六首

其一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飡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

賦而比也。落落，寂寞蕭索之意，即《楚辭》「飡秋菊之落英」。王荊公謂菊花之落，非也。菊花至枯不落。楚人，指李世卿。此下皆贈世卿還嘉魚之詩，凡十二篇，今存其六。以采菊喻求道。言采菊於嚴霜之時，桃李皆謝，惟有此落落之英，又飡之者少，古今惟屈原、淵明耳。今我采菊將何爲哉？蓋以贈世卿，使歸汨羅，投於江魚之腹以弔屈子。蓋憾知道者少，故企其曠世相感如此也。其寄託深矣。

其二

青青牆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

花，歲寒香不匱。新知語未足，遠别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凌厲。

比而賦也。月中花，謂桂也。匱，乏，猶盡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承上篇而言，又以竹桂之能持晚節者，以勵世卿，使不渝所守也。然與世卿新知，尚未能盡所欲言。如《外傳》云，所未言者，此心通塞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者是也。蓋世卿尚未能問，是以未及語之。今將遠别，故此情難置也。況世卿登舟别江門而去，北風日見凌厲乎！此又比世習日相侵奪，不可不謹素節也。

其三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留；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嚮道人，能辨憂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修，怠此之謂流。

賦也。九霄，至高也，喻爵位之崇高。深溝，言險也，喻利欲之陷溺。此亦贈世卿詩。言得失進退皆人所憂，然皆爲貧而非爲道也。憂道者，天理；憂貧者，人欲。不可不審其去取，古來向道之人所以必審辨乎此也。今世卿之去，有凌雲之志，而深溝或在乎其間，不可不戒也。

其四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賦也。元神之宅，謂心也，心爲神明之舍。灝，與浩同。資，猶用也。能存其心志，則浩然之氣由此而出，故謂之門。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即此意也。然則神氣二字，❶乃人之全體大用，所資以爲人者，豈可謂老子之言而不求之哉？但老子囿于迹，所主在氣，若聖賢之所謂神氣，其根則主於理。須究其本然之體言之，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學之至要在此而已，他皆非所急務也。

其五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堯舜於舞雩，氣象一而已。大者苟不存，翩翩竟奚取？老夫嘗自力，❷兹以告吾子。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賦也。大者，謂大頭腦處。與人同，即明道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指出道體之大，以勉世卿。謂聖人之道，可以參天地垂萬世者，以其與物同體，所以異於衆人也。堯舜舞雩事功不同而氣象則一，以其見此大也。此大不存，則其小者奚足取哉？又言此大者乃我之所自力者，故爲世卿告，不可徒以文字人爲撓之，若能知止息，則生生之機在我矣。又言時光之去，如建瓴水之不可再收，所當及時進修也。

❶「二」，原作「一」，據馬本改。
❷「自」，本書作「用」。

其　六

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比也。崑崙峰，極高者。滄溟波，極廣者。然以其有形則有限，故雖登此而望，所見有窮盡。若夫揣度料量其高卑，則又出於想象意見而已。以喻人之求道於見聞之間、測度之際者，皆爲有限也。程明道所謂：「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又云：「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亦此意也。若置之而求於了處，則即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慎恐懼以存之，然後爲學聖之全功也。嗚呼，此先生之告世卿者至矣。

容珪輓二首

其　一

師友道久衰，窮鄉無可者。是非真妄間，彼此不相假。所適一以偏，較然見趨舍。滔滔復滔滔，風俗日益下。珪也何所之，終身在陶冶。

賦也。滔滔，流水不止之貌。容珪，先生弟子。之，猶往也。陶，所以成瓦器；冶，所以鑄鐵器，比育成人材者。此與後篇皆弔弟子容珪詩。言師友道衰，故鄉黨之士，是非真妄趨舍不同而風俗日流于下。獨珪則一無所

往，而終身在我陶冶之中也。

其　二

四雛一母乳，衎衎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母衰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別，悄然傷我心。蕭蕭暮色起，脉脉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雍門琴。

比也。容珪同母有四兄弟，故云四雛一母乳。衎衎，隨飛和鳴之貌。二雛去而無遺音，以比珪與兄先逝也。此先生悼容珪與兄先死。今所存者，二小雛與老母，故不勝其哀痛之情也。先生又言，我感此子母骨肉之别，悄然傷心，況蕭蕭暮色，脉脉春江，所以增其悲哀者深矣。又舉雍門周鼓琴而歌，千秋萬歲之感，不能不爲之淚下也。雍門周鼓琴，能令孟嘗君涕泣增哀。

有懷世卿 四首

其　一

仙鶴去不歸，黄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何許？出門望東海，默默空延佇。月出潮復來，鳴橈下滄渚。

興也。此與後篇皆懷李世卿之詩。託言仙鶴已去，惟有黄鸝向我語耳。興下空館相思而不知雲山之相隔也。故望東海而默默延頸佇立，所以思之者至矣。然思之不已將奈何哉？

則又乘潮月而鳴橈於江渚之間，以遣興耳。

其　二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緑。白雲被重崖，下映寒塘曲。情結竹上言，魂銷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至不可讀。

興也。竹上言者，世卿曾題詩於此竹也。情結，謂思之至而情鬱結也。井邊躅，謂世卿曾行坐於井傍，尚有遺跡也。魂銷，言思之切而神魂爲之傷損也。不可讀，謂懷之益切至也。此篇因時雨之藹新緑，白雲之被寒塘興起。有懷世卿，感物思人，三年之別，書至有不可讀者矣。

其　三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弦久去耳，風韻今何如？灼灼花自媚，嚶嚶鳥相娱。高臺夕流盼，古道行人疏。

賦而比也。廬山，即小廬山，先生所居之後。哀弦，謂弦聲之激切，比世卿之清論也。此亦懷世卿之詩。言我伏枕於廬山之下，春日之懷，宜舒暢而反慘者，蓋因念世卿談論去耳之久，不知風韻何如？今此灼灼之花，嚶嚶之鳥，不過自爲媚娱而已。夕登高臺，流盼以觀，此古道之上，行之者甚少也。古道，以喻聖人之道。行人疏，以諷世卿也。

其四

煩囂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鳥，交交春雨餘。少年耳目冗，衰老不能虛。安得魯連子，從之泛江湖。

賦也。亦懷世卿之詩。言我謝絶人境之煩囂，而抱膝以居山臺之上。又奈此鳥聲，交交於春雨之後。況我於少年時，耳目冗塞，滯於見聞，至今衰老，猶不能使之復虛，何堪又有此鳥聲相聒乎？所以欲思得魯連子之徒而與之同泛於江湖，盡欲脱去塵囂以歸寧靜之境也。❶然不過託此高遠，以勵世卿耳。不役耳目，聖人固自有道，奚必絶人逃世而後能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觀自作茅筆書

神往氣自隨，氤氲覺初沭。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恥獨不恥獨，茅鋒萬莖禿。

賦也。神，謂心之神，即志也。志者，氣之帥，故神往則氣隨而往。神氣相得，氤氲太和，如初沭之時。此先生作草書以寓學也。如明道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之意。於是又言文字皆道之所寓，若聖賢一切絶去文字，則何由見此道理？故云：「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聖人之道或幾乎息矣。」又言：「氤氲若初沭者，乃

❶「歸寧靜之境」，馬本作「遊於寂寞之濱」。

古人調性之學，所以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然此我之所耻獨能者，故茅鋒萬莖皆禿也。」能書非先生所獨，而書中之學，氤氳熙穆者，則先生之所獨，人莫能之，所以耻也。

益母草

有草人不識，棄之等蒿萊。時來見任使，到口生風雷。溲也佐未足，益以蜜與醅。生者得其養，死者無遺胎。岐黃開《本草》，夭札人所哀。一物具一用，神功不可猜。佳名夙所慕，廣濟真天才。

賦而比也。草，謂益母草，其形如艾。蒿萊，惡草也。生風雷，言其氣能鼓動變化也。溲，童小便。蜜，謂蜂蜜。醅，謂美酒。生，謂胎之生者。死，謂胎之死在腹中者。岐、黃，謂岐伯、黃帝，造《本草》以辨百藥之性味。夭札，謂短折也。佳名，益母草之名也。廣濟，如上文等事也。天才，言其才不凡也。此詩詠益母草，以喻君子盛德而有濟人利物之用如此。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未別情何如，已別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一角。江門臥烟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清風灑孤鶴。

賦而比也。未別、已別，謂己與劉東山先生也。邈，遠也。尺素書，言書之度一尺也。天一角，謂嶺南之地，亦言遠也。蓑衣，謂藤蓑，先生所製以自披者。孤鶴，以自比，言無徒侶也。此

送東山方伯之詩。言今未別之情繾綣如此，則已別而遼邈，又何如也。公豈無尺書見寄天涯耶？而我但臥江門之艇，酒醒惟覺蓋身之蓑寒薄。當此之時，惟有明月照松，清風來灑此孤鶴耳。此詩「江門臥烟艇」，及臨終詩「弄艇江門月」等句，皆作詩假託之常，猶采卷耳陟高岡之意耳。不知者認真遂謂先生之學弄艇投竿而後有得，古人所謂不可向癡人前說夢也。

遊圭峰，同世卿作

窮居無歲年，老夢得迂朽。永託山水間，東西事遊走。幽幽鐵橋花，悵望未得手。杖屨聊此躋，微霜正疎柳。斂襟欲無言，會意豈在酒？滄海當我前，崑崙卓我後。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

賦而比也。幽幽，深遠之意。鐵橋，在羅、浮兩山相接之脊，如橋，有石立如橋柱。鐵橋花，喻道也。未得手，言已望道未得，謙辭也。杖屨，竹杖草屨。躋，猶登也。欲無言，謂不在言也。會意豈在酒，喻要在默識，不待外求也。下二句即會意之事，蓋山峙水流無非至道。但談孔氏規，言學者專欲速仕，但喜談聖人汲汲皇皇不忘天下之事，而不知微生畝之誚栖栖爲佞者，亦未可失也。蓋聖人仕止久速有義存焉，無可無不可，雖不必於不去，而亦不必於去。後之不知止者，則偏於不去，而微生畝則偏於去，皆非聖道時中之全體也。若夫會意而灼見道體者，自有以知此矣。

示李孔修近詩

昔別秋未深，今來歲方晏。吾衰忘筆硯，月記詩半板。或疑子美聖，未若陶潛淡。習氣移性情，正坐聞道晚。爲我試讀之，如君當具眼。

賦也。此示李孔修以近作之詩。聖，言杜子美詩之神妙也。淡，言陶淵明詩有沖淡之意，自然天成，又非子美用工鍛鍊者所能及也。然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今我之性情不能不爲習氣所移，正坐於聞道之晚也。聞道，則性情得其正而不爲習氣所移矣。淵明自敍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淵明之淡，蓋有其本也。又許子長具眼，試爲我讀此近詩，❶以爲何如也。

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

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整。音塵中斷絕，窅若墮深井。忽枉尺素書，開讀喜不定。庾嶺秋正高，揚旌下松徑。君才足理郡，韶民日延頸。古來水火喻，子產功在鄭。歲計諒有餘，願聞下車令。

賦也。此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也。悠悠，久遠也。梅花，生於歲寒之後，故以一開爲一寒，猶一歲也。梅花十寒，則經十歲矣。墮深井，言消息不聞，如居井底然。下松徑，言蔣君度嶺而蒞韶也。延頸，引領而望也。水火喻，子產鄭大夫聽國政，鑄刑書，以爲

❶「近詩」，馬本作「近作諸詩」。

水柔故人多溺，火烈故人少犯之者。言此，蓋欲其政令主於嚴乃所以愛全乎民也。又言吾知蔣君治韶歲計則有餘矣，但願聞下車之政令在寬在嚴耳。蓋先王之教不能不賴刑以弼之，聖人之仁不能不正之以義，天地之春夏不能不肅之以秋冬也。蔣之政偏於寬，故以此箴之。

八月二十四日颶風作，多溺死者

坐忘一室內，天地極勞攘。顛浪雷殷江，流雲墨堆嶂。❶高田水滅頂，別浦風翻舫。❷大塊本無心，縱横小兒狀。江門三兩詩，饒舌天機上。

賦而比也。殷江，《詩》云：「殷其雷。」墨堆嶂，言雨雲之黑如以墨堆山嶂也。滅頂，《易》云：「過涉滅頂。」此言水漫田上也。大塊，謂天地。饒舌，謂多舌也。此詩先生感二十四日颶作。言我坐忘一室內，靜觀天地間大風鼓動，極其勞攘也。下四句即申言天地勞攘之狀。然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其勞攘縱横如小兒之狀，豈有意爲之者哉？所以我之詩，饒舌以言天機之上耳。蓋無心即天機也。

讀張廷實近稿

世惟識寶人，惜寶如惜子。寶爲物所掩，念之容色悴。一朝此寶來，輒復喜不

❶「堆」，本書作「推」。

❷「浦」，本書作「塢」。

已。喜戚由寶故，以識爲心累。

　　比而賦也。此先生讀張主事廷實近稿而作。廷實，名詡，先生弟子。有美質，胸襟最高，然其所存所作，或有離而去之者。先生因其近作之佳者而言。人之識寶者，愛惜之如子矣。識之深，故愛之深也。寶爲物掩，則憂戚達於容色。及寶復來，則喜動於中。一喜一戚，皆由寶之得失，蓋由其識寶反以識累心也。先生之喜戚，豈直爲詩而已哉？

贈鍼灸楊飛

　　昔吾見而翁，賣藥金陵市。手持一寸鍼，鍼落病者起。我主大行人，翩翩酒相值。京中多異客，飛蓋若流水。一峰挾一囊，有藥能醫世。時當引疾去，東西各飄逝。歲月忽復多，囊括鍼亦廢。君來還見予，俯仰相悲喜。何期二紀下，重覩無雙技。瞻彼老定山，風波五千里。金陵多舊遊，存歿寧復記？人生若浮烟，爲君語如是。

　　賦也。此贈鍼灸楊飛之詩。而翁，謂飛父也。金陵，即南京。我主，謂所主之家也。大行人，謂莊孔暘先生。初爲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司，家居母病，迎楊醫於常山療之。首四句，言飛父子世醫之精，遂言於定山處會晤共飲。又言會客之衆，如一峰羅倫撰者有醫世之具不用而退廢。今君復來見我，俯仰悲喜，因思定山相別之遠。而一時金陵之舊遊，不可記憶者多，不但一定山而已。又歎人生如浮

烟之聚散不常，所以感而作此詩也。

正月二日雨雹是日雨水節

雨水不雨水，雨雹胡乃然？小者如蓮實，大者如彈丸。仍聞隔江言，有雹大如拳。吾君古帝堯，神功格皇天。雹往而霰來，無乃爲豐年？

賦也。此詩感正月二日雨雹而作。是日爲雨水節，故言雨水節宜雨水而不雨水而反雨雹者，何哉？以聖君功德格天，故雹往霰來，爲豐年之兆耳。霰，謂雪之小者。今詳雹陰陽不和之所生災異也。霰者，和氣之所感，然雨於正月則亦爲非時。先生此言蓋爲時諱耳，亦憂後稍紓之意。後二日雨霰，故言往來。然則此詩蓋作於後二日歟。

五日雨霰二首

其一

北風捲長雲，晨光坐來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

賦也。晨光坐滅，言陰之速也。絮，謂雪之飛如柳絮也。越無雪，古有此語。先生因正月五日雨霰而作。此下二篇言北風捲雲而日光坐滅矣。忽見白映虛空如絮之飛，則古人謂越無雪者，徒虛語耳。蓋喜之之詞也。

其　二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謬悠。

賦也。元氣者，天地之正氣也。此承上篇感雪而作。言天地中正之氣，充塞兩間，萬古周流。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同此充塞流行也。今之閩、浙既爲洛陽矣，則吾嶺南豈非今日之鄒、魯乎？所以知其然者，既有星臨之象，今又有雪應之兆故也。星臨，謂中星所臨之地。先生嘗謂有一星者云：「今中星已臨嶺南，當有聖賢生。」故此詩云然。然未審其然否，但因雪應而及之耳。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來，日出扶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度。

賦也。此先生讀張地曹廷實《偶拈》之作。拈，謂拈詩句也。言爾之拈句，當拈其一，不可拈其二，一者純，二者雜。乾坤，謂天地。一爲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也。濂、洛，謂周、程。《聖學》，《通書》篇名。言此心若感通拈動，則天地之道大明，如日出扶桑矣。若此心寂然不動而無所拈，則天地之道無爲而江河流注矣。所謂拈一

不拈二而斯道大明者，上有《河圖》、《洛書》爲之祖宗，而下有《聖學篇》獨得其正宗。所謂一爲要者，乃示我以自然之矩度也，豈可以拈二哉？他本又云：「願還拈外心，再讀《中庸序》。」則先生扶正闢邪而警之者深矣。

贈黎秀才

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誰爲弄影人，吾與黎生耳。黎生青雲彦，偶值薇垣使。明日還端陽，贈君惟有此。

興而賦也。薇垣，謂使司。端陽，古端州，今之肇慶府也。弄影，即弄月也。道形於天地之間，爲四時，爲百物，爲逝水，爲鳶魚，爲風月，皆與道爲體者。若能仰觀俯察，則見其充塞流行與我同體而自强不息矣。此送黎生之詩。黎生，肇慶人，奉使司之使來白沙。將別之夕，先生與之夜坐，因月影在潭興起，言與黎生坐此弄月，其所得多矣。因言黎生志於青雲者，而偶值使司之使以來共弄此月，然明旦黎生遂還端陽矣，我所以贈之者，惟有此月耳，豈復更有他哉？使黎生有悟此言，則必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矣。惜乎，終未聞其有得也。

寄李子長二首

其一

仙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覓栗

兒，時無郭元振。經年斷往還，使我勤問訊。寧知造化心，天地無情盡！

賦也。仙城，即廣州城。舊傳有五仙騎五羊，手各執一穗，後忽化爲五石，名穗石洞天城，因以仙名。髮不及寸，謂子長病後髮禿也。覓栗兒，謂家貧而兒稚，又如淵明之兒但覓棗與栗者也。郭元振，能輕財賙貧者。盡，猶極也。此與後二詩皆寄子長者，言子長貧病，但時無如郭元振者以濟之耳。今久不往還，使我徒勞問訊。又不知天地造化之心，如何至此無情之極，而使斯人之窮困也。蓋亦無所歸咎之辭。

其二

祝融我當往，往處還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是仙？是身原有患，天道豈無緣？難逢俗人說，可爲知者傳。

賦也。祝融，南嶽峰名。仙者，託之以言其心無所累耳，非長年飛昇之謂也。是身原有患，謂身牽於病也。此亦寄子長之詩。言南嶽，我所當往，然欲往未往亦由我耳。自然，則情不累於去住。襟懷洒落，是亦仙已，奚必長年飛昇而後爲仙哉！今我之不往者，由病耳。然既有身，則不能無患，天道豈無緣哉？故又言其樂天知命順乎自然者，非俗人所能知也。

臥遊羅浮四首

登飛雲

馬上問羅浮，羅浮本無路。虛空一拍手，身在飛雲處。白日何冥冥，乾坤忽風雨。蓑笠將安之，徘徊四山暮。

比也。羅浮，在博羅、增城二縣之間。飛雲，其山頂也。《誌》以爲羅山、浮山乃蓬萊之一股，自海上浮來相附。然其語不經。此與後三篇皆臥遊羅浮之詩。此則登飛雲者。以羅浮喻道。無路，猶顔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瞻望羅浮之山，無路可入，但虛空拍手之時，忽不知其身已在飛雲之處矣。然豈有無路而拍手可至之理？但設言其道不可强入而可以神會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方白日當晝之時，而忽晦冥風雨，蓑笠無歸；又四山將暮，則惟徘徊佇立而已。以喻天理方流行，忽爲人欲間斷。此正通塞之幾，得失之際，徒悵然於遲暮也。

度鐵橋

一度一萬劫，飛空本無鐵。何名爲飛空，道是安排絕。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海月。

比也。劫，謂世間之患害也。鐵，謂鐵橋。萬籟，萬物之聲。《莊子》：天籟地籟人籟。青琅玕，謂青竹杖也。此亦臥遊羅浮度鐵橋之詩。言一度則

超出萬劫，然此度乃飛空而來，不由鐵橋而往，故云無鐵也。又言所謂飛空者，非有他也，乃絶其安排耳。人稍有安排，則私意百起，若絶其安排之心，則出於自然而與道一矣。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又形容其無安排，則見天宇之高，萬籟之徹，如渾然一私不存，萬理明浄之候矣。於此之時，但手持琅玕之杖，坐弄明月而已。

下黄龍

天風吹我笠，吹下黄龍頂。兩手捉笠行，不知白日暝。赤松見我笑，却立千丈影。童子問赤松，雲深各不領。

賦而比也。黄龍，羅浮之洞名。頂，謂其山巔也。赤松子，仙人，以喻聖人也。千丈影，言其高也。各不領，言其不相契悟也。此亦臥遊羅浮下黄龍詩。託言我登黄龍洞之時，爲天風吹落其笠，然猶不自已，以兩手捉笠而行，雖至日暮而不知。猶己勉勉於聖人之道，雖至艱難險阻，猶自强不息也。誠心所感，則見赤松子遇我而笑，蓋有接引之意，而我見其影之高如此，猶親見聖人之形容。若心得之者宜乎，童子之不相契領也。

望羅浮

山大必有靈，土高豈無異？翠浮幾千丈，日月東南翳。我尋五岳來，未問仙家事。絶頂望九州，衡山正西峙。

賦而比也。翠浮，言其高如浮翠

然。日月東南翳，言翳東南之日月，皆以言羅浮之高大也。五岳：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此望羅浮之詩，即臥遊羅浮也。言山之高大必有靈異，今羅浮之高大如此，豈無靈異乎？如聖人所積之高厚，必能出類拔萃也。今我之來，非爲訪尋王、葛諸仙而來也，蓋爲尋五岳耳。未到五岳，先登此山以望九州之廣，則見南岳衡山正峙其西。蓋以寓其望道希聖之意，豈特遊觀而已哉！《孟子》登東山一章，亦此意也。

贈周文都

十年兩別君，一別一回老。問藥朱陵遊，吾茲恨不早。平生憂樂心，相對各傾倒。遠別望眼昏，浮雲不堪掃。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周文都之詩。文都，名京，亦先生弟子，新會舉人。朱陵洞天，在衡山。問藥，採藥也，以喻求道之意。恨不早，言老病交至恐無税駕之地，所以自勖以勵文都也。故言已與文都同甘苦，相對無不傾倒盡情者。今將遠別，吾望以送之，眼昏不能遠見，況有浮雲障眼，掃之不能去乎？浮雲，亦以喻富貴之迷人。此必送文都入試之詩，故其言如此，可謂忠告之至矣。

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

既上桐江臺，復弄桐江釣。不食桐江魚，不怕嚴光笑。衣巾人笑儂，羊裘終未

了。堂堂范公碑，今古稱獨妙。

賦也。桐江臺，即嚴瀨釣臺也，在桐廬縣。儂，猶我也。弄釣、食魚、嚴光笑者，謂後來學者又學子陵之釣而得名利，則爲子陵所笑矣。「衣巾人笑儂」者，言己所著衣巾，人或笑我不效子陵之羊裘也。羊裘未了，謂後人效子陵著羊裘，即有好名之心，故未了也。堂堂，光大之貌。范公碑，即范仲淹所作《子陵祠堂記》也。此先生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蓋言人須有子陵之心，而不可徒影響其形迹也。

寒菊

菊花正開時，嚴霜滿中野。從來少人知，誰是陶潛者。碧玉歲將窮，端居酒堪把。南山對面時，不取亦不舍。

賦而比也。碧玉，先生所居樓名。端居，謂恭己，静坐也。南山對面，即淵明所謂「悠然見南山」。不取不舍，即勿忘勿助之意。必如是，則本體自然，而後南山可見也。南山對面喻見道，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此詩雖詠寒菊而其指遠矣。天下後世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不取不舍之間求之也。

偶書所見

崖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春，覆茅於其顛。一爲利所驅，取便世争先。漢陰喻桔槔，所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賦也。此蓋先生見水碓而作。舂，謂碓也。翳流起大舂，謂築堨以蓄水，開一門置碓於其間，欲其水急激碓，可以舂米不費人力。覆茅其顛，謂結茅屋以覆舂，防風雨也。先生因見此而歎世人之驅逐於勢利而取便爭先，與漢陰所喻桔槔之機事、機心亦如此。因歎羡古人抱甕之心，今時無復全其道也。欲人去機變之巧，存本心之直，其意深矣。

謝鄧督府惠交藤酒

使來遺一樽，百金不願易。遇藥如遇仙，奇方聞在昔。卓然李文公，作傳甚詳悉。感公嘉惠心，❶何以酬公德？但恐命不齊，服藥也無益。

賦也。李文公，唐人，名翱，作《何首烏傳》。何首烏，一名夜交藤，江南多有之。嘗有一老人七十無子，夜歸醉臥山間，見其兩藤夜合晝開，心異之，遂持歸以問人。人紿之云「食此可生子」。老人信其言，服之，遂果生子。先生晚病風痰，鄧督府送交藤酒至，作詩謝之。言見惠此酒，其貴重過於百金，喜同遇仙。因述曾聞奇方，又觀李文公所作之傳，而知其妙矣。今公嘉惠之心如此，將何以爲酬哉？但恐脩短有命，命若不齊，則雖有此妙劑，亦無益於事耳。觀此，則先生感人之惠，安天之命而無貪生苟得之心，可知矣。

❶「惠」，本書作「會」。

曉　枕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儔，誰爲自然配？ 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厓者，乃我之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賦也。此先生曉枕之詩。吾字，指道。吾亦在，言此道與天地相爲無窮也。此道本自然，必其人學歸自然者，乃能與爲儔而與相配。當今之世誰乎？ 故云獨立無儔無配也。春陵，謂周濂溪。造物徒，與造物爲徒也。壽厓，高僧，嘗與濂溪遊，爲方外交。八紘，謂八方之外。神會，謂默契。既言此道無對，惟有濂溪可以默契道體，而壽厓者庶可作儕伴，爲無情之遊於八方之外耳？ 無情，謂喜怒哀樂皆寂也。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可以入道而謂無情爲道則非也。故壽厓之無情，但可與之同遊於方外耳，非有取於壽厓也。後儒因濂溪與壽厓遊，遂疑濂溪，不亦悮乎？

題端陽李刺史甘霖重應卷

嶺南名刺史，端陽有成績。端陽問爲誰，長沙垂令德。曰惟長沙公，善非一代積。去年苗欲槁，公寢不安席。手拈一炷香，須臾見昭假。今年事復然，斯民忻目擊。甘霖雨下土，郊野望四塞。滂沱及鄰壤，秋田足民食。公惠寧有心？ 斯民感公德。口頌遂成碑，舉手還加額。安得長沙

公，爲我大邦伯？ 坐令十郡内，廣布陽春澤。閭閻興孝悌，四野無盜賊。 共育太和春，絪緼謝反側。

賦也。刺史，唐官名，即今之知府。端陽，解見前。長沙，府名，李太守之鄉也。非一代積，言其世世積德也。手拈一炷香，謂憂旱祈雨也。假，讀爲格。昭格，言能感格上天也。十日雨爲霖。望四塞，言四野各塞農夫之望也。舉手加額以頌之。成碑，謂口如碑也。陽春澤，言仁澤之廣布如陽春之澤物也。興孝悌，謂衣食足則禮義興也。四野無盜賊，謂禮義興則盜賊息也，盜賊息則無反側之患而絪緼太和矣。此詩爲肇慶李太守《甘霖重應》而作。言其祈雨有應以惠於民，使爲方伯則所及愈廣，豈但如此而已哉！

偶得寄東所 二首

其一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遥。有物萬象間，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摇？

賦也。瞬，謂一轉盼。息，謂鼻息一出入，言至速也。有物，謂道也。萬象，謂萬物萬事之形與道爲體者而道則無形也。有形者器，無形者道，《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萬象間，謂不離於形器而不滯於形器。不離於形器，故即物而

在；不滯於形器，故不隨萬象凋，物有盡而道無盡，所謂死而不亡也。然此道初不離物，故舉目若或見之，何必如莊子所謂窮扶搖而求之於高遠哉？此與後篇皆寄東所之詩。東所好求之高遠，故告之以此。然云若見之，則實非有形可見，亦如有所立卓爾之意耳。

其二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

比也。此亦寄東所之詩。以登高比好高者，以平步比實踐者。「平步人不疑」者，其實德有以孚於人也。「東西任四顧」者，其定力有以審諸己也。然則好高而不務實踐者，爲人所疑，而處己亦不詳審矣。於是又申平步之實。「見在心」者，人之本心，古今聖愚所同有，而何必擬古聖人之心哉？❶此二句指出心之本體也。又言民吾同胞，雖在異體，其實骨肉之親。而天地間凡萬物有生者，皆我之與，即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此二句指出道之本體也。然以此心會此道，一而已矣。失此心，則道若在萬里之遠；得此心，則道在咫尺之近。夫咫尺猶在外，而道與心則合而爲一。茲云咫尺

❶ 此句下，馬本有「如象山云『千古不磨心』，與梭山云『千聖相傳只此心』，其亦所謂見在擬古之辨歟」。

許者，但言其至近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得失非在久止，在斯須頃刻之間。而出入往來之機，誰能辨之？蓋幾者動之微，辨之不可不早。如明日始立秋，今日即有思處暑之心，時未至而迎之。將迎之心萌，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吾心得失存亡來去之幾也。知其幾而止之，則此心常存，可以體道矣。

和羅服周對菊見寄

春來苦不早，春去常願遲。嗟哉造化機，萬物安得知？歲晏菊始吐，鮮鮮在東籬。不污桃李塵，永續徵君詩。

賦而比也。晏，晚也。鮮鮮，菊之佳色。東籬，陶靖節詩云「采菊東籬下」是也。桃李芳艷而以爲塵者，以比小人邪媚之態，而俗人好之，故以爲污也。徵君，陶靖節也。此和羅服周《對菊》之詩。言人之常情多愛春芳，而造化之機則有非萬物所能測，如桃李生於春乃反污於塵俗，而鮮鮮之菊則生於秋而不污也。故作此以續徵君詩耳。

龜山夜月

萬古此龜山，萬古此明月。開簾望龜山，岱宗固無別。但恐山多雲，風吹亂人睫。

比也。龜山在福建，各方亦多有此名，此乃程門弟子楊時中立先生之號也。此詩本題《龜山夜月》，言龜山明

月萬古常在。人望龜山固如岱宗之高，以比楊中立爲程門之高弟，其人品固出尋常，但恐山中雲霧太多，風吹雲散，蔽人之目睫耳。先生自註云：「楊龜山先生脩正《程氏遺書》，中間『堯、舜事業』一段可疑，借此以正其謬耳。」今考《遺書》云：「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也，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蓋言道體無窮，至爲精切。而龜山改云：「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也，只是一點浮雲過目。」則其病明道之意爲可惜也。先生正之，大有功於程門，大有功於來學矣。

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來顧白沙，兩不值三首

其一

行舟石門浪，不識扶溪口。時時問來往，日入喪水手。昨暮黃巖馬，來嘶白沙柳。惜哉兩不遇，獨坐空搔首。

賦而比也。石門，在廣城之西北三十里。扶溪，村名，鄺載道所居之地。喪水手，言昏黑迷路也。黃巖，縣名，載道嘗爲其縣令。搔首，所以思之也。此後三篇皆往扶南訪載道，而載道適來白沙不遇而作。以不識扶溪喻爲學不知路，以問往來喻當求益於師

友，以喪水手喻失其師傳，以不遇諷人不相契悟也。

其二

我有一斗酒，願與子秉燭。子來復空去，值我不在屋。穉子呼不至，踉蹌走入竹。明旦歸我艇，先後迓以告。

賦而比也。秉燭，言欲賞之急也。不在屋，言己亦往扶溪也。呼，謂載道呼之也。踉蹌，急遽之貌。迓，告，謂童子迎告於我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我有斗酒，待子來秉燭同賞，及子來又值我亦往扶溪不得共飲此酒而空去。又言子因我不在，呼稚子共語，又復懼而逃去。我既不在，稚子又不知迎客，奈之何哉！明日我回而童子方以此事前後一一告我也。此亦以酒比道義。

其三

閒居不擬出，偶出負佳客。問客來何許，來自黃巖謫。長安接笑語，中道有睽隔。悠悠百年内，與子異顯默。

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己不得迎載道，因言載道之出處。曰「謫」曰「顯默」，必載道爲御史言事謫官也。因言己與載道會晤於京師睽違久矣。末又嘆彼此一顯一默，各異其道，蓋當職與不當職耳。

清風巖 湖西九巖之一

聲從竇中來，可以塞天地。借問采薇人，便知風動處。

賦而比也。此爲羅一峰清風巖而作。竇，猶竅也。風者，天地之噫氣。其噫必有竅，若在人則猶此心也。風出於竅而鼓於天地之間，如理出於心而充塞於宇宙之内。采薇人，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入首陽山采薇而食，歌曰：「陟彼西山，采其薇矣。」伯夷，聖之清者，以比一峰也。風動處，蓋此心乃清風之大竇也。

觀群兒釣 二首

其一

群兒齊弄釣，其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投竿來上樹。

賦而比也。竿，謂釣竿也。遇，謂得魚也。此與後篇，先生觀群兒釣有感而作。言群兒齊弄釣竿，其中有一兒多得魚，其三人全無所得，但投竿上樹而坐。然則上樹者與得魚者，其實孰爲得耶？以得魚比富貴者。

其二

仰面看垂釣，失脚墮危石。若是謫仙人，水中眠亦得。

賦而比也。謫仙人，謂李白也。舊傳李白乘舟采石，醉中騎鯨捉月。此亦承上篇而言。彼群兒之中，有仰面以看垂釣，心在貪得，故不知失脚以墮危石。非特危石而已，又前有深淵，自非李白安能眠於水中也？以比慕富貴而欲妄求之，以至危亡者。所警深矣。

對竹二首

其一

牕外竹青青，牕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元來無兩個。

興而比也。青青，竹色。究竟，窮極之也。此下二篇因對竹而作。言牕牖之外，其竹色則青青矣。牕牖之間，人則獨坐矣。人，謂己也。然以我對竹，動植雖殊類，而所以爲生者，本乎宇宙之一氣渾然同體。推之飛潛皆然。故周濂溪牕前草木除去，張子觀驢鳴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亦此意也。然則先生隨處察識仁體，真得洙、泗、

濂、洛之正傳矣。

其　二

北風卷頑雲，陰晴安可卜？海月出漸高，獨照南牕竹。

比而賦也。頑雲，鬱結欲雨之雲。海月，謂月從海起也。此亦對竹之詩。言北風卷頑雲則有欲雨之勢，故陰晴未可前定。但見月出東海，照此南牕之竹。於陰晴未定之時，幸有好景如此，豈可不念其難得，徒聽其獨照而不賞之乎？陰晴，以喻世態之變更也。

隨　筆 二首

其　一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

賦也。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事，心事相感應，故云人不能外事。事行而義生，故云事不能外理。心事理三者一貫而不可離，故程子曰：「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二障，謂事障理障。佛教有此二名，蓋欲盡歸寂滅。非徒不識理，亦不識事；非徒不識事，亦不識心。程子云：「釋氏不識理，理有何障？」蓋盡之矣。此先生隨筆之

詩，所以深闢釋氏之學，至爲明白痛快，學者宜細玩焉。

其二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賦而比也。此亦隨筆之詩。嗜欲，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天機，《莊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謂之天機者，言天理流行不息如機然。天理本自完全，俱爲嗜欲蔽障之耳。想，謂一念之萌，人欲之生，皆起於妄想。若斷除此想，則天理流行無所障礙而超出於萬物之上矣。

讀易偶成

南乎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睽。

比也。睽，卦名。此先生讀《易》有感而作。言人之不相遇而相睽隔如南北東西之不相能，睽之象也。自孔、孟以至今日，君臣上下不相會合，故常處睽卦也。其感慨深矣。

張克修别駕約遊羅浮

重疊四百峰，鐵橋在何處？莫將别駕來，同到飛雲去。

比也。四百峰，謂羅浮有四百三十二峰，言四百舉成數也。鐵橋、飛雲

見前。別駕克修，時爲肇慶府同知也。此先生因張克修約遊羅浮，遂喻入道之要，以飛雲比道，以鐵橋比入道之路。言羅浮峰巒之多如此，安知鐵橋在何處耶？如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必去其物累，然後可由其路以入道。故又以有官爵則爲官爵所累，不能登山，以比若有私欲之累，則不能入道也。其警之深矣。

張克修見訪

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

比也。眼碧，則所見精明也。此詩先生因張克修別駕相訪而作。託言滄溟之海，道里甚遠，而泉出山下未能盈尺，初甚細微，及泉流爲海，則萬水攸同，皆本於一源，誰爲碧眼之人可以見此者哉？以滄海比達道，以山泉比大本，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非天下之知本者，不足以語此。克修乃逐末之學，非惟終不能悟先生之指，反著論相非，惜哉！

題扇 二首

其一

風檣拗欲折，五月瞿塘過。何如此菴中，終日抱膝坐。

比也。五月，風浪大作之時。瞿塘，在蜀道中，有灩澦堆。以比求富貴

利達而多傾覆之患者，豈若在一菴之中抱膝終日静坐爲安樂也。其警人之意亦深切矣。

其二

張帆海上回，帆掛鐵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

賦也。鐵橋、飛雲見前。白蝦蟆，謂白玉蟾也。蟾亦蝦蟆之別名。白玉蟾，神仙，瓊州人。自言我乃天上蝦蟆精。此詩先生因見箑面畫有如此者，託義示人。言海上之帆，飽於風波來掛此鐵橋之樹，而仙人白玉蟾見此帆之來，猶有風波之餘驚，乃遁上飛雲之頂矣。夫神仙非聖人之聰明睿智，猶能見幾而作，避人如此，則世之學聖人者可以警矣。

贈胡地官

引滿花下盃，延緣坐中客。醉下大袖歌，孰云此門窄？

賦也。此贈胡地官詩。坐中客，指胡地官也。引滿，酌酒至滿也。延緣，繾綣留連之意。下大袖，言舞也。此門，先生自謂其門也。言已延緣胡地官酌酒必至於滿，而又近花下，則非尋常之飲者可比也。及醉而舞，舞而大袖，又且歌詠以盡其歡，則所以樂賓之意至矣。此門雖窄，能容大袖之舞已不爲窄，又況醉酒、賞花、歌舞之樂，颯颯乎充塞天地之間，即廣居矣，何窄之有哉！

夢後作四首

其一

策杖獨行遊，青山一何深！道逢採藥人，問我松脂林。

賦而比也。策杖，謂拄杖。松脂，松之流液，入土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以行遊比造道，以深山比道之無窮，以採藥比求道者。松脂林，乃靈藥所在，比道即在此心也。此下四篇，皆先生夢後詩。夢後者，悟後也。悟後有得，故言我拄杖行遊，適入深山而見其無窮；有來採藥，而問我於松脂之林。蓋松林即藥之所在，猶人心即道之所存。何必舍此他求耶！

其二

見月時一吟，夜涼天稱心。回頭望東川，流水無古今。

賦也。此亦夢後之詩。夜涼則月愈好，月好則樂生於中而心與月相稱，故發於吟咏。其默契道體如此。倏忽回首，則又見東川之水，流而不息，無間古今，亦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蓋人與天地一也，更不分別。天地之氣，即吾氣也，故喘息呼吸無不與天地相通。日月之往來，流水之潮汐，萬物之生意，天地之升隆，❶陰陽鬼神

❶「隆」，馬本作「降」。

之盈虛屈伸，皆與道爲體。此先生所以吟弄風月，見川水而有得乎！

其三

幻迹有去來，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蘿襟。

賦也。幻，猶虛也。幻迹，謂萬物之形迹。去來，謂聚散消長。此皆實理也，而以爲幻者，以其無常對道之不變而有常者則如幻耳。有常之道，萬古不變，所謂死而不亡也，惟知道者識之。嘯，謂蹙口出聲以舒憤悶之氣。此亦夢後詩。言世人知有去來之迹而不知有常之道，故但爲之長嘯。而人不之聞，因此時適有山風吹彼蘿襟，故人不聞耳。蓋不敢必人之不能聞，亦溫柔敦厚之意也。蘿襟，編蘿爲襟，山人之服如荷衣之類。

其四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臥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興而比也。此亦夢後作。楊柳生於春夏至秋而朽，梧桐長於夏盛於秋至秋後而影疎。此詩言楊柳所餘者朽株而已，梧桐但有疎陰而已，皆斂華就實。秋後物成之時，於是覺自己小臥久不出門忽不知門前秋色之深已如此也。小臥，謂靜以養性，故不知老之將至也。

贈鄺筠巢

山中一夜秋，老屋居然別。丈人不飲酒，共坐看明月。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鄺筠巢之詩。言山中一夜秋至，則老屋之氣不同矣。蓋天地之氣至秋而清，故月至秋而最明也。筠巢，鄺載道之父，年已九十，故稱丈人。言其不飲酒，但與我共坐以看明月可也。此亦察見道體之意。知此，則襟期洒落而光風霽月在我矣。

客乞題隨時子軒

無雨笠且置，未晴蓑不捨。蓑笠用不窮，我是隨時者。

比也。蓑笠，雨具也。置，猶捨也。此詩題隨時子軒，以蓑笠之用捨比凡事之隨時。晴雨者，時也，蓑笠之用捨者，隨時也。隨時變化者，道也。道本不窮。學者於此可以知道矣。其謂物爲道者，如以蓑笠爲道，豈足以知道乎？故於蓑笠用捨而後道見也。學者宜細玩之。

題扇二首

其一

東艇拍西艇，小拍庸何傷？夕風起驚濤，艇艇爭低昂。

比也。拍，謂兩艇相撼動也。夕風，暮夜陰風，以比昏亂之世也。低昂，謂高下，言大撼動也。船之小者曰艇。此與後篇，皆題箑面之詩。先生見箑面畫有二艇相拍之象，故言東西之艇相拍。若小拍則亦何害，只恐夕風乍起，驚濤將作，艇艇低昂，非但小拍而已，其爲害寧可既耶？

其二

一夫眉正揚，一夫髮盡禿。日暮船正歸，❶前江風拔木。

比也。眉揚，喜而言笑也。髮禿，老而髮盡落也。風拔木，言風之大也。此亦先生觀箑面之畫有此象，而言一夫則喜色揚揚矣，一夫則老而髮禿矣。此二人者，若不見幾而歸，則恐江風大作，其勢拔木，而覆溺之禍將及之矣，可懼之甚也。蓋木之有根尚爲風拔，況船本無根，隨風飄蕩，可不懼乎？示人見幾而作之意，切矣。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

秋來亦淫潦，日月閟其光。乾坤丈夫事，千古空堂堂。

興也。此苦雨之詩，以示劉、林二生者。雨暘時若，先王燮理之應。淫雨而至於潦，則天道乖違人事之咎徵。夫淫潦於春夏，大雨時行之，時且猶不可，況秋日氣當清肅而有淫潦乎？淫

❶「正」，馬本及本書林本、蕭本作「不」。

雨則日月無光，陰盛陽微，天地閉塞，❶因此乃聖賢不得位而無變理之應也。因歎乾坤丈夫之事，空見其在千古之上堂堂而已，自孔、孟以來，則不能然矣。丈夫事，謂變理陰陽之事。

神泉八景，爲饒鑑賦録其三首

太極涵虚

混沌固有初，渾淪本無物。萬化自流形，何處尋吾一？

賦也。此詩題「太極涵虚」。混沌，見《莊子》「鑿竅七日而混沌死」。此借引以爲兩儀未判，其初即太極也。太極渾淪本無一物，乃其全體處，《中庸》所謂大德敦化也。及天地間形色化生而後物象可見，此則全體之流行，分而爲大用者，《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然用之萬，莫不有體之一者在其中，隨處可尋。能於萬化之中，而知一體之實，可以語性矣。

浮螺得月

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東山月出時，我在觀溟處。

賦也。此詠「浮螺得月」，故即螺以見乾坤之道。道眼，見道之眼也。大小同，言其體一也。寄，猶寓也。乾坤一螺寄，言乾坤之道寓於一螺之中，

❶ 此句下，馬本有「賢人隱，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亦言大小一也。然非天下之具道眼者，其孰能識之？故我於東山月出之時，獨觀溟海，因見浮螺而悟乾坤之理也。觀溟，猶觀海。見海之浩漫洪濛而知道體之大無窮盡，即所謂道眼也。

神泉漱玉

焦明亦是鳳，螢焰却疑燈。安得石上泉，爲洗世中盲。

比也。此詠「神泉漱玉」。《埤雅》：在東方爲焦明，在中央爲鳳。焦明亦鳳之類而非鳳者，螢焰蟲之有光，似燈而非燈者，言世人無道眼，故惑於疑似之間，安得石中所出之神泉以洗世間之盲乎？蓋歎世人之不識真也。以焦明、螢焰比凡物之亂真者，如孔子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鄉愿恐其亂德，與夫僞之亂真，釋、老亂聖人之道，皆是也。然則先生之學，可謂極純不雜者矣。此上三詩，乃神泉八景之三。

曉枕偶成

西北多奇峰，雲深杳難認。漢廷無謀臣，黄綺皆真隱。

比也。此先生曉枕偶成之詩。言西北奇峰甚多，因雲深則杳然不可識認矣。昔日漢廷若無謀議之臣，如張良欲定太子以招四皓，則四皓不出皆爲真隱矣。四皓：東園公、夏黄公、用里先生、綺里季。而獨言黄、綺者，舉其二以見其餘也。四皓居商山，在

天下之西北，故以西北言之。奇峰隱於雲中，雲深故峰不可認，以比四皓之非真隱，故爲謀臣引出也。

贈李克常

桃花被東岸，江水日日深。贈君豈無言，亦有花水吟。

賦也。花發水流，莫非道之形。見不可言者道之體，而可言者道之用，花發水流是也。此贈李克常之詩。克常，舉人，先生鄉黨弟子。言桃花之發被滿於東岸矣，而江水之流則日日生長矣。其生生化化皆與道爲體而流行無窮，如此則我之贈君豈能無言乎？亦有花水之吟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輯録二

編次陳白沙先生年譜

阮榕齡

編定白沙年譜例引

○自來年譜必兼時事，蓋寓知人論世之意。先生平素所晉接者，多當世名儒寒士及賢公卿。其詩文或及時事時人，故附注其間，以備參觀。

○譜中所引他書及本集，先他書，次本集文，又次詩，然皆取其年月往來與先生行止相當者。節取一二語，非敢擅爲割截，不過取爲引證歲月云爾。

○凡引《白沙集》，但曰本集，不贅「白沙」二字，所以別于他書也。稱白沙先生，亦但曰先生。

○譜中詩文與某贈某，或官或字，本不畫一，今依《白沙集》原目，俾易考校，冗則謹節數字。

○各史志載某官某年任，甲乙殊年者甚多。如《明史・朱英傳》云：「成化十年巡撫甘肅，明年冬總督兩廣。」《通鑑輯覽》作「十一年十月」。阮《通志・職官》作「十二年」。蓋自始移文至聞詔後，又在道途三五月，乃至廣東。故凡各傳志年殊，甲乙者皆以此也。

○本集諸詩本非編年，是以不知其年者十之八七。然其中亦多是編年者，以其未嘗標明，是以不敢斷決是某年也。如辛

丑《元旦試筆》，隔十二首，即《中秋示江右二生》，俱七律。蓋二生之來本在成化十七年。又其他各體春秋亦多有次序者十之八七，此可驗其隨年隨録矣。然亦有年代舛錯者，如《彈子磯》以下二十三首，七絶。皆赴召時詩，乃編次弘治元年以後。又《旌表至》詩，亦列入弘治十二三年。以此類推，是爲後來續入，明矣。

○先生凡四入京師，皆有詩文可考。今集中有《壬午京城除夕》。一首。壬午爲天順六年，是時先生正在春陽臺。考《書思德亭碑》曰：「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城下，此吾與父兄所共見也。」云云。可證非壬午在京師除夕矣。若云是成化十八年在京師作，午字乃寅字之誤，則是年除夕方過江西將至南京，亦有本集可按。按詩内有「燕城覺歲除」之語，決非南京。蓋先生偶書古詩，不知者誤以爲先生詩，遂羼入之耳。

○張詡所作先生行狀最詳，但惜其體例頗自矛盾。凡文字中每姓下加某字者，略有四例：一是自稱，二是避人諱與己家諱，三是原未詳其名，四是嫌揚人之短。今先生行狀中，如「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知縣某頗貪」，此以某字概之，以避嫌可也。若云「提舉某作懷沙亭」，「御史某倣林逋故事，致月米」，「尚書彭某卒」，此類者宜揚人之善，明書其名於官銜字號之下，令讀者知其何人。夫彭尚書即彭公韶，上文已明書其名，至下文又自亂前例。又云「聞羅某、張某之訃」，夫羅某，即一峰，下文又云「吊羅一峰」，如使有兩羅兩張，焉知吊者爲甲乎，爲乙乎？今考各書，皆補注其名，俾易考校。且於

先生高曾等字，忽名忽號，皆未畫一，故晰其舛者於此。

◯按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何蒲澗九疇《刻白沙集序》云：「近年板寖磨滅，嘗見墨跡有未載於原集者，疇竭其綿力，搜得未刻者序四首、記二首、題跋二首、書百又五十八首、各體詩五十五首，合刻而更鐫之。」云云。榕按何公補舊集之缺，多至如此，其用心可謂勤矣。迨乾隆三十六年庚寅陳家碧玉樓本乃從何家本抄刻，然間有倒置者，有誤刪原文并小注及年月者，又并何公原序刪之，似於何公往昔搜補之勤付之湮没。溯厥本原，情理未協，今榕于陳家刪何本者悉爲補入，謹列其源委，於此，俾後之人，不忘權輿之功。

◯譜中所引，悉本所見原書。初稿原分卷數，今以譜内小注甚多，故悉刪去，僅注明於叢考大字之上。若爲他書所引者，則曰某書引某書，一從阮《通志》之例，庶免剽竊販稗之誚。昔宋衛正叔湜《禮記後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敢希前哲，蓋恐没前人苦心故也。」噫，此誠後世人著書之良軌也。

◯先生遺事佚聞，見於前明集部、説部者甚多。榕下里寒士，戢影圭庢，限於地，窘於資，無由購借，故所引證者僅此。檮昧寡儔，譌漏綦多，尚希博雅君子再補正之。

◯陳交甫遇夫所次先生年譜，寥寥僅十翻。除《湖山雅興賦》和楊詩外，僅千餘字。其中書先生之歲者，僅六年。《乞終養疏》僅十六字，而《湖山賦》又全載，皆輕重失宜。此實隨意暫書，未成年譜也。今榕是譜，蓋竊續其未意之緒云爾。

白沙年譜徵引書目❶

欽定大清一統志
欽定明史
欽定綱目三編
欽定淵鑒類函
欽定書畫譜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新會志康熙二十九年賈雒英
白沙子全集康熙四十九年何九疇本
白沙子全集乾隆三十六年碧玉樓本
白沙語録楊起元
人譜劉宗周
白沙年譜門人陳遇夫
陸稼書年譜葉光西
雒閩源流録張夏
新會志乾隆五年王植
明史稿王鴻緒
先進遺風耿定向
新會志道光二十年林星章
歷代帝王年表續編阮福
萬姓統譜淩迪知
廣東通志道光二年阮元
蘇州府志
世烈録陶鳳儀
明儒學案黄宗羲
新會草志道光元年
東都事略王偁
楚寶周聖楷原本鄧顯鶴增輯
廣東通志雍正九年郝玉麟

❶ 此書目係作者所撰《白沙年譜》、《白沙門人考》、《白沙叢考》三書的徵引書目。

江南通志趙宏恩
文筌彙氏傳作興
廣州人物傳黄佐
浙江通志嵇曾筠
廣州府志張嗣衍
江西志白璜
廣東文獻羅學鵬
南海志潘尚楫
湖南通志馬慧裕
氏姓譜蕭智
順德志胡定
延平府志劉繼善
明貢舉考黄崇簡
廣東新語今種
南海志魏綰
湖北通志吴熊光
粤東名儒言行録鄧淳

番禺志檀萃
福州府志徐景熹
稗史彙編王圻唐樞
香山志祝淮
廣西通志吉慶
東莞志周天成
石阡府志羅文
圖繪寶鑑續編韓昂
肇慶府志屠英
分省人物考過庭訓
書畫史劉璋
開平志王文驤
雁山文集吴應逵
粤東金石略翁方綱
題名碑録李周望
新寧志王暠
增廣輿記陸伯陽蔡九霞

畫史會要 朱謀垔
高要志 夏修恕
廣州鄉賢傳 潘楳元
天水冰山録 周石林
鶴山志 吴應逵
性理會通 鍾人傑
嘉應州志 王之正
續廣事類賦 王鳳喈
畫史彙編 彭蘊璨
白藤胡氏家乘
龍山鄉志 温汝能
金臺紀聞 陸深
鶴山易氏家譜
荷塘容氏族譜
西樵遊覽記 劉子秀 按此記阮《通志》誤作薛觀齊撰。
書畫緣 沈長

佛山志 李待問初編陳炎宗續吴榮光重修
震澤長語 王鏊
豫章漫鈔 陸深
沖鶴潘氏族譜
嶺海名勝記 郭棐初輯陳蘭芝續
松牕寤言 崔銑
雙槐歲鈔 黄瑜
潮連潘氏族譜
潮連宋氏族譜
化州志 楊芬
抱璞簡記 倶姜南
新昌鄧氏族譜
遺愁集 張貴勝
丹鉛總録 楊慎
淩溪張氏族譜
隴蜀餘聞 王士正
風月堂雜識

蓉塘紀聞
天河譚氏族譜
曲阜志潘相
南窗閒筆
潭墪鍾氏族譜
續太平廣記許自昌
鳳洲筆記王世貞
小岡梁氏家乘
藝苑巵言王世貞
麻園周氏世譜
池北偶談王士禛
賓退録趙善政
南野集陳士鵠
秫坡集黎貞
楚庭稗珠檀萃
鴻桷堂集胡方
鬱洲集梁儲

皇華紀聞王士禛
野獲編沈德符
朱子全集
五山志林羅天尺
半舫齋偶輯夏之蓉
月鹿堂集張師繹
瓊臺會編邱濬
嶺海賸林暉
賞雨茅屋詩集曾燠
辛丑銷夏録吴榮光
柳南詩草莫雲漢
甘泉集湛若水
廣東文選今種
司勳集羅虞臣
陽明全書俞璘編
廣東詩粹梁善長
西清詩話蔡條

渭厓集霍韜
主一詩集唐壁
各處碑刻
謝山存稿陳吾德
洹詞崔銑
列朝詩集錢謙益
明詩別裁沈德潛
泰泉集黃佐
粵東詩海温汝能
麓堂詩話李東陽
岡州遺稿顧嗣協
國朝詩人徵略張維屏
古今詩話盧衍仁
鮚埼亭集全祖望
太函剩墨汪道昆
厓山志黃淳
楊園集張履祥

西河集毛奇齡
石洞文集葉春及
明詩綜朱彝尊
五朝詩選黃登

編次陳白沙先生年譜卷一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宣宗宣德三年戊申，冬十月二十一日，白沙先生生於新會都會村。

祖，處士渭川公年五十三。祖母，呂氏年五十四。

父，處士樂芸公年二十七。母，林氏年二十四。

兄，名獻文，字公載，號古愚，年五歲。俱尚存。

是年九月□日，樂芸公卒。年二十七。公諱琮，字懷瑾，號樂芸。讀書一目數行，善詩，十載長吟，語多奇麗。張詡撰《白沙先生行狀》。陳琮生有異質，髫齡能文喜歌吟，尤究心理學，身體力行，毅然以明道淑人爲己任。先輩多以遠大期之。質羸善病。《廣州鄉賢傳》。崇正十六年，巡撫御史四川柳寅東等題《請崇祀郡邑鄉賢白沙》。本集《附録》。❶

時事：□月，新會右都御史魯能生。《邱文莊集·魯公神道碑》。

宣德四年己酉，先生年二歲。

宣德五年庚戌，先生年三歲。

宣德六年辛亥，先生年四歲。

宣德七年壬子，先生年五歲。

宣德八年癸丑，先生年六歲。

宣德九年甲寅，先生年七歲。

宣德十年乙卯，先生年八歲。

時事：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

英宗正統元年丙辰，先生年九歲。

本集《乞終養疏》：「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

❶「本集」，指《白沙子全集》。

溝壑久矣。」

正統二年丁巳，先生年十歲。

正統三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

正統四年己未，先生年十二歲。

正統五年庚申，先生年十三歲。

正統六年辛酉，先生年十四歲。

正統七年壬戌，先生年十五歲。

正統八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

正統九年甲子，先生年十七歲，母年四十。

正統十年乙丑，先生年十八歲。

正統十一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

時事：五月二十六日，祖母呂氏卒。年七十二。《白沙家譜》：「母性端重，不妄言笑。」

正統十二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

弱冠充邑庠生。其師某見其文曰：「陳生，非常人也。」《行狀》。九月，中鄉試第九。

正統十三年戊辰，先生年二十一歲。

入京赴春闈。四月，中副榜進士，告入國子監讀書。正統十三年，總裁侍郎高穀、侍講甘寧明。《貢舉考略》。

正統十四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

時事：八月十六日，帝北狩。九月，帝弟郕王即位。

時事：十二月初五日，祖父渭川公卒。年七十四。《家譜》：「公生洪武九年八月初二日，卒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年七十四。」而先生《世賴堂銘》云：「我祖渭川，七十八年漢陰抱甕。」是多四年矣。疑八字乃四字之誤。

景帝景泰元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

時事：八月，英宗歸京師，入居南宮。

景泰二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

時事：七月，門人梁儲生。

本集《乞終養疏》：「景泰二年，會試下

第。」

景泰三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

時事：二月十九日，長子景雲生。

景泰四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

景泰五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母年五十。

時事：以陶魯爲新會縣丞。

八月，陳生中戊辰乙榜進士。篤漆雕之信，復淹吾館。每誦鯉庭之永隔，感孟機之多違，聞者動心焉。家僮之返，予爲大書「孝思」，題其白沙之堂。又曰：伯氏朝夕爲我申其説於定省之餘，亦足稍慰倚閭之況云。吳康齋與弼題《孝思堂記》。陳白沙自廣東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何從到孟子門下？」《明儒學案》吳康齋條。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其後賀黄門於白沙亦然。《廣東新語》。予少時聞白沙先生學於吳康齋先生。吳先生無講説，使先生劚地植蔬編籬。吳先生或作字，先生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者數月而歸，竟無所得於吳先生也。楊起元《白沙語録序》。按以上三條與《行狀》迥異，當以張《狀》爲有據。楊云無講説，尤與先生自述語顯然相背。本集《與趙提學書》：「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不講，然未知入處。」《書蓮塘册後》：「予與婁克貞同事吳徵君。予以景泰甲戌游小坡，與克貞先後至。」按《一統志》：「陳獻章從吳與弼游在正統間。」誤。《書玉枕詩話後》：「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人物而近遺康齋何也？予年二十七遊小坡，聞其論學由濂、洛、關、閩以

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按吴與弼，字子傅，也稱康齋先生，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慨然向慕。天順元年徵赴闕。又云：其門人最著者：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日胡九韶謝復鄭伉》。婁諒，字克貞，上饒人。少有志，絶學。聞吴與弼在臨川，往從之。一日與弼治地，召諒往視，云：「學者須親切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身親之。王守仁少時亦嘗受業於諒。俱《明史·儒林傳》。

景泰六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

先生之學，激勵奮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不至城市。朱英時爲參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户讀書，益窮古今典籍。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載籍。」遂築臺，名曰春陽，❶静坐其中，足不出閫者數年。《行狀》。按朱英，字時傑，桂陽人。景泰初，爲廣東右參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任，撫凋瘵流亡，立匀徭法，十歲一更，民皆稱便。天順十年，巡撫甘肅。冬，總督兩廣。《明史》本傳。本集《與趙提學書》：「僕從吴聘君學。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也。謂此心此理未有脗合也。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静坐，然後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惟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❷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如水

❶ 陳獻章築春陽臺爲讀書所，這一記載不見本書正文，而見於本書附録及其他記載。各本對這一臺稱説不一。較早的本子，如羅本、林本、高本、蕭本等附録中未出現春陽臺名。較後的本子，如何本、碧玉本作「春陽」，而底本作「陽春」，《明史》及《明儒學案》引作「陽春」。孰是，待考。本書附録時，各依原貌。下不出校。

❷ 「御」，原無，據本書補。

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此乎！』」《龍岡書院記》：「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汩没於聲利，支離於粃糠者，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業，從吴聘君游。然後益歎迷途未遠，取向所汩没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坐小廬山十餘年，足不踰於閾。」與劍水黄琥交，嘗宿其家。按本集《肇慶府城隍廟記》云：「予曩從吴聘君遊，往來劍水，嘗宿其家。」詳弘治九年。從學吴聘君。後，習靜春陽臺十載。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先生墓碑》。

景泰七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

先生初築春陽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廢也。《明儒學案》白沙條。

坐春陽臺，家人穴壁饋飧。《雒閩源流録》。

景泰八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

時事：正月，英宗復位，改元天順。二月，景帝崩。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

時事：五月，徵處士吴與弼爲左諭德。

天順三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

天順四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

天順五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

天順六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

時事：本集《輔城記》：「是年，廣西寇大至新會城下，劫掠居民。縣丞陶魯方捍盜他邑，聞報馳歸，慟哭，率父兄子弟討賊，築輔城以禦之。」《書思德亭碑後》：「昔壬午之冬，寇忽大至。此吾與父兄所共見也。」按陶魯，字自强，成子，鬱林人。以父廕爲新會丞。天順中，遷知縣。累官至湖廣布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兩廣倚之如長城。欽定《大清一統

志》。

天順七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

時事：新會縣丞陶魯陞知縣。

時事：原配張氏卒。按成化八年，繼娶羅氏。《請期啓》云：「始者，曠十年而莫遇。」又《先室墓志》云：「卒葬孔家山。」疑張氏卒於是年。詳成化二十三年。

天順八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母年六十。

時事：正月，帝崩，太子見深即位。

時事：六月十六日，禮部侍郎薛瑄卒。年七十六。按先生謚文清，長於白沙三十九年。《明儒學案》次文清於白沙之後，非也。本集詩：《初秋夜》五律二首。自我不出户，歲星今十週。按以上十年，皆在春陽臺。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八歲。

時事：冬，新會知縣陶魯從總督韓雍破大藤峽賊。

成化二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

時事：永豐羅倫及第第一。五月，貶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丙戌廷對第一，授修撰。會李文達奪情，疏奏，落職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歸金牛山。學者稱一峰先生。《明儒學案》。

時事：門人上海陳肅來從學。陳肅與陳子讀書國子監，因師事之。《門人録》。

時事：門人增城湛若水生。

講學之暇，時與門徒習射禮。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處之超然。時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雅重先生，勸亟起，毋詒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㫤、賀欽輩，皆樂

從之遊。欽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捧硯研墨。《行狀》。邢讓，字遜之。成化二年，遷國子祭酒。《明史》本傳。莊先生，諱昶，字孔暘，號木齋。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與之交者，皆一時名儒，如陳白沙先生、羅一峰其尤也。湛若水《定山先生墓志》。周蕙門人薛敬之，渭南人。從蕙遊，雞鳴候門，啓，輒灑掃設席，跪而講教。憲宗初，以歲貢入國學，與同舍陳獻章並有盛名。《明史·儒林傳》。本集《湖山雅趣賦》：「丙戌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嶺而北涉彭蠡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峰，入杭觀西湖。」又云：「客有張環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歌。」《乞終養疏》：「國子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先生日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下，朝往夕返不少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侍郎尹某聞而賢之，遣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往竟不納。《行狀》。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力辭。本集引《明史·儒林傳》。

本集詩：《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五古。全録：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説經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賢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爾來十六載，減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强。辟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兹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成化三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

時事：是年春，先生南歸。章懋贈詩：「有美

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棲四十春，遺編自探索。」謝文祥贈詩：「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按二詩見本集《附録》。謝文祥，耒陽人，天性峭直。與羅倫、莊昶善。授御史。數上封事，直氣動臺端。《大清一統志》。謝文祥謫南陵縣丞。劉大夏、陳獻章俱壯其節，贈之詩。《氏姓譜》。

時事：□月，召羅倫還，復爲修撰，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明史》本傳。

時事：十二月，杖謫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昶。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授修撰。與同官黄仲昭、莊昶諫上元燈火，杖闕下。後講學楓木庵，學者稱曰楓木先生。

成化四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

時事：是年，先生復入京師。

本集詩：《九月送吴廷介歸開化》七絶。

序：「戊子秋，開化吴廷介縣博校文於我省，念太夫人初度之辰在十月十八日，撤棘之後趨歸。爲壽詩以送之。」

成化五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

時事：門人東莞林光會試下第。

時事：八月，下刑部郎中彭韶於獄。

時事：十月十七日，吴與弼先生卒。年七十九。《明儒學案》。

時事：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先是，先生寓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虚日，既而某科道被劾，疑出先生，故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脱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官，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謡。群公往慰之，先生大笑。莊昶曰：「他人戚戚太低，先生大笑太高。」其居神樂觀也，北士粗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之。」及見先

生，口噤不發一語。《行狀》。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二。《萬姓統譜》。 成化己丑，今布政周孟中時同遊太學。《行狀》。本集《乞終養疏》：「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按先生凡三上春官。《鳳洲筆記》七上春官，誤。《跋張聲遠康齋真蹟》：「成化己丑三月，行李出京，是日次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鍈一見驚絶，聞閱之竟日不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按析木，即今京畿，屬大興縣。鍈，詳《門人考》。 五月二十一日，至南京見羅倫。二十四日，羅倫有《送白沙先生詩序》。本集《告羅一峰墓文》：「成化己丑夏，予遇先生於南畿，盍簪之懽，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去。」羅文毅公倫指切時事，忤旨落職。未幾，商文毅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先進遺風》。《跋康齋真蹟》：「己丑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師尚無恙也。」按清江縣屬江西臨江府。 秋，歸自京師。南歸，杜門却掃，潛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行狀》。《復趙提學書》：「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出門。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與張憲副廷學書》：「僕自己丑得病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齒髮都耗，精力寖衰。而老母粗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畢。」《與陳剩夫書》：「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

成化六年庚寅，先生年四十三歲。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正、

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陳獻章臺諫。」忤旨切責。《明史》本傳。本集《夢記》：「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按《夢記》凡二條。第一條云庚寅秋，第二條加一「又」字，別起一行，云三月。若同是庚寅，則當以三月爲上條，秋爲下條。今春秋倒置，豈既庚寅秋作而後追録前三月之夢耶？抑同是夢記，而三月一條非是年所作耶？《尋樂齋記》：「五年，伍光宇始構亭於南山之巖。明年，復於吾第之左，結草居三間。」《夢記》：「庚寅秋，距予自京師歸適一載。是夕天氣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臥，夢與應魁殿元、克恭同行。」秋，《誄潘季亨詩序》：❶「季亨之交於予十六載，意篤而業不光。一旦棄我而死不塞望矣。吾所以不能不爲之慟而深憾於平日也。卒於成化庚寅，年三十八。❷屬纊之秋，適林緝熙自寶安來，覽予詩而哀，故亦同作。」《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太守今進秩憲副使。」孔鏞，長洲人。成化六年，按察副使。阮《通志》。九月，作《李文溪集序》。十二月，作《東曉序》。何子隱，南海人。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按何潛，《南海志》缺載。予邑西南四十里萌頭蔣山有阮公蘭亭墓碑，有曰：「君爲外兄弟，誼不可辭。」是何與阮爲戚。屬文凡二百五十餘字，惜殘缺者已五十許字。末署：「庚寅十二月既望，盧江何潛書。」蘭亭，榕七世祖也。東曉事莫考，僅見先生此序及此碑耳。書法秀勁高妙。碑詳《新會林志·金石》。秋，門人張鏌書來求跋康齋先生真蹟。

❶ 《誄潘季亨詩序》，本書除碧玉本同題外，各本俱作《誄李亨詩序》。

❷ 「八」，原作「六」，刻誤，據本書改。

《與祝主簿書》：「未拜一顧之勤，此既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祝鐸，浙江宣平人。《新會林志》。

本集詩：《伍光宇卜築白沙爲讀書之所》七絶二首，《吴村弔莊節婦墓》五律二首。

成化七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

時事：十月十八日，伍雲卒。

二月，代兄作《聘啓》。按啓内云「尊親家鄭處士」，疑即鄭文吉也。

本集《送李山人詩序》：「成化辛卯春，永豐李立武過白沙訪予。」

《與胡僉憲提學書》：「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承諭欲來新會。予久臥衡茅，未欲進拜，則有其説。布衣鄙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愛，恐不自重，以爲門下辱。」胡榮，新喻人。成化七年，任按察司僉事提學。阮《通志》。《與庠中諸友書》：「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又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青燈叙舊。」又云：「諸君方急於秋試。」

《與伍光宇書》：「賤軀百病交攻，近過胡按察，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驗。但應接事煩，工夫不精。今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老母，借尋樂齋静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九月作《緑圍伍氏族譜序》：「辛卯首夏，光宇疾大作。九月，予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絢、伯兄裕，咸申之曰：『絢等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聞之，病亦尋起。」伍光宇君於白沙築臺曰尋樂。自庚寅冬至明年首夏，凡四月

日在尋樂。卒年四十七。作《尋樂齋記》。按《記》云：「明年而光宇死。」是齋建於伍生前而記作於伍死後。《送張方伯詩跋》。張瑄，江浦人。成化四年任布政使。阮《通志》。十二月，代兄作《請期啓》。凡二篇。

成化八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

時事：九月三十日，餘姚王守仁生。

時事：娶繼室羅氏。

正月二日，作《奠伍光宇文》，命子景雲往南山伐之。本集《代兄與李宗書》：「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室家之願，實吾子之惠。某以序次當爲主人，不得詣吾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終賜愛焉。」《與僉憲胡提學書》：「野人有婦亦以伐井臼之勞而已。明日昧爽以此婦見祠畢事，即趨行臺拜謝。」二月，豐城友人某以吴康齋先生訃至。按康齋先生實卒於成化五年冬，至是始聞訃也。《雜詩序》：「予辛卯九月以來，絶不作詩。今年四月，予病小愈，扶杖出門，俯仰上下，欣慨於心。師友代凋，知己悠邈，不可爲懷。積旬得詩若干，此外又有《聞蛙》、《聞鵲》、《示跛奴》、《詰李翁》、《送西賓》等詩。晦日，序之用示兒子。」六月戊寅，作《告伍光宇文》。□月，爲外兄何經作《處素記》。十二月，作《番禺何廷矩母周氏墓志銘》。本集詩：《壬辰九日圭峰作》七律。

成化九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

成化十年甲午，先生年四十七歲，母年七十。太夫人老耄康强如壯。先生顧常多病，常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終，故自太夫人七十以後，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行狀》。

時事：三月，罷兩廣總督韓雍。據《帝王年

表》。《明史》本傳作九年。

時事：秋，漳州布衣陳真晟卒。按《明史·儒林傳》，真晟卒於成化十年。《明儒學案》亦云十年。年六十四。

時事：九月，門人南海陳庸、番禺張詡、順德梁儲、樂昌鄧球同領鄉薦。

本集《與吳惠州繹思書》：「僕生嶺左四十有七年。」吳繹思，莆田人。成化中，守惠州，涖政果斷，增修諸邑學宮，衆務咸舉。《通志》。《與韓知縣書》：「執事前在敝邑，日月不多，未究所蘊。去之順德，雖云異治，固尚在此邦之内。」

韓昇，浙江秀水人。成化八年任，凡一年。《新會林志》。按《順德志·職官》缺昇名，或署事也。

本集詩：《代簡答羅一峰殿元》五古。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

十二月，《題馬默齋壁》七古。

成化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

時事：以曹偉知新會縣。曹偉，湖廣京山人。監生。成化十一年任。《新會林志》。

時事：十月，以朱英總督兩廣。《通鑑輯覽》。

蕭子鵬聞康齋講道，往師之。康齋没，以陳白沙得康齋之傳，卒業於門。別歸贈詩云：「玉峽蕭郎海上來，海邊雲氣擁樓臺。峽中亦有樓臺擁，始信蕭郎海上回。」《萬姓統譜》。蕭子鵬，字宜沖，新淦人。按九曜石有成化乙未秋，新淦蕭子鵬六言草書。《粤東金石録》。本集《與羅一峰書》：「《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峰叙》并諸作實有意思。」作《容處士墓志銘》。《與陳秉常書》：「秉常不春試，永豐之使不在吳璉，秉常幸圖之。一見羅殿元亦不枉了。」《與胡提學書》：「奉别忽已踰年，昨生員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

庵、丘蘇州書，知先生安佳。某近以人事過煩，自汗時發，閉齋偃臥，絶去應酬。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小兒自羊城回，乃知先生自梧州還。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舊歲莆田舉人林體英來訪白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按《南海志·金石略》：成化八年十一月，胡榮書《濂溪書院記》曰：「天順癸未，予提學來廣云云。」先生與胡公此書，今以《明史·陳真晟傳》考之，故入是年，豈成化十一年胡公尚在廣東耶？

《與張東白内翰書》：「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可歎。」張元正，字廷祥，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萬姓總譜》。

補詩：《夏贈陳秉常容彦昭易德元使永豐謁羅一峰》。夜發白沙口，席影江門月。洋洋一峰倫，望望何時接。男兒亦何事，料理經事業。千載曲江祠，中間可停楫。按詩見《鶴山縣志》，本集缺載。❶

成化十二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

時事：□月，門人番禺何瀞來從學。

時事：以朱英總督兩廣。阮《通志·職官表》。

時事：六月十二日，長子景雲婦梁氏卒。年二十一。

本集《復趙提學》第一書：❷「奉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爲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游之日也。」又云：「都憲公按謂朱公英。雖未見顔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按阮《通

❶ 按已録入詩文補遺一。

❷ 按本書爲《復趙提學》第三書。

志》：「趙瑶，晉江人。成化十二年，任提學僉事。」本傳云：「教有根本，士習丕變。」考之本集，有《陪趙提學厓山詩》。又《厓山志》有趙瑶詩。作《恩平學記》。

本集詩：《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場變化》五古。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

成化十三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

時事：厓山大忠祠成。按《新會王志·編年》：「成化五年，建大忠祠於厓山。」又考羅倫《大忠祠記》後云：「成化十三年丁酉，五月己酉，新會知縣曹偉立石。」疑創於五年，立石於十三年也。按白沙陳獻章倡議立大忠祠，始成，母林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又白沙求大忠祠碑於石工，其人宿祠下，夢神指之，曰趺在是。往求之，果得趺，若夙成者。因作詩紀之。《厓山志》。

時事：九月，門人新會周京領鄉薦。

時事：建貞節坊。儒士陳琮妻林化，獻章母也。年二十四孀居，貞節孚内外。姑吕氏性端重不妄言笑，家人奉若神明。林事之二十餘年，未嘗一見怒色。成化十三年，詔旌其門。阮《通志》。

本集《書思德亭碑後》：「成化八年夏，陶公由吾邑長進秩僉憲。六年考滿如京，諸父兄攜《思德碑》請文以贈。」按《世烈録》：「成化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六日，敕陶魯爲按察副使。」蓋敕在十二年十二月，進京在十三年也。《送羅養明還江右序》：「永豐羅養明丁酉春，承一峰先生命來白沙。一峰賢者也，而養明其愛弟，與語連日夜忘倦。律詩二首以贈。」《與張憲副廷學書》：「京師一别，逮今六年。」張誥，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丁酉，陞廣東按察副使。阮《通志》。

本集詩：《登陶魯壯哉亭》五律，自注：「弘治元年，閏正月，閲丁酉舊稿，以遺守祠者。」《三贈文都》七律，小住江門五十年。《承張方伯報旌表家慈書至》五律，《示建貞節亭役

者》七絕，《病中寫懷寄李九淵》五古。五十始云衰，三四謝春冬。

成化十四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

時事：四月，門人順德梁儲會試第一，南海李祥同榜。

時事：九月二十四日，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明儒學案》。

成化十五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

時事：□月，以丁積知新會縣。丁積，字彦誠，號三江漁樵，江西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至，即師事陳獻章。《明史·循吏傳》。

時事：四月二十日，處士東莞林彦愈卒。年六十五。門人林光之父。

陳白沙書《勇敢祠記》，按察副使陶魯撰記。成化十五年己亥十月望日，知縣丁積、指揮倪麟立石，太學生邑人陳獻章書丹。《粵東金石略》。本集《復趙提學書》：「一峰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峰者。」冬，作《吴川縣城記》：「經始於成化戊戌之秋，越明年始完。父老遺生員李淩雲走白沙謁文記之。時江梅始花，予與二三友登碧玉樓望厓山慈元廟新成，與大忠祠相映。顧謂淩雲曰：『是公按謂陶公魯。與今都御史東山劉先生之所作也。』」十二月，作《林彦愈墓志銘》。

本集詩：《和梅侍御見寄》五古，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輓竹齋》七絕，屋裏沾裳羅一峰，門前又報竹齋翁。《羅一峰輓詞》七律三首，《贈馬龍如湖南奠羅一峰先生》五古。去歲秋在季，文星墮西江。又：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補詩：《登厓山觀奇石》長年碑讀洗殘潮，□□還□野火燒。來往不知亡國恨，只看□石□□□。白沙陳獻章。成化己亥年□月□日。按石刻

在匡山王忠祠。本集缺。❶

編次陳白沙先生年譜卷二

新會後學阮榕齡竹潭編

成化十六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

時事：四月，縣民謀亂，知縣丁積、指揮倪麟擒誅之。《新會王志》。

時事：七月二十二日，孫畹生。景雲子。

本集爲陶公魯作《電白儒學記》：「以成化己亥三月始事，越明年八月釋菜。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書。」

本集詩：《庚子元旦》五律，《題應憲副真率卷》七絶，春風回首黄巖會，醉插花枝少一人。應欽，浙江黄巖人。成化十六年，任按察司副使，凡一年。阮《通志》。《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七古。

成化十七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

時事：春，門人番禺張詡來從學。

辛丑，❷彦誠來尹古岡三年，爲樓於治之北，始於成化辛丑三月，踰兩月落成。石齋先生名曰游心樓，賦五韻。予過白沙，丁尹來拜，求爲記。林光《游心樓記》。書敬義碑。新會又有白沙書「敬義」二字碑。字逕一尺五寸。成化辛丑夏五月，知縣丁積命工立石。《粤東金石略》。本集《送容一之如永豐詩序》：「丁侯景仰一峰羅先生，於既没乃以容貫充祭使。云當自永豐東走金陵，謁木齋莊先生於江浦。」按一之與范用能同往。《復江右藩憲諸公書》：「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

❶ 按，已録入詩文補遺一。

❷ 「辛丑」，原作「丁丑」，刻誤。

陳，輝映茅宇。諸公希世偉人也，復名書院，希世偉事。僕生於海濱今五十四年矣，未始聞於天下有如是之事，於乎盛哉！」

《贈李劉二生還江右詩序》：「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參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爲己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遣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李生、劉生俱東白門人也。留且彌月。予既返諸公幣，爲詩以別之。是日憲副陶公過白沙，邑長丁侯、鄉諸士友各賦詩以贈。」陳煒，號耻菴，閩縣人。在江西平反疑獄，具有實蹟。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陳琦，字粹之。按察江西，提躬刻苦，行部以乾糧自隨，所至飲水而已。《廣輿記》。祁順，字致和，東莞人。使朝鮮，金伎之奉，一切麾却。互詳《門人考》。張元正，見成化十一年。閔珪，烏程人。成化十六年，任按察使。袁道，字德純，吉水人。成化年，任巡按御史。

《復彭方伯書》：「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執事手書。繼又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輝煌。太守執卑宣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斯人以執事爲司命，執事之舉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全無抱負。好事相傳，類多失實。矧今自汗又作，俛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伏惟察僕之志而弗强焉，幸甚。」彭韶，字鳳儀，莆田人。成化十四年，官廣東左布政，後薦

陳獻章於朝。十八年，調貴州布政，父老涕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總督朱英贈詩云：「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臥轍鳥聲酸。」終刑部尚書，謚惠安。參阮《通志》。

《與朱都憲》第一書：「□月十八日，❶遣使降臨，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病六七年來，每遇疾作，徧身自汗，或連數月不止。而母氏年益高，是以未能出門耳。」又云：「辰下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按此書本集倒置第二。會總督朱公英於梧州。《與朱都憲》第二書：「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僕之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説，且令回自決之。僕若負芒，避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俱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跼蹐也，況諭之以薦進之説乎？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勖。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敢舍孟而學韓也。」

本集詩：《辛丑元旦》七律，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又：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鴻鈞。《游心樓爲丁縣尹作》七律，《重贈張詡》七律，《次韻陳冷菴僉憲見寄》七絶三首，五十四年居海濱，偷將水月洗心塵。《中

❶「第一書」，按本書卷二《與朱都憲》，爲第二書，「□月十八」作「今月十八」。下文第三書爲第一書。

秋夜示江右李劉二生》七律，《木犀開時江右李士達劉希孟已去容貫范規江浦未還有獨賞之歎》七絶，《別意》七絶，《九月先子忌日》七絶，五十四年天頗定，諸孫羅列拜成行。《曉過金洲》七律，行人拍手笑天公，十月江湖未朔風。《望頂湖山》七絶，《小湘峽食嘉魚》，兩山斷處小湘峽，十月嘉魚出水鮮。引滿阿儂生日酒，微吟空記屬牛年。小湘峽在高要縣西二十里。《肇慶府志》。《悦城》五律，舟航乘夜發，雲日入冬晴。《自三洲還至禄步村》，《夜過三洲巖讀濂溪題名示諸生》，《三洲巖聞虎》，以上俱七絶。《寄題三洲巖》五古，《和尚石》五律，按《肇慶府志·流寓》：「陳獻章，字白沙，曾游康州，愛其形勝，多有題咏。」志稱字白沙，誤。德慶州在唐宋時爲康州。《蒼梧寄陳庸時館潯州》七絶，《題林良爲朱都憲寫春曉圖》七絶，林良，字以善，南海人。爲藩司奏差畫翎毛，有巧思。布政使陳金假人名畫，良顧指摘。金欲撻之，良自陳其能。試使臨寫，驚以爲神。自此騰譽。《南海縣志》。《經坡亭》七絶，坡亭在縣東北五十五里。《鶴山縣志》。《問厚郭胡父子起居於其鄉人蘇某》。序云：「胡君名全，先師康齋先生女夫也。其子曰寧壽。景泰甲戌，予游小坡，與君父子同處先生之門。時寧壽方七歲，工於筆硯。今二十又七年矣。」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於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按此序碧玉樓本缺，今從何氏本補入。附録：《雙鳳石》七絶二首。自注：「族子冕以詩來索題。」按此詩非作於過肇慶時，故附録之。

成化十八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

時事：春大旱，知縣丁積於圭峰絶頂禱雨，三次，雨足乃止。本集《丁知縣行狀》。

時事：以陳選爲廣東右布政司。詳後二十二年。

時事：餘姚王守仁如京師。成化十八年，先生

十二歲。祖竹軒攜先生如京師。明年，就塾師於邸中。《陽明年譜》。

時事：是年秋，應薦入京。

白沙書《游心樓記》。《記》是林光緝熙撰，而先生書之，成化十八年壬寅二月也。《粵東金石略》。壬寅，廣東左布政彭韶上疏略曰：「國家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禄，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聞，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久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已遂起。《行狀》。白沙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於朝，此實好賢之篤也。然使白沙起而任事，得毋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安知不有閔仲叔之恨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正不必强之出也。不識吾兄以爲如何？何喬新《與彭韶書》。喬新，南城人。仕終刑部尚書。性剛介，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謚文肅。《廣輿記》。按《明史》、《明詩綜》、《題名碑録》俱作江西廣昌人。彭從吾首薦，朱郴陽再薦，不揆小子默致力於其間。林俊《祭白沙祠文》。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歷事。四朝抗疏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明史》本傳。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韶薦白沙陳公甫於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

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是而學既成矣。人不知吾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也,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膺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傳説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民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而亦不忍歸曲於上下,以求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所司勸駕,先生徐白其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玆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其必有以處之矣。韶忝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遺。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絶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術周才亦足,知崇禮愈卑。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聲名滿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顔嬉。有司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天聽,納牖契神機。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玆。」及彭公疏梁芳有弟擾鄉,有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

一切，鳶飛魚躍在我。知此者謂之善，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之意，蓋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雙槐歲鈔》。白沙爲彭韶朱英薦於朝。當時以隨牒待之，而縣至於取脚色。故有詩曰：「蕭蕭白髮映春漪，脚色年年自不知。滿眼江山難具報，只將年月載公移。」就程時，别英，英以出入甬道禮之。門人李輔詩云：「曾向江門弄鈎絲，海風吹浪潑蓑衣。忽驚天子黄麻詔，打破先生白鷺磯。」蓋譏之也。至都，宰相待之殊薄，白沙悔之。因讀林和靖詩云「廟堂不坐周公旦，何處山林有鹿麋？」遂歸。《楚庭稗珠》。按當時朱總督彭布政既共薦之，且是時丁公爲知縣，方以師禮奉先生而先生避之，安敢有縣取脚色之事？默齋偶未考《白沙集》及各史志，故妄爲是言耳。至於讀和靖詩，不知何據而以爲在赴召時在京作也。李輔詩亦未可附會爲譏師不恭也。

壬寅，别朱都御史於蒼梧也，英預約束隨參官，俟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曰：「自古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乎？」《行狀》。

成化壬寅九月，陳獻章公甫應召赴京。道過南安，太守張汝弼欲用曹參禮盍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以受。陳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亟辦，容與數日耳。」張不能强。《新會林志・雜録》引《玉枕詩話》。北行時，不能别太夫人，欲仿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耶？」兄弟泣争，義感行路。《行狀》。徐積，字仲車，少孤，事母孝。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東都事略・卓行傳》。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行

狀》。白沙初應聘，至廣州，由城南至藩臺，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廣東新語》。訪何子有於羊城。《味月亭記》：「予被徵過郡，通名於子有之廬。」再會總督朱公英於梧州。遍考本集，先生凡兩次見朱總督於蒼梧。一在成化十七年冬者，以《小湘峽》、《生朝》諸詩爲據。一在十八年秋者，以《行狀》「壬寅別朱都御史」及「蒼梧歸，煩暑爲災」及《大水》、《水悶》諸詩爲據也。本集《禱雨祭五方神文》，《禱雨告各神文》，《禱雨文》。以上三首，俱代丁知縣作。《書潘季亨墓志銘》，成化十八年夏五月，同邑陳獻章公甫撰並書。據墓志石刻。作《朱夫人墓志》：「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按夫人即朱公英配。《與朱都憲》第三書：「去年秋，自汗纔息，因得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必欲驅此羸軀，行於風波，萬一不虞，雖悔何益？」《與張廷實》第一書：「蒼梧歸，人事益冗，煩暑爲災。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既。」《書玉枕山詩話後》：「成化壬寅九月二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横浦驛讀東海先生《玉枕詩話》，秉燭書此蘇君卷中。」十月，過永豐，有《告羅一峰墓文》。十一月，過永豐，有《祭先師康齋墓文》。十二月，作《恩平儒學記》，成化十八年壬寅冬十二月，古岡陳獻章公甫爲縣令莆田翁儼撰。《粵東金石略》。作《新遷電白儒學記》。按《記》云：「己亥三月始成，明年八月舍菜。」又云：「韓君來守是邦，乃具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題。」下注云：「成

化壬寅十二月作。」考壬寅赴召，當十二月時已在江門將至南京。蓋具幣來請在庚子間，而電白、恩平二學記皆作於途間也。本集詩：《立春日呈丁縣尹》七律，浮生五十五回逢。《元夕》七律，《禱雨呈丁知縣》七律，《丁侯約遊圭峰齋次以病不果》七律，《聞方伯彭公上薦剡二首》五律，《舟經西樵》七律，却望蒼梧在何處，東籬今負菊花叢。《至陳冕家》五律，《金洲石》五律，《金洲別陳冕》七絶，木棉花下進舟遲。《古椰寄周京》五律，入水魚龍喜，懷山草木愁。《古椰道中有懷》七絶，《水悶》七律，本集缺。《過端硯坑》七古，《大水浮舟至七星巖頂題其上》七絶，《別蒼梧席間呈謝大參段都閫》七古，蒼梧城中三日雨，曉坐肩輿辭兩府。謝瑀，字叔和，閩清人。官廣東布政。以廉能著。阮《通志》。《出肇慶懷馬元真》七絶，細雨秋江看木棉，羚羊峽尾七星前。《留別諸友四首》七律，自注：「時赴召命。」《示兒六首》七絶，吾觀日夜傷離別，❶争得肝腸冷落時。五十年來如夢覺，臨岐更出示兒詩。《石門次林緝熙韻二首》七律，與君傾蓋定前言，來往青山十五年。老我白知難用世，勞君相送過貪泉。孤舟昔繫飛來寺，白首重來十四秋。按先生有《世卿寄示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舊律詩復用前韻答之》。其詩用秋、牛、休、由韻，與《次緝熙》第二首同韻。蓋赴召時，緝熙送先生北行，取道石門後別緝熙詩也。《濛裏驛呈送行諸友》，相隨征路二旬餘，笑指前山別老夫。按濛裏驛在英德。《南雄讀羅一峰書院記》，《度嶺》，千尋松下看流水，十八年中度嶺人。《横浦橋》，隔河騎馬是何人，下馬問訊張東海。《濂溪臺》七絶，《金鼇閣》七絶，《次韻張東海》七律，《南安贈龍溪李知縣》七律，玉枕山前逢使君。

❶「觀」，本書作「親」。

《夜書南安店壁》六言絶，千里紅塵倦客，幾年白髮衰翁。《玉枕山和南安太守張汝弼》，一枕秋横碧玉新，金鼇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　白沙應召，道出南安。太守張汝弼頗以白沙出山爲非，欲尼其行，白沙不可。白沙製《玉臺巾詩》，與汝弼頗相譏諷。白沙作《玉枕山詩》，汝弼復之曰：「客囊羞澀客衣單，那有黄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著，雞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跋之曰：「東海、石齋，大家不睡，笑殺陳圖南也。」《列朝詩集》按先生苦心屢辭薦書之故已瀆，詳於與朱彭二公之書。其後朱公復恐先生終不起，告先生曰：「某已具疏，末云『臣已促某就道矣。』萬一先生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遂起。乃東海以出山爲非，且欲尼其行，烏有東海覿面石交猶不諒？當日不得已，情勢如此，且行李已至南安，遲遲誑君之語，東海何不聞焉？此等迂濶妄撰，乃錢牧齋僞言也。《題雲嶺》，路傍指點一峰墳，一老西巖坐白雲。盡是唐人詩境界，千林紅葉訪徵君。《題劉主事挽册》，里中新有一峰墳。《贈劉進夫還永豐兼寄羅養明楊榮夫羅清極湖西諸友二首》七絶，淦州銀燭照離情，書舫行人一月程。按此詩當在新淦作。蓋過永豐即新淦也。清極，一峰子。《過康齋墓》七律，《與豐城知縣王本儉》七絶，劍水相從梅始花。按劍水在豐城縣。《宿迴龍寺》，酒醒迴龍欲二更，迢迢秋漏徹江城。何須不理東湖梓，徐孺亭前月自明。按迴龍在南昌府城。東湖在府東南。按又有《迴龍寺夜坐》五律，乃昔年入京詩，非壬寅作。詳見本集《書玉枕詩話後》。

成化十九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

時事：　按察副使陶魯入京。按《世烈録》：張弼送憲副公入京詩云：「此去金臺試回首，平胡自有霍嫖姚。」自注：「蓋寫借寇之心耳。陳白沙在京爲我同較量。」

時事：　九月，門人新會黄佐領鄉薦。

十九年正月，白沙先生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揚州。湛若水《莊定山墓志》。往年，白沙過予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

予言爲謬，亦不以予言爲是，而謂予曰：「此吾緝熙林光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明儒學案》引《莊定山要語》。正月□日，會婁謙於白馬菴。婁謙，字克讓，上饒人。督兩畿陝西學政，躬行實踐，士類風動。時汪直擅威福，謙絶不與通。《廣輿記》。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鋭具人船往護，極禮意之隆。《行狀》。平江侯瑄曾孫鋭，成化初自兩廣移鎮淮陽。十四年，章數十上。《明史・陳瑄傳》。三月三十日到京。先生初聘，到京時，公卿大夫日造其門數百，咸謂聖人復出。《嶺南名勝・白沙釣臺記》注。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云『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禄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明儒學案》夏尚樸《浴沂亭記》。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獨坐，即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明儒學案》引《涇野語録》。林司寇俊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楊園集・近古録》。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瓊山邱公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雙槐歲鈔》。本集《瑞鵲卷》序：「成化十九年，予薦徵入京，過江浦，訪孔暘莊先生。先生送予揚州，偕行至六合縣，經宿而去。當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互詳弘治三年。《書蓮塘書屋册後》：「成化十九年正月，予訪友莊定山於江

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菴，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與予同事吴聘君，予來京师，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往還。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臥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勝會也。侍御示予《蓮塘圖》云。」三月二十三日，《與鍾百福書》：「近來濟寧會潘留鶴先生，益知吴錦衣之爲人矣。百福在江湖多交好人，李承恩旦夕當見。前在平江，辱知待之厚，皆百福所賜。舍姪未至，姑少俟灣上，數日後方入城。去就既定，五六月間或再與百福會淮上，又幸也。寓張家灣。鄉末陳某再拜。」廣東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能書。淮安平江伯陳公鋭辟居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召游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游。已辦蜀州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　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峰頭住一年。」《蓉塘紀聞》。按先生《讀世卿蓋卿挽五羊鍾狂客》卷末云：「萬里平江能送我，十年燈火夢淮陽。」自注：「平江伯陳公嘗致狂客於幕下。」「鍾禧，字百福，順德龍江鄉人。與李承箕友善，及卒，承箕挽焉。白沙亦倚而和之。」《順德縣志》。又按《廣東詩海》張詡有《送鍾狂客應薦北行》七古一首、七律二首。考阮《通志》及《順德志》，俱缺應薦事。潘琴，字舜絃，景寧人。邃經博史。天順丁丑進士，歷興化知府。乞休，作《招鶴詩》：「寓意家居攻學齒，德隱然爲東南望。」卒年九十。《浙江通志》引《招蒼彙紀》。按先生有《與潘舜絃書》。本集末附潘琴別先生詩。

《送李世卿序》：「弘治元年，世卿訪予於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按都憲名田，世卿叔父。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予既書克讓《蓮塘圖後》，蔣世欽繼以大塘書屋

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謝恩疏》：「八月二十六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乞終養疏》：「臣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吏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至五月二十五日，蒙吏部題，奉聖旨：『考試了，量擬職事。』臣時方在牀褥，未能就試，即令姪陳景星赴通政司轉行本部，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赴部聽試，立步艱難，因續具狀，再延旬日。耳鳴痰壅，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睹，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气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且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鶩虚名、飾虚讓、趦趄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❶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憂母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有司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

❶「書」，原作「試」，刻誤，據本書改。

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者也。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懼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内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乞敕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九月初四日，奉旨：「陳獻章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先生時在牀褥，不能行動，乃遣姪景星具《謝恩疏》於鴻臚寺。遂南歸。《謝恩疏》。授翰林檢討，先生表謝不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行狀》。按先生《懷故友張兼素》云：「萬里長安看我病，夜闌兩馬出攜鐙。如今只有西涯在，宿草江邊露滿塋。」是時兼素亦在京。李某，即西涯李東陽。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令公就試吏部。《應詔録》引《徵吾録》。按李賢，南陽人。成化十九年，廣東舉人陳獻章被薦授翰林檢討，而聽其歸，典禮大減矣。《明史·選舉志》。舉人陳獻章，

布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自是屢薦不起。御撰《通鑑綱目》。　按此檄實尹某報昔年遺子從學，先生力辭，夙怨也。事詳《行狀》。　九日，與張兼素同飲慶壽寺。見本集《菊節後》五律自注。《與鍾百福書》：「今日行李著舟，以某百户未至不得發，專此馳問來否。河流將凍，歸心如火，此使還即發舟矣。十九夜，滁縣舟中秉燭簡上。」《與鍾百福書》：「長路相思，如共堂席。林緝熙、張廷實近過淮，想共抵掌一笑。前有拙稿並雙履留於總戎所，清視爲榮。❶賤疾未平，勉從紙筆。」按《番禺縣志·張詡傳》：「癸卯赴春官，明年成進士。」故知此書，南歸過淮陽，更寄陳總戎後所寄也。　癸卯，白沙先生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湛若水撰《莊定山墓志》。龍江關，在南京城。《明史·地理志》。《魯公墓志》：「予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魯公真化爲嬰孺。先是，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

本集詩：《和婁侍御》七絶，《白馬菴聯句二首》五律，《贈江通判》，明朝別駕過金壇，暫到茅山亦不難。《過滁縣風大作取舟中酒飲之》七絶。補詩：❷《出潞河》，來往西風析木津，歸舟明月又隨身。君看烏帽白頭客，合是東西南北人。浮世升沈雖有定，鴻鈞賦予不爲貧。却憐病骨長如舊，叨負清朝翰苑臣。上疏寧非罪，綸音更敢違。平生只願仕，今日暫須歸。溪艇眠紗帽，巖花落綵衣。細論朝野事，九五正龍飛。聖主隆大孝，微臣表下情。深慚不報德，有詔許歸寧。野日明霜戟，河風動

❶「視」，原作「規」，誤刻，據本書改。

❷按，以下補詩，只八首，已録入詩文補遺一。

羽旌。此時心一寸，飛入九重城。《至直沽》，玉臺居士領朝衣，乞得寧親海上歸。到眼碧波還漾漾，迎潮白馬故飛飛。何嘗宇宙無通塞，到耳江山省是非。今夜直沽須一斗，北來多負網魚肥。按直沽在北京天津府。時先生由運糧船南歸。《直沽逢周京》，病者宜休壯者行，老夫長揖謝周生。停船沽酒日初下，燒燭賦詩潮欲平。豈有文章供世用，不留門户得身輕。華山有語君須記，造物由來也忌名。《乞恩南歸先寄諸鄉友候我於曹溪者》，諸君來訪曹溪洞，臘月扁舟我亦還。白帽影連江上水，清猿聲斷峽中山。公能少爲煙霞住，我豈不如鷗鷺閒？枕中收得淮南記，更與南山長老看。按阮《通志》：曹溪在韶州府南六十里。《南歸先寄馬默齋并諸鄉舊二首》七律，《寄懷故里十首》，按此十二首見本集，故不録。《漉酒巾》，取彼頭上巾，漉酒無乃卑。但求當日醉，不管後生疑。衷情萬里隔，志士千古期。無人知此意，只有東林師。《舟中次麥岐韻》。麻衣穿破不沾塵，海上支離一野人。本爲聖朝無棄物，偶逢儒席得稱珍。紅蕖緑浪横孤艇，白雨黄牛廢一春。却愧南山髯長老，閉關深坐一蒲新。癸卯十月二十六日，獻章書於桃源舟中。按桃源屬懷安府。此卷白沙先生墨蹟，紙高九寸，長九尺九寸，有石齋白文殘印。卷後有翁方綱、蔡之定、黎民表諸題跋。南海吴榮光《辛丑銷夏録》卷五。

成化二十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母年八十。

時事：三月十二日，餘千布衣胡居仁卒。年五十一。《明儒學案》。

時事：四月，門人番禺張詡舉進士，東莞林光乙榜。

時事：六月，召朱英爲右都御史。《明史·七卿表》。

時事：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都督經歷張黻於獄。尋釋之，並謫官。

本集《永慕堂記》：「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清理軍伍於兩廣，始過白

沙，進拜老母於堂。」七月，《與張廷實》第二書：「丁縣主回，得手書。知抵家甫一月。某夙疾在躬，舊臘來，寒熱交攻，腹中作瀉。過金陵曾詣定山否？平湖典教想已履任。老病匏繫，能一過白沙否？渴望，渴望。」按林光中乙榜，授平湖教諭。《與廷實書》：「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哉？」

本集詩：《春中》四絶，龍溪不賞去年花，今歲春光喜在家。按《春中》詩本集原與《夢長鬚》詩相接，故附入。《夢長鬚道士以一囊貯羅浮遺予二首》七絶，《夢長鬚道士示范規三首》，《夢崔清獻坐牀上李忠簡在牀下予參其間二首》，《朱侍御將還京過白沙言别》，朝天驄馬乘春去，高步彤墀珮陸離。《侍御再過白沙出示同寅周先生送行詩因附其韻》，以上七首俱七律。《家兄往東向村收早稻登舟後雷雨大作章侍貞節堂至夜分以爲憂是年甲辰家兄年六十一矣未嘗有如意之求》，《聞緝熙授平湖掌教二首》，按詩原二首，今本集存一首。《聞廷實謝病歸寄之》。俱七律。正是黑頭堪入仕，初登黄甲最知名。癸卯，制府檄有司速赴春官。明年登進士，即乞歸。《番禺縣志·張詡傳》。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

時事：張兼素救林俊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恕爲吏部尚書，言俊、黻忠直。上悟，復原職。南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雙槐歲鈔》。按《明史·王恕傳》：成化二十年，改南京兵部尚書。時林俊下獄，恕言俊不當罪。是救俊乃在兵部時。《歲鈔》吏字誤，至爲吏部尚書，乃在孝宗即位以後矣。

時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明史·七卿表》。朱英總督兩廣，不以家累，自隨惟一老蒼頭而已。比卒，廣人莫不哀悼，陳獻章爲之服緦。郝《通志》。

時事：八月初七日，甘肅巡撫魯能卒。年五十八。《邱文莊集·魯公神道碑》。

陳白沙《次浴日亭韻詩》在蘇書碑陰，草書。成化乙巳，夏四月望後，翰林國史檢討古岡病夫陳獻章書。後有湛文簡跋。《粵東金石略》。閏四月，爲陳方伯作《道學傳序》：「養其在我者，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月，作《丁氏族譜序》：「邑長丁彦誠宰縣於茲六年矣。」九日，《答丁縣長書》：「公遇節補會，亦可笑也。惠來鵝酒與馬默齋喫了，必有佳作奉呈。今日爲誠菴先生制服，略無好況。公他日補會，亦爲公補詩也。」

本集詩：《寄張兼素》七律，歸家遠泝長江水，信息初通五嶺雲。此日山林聊共病，幾時風月許平分？按兼素謫師宗州，尋卒於家。《風月堂雜識》。《浴日亭次東坡韻》、《扶胥口書事借浴日亭韻》，早春約我扶胥口，今日進舟黄木灣。又：明朝去覓南川子，與話平生水石間。《宿欖山書屋》、《別欖山》，羅浮山色眼中來，老子心情不易裁。俱七律。按欖山在東莞城東三十里，林南川光居此。《館廷實進士於白沙社兼呈丁明府》，歲次今年正屬蛇。《廷實偕丁明府游圭峰雨中奉寄》、《次韻鄉人送酒》、《廷實歸贈瑞香花次韻》，俱七律。《林緝熙縣博張進士廷實何孝子子完先後見訪既而緝熙往平湖廷實歸五羊子完返博羅》四絶，江門昨夜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又：長髯遺我一囊山。《輓總督朱公二首》七律，十年持節嶺西東，奏疏金門月幾封。按公實卒於京師，此詩追言之也。八月，《題畫王太姥像壽家慈八十一》七律，《次韻張廷實謝病後約游羅浮見寄二首》七律，却憶平湖林縣博，仙山從我竟何由？《次韻

張東所見寄》七絶，九月九日，《寄丁明府》五律，如何丁明府，不肯共重陽。《菊節後五日丁明府攜酒來飲白沙補會詩三首》五律，《對菊五首》七絶，盧皐長官歸未得，看花還共去年人。原註：「丁縣長告子謝病不果行。」精魄當年楚水濱，天涯聞訃忽沾巾。西風吹醒蒲團夢，獨對黄花憶故人。原註：「朱都憲誠菴先生。」《晨起將出尋梅四首》七律。田父許留今日醉，梅花不記去年詩。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年五十九歲。

時事：二月十七日，古愚公獻文卒。年六十三。《家譜》：「公事親孝謹。」

時事：二月二十六日，新會知縣丁積卒。年四十一。按《與廷實書》：「丁長官前月二十六日卒，寡婦孤兒甚可憫也。三月二十一日書。」是知公卒於二月。

時事：九月，門人新會黄在領鄉薦。

時事：□□初七日，次孫机生。次子景暘婦范氏出。《孫机壙志》云：「以《易》筮之，占：渙奔其机，悔亡。因以名之。」

時事：以袁道爲廣東巡按御史。袁道，字德純。成化壬辰進士，爲太平令。民立祠祀之。改宜興，擢御史，巡按廣東。贓吏望風去。《吉水志》袁道卒於龍川，白沙陳獻章作詩哭之，稱爲真御史。阮《通志》。

時事：九月，逮廣東布政陳選，卒於道。按中官韋眷誣選朋比貪墨。詔逮選及番禺令高瑶。選至南昌卒。詳御撰《綱目》。吴邨里弔莊烈婦墓。邑人陳獻章一詩，寧都丁積一詩，後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正月乙亥，守墓人古岡容貫識。皆白沙行書。《粵東金石略》。按此碑現存邑城西門外雷霆山莊烈婦墓前。本集《味月亭序》：「成化丙午正月，五羊何子有載酒過白沙，對月共飲，延緣數夕。告予囊夢乞一言以歸。予口占一絶。」《祭丁知縣文》，七月，代容珪作《丁知縣行狀》。按本集丙戌作戌乃午字之誤。《與

廷實書》：「近得林子逢書，頗得平湖履任消息。緝熙此出，固不得已，終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直圖歸計耳。秉常想已就道。承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周文都如省，託渠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與廷實書》：「簡一通，奉方伯陳先生。帛一端，簡一通，寄高尹。煩便達之，勿示人爲感。」《與陳方伯書》：「聞行李將入京，弗獲躬送，豈勝愧戀！賢人屈伸在道，公所存，憂樂安能奪之？惟萬萬自重。」吾廣方伯陳克菴，淡泊無異韋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聽訟不事刑，朴民化其德，皆不忍欺。《雙槐歲鈔》。《與廷實書》：「章因起倒傷，諸疾乘之，白汗耳鳴。得七月五日書，❶斷制平湖去就，亦未敢率爾。別紙報袁德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使人動念。袁侍御曾一會否？此公能納善言，最不易得。」《與廷實書》：「子長病小愈，曾見之否？數旬來手足不仁，每中夜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後，病乃可平。寶安道白日殺人。民澤還增江，龔志明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行，奈何？送丁一桂詩，作就付來登卷。九月十三日。」按民澤從學，詳弘治七年。此云民澤者，疑初見江門，未從學也。或此書作於弘治八年。送丁詩另是一條，或採入集者誤合爲一也。作《魯封公墓志銘》。十二月初八日，作《祭誠菴先生文》。遣子景雲往代之。白稱門人陳某云。《與寶安諸友書》：「章齒髮日變於舊。亡兄屬纊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目俱腫。」又云：「子逢別紙具得

❶「書」，原缺，據本書補。

平湖履任之詳。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川之歸無日矣。景暘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干仰於人，一也。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希得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衆人也。」按南川，林光之號。《與林郡博書》：「亡兄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窆。積痛成疾。主考閩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能早晚一過白沙否耶？老孺人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景雲如桂陽未返，張僉憲日夕至學，景暘惟科試是急，諸姪營葬事，往候無人，惟加照。」《與廷實書》：「緝熙還家，滿三月無一耗。問茶園商，云：縣博治行李入京，早晚舟至江門。遂別，果爾否耶？向者五羊得廷實報，大喜，連賦數詩。緝熙倘不稅駕，則拙作反爲之累。」

本集詩：《讀張進士輓丁明府》七律，六年官守斃諸難，七月孤兒護一棺。《四月二十七日五鼓失脚仆地衰年久病氣弱無力之驗也爲詩自悼二首》五律，《次韻秋興感事録寄東所四首》五律，《次秋興韻寄東所兼呈雲谷》五律，《得林子逢書感平湖事賦此次前韻二首》五律，《讀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五古，《悼林琰》七律，聞道平湖歸漸近，相逢空有淚沾巾。《贈丁一桂》五律，有廟旌遺愛，無金歸故鄉。南風催返棹，西望欲沾裳。按本集《丁知縣行狀》：長子名芳，生於公卒後五月。一桂或是芳字。《僉憲甫陽李公自海南征黎過白沙》七絶，按郝《通志》：莆田人任僉事者二人。李

元鎮，成化二十二年任。李德美，弘治五年任。俱進士。按二十三年《與廷實》云：「袁暴卒。昨見李僉憲云。」當是元鎮也。

《誠菴朱公歸葬郴陽適憲長陶公遣生員陳諫偕景雲往祭其墓并以公意作詩贈之二首》七律，《憲副翁公以占城國主自海南來省過白沙索和李黄門諸公韻》七律，忽聞海上夷王過，又把新聞續舊談。成化二十年，諭占城來詣廣東受封。《明史·占城國傳》。翁晏，侯官人，成化二十二年任按察副使。阮《通志》。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先生年六十歲。

時事：三月，門人浙江張鉞、姜麟舉進士。

時事：七月十六日，孫机殤。《志孫机壙》：「春夏間，疫作，里兒十五亡於疹。婦攜机如外氏，得疾。歸，風雨暴至，數日不止。療弗及，遂絶。」

時事：給事中林廷玉奉命來新會，賜葬右都御史魯能。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玉，父芝司訓導信宜，母没，留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魯能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母墓哭祭之。欲負骨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載還」之句，乃圖山形而去。《雙槐歲鈔》。按先生明云「尋母墓久而弗得」，何得云「負骨歸，白沙止之」？且既得母骨，必當負歸，君與親一也。若云「止之」，殊不近情理。蓋誤會先生詩意也。又按《新會林志·金石》有《祭魯能碑》云：「成化二十三年，皇帝命有司爲營葬域。」所云有司，即林廷玉也。

時事：八月，帝崩。憲宗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行狀》。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孝宗嗣位，文祥即上封事，謫咸寧丞。工部主事莆田林沂請召文祥、湯鼐。納夏崇文言，且召陳獻章、謝鐸等，率爲吉直所沮。《明史·李文祥傳》。

廣陵張幹臣貞生□世祖黻，成化時仕經歷，嘗救林見素得罪。與白沙交善。予從學士處見白沙送別手蹟云：「草閣春風忽兩人，坐臨江水看江雲。尋常肺

腑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又離群。布帆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張氏以理學直諫爲家學，其淵源有自矣。《池北偶談》。按此詩本集作《緝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韻寫懷》第二首也。兼素，張黻字。《與廷實書》：「袁侍御暴卒於龍川，其蹟可駭。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按名元鎮。云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哭而爲之緦，踰月乃已。德純先生竟止於此。挽詩並兼素輓不可不作。四月二十七日，夜起索衣，遭跌傷面。近著《大頭蝦説》云云。」按《明史·林俊傳》：「張黻，古水人。歷知涪州、宿州。弘治中俊蒙顯擢，而黻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考《雙槐歲鈔》，張公當卒於成化二十年。今按先生之詩，當卒於二十三年以前。蓋張卒在二十年，而先生以路遠未及知，如康齋先生耳。《明史》云「弘治中，黻老不用」，誤也。《祭袁侍御文》：「兼素之訃，繼此亦聞。海内知己，存者幾人？」秋，作《朱惟慶墓志銘》。按惟慶，太保英之弟。《與廷實書》：「朱守節誠菴猶子近來白沙。又某不幸喪小孫机，哭之連日。比聞長樂盜起，羅浮之游，不知又在何時？舍姪送守節行過五羊，想當一會。近來敝邑夜寇甚於前日，有殺盡一家十餘口者矣。意欲還省城，求一地奉老母，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以此爲言。」按李士實，字白洲，新建人。成化二十三年，任按察副使。阮《通志》。《與廷實書》：「林進士尋母久而弗得，爲作二絶。」《先室張氏墓志》：「岡脈旁起推車嶺，正南面積水，池作已丙向者，吾室張氏藏也。張氏卒，葬孔家山二十五年，爲今成化之末年十二月甲申，其子

景雲、景暘始易棺衾，奉遷於此。翰林國史檢討陳獻章志。」按此碑本集缺載，今補入。

本集詩：《候緝熙》七律，《次韻張廷實舟中寫興》七律，白沙先生年六十。《寄張兼素》七律，《緝熙至用寄兼素先生韻寫懷》七律，《代簡答黃大理仲昭》，尺簡豈堪頻問訊，兩京還説舊因緣。餘生可試屠龍技，畢嫁纔消鬻犬錢。《代簡答林蒙菴用前韻》，人非爲己終無得，我與先生似有緣。六十懇辭兵部禄，尋常亦欠酒家錢。林雍，官兵部郎中。《福建通志》。《袁侍御訃至二首》七絶，《袁侍御挽詩二首》七律，《留朱甘節》七律，按甘節，惟慶子。《中秋與朱甘節白沙賞月兼寄其從子玭》七律，《讀林進士信宜祭母墓文二首》七絶，非關旅殯無尋處，不與皇華共載還。《題林進士繼母陳氏挽卷》七絶，《樂歲呈楊尹》七絶，長官願似丁明府，中首終年不到衙。楊如，福建松溪人。成化二十三年任。《新會王志》。《題健齋費子充殿元號》七絶，費宏，字子充，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大學士，謚文憲。《明詩綜》。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

時事：　四月，門人嘉魚李承箕來從學，築楚雲臺。李承箕裹糧自嘉魚來從學，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榜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行狀》。

時事：　以林泮知廣州府。凡十年。按郝《通志·名宦》以泮爲弘治元年進士，誤。考《福州府志》：泮成化壬辰進士，自南京大理寺正遷廣州知府。

時事：　以吳廷舉知順德縣。

姜洪，廣德人，拜御史。孝宗即位，言王恕、王竑才德高茂，張元正、陳獻章、章懋學有淵源。曹璘，襄陽人。孝宗嗣位，疏請王恕爲内閣，擢陳獻章等於左右。俱《明史稿》。　弘治改元，閣臣薦起陝西參議。檄

未至，母死，疏辭陳四事：謂聖學當求眞儒，陳獻章大可用。《毛西河集・賀欽傳》。十月，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又一矣。前中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先生喜形於色。今孟冬二十有一日，先生初度，拜跪成禮而退。李世卿《壽先生六十一詩序》。本集《與廷實書》：「世卿來白沙，過秋方還嘉魚。能一來會否耶？」《復世卿書》：「圭峰山靈相候已久。與諸鄉老龍興寺相對，孰與置於圭峰爲快也。」《處士陳君墓志銘》：「予游匡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凡所紀述，令一一録之，朝夕侍我側。」《與朱甘節書》：「去秋別去，不知何日至桂陽？世卿首夏來訪，尚留白沙。與之語，甘節眞知人哉！俊圭詳《門人考》：鄧球，字俊圭。擬冬春會白沙，貴札可付來也。」作《李處士墓志銘》。按處士名阜，字元春，世卿父。《與陶方伯書》：「頃聞夫人之葬已後，時諸兒姪偶穴於人事，不得隨執紼之後，愧罪愧罪。承命修本邑志，❶成，將刻板，乞一經目定之。」按《世烈録・楊淑人墓表》：「弘治元年戊申十月十九日，葬於番禺南蛇坑。」《與廷實書》：「惠來薑酒，可賀。世俗好檢點，人不仕無義，違親非孝。行矣，勿貽尊翁戚戚也。」《與廷實書》：「好子不育，傷如之何！近得林待用書：朝廷用薦者起取。潘時用報如此。世卿近往南山，未還白沙，承欲一會，此念自好。比日同李憲副往李村看山，中暑腹滿，連日不能食，以菉豆粥解之，乃得通。」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副使。《明史・林俊傳》。《送李世卿還嘉

❶ 「承」上，本書有「李進士」三字。

魚序》：「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裹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於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横，筆端滚滚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淩邁高遠，則有之至。按「有之」之下當有「至」字，或鈔刻者謁漏。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閲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於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毁。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别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厓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採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

之。」《與廷實書》：「曩辱佳章並賀儀，愧感。世卿行時，諸友追餞，不及奉簡。」冬，作《處士陳君墓志銘》。詳《門人考・陳東淵》。

本集詩：《元旦試筆》七律，六載虛叨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閭閻擊壤今弘治，簡册編年又戊申。閏正月，《書登陶魯壯哉亭以遺守祠者》五律，《次韻李子長抵江門》，《送子長還五羊》，此日江山初見子，向來風月更因誰？春波浩蕩舟難繫，曉樹啼鶯枕欲攲。《寄廷實用前韻》，《約諸友游圭峰文都報子病不果行》，《與廷實游圭峰別後奉寄且申匡山之約二首》，《寄文都曝日臺》，《次韻顧通守》顧叔龍，莆田人。弘治元年，任廣州通判，凡三年。阮《通志》。《留世卿飲用前韻》，《次世卿雨中韻》，《與世卿閒談兼呈李憲副九首》，《月下懷世卿時在南山》，《寄世卿玉臺四首》，《記旱用前韻》，《一之夜歸楚雲臺失足墜溝諸生拽出之予聞大笑與世卿各賦詩唁之》，以上俱七律。《偕一之世卿詣楚雲臺》七絶，《楚雲臺呈世卿》，《江村晚望寄世卿圭峰》，《寄吴明府》，《同世卿游玉臺》五律，《游圭峰同世卿》，《九日李鴻兄弟攜酒從予登小廬峰寄世卿圭峰》，《書所見寄世卿圭峰》，《廷實屢約游匡山不遂世卿在數千里不期而同次舊韻寄廷實》，《代陳汝岳謝世卿撰玩琴軒記》七律，《得鄧俊圭書》，《與世卿同游匡山》七古，《生日答吴獻臣》五律，後甲惟元祀，浮生又五寒。《六十一自壽二首》七律，孤子今來六十一，慈親已過八旬三。《世卿赴順德吴明府之召五日不返詩以促之二首》七律，《臨安太守鍾宣美將赴任過白沙言別出莊定山詩次韻二首》七律，按宣美，原姓陳，名晟。詳

《叢考》。《送薑酒》七絶，《贈世卿六首》五古，《送世卿還嘉魚五首》五古，《和世卿留別韻二首》七律，《圖新書舍懷世卿時別半月》，月上齋垣白，疏梅共主賓。《次韻寄廷實》五律，《題南浦送別圖爲蔣方伯》，按郝《通志》：蔣雲漢，四川巴縣人，進士。弘治元年，任布政左參政。《答石阡太守祁致程》七絶，《世卿寄經飛來寺和予壬寅秋詩復韻答之》七律，《得世卿南安書》七律，心知別去千回折，詩長從來一格工。

弘治二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

時事：貶鄒智爲石城吏目。

時事：遷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

時事：九月，門人順德梁景行、梁貞奎、新會譚以賢、博羅何宇新同領鄉薦。

本集《次姜仁夫留別九首》七絶序：「弘治己酉春，姜仁夫進士使貴州。還，過白沙，八日。次韻爲別。明日，仁夫至潮連寨，隸回，得三絶，和之。仁夫，蘭谿人。從學章先生德懋，吾二十年舊好，故詩兩及之。」《與順德吴明府書》：「頃辱書，適姜仁夫在坐，不即裁答。去歲，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念昔蒼梧之會，幾於失君。」《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詡廷實。廷實二字補。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勳，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户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❶即心觀妙，以揆

❶「至」，原作「主」，刻誤，據本書改。

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甚有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爲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仕止、進退、語默之概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别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❶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爲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爲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與廷實書》：「承示《楊柳曲》，情蹙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離。』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近來敝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家遭害，馬默齋輩剥牀，可畏。眼中惟倪舜祥可委捕盜。」又云：「仁夫會問多爲申覆。」按倪舜祥，名麟，先生第二女夫。《與李西涯學士書》：「相别六七年，不通音問於京師。自周文都南歸後，先生之音問遂絶。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臘月然後歸，早晚入京。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張進士行附此。」《與戴憲副書》：「恭聞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不知微痾之在體。小廬

❶「高」，原作「萬」，刻誤，據本書改。

岡書屋近完，四方士來游白沙者，於此處之，是亦執事之賜也。」戴中，新淦人。弘治二年，任按察副使。阮《通志》。《周氏族譜序》：「少參公弘治己酉始至白沙。」周宏，德清人。弘治元年，任右參政。阮《通志》。《與廷實書》：「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攜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以給之？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與廷實書》：「助金已領。西山之遺，盂水難消，況若是重耶？黃涪翁謂：『旋渦中佛，不能救落水羅漢。』今廷實行萬里，費皆己出，非旋渦中佛歟？感恨感恨。別後奉懷不置，小詩見意。經西華、飛來必有佳作，幸垂示。」本集詩：《贈張進士入京八首》七絶序：「別後膝痛甚於前日。本無詩悰，獨念吾與廷實不可無一言以別，爲八絶句。命童子容憑録於序文之下。」按此序本集缺，從何氏本補入。五羊不出獨何心，萬里行囊又一琴。難寫別離今日意，江門春水不如深。津頭日暮思夫君，別意那堪更遺聞。芳樹鳥啼山雨過，柴門空閉一溪雲。玉臺居士玉臺眠，碧海三山病枕前。君欲有爲休問我，白頭世事已茫然。《次韻鄒汝愚陽江道中見寄》七律，《何宇新赴南京來白沙告別云此行且復見定山時秋已盡矣以詩送之二首》七絶，《得廷實書》，《用韻寄潘時用》，《用韻寄姜仁夫》，《用韻寄緝熙平湖》，《用韻效寒山》，四郊多竊盜，村裏夜支更。《寄饒平邱明府》。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回。風吹不盡寒蓑月，影過松梢十丈來。邱天祐，莆田人。弘治二年進士，令饒平，廉能著於時，尋丁外艱。郝《通志》。

弘治三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

時事：以秦紘總督兩廣。阮《通志·職官表》。

時事：四月，門人吴川林廷獻舉進士。

時事：以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明史》。

本集：二月，《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兩山謝郡歸，今年六十有一矣。兩山之子詡也，從予游，限於官守不得奉巵酒爲壽。弘治庚戌二月初吉白沙陳某書。」張璝出知撫州又知漳州，没，祀漳州名宦、本省鄉賢。《番禺志》。《題瑞鵲卷》七絶序：「成化十九年，予入京。是時，周君文化令六合有聲。後八年，周君以御史按吾廣，過寒舍，舉莊先生昔賦《瑞鵲詩》，俾予和之。」周南，縉雲人。弘治初，巡按廣東。《明史》本傳。夏，作《襄陽府先聖廟記》：「庚戌夏，侍御史襄陽曹君璘訪予玉臺山中。」《與廷實書》：「兩山先生舊臘使人饋白沙，索書《生日詩》，尋以付子長轉達。不知兩山之疾已革，蓋屬纊前一二日也。廷實以何日聞訃？匍匐南歸，溽暑在途，哀毒何如？」秋，作《程鄉社學記》。白注：「弘治庚戌秋，爲永豐劉彬作。」按彬，號肅菴，永豐人，進士。爲程鄉令事，恤民隱，端士習。在任九年，省約如寒素時。《嘉應志》。劉彬初與羅倫同師友，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浄洗，意聖賢。」彬曰：「一峰故人，今墓木拱矣，吾敢負一峰乎？」白沙先生曰：「別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峰也。」《分省人物考》。

十一月朔，作《祭容彦禮文》。遣子景雲往代之。

本集詩：《有懷世卿四首》五古，《贈曹侍御璘》七律，《周侍御文化將訪白沙阻風連日詩以迓之三首》七絶，《程鄉學生鍾宏求社學記贈之》七律，《贈鄒處士還合州二首》七絶，按處士，智之父。詳《諸友考》。此詩當在智未卒之前。《贈余進士行簡別》七律，余敬，字行簡，書廈村人。《新會王志》。今開平縣人。阮《通志》。《次韻子長至白沙》，《邀馬元真》，《再和示子長》，《與子長談詩忽聞有談方伯劉先生德政者》，《候元真不至

用前韻》。

弘治四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

時事：五月二十七日，教諭婁諒卒。年七十。《明儒學案》。

時事：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時事：十月，石城吏目鄒智卒於順德。年二十六。鄒汝愚謫石城，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其同年吴獻臣尹順德，令邑民李焕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辛亥卒。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雙槐歲鈔》。

時事：逮兩廣總督秦紘赴詔獄。張吉，字克修，歷肇慶同知。時陳獻章講學，吉與議論相孚。辛亥，都御史秦紘爲柳總兵所誣，逮詔獄。吉上疏代辨得白。人服其勇。轉梧州知府。郝《通志》。

時事：十一月，以邱濬爲文淵閣大學士。

本集：四月，《復陶廉憲求平後山碑書》：「使至，辱手書。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者，可謂盛矣。若僕者，素無文采，强顔爲之，徒爲有識所哂。謹復。」又書：「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寧詘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執事固有之。」《與葛侍御書》：「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以平後山碑委僕爲之。」葛萱，高郵人。弘治間，任巡按御史。阮《通志》。《與劉方伯書》：「餘寇未殄，先生得毋爲百姓戚戚耶？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匪石徵《藥石記》，已託鄒汝愚具稿，早晚録上。」《慈元廟記》：「弘治辛亥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

泛舟厓門弔慈元廟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之上。」十二月，作《望雲圖詩序》。按王公，名未詳。序云：「公山西人，奉命來南海幾年。頃，乘廣海之舟，經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爲貴也。」

本集詩：《弔鄒汝愚四首》七律，孤兒四月初離乳，夫子風流儘蓋棺。《候方伯劉先生四首》七絶，按此題有三首在卷九，一首在卷十，蓋同一題而誤分者。《陪劉先生往厓山舟中作》七律，《東山至厓議立慈元廟因感昔夢成詩呈東山》七律，《張克修別駕梧州守來別白沙二首》五絶，贈君欲何言，笑把梅花折。古城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明儒學案》。按《肇慶府志·職官》：張古爲同知，在成化末年。而《宦績傳》引《獻徵録》云：「古，餘十人。孝廟初，轉肇慶同知。」考本集《與張太守克修書》有「制中不他及」之語，是弘治八九年間，張尚守梧州。自同知遷守梧州，《傳》不明言何年，故附疑於此。

弘治五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

時事：以閔珪爲兩廣總督。凡三年。

時事：九月，門人順德黄澤領鄉薦第一，番禺陳護、陳昊元、新會黄元、增城湛若水、潮陽趙日新同榜。本集《賀陶廉憲陞任書》：「秋暑既退，陳都閫過白沙，言當道薦執事。想朝廷命下，班次必崇。章寄名於石，英德石形奇者，能致數片，志願足矣。」《與廷實書》：「李子長懷集之行，未免内顧之憂，能照之否？」

本集詩：《聞黄澤發解》七絶，《送子長往懷集取道謁張梧州二首》五絶。

弘治六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

時事：四月，門人順德黄澤舉進士，新會李翰乙榜第一。

時事：七月，刑部尚書彭韶罷。《明史·七卿表》

時事：張秋河決，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之。

本集：三月，作《羅倫傳》。癸丑端午，《書漫筆後》。據石刻本。七月，作《程鄉儒學記》。夕惕齋詩序：❶「少參任君莅吾省，間過白沙。」任穀，橫州人。弘治六年，任右參議。郝《通志》。九月，作《增城劉氏祠堂記》。

本集詩：《聞東山領都憲之命寄之》七絕，《永豐劉景惠持亡友羅一峰事狀來白沙道其翁程鄉宰肅菴願友之意贈以是詩》，《予欲爲一峰傳而患無所本其子梁撰狀託肅菴子景惠至白沙予將爲傳用前韻》，《贈潘上舍漢用前韻》，俱七律。《次韻顧別駕寄彭司寇二首》七律，序：「別駕顧勉菴聞彭從吾先生致仕還莆，賦詩賀之。謂僕受知於先生，不可無言，因和之。」按別駕名叔龍，詳《諸友考》。《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二首》五絕，《贈閔督還陞秋官二首》五絕，《贈羅梁還程鄉五首》七絕，一客三句住玉臺，梅花正傍釣臺開。《蓬島烟霞圖贈羅定直》七絕。自注：「一峰子。」補詩：《遇雨詩序》：「易菊主偕其姪壻楊和從子庸信宿白沙，遇雨，偶憶莊定山與予於白馬菴夜雨聯句云：『公來天閣雨，天共主人情。』菊主感歎，再三誦之。予因舊韻以復。」襟裙猶耐冷，紅紫半抽晴。我不辭爲主，公無厭絮羹。旋吟詩遺興，直以酒陶情。何可廢行樂，春秋七十更。老脚莫浪出，東君不放晴。青山倚鳩杖，白飯下魚羹。耕鑿無餘論，烟霞杳去情。偶持一觴酒，留客話深更。衡門來好客，久病快新晴。子美雲安酒，東坡骨董羹。江山成永嘯，今古莫留

❶「惕」，原作「陽」，刻誤，據本書改。

情。勸飲多狂句，陶箋寫率更。人心殊覺夕，白日此陰晴。義激中流柱，名哀衆口囊。耻爲一身計，癡擁萬年情。坐久籠山雨，寒雲濕未更。弘治癸丑春正月二十日，石翁書於白沙貞節堂。按此詩并序，本集不載。❶兹從張庄山丈總章見真蹟，鈔以示榕者。

弘治七年甲寅，先生年六十七歲，母年九十。

時事： 二月，門人增城湛若水來從學。甲寅二月，往學於江門。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遂焚原給會試部檄，獨居一室。洪垣《湛甘泉墓志銘》記吾初游江門時，在楚雲臺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便有意思。」後以問先師，曰：「恐生病。」乃知先師不欲人静坐也。《甘泉語録》。甘泉初至白沙，齋三日而後求教。舉於鄉，即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旨乃出。《廣東新語》。湛若水見白沙，景行爲紹介。《順德志·梁景行傳》。按洪垣《甘泉墓志》云「甘泉以弘治甲寅來學」，是下距先生卒，時僅七年耳。又《甘泉集》云：「二十七舉於鄉，其業猶夫人也。白聞學於君子，舍舉業而涵養者十有三年」是白言涵養者十三年，非從白沙十三年也。計自弘治六年舍舉業，至十八年會試，適符十三年涵養之數矣。又按從學之年方二十九歲，而沈椒園廷芳《粵秀示諸生詩》云：「九十甘泉翁，亦在弟子行。」此尤失考也。

時事： 七月，莊昶奉旨行取，九月入京。湛若水《莊定山墓志銘》。

時事： 嘉會樓成。冬，慈元廟成。祠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后飾立於大忠祠上，請曰：「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慈元廟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行狀》。

弘治甲寅六月，巡按廣東御史熊公成章謀創樓爲盍簪之地，檄通判顧文來卜地，數月告成。張詡《嘉會樓記》。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明史·彭韶傳》。按《明史·五行志》：「弘治七年，是歲兩京並

❶ 按，録入詩文補遺一。

地震。」本集《與顧別駕止建嘉會樓書》：「今日之事，欲爲名教樹無窮風聲，而姑託始於僕以爲之名。百餘年間，嶺海之内，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僕何人，濫竽斯會，不勝愧悚之至。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寸土尺木不無勞費。顧執事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不但舒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以貽玷諸賢，尤見相愛之至也。」六月，作《肇慶府城隍廟記》。爲郡守黄琥作並書石。九月，《與左行人廷弼書》：「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飄然自適，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按《題名碑》左輔，江西進賢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廷弼與輔名相應，疑即是人。十月，《跋清獻崔公劍閣詩》：「曩夢拜公，坐我於牀，與語平生，仕止久速。仰視公顏可親，因請公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嗚呼，古今幽明一理，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與蒙知縣書》。蒙惠，蒼梧人。弘治十年，知新興縣。巡行阡陌，以勸農爲急。暇則訓勉諸生，士民懷之。郝《通志》。按郝《通志·職官》作弘治十年。考《肇慶府志》鍾鯨任新興，六年，調去。故《府志·宦績》與《職官表》作七年。十字誤也。

本集詩：《左行人寄倭金酒琖醉答》七絶，六十七回春又過，茅柴不管注倭金。《劉景仁自雷州别二親還永豐過白沙》七絶，按景仁，父名彬，爲程鄉知縣，其爲雷州同知。郝《通志》不注何年。以《嘉應志·名宦傳》考之，其去程鄉任，當在弘治元年，景仁自雷州歸。本集原與「六十七年春又過」詩相接，故附於此。《次顧別駕宿碧玉樓韻五首》七絶，序：弘治七年，六月，侍御熊公欲創樓於白沙水湄，爲往來之地。始謀於郡主林先生，遂盡聞於藩憲諸公。別駕來相地，宿碧玉樓。熊達，南昌

人。弘治年，任巡按御史。阮《通志》。按達，字成章，蓋取不成章不達之義。諸本多作逵字，誤。《嘉會樓上梁和顧別駕》、《用別駕韻答熊侍御》七律。

弘治八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

時事：二月，大學士邱濬卒，年七十六。李東陽入内閣。

時事：二月十六日，先生母林太夫人卒。年九十一。《與賀克恭書》：「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

時事：三月，莊昶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八月到任，十二月病中風。湛若水撰《莊定山墓志銘》。

時事：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年六十六。

時事：陶魯奉敕往安南過江門。

時事：九月，門人番禺林高領鄉薦第一，新會陳紹袞同榜。

本集：作《奠丘閣老文》。《答周廉憲疏》：「謹以四月八日奉柩藏於屋後小廬山。」《與李孔修書》：「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脱然矣，聞之慰喜。先妣三月而葬禮也。」《與廷實書》：「亡妣小廬山兆，在碧玉樓後。遣人買藤縣木，建墳前小屋爲祭所。立墓田，令人守之。」《與沈都憲書》：「今年春中，老母棄背。承示晦翁南軒詩令作跋，尚貸以日月。庶幾除服未死之年，附姓名於二先生之後，幸孰大矣。」《與湛民澤書》：「喪次溽暑不可處，近還碧玉樓西，正南開牕户，又爲東南風攪不得睡。附錢五十，煩爲買小竹簾，横二尺。」《答黎明府書》：「鄰封野人，兹以先妣塋未封，親屈明府舟從白沙。」黎燃，新喻人。舉人。弘治三年，任香山縣，凡十年。郝《通志》。《答蘇僉憲書》：

「亡妣見背，力疾襄事。忽於七月盡日中風，左手足不仁，寸步不能自致。秋云暮矣，愧如之何？」《與姜仁夫書》：「近得緝熙書，報仁夫出理淮上。今年老母傾背，毁瘠與死無異。」《與羅冕書》：「得五月十九日手書云云。」《與陶廉憲書》：「邇者，先妣塋封始畢，閣下有事西陲，辰下將過江門，莫遂謁見之私，渴心東馳。」《與林時表書》：「時表代而父奉太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比發去兗州訃否？適得尊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❶進退不能無遺憾矣。」《與陳秉常書》：「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衰養軀，真情苦語足紉拳拳。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事問我，以是告。見劉都憲告慈元廟成。因以先母訃告。」《與太守張克修書》。凡二首，時官梧州。《與賀克恭書》：「今年老母傾背，與死爲鄰。比得惠書，又得賢郎北京書。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與賀諮書》：「得生書，讀未畢，亟召犬子來讀。何生之言，似乃翁也。昔在長安日過乃翁坐，生時方毁齒，能知兩翁意。坐則置生膝前，摩生頂與乃翁語。恨生不生南海，又恨夙病支離，不能一見容止。里生陳紹衮行，託告區區。」賀士諮，白沙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廣輿記》。《與金方伯書》：「比聞有巡撫江西之命，已令犬子候行。」金澤，弘治七年，任布政。阮《通志》。《與黃舉人書》：「克仁久在制中，老病不堪走弔。自杪秋感冒痿痺，半年未嘗一近筆硯。希顏兄近會亦不數，音耗闃然。」按《新會王

❶「日」下，原有「書」字，誤衍，據本書刪。

志》：「黃元，弘治五年舉人。」克仁與元名字相應。希顏，名佐，成化十九年舉人。疑即克仁之族人，故並及之。《與湛民澤書》：「久居於危，嘗兩遭不測，幾陷虎口。不得已爲謁銓之行，非出處本意也。」按即習射事，詳成化二年。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往往寄聲以不能離此邦爲懼。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如今日，所恨子孫世家於越，老朽亦欲爲後人立此基緒。目今要建祠修墓，正恐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安知其終不汩没於塵耶？」

本集詩：《病中寫懷二首》七律，《八年春部書復至顧别駕以兩司之命來勸駕用舊寫懷韻答之二首》七律，得終殘喘留將母，直擬孤城死報君。《彭司寇挽詩三首》。

弘治九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

時事：以鄧廷瓚總督兩廣。

時事：順德知縣吳廷舉去任，遷成都同知，民數百艘送之，多泣下者。

時事：八月，郎中莊昶致仕。丙辰八月二十日，告歸定山。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湛若水《莊定山墓志銘》。

本集《與金都憲書》：「敝居與嘉會樓相邇，當道東西行部往來過此，某得以扶病見之，誠嘉會也。」金澤，字玉潤，鄞縣人。陞廣東布政，百廢俱興。無何贛寇，陸梁命澤爲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氏姓譜》。《與鄺知縣兄弟書》：「丁明府遺愛在邑，邑人欲爲廟以報之。今卜地白沙里社前，與嘉會樓相望。」按各縣府志無鄺姓爲廣州知縣者。考書中語意，當是本邑人。《肇慶府志》：「鄺文，天順三年新會舉人，知宜春縣。」鄺姓今隸開平。《與陶方伯書》：「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李世卿久在館中，恐要知，不多及。」《與林郡

博書》：「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竹齋府君之墓。是月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於小廬山，與先妣同處。來喻知孔不知毛。此翁明年滿七十，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世卿自嘉魚來，與民澤游羅浮，殆一月矣。按《甘泉集・初游羅浮記》：「丙辰春，與世卿游羅浮。」老朽亦欲遠去爲終老計。此間民日爲盜，地方多虞，白洲爲卜地於省城，今委餘齡於喧囂，恐不能成其美。歲首，嘉會樓成，白洲遺人走定山求記。」《與張太守克修書》：「數月無蒼梧之耗，不意夫人化去。《廟記》轉達顧勉菴，世卿囑筆申懇。又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已各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漫筆示世卿民澤》：「昨夕樓上聞雨聲，睡不著，因檢會鄉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年及七十者才一二。」

《與湛民澤書》：「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峰，不復下矣。五月五日。」《與廷實書》：「頃者，李別駕長源云：定山三月内已告養病，六月歸定山。五月六日，碧玉樓書。」又書：「世卿日望來會，渠過洪都已得東白復起消息，非虛傳也。五月七日，巡按丁内外何艱，乞報。何時起程？」《答陳宗湯書》：「六月十日書，作字太奇，老眼不識，服周讀之告我耳。邱侍御還閩，過白沙，留語竟日。一時交游，東顛西覆。民澤可期遠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與鄧督府書》：「某不見執事五十年矣，引領蒼梧，衰病無由自致。在制，無由造謝。」《與李白洲書》：「北門園

池，待明年服闋，采藥羅浮，訪醫南岳，歸，拜賜未晚也。顧别駕送契來，若委人承管則未也。」《與莫知縣書》：「封川近地，老病不出，在制中久稽裁答。茲顧别駕使來，具悉宦況。」諺云：『過後思君子』，方在新會時，百姓未以明府之去留爲欣戚，去之封川，懷之不置。安知今日封川之民不如昔日之新會乎？」莫玕，廣西宣化人。弘治九年，任封川知縣。阮《通志》。莫玕，弘治六年，任新會。《新會王志》。按郝、阮二《志》俱云：「成化年任。」誤。

《與黄太守書》：「即日命下，拜端守黄公參政。病夫聞之喜連日。」《與湛民澤書》：「吴明府事未白，尚可少留。」《與吴明府書》：「梁生至，辱書具被誣事已釋，甚慰。」除順德知縣，上官屬修中貴人生祠，廷舉不可。中官怒執下獄。按之不得問，慚而止。爲縣十年，好薛瑄、胡居仁學，尊事陳獻章。《明史·吴廷舉傳》。《與左知縣書》：「世卿將還武昌。吴别駕人回，具審明府與顧勉菴候送之勤。」左濬，寧德人，舉人。弘治八年，知高要縣。廉明惠愛。遷惠州通判，士民攀臥，至不得行。宦囊泊如也。高要循良，以濬稱最。《肇慶府志》。陳獻章爲詩贈之。阮《通志》。《與曹知縣書》：「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日侍貞節堂，言昔者土木具舉，堂成而執事解官，堂存而老母下世。俯仰今昔，情如之何！世卿還嘉魚，奉候不多及。」互詳成化十三年。《與順德楊明府書》：「東白，平生故人也。明府出其門，不待傾蓋而知其人矣。制中不多及。」楊顯，進賢人，舉人。弘治九年，知順德縣。《順德志》。《與邱侍御書》：「宋先生旦夕臨敝邑，將必見之。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比與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

行矣。道路其有藉哉！」宋端儀，莆田人。弘治九年，任僉事。阮《通志》。《與莊定山書》：「辱賻贈爲感。承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今專託范生往視。太虛近往來石洞否？」范，名規，詳《門人考》。《復陶方伯改題墓石書》。《答祁方伯書》：「亡妣不幸傾背，在乙卯二月十六日。懼弗克襄事，百凡拘忌，一切掃去。塋封粗訖，重勞慰及。執事望重，始以一鄉言之，如是者幾人，非但閭里之光而已。」祁順，弘治八年，福建布政。尋轉江西布政。阮《通志》。《與王樂用僉憲書》。

本集詩：《次世卿韻再至白沙》七絶，《茂卿評事惠扇次韻》七絶，按茂卿，世卿兄，進士承芳也。《次韻劉少參嘉會樓二首》七律，按郝《通志》：「劉信，南溪人。弘治九年進士。」任參議，當即其人。《答鄧督府》七律，自注：「督府檄有司，月支米石、人夫。辭之。」《次韻李憲副留別》七律，《待黃太守見訪時當考績入京》七律，黃琥，字瑩之，豐城人。弘治元年，任肇慶府知府。己酉引疾解職，民走當道，乞留不得。擢參政。《肇慶府志》。《次韻吴明府二首》七律，《題黃公釣臺》五律，李承箕築釣臺於黃公山下。《世卿將歸二首》，延緣過殘夏，滿意泛瀟湘。還山非早計，舉棹是秋涼。《贈世卿三首》五律，《寄鄧俊圭》韶州西去是衡山，楚客舟從嶺左還。欲語祝融天上事，思君迢遞見君難。自注：「予與世卿約游羅浮衡山云，候世卿歸，途過樂昌更與俊圭期定。今不果矣。」《壽月溪翁爲順德主簿張如玘》七律，張如玘，武寧人。弘治八年，任主簿。《順德志》。《得廷實報定山歸隱憶東白仲昭五首》七絶，《贈劉別駕肅菴解官歸永豐二首》七絶，《九日嘉會樓登高四首》，《楚雲臺觀民澤所栽菊》，《寄民澤時民澤還五羊未返》，《野菊吟寄子長再次》，《寄小圓

岡書屋和民澤》，以上俱五律。《答陽江柯明府》。柯呂，黄巖人。弘治九年，任陽江縣。操履清約，決獄明允，表章張太傅祠。陳獻章作詩賀之。阮《通志》引《浙江通志》。

弘治十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

時事：　二月，丁林太夫人服闋。喪太夫人，服闋絶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娱耳。《行狀》。

本集：　作《速句丁知縣廟疏》。春，作《丁知縣廟記》：「侯卒之十有二年，邑人立廟於白沙，祀之。」《跋沈氏所藏考亭真蹟》。按《與沈都憲書》云：「庶幾除服，未死之年，附姓名於二先生之後。」詳弘治八年。　五月，書《忍字贊》。按今石刻云：「弘治丁巳夏五月，石翁書。」《與廷實書》：「林郡博何日歸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吴瑞卿攜《雲窩圖》至白沙，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民澤近無一耗，廷實過白沙一話爲慰。」又書：「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報帖即寄緝熙。五月十八日，書於碧玉樓雨中。」《與林郡博書》：「萬里之行，無可爲贈。某七十病翁，理不久生，安知今日之言非永訣耶？定山問我，亦以是告之。」林光丁内艱起，補嚴州教授。阮《通志》。《與李孔修書》：「衡山之行無日矣。今未發者，候俊圭至白沙耳。」《與鄧僉憲書》：「賢郎過白沙，兼致西涯閣老之意。」鄧卿，瀘州人。弘治十年，任按察僉事。阮《通志》。《與黄大參書》：「始者，履任，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不謂脱銜如是速也。病臥山樓，未審何日就道。」詳上九年黄太守。　十月二十一日，《祭先妣林夫人文》。　冬，作《韶州風采樓記》：「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作《風采樓》。」按本集注作己巳，誤。當作丁巳。又按《粤東金石略》十二月作。

《復林大參書》：「勉齋別駕，平生故人，倏爾傾逝。」按林大參未詳。此書當在弘治十年以後。考弘治九年，先生與莫知縣扞書，尚有顧別駕使來之語，故耳。十一月，《與廷實書》：「仁夫別去忽忽一月，念之不置，久當奈何？特遣景元往問行李，兼送仁夫之行。」本集詩：《答張梧州書中議世卿定山熊御史薦剡所及四首》七絶，買舟南嶽去尋醫，七十今年病不支。《張廷舉送薑酒至》七絶，七十謬爲人所尊，直從西埭到東墩。

弘治十一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

時事：八月十四日，三廣公陶魯卒。年六十五。

時事：九月，門人新會梁大廈領鄉薦。

海北汪廷貞慕白沙甚，作懷沙亭以想像之。《分省人物考》。按郝《通志》江楡，全州舉人。阮《通志》沿郝《通志》俱作「江」。海北提舉不注何年。考本集與何本及《人物考》作汪洋之「汪」。戊午，溝疾，彌留弗興。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墓碑》。三月，作《重修梧州府學記》。《與湛民澤書》：「章去秋感疾，今尚未平。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鋭耳。子長病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黄中按中疑即《門人考》之黄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服周教諸孫耳。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民澤在鄉安否？戊午二月初二，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與汪提舉書》：「人自南海回，稱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所已辦杖屨隨我，今疾勢尚未可動。」《慰王侍御疏》：「日月不居，春復夏矣。不審自罹荼毒氣力何如？某久病無由奔慰。戊午夏月日朔。」王哲，吴江人。弘治十年，出按廣東。時劇賊陳光等劫新會、東莞，哲旬日平之。以丁外艱歸，民泣追

送之。《分省人物考》。《復孫清戎書》：「大抵年逾七十，宿疾在躬，百凡不可牽勉。」《奠汪海北文》：「江門秋月，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不酣。」《與廷實書》：「汪海北在東海徵糧三日卒。廷介誠可人，但會別忽忽不能盡所言矣。」按廷介，蓋即汪楡，但《人物考》作廷貞，此稍異耳。提舉汪某，慕先生特甚，數以白金爲先生壽。其卒於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賻。《行狀》。《與劉東山書》：「先生還東山，山靈輒喜。章近有衡山之約。」《題端陽李太守甘霖重應卷》。李騰芳，長沙人，舉人。弘治十年，任肇慶知府。《肇慶府志》。閏十一月二十七日，《祭陶方伯文》。按《世烈録》。

本集詩：《蔣韶州書至代柬答之》五古，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整。《蔣韶州世欽挽詩二首》七絶，按郝《通志》：「蔣世欽，上饒人。弘治十一年，任韶州知府，凡一年。卒於署中。」互詳成化十九年。《次韻送海北使阮刊》七絶，春日溪邊送阮郎，落花半落流水香。《謝伯琦得孫送薑酒至》七絶，七十一年雲水中，半江老隱舊知儂。《邱報劉亞卿以今年十月得請還東山》七律，《喜聞劉亞卿得還東山》七絶，《贈楊中》七絶，欲報封君無一事。自注：「順德縣楊明府子。」詳上九年。

弘治十二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

時事：南海倫、文、敍會試殿皆第一。庸門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敍最著。《南海志·陳庸傳》。按庸詳《門人考》。

時事：四月，火篩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鋭爲靖虜將軍。

時事：門人順德趙善鳴來從學。

時事：九月二十九日，郎中莊𣅳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謚文節。

《重修太傅張公祠碑》：「弘治己未，白沙陳公獻章貽陽江令柯君昌書，始建祠於縣西門隅。」《泰泉集·張太傅祠碑》。本集：夏，書《慈元廟記》：「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與廷實書》：「久病未脱體。蒙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昨承督府見寄高作，病中次韻一首。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之時，東山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以爲疑，故未聯及之。」《與任明府書》：「昨蒙枉顧，覺英邁之氣出於人上，異時當爲賢宰有聞於天下。新寧之民，抑何幸歟！以新作之邑，遇新除之吏，亦可賀也。」任鉞，福建甄寧人，監生。弘治十二年，任新寧縣。新寧縣，弘治十一年置。俱阮《通志》。秋，《與易贊書》：「頃歲，東白徵入京師。比歸，遺予書曰：『在山遠志，出山小草。』此言出處不可不慎也。東白官翰林，未四十致仕。天下慕其早退，以比宋之錢若水可也。等而上之，識者尚未知處東白於何處。信乎，君子立世，始終一致，不離乎道，足以追配古今，無愧誠難也。余嘗以觀古今，人凡有愛，必先自愛其身，然後可以推己及物。《易》曰：『安土敦仁。』故能愛，否則未見其能愛也。雖然，君子立身之大節，出處進退之大防，亦不可不聞也。君愛菊，以菊主卷索題，余念君之志不在利，聊相爲言之。弘治己未秋，陳獻章。」按此書本集缺載，❶從《鶴山志》補。左布政周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

❶ 按，已録入詩文補遺一。

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行狀》。周孟中，廬陵人。弘治十二年，任布政。郝《通志》。

本集詩：《漫筆》五律，行年七十二，七十一年非。《力疾書慈元廟碑》七古，北窗一卷羲皇前，青鐙碧玉眠三年。久病江湖落日前，嗚呼此意誰與言？《憶平江詩》七絶，序：「昔過淮南，平江總戎禮遇甚至。都閫王侯厥配陳氏，於總戎戚也。一日過白沙道舊。平江今爲天下兵馬元帥，相去萬里，無由幸會。然於公之舊德，未嘗忘也。因賦託侯達之。」❶詩云：「不見平江十七秋。」《秋坐碧玉樓三首》五律。造次中秋過，商量九日來。

弘治十三年庚申，先生年七十三歲。

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幅易絹數匹。時從人僅攜一、二幅，恨不能多也。《行狀》。公謂陶公魯。卒，越三年，予總制兩粵，巡歷至新會，與白沙陳子謁公祠，弔望厓山，爲之揮淚。陳子爲書於碑。劉大夏《二廣公祠記》。

二月初十日，先生卒，年七十三。

弘治庚申，給事中吴世忠以先生及尚書王某、按名恕。侍郎劉某、按名健。祭酒謝某按名鐸。等八人同薦。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早具朝服朝冠，令子弟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君。」作詩曰：「託仙終被謗，託佛豈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以詩。臨歿，具書促某按即張詡白讃。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付某矣。」執某手曰：「出宇宙者

❶ 以上所録序文，本書爲詩題。

子也，子其勉之。」歿之日，頂出白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馬駢闐之聲，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配張氏生二子：曰景雲，歲貢；曰景暘，邑庠，先先生卒。女二：壻黄彦民，指揮倪麟。孫三：曰田，曰畹，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按本集《贈陸醫士左明府遣來》五律云：「分付一杯茗，剛勞幾日程。」疑弘治九年之高要知縣左濬。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先生曰：「飲一匕盡朋友之情。」作詩遺之。歿後一月，僉事宋某按名端儀。移文當道，請祀鄉賢。御史鄧某按名廷瓚。疏乞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按名未詳。疏乞不拘常例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一日，葬圭峰之麓。遠近會葬者，幾千人。《行狀》。吴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官至僉都御史。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弘治間，擢禮部侍郎，管祭酒事。俱《明史》。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孝宗時，官至吏部尚書。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官至大學士。俱《大清一統志》。庚申，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峰。越二十一年，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人梁生景行、湛生若水輩，乃以十一月十二日，改葬皐帽峰下。湛若水撰《改葬白沙先生墓志》。三月初八日，門人湛若水《奠先生文》：「嗚呼，孰謂不可傳之妙，不可傳之蘊，今已不可得而復傳，而傳之者復幾何人？堂堂元氣，逝將與大化而常奔，一十二萬年雪月，四百三十二峰晴雲，是猶庶幾乎？先生之真，萬古長存。」節録《湛甘泉集》。白沙終，先生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

等。」爲之齊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甘泉集》附録羅洪先生撰《甘泉先生墓表》。

李世卿三至白沙，始居一月，繼也一歲，又繼則二歲矣。《廣東新語》。世卿往見白沙者四。《明儒學案》。榕九世伯祖雪島與族祖伯載嘗從白沙先生之門。伯載公嘗修族譜，世卿爲序，後署弘治庚申八月初五日。按此則世卿三至白沙信矣。雪島翁從游，詳《潭溪家譜》及李竹所鸞《阮氏祭田記》。嘻，得此序與記，適符三至之證，亦奇緣也。按《番禺縣志》有《李鸞傳》。

萬曆二年甲戌，詔建白沙家祠，特賜額聯並祭文肖像。祠中賜額曰「崇正堂」。聯曰：「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紹程朱第一支。」復命翰林院撰文以祭，曰：「恭惟先生五嶺秀靈，潛心理學。宗濂、洛之主静，弄月吟風；接洙、泗之心源，鳶飛魚躍。孝友出處，昭在當時。懿範嘉言，垂於後世。洵一代醇修，足爲儒林矜式者也。朝廷重道，致祭於祠。靈明不昧，庶其來歆。」

萬曆十三年乙酉，詔以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

敬齋集

〔明〕胡居仁　撰

董　平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弱冠時,奮志於聖賢之學,聞吴與弼講學於撫州之崇仁,往從之遊,遂絶意於仕進,終身爲布衣之士。

居仁嘗築室於梅溪山中,亦曾主白鹿洞書院,一生惟以講學爲事,其學宗主程朱。其爲人高古,篤志好學,刻苦自勵,持守極嚴,黄宗羲稱其「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别精審,没齒不亂。」(《明儒學案》卷二《崇仁學案二》)後人論其學,則以爲「其學以治心養性爲本,以經世宰物爲用,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四庫全書總目·胡文敬公集提要》)又以爲其醇正篤實,實過於其師吴與弼,故《明史》本傳曰:「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居仁從祀於孔廟,追謚爲文敬。

居仁勤於講學,而嚴於著述,故著作不多。《敬齋集》三卷,鄱陽余祐所編集。余祐爲居仁最著名的弟子,亦爲其婿。其《序》謂居仁「所作既少,而所存尤少。載此集者,皆祐於先生既没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間,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删。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罔不關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余祐既編是集,乃刊刻於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

此次校點,即以余祐弘治十七年刻本爲底本,同時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胡文敬集》(簡稱「四庫本」)參校,文字有異而關於義理者,皆出校記注明,而體例則一依其舊。

校點者　董平



敬齋集序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制華質，字句詳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惟役志詞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繼出，道德隆盛，煥然三代之上，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流暢，大可以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爲布帛菽粟，以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幸生程朱之後，宜皆向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既精到而謂詩文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而枝葉未茂，誰其信乎？漢唐名家，最稱揚韓李杜輩，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於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聰明過人，使偕程朱而生，必望其廬，俯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聾瞽，乃欲舍此取彼，何哉？擅彼作者，未嘗去意而就詞也。今則惟其詞而不惟其意，世降益下，真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

敬齋胡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詞籍籍，無得於心，而其去道遠矣。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玩，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而況詩文又非傳註之比，是以所作既少，而所存尤少。載此集者，皆祐於先生既没之後，訪之遠邇，收之

散亡間，多少時之作，亦不忍删。蓋先生雖不役心詩文，而凡有所作，罔不關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真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真足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辨者哉！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子，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敬齋集卷之一

書

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别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温習，冀或少有所進。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略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吴先生之門。迺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爲要，躬行實踐爲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己，是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爲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禮》勉强玩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於所當爲。深恨不獲面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遊，故在鴉山習學，擬來歲復游吴先生之門，但不肖之質，不知終能有所進否。

又聞先生所寄家書及寄邑宰李公書，皆齒録賤名。七月初一日，邑宰到本都，萬方令人召見。某嘗謂滅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

先儒謂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狥人之私。虞人以非其招而不往，孔子取之，孟子亦曰往見不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之賢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聖賢爲法，是以有違邑宰之命。想邑宰之明，必不深責，但不肖所爲，不知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邵子《擊壤集》奉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聞國子監有板，未知真否？若的有版，可以入印，煩報數字，即附買紙，印畢分賜，萬幸！某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即今刊版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以文學清謹見稱，政事之間，亦望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先生乎！去歲辱惠書，皆蒙過假褒美，拜讀之餘，愈增悚懼！先生又過自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是哉？正所以憫居仁之昏惰，而以是警教之也，敢不拜教！

居仁因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疎，故日用之間，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内」，則心存理明，豈有此患哉？程子曰：「唯一於恭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唯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函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廉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之間，況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怛，所以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强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爲欲所汩，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愛民，真如慈母之愛赤子，則凡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設施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

又蒙教翰，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其禮。拜讀之餘，愈慚愈懼！其自念學力踈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註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

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未審知否？某僻處窮鄉，難得書籍，聞京國多書，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遇有聖賢遺書，更望賜焉！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庶事雖繁，應之未嘗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人資禀或偏，

私欲復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之教，以窮理修身爲先，然後家齊而國治也。

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理，固已昭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之，剛毅以斷之，使平日所學者，不托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服，名節益彰，此某惓惓之望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實難；名節一虧，則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辜鄉邦之望。諒先生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懼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

某即今僻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踈寡，训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間，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無愧於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方爲本末兼盡。

爲政以得人爲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恐聰明蔽隔，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澤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諂佞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爲季氏宰，況大郡乎？下官下吏，皆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亦當贊相長官，喜得王侯聰明英傑。若積其誠意，以父兄之禮事之，未必掣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褒薦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退，亦當戒之。先生頗有自喜其能之

意，此拒絶言路之端。「禹聞善言則拜」，孰不樂告以善哉？ 諸葛孔明言：「有能攻亮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爲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 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 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於今。

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 擇官不由己，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難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淳良者。 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 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其貴且尊。 其義不亦重乎！ 其聚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

庚辰歲與閣下共學，閣下學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過於予。 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大之業。 別後倏覺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 居仁抱不逮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懼湮没。 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

今因仁里徐君謙携琴訪於敝廬，敬奉尺牘，以通音問。 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爲幸。 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 渠自言回家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爲幸！ 但其威儀略麄，亦望檢攝。 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 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

何，可勉勵之，無使廢墜。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章❶

疊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指善以爲惡，目正以爲邪，此富、韓被黜於荆公，汝愚受誣於侂胄。❷夫知己者，德合道同，言契氣合，不以生死利害而有間，故祁奚解叔向之囚，霍諝雪范滂之獄。

居仁才孤學寡，薄行涼涼，官吏不知吾之本心，仇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己者而已，豈以外至者爲榮辱哉？《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

今閣下乃能憫吾困辱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然爾。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爲謝。惟閣下持是心以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爲謝也。

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夷狄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

❶「謝蘇章」下，四庫本有「文簡兵部主事」六字。

❷「侂」，原誤作「佗」，今據四庫本改。

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可擬哉！

昔孔子之所傳，顔、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歿，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峰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吴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鉤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初學之士，皆悦而尚之，其害爲尤甚也。

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疏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即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已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喻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復南康何濬太守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爲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玆亦難矣。故唐

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尚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脱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數君子已遠，口語詞章，譁然以眩於世；利禄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

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即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宫，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爲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𨓍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黄堂，以圖面謝。

與丘時雍

昨蒙見示陳公甫詩，誦讀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爲公甫喜也。觀其詩，皆雄才大略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爲重而用心乎？

抑以此爲末而不爲所累乎？ 夫人之心，虚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 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羅一峰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 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 然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真不真也。 以不真不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

自宋儒既没，正學不傳，士風頹靡。 間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 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 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 正嘆今世乏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 豈但托交而已哉？ 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 即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瘧疾，故謹裁書，并疑義數端，專人齎奉。 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尚期面晤，不盡述也。

竊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 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 愚意此聖賢千百世爲學之要法。 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 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玩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 此造德亦各有所

極，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竊疑朱子没，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訓解漸煩，實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真也。自是以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爲學。僅有西山真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爲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間工夫，最怕做得不真，第二則怕間斷。近見《語類》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博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爲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温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間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爲所雜，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爲全體之害。故不真者多害道，間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爲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爲，純正不及。若伊

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優爲，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寥落特甚，此有志者所當益修，其遇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否？

右疑義，管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求正。高明辯以示教爲幸！

與辜顒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充達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蒼溟之深，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爲聖爲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終能馴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爲士之道，則知爲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志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己矣，況能臻其極乎？某嘗觀古人於富貴貧賤之交、窮通得喪之際，確然自守而無驕淫苟諂之意者，心竊慕之，況同世之士乎？

伏聞足下明達賢良，恬然自若，雖遭遇通顯，略無驕溢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過人者。某以故欲致願交之心，但貴賤勢隔，不敢妄自進於門下。於去歲始得一賜接見，覿德容而聽言教，受益實多，至今未嘗忘於懷也。但某資性愚弱，用功踈淺，幾於汨没而不能自拔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賜眷愛，命於社學，懇辭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鈍踈懶，困於蓬茅，老於林壑，正其宜也。至於出入公門，濫名師職，豈所願也？伏望明達矜察愚情，於李公處特煩片語，❶得遂鄙志，感德爲何如哉！疊山

❶「語」，四庫本作「言」。

謝先生云：「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敢布腹心！

答進邑太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賴，非才德備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眷問，賜以厚禮，不勝銘感！于同府乃居仁《春秋》師，又兼世姻，冬初回，若得面會，當達尊意。

與劉用光

《春秋》大義，在於安中國，攘夷狄。廉州瀕海而阻山，兄今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猺獠恃其山谿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蓋因風氣偏僻，故稟氣亦偏，習尚惡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却之，守而備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猾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攘之而不可緩，或嚴兵以威之，或設奇以勝之，或藏伏以擊之，或據險以邀之，或登高以壓之，或設疑以亂之，貴在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恩信，使知吾無害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分，無覬覦之心也。先儒云：「禦夷狄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尤爲切要也。雖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文武全才，亦豪傑之所當盡者。敢併及之。

寄張廷祥

去秋姚悌回，言尊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學者，切實爲己者甚少，若非

主教者真體實踐以開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晃別後有音問否？不知親函丈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有可望者否？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爲有才，反流於詐妄者。伏望尊兄裁節雜冗，專以修身講學爲事，庶使有志者有所宗也。

聞門下有欲入廣游者，豈非厭此之卑近，喜彼之高大歟？又聞老夫人欲往邵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聞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恩意，若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溺愛而往乎？

陳剛書來，言新創學屋於梧岑，居仁擬此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爲幸！此人安貧守道，亦世所難，當扶持獎勵，以成其德也。文灝亦有志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爲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尚未敢無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別。晚經巖方、分水嶺，瞻覽雄嵐諸峰高聳，端員磊落，❶縱日怡情，惜不得與大中共之。暮投塔水吴當傑益之家，欵禮備至，亦可謂北道主人矣。初八日，偕傑益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歷李梅，瞻眺諸峰，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家。噫！居仁所望於大中者

❶「員」，四庫本作「圓」。

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置足之地，虚無寂滅又非窮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册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録》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浙，辱公禮際之厚，自愧愚陋，無以答德意萬一。每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今謹裁書，煩司訓虞君附呈。

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也。蓋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才智計謀爲治，僅至小康而已。若夫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間，信於上，感於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哉！雖或爲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庶，譽於士類，播於遠近，傳於後世，如此則爵雖不進，而身益榮矣。

居仁向在貴郡，與公相接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爲，紹興利病，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據天理以處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於教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深知公之蘊。心術隱微之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

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故提警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觀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諒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踈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汩於功利，慫然志於正學者甚少。蒙遣武平舒冕從劉文綱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同人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本末爲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陞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爲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冕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

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閩之舒冕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於足下及周君鎬、管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輩連茹而來，表率士類。

薦陳大中

竊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親。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辛卯科舉人舒剛，因爲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學，訓迪後進。其人安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爲至矣！

寄丘時雍

饒城晤會之後，又蒙教翰見喻，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懽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爲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群作隊，習爲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諠起謗議，又將何以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暫可

居洞，以俟賢才之集。

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 居仁蓋欲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 若汩於舉業，但招得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聰明敏達，能做舉業底人都不來矣。 能舉業之人尚不屑至，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 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 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 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 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 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 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爲請。

不知吾兄即今工夫如何？ 進德修業，必益不倦。 古之人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 以兄之才識，進進不已，❶何可量哉！ 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 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 是者行之，非者去之。 聖賢工夫，不出於此。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 非惟舉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也。 蓋以政由教出，治以道明。 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

❶「進進」，四庫本作「進道」。

自漢魏以下，學校之教，不過以訓註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號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

至宋之時，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經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

居仁質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貧饑旱，窮究水利，編集成篇，特以身居下賤，未能推行。痛念鄉鄰貧困，家人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即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所以呈於先生者，以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也。

與婁克貞

前歲辱書示教，未能領悉，欲面罄而無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無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朱，所以異世而同符。某每與同志講論，不敢輒有雷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於一也，豈敢彼我相高而爲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過於高妙，以爲卑下而不取。竊觀聖賢之學，無不在乎實地上做，故程朱與當時議論，每以好高爲戒也。

復張廷祥

去歲辱惠書開示爲學之要，蓋恐某學有

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顧，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緩之罪，何可逃也！

某不肖，妄意爲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脱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黄老，反以聖賢禮法爲太嚴，先儒傳義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静則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望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復憲使陳文耀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蓋公卿求士，所以樂善好義之誠，故四方莫不感化，賢才莫不登用，而治道隆矣。士求於公卿，則廉耻之心喪，而世道降矣。

居仁人微學寡，僻處窮鄉，苟安愚分，雖鄉黨富勢，猶不敢有求，况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勢，以禮愚賤，有古公卿之風，無愧於程子之言也。感激不勝，謹此申謝。伏望以此謙光之德，廣訪求之道，則賢於某

者，亦將以類而合。區區愚陋，又安足以副賢君子知人之明哉？

謝夏憲副

「一陰一陽之謂道」，故聖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則善爲陽，惡爲陰；以人而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聖人所以扶陽抑陰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或盛也。其於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喜幸之意。其於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剥》，所以深致其憂懼戒逸之心。

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爲言。而先生所以眷顧於愚賤者，亦欲君子之道長也。所以爲世教者深矣！所以開示學者爲善之方至矣！所賜《伊洛淵源》，拜讀未能釋手，感戴之重，何止拱璧！

謝陳僉憲

伏聞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致治者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發於心爲甚微，達之天下無不足。蓋賢才以類合而從，民庶以觀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況實有是善者乎？然則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憲綱其有不振者乎？此某之所以且感且幸也！

答本縣請鄉飲

國朝舉行鄉飲，其禮在於養老尊賢，其

德在於化民成俗，其制作出於聖人之手，遵行在於司牧之賢。舉玆盛禮，召及愚儒，非敢爲長往過中之行，懷沮溺忘世之心，顧德不足矜式群類，言不足開示周行，疾體久羸，未能奔赴。伏望賢明俯垂仁恕！

與羅一峰

往歲質疑於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竊自疑其詞義猥屑，君子所不取；誠意未至，君子所不受；或尊意未察，以居仁托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將自反，續後聞知四方士友，以爲先生非徒不鄙，反以警示學者。先生之心，固廣大無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聞過之渴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與妄言，雖智愚不同，其私則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當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進言於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不能受，非左右之明不能擇，非左右之賢不能發揚以及後學。今先生望重四方，爲學者宗仰，道之興廢所繫，先生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與先生明辨，以求至當之歸也。所欲言者，具陳別紙，惟高明采擇，幸甚！

伏聞興創金牛洞以教學者，不勝欣悦。其立教規模，量必脗合古意。然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講者。惟體驗而力行之，以開聖學門庭，則英才類至，道之明也可冀，學之傳也可久，而澤流無窮矣。居仁俟疾一愈，即來觀光，而少贊於下風焉。

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説》，不知尊意所在，願附一本見教。昔朱子註書，多與朋友

講論。蓋《易》之爲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而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之時，世質民淳，只用卦畫以示吉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德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拭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後，諸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義》也。愚意《易》之書具於未畫之前，明於既畫之後，因世變風氣而有詳略，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當用之《易》也；《本義》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尚圖面質。

居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陳先生，名重海内，與先生所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虚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獲覩公甫與何時矩書，欣然喜其見道大意。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合，瞬息千古」，

只是一箇儱侗自大之言，非真見此道之精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正切實。天雖知其所以爲天後闕❶

奉張廷祥

聞知去冬與陳公甫相處，所以講切者如何？竊觀古今人才，有晚年而學益進、德益熟者，有晚年學問志氣聰明俱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愈甚，遂至顛倒錯亂者。即此可驗所學之正否、工夫之疎密。静而思之，不勝戒懼。謹以獻於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見教處，莫靳爲幸！

寄蔡登

向得會聚，深副愚望。蓋天下可樂可悦之事，無過於此者。更望致謹於燕閒獨處，益致博約之功，幸甚！居仁會丘時雍，渠深恨未得與從善相會。丘公愛士出於中心之誠，如再至郡，宜一訪之。

奉憲副張希仁

禫制已終，不審出處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爲出處之正。若禄仕則有時而然，非常理也。繼嗣事，量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於身，乃行於家；道行於家，乃行於國。故《關雎》爲正家之本，《墻茨》爲敗國之原。唐高宗、玄宗《實録》，望一詳觀。居仁於去年喪妻，家無内主，兒女無依，故不敢遠出，而趨拜之願，莫能遂也。陳公甫聞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講貫如何矣？蓋此兄學太高虚

❶「天」下，底本原注「後闕」，四庫本作「而未嘗曰天自信天也」。

超脱，於正學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張廷祥

居仁欲修《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群聖制作已備，然皆當代事，聖人固已述之，爲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爲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爲經世之大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傳》，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有張大穿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傳》爲正，旁取諸儒之言以附翼之，倣《詩經集傳》，先訓文義，叙事跡，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明聖人之意，要使王道燦然，可舉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質於高明，幸勿靳教！

寄晏淯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會，或雖會而相處不久，則此學之衰可知。今蒙書翰遠降，相愛之厚，爲何如哉！大抵爲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於講學輔仁。苟不務此，雖日相親而無益也。夫古之人，遍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挾固滯，守一善以自足乎？

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年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不知盍簪之期在何時？歲月駸駸，老將至矣。某昨因自思，迭遭憂患，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殘日，付歸學業，以畢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輔否？

奉張廷祥

數奉書於左右，似乎煩瀆，然以先生之賢而不與言，則失人矣，又孰可與言乎？正學孰與倡乎？邪說孰與熄乎？竊意聖道之大害有二，功利、異端也。功利之害人雖衆，然皆中人也，其失易知，故其害亦淺。老佛所引陷者，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說妙，非窮理精者莫能窺其失。以二氏論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虛靜無爲，佛氏又做存養工夫，其精微高大，善引誘人，又善駕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驅駕，下者被其誑誕，所以滔天之禍，盡歸於佛氏。

今其說已流傳海內，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學者去了許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將四書反復熟究，程朱之書切己體察，使吾身心義理有以洞貫大本，然後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內修而外攘之道也，高明以爲如何？聞一峰先生廣大剛健，無驕吝之私，樂與人爲善，欲賴共扶此道。但不知他窮理工夫如何？所欲言者甚多，略述數端，具陳別紙，願賜裁正。

上邑宰

竊聞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渾然至善。其體則爲仁義禮智之德，其用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皆本於自然，非有待於强爲也。惟氣質不齊，物欲或從而蔽之，是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過不及之弊。必賴聖人修道之教，然後得以明乎善而復其性焉。

夫自唐虞建立司徒典樂之官，三代庠序學校之設，教養之道至矣。而《周禮》地官之職，又有考察德行道藝之法，此其風俗之所以淳厚，賢才之所以衆多也。迨夫周衰教弛，孔子以聖德無位，乃與顔曾之徒自相授受，以傳其道，又删述經典，以垂於無窮，而萬世道學之宗，有所歸矣。自漢魏以下，雖讀其書，鮮能得其意；講其理，未必踐其實。至宋之諸儒，始能尋其緒而得其真，廓其道而闡其教。其餘若泰山孫、石之徒，白鹿、嶽麓之類，亦得以即山林閑曠，優游講習，以成所學。故三代以下，稱人才之多者，必曰宋也。

伏惟太祖高皇帝肇有洪基，崇建人文，廣立學校，以爲政治之本，故賢才之出，亦不乏矣。伏惟大人先生學問充盈，才德出類，政聲遠播，德教日新。某等叨居治下，何其幸哉！某每與四方師友會聚之間，無不樂道賢侯之盛德與其施爲不苟者。某素守貧賤，不敢求知於人，而辱賢侯之知己。初蒙命召，不敢趨赴者，誠以下民之分，未可犯義而不顧也。而大人仁恕，不惟寬其逋慢之誅，又憫其貧乏，輕其傜役，使得以遂其生；賜之古詩，令得以廣其見。凡吾同類，莫不

仰戴而歸德矣！某之愚陋，曷足以報稱於萬一哉？惟有日夜精勤惕勵，力求聖賢之道，以求無負爲可耳。但愚鈍凡庸，自幼失學，年十四五，雖能讀書知文義，而進爲之術，則未聞焉。是以功雖勤，德不進；志雖篤，道未明。大恐汩没一生，不足齒於人道。於壬申歲，始師於于先生準。至甲戌歲，復遊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實，但終以駑庸之才，不堪鞭策而進也。思與二三同志別求燕閒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於是鄉黨某等捐割己資，即幽曠之地，構屋數間，以爲群居講學之所。

至壬午三月，師吴與弼經歷至所，賜之扁，曰「禮吾書舍」，蓋因其地而寓號焉。至今歲，同類漸衆，屋舍寡狹，難以容居。止有鄉隣某，見多空閑麥地五六餘畝在於舍後，可作學基。復有義士某等，俱願捨田换易，共成美事。而某執私不從者，豈非固蔽之深，未易以善道開之耶？而鄉邦多士，咸曰幸有賢侯在上，素重儒教，其所以作養人才，振興士氣，皆在指掌之間。且見利而忘義，固小人之常情，以公而治私，實君子之大政，曷不躋彼公堂，具道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謂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類是也。

昔子游爲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聲。今興學「禮吾」，正使斯人得聞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獨子游專美於前？某又念興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爲褊小，而學者之衆，乃倍於他邑，豈人性之異哉？亦係於在上者之作興與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學雖疎寡，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説，以爲多士之倡！而作興之任，實在於賢侯一念之間矣。

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於中，以盡成己之道，皆德澤之所及也。且使書院之跡留於後世，則千載之下，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又豈止於一時之盛而已乎！

與莊孔暘

居仁既愚且賤，僻處山林，多病未出。雖聞高明之名，至於學行之大槩，猶不得聞，況其蘊乎？ 近謁南昌張廷祥，復會同里姚潤，始知先生爲人之詳，才氣抱負不小。居仁幸生同時，不能一會，簡賢之罪，非敢辭也。故敬裁尺牘，以致仰望之意。蓋古之君子，生同其時者，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與講求輔翼，以成其德業，以共濟斯時，以同倡斯道。區區所以望於高明者如此，倘蒙不鄙而賜之教誨，幸甚！

與周時可

居仁於戊子年曾奉書於左右，未知達否？ 於後雖病困山林，懷想不已。蓋昔在白鹿，詢知閣下本心，故未敢相忘於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動履之實。病後謁張廷祥，論閣下學行之美，又會姚潤華、辜兵部，益得其詳，故愚心眷眷，不能不發一言以達聰聽也。

古人云：儒者逢時，生靈之幸。高明幼學壯行，展素蘊，成人才，美風教，是其任也。竊觀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見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

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王之教，無一毫後世夾雜之弊。伊川學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之宿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慎選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功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弊，頗似費力。

今時幸有太祖高皇帝立有歲貢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廪膳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慎其選，重其職；文章一科從增廣考試而進，嚴其考，厚其詞；數年之後，道德既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生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學制、朱子《貢舉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朝，萬一天啟亨運，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定親書

禮重大婚，所以正人倫之首；配求貞淑，是將謹德教之端。仰喬木遺風，托絲蘿新好，況令嗣俊宣位下孫女，早閑姆訓，楷儀雍肅於閨門；而舍弟居仁，房下姪男，粗學

儒書，德業未成於庠序。不慚匪偶，妄意高門，伏沐姻仁，已垂謙允。雝雝鳴雁，尚期禮制以無愆；灼灼其華，更冀室家而有善。敢用不腆之幣，以將衷寸之誠，寅畏不勝，敷宣罔既。

復余氏定親書

致政琴堂，晚節仰全於當代；隱居蓬户，考槃竊慕於前賢。道義之契既深，婚媾之聯遂講。恭惟次令孫男，志已宗於聖學，器不小成；竊念次舍姪女，教未就於姆儀，才何能淑？恭承嘉命，允協良緣；禮不虛行，誠由辭立。

復張廷祥內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勝爲慰。懷慕中，忽承書翰，並賜五常冠及細葛一束，惠愛甚厚。覩物思人，慚喜併集。得知先君子葬地，此至大至切之事，無怪吾兄之皇皇也。然葬者，所以藏體魄也，以安親爲主。只要得山脉所鍾、土厚水深之所，即可葬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蟻。然蟻猶可以厚爲灰隔以制之，惟水氣無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謹慎。向與葉本真議，不若先將其地鑿成壙穴，作成墳塚，俟雨水浸淫之時，開看其中，以驗水之有無，然後葬之，庶免後悔。尊兄以爲如何？慨念斯道乏人，高明密加操存省察，使表裏如一。居仁工夫甚踈，願得時賜教墨，以警不及，爲幸！

又復張廷祥

奉别歲久，愈增懷想。一峰既亡，所與

共事者，惟有望於尊兄。竊觀近年以來，四方士子頗知趨向，尊兄與一峰之功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異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實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專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心稍高，而不能仔細體驗聖賢切實工夫，而妄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玄妙。其淩高駕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教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屏絶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看，心在内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即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即此意也；又有懸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真、太極之妙，此乃吾之真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非但「爲我」、「兼愛」而已；其與天地人倫物理俱已離絶，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峰何故反尊信之？一峰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内外一歸於正，方有内修外攘之具。高明以爲如何？

與餘干縣論鄉飲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與夫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上大夫爲主也。養老

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必當簡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養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

向者憲副鍾先生，率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禮，是一幸也。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有賓無介，鄉飲賓介具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舉其大節行之，但講求未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酬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語，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置席設尊，盥洗徹俎，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遺意，幸甚！

謝南康太守

僕聞古之君子，所守甚約，而所施則博矣；所爲甚寡，而所及則衆矣。是何歟？以其知所務也。故身不出郡國，而風聞天下，教流後世焉。今賢侯執事於政理之暇，拳拳於白鹿書院，非知所務而何！蓋所以繼前賢之遺烈，爲天下正學倡也。正學既興，則海内風動，四方豪傑之士，必將接踵而至，相與講論切磋，使聖道晦而復明，則續文公之學，有功世教者，皆明執事之德也。居仁愚陋，敢兢惕勉勵，以爲多士倡。若夫成賢侯之志，使道德焕明，尚有望於天下豪傑云。

奉祁參政鍾憲副莊僉憲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爲第一書院也。及考輿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間闡明聖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跡，爲辭章記誦之場也。及覩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敕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及我朝太守翟公，始創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鬱而不彰。至潮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間，而風教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母喪而去，李公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悌，申致禀覆。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絶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琢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温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内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兢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洞以教之哉？其間有志氣不群，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

執事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奉祁大參鍾憲副

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靡已久，人心沉溺難回，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中人之才，皆可漸磨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才，非惟不能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剛，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洞，訓迪後進，幸甚！

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能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之。」況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況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況興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至，抱道之士，固將却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將趨利慕勢而來矣。

居仁謹録詩文數篇以獻，併求教正。重興洞記，不知尊意屬筆於誰？海内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丘祭酒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與陳大中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虛静，所以入於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静，不必去求虛静。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綽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

居仁二月初三日入洞，所憂者人才難得。小兒因母疾未到，甚欲大中來此表率士類，但令萱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來。某已薦尊名於二司，不知他來請否。

與南康府論租

蒙給租穀，方司訓十九日來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日之憂，未得面論。蓋學租本以養賢、賙不足，此二者，義也。事合義，則久而益安；不合義，則久而必弊。昨蒙欲一槩施給，澤雖似普，然在洞者賢愚不齊、貧富不等，若愚者富者亦與之，則濫矣，亦恐將來不足於用也。望容居仁審其賢愚高下、有無貧富而品節之，開具多寡之數，以憑支給，方爲允當。

奉何布政

向令門生至豫章，蒙賢伯賜之教言，開

其本心，回洞傳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悦警懼。又蒙懷念薄德，賜之曆書華箋，感戴何極！居仁在洞，愈增戰兢恐懼，深懼教養無效，有負作興之盛意。所賴者，有牧伯公卿振揚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世道之幸也。

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懵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絶，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耶？況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令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辭祁大參鍾憲副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名教第一義也。居仁恭承嘉命，靡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心腹氣痞，瘡毒滿身，筋骨欲痛，蓋因廬山風高，弱體不堪。恐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達家，是以於六月初三

日回歸醫治。又慮此病難愈，有荒洞教，伏望擇請道隆德備者爲之師，則後學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觀而善。若得道高之人爲師，又得志氣不群、趨向正者爲徒，則此洞之興如反掌。風教既盛，則遠方豪傑自至，將見天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不負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群，必沮喪士氣。才氣高邁者不來，洞不可興矣。「君子道長」爲泰，「小人道長」爲否。《易》之要義，惟高明審而行之，幸甚！

寄張廷祥

詹恩來，得知貴體漸愈，欣幸欣幸！居仁亦因疾而回。比來白鹿洞，自舊遊之外，全未得人，不意吾道衰如此！豈世乏人耶？吾輩倡之者，非其人耶？舒冕來門下，不知能領教否？此人天資志氣迥出流輩，然病痛亦多。聞尊兄就要教他自知味、自體見一箇明德，又令自尋真心。恐立教太高，求效太速，徒長其正助之病，不若只教之以忠信篤敬，窮理致知，方消得他身病痛。及其久也，好味漸知，德亦漸明，真心不待尋而自在我矣。

今之可憂者，道術分裂，教出多門。人才聰明，便好高喜妙，脚跟不曾點地，便妄自高大。聞門下人多有向慕陳公甫，欲游其門者。大抵根基不實，語之太精，是送他過那邊去。昔游定夫見濂溪，自謂所得廣大如見天，卒去學佛。道理須自下學中樸實頭做工夫，積累之久，自然貫通，方爲穩當。施政來求見，此人心術甚良，與進爲幸！

寄新昌王御史

昔辱賜之佳章，銘感曷勝！ 山間無便可以奉答，幸恕遲慢！ 居仁魯鈍，固陋人也。弱冠時志於此學，用工不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於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於聖賢門戶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間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顔子，則惰之爲害衆矣。此正吾人所當警策者！

恭聞賢執事毅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知。愚陋得生同時，何其幸歟！ 但爲貧窶所困，不能進拜求益，姑憑尺牘，以達寸誠。

寄安仁張太尹

愚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幹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仁愛之心孚於遠近，廉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民安，宜矣！ 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此爲榮辱，而士君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興安爲上治之邑矣。

答陳大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汩沒。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要

體認得真，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兢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奈何！

寄夏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鑒》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後世，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則是理缺，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於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集註》、《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爲，豈若王仲淹好名而作，荀、楊、老、莊據己偏見而妄作哉？

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王政之意，未免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因齊桓、晋文之事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未嘗許其如此。如盟會，則見誠信有不孚；侵伐，則見其擅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之來盟；其於攘夷狄、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奪之之意亦在其間，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因後世之事，準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爲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生民安天下，而致先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興復漢室爲事，頗似庶幾。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寄趙同府

竊聞德之勝者爲君子，才之勝者爲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親顔範而聽言論，乃知公實有德君子。然德與才皆可學而進。夫親賢取友，講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間，則才進矣。反躬實踐，以至造次不違，則德進矣。居仁與公生同時，又同邑，故欲與公以學相勉，使才德之進，老而不倦。是所禱也！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禀不同，用力或異，而真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間，究其極，不啻千里之謬，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舉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静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争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多入之者，以其喜虛静，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

禪學工夫，居仁亦嘗究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敬以直内」，其初只是不奈心何，故專於静坐；或反觀内視，照看一箇心在内裏；或用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之不出。獨達磨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素静打坐，掃除思慮，自然心中空豁，廣大無邊，而其剗滅天理根原，尤速也。其於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達

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静之中，心不累事，懸空想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爲吾性之真，以爲覺得此物，則至神至妙。凡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視之高，以爲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爲能存養也。

賢友用力於心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爲擇善之一助。吾儒工夫義理，具在方册，更冀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與樂平劉掌教

去歲辱光賁，未得留奉數日，懷欠不已。敬裁小簡，煩吾德甫達奉。❶ 夫人之心，更無別物，得此理謂之德，具此理謂之性，感物而應於外謂之情，措諸天下謂之事業。人多汩於功名利禄，溺於老佛空虛，失此本心，此理遂昏塞錯謬，無以應酬萬變。故聖賢工夫，存養、窮格、體察，交致其力也。會晤無期，聊奉此以代面話。

與張亮帖

訟者但求伸理，勝負榮辱，付之天命，如此則此心自然廣大，又能主敬察理，則學問日進矣。蓋吾人之遇患難，正所以動心忍性，因他山之石，以攻玉也。

與季御史簡

昨聆清誨，未能自足，今欲進拜，恐煩應接，不若只在觀中之爲静也。昔程子、張子之在興國寺，朱子之在鵝湖，皆講論累日，豈今人真不如昔人哉？

❶「吾」，四庫本作「吴」。

敬齋集卷之二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朕兆之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咏歌之。既形於咏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咏歌也。咏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也。

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擊壤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及《商頌》諸篇，二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制已備，故說者以爲三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變而爲排韻，爲順體，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制、義理、性情、風韻，衰壞盡矣。

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之古詩温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

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嫩蕊，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淇澳》、《鳲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仿佛也。

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删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哉！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絶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咏，則庶乎近之矣。大抵詩樂實係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强探而必得也。

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録，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世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之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內，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脩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脩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內而窮兵黷武，則國內虛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況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自安。

臨川胡君伯源有得乎此也。餘干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於項間，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❶胡君至，曰：「當守内而攻外。内之堅也，外當自潰。」越五日而疾愈，束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屢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儒，察其脉，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絶，但元氣衰弱，外爲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内壯元氣，外僻風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禀氣以生，含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爲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爲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

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思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抑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爲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德可脩；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滅德而喪邦也，必矣。君雖爲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儒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

❶「幣」，原作「弊」，據四庫本改。

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歲時，閭胥、族師、黨正，謹書備録，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之，以獻於王者。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目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雕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嘆。宋則漸尚經術。

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係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内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掩。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

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

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于內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燫等，徵文叙別，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閱公尚質，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居進賢之歸仁鄉，徙徙臨川白竿。六世祖斗南徙餘干鄒店，九世祖日新徙梅溪。予年十二三，隨親居安仁之大原，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水偏逼，無以托子孫於悠久。近得梅溪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墩屹立於地數仞，兩溪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中有高爽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林可供樵爨，長岡可牧，溪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務。逮夫暇日，或縱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峰，或盥濯於清流，又足以暢素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間，覆簷以茅，墐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塹，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之易成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

嗟夫！世人務爲高堂廣厦，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强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障

風雨，雖曰志尚乎儉，實其以道義爲重，而不暇于此也。彼役心力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鰥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墓隣范勝良家。見其父子皆鰥，父年近六十，子年三十三。問何以不娶，對曰：「貧故也。」予心惻然，嗟嘆久之。既而勝良曰：「聞先生有仁心，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賙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鰥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矣！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脩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税斂，去姦宄，任賢良，盡教養，防虐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鎮、周豐言之。鎮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用柴土疊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用石甃。衆懼工夫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爲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略，忠厚公直人也，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福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溉不息，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

嗚呼！民爲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

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爲國而無賢才，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爲鄉隣幸也！他方之賢，慕義而興，則惠之所施益博，後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是爲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峰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度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絶，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脩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

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選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教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不可不脩，又不可不爲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闊，厚而堅，橫跨澗水。士子賓客，徐行穩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吴君慎，檢校黃君恭也。居仁後十三載復來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館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

延師儒，聚英俊，拳拳以德行爲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賢，來游是洞者，接武聯鑣。公欲立館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於憲府及牧伯同寅。恤民旱災，而蠲其糧稅漕運，又撥米以賙其飢困。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己資，未嘗有毫末斂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以佐其事者，同知譙公讚，推官沈公瑛，檢校黃君恭。後十三載，居仁來洞，傷李公之亡，惜譙公之去，追述而記之。

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館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之賢，以共明斯道乎？入館之賢以是爲心，昭示道義，以教洞之學者，則是館之作，有功於世教不淺矣！後十二年，參政祁公、憲副鍾公、憲僉莊公、太守于公，重興書院，星子縣司訓方君文昌復加脩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乃明倫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己亥，重興書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視貫道之廢而新，復立門於延賓館前，名之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東也。二門既立，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賓主揖讓，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屬予并記之。

予謂貫道者，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即孟子所謂「禮，門也，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知貫道之義，則

必操存省察，窮理力行，以求貫通乎體用之全，有以脱乎辭章俗学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旋，揖讓進退，皆有品節儀則，無惰慢邪僻之行矣。如是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道不明，未之有也。自省則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饒婁君克貞，❶予同門友也，所居東有重屋，爲燕閒講學之所。每遇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間，相與討論。景泰癸酉冬，吾康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閩，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今復訪婁君於閣中，極論累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婁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親至教。先生逝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乎？子盍記之？」曰：「予訪君者，正以德不修，學不講，欲求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之所以能參贊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於心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間乎？必有莊敬涵養，以立其虚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則所以行道濟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然，則先生雖逝，此道未嘗亡，此閣重可敬也。閣下之書，不爲虚藏矣。若夫造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致精密純全之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婁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兄諒；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謙乎！繼承而永其傳者，厥子性、忱，不得不勉也！」君名諒，一齋其號云。

❶「饒」，原作「繞」，據四庫本改。

歸儒峰記

歸儒峰者，行素遷先生居之後峰也。居仁於成化壬寅季秋，偕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涼滿袂，相與同登此峰。此峰巔巨石屹起，巉岩奇異，頂闊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岩，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居此，故名禪師嶺。」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峰，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名曰歸儒峰。」於是相與長嘯，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壬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儒峰」三大字於石。

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爲，即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克盡此理，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體之於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相通，黄蜂野蝶交穿其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禪也。禪師，佛之別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國隨以滅。楊無君，墨無父，老玄虚，莊廣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則一，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説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掃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況其下者乎？呂榮公、游定夫、陸子静，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爲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

之。今之學，號爲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遊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遊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即西湖也。憇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爲静，已發爲動；静爲體，動爲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静乎！」予曰：「人之一心，動静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静，則體不立；静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爲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静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静，未有不入空虚者。」

既而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舟湖中。閲杭志，以觀古今人物。諸公備酒殽、蔬果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亹亹，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爲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即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湯、武，鄙孫、吴。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泰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吴，偷捷一時，反爲殘民之具乎？諸公又曰：「秦檜姦邪，固可爲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爲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盡爲小人所蔽，惡政日施，危亡至矣。」

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徜徉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游，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游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杭人遊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知節，今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峰之聳於南者曰南高峰，聳於北者曰北高峰，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吴山遥應於城内。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鳥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之爲可樂也。既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别。

次日，周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遊，以先生之遊，非世俗之遊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記之，而不可略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于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傍連溪水。吏部主事黄公平來爲通判，乃創廳堂齋舍，榜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來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内；甯公祥、傅公愷又創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累有治績，舉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爲治事廳，後爲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墻。先生于廳之楣，揭其師聘君康齋吴先生「黄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堂之東西壁，盡

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自勉勵。於寢堂兩榮，分爲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東南曰琴室，中設聖賢像，古琴一張、蓍策一櫝，置於左右；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傍積古今書籍，揭「懲忿窒欲，改過遷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虚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内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説》。雪窗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雜植花卉、蔬果、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同寅商確政事。畢，即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遍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緑陰滿窗，清香透户，草色連堦。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游觀景物，情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先生，以情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累日，因命記其事。

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燦明，《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己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墻宇以爲游息講會之所，此書院之所以立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松民。民安且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爲誦説之資、利禄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説，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棠溪之澤無窮，松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潮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禀純厚，德性温然，慈祥孝悌，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爲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敬陳薄奠，公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慄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博，白鹿是娱，❶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

❶「娱」，原作「誤」，據四庫本改。

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墓誌

先君墓誌

處士環溪胡公，諱南俊，行瑗二。先世自泰州徙臨川白竿。六世之下，居餘干焉。高祖汝器，曾祖日新，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禀雄邁，質朴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尤喜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遶，因號曰環溪。學士，沈公度爲之隸額。歲晚，寓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時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樓山于熙元，幼適河橋周愈。孫五人：崇璉、崇廣、崇修、崇益、崇玉。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溪下埠，坐麓面洲。不肖孤竊慮浮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

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顔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廚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斃勿已，永鑒斯銘！

說

夜存子說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

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即《禮》所謂「猩猩能言」，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矣。番易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子。

成化壬寅冬，予寓番城永福寺，❶緝熙與予游，徵文爲説，予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也。氣清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間，惟旦氣最清，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清，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爲既善，則夜之所存益周；夜之所養既深，則晝之所爲益善矣。若然，則氣清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毋循名而勉其實！

頤仙説

説曰：頤，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禄，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顛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頤之義廣矣！博矣！

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番易，❷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頤仙説》。

❶「番」，四庫本作「鄱」。
❷「番易」，當是「鄱陽」之省寫，四庫本作「鄱陽」。

居仁對曰：「頤之義，善矣；仙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練氣，以一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偷生。昔漢武帝惑於神仙，晚乃悔過。賢王以此自號，何也？」

王曰：「非此之說也。予以宗室之親，承上祖之德，受朝廷祿養，清閑快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真有求仙之意也。既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則德喪矣。養賢養民，既有明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

臣因思之，昔周公，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王受所養而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說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粗，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

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

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民事，爲天

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

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

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吕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

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殺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當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怏怏；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爲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責信者，以信滅齊不

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罵，躡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爲使信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庶幾勲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

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興，伊周之勲，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禄之心，挾孫、吴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於孫、吴，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己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舉以功利智謀投機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既以功利相從，則君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欲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韩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❶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爲問，問亦切矣。申公答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

❶ 「璧」，原作「壁」，據四庫本改。

武帝天資雄邁，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抵於誠，而爲物欲所害也。爲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閑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脩身之事，則知行兼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已非告君之體，而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博而欲徑約，乃流於孤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説命》，孔子答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胡之雄，弑君弑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即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臥，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没，孔明以偏蜀之師，聲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時，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强臣跋扈，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

辯疑

朱子於《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語意、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真知其是非真僞，非杜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强爲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爲證；以删《詩》爲缺疑，引《論語》爲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況《詩傳》乎？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相附會，皆不可知。況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删《詩》爲缺疑，則疑者十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復，正其紛乱，善不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删《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欲必均田制井，務農種穀，使民足食而生養遂，然後教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生空談，愚恐其爲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脩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脩，政刑

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顔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雖非湯武，亦隣於湯武者矣。苟能真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假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乱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北杏之會，世道之大變。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爲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桓公創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爲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問：「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但其言篤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自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書元年之本意，亦

非《易》之本意，故不敢載。其説：「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而外四夷，王道之用。」亦説不分曉。用即體之所發，豈有體是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辯内外，使之各安其所，即所以覆載之也。體也是如此，用也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關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此是敵國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而不私於一己，即一視同仁也。若以爲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爲吾家私物，乃伯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章之問，若論其至，只看道理合如何，曷當更問天與不與邪？❶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弑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惟程傳義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兼取其説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典禮，務吞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小國乎！』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以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至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即位之禮，故書」。此説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苟簡可知。篡弑之

❶「當」，四庫本作「嘗」。

人持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慝禮，篡立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即存，辯其邪而事自正，誅其惡而善自明，絶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既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奥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纖芥莫逃。❶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曰：「《春秋》，❷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一箇字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説，議論最高，何以不取？」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爲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爲吾家之物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即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

❶「逃」，四庫本作「遺」。
❷「春秋」下，四庫本有「一書」二字。

他子不肖，不可君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誇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家父聘桓公，胡氏以爲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相之意。何以不取？」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其失職，比事以觀，桓公弒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遁。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爲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横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脱然便學聖人。」○横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

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趣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也。」○「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務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絶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

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閑邪存其誠。」○孔子曰：「主忠信。」○「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禮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

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 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〇「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〇「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 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〇「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入見大賓，❶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 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君子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以此祀天饗帝。」〇「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 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 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〇「心要在腔子裏。」〇「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 故孟子言性善，皆因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敬只是主一也。 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〇「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 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〇「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〇「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

❶「入」，四庫本作「如」，是。

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群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

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無時而在腔子之內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脩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

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脱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致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脱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

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極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脩，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説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子思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子只管説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内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書》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速改以從善而已。」○「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1]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别半年，做得甚工

[1]「怍」，原作「作」，今據四庫本改。

夫？」對曰：「只去個矜字。」○「矯輕警惰。」○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脱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内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闡示後學，❶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脩身爲本。脩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脩，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辯，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强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脩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

❶「闡」，四庫本作「開」，是。

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顔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于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内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仿佛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群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構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取《易》之《大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力，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于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虚誕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華之詩以取時寵。❶各立日録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于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❶「華」，四庫本作「率」。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禀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汩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絶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溪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氏春秋》。弱冠，游邑庠，聲聞達於隣郡。景泰癸酉，登鄉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復巡按南直隸、浙江。

仲遠性剛直，果於斷事，摧抑權豪，殄除兇猾，辯釋冤枉，革勵貪污，奏舉廉吏。及天旱，則爲民禱雨。至郡縣，必臨養濟院，以存恤孤貧。屬縣疫癘，則齋戒罪己禱神，以祈免民災。時有内侍督織者，怙勢作威，有司供饌，歲用銀千餘兩，仲遠竟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爲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甘肅，督寧夏糧儲，舊例銀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軍士受惠實多。以禄不逮養，輒涕泣思親。每遇忌日，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有氣節，如其爲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娼魚，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則尤可見貞廉之實。

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生焉。以

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之禀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正之氣得於天，廉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漢則豈在廉吏之下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凜凜在天地间，而貪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矣！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好客，士歸之者三千。愚以爲齊國三千之客，苟得其人，必能務引其君當道志仁，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然，又不能預燭秦昭之姦，力止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詞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乃爲鷄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其主亦可知矣。

理曆法

問：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天行健，日雖隨之偕行，及遶地一週，則天每過之，日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處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逐分每日所行不齊處爲一度，❶故週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何嘗有度？人何嘗量度之乎？後世曆家以日月右行，以日行一晝夜所躔闊狹爲一度，誤矣。

右週天度

問：日適遶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

❶「逐」，四庫本作「遂」。

何也？曰：此以日爲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之自然。以天爲主，則一日未滿而一週也；以月而言，則一日有奇而一週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爲少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爲得中。比天行爲少遲，比月行爲速也。

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

曰：此原於週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肆分度之一，則分數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算，却以加九法算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凑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算也。再以算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算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節候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週，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

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週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真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爲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爲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爲歲首，即此意也。以梧葉候秋，蓂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

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爲一月，或二十九日爲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算，以加九法算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百八十二，近有一

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日，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

右日月相會與月大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時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

右時刻數

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曰：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算，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月爲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一十二月、二十四氣也。

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言之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縮乎三十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蓋盈者愈盈，縮者愈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虛之數，❶則置閏焉。以三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一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

右閏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曆家以日月右

❶「虛」，四庫本作「望」。

旋，其不同何也？ 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 曆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爲二。 此不可不知也。 天與日，俱陽也。 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 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 曆家不識天行之健，反以日爲右行，一日止行一度。 夫日爲陽之精、明之主，一日遶地一周。 日出地上，則明而爲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爲夜； 一晝一夜，遶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 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 陽速陰緩，若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 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沉，每月，日週天三十次，月止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週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 但曆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算，則其數簡易易推故也。

右日月左旋

敬齋集卷之三

賦

碧峰書院賦

雲山青青，澗泉泠泠，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曰創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踈薄，憂聖道以難明；嘆真儒之去遠，懼功利而日興。訓註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以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峰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爲淮王題

白變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於一體，實氣脉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慎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關雎》《麟趾》之風。

歌

遊卧龍庵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遊。卧龍庵裏駐孤跡，前賢遺教空追求。峰頭瀑布瀉飛練，澗裏寒潭六月秋。釋子不識吾儒趣，且言三教元無異。道一緣何教有三？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抱膝南陽廬，此時未展胸中奇。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宰割誰能爲？近瞻五老峰，壁立青霄裏。峰頭高風滿頂來，峰腰藹藹白雲起。縱目長天不盡頭，浩歌一吐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顔淵剛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中庸》首謹獨，屋漏無愧慝。集義孟氏賢，浩然氣充塞。降自漢唐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焕開千載惑。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内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閫閾。踐履極其純，昭然萬世則。晦庵集其全，精微盡剖析。窮理務反躬，萬世立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因言求其心，撫卷倍警惕。道無古今殊，今人何自畫？奮此希賢心，勇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緊鞭策。鵬鶚不易並，數飛無停

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擴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遊龜峰

我來遊龜峰，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太極本無極，動静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造化自此成，闔闢乃其常。穹窿須有際，磅礴非無疆。清泉流碧澗，奇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土本得沖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壁立千仞强。人皆覽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目遍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説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静機一施，陰陽自此分。兩儀有定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錯，五行斯絪緼。理氣妙合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備，中處乾與坤。水未得所歸，襄陵勢逆奔。奠居本無所，民咨何日伸？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既爲壑，平土皆吾民。六府與三事，九功俱叙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尊。封山作州鎮，會稽屬南巡。後此數千載，祀事舊益新。比來得瞻仰，遂茲秉彝貞。欲勤希聖功，當尋入聖門。人心與道心，全具於吾身。大哉精一傳，無間思彌敦。執中此其道，致用敷人文。紹蹟俟來哲，此道毋昏昏。

静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豈論誰是與誰非？
人心固是參天地，百計勞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禮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野，我亦肯爲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窈窈與冥冥。荒原也有沂泉樂，茂對春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咏詩。暫借餘閑養情性，莫將過苦敗身軀。聖經浩博有餘味，人事紛紜無盡期。贏却當年陶處士，❶蕭然一枕卧皇羲。

禮吾書院

自古多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閑地，翻作弦歌禮義場。

夜罾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雙鱗，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古？終宵舉網向溪濱。

奉吴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真，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際龍潭復有人。

抱膝茅簷蓋世豪，管教得志失蕭曹。登

❶「贏」，四庫本作「嬴」。

攀自是男兒志，誰道龍門特自高？

同于先生坐簷前絶句

投裝野寺愛幽棲，翠竹蒼梧趣正宜。久坐簷楹師弟子，清風明月更輸誰？

行至四龍岡絶句

四龍岡上記行蹤，往復師門九載中。每愧光陰虛度也，從頭重擬更加功。

陪于先生璿兄戴子静游石泉

淡日涼風雨乍收，賜金田畔縱遐遊。數聲欸乃閑聽罷，❶人意清和泉石幽。

奉和于先生韻

恭操几杖罷遺編，踏遍晴山到石泉。多士優游涵教雨，群黎歌舞樂堯天。家家緑樹山連屋，處處青苗水滿田。日用真腴非外得，❷此心肯爲利名牽？

贈友人寧壽

後生誠可畏，積學實難量。養正功須預，家庭篤義方。

讀書林間

勞勞曾可似閑閑，閑日攜書到處看。❸

❶「欸乃」，原作「欵乃」，四庫本作「漁笛」，今據文義改。
❷「用」，四庫本作「月」。
❸「閑日」，四庫本作「日月」。

好是薰風愜人意，時來林下正衣冠。

看東山書屋舊址

十年勤苦讀書心，緑樹陰中認故岑。成己功難增永嘆，愚蒙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圜間，農父何曾一日閒？想彼錦衣并玉食，豈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即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堦石，香茶煑澗泉。青山朝過雨，緑樹晚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淡四簷月，氤氳半篆煙。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岩醉卧成詩 三首

濃酒三盃後，頹然卧石岩。清風生野樹，緑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又

浮雲滿長空，閒客醉岩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又

寂寞空山裏，堪輿即枕衾。遥憐李學士，蹤跡杳難尋。

看鳥 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又

謾向幽岩學養真，青山緑水隔紅塵。雖然仰面貪看鳥，也未回頭錯應人。

又

藤蘿幽樹覆岩端，岩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八達，肅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怳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岩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拳拳數夢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蒼生望，野服黄冠任退休。

琴後絶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窗閑客在羲皇。素琴一曲知音少，坐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當空一鑑正團圓，萬里青霄散紫煙。秋氣清明當永夜，晴光皎潔滿中天。蒼松影轉虛窗外，丹桂香分丈席前。但喜好懷無所累，何妨翫賞自年年。

和朱子韻

聖賢警示意非輕，要爲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懼，昏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强，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沉淪久，羞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雨雪瀟瀟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月，擬用新功滌舊污。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携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寒窗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輒書長閉户，静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户常扃雪滿窗，書程日緊用功忙。今

朝特發山陰興，只爲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菴似斗寬，亦喜堪容膝。讀罷更閑眠，養心宜静密。燈火何處多？笙歌鬧誰室？迷子何太歡？跛報爲甚疾！却隣山間人，幽獨窮且窒。讀書嫌性愚，舊記多忘失。吟詩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卧似無聊，幸不違心術！朱子《與南軒詩》，有「可憐迷路子，枉走鬧城陻」之句。

閑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舊典兩三帙，囊裏新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怠荒何自可希賢？括囊夙有遺經訓，何苦名韁萬里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墻兼絶食

去歲墻傾更絶糧，今年浄几與明窗。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雲語意長。

勞中述事

服勞安敢便寧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性外固非心所意，日間自有義當爲。自强願法天行健，昏妄那堪己性愚。從古宴安如酖毒，春冰虎尾勿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泛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准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殘燬，尚有千秋萬載馨。

雄文鏖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燼俊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陰陰滿户庭，畫簾高捲午風輕。數編書卷前賢業，一曲瑤琴太古情。心在静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難充溢，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蓬窗不寐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静思成己功難處，私意纔行行即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聞明教，直内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静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禄。若使荑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爲身謀，經綸不展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管，碧峰頭上卧新秋。

自嘆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顔子樂無悶，吾何悔吝多！

自嘆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本，便是程朱入道門。

嘆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着脚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没後道隨亡，教化真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上耀三場。先生欲掃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即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竊嘆此等人，豈不爲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團湖懷古

聞説團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

公忠義昭千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冲漠無朕内，萬象自森然。堪嘆虛無子，懸空學聖賢。

自省

夜雨山窗夢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昏塞，行己深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黄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勢，留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風化盛。芻言敢獻到黄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真事業，莫教墻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道，力閑邪妄便存誠。

嘆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奈何！刺股懸梁辛苦志，其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静對遺經玩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全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窗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卷詳論孔孟心。

贈超元弼

功名不是吾儒事，王道根基在自新。自下升高當進步，莫教對塔説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泰中間存大用，邂臨已上識先幾。堯夫因甚怕處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羲周精藴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峰書院

碧霄峰下構幽齋，中寓琴書愜素懷。信是心虛涵萬理，更欣地僻絶纖埃。蓁蕪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真切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留連日謝儒官。天

心若欲興斯道，莫嘆人生會晤難！

再遊龜峰

路達龜峰本不遐，汎舟反復傍溪涯。如何喫盡多勞擾，只爲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真，妄將指點誤傍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敦復真能勝似頻。

誠意關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争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輞川清致貪看竹，湖上林公好咏梅。問我寒窗何所事，關閩濂洛日徘徊。

嘆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凄涼感慨深。始識先王真禮意，男兒安敢負斯心！

絶句

萬理具涵方寸内，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木枯，歲寒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清高操，强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紺寒清潔古濂溪，緬想當年有道居。學

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連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慮。❶

夏日偶成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謾説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徑馥，清風明月夜窗虛。固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却是危。記取當年簞食樂，殘蟬斜日任悲淒。

南谷即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爲氣所局？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誰繼周躅？元氣會在洙泗間，六經軻後誰能讀？伊洛再出龍馬圖，墜緒茫茫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儔，萬古中宵秉明燭。胡羊腥臊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夷蹤跡未能尋，且結茅廬入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間，聖道不容邪與曲。萬理窮盡知自明，一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中，肯向他歧更容足？乾坤闔闢消息間，笑指羲圖瞭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徙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閑處樂，地爐松火静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静，滿樹寒梅雪未乾。却笑山人多逸

❶ 「慮」，四庫本作「盧」。

興，詩成袖手面層巒。

心迹高棲結構幽，吾人於此足藏修。北山崒嵂青雲鎖，南谷深沉紫霧浮。敬意毋荒時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君今莫道功名事，爭似顔瓢樂更優？

李太尹求見有感

幾年衰病卧林泉，勢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孺子，琴堂有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載陽貧病減，摳衣直訪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眼，始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卧病歸舟越水潯，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好，那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雩 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峰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 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眠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跡。一枕千年永不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游孺子亭

漢豎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已先知。如何不以幾微處，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尊，不爲功名役。梅含雪裏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我願公再興，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親覲吾皇極。

復葉懌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番，誰似曾參爲己多？鶴在九皋聲自聞，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憫唐人詩句磨。南谷庸才甘世棄，日群麋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莊

范氏當年建義莊，君家肯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功夫久，致使傳家慶澤長。

挽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間，士林今嘆失儒冠。午風亭上人千古，蕭瑟西風滿玉灣。

復高都憲

人道人生會晤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幾？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峰下冰霜肅，薌水溪頭風月閑。却念同胞多赤子，家書誰與報平安？

咏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書生静裏修。信是本原無一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形可覩

無形妙，今日應同昔日游。識得顯微元不間，此心此理日相酬。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翳，萬古清風掃俗塵。宜以賓師居保傅，可將諫議定君臣。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庸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淛，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簷涼雨碧雲深。世間多少未了事，誰爲乾坤體此心！

别松江郡侯諸公

駟牡不遑王事監，野人歸去白雲閑。人心萬古同斯理，城外青山即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貧何害，濃酒三盃落日殘。半醒却來橋上坐，乾坤容我一人閒。

别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却公家事，尚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真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却被公全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却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彝千古性，誰言無極是真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眼前時景初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市，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嚴掌教

軒前蘭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蔡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傍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聞君獨擅名，我來細詠釣中情。渭濱德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傍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棋一枰。

寄蘧行素

歸儒峰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窗外梅花初破雪，簷前松竹幾經霜。豈於末學

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何日重來酬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俞監生

道體誰云遠？斂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穩卧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昔番易號大邦，❶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疊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煙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萬慮降。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着眼，壺中無酒懶銜盃。心閑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詠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一從軻死聖無蹤。龍門妙契心傳後，畫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太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遥辱過柴荊。婣⿰女連分内二家好，道義胸中萬古情。單父琴歸閑宓子，潯陽菊綻老淵明。知公已脱塵塗屣，策杖芝山日少縈。

❶「易」，四庫本作「昜」，是。「番昜」，係「鄱陽」之省寫。

